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三四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2B74/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三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三四冊目次

## 子部·兵家類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二十卷(二)

〔明〕黃道周註斷 周亮輔增補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本立堂刻本

左略一卷

〔明〕曾益輯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元年刻本

金湯借箸十三卷

〔明〕周鑑輯著 李長科校訂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吳壽格鈔本

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首二卷

〔明〕宋徵璧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劍閣齋刻本

..... 一

..... 一五一

..... 一六五

..... 三五四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

百將傳二十卷(二)

〔明〕黃道周註斷 周亮輔增補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本

立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名將譜

十七卷》提要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一

古岡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八二寸以武舉異  
等遷單于副都護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  
朔方節度使與李光弼合兵東討破賊將史思明於  
沙河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  
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及與賊未決因戮一部將

廣名將傳

卷之十一

十一

以狗上懼殊死鬪遂破之斬獲甚衆於是晝揚兵夜  
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李光弼等擊賊嘉山斬  
首四萬級思明跳奔補凌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  
首以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  
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  
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俄從元帥廣平  
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是戰李嗣業以長刀突  
出斬賊數十騎回紇以騎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  
萬級賊將張通儒夜亡陝郡翼日工入京師老幼夾

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出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映助通儒旌旗鉦鼓經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于儀遺二隊逐之又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會副業率回紇從後擊塵飛矢集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偃屍相屬于道嚴莊等挾慶緒走保相州王師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南郡縣悉平入朝帝遣迎壩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帝復命九節度使大舉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踴躍但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主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吾却賊必乘壘若等乘而射既戰爲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浸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于思明思明自魏來光弼前軍遇之戰鄆南勝負相當了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去晝胸睦步不能相物色於是于師南潰賊亦走時于師衆而無統進退頓望責功不

專是以及於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語之故帝以李光弼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于朝廷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故地非所宜帝亦悟及李光弼敗邠山朝廷憂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兵馬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不豫引見臥內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出至屯誅首惡數十人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遂乃盡哀唐宗所賜詔救千餘篇上言之以自明帝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無有疑廣德二年僕因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功奉天帝問計所出子儀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裨將雖慄悍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激寇邠州光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勞二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去味奉天年懷恩盡誘吐蕃回紇党項



渾口刺等三十萬掠涇郊由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  
 大震帝命李忠臣李光弼諸將等各屯要害自將屯  
 宛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騎圍已合  
 乃使李國臣等諸將各當一面身自率鐵騎二千出  
 人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令公回紇曰今公存  
 乎懷恩言天可汗素天下令公卽世中國無主故我  
 從以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  
 悟曰懷恩欺我子儀使人諭敵曰昔回紇涉萬里揚  
 大慙助復二京我與花華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  
 叛臣一何愚也彼背主素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  
 謂令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  
 出左右諫曰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敵衆數十倍  
 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  
 聽卽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  
 免皆見其大口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忍忘忠誦而  
 至是耶回紇舍兵下馬羅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卽召  
 與飲遺錦絲結歡誓效如初因曰吐蕃本吾甥舅國  
 相負而來素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苦倒戈乘之

若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  
 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群敵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  
 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蹕大軍  
 繼之破吐蕃十萬于靈武西原後回紇赤心遣人請  
 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  
 功宜答其意况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俸佐馬直詔  
 不聽人許其忠帝嘗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  
 因上書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獵狃天寶  
 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  
 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之亂喪傷凋耗  
 十存二三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羗渾之衆每深入畿  
 郊將何以安臣惟陛下不制勝耳力非不足但備練  
 不至進退未一特在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  
 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也竊惟河南河  
 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  
 請遣付關中勅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至長久  
 之策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垂年八十五子儀事上  
 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遣李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棄

取不常然奉詔肯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譏問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共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人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其使曰茲膝不屬于人久矣今為公拜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克厚得人過之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斷曰

郭公子儀為唐名將安史亂時天下板蕩西蜀蒙塵靈武草創時事之難少得多喪子儀一身獨當其九屢敗思明祿山時向每戰有功長安無恙強暴易懲難當讒謗詔到即行罷兵放縱芥不存尚發父葬及敵寇邊驚無人仗再起子儀安敢辭

謙敵一見形早拜于帳所以功名無出其上

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元沉慮而剛兄抱玉屬以軍事授潞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猜變之召抱真問狀抱真曰郭子儀嘗領朔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為魚朝恩所殺今起而用之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帝從之起子儀既而懷恩敗一如抱真策因遷澤潞節度留後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戰伐後賊重人困軍伍

凋刃乃籍戶三十擇一蠲其租徭給弓矢令閒月約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賈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糜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縉甲淬兵遂雄山東初田悅反圍邢及臨洛詔抱真往救之斬其楊朝光遂解臨洛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走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狩奉天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此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制次友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獨絕請叛中辭沮其姦為將終



所憚。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悉朱泚而希烈既稱名號。則欲臣置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群盜。抱真乃遣客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泚。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諉軍事於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

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耻。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其志皆欲自肆於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身乎且歸。壽罪已。禹易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

自安乎。因侍武俊泣下。武俊亦泣。左右皆泣。退卧帳中。酬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乾約為兄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遊。雖小善皆厚幣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好方士。因餌月而卒。

懷恩造反。挑敵出頭。抱真不忿。逃歸。獻壽。令公請。勉以伐其謀。果如所。等懷恩敗。羞山東有變。兵賦。

早求三十。擇一二萬已。優田悅初反。邢洛皆仇。希烈李納復反。邢州懷光相次。河中虔劉抱真忠勇。獨自挺矛。離汨潰叛。賊不自由。未泚之反。名號已浮。馳說武俊。帝焉可伴。武俊感情。合兵以救。盡力。若此為臣之尤。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洮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日乘城殺傷士卒甚衆。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拔一矢。墮之。三軍譁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

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表晟為右將軍。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泰堡。執其帥慕容谷鍾。敵乃解法。馬璘與吐蕃戰。益倉敗績。晟率游兵援璘。以歸。璘內忌晟威畧。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為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故乘水渡洛水。燧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之。因陳日知於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乃趙之北壘。今賊。

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受李公分兵守之不為過公  
 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然即造抱重壘與交。燧建  
 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圍范陽。則武俊等當  
 捨趙帝壯之。俾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  
 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尙  
 晟為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  
 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為質。乃以憑約昏并  
 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請晟。晟解玉帶遣之。使喻孝忠  
 乃得輸。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  
 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潤敗  
 歸。晟責其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  
 晟已并兵。軍益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  
 請與晟合。有詔徙屯。與懷光聯。晟每與賊戰。必錦  
 裘繡帽。自表拊。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  
 重。豈宜自表為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  
 微令。是之奪其心耳。懷光不悅。每兵至。都城下。而懷  
 光兵多。鹵掠。晟軍整。懷光使分所獲。遣之。晟又辭  
 不敢受。懷光謀沮。虜其軍。即言神策兵給賜北方。

德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懷光欲晟自削其  
 軍。則士怨易挑。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贖。遣  
 士。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原賜不  
 均。軍何以戰。贊數頌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  
 將一軍。惟所命。其增損。資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  
 顧刻削。原賜事出已。乃止。懷光陰與朱泚謀反。適有  
 使者到。晟軍。晟即令曰。有詔徙屯。遂結陣趨渭陽橋。  
 時帝狩梁州。詔理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  
 辦賊耶。瑊曰。晟忠義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  
 因口詔。進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提孤軍。橫當寇  
 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甲辭。厚幣。偽致。誠於懷光。既  
 而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以激發諸將曰。國家多難。  
 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  
 以取富貴。非豪英也。衆皆奮泣。惟公命。於是分屯要  
 害。皆受。展飾。度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責之。使破賊。  
 自。懷光不。然其下。將落。畏為。晟乃奔河中。爭  
 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欲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  
 下。望。晟家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嗟



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朱泚使人款壁門曰公等家無  
 恙晨怒曰爾乃與賊為間乎立斬之邏士得姚令言  
 崔宣謀者晨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救曰為我謝令言  
 等善為賊守勿不忠於泚引兵叩都門明日會諸將  
 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晨曰外城有里閭  
 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震瀆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  
 在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  
 善乃自東渭橋進薄都城賊將張庭芝等求戰晨曰  
 賊不出是吾憂也今日死來耳夫誘之矣遂勒兵  
 擊大破之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露布至梁  
 帝感泣群臣上壽盛稱晨功帝曰晨天生為社稷萬  
 民豈獨朕哉拜司徒兼中書令初晨屯渭橋焚賊守  
 歲久忽退府中皆賀曰焚賊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  
 昌晨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耶至  
 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晨出兵非敢非也且人可用而  
 不可使之知也天維五緯盈縮不常晨懼復守歲則  
 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晨常曰河隴之阻  
 非吐蕃能取皆將臣吝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

東徙自棄之爾且士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  
 有既乎因悉家資懷輯降附得大口浪息表以王  
 號每敵使至必召息襲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多異之  
 敵皆指目歎絕吐蕃君臣大懼有尚結贊者善計乃  
 計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為吾患  
 官遣使卑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城以賣燧  
 於是尚結贊大興兵踰隴屢因戰敗而乞和會晨朝  
 京師奏言敵人無信不可許而時張延賞當國故與  
 晟有隙密言晟不可久持兵帝感其言貞元二年拜  
 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是歲城與吐蕃盟好危劫之  
 城挺身走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策不出晟所料  
 九年晨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其有勞某長  
 於是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  
 斷曰  
 李晟為將忠勇天生以謀為用以和獎成朱泚之  
 反懷光得情甲解厚幣偽致其誠勿米告具然後  
 慨行家為賊質涕下淚天子安在敢私自營與  
 賊為間立斬以懲按外計勝心始驚勸兵急

敗走無形群臣上壽以賀太平延賞一階遂罷其兵結贊奸弄賊幾命傾敗唐名將首敗李晟

李愬

李愬字允直有箕畧善騎射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衰滋代將復無功愬曰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以愬可用乃命愬為唐鄧節度使討之愬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鬼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於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故委以撫養賊非吾事也

唐書卷之七

信而安之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易之不為備愬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柔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衣帛遺還勞之曰爾亦王人也無棄親戚眾願為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若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諡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器械兵攻馬鞍山下之進軍青陵擒剽將丁士良其才不殺表為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以陳克治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以

文城柵降遂以其眾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空胡床令軍曰退者斬眾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大房愬曰不可吳房

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為為將秀琳因與愬策曰必欲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祐賊之健將也守與橋柵其賊嘗易官軍愬謀祐護獲於野因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傍乃見虜卒若將橋聚者祐果輕出用誠

唐書卷之七

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募死士三千人命祐為突將以統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為不殺祐之謂將吏雜然不解愬力難獨完祐乃特以泣曰天不欲以平賊乎何見奪者眾耶則誠而道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以出入帳中表為大院兵馬使六院者皆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俸糧賜

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舊令敢舍謀。指族愨判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効以情。愨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洹曲。以抗光顏。愨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朔見裴度告師期。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李忠義副之。愨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會大雨。雪天。曉。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二三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愨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私計。然業從愨。人人不敢自為計。愨分輕兵斷橋。以絕洹曲道。又以兵絕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縣。城雪甚。城旁皆鵝鴨池。愨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郎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愨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洹曲子弟來求。格衣耳。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大南門。元濟方請罪。梯而下。搃送京師。中光顏屯尚二萬。衆皆降。愨不戮一人。使不戮乃屯兵。糧場以俟。裴度至。愨以

藥。見度將避之。愨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愨謂蔡人。奔視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時諸將請曰。始敗於郎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付大風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人所不論。敢問其故。愨曰。郎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吳兩陰。晦。明。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死。賊自倍矣。夫失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者。始斷曰。唐憲宗時。元濟據蔡。實寓袁滋。屢討屢敗。李愨自求。因用為帥。欲示無能。事事忍耐。元濟不知隄防。果解蔡之英雄。李祐無寶。愨獲降之最親。最愛。衆忠懷奸。請誅。至再愨。只不聽。愈加客待。作統軍。嗚咽感戴。因而請兵。直入。侵監鵝鴨。亂軍風雪。壓界。元濟成擒。請裴受拜。方知將軍才高功大。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山常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遠老一儒哉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因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將將誅覆公盍新向潤客牛廷珩頌其根本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之功也循許之不時安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縱殺之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燧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願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

燧自請典鑠具乃先賂其長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犯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燧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表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寇常出人燧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為譙櫓八日而畢寇不能暴遷河東節度使太原兵力衰卑燧募斯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刑士所衣以便趨進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戟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

萬以肆威震北方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嚀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新斬之遺兵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意燧攻柵未下則吾已拔臨洛環士以戰必勝之術也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破雙岡賊曰令悅得過

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擒其將盧子昌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人邢圍亦解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資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悅救至悅因裒散兵二萬壁恒水道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于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上冀避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之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於



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自挑戰悅不出陰伏  
萬人將以撓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  
而潛師棄洹而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  
藏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  
里悅率兵踰橋乘風縱火噪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  
除榛莽廣百步為塲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  
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已焚衆赴水  
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悅夜走魏州李抱真問曰  
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賊利速兵善於致人今  
悅與淄青恒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  
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  
故取魏以破之皆曰善李懷光反河中詔燧與渾瑊  
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各據地分守燧移檄鎬論  
皆以州降時天下蝗兵艱于食朝臣多請宥懷光帝  
未決燧以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  
軍入朝為天子白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  
之乃與瑊元光合兵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  
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則所傷必衆乃挺身至

城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傾其心已屈因曰  
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  
士自崑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滅族計若從  
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  
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  
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  
更為王人矣渾瑊自以為不及也因歎曰嘗疑馬公  
能君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  
濟河軍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燧乘  
後誤請許尚結贊之和為其所賣帝悔怒奪其兵卒  
斷曰  
馬燧多才知機識變術不從亡回兵難暴山直吐  
蕃障其通道田悅圍邢先示柔好既斬朝光兵突  
直校斬係萬千那團解耗悅知食艱夾洹復造縱  
火乘風向前鼓噪燧伺氣衰戰雄虎豹夜走魏州  
傷容削貌欲討懷光長春城峭燧說廷光廷光奉  
詔復為王人民心歡樂  
渾瑊

渾城本鉄勒九姓之渾部也善騎射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黃其左臂死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從僕困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皆捷自武鋒軍收授太常卿吐蕃盜塞深入城會馬璘討之次黃善原城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以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城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敵踵而入遂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于敵奈何城曰願再戰乃馳趨秦源吐蕃引去郭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建中中李

渾城傳

希烈詐爲城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待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晝夜不息人心危惴帝與城相泣泚又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墮及葦冒之周布水囊爲障指城東北構木廬家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湟帝召城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又賜城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以衣授因曰朕與公訣矣

城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城乃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東傾甲弊兵饑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愛不支群臣號天以禱城中矢自樞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與城歡宴乃第賞將吏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棄去後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圖京師而畏城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說詞重禮請遂請許結贊來乃詔約盟平涼州以城爲盟使既至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城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城鎮奉天敵罷還河中卒城性忠勤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子下拜跪受如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始終倚任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每事姑息惟城有所奏論不盡從可城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滿十六年猜間不能入

斷曰

渾城本來鉄勒九姓光弼掌兵河北從定郭復兩

京慶緒曾勝其餘戰爭皆旋於今史抗敗名再騰  
以正李詐賊書帝不疑聽朱泚薄城危如懸磬惟  
帝與賊相倚爲命血戰不休號天相應燒燬雲氣  
陷城地棄天未絕唐火返賊淨吐蕃圖京請賊講  
競迫陷多人惟賊保既釋鎮奉天卒于忠敬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也父海賓爲先鋒追戰吐蕃至長  
城堡諸將媚其功按兵觀望遂至戰死玄宗憐其忠  
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  
屬首

此去病孤也更賜令名收養禁中及長雄毅寡言有  
武略上與論兵應對盜起帝器之蕭嵩出河西引爲  
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仇志詔不得特將及嵩入朝  
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裝  
敵殺賊數千人獲牛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屢  
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積  
口經畧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  
降耳乃營木刺蘭山誅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策大  
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以憲之併受降振武爲

一城自是敵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忠嗣本自勇  
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  
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  
缺繕備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  
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同敵隙時出奇兵襲敵  
所向無不克故士樂爲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  
按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矢皆按  
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物自朔方至雲中  
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愬後四

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  
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  
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  
恐所得不補所失請厲兵馬待舉取之帝意不快而  
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鈞遮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  
石堡遂詔忠嗣忠嗣不得已而出軍而士無賞格延  
光不悅李光弼因謂忠嗣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  
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  
賞格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邊口有

賞格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邊口有

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矣  
得一城不足以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  
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  
衛再不者黔中上左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  
先弼又何言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陰使  
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  
三司詳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  
解貶漢陽太守卒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畧盡  
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為名將

唐書

卷之五

五

斷曰

忠嗣遺孤養於禁內詔從蕭嵩立功於外歸報無  
顏襲敵自代上策平戎敵難盜塞本負勇名持重  
以戒恐為功名陷衆於害雖發漆弓出去敵敗石  
堡有城攻計何在忠嗣阻之帝意不快得城非功  
失城何礙忍以一官致禍於大縱使受辜金吾不  
壞豈料奸誣竟以死概賴有哥舒乘官請貸再貶  
漢陽功名何賴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二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初事梁太祖繼事末帝  
屢遷澶州刺史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  
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人號王鐵鎗梁分魏  
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  
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

唐書

卷之五

五

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厚其  
供給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絕晉梁自  
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是時晉已盡  
有河其乃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  
寨梁人大恐宰相敬翔見末帝曰事急矣非王彥章  
不可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帝問破敵  
之期彥章對曰三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  
滑州置酒大會陰使人具舟于楊村命甲士六百人  
皆持巨斧

梁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

佯起更衣。遂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  
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斷浮橋。彥章引兵擊南城破之。  
適三日焉。時晉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  
為招討。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  
彥章兵少。利于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  
二十里。得報曰。彥章兵已至此。而南城破矣。莊宗  
乃撤北城為棧。下揚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  
每舟棧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揚劉。攻之。幾  
下。晉人乃計築壘博州東。以分其勢。彥章果引兵攻  
之不克。再還擊揚劉。遂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  
趙巖等交通。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提書以聞。  
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  
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  
及揚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巖等復從  
中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入見。以  
芻畫地自陳。勝敗之跡。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動  
還第。及晉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東路。是時梁  
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唯保鑿五百騎。皆新募之兵。

乃以屬彥章。彥章以兵少。戰敗。馬踏被擒。莊宗愛其  
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豹死留皮。人死  
留名。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  
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主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  
見殺。

斷曰

梁將彥章。慣用鉄鎗。入魏。虞變。魏已改常。虜其妻  
子。招歸晉。王章怒。斬使。一意保梁。晉橫鉄鎗。夾寨  
逞強。章期三日。一火燒洋。功成。雖易。讓毀難當。段

凝邀賞。彥章無價。畫地陳說。反加中傷。兵少善鬪。  
被擒逼降。留皮留名。忠早酌量。死得其所。死又何  
妨。

五代晉

周德威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  
敵情。事晉為招討使。小字陽五。勇聞天下。梁軍圍晉  
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  
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

求周陽五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鉄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困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及王喪在殯，莊宗新立，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莊宗使人以喪告，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其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天祐中，梁遣王景仁將兵擊趙，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栢鄉，時梁兵精銳，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之曰：此汴宋備敗兒，徒飾於外，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值數十千，鈞之

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而往，取之。退告莊宗曰：梁軍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也。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騎利於平川，廣野今軍河上，迫賊營門，非用長之地，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郟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勝也。監軍張承業亦以德威之言為是，適援梁游兵，言景仁治舟數百，將為浮梁，莊宗乃笑而從之。退軍郟邑，德威進兵，即梁營挑戰，景仁悉兵與德威轉戰于郟南，兩軍皆陣，莊宗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即欲進兵，德威諫曰：梁兵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必不暇齎，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皆饑，因其將退而擊之，未有不勝者。諸將皆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走，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軍曰：梁軍走矣。梁軍既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之。自郟退至栢鄉，橫屍數十里，景仁僅以身免，劉守光僭號于燕，晉遣德威領兵擊之，已盡得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劉之



踰年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  
 也乃挺鎗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  
 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德威縱其少過奮擣擊之廷  
 珪墜馬遂見擒燕始破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而臨  
 清有積粟且為晉軍餉道鄩欲東趨臨清而德威已  
 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  
 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  
 十五年從莊宗領兵河上進據汴州忽候騎報曰梁  
 兵至矣莊宗即欲趨戰德威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  
 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  
 之戰非利也可以計勝難以力爭且吾軍先在此糧  
 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兵無  
 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  
 因其勞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不聽遽督軍出德威  
 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兵已接而梁兵犯晉輜重  
 輜重見梁朱旗亂驚走入德威軍而梁兵乘之德威  
 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  
 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及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

斷曰

陽五德威望塵知敵天下聞名勇而有力誰能擒  
 之刺史加級野又陳章求之甚急德威笑言欲得  
 偏失因詭誘之鉄鎚一擊既獲野又誰不震慄初  
 與詞昭兩心有隙因念國家歡然不釋乘饑敗梁  
 廷珪芥拾凡有戰爭莫非勝蹟奈何汴州莊宗浪  
 擲苦諫不從父子狼籍敗後痛悲事已無及天意  
 雖然人謀可惜

五代晉唐

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事晉代孟知祥為中門使甚  
 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  
 引契丹入寇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  
 契丹之來非為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  
 梁軍勢已振矣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  
 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揚劉彥章圍之莊宗  
 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因問計于  
 崇韜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

其志在取鄆州也。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  
此得我而敵分之法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各彥章必求爭既分其兵可以  
圖也。然版築之功難卒就須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  
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則壘成矣。莊宗然之乃遣崇韜  
將數千人夜行渡河築壘於博州東六日壘成彥章  
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兵多熱死攻之不克所失  
大半復趨揚劉莊宗迎擊遂敗之。梁康延孝奔唐先  
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延孝又言梁方  
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聞而惡之以問諸將諸將皆  
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  
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無相攻庶幾以為後圖  
莊宗不悅召問崇韜崇韜對曰陛下興兵十餘年大  
號已建河北人皆引領望成功今得一鄆州不能守  
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  
勝時四方商賈咸集芻餉如山自夫南城保揚劉道  
路轉徙亡失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此豈按兵  
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得梁虛實此天亡之時  
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揚劉而自鄆長驅搗其巢穴不

出。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人丈夫之事也。因  
問司天司天官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繫凶  
門而出况成筭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即日  
下令歸其家屬于魏夜渡揚劉從鄆州入裝汴州八  
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鉄券崇韜未嘗親戰陣  
徒以謀議佐命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  
所迴避而宦官伶人不便毀之崇韜懼乃聽故人子  
弟之言請立劉氏為皇后欲求中官之助又請魏王  
征蜀因自副之欲立大功以為自安之計及平蜀莊  
不學老蓋之危是還要立功自安本  
宗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而延嗣大怒魏  
王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多不平每思  
有以中之因與延嗣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因言蜀  
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証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  
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  
劉皇后敎彥珪矯詔殺之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畧既  
已破蜀因遣使以唐德威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  
來之可謂有志矣

莊宗爲王崇韜事晉晉圍鎮州契丹引進晉人皆驚欲解圍遁莊宗狐疑召崇韜問崇韜力言晉威已振果破契丹兵心大奮彥章再來唐已得耶樂壘必爭彥章空陣群臣無才只謀淺近惟有崇韜敗成先論直至破梁其言方信無奈群邪苦加讒譖功在身亡向誰申恨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奇人

歲父母以百

羅共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宋乾德二年冬詔伐蜀以劉光毅爲前軍彬爲都監吹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諸將多取干女王帛彬橐中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詔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自

伐設有微累仁贍等

豈惜之哉懲勸國之常典無可讓開寶七年孫代江南彬奉詔先赴荆南發戰艦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不幾十一月作浮橋跨大江以濟師八年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木陸十餘萬陣於城下吳人出兵來禦破之自三月至八月又連破之無採路絕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請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其形勢遣使上聞太祖指此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急去令曹彬築深溝以防無墮其計

曹彬

中溝旣成吳人果夜來襲彬等依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彬圍城每緩師吳煜歸服因使人論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靈若能歸順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子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即愈又明日城陷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

素備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火燬之君臣卒  
全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詔曰侯克李煜當以卿  
為使相及是副師濟美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  
仗天威尊廟諫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  
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語彬曰  
本欲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  
笑上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  
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太宗  
即位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卿以為何如彬曰以國家  
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為而不  
可太宗意遂決三年果下太原既而賀金圖等言於  
上曰契丹主少女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  
幽薊上遂遣彬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濟美出雁門  
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  
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須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  
聞大軍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  
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  
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

訝彬進軍之速及兵次涿州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  
援餉餽上聞之曰敵在前反退師以援芻粟夫業之  
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引師緣白溝河與朱信軍會  
按兵養銳以張西軍之勢候美等盡掠山後地會重  
進之師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  
進屢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  
得已乃復襲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  
暑軍士乏用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為所躡而  
敗遂朝雜始具伏違詔失律之罪責授右驍衛上將  
軍真宗即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趨駕臨  
問手為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  
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  
竦不如瑛六月薨追封濟陽郡王

斷曰  
曹彬為將與衆不同仁以戢下廉以治躬奉詔伐  
蜀圖書自封毫不矜伐上質其功江南之伐命之  
總戎城危將下忽作病容誓不妄殺方起而攻李  
煜伏罪質待甚恭盡質使相彬曰無庸但多得錢

何必位崇既而特異北伐食蔭因念前績祿位善終

曹翰

曹翰大名人士少為郡小吏好使氣凌人不為鄉里所譽乾祐初隸周世宗帳下尋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數千在正陽既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師時翰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十數里遇之慮劫兵器為叛遂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以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有為

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世宗因不之罪世宗大漸諭范質等以王著為相翰為宣徽使質以著恃酒翰飾詐而專並殺之朱初太祖親征西蜀移刺均州均州洞谷深險翰令鑿石通道師旋以濟又詔兼西南諸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運不乏全師惟權衆據鄂縣以叛翰率兵會劉先殺曹彬等討平之未幾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叛翰及諸將奔其城謀賊約三更復來攻翰戒加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破之劍南遂平後金陵平江州軍校胡

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屠層城無唯類殺兵八百所掠金帛以億萬計從征太原分部攻城翰攻東北劉遇攻西北西北與劉繼元值城尤險因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乃遣使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築土山瞰城中繼元大恐詔開南河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捍之翰遣徒數萬伐巨木于漢境遣騎五授五色旗為斥候前遇兵陳水澤夜賊煙火則各舉其旗以為應又起蜂燧于境上敵疑不敢近寨得巨木數萬以濟用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翰私市兵器所為多不法詔遣御史鞠之獄具當棄市上貸其罪削官爵流錮登州雍熙二年起為右千牛衛將軍淳化三年卒贈太尉

附曰

曹翰小吏勉為大計矯詔殺人恐竊兵器道命宜徽以翰為使因翰詐多其命遂廢宋祖對征均州新判移石道適師旋以濟轉運諸州糧餉殊利賊

一叛嘉州奪城以閉賊約三更重來爭地曉斷工更賊驚奔避德明據城屠無噍類西北雖當伐木遣騎因私市兵法當衆棄削爵流登才品遂替

王全斌

王全斌開州太原人初事莊宗屢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宵殿全斌乃慟哭而去宋乾德二年詔伐蜀命全斌為西川前軍由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他圖授以方略全斌始

用精於敵是行軍要者

下興州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軍三泉又獲糧三十餘萬斛送至嘉州蜀人斷閣道軍不得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康延澤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以治閣道全斌以為然因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乘勢轉戰進克利州又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蜀將王昭遠等據守劔門全斌會諸將曰劔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各宜陳進取之策有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各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

岸有渡自此出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劔門不足恃也全斌聽之乃自督兵攻劔門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至清強王昭遠聞宋兵自來蘇至清強即退陣於漢源坡留偏將守劔門全斌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闕下遂克劔州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遂入成都俄詔發蜀兵赴關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既行全斌等又不令隨軍部送蜀軍至綿州遂叛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蜀交州刺史全師雄嘗為將有威惠士卒畏服適携其族赴關下至綿州遇亂恐為所協乃匿民舍亂民探知遂推為主帥全斌聞亂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不察盡滅師雄之族又納其愛女及粟裝師雄知之遂無歸志因號與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灌口道以及青城等縣彥進欽祚等討之或死或敗賊衆益盛全斌等甚懼既而曹彬等破之又值師雄病死賊衆始息全斌因謂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



名今西蜀既平欲稱茂東歸庶免悔吝猶豫未決會  
有詔全斌及彥進等破蜀日奪民間子女玉帛不法  
等事與諸將同侍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  
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令御  
史臺於朝堂集百官議其罪罪當大辟請准律處分  
乃下詔曰全斌等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於假華職  
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旋鉞猶委藩宣全  
斌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  
召全斌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

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  
賜酒器萬兩帛萬四錢十萬全斌至鎮數月卒

斷曰

全斌歸宋伐蜀領軍重修關道直至劔門既降孟  
昶召衆歸屯斌不奉命怨切人人既許其行護送  
不聞至綿遂叛劫雄為君震驚天子命計紛紜雖  
獲寧定罪在全斌况私子女更宜加論念功寬貸  
深感聖恩

潘美

潘美字冲詢大名人士少惆儻嘗謂人曰漢代將終見  
臣肆虐大丈夫不干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祿祿與萬  
物共實可羞也宋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  
見執政諭旨于中外陝帥袁彥克悍嗜殺且繕甲兵  
太祖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  
天命既歸直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潘美不殺袁彥  
能令來覲成我志矣湖南人心未平乃授美潭州防  
禦使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峒蠻俗  
自唐以來不時侵掠美期其巢穴多所破獲餘加慰

撫夷落遂定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為諸軍都部署  
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州鋹遣衆來援遇賊大破之遂  
克賓州又下昭桂連三州進次韶州鋹窮蹙遣左僕  
射蕭道奉表乞降美諭以上意以為彼能戰則與之  
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  
不能死則亡即令冉彥衣部送灌等赴闕銀復遣其  
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因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銀兵  
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  
曰彼編竹為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再以銳師夾

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勇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  
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張衆驚  
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張衆敗走，斬獲數萬計。長驅  
至廣州，張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張送京，師領表，遂  
安八年，上命美同曹彬等征江南，進次秦准，時舟楫  
未備，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騎軍數萬人，期于必勝，豈  
阻此一衣帶水而徑渡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吳  
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  
游流，悉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七人，又

破其城南木砦，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  
置戰艦，以防他變。美聞詔，即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  
若不能克，進薄金陵。與曹彬晨夜百道攻城，金陵遂  
平。上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又命兼三  
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  
軍，其地險阻，為北邊咽喉。美沿師襲之，遂據有其地。  
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皆巡撫至代州。  
既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塞美普衆御，收  
奮擊，大破之。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于陳家谷。

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職二等，責授檢校大  
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真定府，數月卒。

斷曰

潘美丈夫，羞稱碌碌。宋祖開基，美為力戮。袁彥論  
歸，啊贊征伏，擒張送京，數萬斬獲，同下江南，其功  
更足。上征范陽，幽州以屬，美善守之，屯兵積粟，再  
破遼兵，徙民入腹，不意遼兵突攻陳谷，楊業戰亡。  
隆秩削祿，試問功名，是榮是辱。

曹瑋

曹瑋字寶臣，彬之少子也。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  
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救出，無功。太宗問  
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  
知渭州。時年十九，至州，馭軍嚴明，賞罰立決，善用間。  
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度  
其下必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以動諸羗。由  
是東奴等族多請內附，繼遷畧西番，遊擊擊於石  
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于騎戰，非中國  
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鑿以為限，又以弓箭箭

手皆土人習障寒暄曉詔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漢外之境內開田春秋耕種州爲出兵護作而編其租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上言繼遷擅河南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于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既而西延祿俄熱韓數大族請振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翼後必飛去即日將其士蒲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瑋使上如管上涇原環慶兩道圖帝出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勅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以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瑋後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响厮囉使其舅賞椽丹與厮攷立文法於隴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攷解寶帶子之厮攷感激

求自効聞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椽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椽丹首乎厮攷謬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初張信知秦州置回門若侵奪羗地羗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人馬贖罪還其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四匹給綵一端築弓門等十寨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夷廂兵工費不煩民响厮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多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既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連諸城皆納質爲熟戶時瑋作塹抵援囉囉西番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送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李立遵邀知進語曰秦川太人直以兵入援囉囉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响厮囉勢蹙退保嶺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宰相丁謂逐寇準恐瑋不附已指爲準黨謫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即下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報矢服自隨謂敗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

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間暇。及師出。多奇計。田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廷下矣。嘗稱疾加艾。卧閣中。不出。會賊至。瑋會起。裹鎗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瑋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响。厮。羅。聞。瑋。名。即。望。瑋。所。在。東。向。合。于。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瑋。者。殺。其。首。境。上。羗。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若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毋敢犯。環慶屬夷田。多為邊人所市。以致卑弱。不能自存。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使獲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則團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墾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羗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士止于。

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羗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設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為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者。非奸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

斷曰

瑋。瑋。寶。自。彰。之。少。子。叔。軍。嚴。明。賞。罰。不。詭。既。敗。遷。德。明。慮。死。帝。方。用。恩。置。之。不。埋。瑋。恐。飽。饒。逼。降。內。徙。陰。結。厮。教。棟。丹。死。矣。大。敗。厮。囉。納。質。比。比。檢。點。邊。功。實。有。可。紀。宰。相。謂。公。恨。不。附。已。日。為。準。私。容。州。安。其。謂。敗。復。官。改。節。度。使。不。測。用。心。別。妙。可。喜。謂。之。名。將。深。得。其。體。

李繼隆

李繼隆字霸圖。潞州上黨人。都監。處。耘。之。子。也。以。父。蔭。補。官。初。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給。刀。盾。鑿。賊。數。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始。遁。去。手。足。俱。

中壽矢得良醫而愈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嘗獲吳將部送赴闕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之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軍會有機事當奏時在軍中者皆欲伺城陷獻捷不願行繼隆獨請赴闕時城尚未下太祖見其來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臣來時城雖未下而在途遇大風噴吻實破城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繼隆謂曰如汝所料矣契丹犯邊繼隆與諸將禦之初太祖授以陣圖及陣圖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逾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設有違詔之罪請獨當之即從便行事敗契丹于徐河從曹彬征幽州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傳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仰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百契丹驟至攻蒲城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衆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闕外之事

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擊走之嘗有詔廢城口軍繼隆言梁門為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為要地夏州趙保忠與李繼遷連謀為患朝廷使繼隆與尹繼倫討之既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裨將侯延廣等議請誅保忠及忠兵追繼遷繼隆曰保忠几上肉耳當請于天子繼遷遁千里窮殫艱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詔五路討李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柁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道迥遠乏水請由秦鞏徑趨賊之巢穴月遣弟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遣周瑒齎詔切責之督其進軍赤柁及瑒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候報行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先是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早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州以如河便太宗許之是為鎮戎軍真宗即位加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王師失利于望都繼隆累表求請闕面陳邊事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真宗慰諭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會疾作上親臨

問卒贈中書令

斷曰

隆成邠州領卒三百。蝥賊數千。一戰逐北。獲將送京道中。病革。斬首上聞。喜。權有得城。破有机。隆先奏。白果如其言。至期報克契丹。犯邊。戰。遵詔。額隆急破之。違詔。願責。從征幽州。一人功。窄傳。衆喪師。令軍生色。保忠。繼遷。連謀作賊。繼隆討之。擒遁兩。迫後。縱無功。亦稱奇特。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

古門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尹繼倫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父勳為郢州防禦使。嘗內舉繼倫以為可用。太宗即位。以從征太原。功使充北而緣邊都巡檢使。端拱中。契丹潛入寇。上遣李繼隆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將于越。謀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于路。繼倫適領兵遊徼。路與寇直于越。徑趨大軍。

過繼倫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

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則亦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但當捲甲。卸枚。以躡之。彼

銳氣前驅。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

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

從命。繼倫令軍秣馬。伺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

十里。至唐川。徐河。天尚未明。于趨去。大軍四五里。會

食。詭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忽擊殺其將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被殺。衆遂傷。



于方食失著爲短兵中其骨創甚乘善馬先逝繼  
兵隨之大潰蹂殘死者無數并丹自是不敢窺邊每  
相戒當避黑而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以功領長州  
刺史至道二年分遣將帥五道以討李繼遷上疑李  
繼隆逗遛不進急召繼倫至京師授靈慶副都部署  
欲以夾輔繼隆時繼倫已被病強起受詔上素聞其  
嗜酒以上尊酒賜而遣之即日赴行營僅至慶州卒

斷曰

尹子繼倫領軍巡徼繼隆擁輜于越欲擾兵過尹

前視之如草繼倫怒噴激衆共討俟其前驅忽從  
後搗斬相皮室于越驚倒臂中短兵萬馬奔跑潰  
兵蹂躪死者不少黑面大王戒避須蚤再奉詔行  
奈命不保

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寶元初趙元昊反  
詔擇衛士從邊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畏怯惟青願  
行當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  
八破金場城畧宥州屠囉咩歲等族燔積聚數萬收

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喬子谷築大  
等堡皆陷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  
馳赴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不敢當  
尹洙爲經畧判官青見之洙與談兵善之薦于經畧  
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見而奇之待遇甚  
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青折節讀書由是益知名青奮起行伍十餘年而貴  
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  
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

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皇祐中廣德州蠻儂智  
高反陷邕州嶺南騷動師久無功救孫沔余靖爲安  
撫使討賊猶以爲憂青因自請于帝曰臣起行伍非  
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  
於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經制廣南盜賊  
事置酒垂拱殿而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  
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戰敗軍聲大沮廣西  
黔轄陳曙乘青未至復以步卒八千犯城潰于崑崙  
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至乃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

晨會諸將堂上揖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俱驅出軍門斬之汚靖相顧錯愕諸將股慄已而頌甲令軍中休十日此後趙會將與相以賊覘者以為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舖為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汚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從左右翼出其不意遂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智高縱火燒城遁去明日檢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

廣雅卷之十三

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儻寒勞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故其出常有功尤善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汚破賊謀一出十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讓汚退若不用意者汚始嘆其有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如也

斷曰

狄青為將戰功紛紛帶銅而具所向吸魂朝野名重面涅猶存帝命藥去請留勸軍饑智高反衆敗崑崙青怒盡勸突出關門賊出不意大敗而奔高死未確不敢妄聞智高一叛青已早論破之亦易何假于人賊平之後方服其神

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資者世衡盡推與之唯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官時西邊用事守備不足世衡因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克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而世衡且戰且城之然

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於石。石工  
斷不可穿。世衡卽命屑石一希。酬百錢。卒得泉。城成。  
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遂開營田。于頃  
募商賈。資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  
部族。慰勞日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  
來告者。卽以飲器與之。由是屬羌皆樂爲用。再遷洛  
苑。副使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蠲強。未嘗  
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遠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  
帳勞其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

廣西傳

卷之十三

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信。遂緣險而進。奴  
訛方臥帳。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楚而起。奴訛大驚。  
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  
羅拜聽命。又差長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  
侍姬以佐酒。旣而佯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  
與侍姬戲語。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乃  
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二  
者。使討之。無不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因令諸族置  
烽火。有急則舉。懸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

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  
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  
自勵。皆精于射。由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范仲淹。檄  
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卧病起。將所部甲士。晝  
夜興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  
人剛浪凌。號野利王。又一將遇乞。號天都王。皆元昊  
腹心。親信用事。欲以謀間之。未得其隙。會剛浪凌令  
浪理賞乞媚娘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  
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遂留以監商稅。出入騎從甚

廣西傳

卷之十三

寵有僧王光信者。趨勇善騎射。習知番部山川道路。  
世衡出兵。常使爲導。導改名嵩。世衡爲蠟書遣嵩。遺  
剛浪凌內言。浪理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  
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等語。令嵩密藏  
衣中。非濱死不得泄。別以囊一部。書施一幅。遺野利。  
以諭其早歸之意。剛浪凌得之大懼。命執嵩歸。元昊  
元昊疑剛浪凌貳已。召嵩廷詰。問書所在。嵩堅執無  
有。雖甚箠答不言。元昊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曰。種  
將軍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輕泄。今至死。不了得將

軍事即解衣出書書入元昊遂疑野利陰遣別將假為野利使使于世衡傳野利語世衡審知為元昊所遣轉嫂罵元昊盛稱野利內附之意仍厚遣使者曰為我歸語汝主速決無稽留也使者去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開天都王又置祭境上作文書于板以弔之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敗之意遺於境上傳聞于元昊并殺天都王遂復遣使請降稱臣如舊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饋不煩縣官大有恩惠及卒老長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斷曰

種子十衡少尚氣節有事西邊心盡力竭既為築城又將泉掘先開營田復貸商業荒涼邊城富如帝闕行部慰勞差長陰結約帳往還不憚大雪敵感且懷拜皆羅列以酒醉之再贈姬妾若有所圖死亦勇決種類猜嫌因而間別所忌掃除所憎挑滅勢獨歸辟不生讐孽所以邊庭常清常潔

郭遠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遠始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方議取靈武遠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沒入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奏遠為駐泊將執中嘗與賓佐論當世名將共推葛懷敏遠曰懷敏喜功傲幸徒勇無謀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嘆曰君直知兵已而懷敏果覆師保州卒叛田況遣遠往招之遠與亂首待其臻嘗同事范仲淹因馳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鑰識之即與其黨再拜邀遠登城既見申諭禍福衆疑不即下遠曰若降恐不免遠請以身為質於是開城降龐籍鎮河東仰遠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斷地以無稽也籍不能決以該遠遠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證為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湖北溪蠻彭仕義叛遠招得蠻所親信為鄉導盡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義棄城走衆悉降神宗即位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是時神諤受鬼名山降因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州遠曰敵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

何以處既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求易朝廷許之達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趙高等與夏使議夏使惟言砦基高曰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敵使驚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焚葉綏州達匿而不下至是帝問大臣皆不知達始自勅向者達詔旨之罪帝手詔褒答之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達曰詢庸人也于事何所重輕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番人無復敢向化矣達詞

得殺楊定首領姓名詐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達曰是且梟死犯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達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敵請得乃執獻之達慷慨喜兵學神宗常訪以入陣達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爲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人教兵久不就乃擇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一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就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既斬李信又欲罪鄜延巡檢白玉玉見達托以後事且泣言不得終養達哀之不遣申救甚力得免

已而玉天捷於新砦神宗謂達曰自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達每戰先招懷後戰開惜士卒不妄加誅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猶隱然爲一時宿將云

斷曰

郭達談兵頗有先見任福覆軍懷敏師陷一如其言誰不欽羨保州招降登城戒勸恐衆有疑留身爲券糊地契丹無稽思占故牘查明王士可驗湖北漢蠻仕義有變招蠻之親爲蠻之患若葉綏州弱

見于而匿詔不宣後方無玷坐論成功勝于力戰

王韶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承邊事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瞻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猶氏子孫惟董道相能自立瞻征

欺已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部皆故漢郡。所謂湟中。浩亶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廝囉不歸。唃廝囉則河西李氏在吾掌中矣。且唃廝囉子孫。賄征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論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為漢有肝腹之助。且使夏人無所結連。策之上也。

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因以詔管幹秦鳳機宜文字。時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詔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招致之。龍珂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帝乃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以詔知軍事。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詔曰。賊不舍險。求關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趨榭那山。壁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關師少却。詔乃躬環甲。背麾。帳下兵逆擊之。羌人潰焚其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瞻征度洮為之援。餘黨復集。詔乃潛

師。趙武勝。遇瞻征。首領瞻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復擊走瞻征。降其部落二萬人。更名鎮洮為熙州。以熙河洮湟通遠為一路。會景惠立。敗于踏白城。賊圍河州。詔聞之。日夜馳至熙州。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瞻征知援絕。拔去初思立。廣百將傳。

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為之盱食。數下詔戒詔持重。勿出。及是。帝乃大喜。詔還熙。以兵巡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瞻征窮蹙。丐降。因俾以獻。拜詔觀文殿學士。未幾。召為樞密副使。詔欲求退。因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為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為譏刺。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不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至伊吾。慮耳。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眾異論。倘不求退。必致不容。帝見其

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由是不悅故罷職知洪州四年病疽卒詔起孤生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麾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慄而詔鼻息自如詔交多楚人依詔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老弱子以首為功級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之徵云

斷曰

王韶有志上兼平戎西夏河東河西掌中神宗驚

異機宜與衷龍珂招致內附相通帝復河隴詔領軍充歷敵而陣甲冑環躬麾兵逆擊焚帳奏功再議所向直逞羗鋒斷夏國路使其不通曠征窮蹙俘獻重墮兵勤財費歸曲聖聰帝意不悅罷職知洪病雖疽卒人亦稱雅

神師道

神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蔭為熙州推官議役法忤蔡京旨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武功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

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古故地當以漢唐為正則君家疆土益感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挺兵樹翁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諸閣議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為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紫衣金帶以為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茲不悅師道不敢拜久之知西安州嘗督兵築佛口城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陣

廣言

卷之三

法

於河湟若將夾戰者陰使偏將曲充徑出橫嶺揚言兵至敵方駭懼而楊可世早潛軍衝其後執平仲復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斬獲甚衆其長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城底城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息則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慄而登城城即潰時兵至纔八日童貫欲伐遣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



聽既次白。澤。遊人謀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擬自防。賴以不大敗。遣使來請曰。女真之犯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虎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實不能對。師道復諫。以為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備。怨責為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於盧溝。帝思其言。起為河北制置使。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屯京城下。武止勿行。曰。賊勢方熾。願少駐。況水以謀燕。

廣南傳

卷之三

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納在廷。頃頃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領師道笑曰。彼為卿故也。京師自被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城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為制。後無敢越。佚者。种氏。姚氏。皆山西巨族。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達於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自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竟用平仲所營。以及於敗。李綱罷。太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眾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師道為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為不宜解師道兵權。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翰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眾彼寡。但分兵經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

廣南傳

卷之三

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少師進太尉為河東  
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  
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  
示弱却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  
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洵揣敵必大舉  
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復召還既  
至病不能見十月卒京師失守帝撫膺曰不用種師  
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  
半濟繫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故追痛其語

唐書種師道傳

斷曰

老種師道宋末主兵非貫不悅即忤蔡京帝問邊  
事不敗為精來則以應妄動事生遼功未立近擾  
先驚揚言援至前擊後衝敵潰斬獲城功始成再  
征城底斬情先登師纔入日敵已削平遼乃鄰也  
伐之何各自溝戰敗轉互相傾再起河北或止勿  
行師道亟進直壓敵營帝聞而喜虜憚而停平仲  
心思戰以速爭種請少緩帝亦不聽既而戰敗功  
罪無憑大都亂世良將空稱既病而死方痛撫應

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也幼有大志登進士第廷  
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寘末甲通判登州朝廷遣  
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  
天下自此多事矣靖康元年陳過庭薦澤充和議使  
澤曰是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  
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會議者謂澤剛方  
不屈恐害和議上因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  
兩河者率托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

唐書宗澤傳

單騎就道磁經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篋悉澤至  
緝城壁浚隄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  
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  
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環甲登城令壯士  
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  
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澤迎謁曰肅王一去  
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未  
幾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  
兵李固渡斷敵歸路眾不從乃自趨渡道遇北兵乃

遺秦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問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水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曹輔齋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獪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旨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

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遺書總管趙野范訥曾懋等合兵入援二人皆以澤為狂不荅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澤使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騎三千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樵彥孔彥威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渡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曰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與戰又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

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犬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時金人已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約大元帥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乃止不進而屢表勸王即帝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夜願陳興復大計

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也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其言欲留輔政潛善等沮之遂徙知閫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襍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誓營泣謂之

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楊俊號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侵掠為患澤使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京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復上疏曰國家承平久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憑信恬不置疑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乞斬之以被其奸而陛下

下惑于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澤憂金人入攻乃渡河約諸將議圖恢復因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沿河鱗次為連珠砦又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視師河北還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

下觀之叨富貴者為是乎獲罪戾者為是乎今日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和議可行者也今日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又上疏曰京師天下之腹心也兩河雖朱安寧特一手臂之不伸耳今遽欲去之是并腹心而棄之矣澤前後建議輒為黃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期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

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極滑劉達趙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奕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去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奮激越數千里爭先勤上當時大臣無

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皆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黜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効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種。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語之曰。契丹本宋兄弟。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願効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為大舉之

廣南傳

卷之二十三

計。乃召諸將。謂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當協謀勦賊。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又上疏曰。天下之事。見機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人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山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澤屢敗。金人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又疏言。下進數十萬眾。願守護京城。李

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討賊。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眾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降詔。擇日還京。後不果。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賊。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痛。遺表猶贊上

廣南傳

卷之二十三

入京。斷曰。宗澤將軍。天生忠勇。兩河破殘。單騎往董。固守不移。城池復聳。金人南來。神弓力猛。縱擊直前。斬首成踵。康王使金。請毋覆踵。京師入援。兵須速擁。迭戰十二捷。報洵洵。奈何朝廷。和議受哄。二帝蒙塵。江山失統。帝及康王。已非英種。再相權奸。惟貪榮寵。澤雖英雄。難回懵懂。望駕還京。首猶南拱。憂憤發疽。誰為一捧。連呼過河。誰為一動。每一悲思。淚如泉湧。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四

古關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補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

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

入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

祭于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狗國死義平真定

宣撫劉韜募敢死士飛應募時相有劇賊陶俊買進

和飛請百騎滅之先遣卒偽為商人入賊境賊掠以

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

戰飛佯北賊來追之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

以歸嘗從劉浩解東京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

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

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

斬之敵遂大敗遷秉義郎宗澤見而奇之曰爾勇智

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

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

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黃潛濟在

伯彥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

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

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因問

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效

曳柴以敗荆藁藪采樵以致絞謀定故也所變然曰

君殆非行伍中人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擊金

人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

寨而奪諸軍見而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候北川又

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揣

知其不來堅卧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

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拔耶烏

屠數日復遇敵飛單騎馳丈入鐵鎗刺殺黑風大王

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澤卒杜充代

之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殲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

虛渡與敵相持慮敵不易走因選精銳三百伏前山

下令各以薪芻交縛而東夜半燕兩端而舉之金人

疑援兵至驚而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丹等合眾

五十萬薄南。燕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敢。飛曰：吾爲諸軍破之，左拔弓右揮矛，橫衝其陣，大敗之。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也。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克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賊李成，與戰皆敗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窺烏江，克閉門不出。飛泣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諸將皆潰，飛獨力戰，會充降命，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兀朮趨

杭州，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今夜偵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金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首山，待之。又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因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於靜安，又敗之。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

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迫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自爲先鋒，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連大敗，走鈞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生吾不殺汝，坐而降者，百有餘人。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遇于棧子莊，將與戰，又大敗而追之，進成走新州，降爲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水，飛以書諭之曰：君與後同退，用

燕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一州，詔付飛。金字牌黃旗命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知成遁不從，招因上奏曰：比年多命招安，故爲盜者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累加勸除，盜起之衆，未可遽殄。上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食盡矣。奈何。飛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夫意狀，頓足而人陰令逸之，謀歸



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韓食潛趨。繞嶺木  
 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揮兵掩擊。賊  
 大潰。而成走。飛因謂張憲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  
 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汝等誅其魁。而  
 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  
 沿道招降二萬餘人。進兵追成。成走宜燕。司降嶺表。  
 平時處吉盜。連兵寇掠。帝命飛平之。飛至虔。賊彭友  
 躍馬迎戰。飛麾兵即馬上擒之。賊眾驚呼。丐命。飛令  
 勿殺。受其降。帝有詔。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  
 赦脅從。帝因曲赦之人。感飛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  
 手書精忠岳飛自製旗以賜之。先是李成使金人入  
 侵。又親趨兩浙。與楊么會。飛因上奏。襄陽六郡為恢  
 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使李成遠遁。然後加兵  
 湖湘。以殄群盜。因渡江。顧中流而誓曰。不擒賊。不涉  
 此江。既至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  
 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卒。平地雖眾  
 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  
 兵。指牛鼻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兵。既合戰。馬應銳而

斃。步卒騎衝。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既而  
 又復鄧州。帝聞之喜曰。吾但知岳飛行軍有紀律。不  
 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又復唐州。襄漢平。又擊走劉豫  
 兀木。而盧州平。因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  
 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  
 賊黨黃佐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  
 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  
 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  
 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秦政肅益與浚  
 語。疑飛玩寇。欲以開浚曰。岳侯忠孝人也。且兵有浚  
 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既受飛命。因襲周倫。若  
 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詔  
 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  
 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入。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  
 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  
 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  
 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之孤立。  
 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賊。浚許之。飛遂

如○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曉○勇○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欽○又○說○余○端○劉○先○等○來○降○又○復○入○湖○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仍○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溝○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木○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激○矢○石○果○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革○淪○斬○之○

廣○百○將○傳○卷○之○四○

飛○入○賊○壘○餘○賊○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入○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木○幾○居○毋○憂○降○制○起○伏○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屢○詔○趨○起○乃○就○軍○旣○而○從○幸○建○康○詔○以○王○德○卿○變○兵○隸○于○飛○且○諭○德○等○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帝○荅○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

果○能○如○此○何○憂○大○事○不○成○

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

以○德○瓊○兵○隸○於○飛○詔○諸○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振○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此○軍○浚○慨○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制○以○張○憲○督○軍○事○歸○盧○毋○憂○制○帝○累○詔○趨○飛○還○職○飛○力○辭○又○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始○還○朝○待○罪○帝○慰○遣○之○未○幾○鄧○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不○許○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木○惡○因○思○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木○謀○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下○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名○以○會○合○寇○江○爲○各○致○四○太○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與○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兀○木○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肅○

廣○百○將○傳○卷○之○四○

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飛復請乘廢豫之際搗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十年金人攻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因賜札曰設施  
 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先遣張憲姚政馳赴之  
他湖兵諸路  
 後乃遣王貴牛皋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諸郡又命  
 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  
 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未幾所遣諸  
 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  
 騎先趨潁昌兀朮懼會龍虎大王曰諸帥  
欲併力一戰中外聞之  
 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至  
卡仗  
 俱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  
 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  
 兵逼鄆城飛遣其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  
 勝先斬汝雲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  
 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  
 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  
 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  
此處美  
 軍奮擊遂大敗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

已矣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  
 宜速援王貴既至兀朮果至雲復大敗之兀朮遁  
 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亦屢戰皆捷中  
 原大震飛因進軍朱仙鎮距汴梁四十五里與兀朮  
 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鬼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  
 遁還汴京是時磁相等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  
 所揭旗以岳字為號父老百姓爭挈車牽牛載糗糧  
 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  
 號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  
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  
 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劬金帥烏  
 陵思謀及崔慶等皆次第來降將軍韓常亦欲以五  
 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  
 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盡淮以北棄之遂降詔班  
 師飛奏金人銳氣喪盡矣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  
 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  
 同日奉十二金字牌詔飛班師飛憤惋泣下東向  
 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道恸哭訴  
 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相公去

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吾不得擅留。因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又函奏以漢上田處之。方發。兀木棄沐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木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木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既而金兵分道渡淮。帝趨飛應援。飛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兀木被濠州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兀木乃遺檄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檄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乃使万侯高何鑄羅汝楫交章彈論飛。又論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檄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侯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言其書已焚。」

飛繫獄兩月。無可證者。又逼孫革等誣飛受詔逗遛。命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成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乘市籍家資徙嶺南。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稱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要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追封鄂王。

斷曰：岳侯忠勇貫絕古今。雖好野戰。妙在一心。賊五十萬。八百立勳。中原浪棄。兀木南侵。牛首敗走。新城又奔。李成之討。自洪至筠。不從者坐。招降賊人。分道而遁。蓋見岳軍。么湖中破。彭馬上擒。既而北伐中原。直臨刀斬。馬足拐子。敗群賊。屍布野積。如獸禽。兀木大慙。欲遁。還金書。生點破。內有權臣死。且不免功。又何論其言果應。遺恨至今。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也。鬻勇絕人。年十八以勇敢應募。西夏騷動。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陳。夏人大敗。去俄復出。世忠顧一騎士銳甚。問為誰。或曰：監軍駙馬兀噶也。遂躍馬斬之。敵衆復大潰。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諸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北伏關堰。賊遇伏。發蹂亂擊之。賊敗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洞。

卷之四

賊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戈直前。踰險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從宣撫李綱大討山東賊。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令後隊勦殺。於是皆死。戰破之。乘勝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立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不至。始大悔。

卷之四

天色然無及矣。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位。傳於皇子。專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之。知世忠至。更相慶慰。世忠聞報。大恟。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因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以身任之。公無憂。即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馬輔甘言誘賊矣。既而世忠進兵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與正彥開世忠來。極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新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時。世忠妻梁氏。

及子亮皆為傅所質。防守甚嚴。為朱勝非所詔。白太后。遣還世忠。莫其勤王。未幾。明受詔。至世忠乃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因使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為陣。中流置鹿角。以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

官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調湛握手，與訕折其中指。戮於市。又自徇信，追擊至漁梁，皆擒而伏誅。帝手書忠義二字，揭旗以賜。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自鎮江還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乃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請盡歸所掠，假道不許。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淮州，遣李董太一趨淮東。以後兀朮世忠與二人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大一李董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艘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

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金。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敵馳去。謂諸料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以人獻，以板以摧，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渠三十里。次日風止，我軍輒弱，不能運金入。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我軍多戰死，敵遂得絕江道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賜札褒美。建安范汝為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詔世忠討之。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賊。賊山備城，邑設雲梯，火樓日夕併攻，賊震怖。莫測五日城破，汝為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如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於是旋師。永嘉若將。

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祥  
賊不虞其至咸大驚世忠遣人招之廣西賊曹成以  
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諸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  
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管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  
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政所知請期  
半月効捷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  
乃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  
迎戰所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  
賊回顧驚潰塵將士夾擊遂大破之斬忠湖南悉平

師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入侵世忠親提兵駐大  
敵當敵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  
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令軍  
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  
鼓即起擊良臣至金人問王師動息良臣具以所  
見對金人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別將撻孛也  
擁鉄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  
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寇軍各持長斧  
上萬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

而踉蹌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世忠復  
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甚衆捷聞祥臣入  
見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自建炎以來將  
士木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戰以挫其鋒論者以  
為中興武功第一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世忠  
至拔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  
羣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巾幘婦人粧以耻之故人  
人奮厲無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  
數次寇輒爲世忠所敗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

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  
州馬秦及太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割中  
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爲恢復計會  
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詐恐  
以計緩我師乞留此師以蔽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  
慷慨激切帝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  
蕭哲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上言金人欲以劉豫  
相待則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  
沮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



克十年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于泃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于潭城皆捷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世忠既不以和議為然為檜所抑諷言者論之世忠連疏乞解樞柄復上表乞骸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見其面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請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二十一年八月薨孝宗朝追封斷王

斷曰

韓公世忠戰有大力萬衆之中躍馬斬敵方臘反時詔求甚急踰險擒之有如拾級討賊山東單騎夜入連呼大軍賊降不及苗劉劫君韓聞大泣即刻進兵誅奸肘腋兀術再侵帝思移蹕河北山東國家已失再棄江淮身于何立死守鎮江不容歸跡求乞甚哀愈加攻擊窮困蕩中四十八日天不絕彼鑿渠風息江西湖南寇賊如織乘勝平之無不盡克帝論武功中興第一權槍不容乞歸前適

張俊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年十六為三陽弓箭手屢立戰功金人圍汴京俊勒兵勤王高宗時為大元帥見俊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會有人自汴齎蠟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高宗許之既而汴京破三帝北遷俊懇辭勸進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號無以稱人望高宗泣涕不許俊便道尾行至應天

府高宗始卽位隨遣還京迎隆祐太后尋奉太后及六宮以歸時江淮群盜蜂起俊討杜用下淮寧趙萬郭青于鎮江陳通于杭州蔣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尋又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為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帝如臨安後苗傅劉正彥作亂俊時屯兵吳江勝傅等矯詔加官調之俊知其偽拒不受會韓世忠自海上來俊借一軍與之世忠為前軍俊以精兵翼之戰于

臨平討平之。金人分兵深入攻臨安。帝如溫州留後。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捍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既而金人三犯明州。雖互有勝負。然極力戰守。未嘗有失。未幾江浙群盜起。俊復奉詔討平之。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陽。李成尤悍強。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圍江州久未解。朝議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時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

俊傳

三

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為怯。俊謀知賊怠。乃出賊不意。大戰敗之。追奔七十里。至筠州。既復筠州。又進至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撤山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為張鉄山。既復江州。而興國軍等處群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因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奉新失險之敗。據

石。檀坡。悉由以木石投人。俊使遺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率眾攻險。賊眾懼而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謀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遂改俊為淮西宣撫使。溯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敵將引去。俊乃謂王進曰：敵既無留心。必徑渡淮去。可速及其半濟而擊之。進往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破之。獲其魁程師回。張延壽以獻。既而劉麟入寇。率兵十餘萬。

俊傳

三

犯濠壽。詔并以淮西屬俊。揚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介於中。大越家坊。遇劉猷。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家灣。遇猷。大兵與戰。殺獲畧盡。降者萬餘人。猷僅以身免。拜少保。帝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挽強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後俊與韓世忠入見。秦檜奏陛下倚此二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止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耶？命俊自盱眙屯廬州。八年。金人請寢兵。許之。九年冬。金復渝盟。

再破河南圍順昌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退繼又分道來侵俊收宿豪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十年鄆瓊在亳州俊以大軍至城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復亳州進少師自是金人凡入寇皆為俊等所敗然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加少傅封益國公十二年以御史江遼論之罷為統醴泉觀使俊握兵最重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為名將

世稱張韓劉岳岳飛冤獄韓世忠救之後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

斷曰

張俊用兵戰功可數二帝蒙塵請王為主太后迎歸已無北土杜用淮侵郭青鎮阻陳通杭錢蘭溪蔣忤一一皆平徐明斬捕苗劉之誅雖韓操斧俊借一軍亦云相輔請討李成先以怯替俟情追奔突強如虎請郡奏功太尉受祜和議贊成合拾心辦武穆之冤惜無一語

劉錡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節度使劉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高宗召見奇之特差為隨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帝駐于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鬪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十日金人歸三京乃以錡充東京副留守節制馬軍所部八

卒軍纔三萬七千人錡自臨安浙江絕淮至渦口方

廣而將備 卷之四 論 金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二百里全人果敗盟來侵錡遂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問知府陳規曰城中有糧否有則能與尹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因遣騎促所部將士及老雉輜重連夜至及旦報金騎已入陳錡遂斂兵入城為守禦計人心乃安衆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令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

惟部將許清議與錡合。錡大喜。繫舟沉之。示無去意。河名也。舟沉之。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乃分令諸將守諸門。再三鼓勵。於是軍中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未幾，金人圍順昌。錡豫于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知虜營白沙澗，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三路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進。初，錡傳城築牛馬垣為門，至是敵門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射者於城或止。

屬百將傳

卷之五十四

美

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中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死河者不可勝計。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闔充募壯士五百人，夜听其警。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啣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器，如市兒吹，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聞吹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

野。進軍老殘，兀木聞而自汴來。錡遣曹成等二人作門曰：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問我何如，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使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兀木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驚車砲具不用。至城下，貴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復昔比。元師臨陣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木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

屬百將傳

卷之五十四

美

所濟而大戰。兀木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于頰河上。敵由之以濟。錡因遣人毒頰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敵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木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木。兀木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弊，錡士氣間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牛馬垣下。敵人馬餓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清氣爽，錡按兵不動。遠來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

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士殊死戰。入其營。刀斧亂下。敵大敗。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木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載鉄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官軍乃以槍搽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鉄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所爲。號長勝軍。專以攻堅。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所殺。遂至太敗。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甲積如山。阜兀木叛營還汗。是役也。錡兵不滿二萬。出戰僅五千人。而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五十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謹護。終夜不息。而錡城中寂然。無鷄犬聲。以逸待勞。故能勝之。捷聞。帝喜甚。旣而洪皓在燕。歸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欲捐燕以南棄之。而王師亟遷。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十一年。兀木簽兩河兵。謀再舉。乃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據東關之險。兩戰皆勝。之行至拓。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廣二丈。錡命曳薪置橋。須臾

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楊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孟之軍俱至。是時兀木以鉄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王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人斃之。因大呼馳擊。諸將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楊沂中復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之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去。居數日。正議班師。而濠州告急。錡俊沂中等急趨黃連埠。援之。去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下如退師。據險以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帥踴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錡軍至鵝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語俊無恐。請以步卒禦敵。宜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俄而俊至曰。謀者妄也。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梁上。餘皆逸。錡見俊

俊怒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  
 宣撫軍乃斬劫若賊耳。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若呼  
 人出對錡變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宜撫當言  
 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  
 還朝每言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  
 命知荆南府後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閒乃命知  
 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府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  
 十萬自將南來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  
 江淮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引兵屯揚州軍容甚  
 肅金人以輜輳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金高昇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拒於皂角林陷圍力戰  
 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賜金五百  
 兩銀七萬兩以犒師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劉汜以  
 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  
 專防江錡遂還鎮江時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  
 錡病劇因督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不得  
 已而行及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後軍王方死之橫汜  
 僅以身免

江而北也錡使人特黃幟登高

山之戒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  
 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  
 懣益甚參軍虞允文自石督舟師與金人戰過  
 鎮江謂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  
 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書生我輩愧死矣  
 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錡慷慨深毅  
 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  
 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荅  
 如響獨至錡莫有應者

劉錡受命節制東京軍名八字三萬餘兵絕淮而

上暴風勿驚主有賊兆金果敗盟順昌既至因趨  
 入城及旦敵合百計戰爭或伏擄敵或夜斫營或  
 借電礮或聚吹笙使其不惻自戰屍橫又示柔弱  
 令其驕盈又毒水草使其病生晨涼不戰午疲急  
 征外兵震擾內寂無聲故能大勝捷奏帝廷金謀  
 在舉群帥列旌順昌旗號一見遠行後屢合戰或  
 輸或贏主謀不一嘔血殞傾

新鑄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吳玠

吳玠字晉卿隴干人也少知兵善騎射以良家子隸涇原軍夏人犯邊以功擢陳將又從討方臘破之金人攻延安經畧王庶召曲端進兵端不進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其必救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時張浚欲合五路與金人決戰玠言首各守要害須

其變而乘之一戰可以成功浚不聽進兵富平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以備敵深入諸將皆曰我眾彼寡又前阻華澤敵雖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與柴囊十藉淖平行進薄端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將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守漢中扼蜀中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懼我距其後是以保蜀也糧食雖不繼鳳翔民耕獲者聚若以恩義結之

彼自有糧助我乃遣人詣鳳翔告以恩德并以重惠道之使其預通金人消息鳳翔民大悅曰我輩皆宋民迫于虜勢不得已耳今吳將軍不棄我等當以死報於是相與夜送芻糧二千餘斛助之玠仍以金帛賞之民得金帛益喜輸者愈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令保伍連坐然民感玠恩德冒禁如故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擊陣符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

魏晉傳

卷之十

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紫黃牛會風雨電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箭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張浚錄其功拜明州觀察使金人自起海角徂于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因會諸道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間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擊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以待金兵至伏發眾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兀



未既敗復以撒離喝為陝西經略使屯鳳翔與玠相  
持且金久窺蜀第以璘守和尚原不得逞將出奇取  
之時玠在河池遂用叛將李彥珙駐秦州睨仙人關  
以綴玠後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乃命撒離喝  
自商於直搗上津取金州竟長驅趨制洋漢興元守  
臣劉子羽急以驛書招玠入援玠遂自河池日夜馳  
三百里以黃相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  
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  
獲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則  
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  
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五千將來攻會玠小  
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闕  
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  
退保三泉玠走三泉會之策渾壽山以自固未幾金  
人北歸玠急遣人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  
者以千計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  
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先  
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去蜀遠命璘棄之

經營仙人關創築一壘移原兵居之至是兀朮撒離  
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  
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  
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  
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  
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兀  
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紫右纁  
無常形無常勢之法  
人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突  
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  
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  
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  
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出震鼓動地明  
日大兵出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  
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張彥  
結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  
元帥以下皆携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  
既不得逞又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

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捷聞屢遷授檢校少師玠與  
 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次冗員節浮費治  
 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  
 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遷四川  
 宣撫使遣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  
 命帝聞而憂之命守臣就蜀求善醫且勅國公馳視  
 未至玠卒于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  
 玠善讀書凡往事可師者皆錄座右積久墻牖皆格  
 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利故能保必勝御  
 下嚴而有恩待士虚心聽受選用將佐必視勞能爲  
 高下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卒胡世將問玠所以制  
 勝者玠曰玠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  
 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非累日  
 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與之角久乃得其情蓋金  
 人弓矢不及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  
 忍吾嘗以長技相角於數百步外彼固不能相及故  
 每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使不得休暇以沮其  
 堅忍之氣至決機于兩陣之間則玠有不能言者方

廣南將傳

卷之五

五

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  
 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  
 封涪王

斷曰

吳玠用兵大有方畧屢言戰爭當以利作張浚不  
 聽一敗勢弱急保散關爲蜀要着恩結鳳翔芻糧  
 才若更戰迭休金兵屢却遠遺黃柑令敵錯愕金  
 人始謀謂玠西掠道險東來玠偏擁幕三郡雖侵  
 失厚得薄用火攻樓酒缶撲剝分紫白旗金營橫

廣南將傳

卷之五

六

虐射目韓常乘宵奔脫西蜀旣安玠病早惡爲國  
 亡身英雄所樂

吳玠

吳玠字唐卿玠弟也從玠攻戰以箭筈關之功居多  
 超遷統制又以守和尚原大敗金人兀朮中流矢遁  
 去之功陞康州團練使至紹興三年玠敗于祖溪嶺  
 時玠猶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  
 人深入四年兀朮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  
 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謝遠前陣

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  
臨璘冒圍轉戰會于仙人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  
將請別擇形勢以守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  
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弟忍之震鼓易幟血  
戰連日金人大敗自是數年不敢窺蜀時金人廢劉  
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焯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  
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  
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復難信懼有他變今  
我移軍陝右則蜀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  
趨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焯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  
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  
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  
耳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  
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而朝廷  
恃和忘戰且欲廢仙人關璘家族固不足惜如國事  
何世將遂抗疏謂外固和好宜內修守禦於是璘僅  
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

廣百將傳

卷之五十五

七

擣蜀口是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其要害。  
逮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焯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  
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  
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  
耳。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  
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而朝廷  
恃和忘戰。且欲廢仙人關。璘家族固不足惜。如國事  
何。世將遂抗疏。謂外固和好。宜內修守禦。於是璘僅  
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

得撤備十年。金人敗盟。撤離喝渡河。人長安趨鳳翔。  
陝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召諸將議。惟涇原帥  
田晟與楊政同至。叅謀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  
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  
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乃  
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  
之。璘又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  
璘軍。璘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  
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撤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

廣百將傳

卷之五十五

八

陣三十里。璘力戰破之。十一年。金統軍胡蓋與習不  
視合軍五萬屯劉家園。璘請討之。世將問策。璘曰。有  
新立登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  
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  
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并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  
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  
節。騎兩翼以敵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登陣。此古東  
伍令也。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  
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膝

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光  
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  
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  
及王彥卿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  
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  
及胡蓋出塵戰璘以疊陣法更休遞戰自輕裘駐馬  
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  
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  
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  
虜南精傳 卷之五

秦檜主之也此後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  
至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渡淮遣合喜以兵扼大散  
關璘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又移檄  
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之罪以致討金人據  
大散關璘將姚仲與之相持六十日不能被乃舍輦  
攻德順璘遣子挺與敵戰于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  
下守俾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吞嗟矢不忍發璘按行  
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  
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

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  
大敗奔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天大風雷  
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所得輜重不計數璘入城  
而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四月原  
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探璘自趨鳳陽視  
師諸將雖力戰敵攻益急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  
北嶺敗績璘亦無功還因奪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  
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至城下而完顏悉烈等  
兵十餘萬果來攻萬戶豁謬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  
虜南精傳 卷之五

璘築堡東山以守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  
時議者以爲兵宿於外去川日遠恐敵襲之欲棄三  
路遂詔璘退師敵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甚衆三路  
復爲敵有乾道元年詣闕召見德壽宮高宗見璘嘆  
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見璘頓首謝及還鍾兩  
宮宴餞甚寵又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  
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  
三年卒贈太師追封信王璘剛勇喜大節代兒爲將  
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高宗嘗問勝敗之

術。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贖。三。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取。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其。番。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忍。制。其。重。甲。制。其。弓。矢。則。以。遠。克。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為。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為。左。右。助。距。馬。步。兩。陣。之。間。至。帖。檢。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斷曰

吳璘玠弟戰功多利散漫難攻隘擊容易主第二門以張形勢血戰破之窺蜀無計金人敗盟衆欲退避璘怒叱之戰守兩濟金屯劉園璘請討致登陣攻之以強乘蔽再戰山上敵憂敗斃勢已垂危班師詔至秦檜為奸復主和議戰勝轉驚敗已成例可惜英雄空生其際雖贈太師不勝其氣

李而忠

李顯忠初名世輔綏德軍青澗人也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

曰。所。育。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實。母。旁。即。生。已。而。其。生。顯。忠。立。于。葦。葦。成。異。之。年。十。七。隨。父。末。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命。末。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末。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願。忠。年。少。膽。氣。不。小。必。不。累。琦。遂。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絕。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始。知。名。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末。奇。聚。泣。曰。我。末。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毅。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末。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一。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贍。喜。之。授。南。路。鈐。轄。已。而。豫。廢。兀。末。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末。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末。授。之。忠。承。宣。使。知。同。州。之。忠。至。鄜。省。視。末。奇。發。之。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人。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號。歸。朝。弟。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郡。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

歸朝事元帥撒離喝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山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慰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離喝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唯追兵追救得免。顯忠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郿城縣。急遣人告宋奇。宋奇卽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卽死。願得二十萬人。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而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二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卽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唘訛爲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郵廷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親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未絕。顯忠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唘訛諭之曰。顯忠已

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唘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旣刊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所唘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鶴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殘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顯忠揭榜招兵。每得一人。與馬一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皆斬于東城之內。行至郿州。已有馬步軍四萬餘。撒離喝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川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虜酋將傳。書之。虜酋將傳。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赴行在。遂在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至行在高宗。又撫勞再三。賜名加賚。兀木犯河南。命顯忠與李貴同破靈壁縣。兀木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大敗之。兀木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會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

住三十九年。至是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因遣

宋春等以二百騎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十人戰

于大人洲。敗之。又增兵萬餘來戰。顯忠率騎軍出自

且至午。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

擁入淮者不可計。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

合肥。權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統軍駐和之鵝籠

山。將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軍中大喜。於是

采石之捷。顯忠退軍沙上。得揚存中報。車駕至于江

可。速進兵。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

至橫山。湖與金射鵝軍戰。敵兵敗走。金主亮切責諸

將。不用命。諸將弑之。而還是殺也。顯忠所得一萬九

千餘人。行賞有差。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南

京畿等處招討使。孝宗即位。賜田百畝。時金主雍新

立。見山東河北豪傑。起皆欲撐地。還于朝。金主懼

而亟請和。時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

濠梁渡淮。至陞溝。蕭琦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

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拔靈壁

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接踵。時邵去

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遂皆出

降。宏淵耻功不自已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卒奪其

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睦。六月。兵薄宿

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首虜數千人。追奔二

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

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上城

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毀後。促之。乃始渡淮

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遂復宿州。捷聞。授

顯忠開府儀同三司。金帥宗敞自南京率部騎十萬

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率軍遇于南城。戰數十合

李撤大敗。遂退走。翌日敵益兵至。顯忠并力夾擊。宏

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左翼都

統及千戶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俄增兵復來。逼城

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

于清涼。猶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

復圖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為敵兵至

與邵世雍劉旉各以所部兵遁。繼而左士淵李彥平

亦遁。顯忠移軍入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



樂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尸與羊馬皆平城東北角  
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  
敵始退却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掩擊則  
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  
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  
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皇天未欲平  
中原耶何阻撓若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所喪  
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  
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  
故乃復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  
京師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淳熙四年七月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斷曰

顯忠丈夫生而不誣殺人陶文膽勇已粗陷金授  
職泣思改圖會遣軍赴恰與意符報父潛走父緩  
被誅切齒致恨投夏訴辜為擒青面惜兵以扶害  
父母者立擒以屠適值有赦歸宋如初高宗加資  
命備戈受兀朮來犯十戰幾俘相戒避去壯志可

喬上策忤槍奉祠間居二十九載金盟復渝大  
大戮小戰小驅牽連即敗實衆所拘丈夫至此不  
負其軀

楊存中

楊存中代州崞縣人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金  
名為人沉鷲嘗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  
貴焉能俯首為腐儒哉因精孫吳兵法善騎射初隸  
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因召見扈衛  
握刺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

楊存中

百人帝乘高望見介胄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  
汚賊血帝壯之飲以酒曰勳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  
止之存中曰此賊膽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  
建炎二年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城陷主帥將屠城  
存中力請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紹興元年  
從張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  
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  
為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千首破賊于  
王隆觀追至筠州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

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  
以步兵居前後俊從之存中夜御枚渡筠河出西山  
馳下擊賊後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  
曰戰未休降卒多忽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存中  
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  
江成遂遁去二年進存中神武中軍統制存中固辭  
曰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旄鉞名望至重  
如臣么麼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時中軍卒  
不滿五千疲瘡者居半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于外

廣南將傳

卷之五

九

者歸軍中由是軍政浸修劉猷入犯淮西宣撫使劉  
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時張  
浚視師因命張俊拒之又使存中往泗州與俊合及  
至泗則光世已捨廬去浚使人諭之曰一人渡江卽  
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中相應賊先犯  
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于越家坊旣而與猷兵  
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  
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兵乘之  
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錯愕駭視逸犬

敗猷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將軍銳不可當  
楊殿司也卽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僞立失措存中  
躍馬叱之皆怖而降劉麟在順昌孔彥舟方聞光州  
聞之皆拔砦遁去捷聞帝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  
得人也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爲宣撫引兵  
至宿州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存中信  
之留王滋蕭保以千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  
鎮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  
遂橫奔而潰叅議官不知存亡以聞朝廷震恐旣而

廣南將傳

卷之五

十

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人心始安十一年兀朮耻順  
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於是存  
中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金人遇于柘臯時張俊劉  
錡王德皆會集金人以拐子馬翼而進存中曰敵恃  
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墻而進諸軍鼓  
噪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  
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欲往救之距濠  
六十里聞城陷矣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  
此存中曰惟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

日本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為後圖。諸將皆曰。善。則足而營。遣人俟敵。曰。已去矣。俊欲自以為功。謂綺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人。分兩翼出。存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因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存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蓋錄拓皇之功。而掩濠梁之敗也。時金主亮有南

廣南將傳 卷之五

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為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警。日急。劉汜戰敗于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為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命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遽許。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惟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隆興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界之。存中入對曰。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

可下。兵秦雍。曩議與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于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始更相為援。帝親獎之曰。諸將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卒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人尋請盟。乾道二年。卒。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七百餘戰。身被五十餘

廣南將傳 卷之五

創。嘗以克敵弓。雖勁而蹙。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斷曰。楊子存中。天生勇悍。寢幄扈從。適逢賊亂。數騎衝鋒。殺人無算。遍體鮮紅。疑傷染茜。及解甲看。皆賊血。濺因賜醇醪。酌此血。漢既征李成。彼眾萬萬。若不出奇。難破。一旦願請奇兵。馳擊其暗。果俘八千餘。俱遁。掠劉猷。據山矢如雨。散存中一呼。神失魂。斷驚。將軍銳不可犯。帝喜得人。忠日可貫。惟命

東西子儀之伴濠雖敗歸柘功足按君念及臣慮  
幾無憾

王德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寨人也。以武勇應募隸熙  
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間。遣德謀之。斬一酋  
而還。古曰：能復往乎？德曰：可。遂從十六騎徑入隆德  
府。治執偽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  
愕眙莫敢前。德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  
時止見一夜。又耳時遂呼德為王。夜又建炎元年。夏

勤王師

勤王師倍道趨闕。改隸於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  
陽寇張遇。光世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至蔡州。止蔡  
驛口。橋賊疑為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  
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  
見光世張蓋行陣。不介胄。知為主帥。并兵圍之。德突  
圍擁光世還軍。因而襲敗。成授武畧大夫。金人攻揚  
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張彥。圍和州。太  
守張績求援于德。德兵薄城下。賊不意其至。大潰。還  
明接戰。斬昱。俘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光世方謀討

苗劉之逆

苗劉之逆。迎至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擾。不窺則益。公  
可仗義。夜涉大江。狗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  
走闕中。詔德追擊。款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  
不欲德為之使。遣親將陳彥章拔佩刀擊德。德遂殺  
彥章。戶諸市。德至蒲城。斬苗瑀。擒馬柔吉。送行在。世  
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命特  
原之。編管柳州。時光世屯九江。得楊惟中所失空。以  
黃勅印。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金  
經。行次鍾州。會賊劉文輝。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輝請  
降。德納而誅之。自餘不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  
宿留。必不為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示朝。詔還  
舊秩。加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以德為都統。制  
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持  
以自強。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既而又  
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馳叱之。重鎧者  
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卽墮馬。衆驚駭。因揮騎乘之。  
所殺萬計。紹興元年。秀州水賊邵青作亂。德與戰于  
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黨衆

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  
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  
齊發牛皆友奔賊衆殲馬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在  
帝召見褒賞特異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後也建康  
命韓世忠代之德僅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度將及  
麾下乃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迎馬  
頭請死世忠下馬搗其手曰知公好漢向來纖介不  
足冀懷乃設酒盡歡而別六年冬劉豫遣麟猊驪鄉  
兵三十萬分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爲保江計  
殿帥楊沂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猊兵于柘塘猊  
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砦遁德追至壽春弗及  
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會光世罷  
宣撫詔德盡護其衆以鄜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耻  
居其下率衆叛從劉豫十年德解潁昌圍俊檄德就  
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斬縣與敵游騎遇遂入  
城偃旗卧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賊營敵將  
高統軍詰朝壓汴而陣偽守馬秦同知耶律溫以三  
十人沮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賊曰吾

與金人大小百餘戰雖名王貴酋莫不靡碎爾何爲  
者賊遂投兵降馬秦耶律溫馳入閉門城守德至呼  
秦諭以逆順乃自縊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秦率溫  
降遣請行在德乘勝趨亳州會俊于城父時叛將鄧  
瓊屯毫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叉未易當也遂  
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  
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十一年金人自合  
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  
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  
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  
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  
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卽渡采  
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且當會食歷陽已而  
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  
阜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帥俱集惟張俊後至田師  
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木以  
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  
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

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加牆而進敵大敗  
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鋹謂德曰昔開公威暴  
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建  
康府駐劄御前二十五年卒贈少傅二子琪順亦以  
驍勇聞

斷曰

王德夜叉大師就縛擒賊四方如草被削詔擊苗  
劉當受韓約欲自立功殺人而作按法當誅帝原  
編漢光世憐才空勅補爵祗賊念經信州肆虐一

康南將傳 卷之十五

鼓擒之罪以功脫光世鎮金人南拉德請捍之  
殺賊賊却水賊卻青戰敗討錯思用火牛射回自  
著事急方降上獻俘恐道見世忠請死如昨下馬  
笑携好漢之略再破麟祝迨瓊入毫名王皆靡何  
有微弱守淮守江氣方不齊嘶起英雄古今誰若

新鐫總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十五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王彥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也性喜韜畧金人攻汴京彥慟  
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招撫張所與其才擢為都  
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  
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金  
人購求彥彥慮變夜殺累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劫

康南將傳 卷之十五

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  
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傳  
選等皆附之衆至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  
張浚宣撫川陝奏彥為前軍初至漢中浚與金將裴  
宿相持於富平欲大舉會諸將議彥獨以為不可曰  
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  
失不若且屯利闕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  
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彥即  
請為利路鈴轄時中原盜賊蠭起加以饑饉無所資

食惟蜀富饒桑仲既陷淮安襄陽眾號三十萬欲飛  
 勢西向因申廣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  
 蜀就食耳彥乃遣統領官閣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  
 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相張公方有  
 事閔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  
 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  
 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賊乃  
 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積復房州紹興元年總  
 管李忠及揚京西驍果營彥與戰不利閔陷彥退  
 康百有傳  
 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偽若遁者  
 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出夷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  
 奇以待閔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收之追襲至  
 秦嶺遂復祚縣以歸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既敗還襄  
 陽乃鳩集散亡詣鄧州凶焰復熾分衆三道一攻注  
 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鄧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  
 彥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  
 其堅則脆者自走因自以親兵營馬郎相持一月大  
 戰六日賊大敗仲為其下所殺其餘彥悉討平之五

年差知荆南府充歸陝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荆  
 南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  
 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九年卒于官彥稱名將當  
 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于和議遽召  
 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  
 斷曰  
 彥志慨然自請討賊張所異之都統授職部七千  
 人岳飛在側刺而表誠赤心報國戰無不前求無  
 不得未仲侍強請苟就食先鋒戰亡將士失色彥  
 怒麾戈力戰大克忠反京西秦郊阻塞敢死設奇  
 忠敗而北尋領荆南屯由分給惜哉卒官才未展  
 畢  
 劉子羽  
 劉子羽字彥修建之崇安人也學士幹之長子也幹  
 帥浙東子羽以機宜文字佐父而破陸賊幹守真定  
 會金人入寇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  
 知名後京城不守幹死之子羽嘗論天下兵勢當以  
 秦隴為根本建炎三年大將范瑒擁強兵江西召之



弗來。來人不肯釋兵。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

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俊

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

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

下有勅。將軍可請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顧

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瓊

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符狀且曰。所誅止瓊爾。

沒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眾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

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才。辟之

屬南傳 卷之六

秦議軍事。明年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

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

計爭之。浚曰。吾豈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

不為是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金人乘勝而前。宣

撫使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

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

直以州口有鉄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

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叶。進

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適近郡。宣司但

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

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

變而動。庶猶可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為此言乎。

浚然。子羽言而諸叅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

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

悉以其眾來會。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吳玠經畧河

池。王彥鎮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玠彥病之

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畧

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三

屬南傳 卷之六

年正尺。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急移兵守饒風嶺。

玠聞之大驚。即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

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

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

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

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

書訣財。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

使不可負。糾待制。不然則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

開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子。玠曰。關外蜀之門

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澤葑山形斗拔  
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  
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  
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張  
浚欲移鎮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  
浚乃止撤離喝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  
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旌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  
留其下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  
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  
入餽餉不繼又腹背為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  
癘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深澗死者不可勝  
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  
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  
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  
為必取計如此浚雖劾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浚  
還朝議合兵大舉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  
以俟機會後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  
徙鎮江俄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

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定有他意蓋今人以拓  
阜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請和子羽十六年卒

斷曰

子羽論勢泰隴為根在朝臣子范瓔不純密謀議  
事忽詔獄論制伏已定不容少存金人攻急議徒  
夔門子羽大叱欲斬以狗夔峽僻遠誰寄聲聞宜  
出關外呵召諸軍分布險隘旋乾轉坤浚雖允議  
無人獻勤子羽自往衆始雲屯金知有備相引而  
奔二鎮饑饉輸粟如雲三泉死守不惜危身賊招

子羽盡斬猶墮無門金遁全蜀功真始知立國在

乎有人

魏勝

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也多智勇善騎射應  
募為弓箭手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議籍諸路  
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因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  
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  
遂取海州殺其偽守高文富父子民皆安堵遂權知  
州事遣人諭朐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乃闢柵

稅釋罪因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嚴  
明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  
千人入還蒙恬鎮國以兵萬餘來收海州抵州北二  
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以待賊至先殊  
死戰後伏發賊遂大敗殺虜國賊千人軍聲益振山  
東之民咸願來附沂民望若山者數十萬人圍之  
久不下若首降梟告急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  
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若金人裝之勝單騎而敵  
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以五百騎圍之  
敵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闖戰移時身被數十槍  
冒刃出圍金人追之馬中矢踏步而入若無敢當者  
又度敵必復攻海州因間出若趨城中金人果解蒼  
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  
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人死傷多遁  
去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至是制置使李寶出海道  
覘敵始白勝之姓名於執政而知其戰功焉金主亮  
舉兵渡淮慮勝耽其後因分兵數萬來攻勝邀李寶  
同擊于新橋大敗之既而金兵復至先使人說勝使

降勝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  
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  
爵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  
固守勿出戰金人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監警  
之金人知不可攻因率軍渡河襲關後勝致兵入城  
金兵有追之者勝獨乘馬逐此之曰魏勝在此聞者  
皆辟易不復敢追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遽過  
河勝恐絕河路輒收軍入城金兵追至單門勝單騎  
逐而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遁勝又追至十數里

廣南州傳

士始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  
西南來襲勝從後又叱逐之金兵方駭散手殺數人  
奏功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金兵一日黎  
明乘昏霧四面而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  
矢石交下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若走及亮死乃  
解之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  
望見即退走勝為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盛  
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  
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謀濟權監勸糶糴

右蒙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後陞塞關隘在軍  
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亮既殞勝益得自治軍旅  
人皆精銳獲金課者猶以酒食厚賂遣還大有任用有自北方  
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饗貧使  
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消息悉以  
上聞金人忽以兵十萬攻海州時李寶帥海州水陸  
並進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爲之  
不流餘悉奔潰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  
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  
擇勇悍三千拒于石圍堰金軍不能進金復益兵十  
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因下令守  
險勿追衛民入城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  
蔚分兵備禦偃旗卧鼓寂若無人金兵驚疑數日不  
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勝俟其近城始  
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矢金液凡三晝夜金兵  
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爲固守勝俟  
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攪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  
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乃告急于

李寶傳 卷之十

李寶寶因請張子益率兵來解圍共與金軍大戰斬  
首不可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海州城西南枕孤山  
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  
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如  
意戰車數百輛砲車數千輛車上爲獸面木牌木柱  
數十垂瓊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  
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  
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  
營軍當陣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磨一矢能射數  
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  
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  
手突出交陣則出奇兵兩嚮掩擊得捷則拔陣追襲  
少却則入陣間稍懸士卒不疾進退俱利伺便出擊  
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於  
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  
知楚州勝專一措置清河時和議尚未決金兵乘  
其懈以舟載器甲糧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規知之  
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

李寶傳 卷之十

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許。金騎軼境。勝諸軍拒于淮陽口。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戰。又遣人告急于寶。寶在楚州。相拒四十里。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遂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上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為殿。至淮陰東十里。中矢墜馬。死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壯。

魏勝

魏勝彥威。天生豪傑。義渡淮。漣水交結。宣德朝。廷連民大悅。遂取海州。自行其節。釋罪蠲租。忠分義別。大快人心。響應一轍。勝若被圍。求救甚切。解圍。蒼山連戰。皆捷。金人恃強。招降饒舌。責其叛盟。方纔無說。魏勝旌旗。凡戰前列。自製戰車。刀重箭。查海戍甚嚴。皆為和撤。由清入淮。和不敢越。及敗。盟侵無兵。應接殺死。報君猶和不絕。

李寶

李寶河北人。嘗陷于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

盟聽奸民。效造舟。將由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曰。頃召李寶。詢以和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是必能事者。乃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督海州捍禦。領舟百二十艘。兵三千。皆閩浙弓箭手。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潛往伺敵。動靜虛實。即督舟啓行。軍士爭之。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阻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心耶。寶心如鉄石。不變矣。酌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聚。且有報言公

李寶

佐已扶魏勝得海州。乃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趨眾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為動。竟縱舟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千里。寶麾兵登岸。以劍書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捏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其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辨士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既而發舟。至膠西石臼島。時敵舟已出海。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作。王師薄敵。鼓聲

騷○登○海○波○騰○躍○敵○大○驚○擊○釘○舉○帆○風○浪○捲○聚○一○隅○窘  
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環○射○前○所○中○延○燒○數○自○艘  
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  
刺○殪○之○舟○中○餘○盡○中○原○舊○民○皆○登○海○岸○脫○甲○歸○命○以  
故○不○殺○其○餘○賊○與○貨○斬○獲○殆○盡○提○報○上○喜○曰○朕○獨○用  
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矣○賜○詔○獎○諭○又○書○忠○勇○李○寶  
四○字○表○其○旗○幟○因○除○靜○海○軍○節○度○使○賜○金○器○玉○帶○金  
主○亮○聞○助○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適○內○變○殺○亮  
向○微○唐○島○之○提○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之○危○可○憂○也

唐書

卷之六

七

斷曰

李○寶○陷○金○拔○身○歸○宋○金○復○渝○盟○遣○舟○海○哄○謀○知○其  
情○以○寶○備○用○揭○天○風○波○寶○不○為○動○連○合○海○州○魏○勝  
相○共○敵○舟○望○中○如○雲○之○衆○僅○隔○一○山○重○重○連○控○寶  
揮○舟○師○如○馬○磬○聲○橫○槩○直○前○忽○操○忽○縱○浪○驚○若○雷  
波○蕩○如○送○火○箭○延○燒○迴○風○亂○逆○壯○士○登○舟○斬○獲○快  
痛○敵○敗○欲○逃○恨○海○無○縫○捷○奏○九○重○群○將○功○頌○自○此  
論○才○方○知○寶○重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也○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曰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人○以○為○名○言○時○和○議○成○諸○郡○浸○弛○備○禦○方○獨○招○兵○擇  
將○拔○士○豪○孟○宗○政○等○補○以○官○增○修○山○海○八○閭○以○壯○形  
勢○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復○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  
其○衝○方○知○襄○陽○府○謀○知○金○人○圍○棗○陽○急○因○遣○宗○政○等  
援○之○已○而○金○人○敗○棗○陽○圍○解○仍○申○飭○諸○將○戒○嚴○當○邊  
於○境○上○勿○使○至○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清  
野○以○待○金○人○復○大○舉○圍○棗○陽○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  
搗○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許○國○東○向○唐○州○劉○再  
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葵○後○殿○時○宗○政○權○知○棗○陽○在  
城○中○日○夜○應○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  
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  
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  
城○堅○金○兵○頓○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  
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宗○政○自○城○中○出○夾○擊  
殺○其○衆○三○萬○獲○其○輜○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

直學士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郤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若空其資糧而已宗政進破河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與金人戰于泚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人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阿海犯淮西樞密院顏小驥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再使再興發東陽兵擊其西許國發桐栢兵擊其東

唐南將傳

卷之六

七

再興敗金人于唐城斬小驥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陷詔趨方遣救方乃命國還鄂州保江再興援淮西金兵皆大敗進方顯猷閣大學士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兵為一體通判總司為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故淮西一境獨全

斷曰

趙方儒者頗識兵機催科刑罰正論人微和雖有議兵不可違土豪宗政拔之相依棗陽有急立命

解圍金兵再至東西指揮視其力竭忽盡召歸中外夾擊斬獲不稀途屢失利定復逞威棗陽唐郤攻必同時先發者是後發白非小驥既斬五匝城危斬黃促詔開籠鳥飛進官學士不愧宣徽

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嘉定十年金人犯棗陽圍急趙方撤宗政往救之宗政午發峴首

唐南將傳

卷之六

七

喜進權棗陽軍宗政初職事十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服慄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劉再興合兵與角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則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鎗以綯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適許國援師至宗政出城夾擊金人奔潰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囊獯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礮亦以防火攻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



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銀  
 破石工晝夜陷城又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  
 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隕穿穿纜透  
 即地毒烟烈火鼓備以薰之金人室以濕泥析路以  
 剝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  
 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所數丈命築偃月  
 城表百餘丈翼傅正城深坑倍勿躬督役五日成金  
 人摘強兵披厚鎧矚衫鉄面而前又濕砲濡葦蒙火  
 山覆以兵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  
 長戈舂其喉殺之勇敢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燒燬  
 自斃至昇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  
 順風渡淮飛脂葦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金兵死  
 者千餘射其都統殪之天忽反風金人愈忿砲愈急  
 會王大任領卒一千冒重圍轉闖入城內合外勢士  
 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奪  
 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  
 陞武功大夫兼開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籍其勇壯  
 號忠順軍押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

孟爺病疽卒宗政年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  
 好賢樂善出于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  
 日邊城為罷市慟哭

斷曰

宗政豪偉幼歷疆場忽奉趙檄解圍棗陽午發吶  
 首明即至疆賊驚神速早遁他方趙聞捷喜遂命  
 掌堂金兵再至勢甚猖狂戰經七十餘輒敗亡命  
 人憤怒開壕掘隄誓必城破以逞其強雲梯上擊  
 砲穴下椿樁水防火葦和以傷百攻百備適足相

當會援轉關內外奮揚金人敗去宗政名香閣門

宣贊膺帝寵光病疽俄死罷市慟傷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  
 父宗政以兵禦之珙料其必圍樊城請由羅家渡濟河  
 宗政然之翌日令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伏發殲  
 其半十二年完顏訛可率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  
 陽城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他道劫金  
 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

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劾平堰于襄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潘河水。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六年。元將那顏倚蓋追金主守。緒逼于蔡。因檄珙成鄂討金。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刺。環互相犄角。欲迎守緒入蜀。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眾二十萬。為邊患。珙突逼其營。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其將士四百餘人。乃授江陵副都統制。賜金帶。檄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不可少。已而金人犯呂堰。

廣南傳

珙喜曰。吾計得矣。遂命諸將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若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俘獲以萬計。移刺環遂奉書請降。珙入城。環伏階下。請死。珙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武仙初屯順陽。為宋軍所撓。退屯馬蹬。其愛將劉儀來降。珙納之。因問仙之虛實。儀言。仙所據石穴九。若馬蹬沙窩。岵山三。若蔽前三。若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先破離金。若則王子山。若亦破。而三若成擒矣。珙因遣人向離金。執黑旗。率眾入。若。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平縱火掩殺。幾盡。是夜

壯士楊清。又誅金小元帥金益。恐又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走路。殺傷山積。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因令樊文彬詰且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失措。執籍崖谷。兵至石穴。仙易服與五六騎奔遁。隨隱不見。眾悉降。軍還襄陽。時金主守緒在蔡。元倚蓋約共攻蔡。制置使謀于珙。珙請以二萬人由真陽橫山南來。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却走。追至高廣。破斬首千二百級。倚蓋遣人來。珙與射獵。割

廣南傳

鮮而飲。約為兄弟。南北軍毋相犯。已而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擁入汝河。擒其偏裨多人。進逼柴潭。立柵。翌日。命諸將奪柴潭樓。蔡人恃潭為固。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因召麾下曰。柴潭非天造地設。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潭可立待。因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破。開西門。招倚蓋入。時守緒已自縱火焚。珙與倚蓋因分守緒骨。還軍襄陽。帝贊曰。卿名將之子。破蔡滅金。功績昭著。因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

俟機會帝又問和議。珙曰：臣介胄之上，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三年，珙至黃增埤，後墮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元兵攻江陵，珙自率軍援之。允軍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後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躬視節度。破砦二十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統制。元將忒沒解入漢陽口，溫不花入淮，旬江師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

廣百將傳 卷之七

五

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將士隔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于視療師，皆感泣。初，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饑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畧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平事功之不給耳。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批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

焉。又條上流備禦為藩籬三層，乞創制副司及後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南之責為第一層。備門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門澧辰沅靖各五千人，彬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大其積聚。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於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于私鬪，豈不愧廉蔣之風乎。馳書責之，陳彭得書大愧，因改釐。

廣百將傳 卷之七

五

蜀政之弊，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項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減餉之數降詔獎諭，謀知元將也可。那延以騎兵經商州取鵲嶺，關珙遣王令屯江陵，鄧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檄劉全齋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士士權開州梁棟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其首。以緝由是諸將奉令惟謹。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

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請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川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詔京湖調兵五千戊安豐援壽昌珙遣劉全將兵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

廣百將傳 卷之六

語

江口隔一水耳須兵節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兵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部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創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將空費錢糧無補于事不聽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謀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為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

廣受告為質珙自於朝不從珙因歎曰三十年收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政終於江陵府拾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震之夕大風發屋折木累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

斷曰

孟珙才真能經善權東陽既守河水概田十莊三韓歲歲有年元將備盡徵討武仙先誅天錫次降剌瑗武仙將獲忽遁而潛奔盞盞畏服檄飲割鮮約為兄弟戒毋犯疆常開恢復勢已倒懸寬力蓄村

廣百將傳 卷之六

語

以俟機緣金既破賊敗而防元荆襄樊漢百計保全一謀一策無不了然時衰君懦盡付空言齋志以沒憑誰問天

杜果

杜果字子斯邵武人也江淮制置使李珙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果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果啓輸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果登城中矢益自奮厲卒全其城溥光兵變果舉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臨行反之安豐守告成將



○羸○搆○軍○情○且○將○為○變○帥○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請○與  
○兩○卒○往○呼○將○論○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請○制○府○將  
○即○日○行○一○軍○帖○然○李○全○犯○邊○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  
○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密○訪○於○杲○杲○曰  
○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  
○衆○數○萬○駐○榆○林○學○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杲  
○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論○而○遣○之○趙  
○善○湘○等○出○師○詔○問○守○禦○策○杲○上○封○事○曰○沿○淮○旱○蝗○不  
○在○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  
○腹○心○之○地○必○有○可○慮○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再  
○知○濠○州○未○行○改○安○豐○元○兵○圍○城○杲○善○完○守○禦○元○以○火  
○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元○令○拔○都○魯○斫○牌○杖○木○拔  
○都○魯○者○死○囚○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以○小○箭  
○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元○填○濠○為○二○十○七○壩○杲○分  
○兵○扼○壩○允○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  
○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  
○各○力○捍○禦○元○兵○引○去○御○書○慰○諭○之○朝○論○謂○帥○淮○西○無  
○逾○社○杲○者○遂○詔○以○去○撫○兼○知○廬○州○察○罕○帥○兵○號○八○十

○萬○圍○廬○州○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壩○攻○具○皆○數  
○倍○於○安○豐○時○杲○極○力○守○禦○元○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  
○灌○草○即○壩○下○煉○之○皆○為○煨○燼○又○于○壩○樓○內○立○雁○翅○七  
○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元○兵○敗○走○杲○追○躡  
○數○十○里○元○兵○知○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  
○置○使○杲○屢○疏○請○老○不○許○既○而○乞○去○愈○力○遂○以○直○學○士  
○奉○祠○未○幾○杲○卒○杲○淹○貫○多○能○嘗○言○吾○兵○間○無○恃○謀○左  
○畫○得○於○四○書  
○斷○曰  
○杜○杲○善○謀○謀○皆○有○濟○敵○野○難○民○許○入○城○避○兵○變○浮  
○光○渠○魁○誅○棄○金○弊○爭○遺○封○貯○不○費○告○將○動○搖○衆○驚  
○有○異○杲○論○以○書○無○他○赴○吏○將○即○日○行○一○軍○安○利○金  
○衆○欲○降○輜○可○誘○致○殺○降○不○仁○奪○貨○不○義○受○恐○後○虞  
○論○遣○為○是○詔○問○戰○機○杲○上○封○事○中○原○亦○存○一○時○難  
○治○實○北○移○南○腹○心○可○慮○兵○敗○洛○陽○人○服○其○智○元○將  
○焚○樓○隨○陷○隨○備○處○處○成○功○皆○杲○畫○計○何○無○恃○謀○四  
○書○得○意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七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後學周亮輔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也。少為白鹿洞書生。家貧落魄。無門嘗毆賣茶翁死。脫身走淮襄。時趙葵為浙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中。既而屢以功補官。會詔進對。因言今世胄之彥。塲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我。即指之為僮人。片之為增伍。願陛下視

廣百將傳

卷之十七

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摯全蜀。還本朝。時蜀大壞。民不聊生。及聞玠帥蜀。人心粗定。玠大更弊政。築招賢館於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眾思廣忠益。孔明所以興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

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進冉璞兄弟有文武才。居澧中。前後闢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詣府

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延抗禮。

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

迺為設宴。酒酣。坐客競言所長。進兄弟飲食而已。玠

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

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

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

如是。又旬日。方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

廣百將傳 卷之十七

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

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

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從諸

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巴蜀

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因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

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

詔以璉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通判州

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諠然以為不可

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

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于大獲。以護蜀口。移汚戎于青居。與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外。移利戎于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管使指。氣勢聯絡。又開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實。利可都統王夔。素殘悍。號夜叉。恃力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人。加以毒虐。曾取金帛。稍不遂意。卽死其手。蜀人患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纒羸弱二百。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見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圖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慄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

心從令。今縱不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羽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厄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一旦曠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纒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貽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將營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卽斬之。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屬丞相謝方叔家子。侄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且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于帝前。于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然。

斷曰

玠本讀書。生於當一面。欲保蜀全。以自表見。下令招



賢講論守戰。月士來歸。優禮不厭。再進再退。弟兄最善。徙合州城。恰投玠。願青居釣魚。一時雄占。寨布星分。連成一片。獨奈夜叉。王夔殘悍。都制擁兵。如雷如電。親將楊成。密令代換。乘夜召夔。誅不容辯。舉用世安。軍中之薦。玠欲革除。遂為所陷。鬱鬱此心。一夕暴變。

趙范

趙范字武仲。制置使方之子也。嘉定中。嘗與弟葵。羅命人於高麗。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益宗政

時知襄陽。憚于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踰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乃勝。敵而無後患矣。十一年。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洩兵機。乃時加餽勞。二家大喜。范仰遺徐晞。發書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又請割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稱守城重兵。人

充之。別籍民為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若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因告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兵。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入淮。以斷賊歸路。再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

趙范

卷之七

但令范以本路兵。親提精銳。示賊以形勢。論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別約義斌攻之。于北不出半月。此賊必亡。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各享安靖之福。會李全且至。范又獻計曰。今逆全不得志于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蹙之於。喪敗之日。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自彼攻其所。必敗。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專兵。范乃為書謝。廟筭曰。賊

見范為備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指范為首禍激發  
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必將曰是何借一趙范而  
不以紆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為宋鼂錯欲  
望矜憐別與間慢差遣邇遠得書為之動心於是二  
年春奉祠三年改知池州范以母老辭乃上書邇遠  
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江以北  
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  
從而防哉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  
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

廣南傳 卷之七

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  
賊詞乍順乍逆而為喜怒或以賊兵乍進乍退而為  
寬鬆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  
不可勝計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  
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  
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控其鋒不來則耀  
武以壓其境而又觀粟伺隙時遣偏將撓其不備以  
示敢戰使彼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  
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

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士蒙出奇謀  
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  
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  
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  
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  
賊矣或謂揚州不可以屯重兵以速賊禍是不然揚  
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  
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  
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圍帥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

廣南傳 卷之七

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  
送死矣朝廷乃召范復知池州三年又為書告廟堂  
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同以扼泰州下江  
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敵  
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  
六合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臯無益也朝旨  
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  
趙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  
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決無

有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急因而遂戮李全屢辱范至  
端明殿學士及入洛之師潰乃段范京湖安撫制置  
使兼知襄陽府范至明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  
弼數人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  
一切廢弛蜀南北軍將交爭范失于撫御於是北軍  
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  
不救樊不定賊因之劫掠城中官民錢糧弓矢器械  
皆為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一旦  
灰燼無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抄舊制置使  
尋本祠論者不已再降兩官建寧府右住嘉興三年  
敘復官職後卒于家

斷曰

方子趙范有謀有筭唐鄧之攻一一硬判是時李  
全江淮為亂屢請討之忠義上贊貪靜希安君相  
無斷獻策陳言不啻千萬成敗剖明方許討叛既  
戮李全功存鉄案奈何比私竟費公幹可惜一人  
末年心變竟此孤獨不禁浩歎

趙葵

趙葵字南仲方之子范之弟也從方時每聞警報輒  
與諸將借出遇敵則淡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  
盡死救之屢以此捷一旦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  
為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  
別有賞資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  
金將高琪等圍棗陽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帥葵  
攻金人至高頭金人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進破之  
進次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軍進擊又大破之  
俘斬及降者幾二萬十四年金人犯鄆州葵與范攻  
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無相見也三月至唐州薄城  
而陣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兵赴敵扈再興  
從之戰大捷金人閉門不出既而官軍分為二種范  
將左再興將右葵率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  
為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謀夜戰以倖勝  
乃預備大鼓令軍中開叠鼓聲始動若敵未至五十  
步內而輻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遮衝之果  
為敵所乘遂逼范軍范叠鼓麾軍突開葵繼進殲金  
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葵率騎橫衝之金人僵屍欄

屬猶相持列陣如故范葵急選死士數千四面奮擊  
聲撼山谷金人敗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  
軍投戈降坡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論功  
補葵承務郎知襄陽軍十七年李全犯青州淮東制  
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奔  
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耳國曰兵不  
能集集不能精奈何葵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  
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軍  
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邪

廣南將傳

卷之十七

上

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  
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者遺老弱以  
備效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卑弱徒啓  
戎心國不聽卒敗紹定二年金將入浙西告羅賓欲  
覘淮甸也初李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  
必叛上書丞相史彌遠請發兵討之乃加恭直寶章  
閣江東提點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賊將張友呼城門  
請葵出及葵出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  
止之問全求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

餉我非肯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糧汝官  
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  
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子金  
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四年正月金兵復圍成  
聖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金走土城官軍躡之  
蹂躪甚衆甲午金兵千餘犯州東門城中出兵應之  
全即引去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  
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關上城數處范葵提兵  
策應金步騎數千出城清軍奮擊俘虜甚衆丁酉范

廣南將傳

卷之十七

上

陣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乃出耳乃  
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壕側虎力  
戰城上矢若雨注賊退將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  
示整暇全亦從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綉情自肆  
范葵夜議諸將向葵曰東南利不如出東門范曰  
西去嘗不利賊必見疑因其所易爾爾之必勝不如  
出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望塞候卒識其  
槍垂雙拂為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  
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

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意謂李求一官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圍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已塞其甕門。全寤。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屢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溥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溥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餘黨潰去。諸將欲追之。范懼有伏。丙午黎明。葵復

廣南將傳

卷之七

七

方子趙葵大有將畧。檣衝金兵。奪還所掠。檣討李全。駐揚城郭。隔河語全。聖恩不薄。資汝錢糧。龍汝官爵。汝何不忠。反戈為惡。欺人欺天。禍皆自作。全無以言。彎弓而却。既而謀知平山。強樂因易敗旗。鼓精前搏。全初輕之。既戰。方覺急欲遁逃。四圍難脫。陷入淖中。刀鎗橫裂。碎分其屍。葵功誰若。帝嘉儒臣不負所學。

曹友聞

曹友聞字九叔。同慶粟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

廣南將傳

卷之七

七

登進士。改授天水軍教授。是時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十人。制置使檄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口。據險已。而北兵入鳳州。畧河池。友聞遣將投以方畧。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旗旗伏。鼓。戎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遣將漢臣等取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遂大戰。有功。越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河陽。制置進屯青野原。破

斷曰

夕五洲星隕如棋。贈太傅諡忠靖。

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舟次小孤山。薨。是

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葵。詔降一級。咸淳元

謝端拱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跡請出戰。既而水潦

先士卒。捐身報國。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

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

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尋進兵部侍郎。

追賊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奪回糧畜。敵野進。葵福

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尋進兵部侍郎。

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

先士卒。捐身報國。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

謝端拱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跡請出戰。既而水潦

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葵。詔降一級。咸淳元

夕五洲星隕如棋。贈太傅諡忠靖。

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舟次小孤山。薨。是

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葵。詔降一級。咸淳元

夕五洲星隕如棋。贈太傅諡忠靖。

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舟次小孤山。薨。是

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葵。詔降一級。咸淳元

關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下可緩遣弟萬領兵自冷  
 水口渡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啣枚山間道  
 直趨青野。原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  
 遂得解。特授左驍騎大將軍。北兵破沔州。擣大安友  
 聞遣推軍統制王資。右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鷄冠隘。  
 左軍王進。據陽平關。友聞自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  
 揮甫畢。而北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遣進出戰。又親  
 帥帳前兵。及背嵬軍。突出陣前。左右馳射。北兵遂退。  
 友聞因謂陳庚。及當可等曰。敵必旋兵攻鷄冠隘。宜  
 急援之。既而北兵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以騎五百  
 直前決戰。當可以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白再興。又  
 自隘出戰。喋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眉州防  
 禦使。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知北兵合西夏女  
 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弟萬曰。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  
 據險。出奇伏匿。以待之。既而北兵至。先取武休。關敗  
 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  
 敵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

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  
 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提大安  
 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况衆寡  
 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乃不以爲然。一日持小  
 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萬不得已。而分兵乘夜出戰。弟  
 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  
 血流二十里。又適大雨。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  
 濡濕。不利。步關黎明。敵兵益增。迺以鉄騎四面圍。鏖  
 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  
 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俱死。軍盡沒。北兵  
 遂長驅入蜀。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廟褒忠。諡曰  
 節官其二子。

斷曰  
 友聞彬孫。天水教授。城已被圍。纔挺身就滿身膽。  
 旗旌之不謬。敵敗再來。伏前尾後。重復破之。功未  
 加厚。制置青原兵。圍望救。趨赴解危。驍騎職茂。北  
 兵之來。揮將力關手。五方旗麾左。磨右。喋血盈前。  
 敵方解冠。後合諸雄。大小相奏。五十萬餘。如風雨

驟請守沔陽險不易透彥响不聽強令戰受眾寡  
天懸堅非甲冑一戰敗亡狼骨藉肉賜廟褒忠全  
蜀已覆

元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  
騎射勇力絕人其兄天倪爲武仙所害天澤聞之毅  
然曰兄弟之讐雖死不避况未必死耶卽傾貲裝易  
甲使南還行次蒲城得土馬甚衆遣李伯佑詣國王

李魯言狀且乞濟師李魯命笑乃僞率蒙古三千人

援之合勢攻仙生擒仙將葛鐵槍仙奔雙門遂復真

定宋大名總管趙斌陰與仙合欲取真定天澤同

笑乃解扼諸贊皇不得進義斌勢感焚山自守天

澤遣銳卒摧鋒而入自以鉄騎繼其後擒義斌斬之

未幾仙令謀者結死士于城中大歷寺爲內應夜斬

閉而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兵數千踰城東出至藁城

求援于董俊俊授以銳卒數百夜赴真定而笑乃解

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乃曠

笑乃解忿民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

民但爲賊所脇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天澤以抱積

諸若爲仙之巢穴不卽剪覆終遺後患因急攻下之

仙乃遁去癸巳春金主令完顏白撒自黃龍岡來襲

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

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出其衆

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屢

其後白撒等兵尚八萬俾斬殆盡金主以單舸東走

歸德天澤追至歸德撤吉思不花欲渡城背水而營

廣百傳

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矣不

聽會天澤有事之汴比還撤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

主還秦帝命元帥倭蓋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

結棧潛渡汝水血戰連日蔡破金主自經死金亡移

師伐宋師次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而爲柵天澤

曰柵破則復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千人攻其柵

不踰時柵破復州人懼請降宋將呂文德燬柵千餘

沂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

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



奪其戰舟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三年春李璣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討之。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璣入濟南。笑曰。豕突入笠。無能為也。至則進說於哈必赤曰。璣多謀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蹙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轍。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璣。斬于軍門。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廣密謀退如此。至元三年。以天

澤為樞密副使。四年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未附議攻襄陽。遣天澤與駙馬忽剌出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為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十一年又詔進至鄧州。遇疾還襄陽。帝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胄。跋涉山用。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為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還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杲與尚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天限有終。死不旋階。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

不及他十二年。薨。贈太尉。諡忠武。天澤拜相之後。嘗語人曰。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為權。出人將相五十年。上無疑而下無怨。人比于郭子儀。曹彬云。

斷曰

天澤之兄為武仙。嘗欲報其仇。傾資易械。言狀困。王乞師相貸。蒙古三千助其親愛。合勢攻仙。擒仙。葛帥仙奔雙門。復斬關隘。既破其城。又破其峯。巢穴已空。安知所在。金已垂亡。猶逞故態。天澤橫戈一戰而敗。伐宋移師。宋已大壞。天澤歸。龍膺大賚。一帝一臣。自生一代。

伯顏

伯顏者。入鄰部人。父曉古台。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城。伯顏長于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人奏事。世祖見其親偉。聽其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拜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之曰。真宰輔也。十一年拜伯顏大舉伐宋。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情殺于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九月

師於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自與平章可大出中  
漢江趨郢州遇水潦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  
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  
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益山距郢州二十里  
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  
鐵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守禦甚嚴下流黃家灣  
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  
里伯顏乃遣總管李庭等攻黃家灣堡拔之以破竹  
席地盈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  
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  
此一城哉遂合郢順流下伯顏阿木殿後不滿百騎  
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甲亟  
遣車迎擊之手殺文義并擒范興殺之次沙洋使一  
侍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  
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  
又不應會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  
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  
屠之次新城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射檄文于城中以

廣南將傳

卷之七

七

其守將邊居誼力戰而死舉家自焚十一月阿  
朮使人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  
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  
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朮將夏貴  
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  
論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  
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貴果移兵援  
漢陽十二月諸將乃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  
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  
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  
必取但慮汝輩舍小功夫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  
可也遂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戮力死戰不  
願歸降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伯顏乃密謀於阿朮曰  
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  
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橋虛之計若已  
渡江襲南岸則速遣人報我又分遣張弘範等先以  
步騎攻陽邏堡及夏貴來援阿朮出其不意率軍泝  
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

廣南將傳

卷之七

七

岸沙洲阿木登舟。指示諸將先渡。為其都統程賜飛所却。阿木橫身夾戰。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飛敗走。遂起浮橋而渡。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木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為萬全。

廣百將傳

卷之七元

五

計伯顏從之。師次鄂州。知鄂州張晏然及漢陽王儀德安來興國。皆以城降。乃留阿里海牙等分屯鄂州。窺取荆湖。伯顏與阿木以大軍水陸東下。至黃州。知黃州陳奕降。至蘄州。安撫使管景模出降。伯顏至江州。宋尚書呂師夔降。因設宴度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命。與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耶？斥遣之。次丁家洲。賈似道督諸路軍馬十二萬。號百萬。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以禦伯顏。命左右翼夾江而進。砲聲震百

里。夏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因大呼曰：宋軍敗矣。阿木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舳艫相盪。伯顏又命步騎左右椅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江東諸郡皆下。淮西諸軍亦相繼降。有詔天暑方熾。不利與師。候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穴。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矣。世祖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伯顏遂分軍為三道。期會於臨安。伯顏出中

廣百將傳

卷之七元

五

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通判王虎臣亦已先降。而都統制劉思勇等復拒之。推姚訔為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招諭皆不應。乃親臨南濠。多建火炮。張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姚訔等死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胆落矣。宋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冲幼。在哀經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廉奉使等。如我師不進。將効錢王納土乎。李王出

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道  
也不必多言竟進軍臨平鎮次皋亭由宋主遣知臨  
安賈餘慶同宗室尹甫吉甫奉傳國璽及降表請軍  
前伯顏受訖遣囊加歹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  
七州百二十八縣七百二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奉  
陛下成筭阿木効力臣何功之有或告乃顏反詔伯  
顏覘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與驛人既至乃顏  
為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  
釋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還自狀從世祖

卷之七

親征卒擒乃顏宗王明理鉄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  
顏討之相值於阿撒忽赤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  
伯顏先登陷陳衆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鉄木兒  
挺身走伯顏引軍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  
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  
以歸諸將言古禮兵勝必馮旌於所征之地因用俘  
鹵為牲伯顏不可衆皆歎服軍中獲謀者衆欲殺之  
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齋書諭明理鉄木兒以禍福明  
理鉄木兒得書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

顏留拒廷臣有請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  
寸之功詔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於  
大同以俟後命王昔帖木兒未至三驛合海都兵復  
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蕩此寇  
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  
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投軍於大夫伯顏曰海  
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必  
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  
擊敗之海都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

卷之七

行三十年冬驛騎召自大同明年世祖崩伯顏總百  
官以聽丙申有大星隕於東北庚子伯顏薨伯顏深  
畧善師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畢事還朝歸裝  
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

斷曰

伯顏偉人自非王臣拜相伐宋欲繼曹彬進師襄  
郢招降以仁逆命不順兵甲方陳殺非得已下城  
為真或扼其吭或奪其魂不貪小利戰立勳安  
撫請降似道敗聞行軍在將直搗浙門小兒得朱

天道足論降書國璽上獻於君赤心若此猶請不  
純大同安置後命空詩大星東隕歎息古今

張弘範

張弘範字仲疇柔之第九子也善馬嫻從親王哈必  
赤討李璿於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  
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攻收可  
因而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璿出兵突諸將營獨不  
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璿乃示弱於我必有奇兵  
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為稼開

唐書

卷之七

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深廣璿不知也明日  
柔為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濠而上者突  
入壘門過伏皆死降兩賊將柔聞之曰真吾子也至  
正六年朝廷以益都兵乃李璿所教練之卒勇悍難  
制故命弘範領之戍鹿門堡以斷宋餉道且絕郟之  
藏兵弘範建言曰國家取襄陽為延久之計者所以  
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  
城我師坐視無禦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陝歸峽商販  
行旅士卒絡繹不絕豈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

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帥

府奏用其言移弘範兵千人戍萬山既城與將士較

射出東門宋師奄至將佐皆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

守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敢言

退者死即蒙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

其後親率二百騎為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

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

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九年攻樊城

弘範謂主帥曰襄樊相為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

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

從之明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樊城未幾襄城亦下

十一年伯顏伐宋弘範為先鋒轉戰而前遂長驅至

建康次瓜州分兵立柵據其要害與宋師夾水陣弘

範以三十騎經渡術之陣堅不動弘範引却忽一騎

躍馬揮刀直趨弘範弘範旋轡反迎刺之頓斃

馬下其衆潰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躪溺

死者過半宋將張世傑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弘範

以一軍從旁橫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圖山之東奪戰

八十艘俘馘千數。上其功。授鎮國上將軍。十五年。張世傑立廣王於海上。闕廣響。應命弘範往平之。弘範為李恒為已。又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選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挑公。勉之。故弘正所向皆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疑也。忽麾軍。迎拔數寨。回濤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攻鮑浦寨。又

廣南將傳

卷之七元

元

拔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十六年。由潮順流。發船入海。獲宋斥候將。謀知廣王在崖山。弘範引舟師赴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阻。出兵斷其汲路。又使李恒以戰艦守其北。將戰。或請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教。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以戰。不克而退。既而樂作。宋將以為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眾繼之。預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幙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

日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矢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鬪。赴水死。獲其符璽印。將吏皆降。嶺海遂平。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疾作。帝命尚醫診視。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出。所賜劍甲付于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而卒。

斷下

弘範知兵。從討李璣。險地立營。璣欲偷犯。範外挖濠。內伏兵。璣瑣兵突來。濠中被陷。既拔。到營。伏斬無筭。因取襄陽。以薨為斷。不成。萬山斃於何患。既成。兵來請避於暫。範曰。避之。成此。何幹。因鼓而前。宋兵潰亂。再破樊城。并襄。俱占。甚。至海中。世傑為伴。師至崖山。君臣死難。歸朝奏功。內庭賜宴。上義下忠。庶幾無憾。

廣南將傳

卷之七元

元

下忠庶幾無憾。

劉基傳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八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新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獻增補

劉基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也元末舉進士揭曼碩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也常偕游西湖西北有異雲起光耀湖中衆以為慶雲欲賦詩紀之基熟視良久因喜而語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有王者起當輔之因棄官歸青田或說曰今天下擾擾以公

將傳卷之十八

才略下括管併發州畫江而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平生念谷珍士誠所為豈效尤乎且天命有歸姑待之及朱太祖取發州定括蒼基乃指乾象曰此天命也會太祖使孫炎來聘因謂人曰吾西湖之言即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既見太祖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太祖欲禦之衆恆怯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太祖問之基乃請先斬納款及奔鍾山者太祖又問計將安

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微取之易耳取

威定霸在此一舉納及奔何也太祖從之果誘破友

諒蓋覆其衆時太祖初稱吳國公而中書省猶設奉

韓林兒為小明王基怒罵不拜曰何為奉牧豎因為

太祖陳天命所在太祖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及師攻

友諒皖城未下基曰鄱九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

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兵至江州

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基授一赫號封曰夜半

出兵至其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

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昃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

賊歸也啣枚距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讀而未敢信

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基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基

以母喪歸至衢適苗軍叛殺守將胡大海賊再成等

衢人洶洶迎基入城衆即帖伏因移書諸屬邑俾固

守俟卻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既而治喪罪復騰

書宣太祖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

過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為帥奮欲擊之基

使勿擊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

將傳卷之十八



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

莫敢發基德趨之至則空壁所留者老弱追而薄之

東陽悉其家其人見太祖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

士誠先基曰士誠自守口耳陳氏上流竊名號

無日忘我不宜久蕪崇之取友諒則士誠囊中物

太祖以為然會友諒復攻洪都太祖遂率師迎之

於鄱陽湖大戰五晝夜基密言于太祖請移軍于湖

口期于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方盛戰時基在

御舟忽躍起大呼太祖驚起但見基兩手揮之連聲

曰難星可更舟太祖急更舟坐未定而前舟已為

敵砲擊碎矣由此遂軍陳氏基嘗見日中有一黑子

言于上曰東南當失一大將忽報參軍胡琛攻福建

為陳友定所殺他日太祖謂基曰吾夜夢三人共弁

一血帽何故基曰三人首弁血帽衆象也此得衆

之兆越三日海寧果以城降熒惑守心群下皆惴惴

以太祖且有加修基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太

祖許之衆乃安後太祖既定天下論功封誠意伯既

而寢疾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卒之前以平生

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

斷曰

劉基何品魏徵之流畫江以守勾踐可謀基曰不

可天命已優谷珍之事吾豈效尤金陵既立徵聘

是求牧豎不奉驕賊何憂誘之深入盡覆其傳焉

勝戰蹟驗雲而收衛苗叛逆基入而休士誠守口

陳據上流况竊名號宜先斷頭難星將過急請移

舟有謀皆應無言不酬上識天意故爾優游論功

廣百精傳 卷之八 明

封伯高遜一簪

徐達

徐達鳳陽人精通韜畧徐壽輝劉福通張士誠皆慕

而欲起之達不赴曰帝星旺在本鄉豈宜遠適他人

未幾太祖詣其廬與論驅群雄以救生靈之策達曰

定天下在德不在勢今元勢雖強意在必亡諸雄若

徐壽輝強而自暴張士誠驕而自若劉福通行無紀

綱方谷珍偷居自逸明玉珍恃險自滿皆無志于生

未足定天下誠能以仁義道德為心不貪不殺為

本傾府庫以固士民。則天下不足慮也。太祖聞而忻然。遂請與至濠。又問戰勝之道。達曰：上勝者以仁中勝者以智。下勝者以勇。三者不可缺一。太祖曰：公之雄才大略。見于議論。有古名將風。遂推授為帥。首因與謀渡江。取金陵。正慮無舟。適巢湖水寨軍師俞通海等率兵萬餘。船千艘來降。遂渡江東。下采石。乘勝取太平。時元將陳也先。康茂才。水陸來犯。達令湯和擊其水軍。鄧禹擊其陸軍。遂擒也先及聞也先之子兆先。集兵屯方山。達曰：也先既擒。兆先必約倪文秀復擁舟師。結著采石以窺我太平矣。乃東取溧水。以阻其援。復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合與戰。及戰。又出奇兵以擒之。由是文秀遁去。兆先亦擒。康茂才率所部來降。進圍金陵。十日。遂陽新于斯馬達將兵取鍾江。太祖戒之曰：爾能體我心。城下之日。戒士卒毋焚掠。毋殺戮。違受命至鍾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太祖喜曰：吾用徐達。近王者之師。復命達取高淳。丹徒等處。守將危文明用拐子馬以拒王師。達分兵與康茂才攻之。仍

今善用長鎗者。皆立于軍前。以刺其馬。善用弓弩者。次之。以射其人。文明戰敗。遂以城降。太祖論達曰：僞漢王陳友諒竊據江左。若不勦平。則兩河關陝燕山之地。非吾所望。漢若就擒。則吾師乘勝長驅。胡元可帝捲矣。乃親督達等。達等分舟師為兩翼夾擊。破之。友諒懼。挈妻子奔武昌。達征武昌。聞祝宗。康太。以南昌叛。達因旋兵討之。斬宗。太。南昌平。太祖喜曰：南昌。楚之重鎮。吳西南之藩蔽。我得其地。是去陳氏右臂。而張氏亦無策矣。張士誠北寇壽春。太祖親往。獲之。遂為前鋒。張氏敗。北命達移師圍左君弼於廬州。會陳友諒寇豫章。太祖曰：為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遂命達釋廬州之圍。歸整舟師以解豫章之難。友諒東出。鄱陽逆戰。遇于康郎山。達身先諸將。敗其前鋒。一巨艦。賊降者千五百人。太祖恐士誠乘虛命達還守建康。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矣。既而達率兵取信州路。時僞漢守將燕繼超。擁兵四萬。陣于龍虎山下。晝夜備禦。達謂楊璟等曰：山後有小路。名通牛嶺。竟衝城南角。爾領兵潛伏山下。勿動。待我兵與賊破

見我敗必空壁還我汝等乘隙急攻破之必矣乃曉  
與超戰佯敗走繼超果盡衆追之景等急攻城勢  
不敵知州梅天蔭遂以城降繼超遁於饒州友諒死  
子理仍據武昌太祖不忍傷民欲招之達曰理初立  
人心未寧不如一面以書招之一面與兵致討順則  
無之逆則討之一舉而兩得上然之以罪人爲使持  
檄諭之檄至理不從竟殺其使遂命帥兵急攻以正  
殺使之罪理與將劉勇屯兵益州以拒王師達令柳  
遵領細作數十人依寄制毒入益州城燒其倉粟理無糧可

續通志卷之八

守遂與勇棄城夜遁達先設伏邀擊之漢兵大敗達  
與常遇春分兵六路進攻遇春擒理武昌遂平捷聞  
太祖喜曰達此舉兵之奇者也時襄陽守臣魏德光  
姚天儒畢榮賂貴等合謀嚴守曰我等不奉陳理號  
令不屬胡元統轄不受張士誠挾制不懼明玉珍侵  
犯所慮者惟金陵之兵然內多聚糧外多守兵不亦  
另是一乾坤耶達率兵攻之不克夜於山下聞鄉人  
云金陵兵若於城四門外築高埠架砲打攻內無十  
石填塞破之易耳達聞甚喜曉集諸將令軍士築埠

築砲四門齊攻復令俞通海俞通淵各領兵俟於東  
西二門外以防賊遁計定擲戰火砲齊發城中民居  
火炳漲天城門不能守通海等入城畢榮被擒賂貴  
戰死德光天儒遁去襄陽悉平太祖欲討張士誠問  
於達達曰張氏驕奢橫侮此天亡之時也所任偽將  
伯昇呂珍之徒皆醜類不足數居中用事王蔡葉迂  
濶書生不知大計若聲罪致討可計日而定太祖即  
命達爲大將率兵二十萬伐之由太湖直趨湖州一  
路戰勝遂進圍蘇城塞其六門時無錫莫天祐與張

續通志卷之八

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春善遊水天祐遣之被達  
偵卒所獲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茂春感而往來游  
水彼此所遺之蠟丸書皆報之故達陰得士誠天祐  
之虛實知城中食盡督兵急攻或曰姑蘇城蟹形齊  
門則其臍也遂攻克之縛士誠送京師僉其兵得二  
十五萬復圍無錫天祐遂降洪武元年太祖命達爲  
征口將軍常遇春副之北取中原太祖曰諸將非不  
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得爲將之體無如大將軍  
司專士中軍策勵群師古云將在軍君不御者勝聞

外之軍。其任之達。遂帥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入  
人河。太祖至河南。勞軍。因與諸將共議。取燕之事。達  
曰。臣與諸將。仰仗天威。渡河北行。由衛輝彰德磁州  
邯鄲趙州及河間。取臨清不數月。而元主可擒矣。伏  
願陛下駐蹕汴梁。以爲犄角之勢。太祖曰。卿策可謂  
萬全。及師至通州。常遇春等三路繼至。遇春沐英李  
文忠自河南由左路取沿河等處州郡。湯和華雲龍  
康茂才朱亮祖自河南由右路取沿山等處州郡。郭  
英郭子興蔣顯自河南由中路水竄。俱至通州。合兵

廣百將傳

卷之十八

以攻元主。聞之大懼。謂左右曰。祖宗基業。至今百  
年。一旦棄去。情實不忍。然內無謀臣。外無勇將。且聞  
金陵將勇兵強。王業已成。不可敵者一也。不尚殺戮。  
民心已歸。不可敵者二也。劉基爲謀。上徐達爲元帥。  
四海悅服。望風而降。不可敵者三也。爲今之計。不如  
北走爲愈。乃命淮王帖木兒守燕京。自集三宮后妃。  
太子妃。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八月。  
達兵至大都。不戰而克。乃籍府庫。封宮殿。命將守之。  
禁軍士不得侵擾。人民安業。市肆不易。遠近悅服。又

留兵三萬。使孫興祖防禦北平。遂率衆向太原。橋南  
帖木兒乘驛馬遁去。太原遂平。既而克臨洮克慶陽。  
陝西悉平。自是天下一統矣。達爲將。言簡慮精。令出  
不二。與士卒同甘苦。財寶無所私。婦女無所幸。是時  
南取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達  
之功。故爲開國功臣第一。太祖嘗以漢之韓信。宋之  
曹彬。擬之。命宋濂書御門聯曰。破口平蠻。功貫古今。  
人第一。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無雙。卒封中山王。謚  
武寧。

廣百將傳

卷之十八

斷曰  
徐達識高。所見自大。帝旺本鄉。肯從其亞。在德一  
言已臻。王化仁義。爲心忍流。于弱故凡。用兵所征。  
卽下友誼。手除士誠。足跨對不。血流謀不。尚詐正  
正堂堂。神驚鬼怕。北取中原。更添聲價。不擾不侵。  
如游於舍。比至通州。元已北駕。帝至蕩平。兵聞馬  
騾。謂之王師。實非假借。  
常遇春。定遠人多智。畧勇力絕倫。元末爲盜魁。劉聚

所得四路剽劫。遇春察其急鹵掠，不圖遠終必無成。會高皇帝駐兵和州，遂偕其私卒數千來歸，請為先鋒。高皇帝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倘得效犬馬之力，雖死猶生。高皇帝猶弗許。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適遇春飛舸至高皇帝麾下，遇春應聲挺戈一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遂乘勝取太平。始授遇春總管。時高皇帝已渡江，而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元中丞繼子海牙擁舟師數重，界其中。南北音信不通。帝

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搗之。戰既合，遇春別操輕棚橫衝之。海牙之舟分而為二，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帝命遇春以師援之，表裏其擊。大破士誠，明年克常州。取池州，功為最。又明年取婺州，復有功。未幾召還京師。又從拔安慶，趙普勝水寨。漢人聲言且援安慶，遇春曰：賊必攻池州，言援安慶者疑我耳。乃留羸弱守城，而出銳士伏九華山。

漢兵果攻池州，伏起，俘斬萬人。帝所任將帥，其最善者三人：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為宿舊，且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帝。而劫之事發，就縛。帝猶語諸將曰：吾欲宥榮死，以儆勞臣。衆唯唯。遇春獨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乎？臣誼不與之俱。帝乃飲榮酒，流涕而修之。以是益重遇春。張士誠別將呂珍殺劉福通而奪據安豐，連營水陸守備甚嚴。時任元帥為前鋒，戰敗欲出去，阻於壘，殊死鬪，卒不可解。而遇春以精騎斷其後，遂

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進圍安豐。帝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帝舟適膠淺，而友諒大將張瑄定邊遂奮而前，欲犯帝。帝危甚，遇春乃從旁射定邊，中之，始引退。而帝舟得脫。故破友諒，歸飲至策勳。以遇春為首。丙午，從徐達克泰州。克高郵，徇淮安。徐宿皆下之。丁未，大發兵討張士誠，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木陸鏖戰，遂抵城下，塞其六門。晝夜環攻，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遇春偵知之，潛引奇兵由大全港而入，結營東門，復出敵背，且填壘。

港絕其歸路。士誠五太子及呂珍遂以舊節降。春因撫王弼背曰。汝以勇將名軍中。能為我取此賊乎。弼即揮雙刀馳鐵騎往擊之。遇春亦率兵乘之。敵大敗走。遂滅吳。初帝議討中原。遇春獻策欲輕兵直搗其腹心。而肢節當自解。帝雖持重未用。然心服其勇。至是乃命遇春為征口將軍。副大將軍徐達率步騎以北。遇春諸將曰。摧鋒陷陣所向披靡。無知副將。軍遇春者。然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且遇春大將也。而好與小校爭能。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師既出。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戰。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橫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殲其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止幸汴梁。勞之曰。將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既而復與大將軍畧定河北。進逼大都。元主北走。又移師狗太原。元擴廓帖木兒還師來救。

其鋒甚銳。遇春與達謀夜劫之。擴廓果潰走太原下。遂西過鳳翔。元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奔臨洮。鳳翔亦下。帝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置將士。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部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分千人為八伏。微其歸。大興之守兵走伏發。遂大敗之。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室三人。及平章。賜位等。擢之。比得將士萬人。車萬。麻馬三千匹。子女貨寶無算。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帝為震動。擇墓地鍾山之陰。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斷曰  
將軍遇春。勇力絕倫。初為盜。得奮起。帝時帝與賊采石爭津。適春舟至。應之。進軍。殘隔三丈一躍登。濱太平入掌。敵衆潰奔鎮江。安慶。以次立勳。邵榮既反。已亂大倫。帝如曲赦。臣願殺身。邵因就戮。王法始申。帝舟膠淺。定邊欲侵一箭射退。方脫其

逆上誠被逼突出。門春絕其後。雖走夫。中原  
議討請搗腹心。言雖未刑。壯氣如雲。破汴而北。功  
實其勤師。還暴卒。震痛殊深。

李文忠

李文忠。字。晦。人。父。名。貞。母。卽。高。帝。之。長。姊。也。母。死。父。  
不能自存。遂携文忠投帝於滁。陽。帝。撫。養。及。壯。遂。令。  
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時。年。僅。十。九。遂。奮。擊。破。陳。友。  
諒。之。卒。驍。勇。爲。諸。軍。冠。無。何。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  
德。黃。子。之。旣。而。被。苗。獠。於。甘。化。獲。婦。女。輜。重。甚。夥。遂。  
激。勵。之。曰。患。不。力。賊。何。患。不。富。貴。衆。感。奮。遂。取。淳。安。  
及。嚴。州。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拔。苗。獠。  
之。衆。數。萬。人。水。陸。奄。至。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敗。  
之。敵。其。首。標。之。旗。放。於。中。流。水。兵。見。而。夜。遁。遂。克。諸。  
暨。苗。將。蔣。英。賊。殺。其。帥。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  
蔣。英。走。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扶。張。士。誠。寇。我。東。陽。文。  
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反。側。邵。處。兩。叛。間。又。  
與。強。口。接。壤。而。練。兵。繕。甲。訖。不。可。屈。始。文。忠。所。築。逼。

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  
萬來圍文忠。往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  
德濟曰。賊勢盛。盍少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  
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  
而寡我寡而整。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若  
也。勉之。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鉄騎。數千乘高地下。直  
出賊陣。衝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亂相蹂。  
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而出。伯昇遂大潰。斬  
首數萬級。獲將校七百餘人。委棄輜重。強自賊。  
里伯昇。以身免。既而又受命統全浙兵。攻張士誠。  
將至杭。杭州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彝納款。文忠詰之。  
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爲緩師計乎。彝謝曰。王師  
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自不能緩。  
非敢緩也。文忠乃與飲而授之約。東明日師入。文忠  
立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  
民釜立磔。以徇。洪武二年。從開平北討。進薄上都。克  
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及開平卒。文忠代之。詔移  
兵陝西。與大將軍哈攻慶陽。行次大原。慶陽則已平。



而敵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叱曰：聞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陽門。又擒四大王，前軍已去敵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敵夜率衆來劫，毫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敵，益大至，乃以二營委敵，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剌伯，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舍而還。三年，進征敵左副將。

廣南將傳

卷之十八

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擒其平章。又謀知元順帝，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其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遂圍應昌。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醫諸王將吏等及駝馬牛羊，并玉璽金寶，無算。提聞帝大悅，進爵曹國公，賜誥券，世襲。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諡武靖。

斷曰

文忠帝甥，賴帝撫養，舍人從軍，勇已無兩。既破苗

後獲輜甚廣，怒無間心，焚而激，與再破嚴，加賞蔣英再興，既成叛黨，忠慮其間，與之接，與甲練兵不爲少，枉張將伯，并來圍莽，莽破擊而奔，土崩水淌，方羈款降，吐誠慨慷，進薄上，都是其職，半急援大同，機權殊，衷苦戰成功，帝欣忠，謙賜爵，曹公誰不景仰。

沐英

沐英定遠人，父母早亡，高帝收以爲子，既長，數從征，伐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廣南將傳 卷之十八

友定洪武元年歸，其沐姓，上以徐達爲大元帥，下深木命英統兵一枝先取傍郡，以爲犄角之勢。英曰：深木乃金陵，肘腋苟遲緩不攻，必爲他日患。今敵已離心，有怯我之意，宜提兵轉出州後，以攻其背。大元帥統兵以扼其前，彼欲戰則我堅壁不出，彼欲不戰則我師急攻之，不一月則城中糧盡矣。此兵法所謂老師坐困自斃之道也。帝以英言論達，達曰：沐將軍策無遺策，不意少年有老成之謀。遂如英計，竟以成功。元將脫火赤等屯衆和林，爲邊患，帝命英討之，由

集乃路遊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軍其背。二掩其左右。而自率騎當其前。夜以進。合而圍之。脫火。賊不知所持。皆俯首就擒。擄其前部。而歸。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賴川侯傅友德。未昌侯藍玉。下雲南。兵至普安。下之。遂趨曲靖。故元梁王密遣其將達里麻。將精兵拒戰。英曰。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乃河破也。於是倍道兼行。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彌霧及江。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乃擁兵逼水而陣。友德欲渡。英曰。未可。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聞達里麻大驚。急撤兵還。禦陣亂。英乃趨師渡江。以猛而善。泗者先之。長刀蒙盾。斬其軍敵却數里。而後陣。師既濟。英與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英縱騎馳。其中虛敵大敗。生擒達里麻。遂克曲靖。取板水。元右丞相觀音保舉城降。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不。易九月出師。迄下雲南。百。日。英又引兵攻大理。

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而龍首龍尾二關。最為險要。土酋段世。以五萬眾拒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玉王弼。由洱水東趨上關。而自以兵。下關為犄角之勢。又令胡海將一軍。由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遲明。下關兵見。踴躍。譁呼。蠻眾驚亂。英馬軍渡河水。及馬腹。遂斬關而入。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背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生命英留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自審度。英定首。賊均為後。跡其節。良。大。院。又。以。雲。南。地。地。而荒蕪。最多。請。置。屯。因。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帝。從。之。二十一年。平。緬。蠻。叛。舉。眾。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定。遠。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賊。營。遣。都。督。為。誠。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象。乘。二十。象。來。戰。誠。與。交。刃。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命。諸。將。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將。士。作。三。行。俟。敵。象。進。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繼。之。第。三。行。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賊。必。矣。明日。賊。悉。眾。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礮。礮。若。

禍植然於大後簡於兩傍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特以張...分軍為三命馮陳領前軍前正領左軍湯昭領右軍復申今日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後者一級必重賞退而勦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列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不已星流烟飛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驚奔賊將背刺亦勇猛殊死戰左師小劫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師之首末左師通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靡衆復前英督戰益急三軍大呼而盡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萬

解百傳

卷之八

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象皆被矢如爛而死自是諸蠻服不復反英沉毅明達臨事果斷用兵如神賞罰明信得賜悉頒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別奸蘇撫農興學聖日治水軍食充足...大行雲南遂為樂土後懿文太子死哭之極哀...血卒年四十八封贈寧王謚昭靖

斷曰

養子沐英長從征伐戰陳陳擒攻福福拔深水行兵命從徐達請戰樓之達稱得法元將犯邊英分

軍發獲背當前不令亂札...征雲南道遠路難以我力疲...雷驚電激一戰蕪天兵誅馬踏水死梁王里麻生抹大理二關俱平一雲留鎮雲南夷民安洽編...待頑倚象來壓銃砲驚奔蠻方解甲功至封王...稱烈俠

鄧愈

鄧愈虹縣人元末從父為盜既而父死會高皇帝...師除揚遂率所部日盱眙來附高帝授以管軍總管...遂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時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高帝禦之戰陣山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執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既而又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攻愈出輕兵昔城戰走之後領直州又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下徽州既而移源之帥師汪同來降既而進攻建德遂得建康以為嚴州又破元將苗揚之兵于烏龍嶺又下皖州數與陳友諒角有功又以兵取浮梁走其參政侯

解百傳

卷之八

州數與陳友諒角有功又以兵取浮梁走其參政侯

邦佐遂進圍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既歸。帝帝因使以其兵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謂得之。即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十八縣印請愈降。愈遂定撫州。後陳友諒圍洪都。文正約束將士分門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為衝要。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帝來援。射殺友諒。圍始解。論功能守與克敵等。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後高帝即位。吐蕃諸部為梗。劫標烏思藏。貢使輻重。愈分兵深入其巢。斬首捕敵以萬計。捷聞。帝悅。使使召還。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斷曰

鄧愈少時從父為盜。父死。擇君戮力。自効。采石太平。一隨兵調也。先被擒。海牙遠。漂水鎮江。俱從征。到若問。誰功多。為愈報。廣德長。鎗戰走。沒道。發源。汪同降。而識。賊既下。徽嚴饒。洪從召。種種戰功。

實經非。冒出鎮襄陽。威惠立。教寧河封王。

俞通海

俞通海。巢縣人。元末江淮盜起。因與父廷玉弟通源通淵結寨巢湖。以自守。恐終無成。聞高帝駐兵和陽。因而歸款。時帝正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既而敗蠻子。海牙敗陳也。先而通海水軍之功居多。因陞秦淮翼元帥。又攻鎮江。又攻常州。又攻宣城。又敗袁呂珍。皆有功。又從帝征陳友諒。率舟師從風趨流。

俞通海

俞通海

俞通海

而上至安慶。帝先陳陸兵以疑之。命通海潛以精兵擣其水寨。敵不及支。遂大破之。已而友諒發憤盡銳攻南昌。帝率通海等往援之。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火焚其舟。明日友諒復以巨艦連鎖。為陣。旗幟樓櫓赫然。半天。我軍舟小怯于仰攻。通海乃分調漁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之間。湖水盡赤。友諒之弟友仁友貴皆焚死。時通海小舟深大敵。寒驟戰久之。不復見意。其戰沒也。少頃忽飄銀。

繞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雖呼奮而前友諒遂大  
敗欲退保桂山我師橫截湖面要其歸路友諒不得  
出相持三日通海曰湖水有淺處舟難回旋不利于  
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帝從之  
敵因糧盡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擊之友諒中流矢死  
班師還陞中書省平章事後從征浙江克湖州轉戰  
滅渡橋中流矢死追贈號國公謚忠烈

斷曰

通海父兄當元解紐結寨巢湖聊以自守恐終無

廣百將傳

卷之八

五

成投明圖久帝正渡江舟師恰有發子也先因而  
敗走細論其功水軍八九友諒鄱湖戰艦山斗通  
海從征繞出其後潛載葦蘆火藥備手乘風燒之  
烟飛火吼小舟環攻如鶻穿柳友諒箭傷喪心垂  
首師還進官六公俯偶滅渡身亡勲名不朽

傅友德

傅友德宿州人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少從  
李喜之為盜李喜之敗遂歸明王珍王珍疑不能用  
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及聞高帝舟師伐江

州遂以所部謁見于小孤山高帝奇之俾為別將  
常遇春遂陳友諒于鄱陽湖友德操輕舟遊其鋒  
身被數鎗賊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之禁江  
口友諒入師旋第功為最復從帝圍武昌城東南有  
高冠山下瞰城中帝顧諸將曰誰能奪此山者賞友  
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  
復洞脇不為沮武昌平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  
又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帝即吳王位之元年友  
德奔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

廣百將傳

卷之八

五

度兵寡不能敵謁其衆方肆掠因率步騎二千自呂  
梁渡直趨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  
騎奮槊刺之墮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  
至乃開城門陣于野使皆卧槍以待聞鼓即起李二  
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攜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  
遂敗之縛李二以獻明年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  
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  
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為誘師敵迫至伏而廻師擊之  
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一帶

克元都又畧平定朔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  
衆來援兵未交而萬騎突至友德率死士五百拒却  
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驛馬以  
十八騎走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友德功  
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降其大  
帥李思齊關陝悉下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復  
從大將軍擒定西大破王保保取其士馬輜重移兵  
伐蜀友德領前鋒攻漢中克之蜀將吳友仁謀復漢  
中兵大至守臣皆怒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  
令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散凱旋太封功臣進  
友德爲潁川侯是歲冬復議伐蜀蜀和廖承忠引翟  
塘以舟師趨重慶友德由秦隴以步騎趨成都既受  
命帝復密諭友德曰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  
腹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  
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  
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趨綠山  
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守將丁世珍戰敗  
遁去遂克階州引兵趨文州世珍復集兵據險以拒

友德急攻之世珍又敗僅以數騎遁又拔文州友德  
乃引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趨綿州至漢江阻水不  
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夫階文猶  
恃漢水以爲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友德戰艦成  
將進攻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漢  
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十大書克階文日月投漢江  
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及友德舟師進逼  
漢州守將向大亨戰敗于城下僞相戴壽在瞿塘聞  
之留鄒興守瞿塘而自與太尉吳玠在還援漢州  
至友德下令曰彼遠來勞困聞大亨兵敗衆心洶洶  
一戰可克也乃親帥軍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  
壽與大亨走成都友德圍成都壽與大亨以象載甲  
士出戰友德命前鋒以弓矢火箭衝之象皆被傷却  
走壽等遂率官屬出降蜀中大定時邊境咸寧惟雲  
南特其險遠殺信使納逃遁帝以友德爲征南將軍  
率師討之濱行論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  
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雖未親至其地嘗覽輿  
圖咨衆論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安先遣驍將

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安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當察形勢出奇取勝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未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友德恪遵成算竟平雲南乃詔友德等還京進封潁國公子孫世襲

斷曰

友德英勇冠絕一時轉轉擇土主皆不知小孤見帝帝方稱奇俾為別將出入相隨大戰友諒被創不移高冠山隘一鼓奪之矢出腦後戰猶前持保李二橫戈直趨驍將韓乙樂刺如屍卧鎗以待踊躍以馳既走思道復降思齊閩陝悉下伐蜀何辭列炬山上驚走其師階文既克其餘莫支轉戰轉勝愈入愈威雲南之捷以逸制疲所以得志振旅而歸子孫世襲誰曰不宜

新鐫繡像旁批講註總歸廣百將傳卷之十一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姚廣孝

姚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為僧名道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而好讀兵書曾遇異人授占術輒為人決休咎洪武中高皇帝分封十子成祖封燕王道衍乘間請謁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常奉一白相與王戴

履

卷之十一

蓋王上加白其父皇也成祖已稔知道衍亦欲得道衍會高皇后崩帝命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成祖遂乘機請道衍去後高皇帝崩建文即位齊黃用事逼執伊周齊谷削爵為庶人湘獻王自燒死事且至燕燕王懼甚因憶道衍言而召之入卜道衍遂借卜而說燕王曰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者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維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若悉雄薊屬郡



之材官良家子。徵甲可三十萬。要支十年。大王之。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一二萬。鼓行定。山。略河南。此勢若。建。而下。誰能抗禦。大王若不。然。機已發。欲高。得耶。且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極。卜無異也。燕王初。猶拒之。及朝廷責燕益急。燕王遂召道衍。入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道衍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燕王因問師期。道衍曰。未也。俟吾助者至。又問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乃請曰。可矣。燕王遂請召張揚。謝賞等。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改。

卷之九

克九門。出祭。見披髮而旌旗者。蔽天。燕王問道衍曰。何神。道衍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燕王因披髮。仗劍。應之。兵初起。暴風雨。燕王不悅。道衍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也。燕王師行後。道衍及郭資等。奉獻陵。居守。日夜備禦。南兵至。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火鳴砲。驚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燕王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

書飛騎問師。師盡條答。而去。並。中機。宜靖難。後。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陳太子少師。帝令。蓄髮。再三終不肯。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返。亦不。帝乃召還。求樂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直。臨視。辛。贈少師。榮國公。諡恭靖。

斷曰

姚師廣孝。人中之英。雖云祝髮。借佛論。兵高帝。子燕。具龍形。一眼。覷定。故請從行。先奉白帽。後下。言情。既知。心動。方細。奏。明。激之。兵。起。促之。進。征。不。

卷之九

出所。算。帝。業。果。成。雖。如。少。師。亦。是。虛。名。大。都。應。運。自。是。天。生。

劉江

劉江宿遷人。從靖難。兵興。適遼東。時守將楊文引兵。圍。未。平。略。州。道。化。諸。郡。縣。帝。急。遣。兵。率。衆。趨。未。平。因。謂。之。曰。爾。至。未。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北。平。必。復。來。侵。爾。速。出。擊。之。必。夫。獲。江。如。言。果。敗。陳。兵。于。昌。黎。斬。首。數。千。級。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世。

子督衆固守。帝聞北平被圍，召江問策。江慷慨請行。因與帝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爲號。一次砲響，則決圍。二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次砲響，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則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至，平安必駭散矣。江遂進兵，與安賊悉如其策。乃大敗之。永樂十七年，江爲左都督，鎮守遼東。巡視諸島，相度地形，以全州衛金線島之望海樓，地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濱海襟喉之地。請築城堡，立烟墩瞭望。一日，瞭者曰：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上小堡備之。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鱸直逼壩下，登岸魚貫而行。如入無人之境。江披髮舉旗，砲伏兵盡起，爲兩翼而進。賊大敗，橫屍草莽。餘衆奔櫻桃園堡中。官軍環而攻之。將士欲入堡力殺而江不許，故開西壁以糴之。

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級，有脫去入鱗者，盡爲隆所縛，無一人得免。師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走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魚貫而來，成長蛇陣，形故披髮作直武勢，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借以壯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死。聞我兵寧無傷乎？故縱之出路，而後掩擊之。即爾師必缺之意耳。此皆兵法諸君未察也。

斷曰：大將劉江從燕靖難，師圍北平，馳救不憚。約砲三聲，圍兵解散，進戰勝之。果如其筭。倭犯海城，先已瞭探，伏兵待來，潛師截斷，倭賊二千被誅大半。餘逃櫻園，轉逼其窟，細論兵機，一一合案。爲將若斯，一時獨冠。

王驥

王驥字的德東鹿人。永樂四年成進士。為人剛毅有  
膽。曠場戎機嘗奉命山西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  
人皆德之。滿九載進兵部尚書。時西兵阿台朶兒只  
等數侵益甘涼諸邊。掠殺吏人。總兵任禮、蔣貴等勢  
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奉詔一切  
便宜行事。時都指揮安敬為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  
都御史曹翼追兵至魚海子。已將及之。而安敬謂前  
途無水草不可進。遂引還。驥察知而故秘之。既至而

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兵貴進。獲汝奈何。逗  
撓誤大事。遂命斬敬。復謂貴曰。公亦當死。今且責狀  
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慄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  
各自鎮守。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  
敵。軍勢遂大振。尋又詔驥進討阿台朶兒只。伯驥謀  
知敵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為前鋒。任禮  
為將軍。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無  
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敵。敗之。敵渡黃河遁去。貴等  
又追敗之於名城。獲金銀。驥印各一。馳馬兵甲以千

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諱賜死而任禮兵亦  
至。又共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降其部落數十帳。而  
還。捷聞各加爵賞。尋詔驥還理部事。既而麓川宣慰  
司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數討不利。遂至憂死。而  
刑臣何文淵按舞于羽格苗事。請使使撫諭。驥因  
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于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王  
振柄國。喜功名。遂繼文淵說而命蔣貴為平蠻將  
軍。驥總督軍務。大發諸鎮兵合十五萬討之。驥馳傳  
至雲南。奏上方略。請遣再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而

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驥  
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以鎮康降。遣再保等  
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  
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  
副總兵劉聚等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  
其將刀放。戛刁招漢父子及虜刀門瑱。斬賊五萬餘  
級。上江平。又由夾象石渡下江。直抵木籠山。連破其  
七寨。又破其象陣。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俘斬及溺  
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驥以大捷聞

會維摩州賊韋郎羅自稱廣新王以叛因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方遣偏師取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大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南之安南王懼斬其首來獻師旋上遣大臣迎勞之既入見慰勞有加後思任發子思機發復及孟養驥又督諸軍討之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追至孟養賊斂衆拒險爲寨我師皆攻破之斬獲無算思機發竟失所在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里諸酋皆驚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

唐書王驥傳

卷之九

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威名雖甚著然卒不能得其渠魁天順四年卒贈靖遠侯諡忠敬

斷曰

尚書王驥奉詔行邊指揮安敬驥怯斬焉軍勢大振莫不爭先謀敵犯境蔣貴敬前任禮繼後勸其勉旃若功不立相見無年衆力感奮一戰赫然黃河敵遁追至黑泉俘以千計斬獲十全捷聞還部再討麓川東西乘隙腹背搗破其七若俘瀾蕩千任發機發敗逃若烟渠魁雖失天威大宣文臣

出討殊足稱賢

于謙

于謙字廷益杭州人也七歲時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此兒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噪而稽之方詎據間僉事忽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謙獨前掖之起僉事怒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某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噪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按公者其謂何謙頓首而止而謙由此顯名年二十三成束樂十

唐書王驥傳

卷之九

九

九年進士拜監察御史風骨秀峻吐音鴻啞每奏對上必爲之傾聽按江西劾諫獄寃死者出數百人後議增補各部右侍郎上手書謙姓名下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時年僅三十三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口不知爲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蒙金以往豈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時中貴王振勢張甚以謙無私調謙之勸人廷劾謙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振悔無謂乃托詞曰吾嘗見一

故其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令乃非此于謙也  
之未仍復兵部右侍郎正統十四年秋敵也先入  
寇時王振喜功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尚書鄭瑄上  
言也先醜豈子耳諸邊將士足以制之陛下為宗廟  
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上不聽瑄乃  
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  
大震時皇太子冲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  
王御左順門時中外臣咸恨振而欲食其肉請用反  
法罪其家索求寬而振黨錦衣指揮馬順遂妄傳王

旨欲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而面前撿順曰此翼虎

者也今日猶敢爾衆臣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閣之督

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

有趨者謙獨直前掖王具啓王下令捶順與二閣

死者義激無罪復請皇太后降旨族振并籍馬順家

衆始退郕王既即位以謙為賢進謙兵部尚書內外

倚之為安謙因慷慨泣奏曰敵得志挾我大駕勢必

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俱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

及留漕兵自益司空宜蒐乘繕械凡自要地宜令節

督分守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

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諒不能守委

以與敵則非籌宜今官軍皆豫給一歲祿俸聽其自

運敵所急者草諸厰所積宜聽軍和力取之不盡則

焚之毋以飽敵馬石亨楊洪材勇可用請赦之與安

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

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既而敵信益急侍講徐

理好言天象力言紫微中宮俱有變必反故都而後

吉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縉紳士人又多造其私

廣南將傳 卷之九

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之本宗廟社稷山陵

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

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宋之南渡非前鑒乎且

敵乘勝而騎實不足畏上聞之稱善遂一聽其處分

十月也先以送太上皇還京為名入寇紫荆直窺京

師石亨欲閉九門自守謙曰是示弱也乃躬擐甲冒

以大義泣諭六軍由是人人感憤及也先逼城謙與

石亨設伏敗之又諜知上皇駕遠夜復以火炮擊其

營死者甚衆也先大沮衆請進擊謙曰勝不足以削

取萬一不從所損實多况上皇在其中不可不慎因請大書聖旨榜文潛遣敵管論回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其心敵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遂引去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大同參將乞與之和事下兵部諫力言其不可曰中國與敵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於理不可和又敵貪而多詐和議行而有無厭之求從則坐蹙違之則生變於勢不可和苟以強敵難制姑和以緩其兵則宋瀘淵盟後國勢陵夷無救于敗則和議之不足明矣今惟選將練兵養成蓄銳賊侵則相機而勦殺賊遁亦不貪利而窮追可也若遣使求和則示敵以弱而啓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上嘉納之謙又言也先屯聚敵衆迫我邊疆若不豫爲設法選練則軍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必不能爲用請選馬步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俱聽臣往來提督如有聲息互相策應征勦臨敵必能成功詔曰可圍營之設自此始大監喜寧故倖敵也下蚕室八中貴土木敗因降也先遂以中國虛實告之而凡敵之入寇皆喜寧爲鄉導

謙因言不早除喜寧敵知我險易虛實定反覆不可禦因宿以計授楊俊擒喜寧誅之此後也先方悔禍奉上皇還京師初永樂間韃敵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番息驕悍不馴當也先入寇之際皆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會發兵征湖廣貴州苗絕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進征及事平遂請留于彼數十年積惡一旦潛消識者稱快貴州苗寇久不平侍那何文淵欲請罪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緬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事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遊孫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新將兵皆出謙意號令明審動合機宜故天下咸服太上既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七年上不豫石亨與中貴人曹吉祥等奪南城門迎太上皇復辟自以爲功因嗾言官劾謙盜金符迎立襄王爲帝坐以謀反極刑鍛鍊然無顯跡可據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辨之何益既奏上帝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

程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凶前曰不戮謙此舉為無名  
遂請築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  
葬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朵耳者以一賜  
醉地而慟吉祥悲朴之明日復酌慟如故未幾西北  
邊報甚急上憂之恭順侯吳瑄侍進曰于謙若在不  
令敵若此上為之然然既而徐有貞下獄流金齒亭  
下獄使死曹吉祥族成化二年謙子于冕主疏白冤  
上憐而復其官并還沒產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  
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

履善傳

卷之九

四

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弘治  
特贈太傅謚肅愍萬曆改忠肅

斷曰

于謙正臣大有權術出接江西辨明冤獄進謁權  
門清風拂拂上木蒙塵京師兀兀中外慌張群臣  
鵠突請立邸王江山手握選將留兵九門保室豫  
支飽兵焚券馬黜城外立營不為少怵或請南遷  
謙方衆拂幸帝察忠計聽謙出借送上皇求如無  
物遇伏敗歸方驚有律鎮定大功實難沒但惜

城於禮稍失君死臣誅事亦非屈

郭登

郭登字元登英之諸孫也未樂中充勳衛正統七年  
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陞都  
指揮僉事十四年敵入塞急進都督僉事于大同會  
上親征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舉士曹鴉曰駕  
宜從紫荆關入乃忍東折向居庸關纔四十里敵突  
至上遂北狩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  
洶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

履善傳

卷之九

五

士卒衆皆感奮八月敵擁上皇至城下索金帛詐言  
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  
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  
霍瑄等出見獻上皇金幣及約賄往敵笑不應竟擁  
駕去十月敵以和為名入犯京師登欲師所部兵并  
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嘯書馳奏請悉起各處  
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彼  
腹背受敵首尾不救奏至敵已退優詔褒答時論壯  
之十二月敵欲復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



上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開智不可鬪勇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景泰元年謀報敵入朔州敵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竟莫與拒登不勝忿晝夜激勵將士定為賞期必殺敵而後已及是得報遂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敵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皆言彼眾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兵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彼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因即按劍曰敢言退者斬徑薄敵營天漸明敵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進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遂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斬敵首二百餘級奪回人馬器械以萬計時登僅八百騎破敵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登為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止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與彼相拒

廣西傳 卷之九

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嘗以已意設為機龍飛五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及彼入國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俱傾又用砲石擊敵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敵相傳以為神上皇天順元年謫戍甘州初上皇指敵也先以復駕為名選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已有君矣及駕至大同登言亦如之蓋權辭以沮彼寇之謀也上皇啣之故有是禍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

斷曰

郭登變後死守大同上皇擁至借道入攻守城為重安敢妄通敵笑而去無以表忠晝夜激勵必刃敵曾忽報敵過緊矚其踪彼眾我寡或請避鋒登曰若避城遠誰容敵騎後蹙死不英雄何不血戰以成大功因而奮勇直撞橫衝斬獲無算敵寨一空後奏天子褒美定封上皇復位謫去勿勿為人臣子難保始終

韓雍

字求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出  
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  
大後先皆弗如也成化二年廣西徭酋侯大狗  
延廣東高雷廉之境所至殘毀守臣不能制  
兵部尚書王竑薦雍智勇過人宜任討之遂擢爲僉  
都御史同將軍趙輔往討之兵至南京衆議欲分江  
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  
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也雍曰  
不然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今廣西已無完

卷之九

郡而大藤峽爲賊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則賊愈  
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是救火而虛之也未見其能  
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以  
應南詔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譬如常  
山之蛇動無不應腹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  
何須逐乎且軍志曰兵貴神速不貴巧久又何泥于  
困乎將軍趙輔知雍才軍士一聽之雍于是督大兵  
兼程進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詭持  
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

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  
右初猶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頭散手足剝  
腸胃分挂箐棘中賊見而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  
大破之前後斬獲四萬有奇進擣大藤峽覆其巢穴  
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爲斗  
絕官軍直抵其上磨崖紀歲月而還復斬峽藤斷之  
易名斷藤峽以志武功自是蠻夷畏懼兩廣寢安捷  
聞上大嘉賞雍功卽軍中拜左副都御史雍威嚴擬  
匡公盡法繩下不貸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  
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

卷之九

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

斷曰

韓公求熙經措宏大命征大藤腹心直破絕不分  
兵小爲之挫趙輔主軍甘心爲佐火速進兵如風  
雨過里老儒生道迎而賀雍曰奸人縛誅毋情搜  
証藏鋒方知不錯斷首屠腸懸林以播賊見震驚  
敗走無那直覆其巢紀功崖磨自此夷蠻強變爲  
懦遠近黎民貼席而卧功大忌多讒人附和引疾

乞歸苦辛誰課

馬文昇

馬文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登景泰二年進士歷官山西湖廣所至發奸捕伏皆有神君之稱成化四年固原土夷滿四據石城以叛擢文昇巡撫陝西與總督項忠帥兵討之進至固原賊據石城之險先是官軍屢戰不利忠督兵敗之賊堅壁不出文昇言于項忠曰聞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樵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以為然令官軍堵室其水源又掩捕

樵汲者詰之乃知城中正聚于水卒用坐困之策擒

四斬之

八年七月北敵寇臨洮鞏昌文昇遣兵敗之

追至黑水口斬首數千級擒其平章迭列孫命兼總制三邊九月敵復寇鞏州深入至好水川文昇復縱兵破之于湯羊嶺敵敗走盡棄輜重俘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以紀十四年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欲誘殺進貢夷人以掩已過由是東夷譁懼為亂上命文昇撫勦時汪直侍寵倖功陰主絀議欲邀文昇偕行文昇弗聽疾馳至鎮撫黑鎖忒篋

三百餘人比直至敵已散矣無所解淡卿之錢行事

垂方每被文昇更置約束不得逞亦恨之及直巡邊見罪戎服遠逐除道飾厨供帳解備賄托僚從而文昇獨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而詆文昇鉞復乘間毀之直還奏文昇妄啟邊釁女直建州諸敵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故屢寇塞文昇遂下獄謫戍然所禁乃鉄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已而直敗鉞亦敗文昇得雪復官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土卒聞文昇復至皆鼓掌喧舞蓋文昇至是凡三度遼

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討之文昇念天下

方困于兵以為不可惟遣官勸處卒無他也未幾敵

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屬文昇有小

疾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昇疾賜上尊饋饋文昇謂此敵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為也此上言占城請命官往問其罪文昇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今安南負固多年若遣官往至其國以掉口舌小

必文過飾非。大或執迷玩命。若置而不問。損成已多。若問罪與師貽害尤大。非計也。會二國各入貢。仍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禍福厚賜之。歸令還占城。侵地竟不煩兵。而解廣西二守岑欽與侄溥相仇殺。巡撫欲討之。文昇不許。第令騰書戒飾。已皆悔悟。納款請死。弘治七年。議絕土魯番。而復哈密。先是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韃靼回回雜處之國也。永樂初。設其地為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言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城哈密。居之。令為西域之襟喉。以

廣西傳 卷之九 明

迫諸番之朝貢。征雖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無子。王母理國事。憲宗朝。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恃強。擄王母及金印而去。國人驚散。已而王母死。鎖檀阿力亦死。子阿黑麻嗣位。其肅守臣請乘間以王母甥早慎襲封為王。遣兵送入哈密。阿黑麻謂早慎非脫脫之貴族。佯與結親。而誘執之。至孝宗朝。而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文昇謂哈密三夷種共居一城。早慎非貴族。故衆不服。必得元之遺裔。方能興復。哈密因訪得王姪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國事未幾。阿黑麻復

巴及金印去。報至朝廷。遣兵部侍郎張海德。經粵之遂修嘉峪關。捕哈密。許回回通黑里麻。致令反覆。為奸者二十餘人。發戍廣西。文昇曰。此敵。遣使人責復。陝巴金印。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之。不戢。請閉。開絕諸番貢。令西域歸怨阿黑麻。以擄其黨。上從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甘肅。報至朝。議頗駭。文昇曰。吐魯番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苦谿。又數程。路乏水草。開夷使入貢。多帶水行。今若遠來。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料不能至。特以虛聲

廣西傳 卷之九 明

恐我耳。已而果不至。八年。阿黑麻復令酋目牙木蘭率番夷三百騎入據哈密。文昇亦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四十餘人。流聞廣。而薦都御史許進。率副將彭清。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登城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報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仇殺。不能大發兵。僅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圍復哈密。復為赤斤衛兵所檄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幣。而哈密復。後轉吏部。文功不述。至正

德元年致仕卒贈太傅謚端肅文昇立刺五十餘年  
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能決者文昇至  
一言而決至于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指奪

斷曰

文昇馬撫巡按山西固原土賊據險吼嘶官軍屢  
敗項忠督提馬諭無戰城乏水隄斷其樵汲釜魚  
自携項忠從信擒四燃臍敵寇臨登遣將削泥再  
入好水戰獲其輜女直復叛陳鉞敗栖欲殺貢敵  
以掩已非貢敵懼亂震鼓鞞文昇往諭解散不

廉將傳

卷之九

五

疑內臣汪直借此出師及至邊境無敵排擠懷恨  
馬撫下獄奏題至於直敗位方復躋不戰而撫中  
安外齊卽至大創必勢所宜所以立朝高風莫梯

王信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成化初以指揮守荆襄時石和  
尚劉千金友信進據房陸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  
衆突至圍之主帥逗遛不援信乃多張旗幟舉火晝  
夜不息應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鳴砲  
賊以爲援兵至驚走有功陞都指揮同知已而移鎮

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

能官禁窩戶繕將才慎守備又條上四事曰慎專任  
以利民情定倉庫以備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刑  
罰以省財用未幾信又上言湘廣蠻夷雖曰腹心之  
蠹無能爲也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糶發可以邀功  
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  
遺本爲逃避徭役今長老子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  
非惟死及無辜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斂獲  
未竟餓殍已空機杼纒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

廉將傳

卷之九

五

得矣乞選良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  
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削奪三司方面所以  
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  
本澄源則在朝廷而已憲宗下其章飭勵衆職時末  
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威福遂兩解不爲亂  
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之  
竟不煩兵而下有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之故  
皆稽首曰累歲苦裡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  
此願爲屬役何敢反耶因爲信舉肩輿以表敬信歷

鏡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經三十年簡  
無華衣履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于...皆善  
皆舉進士有名

新曰

王信指揮荆襄協守和尚千斤雙攻赴赴主帥返  
遼兵不凌手晝夜戒嚴圍之既久突開城門火揚  
砲吼賊疑援來驚張奔走乘勝追亡功堪不朽移  
鎮上言參無酌有大合兵機一言不苟上下其章  
申飭例備變夷解仇為之和剖屢征未降直諭稽

廣百補傳

卷之九

三

首竟不煩兵但搞牛酒小用大才功名山斗

張輔

張輔玉之子以靖難功封信安伯又以父功進新城  
侯永樂四年副宋能討交趾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  
入龍州能疾留龍州輔率衆度坡壘闖入安南境進  
至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時賊恃東西都及宜江姚江  
沱江富良江以為固緣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築土  
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兵守之又  
於富良江南岸列置木椿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椿內

諸江口俱下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  
列眾陣于城柵內路守隘以老我師適西平侯沐晟

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遂自三帶州招市江造舟  
而進晟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而輔率大軍  
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  
設重濠濠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曰  
賊所恃者此城立功在此一舉期夜襲城以舉火鳴  
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啣枚昇攻具越重濠薄  
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炬

廣百補傳

卷之九

三

齊明銅角競響賊倉皇驚散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  
為障輔命畫獅蒙馬神銃翼之象見皆股慄又為銃  
矢所傷皆退奔官軍追斬無數西都聞之亦焚宮室  
倉庫逃入海輔追至富良江賊欲立柵相拒輔乘柵  
未備躬率將士力戰復大破之分道窮追舟師追至  
海門涇鵠淺時久晴水涸賊棄舟遁俄而大雨水漲  
數尺我舟畢渡衆喜曰天助我滅賊也益追之遂生  
擒黎季犛及其子澄滄等交南悉平因設都布按三  
司以撫輯兵民捷聞進封英國公未幾交賊簡定反

輔討之獲簡定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輔又出討之。賊走。追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官軍輔偵知之。戒先驅曰：群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女賊乘之。賊大敗。遂擒季擴。餘黨悉降。交趾復平。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遣人密約輔為內應。輔即縛其人。白於宣宗。擒之。二年交賊黎利猖獗。遣人進前安南國王三世孫。屬表乞立為陳氏。後上以示輔。輔曰：不可。從征將士勞苦數年。乃始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誦。無疑當益兵誅之。上不從。

遂復交趾。正統十四年。從駕親征。王師敗績。輔死于土木。追封定興王。諡忠烈。

斷曰

張輔封侯。命討交趾。賊隄防亘九百里。既下椿。揮又刺濠底。輔但令攻一切不理。雲梯附城。火炬齊起。乘賊驚慌。遂入城。裏列象拒人。畫獅驚靡。銃矢再加。半逃。半死。生擒季擴。捷聞。賜璽。再及再平。功已足。紀請立陳孫。聖心稱美。遂令大功不全。終始土木。從亡。臣節盡矣。

古閣黃道周石齋註。廣百將傳卷二。後學周亮輔。補

羅通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也。年二十四。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會交趾平。夷獠新附。中朝士憚往。上詔御史于三級知交趾諸州。通得清化。既至。黎利叛。來攻清化。通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構。棄交趾。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曰：王通不奉命。我

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來攻。圍通死。職大敗之。踰年。詔使至。知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為庶人。其餘非罷。即譎。而獨引見通。敗戶部員外郎。睿皇帝北陷口。詔舉將略。有以通應者。遂擢為副都。命守居庸。是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擁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日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參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通聞。欲大通仗劍。揚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是



矣。下。今。有。一。人。一。馬。南。渡。者。斬。以。狗。乃。止。會。天。大。寒。  
令。老。弱。汲。水。灌。城。水。堅。滑。不。可。破。七。日。敵。退。趨。紫。荆。  
通。選。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提。問。加。太。子。  
少。保。賜。璽。書。慰。獎。通。數。上。書。論。兵。事。與。謙。不。合。乞。  
病。歸。卒。

斷曰

羅。通。豪。傑。守。禦。屹。然。清。化。一。怒。生。死。不。遷。居。庸。仗。  
劍。誰。敢。言。旋。灌。城。汲。水。敵。退。城。全。不。獨。忠。勇。才。實。  
大。無。提。問。帝。喜。宮。保。加。銜。始。知。節。烈。臨。事。愈。堅。

項忠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也。正。統。七。年。進。士。成。化。四。年。固。  
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勅。忠。往。討。時。伏。羗。  
伯。毛。忠。戰。死。我。兵。遠。退。忠。即。戰。斬。指。揮。以。狗。陣。始。定。  
聞。賊。城。中。之。水。草。因。移。兵。據。賊。水。草。以。困。之。與。賊。相。  
持。百。日。賊。急。忠。乃。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  
脅。從。賊。因。相。率。來。降。賊。愛。將。楊。虎。狸。忽。被。擒。忠。叱。令。  
斫。頭。來。虎。狸。伏。地。乞。宥。死。自。效。忠。即。假。以。詞。色。許。令。  
立。功。解。金。鈎。束。賜。虎。狸。遣。去。故。滿。四。竟。為。虎。狸。所。誘。

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六。年。大。旱。荆。襄。流。民。  
咸。遁。入。山。李。瀚。子。劉。千。斤。之。黨。因。倡。為。亂。復。勅。忠。總。  
督。討。之。忠。因。遣。人。持。榜。諭。降。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  
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八。  
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忠。處。置。得。  
宜。三。十。餘。年。賊。不。復。起。而。議。者。猶。指。忠。妄。殺。致。干。天。  
和。交。章。論。奏。忠。疏。辨。乞。開。上。俱。不。聽。

斷曰

為。將。用。兵。要。有。機。巧。滿。賊。石。城。詔。忠。往。討。忠。不。戰。  
爭。但。據。水。草。困。久。賊。窮。福。福。親。曉。降。待。以。恩。擒。許。  
自。保。所。以。虎。狸。誘。滿。以。微。賊。亂。荆。襄。忠。復。乘。旄。先。  
以。申。令。不。遠。兵。擾。意。在。招。降。負。險。方。勦。由。此。全。多。  
誅。戮。甚。少。三。十。餘。年。地。方。靜。好。議。者。猶。言。妄。殺。如。  
草。深。怪。廷。臣。如。此。顛。倒。

陶魯

陶。魯。字。自。強。鬱。林。人。也。父。成。為。按。察。副。使。從。擊。賊。兵。  
敗。死。之。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官。監。魯。補。焉。一。  
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

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感廢擬王者。二司長吏見皆長跪白事。懼若不自勝。一日。雍顧峽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請食。雍謾曰。我不時食。丞揣我何意。魯曰。無非某賊耶。雍詫曰。然丞既知之。能往否。魯曰。匪直能往。攻之易耳。耳。雍怒曰。賊銳甚。又隘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奇者。吾方欲身往。汝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魯兩邑不能理。乃言

廣西雜傳

卷之二十一

四

擊賊。若妄當。魯不拜。謝復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能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宛龐統廢邑事後。乃為蜀各臣公。幸無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魯曰。三百人足矣。雍曰。何少也。魯曰。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身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目足。魯乃為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

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趙大。其。者。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于三百人。已無。者。眾益奮。雍大賞。言于朝。累功。進同知。至。左右布政司。錄其後。為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避。近。不及。遇。即。叩。首。乞。為。良。民。得。無。死。幸。甚。然。僅。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贖。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三。百。人。乎。

斷曰

陶魯內才外形。憤憤雍討大藤。正憂無對。見魯。儻

廣西雜傳

卷之二十一

四

前因而戲。謂食粟汝知。討賊應愧。魯曰。不然。人有。呆。慧。食。粟。不。知。討。賊。頗。會。蔣。龐。之。流。是。其。前。輩。雍。驚。其。言。授。以。軍。隊。三。百。選。鋒。可。進。可。退。破。賊。須。臾。決。不。友。柝。陶。家。軍。名。一。時。稱。最。方。信。用。兵。以。精。為。貴。

王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滹人也。年二十六。進士。後以總督視師。延綏。以輕騎襲破敵于崖窻。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又破之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人。

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多從大軍後出城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遊驍勇跳盪武騎為其心與敵搏始有戰矣或探敵重而劫之或剪其用是得數成功名既而謀知敵滿都魯李羅能加蘭三口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于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甚多獲輜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鞏州頗有所獲

廣雅釋義

卷之三

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敵一百四十九奪其齒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敵既失利歸而廬帳妻子畜產又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既而敵口西犯邊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因詔保國公朱永為平敵將軍由南路會榆林越為總督率師西討直自監其軍既至大同諜知敵帳在威寧河因遣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雲薄之敵狼狽出戰遂破敵斬首四百三十七級俘獲無算捷聞越

遂封威寧伯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為之死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為玉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忽一千戶謂敵還即召入與談敵事甚晰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稍酒即并金卮予之也又談則又喜指其伎中最殊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奉皆效死力一日夜襲敵帳將至風暴

廣雅釋義

卷之三

起塵駭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此天贊我也去而風使口不覺歸而卒遇敵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率功以為千戶以家近京得通于中貴人李廣後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越不為報而越坐憂悴者則遂卒

斷曰

王越文臣偏長于武視師延緩以將自許斬獲占多論功誰阻謀賊威寧乘風襲取功成捷聞威寧封補師過秦王賜宴歌舞吠犬自陳乞其伎女

夜○推○醜○麗○姬○環○處○將○詞○敵○還○命○之○入○語○語○敵○詳○明○  
飲○以○金○縷○再○語○得○情○金○尼○賜○與○語○終○入○神○麗○姝○乞○  
汝○所○以○士○心○死○于○為○主○

王瓊

王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武宗朝召拜戶

部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為人多計筭頗敏默識凡天  
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隘夷險福禪才否一覽悉  
記無遺武宗末饑民乘間起為盜最大者山東劉六  
河南趙鐸亂中藍鄴江西挑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

廣西通傳

卷之十

十餘萬攻城剽府庫日益盛對事告變旁午瓊手錄  
指悉計合機官嚴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徽  
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  
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贛州盜大起王守仁  
特巡撫其地請便宜從事瓊才之威報可守仁果以  
次平賊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無人色而瓊益治  
兵自如衆問之瓊曰吾久用王守仁在上焉何謂耶  
寧王之反度此時已執之矣亡何賊守仁執王時  
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厚結燕言無不當瓊得成

功者此也嘉靖改元言官論瓊奸狀下獄論死赦成  
遼左瓊上疏自辯釋為民後敵復入陝楊一清還朝  
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  
加振刷焉因逐敵去既而築牆阻敵招商實邊功配  
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後改吏部卒

斷曰

王瓊大才高坐堂上盜賊紛攻洶洶蕩蕩調將遣  
兵無一不當敵寇山西驕矜無狀奏集鎬兵伏擊  
敗喪報反寧王中外驚悵瓊曰無傷久已有將

廣西通傳

卷之十

游平攻此時已創亡何捷聞方知非妄但惜正人  
往往遭謗削職復官有如風浪

馬昊

馬昊關中人也長身矯捷善騎射舉進士為御史以  
罪謫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鈞指民家  
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  
伏闕上言馬昊於真定稱保鄆請勿謫詔許之亡何  
蜀盜藍鄆叛合四省兵討之未效吏部言馬昊才因  
陞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郡兵笑曰將不知

兵若勝何因擇驍勇才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  
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賊賊營亂自相  
踣籍乃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為  
兵起未有者吳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  
之遂前逆賊敵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為應吳以正兵  
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  
兵令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敵降萬人  
遷副使時賊勢尚張當事議招降賊雖請降而乞住  
劉臨清市空其民吳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敘下

通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敵以自困獨益治兵

募召豪傑賊因不敢東未幾賊復反集衆至二十萬  
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進圍中江因謀向成都吳以  
五千騎馳赴中江擊之賊敗走窮追之殺賊口廖麻  
子遂進益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  
于東鄉兩復推喻老人為帥吳請于總督彭澤曰山  
險不便騎射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自餓死  
也澤如吳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他賊在遂寧  
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逾歲有亦不刺自西海犯松

潘蜀大震吳招土番為間取道夜襲之彼驚潰獲  
及衣械甚夥事聞加祿俸一級高拱筠贊人普法寇  
倡諸夷部立寨借號攻劫吳率兵搗破之降者萬計  
獨青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  
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岷南  
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敵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  
進都御史子一子錦衣百戶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  
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斷曰

馬吳用兵妙于有制所以賊來斬殺如意小勝不  
奇大敵方異賊左立營伏右以濟吳備伏趨伏未  
及備敗潰左奔并左失勢左右俱傷敗走無地當  
事招降猶欲據市吳不許之中江復吠麻子尋誅  
老人旋棄法惡再萌諸夷重二吳直擣之降者萬  
計最險青山據泉而斃始知將能戰無不利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弘治十二年舉進士正統  
元年劉瑾亂政守仁抗疏劾之受杖被謫貴州龍場

驛丞瑾敗方漸起歷陞至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守仁  
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  
王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出肆掠劫  
焚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皆互相觀望  
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轉與諸賊通曲護于賊守  
仁逆知有變仍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  
仁因請上得○是○異○才○在○此即與守仁兵符改提督是年茶寮賊大起  
江廣湖柳騷然上命三省會征守仁首誅通賊監生  
吳讓然後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  
奔復連戰奔桶岡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  
磔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  
釋其脅從千餘人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開山通  
道夷其險阻瀕頭尤悍黠擬官借號益增機險守仁  
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至明年先計擒賊魁遂進  
兵擊其懈連破三洲乘勝逐北滅巢二十八俘斬三  
千餘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數盡為治境  
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以祀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守  
仁適勅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額誓不

與濠俱生急馳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  
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諜四出投檄  
揚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  
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疑四路兵至不  
敢出遲回半月餘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  
仁之兵則已大集矣即傳檄罪宸濠遣入密書與賊  
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  
者宸濠得聞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  
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浙黃趨京師宸濠不聽  
守仁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  
濠子三哥四哥時宸濠正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  
穴守仁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濠及其子  
大哥宸濠既擒江彬諸奸遂導上南巡下親征時  
宸濠未死諸奸佞皆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  
頗有異謀而畏守仁不敢發惟百計欲去守仁而守  
仁深機曲筭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  
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  
璉因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及平賊歸功





數銳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又告郡守張文  
 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緝衣者稱凌十一欲  
 先登銳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又引弓貫其吭而死  
 于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  
 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紕擁騎至城稱後兵數  
 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銳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視顏  
 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  
 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關循外持鈞  
 距大呼銳發矢中其左腋藥火齊發項之樓燬死者  
 不可計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各首  
 舉木爲蔽攻甚急銳乃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  
 置所蔽木上火發盡棄去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  
 寇又于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  
 銳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寶石被緋金鼓置  
 城上向寇寇兵望見遂大潰銳乃潛使一卒從間道  
 棧絕且暑甚濠賊力憊夜斂睡去銳募善泅者  
 船中間斂聲即斬首絕其纜故之江中又遣  
 突八岸上營舉火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

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捷聞  
 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  
 又賜有忠勤報國并戰守奇功二榜皆授都指揮僉  
 事充叅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濠既平兵部論功  
 進銳爲都督僉事蔭子評爲羽林千戶安慶立生祠  
 以祀後以疾卒卒後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斷曰

楊銳羽林代父總轄儲運艤艘比之陣法運無後  
 期九江駐札獲賊蓮洲監司自剖銳曰無然豫贏

宜察固請移師湖口鎮壓又先設鈞以待賊發及  
 賊來時盡爲鈞殺射賊勇施焚樓威維銳石齊加  
 碎兵穿甲敗走宸濠捷音上達賜璽書褒男兒志  
 荅

仇鉞

仇鉞江都人也世襲指揮同知驍勇敢戰正德五年  
 真鏐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守備保勦又與  
 賊聯姻疑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勦賊故  
 姻耳若疑勦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而不復歸正

矣因白上用勳為參將以鉞為副總兵討賊命下  
即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  
飛渡黃河食城肉謝朝廷鉞聞命亦稱病臥陰約游  
兵壯士候保勳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為內應  
俄蒼頭書童沒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  
鉞因嗾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且  
過東岸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  
病亟昂來問病鉞酒堅卧呻吟且久且死蒼頭率  
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  
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真鐔充總兵寧夏封咸寧  
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方真鐔之變朝廷遣張末同楊  
遼唐將兵出討遼庵謂末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  
彼不久當有捷報至是果然蓋鉞自列校楊公誠拔  
以起者其早受知于大賢如此

斷曰

仇鉞指揮忠勇奇特偶陷真鐔詭言從城峻皎此  
心一時誰白楊李知人反令討賊鉞因病情形之  
聲色俟兵至河假為畫策恐極灌城賊驚出懸咽

起奪門反正頃刻方知其忠凜凜赫赫食祿流芳  
不為多得

戚繼光

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幼而裨闔多權術英風勃勃  
既冠奉父命襲世官待次司馬門有善相者目逆之  
曰將軍三十六乘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口  
人大入繼光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又有推轂者遂進  
官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會倭難時作繼光因上  
練兵議其略無兵而議戰猶人無臂而格于將乃令

鷹首將傳

卷之三

四

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戰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  
其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  
及今簡練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繼光亟募三千  
人假以節制繼光則以為甘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  
但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  
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為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  
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駕鴛陣居無何卒服習  
矣督府請補東叅將分部台州既而烏夷入台州觀  
旌旗皆辟易所向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

繼光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聞寇張其分壘為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口長壁。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覩若無人。繼光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倅賊立盡。他戎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而還。隆慶初。敵陷石州。用廷臣議。召繼光入策備邊。繼光因上書陳七原六夫四弊。大畧謂。兵制西北什倍。東南敵憑。積威劫邊。人人入望。風而靡。戰將率股軍。費參外家。兒視敵飽。歸尾而鵬。勦掩老弱為功。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驗之。東南諸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再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為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為之連。衛總攬折衝。主將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敵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設有警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既而有言太阿之柄。不假武人。而練兵

之議寢矣。既而又議築臺。督府正其議。許之不旬日。告成功。又議立軍營。出戰。以代城郭。首分數次。形名。次伎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搗。次遮擊。次追襲。次倅載。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俱謀。八犯自繼光修內備。不戰而伐。敵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時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大閱。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大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驗諸械器必精。履諸關隘必周。此還報。悉以狀聞。因以備邊功。進左都督。加秩少保。廣百將傳。卷之十。明。及江陵。勦人言波及少保。忌者復陰布蜚語。始移鎮南粵。未幾。敵入黑裕關。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而尸祝之。繼光度嶺南。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以丁亥。蜡日卒。

繼光將軍生殊不偶。五等三孤。是其所有。推較備倭。東南是守。因練三軍。短長互紐。南不並驅。利于險走陣。名驚驚可斬。可久分守。浙東島夷。時孔觀威。旌旗辟易。海口因而誅之。獲訊獻醜。檄救江西。

到即斬首再往牛田俘馘不苛敵陷石州召光入  
剖因請練兵以為利敵再請車營以為不朽部議  
持之唯唯否否江陵遺觀方窺八九少保加榮勳  
名山斗

沈希儀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世襲廣州馴象衛指揮使未  
弱冠已能馳馬手縛賊征未安盜誤陷淖中騰而及  
于岸三酋前趨之一鏢一刀一弩並發希儀振項以  
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矢項死因掣刀斫刀

酋於燈間斷其煩車又射其髻竟却其追兵而還  
遂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  
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  
狹難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澗衆行成列  
難圖矣吾欲奪其閘而致之狹因伐岸竹編筏以為  
線頃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  
以疑賊賊果疑而趨滑石且半渡伏發擊敗之嘉靖  
六年岑猛叛督府召希儀與許曰歸順岑璋猛婦翁  
也助猛奈何希儀素得士官陰事因答曰璋女失寵

而璋心恨猛貌合耳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彼曰  
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豈危矣希儀曰是不  
足憂上官大率飽富貴懸巢穴所為拔者懼誅耳豈  
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走交南希儀曰猛走交南則  
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道進師希儀將中  
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諸左哨將乞糧

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為辭希儀笑曰兵糧吾  
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兵三百人繞出工堯背煮餘  
糧為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遺三百人則已立

嶽工堯山頂矣賊見而大驚遂逐入隘得其積粟食  
軍乘勝攻田州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因遣兵  
千陽助猛又精兵千人名護女實則為間官軍得  
工堯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兵壓歸順境  
索猛歸順斬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賊巢  
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  
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  
土官田州乃平擢石江泰將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  
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前守劉璉璉千賊訶者耳目

官府聞中稍動已賊在溪洞數百里趨知  
至令熱信悉出入城而求得與番通  
者十人厚之使為詞於是賊動靜聲息往  
我所先得所動風雨來去每出勦即射破親近不  
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  
引諸軍買行問旗頭旗頭不知也頃之劉營賊衆  
至戰方合而伏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而賊寇他所官  
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  
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

廣南將傳 卷之十

以得之所賜助必其劇巢縛管繩為記無妄殺於劇  
巢得婦女牛畜果隣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  
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乎於是賊驚服無敢陰助賊  
嘗欲勦一巢乃伴卧病所部人問病謝不見再入問  
希儀始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  
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寨乃知其非獵也因攻巢  
擒其尤謀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殺深  
以甚兩妻風天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  
若砲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擊賊大

老沈來矣擊妻女滿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  
賊溺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及明謂之  
則寂無一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  
聞則愈益驚陰謂之則老沈固在叅府不出也自此  
賊膽落或易而為熟番熟番既伏希儀威信調征他  
巢雖懼為仇不敢不往論者以為廣西之將前此未  
有也思恩已設流官忽聞岑濬有子曰金在鎮安人  
情洵洵而賓州首楊留甲辭希儀曰留小主人在請  
往希儀暗思金去廣近而留應之且為賓州憂賓州

廣南將傳 卷之十

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旋言好語謂留曰金是  
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復沉吟作自語  
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而呼留入密室要  
賂為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  
分將思恩必仇金須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  
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  
非賊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兵備隨盡  
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則  
賓州幾失瓊南五指山燕夷本馴順畏法知府邵濬

者賈虞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十督府  
 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井  
 勢不可不釋併諸夷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  
 信莫若獨搗其首惡首惡平則諸異志者唬魄矣是  
 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  
 收貴州入銅平巢作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  
 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  
 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于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  
 毒諸體者皆遍最後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

斷曰

沈子希儀英雄之器勇悍既殊復多智計陷陣殺  
 首直如兒戲狹路邀誅其來若繫岑猛何強驅而  
 就斃擢守石江柳州之地徧地賊巢耳目甚細儀  
 僞不知任徭游憇借徭探搖轉爲我利突勦如鷹  
 不知其意凡賊所攻官兵先備賊驚爲神同而失  
 勢誰知勦誅皆有管記忽聞岑金在賓復繼廣前  
 揚留因請往肆伴借復官誘而相棄思思平進  
 官榮世

李善長

李善長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慷慨好功名祖傳  
 里中推爲祭酒元末劇盜起汝穎間淮南北黎傑  
 多起應之善長心薄之不出會高帝爲濠州帥以兵  
 畧滁陽善長被儒生服道謁上素聞其名禮之與語  
 取天下大計輒合通夕恐且遂收以爲掌書記而從  
 容謂之曰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者皆持牘者市  
 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致敗也善  
 長頓首曰命之矣於是諸將來歸必爲上布款誠皆

使得自安遠近日附上鎮和陽而元衆猶盛每分營  
 使軼上欲出復鷄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戒曰敵至  
 謹自保而元謀知和陽守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兵  
 大敗之捷聞上大悅曰誰謂而歷歷握算此役幾令  
 執戈者屈之矣因謀渡江善長曰兵衆食少舟楫不  
 備不足以爭江左利姑俟之會巢湖將俞通海廖永  
 安等以舟帳來歸或疑其詐善長亟說上曰此天贊  
 我也賊不可失上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善長  
 預置榜論士卒有擄掠者必斬太平南下卽懸之

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為吳公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  
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為省僚而軍進止十  
九取善長處分上益禮重之凡師行善長少留守轉  
運兵餉無乏而將吏帖服居民安堵諄奉上為吳王  
起拜善長右相國偽漢平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  
制錢開鉄冶定魚稅諸利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  
不以為困而國用益饒既而吳亦就平乃力請上即  
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啻尺土而成大業比肩之  
孽刻削且盡不以茲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上曰

廣百將傳

卷之五

天

吾居恒笑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界我我  
安得復効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庸  
汲汲平吳皆大將軍功上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  
門封宣國公賚賜如大將軍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  
法有連坐三條善長固請除之既而命與劉基等悉  
加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復得群臣勸進凡三  
表乃許上幸汴梁命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  
行事尋奏定三部官制及官民喪服朝臣服色俸賜  
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

善長謀之三年大封賞上謂善長雖鮮汗馬勞  
然給足軍食其功甚大進封韓國公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鉄券身免二  
死子免一死誥詞比之蕭何云

斷曰

善長文墨目能識龍會元喪亂儒服歸從商籌大  
計對合針鋒授掌書記宣布恪恭師出室懸敵乘  
進攻用奇設伏大敗元兇整旅渡江計食緩縱巢  
湖根歸衆慮蠶蜂亟言於上天贊我養長驅江左

廣百將傳

卷之五

天

榜諭士農軍政肅然輸餉足供充祿國用裁取中  
庸固請正位三表乃從奏除苛法定律建封比之  
蕭何爵祿萬鍾

鐵鉞

鐵鉞鄧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奏對  
詳明上喜賜字鼎石屢決疑獄建文初擢山東叅政  
北兵起李景隆將兵駐德州鉞督餉繼之不乏景隆  
軍敗南奔鉞收潰卒保濟南北師至圍城數匝百計  
攻之屹不可破城攻壞者明築之恐為所乘先以藍



布大幅灰紋其上如石張於外北師遠望以為神遂不敢逼內得潛為絆完忽又盡撤守具出入城外伏地請降因懇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王大喜謂諸將曰得此可斷南北軍中皆呼萬歲卽下令退軍受降鉉乃暗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聞堵中約候入城呼千歲卽下鐵板拔橋因遣人請王入撫諭王渡橋至城下門開王將入門內群呼千歲鐵板亟下僅傷王馬首王大驚急易馬回走至橋而橋下伏兵已斷橋燕王急乃躍而過怒令合兵圍城鉉廣百將傳

卷之五十七 明

三

令軍士辱罵北兵大怒攻益急以礮城震欲崩因書高皇帝神牌遍懸危處北兵見之遂不敢擊久不能克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北兵南去北平之守單弱可襲而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合南兵進躡之大難且夕平爾鉉曰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者莫若固守濟南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歸而邀擊之全勝計也既而北兵攻東昌鉉援之大戰城下斬燕大將張玉事聞進兵部尚書北師至宿州鉉

大破之於小河斬驍將王真中原震動燕王將北還以諸將力諫於是決計南向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及文皇卽位鉉猶擁殘兵駐淮南規圖興復而大勢已去被執至京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義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誓不絕口年三十七父母海南安置子皆戮死妻女發教坊妻病死二女終不受辱同官以聞乃赦出

卷之五十七 明

三

鉉公名鉉忠粹英英督餉不乏收飭潰兵嬰城自矢礮燧傾橫幅布外張繕築完城客誘入殺將次功成悞中馬首脫易躍行進攻益急牌懸息征休養待勞東昌捷蘇天心向有勢失孤鳴剖葵問甘忠何懼烹芳名千古雖死亦生

程濟

程濟朝邑人有奇術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中不廢建文初

上書言某月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見。將殺之。濟仰而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衛。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故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莫測其所以。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遽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止曰。為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濟名正。推脫處得免。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北兵起。濟勸翔學其術。翔曰。吾願為忠臣也。金川門破。

廣百將傳

卷之十

五

翔招濟同死。濟曰。吾願為智士也。翔竟死。建文召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有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為建文落髮。遁去。濟從之。每遇險。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帝至南京。人尚識之。至京莫知所終。

斷曰

程濟數術莫與其匹。朝邑岳池。寢食家室。上天呈象。越職計日。震怒無稽。乞困桎梏。不承前言。秩優軍帥。戰捷徐州。論功擢筆。夤夜祭碑。人不知實。文皇過此。日裂肯叱。椎擊錄文。濟名卒。夫數有安排。

免於斧鑕。願為智士。致君成佛。火燎平原。池魚遁出。數可前知。關津免詰。術以愚人。險厄化吉。四十餘年。同歸故室。建文功臣。濟為第一。

朱能

朱能字士弘。定遠人。父亮從高祖開創。有功。世襲燕山中護衛千戶。早卒。能代其官。為燕王愛重。嘗從王北征。取元太尉。兒不花。覆其軍。建文初。以王強大。見猜暗勅三司逮之。勢且迫。王欲動而猶隱其事。能因與張玉丘福直入。倡言曰。大王高皇帝親嫡子。最

廣百將傳

卷之十

五

長而賢。朝廷不察。而以吳淞見疑。大王即自受。吾曹亦安能坐待菹醢也。王乃決策。誘執三司而起兵。靖難從王攻薊州。先登拔其城。擄其將馬宣。又乘勝取遵化。求平密雲。諸邑東畧地。抵灤河。還從擊雄縣。後先登入東門。破耿秉文之前鋒九千人。追獲副帥楊松潘忠。遂乘勝直至真定。與耿秉文大軍遇。能挺丈八矛。敢死二十餘騎。瞋目大呼。突入其陣。所向皆解。王麾眾從之。遂破其陣。斬獲數萬。追至滹沱河。敵尚數萬。能復大呼。馳而躡之。遂盡潰。王大悅。賜書褒。

又從援北平。解其圍。又追敗吳高卒二十餘萬。國公李景隆以五十萬衆攻北平。能從王入。後乃於鄭村。窮力戰。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又擊潰景隆兵之攻九門者。景隆懼。悉鳩亡散。號百萬。復來攻。王親拒之。以能爲前鋒。馳向至白溝河。屢戰屢敗。之盡拔其寨。柵窮。追濟南。復大敗之。獲降萬人。聞于王。悉縱歸。復下滄州。又進攻東昌。與盛庸兵鏖戰。王忽以數千騎突出敵後。襲之。敵知爲王。悉衆圍之。幾不能出。能急奮力潰圍而入。復翼王潰圍而出。我大軍遂進。

張玉

張玉

張玉

戰來河大敗。盛庸兵又乘勝。峇彰德。掩水西塞。又敗敵將李文。于德州。遂進克東河。東平。搗汝上。諸塞。又設伏。敗平安之衆。十餘萬。轉戰至小河。王師不利。與諸將議。威氣驚。請班師。能獨奮然曰。漢高帝百戰百不利。而竟奪項王之天下。今僅一不利耳。而遽旋師。何也。且旆一旋。可復至此耶。王悟。乃下令曰。言此者斬。遂縱兵深入。至靈壁。敵悉衆來戰。能與丘福。後先登陷陣。擄平安。及斬馬溥。徐真等三十餘將。降者數十萬。人遂進取淮揚。而定京師。王卽大位。論功封成。

國公歲祿二千五百石。賜命鐵券。又明年安南黎氏弒其主。且拒皇命。詔拜征夷將軍。總兵討之。上親餞龍江。師抵廣西。而能病瘴。以兵屬副軍。而卒。上時已親星象。而怪之。曰。西南其有憂乎。俄而計聞。上震悼。輟朝三日。大臣入慰。上爲洒泣。曰。輔我成業者能也。命百官爲治葬。親爲文祭之。謚武烈。

斷曰

成國朱能。勇冠三軍。數言悟主。百戰成勳。獲降。歸潰圍。翼君。餞于龍江。龍握超羣。

張玉

張玉

張玉

張玉河南祥符人。驍勇善戰。多智策。仕元。積戰功。至樞密院。元亡。遁于沙漠。洪武十八年。始自拔。來歸。高帝異其材。以裨校從征。後積戰功。調燕山左護衛。又以敗敵。進都口。指揮同知。遂爲燕府元僚。燕王寄之。若左右手。靖難師起。玉首佐謀。盡奪北平九門。既而議師所出。威欲南。玉曰。薊爲肘腋。思不滅而南。不安也。燕王然之。遂輕兵圍薊。獲劄守馬宣。又移兵取遵化。具有斬獲。功從王南下。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真定。

王請單騎視之。還曰：乘文不能訓衆，師有敗氣。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王曰：彼衆而驚我，整而銳，胡不相當也？燕王大悅，曰：倚若一人足辨矣。遂前薄真，定果大敗其軍。又從敗吳傑軍，又輕騎救永平。辰抵大寧，午凌其堞，斬大帥朱鑑，又還救北平。大破曹景隆之衆，突騎往還若風雨。復從廣昌蔚州進圍大同，皆下之。時謀報李景隆收散卒及後軍未傳，首號百萬，且至矣。諸將謀未定，玉復進計曰：兵貴神速，請急往白溝河，以逸待之，可勝也。燕王

廣百將傳

卷之三十一

明

悅而從之。果大破景隆，追擊至濟南。東昌之戰，燕王破圍，王死戰得脫。玉不知王所在，突入其陣，東西衝擊，手殺數十百人，自亦中創而沒。王收兵不見玉，慟哭謂諸將曰：勝負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我良股肱耳。追封榮國公，謚忠顯，遂以兵屬其子輔。

斷曰

驍勇張玉，燕府元僚，佐謀收剽，審敵敗，置大破景隆，斬堅頑，慘追封榮國，青史昭昭。

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人也。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登成化進士，授中書舍人。尋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在任八年，大作士類，召為太常寺少卿，轉南京太常卿。時因邊警，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珉茶馬，清出荒熟牧地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篋，轉運茶司，每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為便警作大司馬劉大

廣百將傳

卷之三十一

明

夏薦為陝西巡撫，兼理邊務，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守備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繕城濬河，而緣河一帶備嚴，敵不敢渡。己丑冬，敵以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避，爭不可以謂平涼一路絕無行人。秦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去而敵聞一清至，遂掣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敵數

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疏陳戰守之策修築垣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數事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大學士李文正救免會慶藩寤緡叛起為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虐一清昔時多所釐革至是踵舊遂紛相訴討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究其人因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又謂邊軍之困本出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為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逋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為將領所據以自封植於是各

廣百將傳

卷之十

一

鎮守黜役退占又稽查軍士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徵調及雜差者循次撥用遂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修數事乞旌死節之家如楊忠李存張欽等宜蔭其子多與劉瑾不合絕不少顧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宜取回調用復薦仇誠保勅史靖等時延綏巡撫奏救諸鎮搜索河套散賊一清疏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虛空糧儲缺乏而河西勁敵屢行搶攘况河凍後敵苦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

老弱殘敗餘寇何補千事且往回動經旬月糜費根草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乃寢瑾素憾一清因倉卒起用今見警息欲矯詔削其權事發伏誅踰月召為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時順天應天山東河南江西盜起疏陳切當為上嘉納改吏部遂起廢拔幽凡為逆瑞構陷者連茹以起又陳戰守撫馭賞爵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兵部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願

廣百將傳

卷之十

一

者陞一級有都御史馬中錫總兵張偉同征專主招撫賊不畏憚放縱肆掠又渠魁劉七屯兵要赦廷議將從一清堅持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熾亂罪在不赦宜易增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為提督糧之方畧以拯溺救焚為念率西北勅兵半駐江北以為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為瓜真二壩之防又云賊出沒無常奔淮揚通海二州以趨山東留淮鳳之兵而山東自固矣未幾盜平獻捷卒如其畧加少保入內閣

以時事多事又因灾異自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請  
宸濠變起一清以林居疏薦王守仁知兵又以鎮江  
為江南首郡此地有備二吳無虞遂視閩城設險出  
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為外援設中軍營為內  
應故城內外恃無恐武宗南征幸其第君臣宴飲賡  
歌詔幸武林一清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  
督三邊後因霍韜上疏毀一清上疑之遂乞歸

斷曰

楊公一清幼具奇名恩寵獨隆群英教成文生五

廣南將傳

卷之十

明

彩武者九京茶馬得治荒熟牧平敵臨數萬車騎  
縱橫先聲畏走奏凱回旌修築設衛戰守皆精求  
賢剔弊旌節死榮止索餘寇裕國庇生起廢拔幽  
濟濟業自掃氛滌穢如畧蕩程宸濠叛逆薦賢知  
兵設險預備三吳少驚武宗幸第詩酒和賡諭幸  
西湖婉諫尼行再起督邊朝野歡聲

俞大猷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為泉百戶大猷若此時即偶  
儻以豪傑自命父卒襲表官學騎射從李良學擊劔盡

益常山蛇勢以為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  
百萬之衆固可使合為一人也嘉靖中會舉高

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可辱之奪  
官大猷笑曰此豈我自見地耶遂盡蓄其家遊京師  
以善于星侍郎鑿得書驚歎禮之驚一軍然終不  
盡用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欽廉為寇諸司議募  
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  
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  
計也乃多集海舟連破之未安萬寧而安南兩賊首

廣南將傳

卷之十

明

以獻矣倭難作大猷以南直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  
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  
死大猷因之坐落職奪祖官既而東南之禍日亟復  
大猷浙江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于  
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  
遇之輒摧壓焦爛因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  
長而以長制短且海船無他法在知風候齊流令以  
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由積歲  
不除之賊皆勦矣盜王直者門人也以亡命入海據

烈港勾倭貿易為遁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皆直故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之以自効。宗憲因誘之大猷言直在海島。非以禮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遁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之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蓋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命誅之。于是宗憲失信。怏怏曰。吾為俞帥笑矣。而群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聞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為解。而大猷遂詔獄戍邊。未幾饒平民張璉反。流陷江閩諸

廣西將傳

卷之二十一

星

州縣。詔宗憲兼督江廣。合諸道兵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將宗憲聞。馳出行劫。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兵迫其巢。彼必聚眾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耳。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闖走哉。于是以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噉璉巢。連

未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乘勝潛使說璉。璉已意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至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懸晝夜馳赴。而戚繼光浙兵尚未至。時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關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飢。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

廣西將傳

卷之二十一

星

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飢我飽。而我師犄角。馭之可使無了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是則我兵日多。賊日益困。蓋敵以戰為守。我以守為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繫滿。令東西二河。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已竟。璉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燕爾士夫。詬病止。已流言聞之。朝矣。三萬寇湖。州與益吳平相。移鎮湖廣。群盜畏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然亦詭殺倭。自効。遂與倭人絕。於是太猷請于督府吳桂芳曰。陸賊以出邊



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益深益  
則益以圖耳是死路也當人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  
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不散之令得遁去則遷  
曠日久而勞費無已也于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  
平而御史以招平爲大猷負坐免官吳桂芳抗官于  
朝乃得留二源山袁千里賊據洞如蜂房水窩介三  
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  
也遣王鸞者盛驪從充裨將爲死間賊得鸞自安而  
大猷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趨之諸巢果畢  
廣百將傳 卷之二十一 明

斷曰  
大猷爲將事必先周陳師鞠旅肅殺霜秋陣法常  
山文經典丘計無不中言必盡謀水滅倭氛陸俘  
璉因閩廣莫安漳泉少愛比之方叔賈榘其偉

明將

湯和字鼎臣濠人高帝勅封中山侯進封信國公  
贈東甌王謚襄武配享太廟湯東甌與帝同里開少  
孤卓越有大志及長多力而善射率壯士歸附從帝  
下采石定太平襲和陽生擒陳也先奪橋先登而直  
據其城十年守常州設防備禦而屢走吳師屹然爲  
東甌保障平浙東克西蜀起自登萊直抵江浙海上  
凡築五十九城迄今父老歷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  
真世世不滅哉徵信公吾其鯨鯢食矣公臨敵果敢

廣百將傳 卷之二十一 明

勇而善斷舉詔受任忠爾忘私真無媿開國賢將哉  
胡大海字通甫直隸虹縣人高帝封越國公胡越國  
之爲將也號令嚴明攻必克戰必勝體愛部曲撫摩  
遺民當高帝起義滁陽公伏策謁轅門遂爲先鋒從  
入和州克采石下金陵守婺源援諸暨取處州舉廣  
信值首攻徽州公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大呼殺入  
復與寧何奮兵破之誠驍勇絕倫命世之將哉嘗自  
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行軍知三事而已不殺  
人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軍每出遠近爭附之

為將而果能以三事行軍也則非徒勇而

有矣所稱王者之師非乎  
郭英濠州人高帝朝封武定侯成祖贈營國公謚武  
襄郭營國從高起義宿衛帳中即朝偽漢將陳同發  
及從大將軍北伐中原而舉通州也眾請速攻公謂  
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且不利當乘不意破之乃  
乘大霧伏千人于道傍率精騎抵城下戰久佯北敵  
果追之截軍為二斬首數千而通州平矣諸如裴瘡  
力疾乘舟鏖戰夜擣擄營而走擄鄒夫且奇謀屢見

廉直將傳 卷之十 明

所稱有能之將非乎誰謂其鼓壯而無權史稱同簽  
之入守將當誅郭四之功實由天眷誠哉是言也

康茂才斬州人初從偽漢後歸高帝立功封鄭國公  
康鄭國初以興旅有功累遷都元帥與我師戰不利  
知天命有在解甲來歸頓首言曰前日之戰戮力為  
王今日屢敗亦天教也事至于此死生惟命高帝釋  
而用之及降元將扈文明復遣書給致友諒以六舟  
破之于鄱陽昇小舟越山據上流以下蜀矣齊魯閩  
陝次第削平隨鎮河中漢中節制太原諸城既有擇

主之智復有克敵之勳未可以降將而概左之凡此  
皆龍飛名將也至如革除之將若張玉朱能鄭亨薛  
祿諸君雖有戰勝攻取之功總之稟成筭于立勝且  
以靖家難也

山雲薊州人成祖朝官指揮使歷仁宗宣宗迨封懷  
遠伯謚襄毅山襄毅廉勇有謀當溪洞徭獠叛服不  
常殺戮吏民歲以萬計其荼毒我無辜赤子蓋亦慘  
矣襄毅出鎮十餘年嚴號令明賞罰與賊前後十餘  
戰每身先之甘苦與共人皆致死力威聲大著嶺南

廉直將傳 卷之十 明

無警使生靈安堵得固熙皞之天者襄毅之功居多  
也他如為將而奉教于老吏一言謹持廉操始終不  
踰此其不耻下問在甲冑之士則尤難之難矣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登景泰進士歷英宗憲  
宗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贈太保謚肅敏余肅敏  
開余公渠於西安城以便民汲鑿山瀉斥鹵灌田千  
有餘頃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堡興界外屯得糧十  
萬餘石而榆林始稱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  
虜不敢復恣出入念延慶為內地虜屯其中虜顧居

|                  |             |   |        |
|------------------|-------------|---|--------|
| 廣<br>名<br>將<br>譜 | 卷<br>十<br>七 | 明 | 四<br>八 |
|------------------|-------------|---|--------|

廣名將譜十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黃道周註斷前有崇禎癸未道周序稱卽舊本芟其繁文出其精要入妙旁批有疑夾註又總斷結其智勇之所在云云詞意奔陋決不出道周之手殆坊肆所依托其目錄後幅割裂亦似非足本

# 左略一卷

〔明〕曾益輯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畧一卷》

提要

左略輯解序

余友曾謙氏韻士也願丰神峻整對



或終日不發一語余蓋爲之三掃其  
之漸咄咄吐奇遂得窺書帳中幾令蠹魚無避處最  
後出左略一卷諸凡行陣決勝之要節別而句釋之  
合若干條謙蓋笑淺夫攘臂時事語語遠左人人借  
籌故姑爲此探本窮源之論耳或曰甚哉曾生之見  
少也今昨異宜五方殊習騎車徒不一用渠懷遠猷  
曷不直削平遠之牘而標湮餘於舊紙鏤故瑣以爲

左略

奇余曰不然此其所以爲曾謙氏也教治不易排教  
御不易轡天下豈真有所謂如鳧如鶴不可長短之  
兵法哉要惟時與地相當機與勢相泊因應於瞬息  
呼吸之間而後法出焉始之不可爲名究之何莫非  
是猶之醫然明於五色五氣五聲而理盡察於五穀  
五藥而技盡何必索祕方於葛氏問理膈於淳于哉  
故善鬪者弗談善學者弗多善用者弗露馬服君之  
子口過其父而卒以敗死票騎却孫吳於漢武至今  
稱之岳鵬舉亦曰兵何常願用之何如耳遂居趙宋

第一韓淮陰之背水吳唐卿之疊陣皆古遺事而當時莫有識者善哉來廣陵之言兵也披圖覽籍輒曰此亦豈異人意夫以爲不異人意則有意在事先者矣事有盡而意無盡事有方而意無方無盡故靈無方故變乃能因應於瞬息呼吸之間而法出焉左氏兵法衣鐵者咸言之得其意者幾人余願今之談兵者弗矜眩以爲富弗恣誕以爲雄弗師心以爲特達則有是編在順用之可逆用之亦可實用之可虛用之益又可語曰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誠達此旨詎特今時淺夫不敢攘臂曹孟德有知亦必舉手謂余曰亟爲我焚去新書勿令慚於左氏也嘻遂爲序而梓之  
 天啓元年菊有黃華之月友弟陶崇道誤

左略目錄

潛勝

設覆

麾登

先犯

張敵

攻右

衡陳

宵加

左略目

餌取

乘竭

竊恐

假襲

懼老

示弱

寶信

伐救

文教

|    |    |    |    |    |    |    |    |    |    |    |    |    |    |    |    |    |    |
|----|----|----|----|----|----|----|----|----|----|----|----|----|----|----|----|----|----|
| 兇入 | 嫁怒 | 偽通 | 遠備 | 託警 | 交畫 | 議討 | 六舉 | 附勉 | 併克 | 審間 | 逆敵 | 謀息 | 權固 | 易敗 | 要擊 | 衆備 | 疾略 |
|----|----|----|----|----|----|----|----|----|----|----|----|----|----|----|----|----|----|

左略目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私誘 | 啓射 | 虛嚇 | 崇卒 | 藉伏 | 絕陞 | 及勞 | 用少 | 詐糴 | 慶禽 | 翦異 | 踵滅 | 防灌 | 亟能 | 詭獲 | 周迫 | 截戰 | 憤逐 |
|----|----|----|----|----|----|----|----|----|----|----|----|----|----|----|----|----|----|

左略目

三

墮埃

眩奪

更進

左略

四

左略

周左丘明著

明曾益輯

潛勝

軍其前以正合潛其後以奇勝也

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

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衛姬姓康叔後在今朝歌燕南燕姑姓黃帝後今東郡鄭姬姓桓公後今焚陽左例云師少日人又

左略

一

云或稱入或稱師史異辭也有鐘鼓曰伐祭足祭封大仲足洩駕洩伯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周制大國三軍曼伯權伯于元公子元不虞不料度制鄭邑即莊公所謂巖邑今城阜敵未陳曰敗軍其前臨其前軍其後步其後潛使陶登二公子即曼伯于元制人即北制之人潛軍也此言鄭兩分其軍以三軍臨燕之前使知畏前而以制人潛步其後使不虞後二公子乘其不虞而驟出以勝也

設覆

誘以進之覆以敗之用詭也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



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册逐之來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北戎氏之別種蓋雜處中國者潛師掠境曰侵鄭伯莊公各密生稱伯從封爵也徒步卒車兵車軼突也公子突即厲公嘗試也伏兵曰覆祝册鄭大夫三處受敵曰束殪死也車難卒轉懼為步兵所殺勇者易進可使嘗敵無剛易退可使誘敵速去誘之也三覆三處伏待誘之以待其使使伏可乘輕輕謀貪貪得無親不親附輕故行伍不整貪故勝不相讓無親故敗不相救先在前見獲務進見不相讓見貪遇覆速奔見不整見輕後在後不救無繼總無親意逞謂快志

左略

以一伏擊其前戎奔册與二伏逐之戎陷于內故曰東前後擊以册攻其中而前後夾擊之

麾登

假君以召衆因利而制權也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

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

公魯隱公名息姑姬姓周公後在今曲阜齊姜姓太公後今營丘齊侯嬴公名無祿許姜姓太嶽後今許昌傅附也三師附于許之城下穎考叔叔谷封人蝥弧鄭莊公旗名子都公孫閱十一年與考叔爭車于都怒穎陰而死瑕叔盈鄭大夫周偏麾招也造其國都曰入一弗地曰入

軍心所屬在君而旗以為號令者考叔取君之旗率先鄭卒以登許城意欲假君令召衆子都射之故墜而死瑕叔盈已會其意復取其旗以登而偏招鄭師且偽呼曰鄭君登矣以鼓其氣鄭師見君之旗以為信然踴躍而畢登也

先犯

亂易犯先之衝其虛也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願之必亂蔡衛

左略

王

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緡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王周桓王名林姬姓武王後都豐鎬平王東遷洛陽始稱東周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聲罪致許曰伐魏公林父號仲王卿士蔡姬姓叔度後今上蔡周公黑肩周桓公陳媯姓舜後胡公始封今宛丘拒方陳名枝支持率聚集成也高渠彌鄭卿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五人為伍緡葛鄭地皆陳曰戰旂旆也通帛為之即大將之麾師難亂故無鬪心無鬪心犯之必奔三國惟陳無

鬪心宜先犯之王卒王中軍卒願願見陳奔亂自亂王卒亂恭衛不能自支固將先王卒而奔三國既奔聚攻王卒可獲全勝先偏以車當先後伍伍次車伍承彌縫以伍補車空處此蓋魚麗陳法二拒左右拒楮動而鼓命左右拒視中軍楮動各鳴鼓以進合以攻左右中合攻之也

張敵

強示之弱以驕敵也

楚武王侵隨使遽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鬪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陴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

左略

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修請羸師以張之

楚芊姓熊釋始封在今江陵武王名願隨姬姓今義陽遠章楚大夫成六年楚師還及瑕瑕楚地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鬪伯比楚大夫水自嶧聚至武都為漢協協力間離間張大羸弱也一東流為漢故曰漢東

吾我皆楚言吾楚之不得逞志於漢東諸國實我楚使之然我張五旬正使然之故被甲兵以武陴總之我張故敵懼而黨固為難圖圖之莫若使隨張自離其黨黨離則勢孤而無援此楚之利請張之以少師素侈而我復以羸弱之師示則其心愈張大而忽楚忽楚則不我懼易圖也

攻右

攻右旁擊也

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息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漢淮之間漢之東淮之西季梁隨大夫

請告於楚下服於楚弗許待楚弗許戰與楚戰我隨自謂寇謂楚怒我以楚弗許而隨怒息寇使楚不直其君之弗許而自息必速戰以前示以羸上左以左為尚故君必在左而楚之精兵亦皆在左無與王遇勿與精兵接也攻右以右無良無良易與故必敗偏敗則楚眾自攜此季良之善策也

衝陳

左略

衝陳旋背捲其師也

楚使鬪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鬪廉衝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鬪廉鬪射師楚大夫師出與謀曰及巴在今江州環其城郭曰圍鄧今馮水北有鄧聚鄧屬邑鄧今南陽二甥鄧大夫衝橫宵夜也民逃其上曰潰逐逐鄧不克不勝鬪廉見巴不勝遂分巴師為二而橫陳楚師于巴師中以與鄧戰北為北鄧人不師而夾攻大敗鄧師背言以巴師當前楚師為北而復還與鄧接似與巴師相背而夾攻之矣

宵加

選銳而宵加  
馬敵心消也

楚屈瑕將盟貳軫即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代  
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即人軍其郊必不誠且自虞  
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  
于郢即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即師四邑  
必離遂敗即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屈瑕楚大夫貳軫二國名即在今雲社蒲騷今竟  
陵即地絞今新城市淳于後今華容蓼阜陶後今  
湖陽莫敖楚官名再宿曰次  
言即人軍于蒲騷尚在近郊不出其國必不設備  
四邑即上四國次師于郢以禦四邑使不得來宵  
加以精銳夜加于郢即有虞心虞四邑至而不虞

左略

六

楚師至且意楚師之至為四邑至故以宵加使不  
辨楚恃其城以軍不出郊無鬬志以有所恃虞四  
邑不虞楚也我既敗即四邑聞之必驚而離散不  
復來至瑕從其計卒敗即師與貳軫為盟而還

餌取

欲取姑與  
餌之也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  
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  
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  
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扞衛樵薪也城下之盟請侯所深恥  
伐絞以黨即故小國小輕易動寡謀少籌畫請無

扞采樵者以誘絞之出獲獲楚之采樵者絞人不  
知其計群出而驅楚采樵之役徒於山中使為已  
采坐猶守北門以軍于南門出必北門也守北門  
使不知有覆覆諸山中預為之伏也

乘氣之竭  
擊其情也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  
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  
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  
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  
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

左略

七

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公魯莊公名同曹劌魯人乘乘車長勺魯地師大  
崩曰敗績轍車跡軾車前橫木靡披靡  
將鼓將鼓而進軍將馳將馳軍以追奔問其故問  
其不鼓及視轍登軾之故劌言戰爭之道以氣為  
主一鼓正勇氣發作之時再則玩而勇氣衰三則  
怠而勇氣竭彼既三鼓氣竭矣我軍久不得進驟  
而鼓之勇氣必倍此所以克齊難測恐其詐奔轍  
亂非詐奔旗靡見怖遠之甚

竊恐

竊出而故恐之  
使人不得慮也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  
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

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宋子姓微子後今睢陽即魯地公子偃魯大夫平

門魯城南門阜比虎皮也乘丘魯地一隱九年

夏城即此乘丘古乘氏國今濟陽

師不整易搖也故請擊齊出因弗許然竊出亦敵

其不知虎皮蒙馬以恐之先犯先犯宋以前云不

整故從以師繼之也

假襲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乃使

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丙子朔晉滅虢師還館于

左略

虞遂襲虞滅之

荀息荀叔屈北屈今河東出駁馬馬四曰乘垂棘

亦地名壁美玉虞姬姓秦伯後在下陽號姬姓

今上陽晉姬姓唐叔後今絳公獻公名僖諸府庫

藏毀其宗廟社稷曰滅館舍也輕行而掩之曰襲

一殲殲于虞今虞城即虞故國又云晉所滅為

下陽城

自晉至魏道出虞故假道猶外府言以璧馬與虞

而得道終必破虞而取之猶之在晉館于虞虞不

知其計襲因其

不備而取之

懼老

老而罷

廢軍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

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山於東

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山於陳鄭之間其資糧

屏履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轅濤塗陳大夫申侯鄭卿東夷謂鄭齊徐海東海

齊侯桓公名小白屏草棲虎牢鄭邑一七萃之

士生搏虎而獻天子命為押而畜之故曰虎牢一

曰虞牢即制

濤塗為陳謀而以申侯為鄭大夫故云師出陳鄭

左略

示弱

縱而弗躡敵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

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

聚狄號射日期年秋必至示之弱矣夏秋伐晉報采

桑之役也復期月

里克晉中大夫采桑地名今屈縣東南秋山

戎期周年

無恥言不以走為恥故可逐懼之使知畏無速聚

狄恐怨深則協力來報必至以晉不追而先示之

弱復期月見

號射之言驗

實信

杖信民  
用歸也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晉侯文公名重耳僖十四年周賜晉陽樊温原四邑謀間也三十里為一舍一原在今沁水西麓

二年王與鄭蘇忿生之田温原在焉原為周新賜晉邑不服圍之三日糧裹三日糧去撤圍而去待其降信為國寶言凶之所重在民而民之所恃在信我命三日降原少待是得一原而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以得原較得原所得少而失信所失多也退一舍以全信原降亦以其

左略

十

信而  
來降

伐救

伐其所親攻  
其所必救也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公孫固宋莊公孫大司馬固狐偃子犯晉卿始得新昏言曹衛為楚所親伐曹衛則齊宋免此亦擊彼釋此之善術也

文教

齊以武命以  
文翰器也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襄王周王名鄭以出居鄭文公逆入之徵定也執秩主爵秩者楚于使申侯戍穀及諸侯圍宋懼公得首使申侯去穀于王去宋

左略

十一

散定王以示事君之義利民安其居懷生知生之可樂二句足義未知信未明於信之用伐原退師以示之信易資以貨物易資財不求豐不詐以求豐多明定其辭不二價三句足信未知禮未生其共上之心大蒐示以明貴賤順少長之禮立執秩以正其爵使知共上此句足禮民聽不惑承上三者知禮知信知義言如是則聽上之命而不疑或用以國霸如下云出穀釋宋文教言文公能教民而用之教即教之以義信禮

兇入

兇入觀  
其懼也

晉侯圍曹門馬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

棺而出之囚其兇也而攻之丙午入曹

曹姬姓振鐸後在今定陶與衆也稱舍於墓謂將掘塚兇恐懼聲

門焉以師門曹多死晉多死尸前城上磔晉屍於城上患患其搖動衆聽與人謀順衆心也稱舍言將遷於曹人墓所遷則舍於墓所矣兇懼兇兇然恐所得爲曹所得棺而出不敢殮屍城上而飲之以出於城外蓋懼其發塚故加禮於晉晉因其兇也而攻之入曹

嫁怒

駕彼釋此怒以撓之也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

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

左略

十二

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

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

乎

門尹般宋大夫先軫原軫藉借也秦麻姓造父後在今雍

告急以楚圍宋舍舍弗救絕言弗救必絕告楚爲宋解不許不許解我欲戰欲救宋與楚戰齊秦未

可未肯助軫言欲齊秦助莫若使宋舍晉賂齊秦假齊秦爲宋告解我執曹君分曹衛之田賜宋以

激怒楚楚愛曹衛惡宋必不許齊秦告解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不許告得無助晉與楚戰乎

僞遁

前向後却奇與正相生也

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

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

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樂枝使與曳柴而僞遁楚師馳

之原軫御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

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莘北卽城濮衛地胥臣曰季子玉令尹得臣子西嗣宜申于上闕勃狐毛狐突子偃兄旆大旗原軫先軫公族晉公族之軍一成二年師從齊師于

莘齊地莊九年荆敗蔡于莘蔡地桓十六年衛宣公使急使齊使盜待諸莘衛地在平陽平

下軍之佐在下軍子玉以宗人之兵六百人自衛

左略

十三

故自誇其強言今日必盡滅晉虎皮蒙馬使楚馬見之而懼陳蔡屬楚右師故二國奔而右潰二旆

退僞示之卸曳柴起塵僞爲衆遁楚師見旆退塵起以爲晉師走故馳之橫擊衝散而擊夾攻協力

以助楚兩面受敵故左亦潰而敗績

遠備

勞師以襲無遠弗備也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

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

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心且行千里其

誰不知

杞子秦大夫倍三十年秦使杞子戍鄭管營也秦穆公名任好寒叔秦大夫

因戍鄭故使掌其管營潛令勿外揚勞師遠襲非所聞未聞有能襲遠者下二句足上師勞力盡見師不可勞遠主備之見遠不可襲無乃不可不可得鄭師知以下明師不能潛蓋師出自無不知秦師尚知所為鄭國焉得不知知則師勞而無所得必生惇心行千里自秦至鄭末言遠涉傳播其誰不知師之所為而况鄭總見師不能潛

託警

託警告備  
識權宜也

秦將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車

左略

十四

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

滑姬姓今緱氏商行賈弦姓高名四數曰乘車執華牛十二二十牛古有獻遺必以輕先重步師猶行師不腆不厚遽傳車今驛遞穆公名蘭束載戎車也孟明百里孟明視冀望也一非二年公次于滑滑鄭地蓋鄭屬國一云陳留非此言弦商道遇秦師知將襲鄭私為鄭犒託鄭之辭以警而又告鄭使知備秦淹淹留居居鄭一日之積勿米薪蔬之需一夕之衛打禦外侮之設一

夕一日雖謙而實所以促之束載厲兵秣馬為之備視知有備不敢襲鄭滅滑而自還也

交畫

校之以計索其情彼此得也

秦伯伐晉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及怒曰裒糧

左略

十五

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秦伯庶公名罃河曲在今蒲坂南史駢趙盾屬大夫深溝濶壘高壘固堅固軍軍屯士會晉士蔣孫文七年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側室支子趙穿風庶孫輕兵襲之曰掩退軍為緩愁缺薄迫也一湯



位禁在河曲之南  
待之因不能久待秦自遁秦伯以士會晉人故問  
之若何而戰若何而可得戰龍以君婿弱年少不  
在軍事不知兵惡駢見不和可得一戰掩以輕  
者肆之從會計掩上軍而穿追之見駢在上軍上  
軍不動而穿自追之故反而怒衷糧包裏糧食坐  
甲以被甲不得復臥固敵固軍以待敵何俟何用  
待之疾駢之駢有待待其遁我不知蘇將獨出亦  
不足駢德云知有戰而已何待也宜子以穿獨出  
且不習軍恐為秦獲令皆出以助交綏不能堅戰  
兩退也目動心不寧言肆語失常故知其懼而將  
遁遁者心怯故迫之可敗當軍門而呼亦疾駢意  
未收謂交綏時所傷薄人於險薄於河也總見趙  
穿之愬而駢與會策敵為兩得

議討

討一週百不能  
而示之能也

左略

十六

楚大饑庸人帥群蠻叛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  
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焉賈曰  
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  
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  
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庸舊屬楚在今上庸南方曰蠻叛背也麋今錫穴  
百濮濮上諸夷選阪高皆楚邑焉賈伯彘孫叔敖  
父一魚復古庸國  
北門不啓為之備謀徙阪高避之不可不可徒我  
能往寇亦能往言阪高之險不足恃不如伐庸徒  
都不如出師不伐庸而伐庸以叛我者易致討而  
聚攻者勿可犯伐我以我饑不能師而我師若出  
非不能師也故懼而歸且百濮無也聚呈散而居

見難則各走保其邑自謀之不服而暇謀人為故  
師出而卒罷也

六舉

六善舉立  
於不敗也

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  
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  
用師觀弊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  
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民不能勞君無怨譴政有經矣荆尸而  
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為教  
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  
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  
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  
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  
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  
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  
而昧者何必楚

左略

十七

和而不盟曰平桓子中行桓子荀林父擊勞也  
武子士會以文十三年還晉彘罪也宜十年楚入  
陳討夏殺舒荆楚地尸陳也楚武王荆尸殺師以  
伐隨蓋陳名也步曰卒車曰乘焉放孫叔放宰令  
尹物猶類也慮無如今持絳及白為旂見騎果絳  
見步舉白備慮有無也

民焉用言民不堪勞動動兵未後未為後時善善  
其言觀彘而動乘其可伐而動兵如下云弱與昧  
德刑政事典禮六者不易無彘可乘不可敵不為  
是征六者易乃可動兵下明楚六者不易亦以事  
晉甲肉袒牽羊以逆伐謂入鄭舍許平舍是德伐  
是刑六句互發入陳入鄭見數用兵君無怨讎無  
勞怨於其君蓋國屢興師民必罷而勞其上今兩  
無之是取有常荆尸以舉猶云其陳兵也四民不  
害而車徒解睦見不相犯故云事不奸焉教賢宰  
令典即下數事楚陳以韓為主軍行在軍之右扶  
棘以為戰備在左追求草蓍以為宿備前則列茅  
為旌斥侯踰伏持楯以慮有無中制權以量敵後

左略

十八

選勁以為殿百官象物而無妄動軍政不戒而自  
無不備能用典言故能擇之而乘能遵之內姓即  
親戚外姓即故舊選選有才不失德德必舉不失  
勞勞必賞老有加惠崇有年旅有施舍以柔遠君  
于小人以勞分言即貴與賤惟物有服章故貴有  
常尊而賤有等威此皆自然之禮故云不逆德立  
三句結六者不易見可見時之可知難知勢之難  
進進兵退退軍此行軍之善攻弱不自振昧昏而  
亂兼而有之攻而取之此用武之善經五句結觀  
彘而動于謂桓于整頓軍旅經略武事言始辦此  
猶有弱而昧言楚之外有可攻者何必楚楚六者  
不易不可與爭

拊勉

拊而勉之視  
卒吾嬰兒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

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于蕭

楚子莊王名旅蕭宋附庸國今沛郡巫臣楚申縣  
尹拊撫勉慰之績綿也 一蕭城周十四里南臨

汗水  
此以溫言煦之故說以忘寒而軍氣倍作遂傳于  
也

併克

併力以克有  
死之祭也

師陳于鞞邠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  
鄭丘綏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  
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

左略

十九

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股  
豈敢言病子忍之綏曰自始合遇險余必下推車子  
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  
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  
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左弁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侯敗績  
鞞齊地齊侯頃公名無野卻克駒伯翦盡介甲也  
張侯即解張朱血色赤黑為殷殷鎮擐貫即就也  
枹鼓槌  
師陳于鞞兩相持齊侯輕視克輩故云翦滅此而  
朝食馬不介而馳易之也克將中軍雖傷而擊鼓  
不息病謂矢傷始合自始合戰貫手及肘中兩夫

持以御折其矢以御御故左輪朱股言血汚且多  
不言病謂已更甚忍之請勿言病遇險處必下以  
推車言已力殫于豈識特未之知然于病較已焉  
傷張侯恐因病稍懈復奮曰軍之耳目視將旗  
鼓為進退謂克當勉此車一人持之可以勝敵謂  
已當勉若何以病兼已與克言敗君事敗軍國之  
大事擐甲執兵泛言戰固即死也戰期于死病未  
及死言克與已未至死吾于勉之期共勉也左即  
張以前為御且左輪朱股并轡總轡右謂克援抱  
而鼓鳴不息馬聞鼓鳴不息且并轡而馳故逸不  
能止晉師從之齊師  
力不能禦卒大崩也

審問

慮勝後會  
間可乘也

甲午晦楚晨歷晉師而陳軍吏患之樂書曰楚師輕

左各

二一

左畧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曾益撰益字予謙山陰人其書專摘左傳所言

兵事凡五十六篇每條標以名目陳禹謨左氏兵

畧尚援引他書疏通證解此但摘錄傳文益無可

采矣

原缺

# 金湯借箸十三卷

〔明〕周鑑輯著 李長科校訂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吳壽格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殘本金湯

十二籌八卷》提要

自序

周子臺公為誰○東○兵○前○蘆○中○人○也○曷○為○而○著○書○窮○楚○耶○曰○非  
也○頃○奴○寇○登○江○所○至○殘○破○燬○殺○以○億○萬○計○臺○公○英○雄○胆○壯○善○畫  
心○意○故○作○此○書○思○為○蒼○生○樹○保○障○耳○臺○公○有○保○障○之○任○乎○曰○無  
有○無○其○任○而○作○其○書○何○歟○曰○任○保○障○不○之○善○臺○公○反○代○之○算○邑  
則○否○野○則○獲○庸○何○傷○其○首○豫○備○有○說○乎○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怡○堂○為○樂○府○大○自○娛○今○之○弊○與○在○玩○故○以○豫○備○首○之○也○曷○為○而  
次○清○野○乎○曰○借○寇○兵○而○授○以○首○馬○脅○盜○糧○而○移○其○室○馬○智○者○不  
為○也○今○之○弊○與○在○愚○故○清○野○次○金○彼○豹○聞○甘○入○鼠○穴○九○派○封  
門○登○陣○下○江○者○紫○雲○也○今○之○弊○與○在○怯○險○要○次○之○生○擁○干  
金○湯○借○箸  
萬○成○思○貽○不○知○者○何○人○莫○能○捐○一○錢○募○敢○士○一○旦○有○急○誰○為○不  
牙○捍○衛○者○頸○繫○米○絲○而○身○伏○曰○鎖○矣○今○之○弊○與○在○不○故○選○鍊○又  
次○之○將○不○有○兵○以○卒○與○敵○其○法○五○不○當○一○乃○上○以○剋○滅○為○心○下  
以○苦○窳○為○應○今○之○弊○與○在○懼○故○制○器○又○次○之○木○先○腐○而○後○蟲○生  
之○已○先○瑕○而○後○敵○入○之○今○之○弊○與○在○疎○故○設○依○又○次○之○攻○守○相  
反○其○道○相○師○目○敵○婦○化○弄○九○解○之○今○之○弊○與○在○鈍○故○拒○禦○又○次  
之○學○醫○費○人○學○將○費○兵○青○山○障○水○盡○本○分○明○今○之○弊○與○在○他○故  
方○畧○又○次○之○今○不○從○禁○不○止○譬○如○驕○子○不○可○用○兵○今○之○弊○與○在  
縱○故○禁○約○號○令○又○次○之○善○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又○曰○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此○兵○之○要○術○也○今○之○弊○與○在○廢

法○故○營○陣○車○攻○又○次○之○奸○如○操○制○于○瑜○泉○如○制○于○世○忠○如○  
 完○顏○亮○制○于○允○文○蓋○合○鞍○馬○伏○舟○楫○與○吳○越○爭○衡○木○非○火○羊○之○  
 所○長○也○槍○奴○穢○寇○正○在○今○日○然○戰○具○不○修○襟○帶○何○益○今○之○弊○與○  
 在○不○能○思○患○而○預○防○故○水○戰○又○次○之○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恃○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或○未○來○攻○  
 而○我○守○或○不○挑○戰○而○我○擊○或○多○方○以○誤○其○將○或○屢○出○以○疲○其○師○  
 或○求○鬪○而○不○與○戰○或○欲○去○而○不○能○歸○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  
 役○使○敵○國○之○道○也○今○之○弊○在○致○于○人○而○不○能○致○人○故○以○制○勝○  
 終○為○操○此○以○姓○犁○庭○掃○穴○正○中○國○長○尊○之○體○復○匹○夫○必○報○之○仇○  
 拍○頭○開○耳○且○徒○為○嬰○城○授○兵○計○我○抑○關○之○危○人○雖○不○治○危○尸○祝○  
 全○考○借○案○序○

聖○天○子○幸○樂○至○治○再○見○黃○虞○矣○越○祖○之○足○嫌○乎○客○復○訊○口○臺○公○  
 之○善○天○下○真○無○道○策○矣○其○自○為○善○何○如○曰○踈○甚○為○其○私○善○也○短○  
 禍○不○究○矣○為○其○食○善○也○藜○藿○不○厭○矣○為○其○居○善○也○風○雨○不○蔽○矣○  
 為○其○妻○若○子○善○也○推○警○蓬○頭○且○未○免○啼○餓○而○貌○寒○矣○嗟○乎○其○貧○  
 哉○雖○然○臺○公○不○措○意○也○惟○是○建○則○鷹○揚○慶○則○豹○伏○取○佛○前○楊○枝○  
 之○水○酒○其○雄○心○寄○西○土○蓮○花○之○胎○增○其○淨○業○臺○公○之○所○以○有○為○  
 善○者○如○是○如○是○  
 崇○禎○戊○寅○秋○七○月○京○口○周○鑑○臺○公○父○漫○書○於○昆○陵○舟○中○

金湯借著總目

預備第一

時平宜備  
衝要宜備

勿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城宜備

城有三宜

濠宜備

城堞宜備

內濠宜備

總目

粟宜備

薪宜備

鹽宜備

精勇宜備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京邊銃臺宜備

清野第二

清五穀

清芻草

清硝磺鉛鐵

幾動宜備

閉道宜備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城有八忌

敵臺宜備

城門宜備

巷戰宜備

水宜備

射宜備

賢才宜備

技藝宜備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清水泉

清竹木

清油蠟



11297

金湯借著

總目

清屋宇

清地面

險要第三

據險可以為法

失險可以為戒

選練第四

選鋒

練射

練耳目

利器第五

火攻

弓

弩

刀

牌

重法

設防第六

防門

防垛

防竊民

清什物

設險可以為法

練銳

練方

練心

砲

矢

鎗

艾

鎧甲

防墻

防奸細

防內應

防詐門

防暴來

防離叛

防佳時今節

防敵去而復來

防賊來和挾詐

防火變

防草場

防庫

拒禦第七

金湯倚著

總目

拒土山

拒項濼

拒地道

拒矢石

拒火

拒水

方畧第八

安插鄉民

盤詰奸細

掘塘報

防統冒

防潛襲

防風雨晦冥

防敵退而竄進

防敵攻東擊西

防隙地

防火藥

防糧

防七衆

拒磴道

拒雲梯附船車

拒街車

拒炮

拒烟

安插難民

設墩臺

重偵探

假便宜

編丁壯

早分壕

預演習

選鋒彈壓

奇兵更番

養人力

禁約第九

禁森盜

禁樂戶

金湯倚著

總目

禁酒肆

禁浪遊

禁積薪

禁喧嘩

禁私開禁門

禁擅出號令

禁吹響器舉表竿

禁擅入信地

禁近城土阜

禁私開賊書

分信地

派守具

量軍馬

避兵策應

屯兵外拒

備犒賞

禁歇家

禁茶坊

禁混堂

禁風火

禁夜行

禁虛檢失

禁妄動

禁擅離信地

禁近城房屋

禁私回賊話

禁批謠



號令第十

行軍號令

四方號令

守隘號令

營陣第十一

陣

車

水戰第十二

大江要道

舟製

金湯借藉

總目

水戰之器

兵夫列船式

中軍號令

旗幟燈火

對敵號令

營

舟戰

水戰之師

水戰附考

五

金湯借藉卷一日錄

預備部 有引

時平宜備

董安于備晉陽

幾劬宜備

顏真卿備平原

衝要宜備

沈璞備盱眙 李花真備澤潞 趙犇備陳州

間道宜備

總論 清流關間道 饒風嶺間道

金湯借藉

卷一日

勿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往情遠不備而滅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蜀恃陰平不備而滅 陳恃長江不備而滅 卜漏恃

輪固不備而滅

城所以衛民也城之堅脆民之生死係之孟子策滕不過

曰築斯城也宜備

城論 城基 城制 西城城制附 圖一 圖二

圖三

城有三宜

一宜高計一條

王晏球議定州城不可攻

二宜堅計二條

統萬城 周世宗

三宜厚計一條

夫人城

城有八忌

源高子城可灌而沉一忌

智伯灌晉陽 曹操決漳水灌邺 韋叡堰肥水灌

合肥 吳明徹導肥水灌壽陽 丁會壅汴水灌宿

金湯備錄

卷一日

州 宋太祖壅汾水灌太原 高岳堰洧水灌潁州

山高子城可俯而矚二忌

海州孤山 揚州平山堂

流泉不供可坐而困三忌

向奴擁絕澗水 陳泰斷流水 高歡移汾 西川

乏水 北魏作地道渡虎牢并

城大人少可乘其疎四忌

睢陽六百人而陷

人眾糧少可待其濟五忌

司馬懿困襄平

蓄貨外積可因其資六忌

牟施罔

軍旅軍弱可奪其氣七忌

諸葛亮萬人守陽平 蕭承之數百人守濟南 強

仲濟卒三四千人忠孝軍百餘守洛城

豪強梗命可破其城八忌

總引

濠所以衛城也濠之廣狹城之存止係之孟子策滕不過

曰鑿斯池也宜備

深 廣 暗穿 明用品格 暗用鐵杵 掘坑坎

金湯備錄

卷一日

馬燧引晉決汾 孟宗政濬水限騎 余闕三壘

敵臺宜備 敵者敵也以殺敵為義不能殺敵無為貴臺

矣

臺論 寶敵臺不如虛敵臺 寶臺處臺圍 突門

城深宜備 深者躲也以躲身為義不能躲身無為貴深

矣

堞論

城門宜備

總引 燈道柵門內欄牆

內環宜備

總論 張巡城內作壕 內壕圖

巷戰宜備

總論 許遠巷戰法 木鹿角 鐵釘板 巷戰車圖

粟宜備

總論 耿恭食筋革 臺城雜食人月 睢陽括人為

食 鄴城一鼠值錢四千 奉天采燕菁根進御 揚

州兵自食其子 淮安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 官督

私藏 積穀票式 分方法 清戶牌式 賑窮法

勸富本意 常平米 贓罰雜穀 社倉

水宜備

全湯信著 卷一四

小李元則濟湖穿井 青澗城 楊銳浚井

薪宜備

總引 臺城環省為薪 淮安撤屋為薪

芻宜備

臺城刈蒿飼馬 鄴城淘塙穀馬矢飼馬

鹽宜備

頴川擊腫

賢才宜備

曹真使郝昭守陳倉

精勇宜備

卧彪 練卒 捕盜將

技藝宜備

總引 錢工三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總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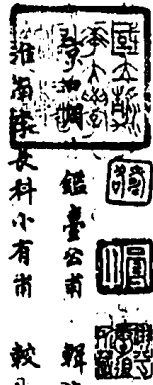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總引

京邊銃臺宜備

總引

全湯信著 卷一四



周郡王孟申元徽甫 恭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預備部

君子曰備預不虞善之大者也。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有備無患。今外虜內寇勢熾矣。枕戈待旦豈非壯懷。倘尚居大自娛。怡堂為樂。坐待其及。則生為負國之臣。死謚王愆之鬼。禍蒼生。辱青史。豈不羞且痛哉。繼與同人

金湯借箸

憂深恤緯。敢避趙俎。惜區隱空言。尚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釋預備時宜備。

董安于備晉陽

智伯使人之趙請茶車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怒。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今吾安居而可。孟談曰。夫董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備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之晉陽。召孟談曰。吾城廓已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失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秋蒿。苦楚。唐之其高。

至大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其堅則簡露之勁不

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

銅矣。君曰。善。備守已具。三國之兵。東晉陽城。遂踐三月不

能拔。

周臺公曰。寓夫於墻。寓兵於柱。深心而托之於無心。實

用而蔽之。以不用既無。勢恐可避。又無文法可疑。引伸

縮類。人人可為。處處可為。而一切借口難為。委之不為

可嘆也。

幾動宜備。

全湯借箸

顏真卿備平原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陽。托

霖。雨。增。漚。障。障。料。丁。杜。儲。倉。康。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

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

城。守。俱。備。

周臺公曰。請問守土諸公。願為顏先生乎。願為河北二

十四郡乎。若願為顏先生。則做其先事為防可也。

術要宜備。

沈璞備盱眙

初宋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元謨獻在滑臺。江淮無警。璞

以○都○當○衙○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兵○石○為○城○守○之○備○俟○  
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步○臺○城○走○惟○  
璞○城○守○魏○人○肉○薄○登○城○分○番○相○代○陞○而○復○升○莫○有○退○者○殺○  
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日○不○拔○會○魏○軍○疾○疫○魏○主○燒○  
攻○其○退○走○

李抱真備澤潞

唐○李○抱○真○兼○澤○潞○節○度○副○使○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  
走○集○賊○征○之○後○賊○重○人○困○無○以○贖○軍○乃○籍○戶○三○丁○擇○一○壯○  
者○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嘗○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按○  
籍○第○能○否○賞○賚○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

卷一

不○康○于○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云○

趙瑄備陳州

唐○黃○巢○在○長○安○陳○州○刺○史○趙○瑄○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  
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不○可○不○為○之○備○  
與○李○成○張○勉○等○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多○募○勇○士○使○子○  
敦○分○將○之○巢○下○蔡○州○果○移○兵○擊○陳○據○壘○五○重○百○道○攻○之○陳○  
人○大○恐○瑄○數○引○銳○兵○閉○門○擊○賊○破○之○攻○圍○三○百○日○乃○解○去○  
周○臺○公○曰○孤○城○被○困○至○三○百○日○而○不○能○破○者○預○備○之○力○  
也○予○潤○為○東○南○門○戶○餉○道○咽○喉○蓋○一○都○會○也○豈○可○忘○細○  
繆○與○昔○人○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今○豈○異○昔○所○望○賢○公○

間道宜備

總論

祖○父○母○投○醪○市○息○千○金○剛○士○為○東○南○萬○里○長○城○耳○  
王○元○徽○曰○江○南○經○畧○云○城○一○也○有○關○係○一○方○之○利○害○者○  
守○今○是○也○有○關○係○數○千○里○數○百○里○之○利○害○者○將○帥○是○也○  
須○視○重○兵○以○鎮○之○合○郡○帥○以○援○之○其○城○無○恙○敵○不○越○此○  
而○他○攻○是○一○城○而○庇○百○城○者○也○守○今○是○將○帥○是○應○作○事○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  
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難○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  
則○兵○不○分○而○披○間○行○襲○我○無○備○故○善○攻○者○攻○敵○所○不○守○善○

全湯借箸

卷一

守○者○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  
坦○坦○之○路○車○鼓○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  
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  
兵○攻○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  
金○不○搥○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  
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  
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  
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  
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者○其○將○亦○木○偶○人○也○守○  
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者○其○將○亦○木○偶○人○也○所○謂○正○

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涇反，攻大梁，田豫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而長沙，以與涇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徑拔武陽，遠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拒李光顏，而不備愬。愬有文城破張崇，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緣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遂降。

全易皆著 卷一

劉禪曰：今汝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敵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杜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故曰：問道宜備也。善守者如環，其謂是歟。

清流關問道

南唐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宋太祖與暉遇于清流之關，大為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慈谿，湯太祖兵聚清流，慮暉再至，聞諸村人云：有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

太尉自諒與己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于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為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踵其後者。誠能緣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歇，不為備。斷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夜出，踏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而入，擒之，遂下滁州。

鏡風嶺問道

全易皆著 卷一

吳玠與金人大戰，鏡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人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會玠小校有得罪金者，道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關鏡風嶺，諸軍不支，遂潰。勿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徑恃速不備而滅

春秋江黃道柏，皆弦也，而睦于齊，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曰：郵去我九百里，安能害我？楚卒滅弦。王元歡曰：遠莫遠于九百里矣。弦子何如？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蜀恃陰平不備而滅

姜維列營守險，鍾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又乏，欲引還。鄧艾遂自陰平，無人之地，七百里餘，鑿山通道。山谷高深，至為難險。人糧運將，漸于危殆。艾以糧自襄，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超降。

陳恃長江不備而滅

隋命晉王廣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陽。楊素出永安，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出廣陵。帥師伐陳，舟艦被江，旌旗曜日。陳將樊毅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防備。奏請再三。陳主

金湯借箸

卷一

七

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推敗。彼何為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軍虜若渡江，定作太尉公矣。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秦俊縱酒賦詩，不輟。隋開皇九年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曉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於是兩江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陳主惟晝夜啼哭，擒虎軍直入朱在門。陳主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將自投于井。後閹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

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呼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又出，乃與張青、孔貴、墳同乘而上。陳遂滅。

王元徽曰：山險莫過陰平，水險莫過長江矣。漢劉禪陳叔寶何如。

卜漏恃輪固不備而滅

政和中，晏州夷酋卜漏反，漏據輪固，其山崛起數百仞，林菁深密，壘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穿坑阱，仆巨柁，布渠，谷。史以守障，官軍不能進，時趙通為招討使，環按其旁，有崖壁峭絕，處賊時險不設備，又山多生藤，乃遣壯丁捕藤數

金湯借箸

卷一

八

千頭，束麻作炬，傅以膏蠟，縛之，孫背，於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滅，羈縻之，而陰遣奇兵，從險絕處，負梯衝柵，引藤上，既及賊柵，出火燃炬，孫勢狂跳，賊廬舍皆茅竹，孫寬其，上報發文，賊號呼奔撲，孫益驚，火益熾，官軍鼓噪，破柵，遁望見火，直前迫之，前後夾攻，賊赴火墮崖，死者無算，卜漏突圍走，追獲之，晏州平。

周臺公曰：頃寇所至，城破幾無完土，惟東南稍獲安寢者，徒賴此一衣帶水耳。然抗險者固恃險者亡，執事者不慮投鞭率諸天塹，每一念及憂心，京京矣。噫！城所以衛民也，城之堅脆，民之生死，係之。孟子策滕，不過曰

築斯城也宜備

城論

守城之法從攻城之謀而生○是虞○仲○則○高○壘○以○衛○之○  
虞○直○攻○則○厚○築○以○衛○之○虞○其○迫○于○垣○而○擊○也○復○開○隍○池○  
為○衛○虞○其○遠○于○垣○而○憑○陵○也○復○加○陴○隄○為○衛○也○復○開○隍○池○  
盡○善○故○欲○善○守○必○明○善○攻○預○知○患○端○方○能○捍○患○試○觀○古○者○  
公○翰○墨○翟○恒○相○反○而○恒○相○師○

城基

築城先貴定基○譬樹木之根○其植深○其本大○其上實○斯○  
人力拔之不動○殿風撼之不搖○故善工必于定基之始○務○

全陽精義

卷一

九

今○根○深○土○實○而○本○斯○固○焉○所○謂○根○深○若○闕○土○文○許○得○石○或○  
類○石○或○自○然○之○堅○土○皆○可○為○負○重○之○本○所○謂○土○實○者○取○成○  
塊○之○土○沉○于○水○漬○之○經○晝○夜○不○稍○弛○解○斯○謂○定○土○若○其○地○  
為○鬆○沙○為○浮○泥○必○開○壘○令○晝○方○可○定○基○蓋○沙○泥○不○經○水○漬○  
風○雨○日○久○傾○圮○必○矣○或○云○鬆○沙○浮○泥○之○下○未○必○有○本○然○定○  
土○試○觀○掘○井○者○一○層○沙○一○層○泥○最○下○一○層○始○為○黃○土○此○必○  
然○之○理○故○知○開○壘○可○盡○焉○至○于○基○壘○厚○必○較○其○上○所○載○  
者○倍○之○始○妙○

周臺公曰○丁丑余從大中丞史公道林追賊至太湖○招○  
余飲○告以湖之新城○役將報竣○津津色喜○余愀然曰○惜○

乎○大○費○物○力○不○久○而○傾○公○驚○問○故○余○曰○築○基○不○實○一○可○  
虞○上○下○厚○薄○相○等○二○可○虞○不○設○敵○臺○少○將○有○顧○盼○之○勢○  
三○可○虞○但○利○速○就○土○未○蒸○篩○挽○入○瓦○礮○四○可○虞○公○然○之○  
未○期○果○不○幸○而○言○中○聊○識○此○以○為○方○來○戒○耳○

城制

凡○大○城○除○城○身○必○高○四○丈○或○三○丈○五○丈○至○下○亦○三○丈○  
凡○二○丈○五○丈○底○潤○六○丈○次○城○除○城○身○高○二○丈○而○潤○一○丈○五○尺○  
凡○一○丈○五○尺○底○潤○五○丈○小○城○除○城○身○高○一○丈○而○潤○一○丈○五○尺○  
凡○一○丈○底○潤○四○丈○此○其○大○較○若○再○加○寬○闊○蓋○善○勢○不○可○再○減○但○底○  
加○面○不○加○可○面○加○底○不○加○不○可○底○不○加○而○加○而○斷○然○傾○覆○

全陽精義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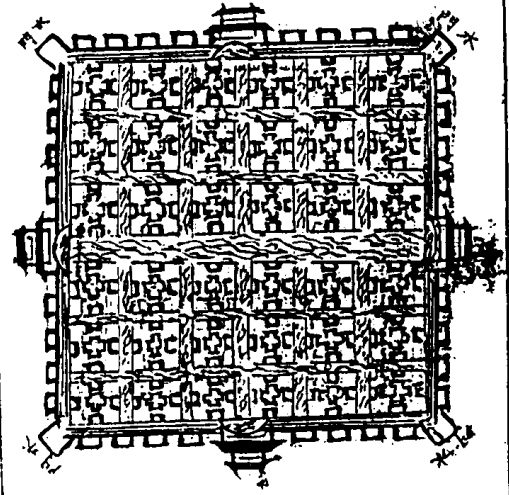
凡○城○身○第○一○石○第○二○磚○第○三○土○若○除○探○外○城○身○只○高○丈○五○  
者○則○不○可○守○或○南○塘○

西城城制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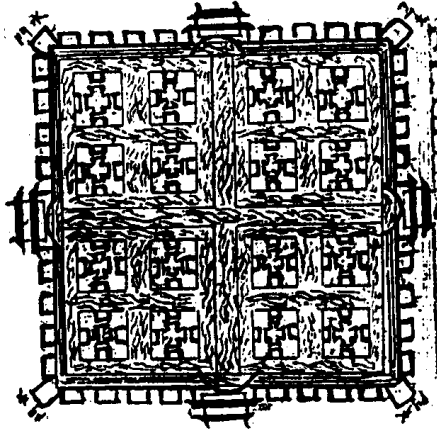
周臺公曰○古之為軍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一○陣○  
破○則○諸○陣○尚○全○一○營○破○則○諸○營○尚○全○為○其○曲○盡○分○合○變○  
化○之○妙○所○以○再○無○全○軍○覆○沒○之○理○西○城○造○城○即○仿○其○意○  
而○為○大○城○包○小○城○之○制○焉○或○界○而○為○四○或○界○而○為○六○或○  
界○而○為○九○四○復○為○四○則○有○一○十○六○城○焉○六○復○為○六○則○有○  
三○十○六○城○焉○九○復○為○九○則○有○八○十○一○城○焉○深○合○古○人○營○陣○  
之○法○視○中○國○數○萬○烟○井○止○特○一○隙○疎○虞○而○全○城○屠○



圖城六界城一



圖城四界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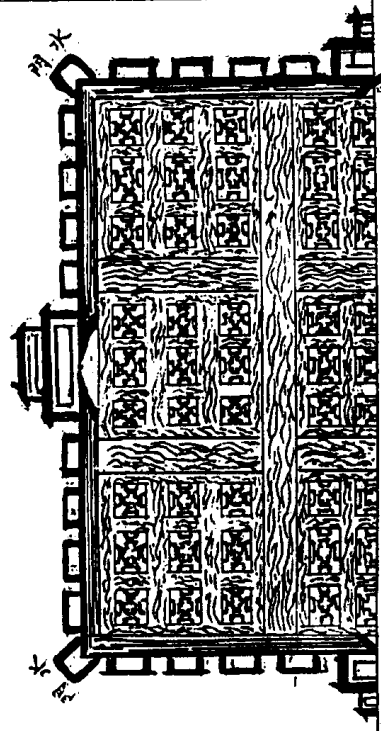
執者萬萬不同是可師也各存其式

金湯借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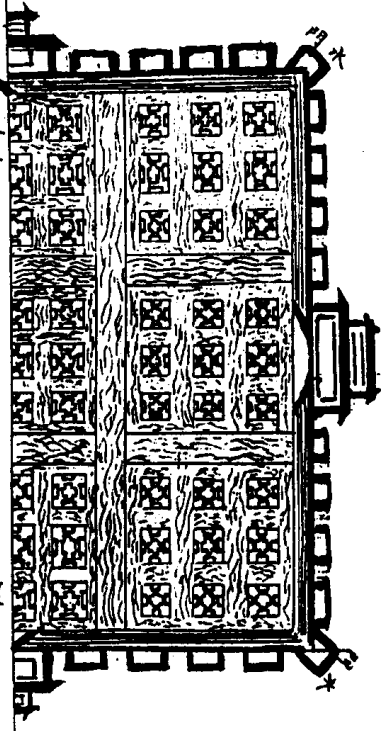
卷一

二

圖城九



界城一



金湯借箸

卷一

二



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瑞  
獻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  
先浸後涸則并人無類矣

魏王忌政守頤川東魏高岳攻之墮洧水以灌城時有怪獸  
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亦多崩壞堰成水大至城中懸  
釜而炊糧力俱竭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

山○高○于○城○可○俯○而○矚○二○忌

海州城西兩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寔立見故西南受  
敵最劇魏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

李度芝兼知揚州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摘望樓其上張

人全湯備案

卷一

十五

引○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  
穿○之○號○武○鏡○軍

流泉不供可坐而困三忌以上大為災也

漢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  
恭遠于城下擁絕澗水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皆  
馬糞汁而飲之

漢姜維攻雍州依鞏山築二城使由安李歆守之魏陳泰圍  
鞏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困窘令糧聚雷以引日月  
維救不及安等孤絕遂降

北魏攻宋虎牢不能拔乃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

十文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  
遂破之

高歡攻玉壁城中無水汲于汾使移治一夕而畢  
西川民間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人乏水取摩河池泥汁  
澆而飲之

城大人少可乘其疎四忌

非陽士卒及傷之餘纔六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城遂  
陷張巡許遠俱不屈死

周臺公曰非陽之險固難食絕亦孫人盡耳孫子云地生  
稱稱生勝正謂量人數多寡以稱地形廣狹也今此此陪

人全湯備案

卷一

十六

京土者極少五方樵居之民一旦閉關各思鳥獸散常若  
不足登陴之數豈可不預為計耶  
人衆糧少可持其濟五忌

魏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賊保襄平司馬懿進軍圍之會霖  
潦大水平地數尺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  
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

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  
而食支一年文懿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  
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

與糧耗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



數百姓○並以家族殉之○積可嗟乎○雖然亦有司之過耳○國  
容不入軍○使不任廢軍城之責○則彼強者○早已在經之  
內矣○今四郊多壘○前車可鑒○即識此以當痛哭流涕之告  
云○  
深○所以○衛城也○濠之○廣狹○城之○存亡○係之○孟子○策滕○不過○曰○鑿  
斯池也○宜備

濠深

深則不易壞矣○以三大為度○濠淺者○許城內外居民○修蓋  
房屋○托坯燒磚和泥○聽于城濠○取土○官府修理公衙○責令徒  
夫○托坯○減日帶錄作工○小民犯罪○輕則罰推土若干車內

金湯管審

卷一

九

培城脚○免其管杖○務令數月間○池深及泉○雖旱不乾○方為長  
計○諺云○池深一丈○城高一丈○池深及泉○城高一丈○是池深愈  
助城高也

廣

廣則不易越矣○口以闊十丈○底以闊五丈為度○作池之寬  
以城上鳥銃之彈○得到其外岸為率○太遠則銳力不及○敵得  
任意出沒矣○沿池兩岸○宜多栽盤根宿草○以耐崩塌

暗穿

有暗穿則不易偷渡矣○池底每十步鑿一圓井口○闊一丈○  
深一丈○謂之重淵○及泉為度○復外引河水○內引城中霖潦之

水以助其深可也

周臺公曰○暗穿法甚妙○文當于中設置數道淺處○我則暗  
為表識○以便遣兵渡水擊賊○賊若效我徑渡○必墮深淵矣○  
明用品椿

濠水可通舟楫者○釘品字椿木○百餘根於水中○高出水面尺  
許○防樓船衝我城也

暗用錢

周臺公曰○按後五代晉時○交州亂○漢主龔遣其子弘操將  
兵攻之○吳權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置大杙○杙餘力銳其  
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批戰而偽遁○弘操逐之○須臾潮

金湯管審

卷一

三

落○艦破鐵杙○不得反○大敗溺死○徐壽輝攻九江○李黼出戰  
大敗賊兵○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楫為利○乃令以長木數  
千○貫鐵錐于杙○暗置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  
至○遇木椿○不得動○黼發大箭射之○焚溺無算○錄此觀之○與  
其明用品字椿於水上○不若暗用錢杙于水中○從來利器  
有○形則賊易防○無形則賊必陷○故也

山城無池○以地不可池也○須離城二丈許○掘為高下坑坎○或  
空開安置石條○以拒臨衝○呂公卓翻梯踏雲單○即有池之城  
內外岸上○亦宜如此布置○是謂重險

馮燧引晉洪汾

唐馮燧鎮太原以晉陽王業所基度都城東西平易受敵時  
邊警數至引晉陽水注城東濬為池寇至計省守障者萬人  
又洪汾水環城多為池沿植柳固堤

孟宗政濬水限騎

宋孟宗政知襄陽以金人迫濠而陳易于馳騁乃于西北濠  
外濬水為濠以限騎

余闕三整

元余闕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乃浚隍增障隍外環以深  
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時群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

金湯借箸

卷一

三

擊此為江淮一保障焉

周臺公曰丙子春余從雷雨津先生參軍皖城奉大中丞  
王荀張公命相與徒步按行忠宣公三塹雖半為豪右所  
侵遺跡僅存然至今尚能賴之以為無恐又至清水塘彘  
具反節故處不覺徘徊憑吊泣下數行云且恨古今人不  
相及也

敵臺宜備敵者教也以殺敵為義不能殺敵無為貴臺矣

臺論

城牆正面不便俯視不敢眺望者恐其矢彈止面對攻易于  
被傷也是以賊得竟逼城下任意施為如今之城何必矢彈

對攻雖鎗銃亦上刺有餘矣全仗高臺兩邊顧視使賊  
不敢直上前衝控是人恃城以為衛而城又借臺以為衛矣

故有城無臺同於無城有臺無制同于無臺全在制度畫善  
方能制賊其法貴長出不貴橫濶左右牆之下照品字形開  
成銃眼以便放打佛狼機百子銃等項火器上留馬眼式  
口口以便照看取准銃眼之制內狹外闊口以便左右取准  
上蓋无屋使兵大得以安身火器得蔽風雨也各臺地必相  
去不宜太近太近則恐對敵神器自擊其城更不宜太遠太  
遠則恐矢石無力鉛箭火藥須備百倍兩敵臺交相射打則  
兩敵臺之間雖守壕無人而賊亦不敢登矣

金湯借箸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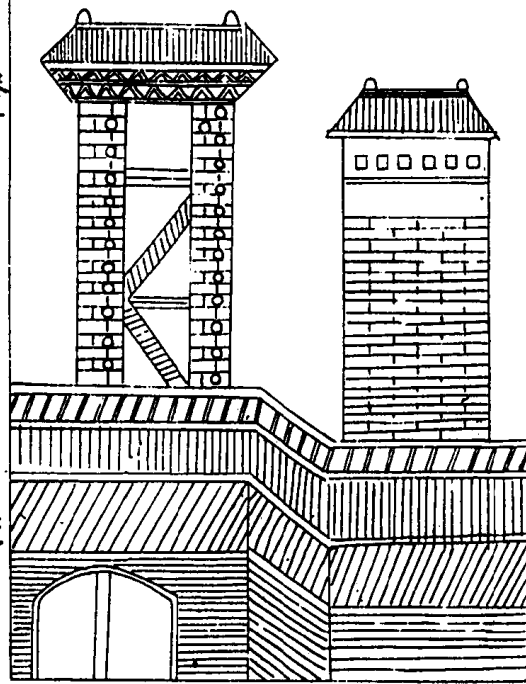
三

寶敵臺不如虛敵臺

築寔敵臺不如築虛敵臺其法用大石厚砌臨濠一面而空  
左右之中中有二層以木板為樓用梯上下每層多置空眼  
眼制以便窺視以便放馬銃火箭之類賊不知銃箭出自敵  
臺內也凡賊攻城但顧上擊不虞旁攻故凡精粗尖頭木礮  
早船之類皆防上而不防下守城者每每無如之何任其挖  
掘以致失事若有虛臺之制從左右夾攻城可保無虞矣  
周臺公曰臨濠一面獨不空空者恐賊對面得用神器攻  
擊防有疎虞也故余不取郭青螺先生舊制稍改正之

圖臺虛

圖臺實



金湯備要

突門

韓雨公曰：兩敵臺之側，平城之下，當留二小門，如斗口大。週圍用柱，巨堅石砌之，僅容一人扁身出入，其厚約五尺。門口設一陷坑，內鋪釘版，賊入即陷，方為萬全。門中預備大砲一二十門，若賊駕行天橋折疊車之類，必抵城下，始得施展。吾以大砲直從兩肋，更裝發放，賊必敗走。王元徽曰：此法極妙，郭青螺先生虛臺即是此意。真發古人所未發，且用此為突門，又使出兵勤賊，定一舉而兩利也。

城壕宜備。壕者，縣也。以縣身為義，不能縣身，無為責壕矣。

城門宜備

總引 詳具設防部

今四舍翁多扶白錐，尚知堅其門閤，謹其關鍵，况閭城數萬

金湯備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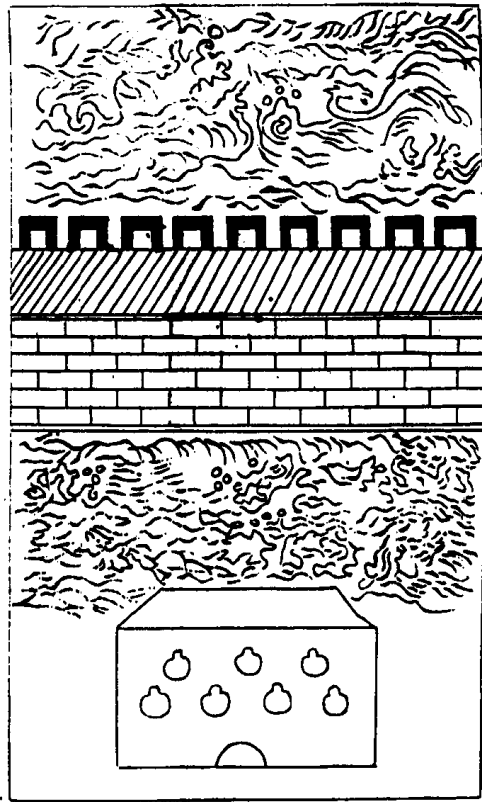
卷一

三

生聚止條一門是宜。萬分慎重，至於各府，則不能知吾潤可。丑之秋，西門為火所燬，謀易新者，木用栗則價重，而易之以杉，鐵用精則價重，而備之以粗，如此簡畧，殊為可駭。

城內附牆多留磴道，半里一座，以便急時往來。今各處城內，止有四門四路，甚為失計。每磴道掘一門，嚴司啓閉，一防賊人登城，一防守城人夫偷安。竊下城上用內欄，牆高與心齊，以防進城之賊，便於射打。

內壕宜備。總論



拒之足見非予臆創而古人可師也

金湯備案

卷一

三五

昔尹子琦圍睢陽張巡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築三重壕立水柵以守巡亦于其內作壕以張巡城內作壕

周臺公曰：蕃籬單薄深為可虞賊一入城更無限城其敗道也。戊寅夏予寓昆陵見有內壕一重因取古人思慮預防極其詳慎但承平日久濠狹壘填殊失作者之意耳予意欲於凡城之內皆設內壕一重其深廣制度大約與外濠相配內岸週遭作牛馬場亦人守之賊即入城場內之人與城上之人互相夾擊步皆足賊之反地安能害我如此為備賊兵雖多攻城難成誠可談笑以待之矣

巷戰宜備

總論

周臺公曰：數賊入門闔城鼎沸聽憑焚戰惟謀奔避者巷戰之法不謀故也若能按巷設伏步步隨賊入於死地雖開門揖盜不敢前矣但唐觀往牒殊少佳謀惟國朝許達之法萬全無與畧為通融于民皆便謹錄於左

許達巷戰法

許達今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派賊勢熾連初築城濬隄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竅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俟於竅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

金湯備案

卷一

三五

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成門木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周臺公曰：是法也予向嘗兩津先生力道之縱不能一城盡然且於近城要路如法施行賊亦不能為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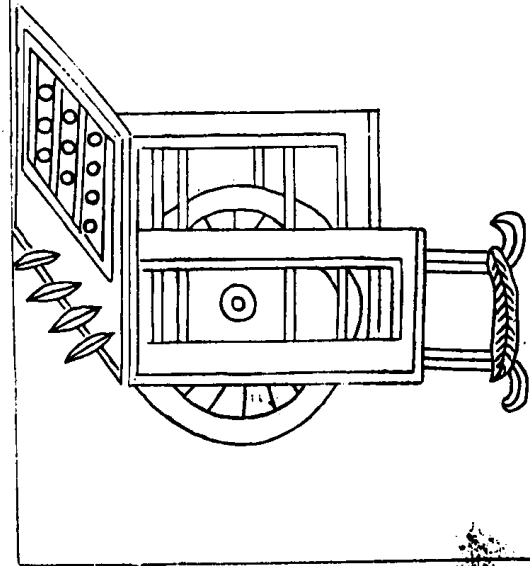
又曰：有堅城有內濬有巷戰藩籬三重可以全民可以制虜可以殺賊

又曰：或云巷戰之法不傳久矣莫從而學之曰：是不難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旁門屋中橫鉤直截皆是也然須于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放火難擇標矣

木廊角



式車戰巷



金湯指掌

卷一

三五

一松柏榆柳棠棠椒枳等枝梢俱將枝頭削去迎梢向外堆  
 羅巷中高可丈餘厚可十步賊若進城馬自難前  
 鐵釘板  
 一用連三大板濶通兩階長可一丈釘長三寸四指一釘上  
 鋪蘆蓆覆以薄土人馬踏者兩受其傷此亦助巷戰一法也

泉室備

總抄

周臺公曰守城賴民巷民賴食是以神農之教曰有石城  
 十日湯池百步帶甲百箭而止粟弗能守也况賊寇臨城  
 之日四方援兵集此避難百姓萃此萬口待哺急於平日  
 一或不備不但外攻內變先起鑑歷觀往牒凡有兵精將  
 勇城高池深但坐無食自破者十居八九應引前車筆之  
 於左以見食為民天乃守城第一要務也

耿恭食筋革

漢車師與匈奴共攻耿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擊食其筋

金湯指掌

卷一

三五

革○死○亡○餘○數○十○人○

臺城雜食人月

梁臺城被圍日久軍士或煮鎖煎鹿脯雀而食之馬於省  
 殿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梁主常蔬食至是蔬食皆絕乃食  
 雞子

睢陽括人為食

唐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士日賦米一勺斷木皮絮紙  
 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雀盡又盡巡乃出愛  
 妾殺以食士許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  
 子老弱城破所餘纔四百人

鄴城一鼠值錢四千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自冬涉春、安慶緒食盡、一鼠值錢四千

奉天采蕪菁根進御

唐奉天攻圍經月、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糖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絕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揚州兵自食其子

元阿朮攻揚州、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兵有自食其子者、是守揚

淮安父子夫婦老租更相食

金湯借箸

卷一

三九

元請不華、行禦淮安、賊據堅圍之、易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城中餓者仆道、人即取而食之、草木螺蛤魚蛙、及燕及燕皮、糲糖、羊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租更相食、城陷

官督私藏

周臺公曰：以上數條觀之，無食之害，至于如此，凡有守土之責者，宜於平居無事之日，預先概將闔城居民，失公失慎，按卷分方，細行查核，其擁資厚而占田多者，為上戶，僅能自食者，為中戶，恃作而食，朝不及夕者，為下戶，中戶僅令計口若干，約積百日之糧，平時不許浪費一粒，以待有

金湯借箸

卷一

三九

自食下戶，俾令計口若干，分造冊送官，以憑臨時賑給，除賑家孤獨，矜聲疾苦，得坐食公廩外，其有勢力方剛，足任驅使者，每人米二升，錢十文，薪費受公值任公役，不願者，聽則上無虛靡之費，下無匱乏之憂，矣至於上戶，原自不同，有上者，有中者，有下者，妄意室中，難以為據，田產多寡，可以辨之，不拘在城在鄉，無分紳弁士庶，逐一查明，視力派積，如家在萬金以上者，即派積米千石，以次下之，百石而止，令各照數積完，各在本家收貯，報官親詣查驗，給一足數，又一一定在城內查驗，明白，其米仍係各家私物，官不得取用，半粒謂之公督私藏，一遇有警，

李小有口城守莫要於精糧○精糧莫使於白積○蓋輸之於官○雖顆粒亦有難色○貯之於家○雖崇墾而不樂從○勿論有事之時○可飽父母妻子○幸而無事○出其所積○亦可本利兼收○此真先事預圖有益無損者也○宜定為條例○坐以數日○限以時日○嚴以稽查○

金湯傳卷一 三十一

積穀票式 中戶積穀票式亦同此只官督私藏四字換自積自食四字以為別耳

| 官督私藏    |       |    |      |
|---------|-------|----|------|
| 在縣冊四千百畝 | 驗契實價銀 | 兩  | ○方○戶 |
| 見住房產    | 驗契實價銀 | 兩  | ○戶   |
| 別置房產    | 驗契實價銀 | 兩  | ○戶   |
| 生理資本    | 估銀    | 兩  | ○戶   |
| 以上共計銀   | 兩     | ○戶 | ○戶   |
| 照銀應積數   | 石     | ○戶 | ○戶   |
| 本縣限     | 石     | ○戶 | ○戶   |
| 查已完     | 石     | ○戶 | ○戶   |
| 未完      | 石     | ○戶 | ○戶   |

周臺公曰○此粟極得法按冊查四則四不得欺○隱○驗契查銀○則銀不得欺○隱○照銀數之多寡○為積數之多寡○則確有憑據○無絲規避○視委任看小○聽憑倉報○得以上下其手○滋為奸弊者○萬萬不俾矣○

以上所派米若千石限十日○百石限一日○裁於各家需所即中戶自食者亦須各家用箱盛貯○屆期候本縣照票驗糧○如有積不照數○遲不如限○用不稟官者○查出照所欠之數○罰入家倉備賑○仍勒限催補完數○

金湯傳卷一 三十二

周臺公曰○小民比屋而居○貧富貴賤○雖各不同○總以四至衡巷分為一方○本方之中○推尊而服眾者一人為方司擇公而有力量者二人為方保○有心勤力壯者○上善承值官府下善採訪民情者二人為方甲○能舉五百勛○手開四力弓者六人為方卒○此八人者○各有代耕之祿○願充者聽司保得以役屬之本方奸細之有無○丁壯之多寡○身家之貧富○責令司保等人從公確報○如小心奉法則有優賞○若清查人戶之時○或受賄賈兒○或乘機報復○或借端索詐○一有此等情弊○即許被害之人○指名呈首○審定以軍法從事○當時稟首示眾○若如今日○更老則用龍鍾老疾之人保甲○則用貧窮尪羸之輩○欲清奸而奸不清○欲核戶而戶不核○且



備追胥○不知省却多少○氣力○飽却幾多○弊端○吾願實心為  
民者○做而行之○逼兵逼荒○無柱不濟○

周臺公曰○兵荒有警○每每開倉賑發○此自是良有司事○而  
賑之無法○則奸胥作孽○百姓不能沾其實恩○若聽人羅買  
則豪右仍充作窮戶○羅歸私倉○貧民不得蒙其實惠○此從  
來積弊也○宜擇各坊寬廠○寺觀照僧家施粥例○先令木坊  
窮戶預報花名○造成一冊○約計人數○若干○每日應米若干○  
煮為脫粟○聽其就食○男女有班都番有界○越坊覓食者○誅  
男女混亂者○誅度幾粒粒皆果貧民之腹○官府又無浪費

金湯借箸

卷一

三五

之擾○其稍能自存者○又恥求隨東就食○於之聽民羅買○滋  
弊○萬端○大相繼○絕夫貧民得食則反側潛銷○而富家豪族  
皆可藉手安枕矣○

周臺公曰○兵荒交警○貧富百姓○自宜有無相通○然而不肯  
捐助分文者○無非欲全享其富厚也○不知飢寒百姓○死止  
切身○甘心應賊○謀為剽掠○則河房清宮○非己所有○賊得焚  
之○朱提白銀○非己所有○賊得掠之○粉白黛綠○嬌妻美妾○非  
己所有○賊得淫之○牽衣執袂○桂子蘭孫○非己所有○賊得戰  
之○肢體髮膚○併非己有○刀俎惟賊○截解惟賊○祖宗丘墓○併

非己有○發掘惟賊○剖髮惟賊○皆錄不能散財之故○旱石州  
張卿宦家○與盧鳳諸郎隣○各卿宦家○可流為古千年悔禍  
之鬼○矣○予所以苦口勸輸者○正為富貴之家○保全性命計  
也○豈區區損有餘補不足已哉○坐是費登幾陷虎口言之  
傷矣○

昔蘇文忠公自謂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  
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賑濟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  
收○而此聲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疫○客主俱做○惟將常平斛  
斗出糶○官司簡便○不勞給納煩費○但將數石斛斗在市○自

金湯借箸

卷一

三六

然○廢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此前賢已試之法○信不我  
欺○故曰○常平法○斷當復之也○其法○專主糶而糶木常存○蓋不  
費之惠○其惠易漏○弗損之益○其益無方○誠秋荒之良策○蓋不  
誠○罰糶救○

何良俊曰○友齋叢說云○今之糶○按有第一美政○所急當舉行  
者○要將各項下糶○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糶○其有罪犯○  
徒流以下○許其以糶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糶一萬○下縣五  
千○兩直隸巡撫下有縣凡一百○則足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  
至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於無  
災縣○分通融借貸○俟來年豐熟補還○則東西百姓○可免流○

而朝廷於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善政之大無過於此

宋乾道四年民糶食素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貸賑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款額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故雖遇歉民不缺食詔下社倉法於諸路

今有司積穀之法亦社倉遺制然所積祇紙上空言半為有司私沒半充上官無礙錢糧之用一遇荒歉輒仰屋竊歎不如留穀於民間之為愈矣噫

周臺公曰積穀而不知與也終非本計別有屯蓄一編

金湯借箸 卷一 三十七

諫不發

水宜備

李允則濟湖穿井

宋李允則遷知滄州濶湖葦營置官舍開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保而水不涸

青澗城

宋神世衛建官城故寬州以當寇衝然處險無象謀不可守築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并矣世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肩而出之凡一番備備百錢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為青澗城焉

楊銳法井

國朝楊銳守備安慶聞甯濂變作於城中治兵食多浚井

總引

城上燒賊必須稻草乳柴先湖沐借與柴戶領買千石夫唯置空閑倉廩以需急用

臺城壞省為薪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而不備薪至是壞尚書省為薪

淮安撤屋為薪

金湯借箸 卷一 三十八

元諸不華園淮安身餉皆畫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

棘力畫城陷

周臺公曰積薪不如積炭積炭不如積粟以炭可免延燒煤尤堪露積也

蜀宜備

臺城剝薦餉馬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而不備蜀至是撤薦剝以餉馬

鄴城洩牆錢馬矢餉馬

唐鄴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自冬涉春城中蜀盡洩牆錢



匠 匠水匠 裁縫 鑲匠 皮匠 竹匠 油漆匠 紙  
 刺匠 密匠 畫工 醫士 皆係必用之人各宜於向處之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總引

弩箭 弓矢 鎚斧 鈎槍 鎗 齊眉棍 神砲 烏銃

毒烟 火箭 石塊 水絮袋 醋水盆 水 水器

用物未易枚舉此特其大概耳

京邊銃臺宜備

總引

夫守城之最得力者莫利於神砲○今神砲已出○而銃臺未築○

金湯借箸

卷一

三

是有用之器○置之無用之地也○嘗應覽海島見濠鏡澳澳所  
 築銃臺○刺度極精○大約造之域上於城頭雉堞之下○做一  
 實○以便發銃○城內仍加厚一層○以防銃之伸縮○真堅固之極  
 活動之甚○比之甯遠銃臺○大不相同○今京師及邊關險隘之  
 處○宜做此式造之○經世學要  
 外火器水器營器攻器皆宜預備者也○或附見本集○或至  
 成一卷○茲不贅入○

金湯借箸卷一終



11297

金湯借箸卷二目錄

清野都有引

清五穀

總論 李牧急入收保 陳俊絕賊食 趙傑提糧入

城 寇非逐殺 劉子羽預提梁洋之積 劉惟輔焚

然河積粟 于樞運通州糧

清水泉

總引 秦人毒淫 長孫晟毒水 劉錡毒頭 毒藥

毒水方 又方 毒酒方 萬般毒

清葛草

金湯借箸

卷二目

太宗勅燒蕪秋草 劉仁恭焚草 劉錡毒草 夏元

吳掃地 于樞

清竹木

總引

清硝磺鉛鐵

總引

清油蠟

總引

清屋宇

劉錡焚城外民居數千家 趙立撤廢屋 种師道詰



11297



李邦彥

清什物

總引

清地面

總引

金湯借箸

卷二

金湯借箸卷之二

京口周 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 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中 元徽甫 泰閣

吳縣吳壽格 曼卿甫 手鈔

清野

兵法曰軍無糧食則亡從來賊無糧重榜掠為資彼已先  
犯兵家大忌矣譬如嬰兒斷其乳哺立可餓殺若借兵費  
糧無具甚矣輯清野

清五穀

金湯借箸

卷二

總論

凡賊將至城外各鄉鎮大戶收米在家與夫糶糶持債者着  
落里保一間警報催運入城任民開糶堆積止許城中糶賣  
不許粒米出城其搬運難者嚴督糧長糶買上倉賊見四  
野無糧豈能四五里外搶別縣之飯食攻我縣之城沈我  
如不肯預期搬運致資盜糧者未入官為守城兵夫用  
予在皖時史中丞方司馬商清野事俱以愚民不從為憂  
予曰小民所以不從者皆上官失處置之宜也必先曲體  
其不釋已之情而後行吾必不可貸之法野旦夕清矣何  
難之有公曰何故曰小民雖愚非不知貴盜之為害也然

而屢令不從者其弊有二○城○中○精○賦○無○所○蓋○鄉○生○  
 於○鄉○長○於○鄉○城○內○畧○無○立○錐○之○地○其○愚○輸○而○暴○露○之○乎○一○  
 緣○和○敵○官○長○難○測○恐○不○免○於○假○名○賄○借○不○為○已○有○此○所○以○  
 實○反○不○從○也○必○先○料○理○在○城○無○礙○官○地○藉○其○告○佃○以○為○倉○  
 廩○或○官○地○不○足○時○勢○急○迫○則○將○本○城○借○東○道○東○編○成○什○伍○  
 各○令○居○住○一○二○寺○觀○其○餘○唐○院○除○正○殿○奉○祀○神○佛○外○今○鄉○  
 民○各○豎○木○數○多○少○領○房○園○積○此外○再○與○空○屋○二○間○一○居○其○  
 男○一○居○其○婦○既○令○得○避○兵○火○又○令○得○便○典○守○官○與○憑○照○不○  
 得○諸○人○奪○執○候○事○平○之○日○仍○還○本○主○如○有○不○肖○有○司○巧○借○  
 備○賑○善○名○白○取○一○粒○者○定○行○泰○劫○親○與○指○誓○天○日○剖○心○示○

不相欺○民有不樂從者乎○此外如有一二頑梗○悍不從令○  
 登時○梟首○以警其餘○先體○民情○盡○正法○不數日○聞米盡○  
 入城矣○又本氏所積之米○多少○官不得問○雜糧○官不得問○  
 仍聽與民貿易○以道有無○蓋鄉民得以米易錢○則鄉民便○  
 城民得以錢易米○則城民便○且在在城之米○而糶於在城○  
 之八○則糶漏貼中之說也○公稱善○

方司馬復語予曰○君之策則善矣○然吾鄉有易清者○有難○  
 清者○如附郭坦道○則易清者也○若天堂陳漢龍井關水吼○  
 嶺○金鐘潭等處○去城既遠○羊腸馬道○不使出粟○為之奈何○  
 予嘆曰○吾既不便出賊○亦不便入矣○如此等處○即應指授○

方畧○保本處百姓各險要○立若固守○凡事但當因時制○  
 宜若因一二不便○疑沮大事○豈丈夫作畧耶○

李牧急入收保○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為約曰○匈奴入○  
 盜○急入收保○匈奴終歲無所得○

陳俊絕賊食○  
 東漢光武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陳俊曰○賊無○  
 糧○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遣俊將輕騎馳入賊前○  
 視人堡壁堅完者○數今固守○故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  
 所得○遂散○

周臺公曰○光武以命世之雄○戰賊不足○陳俊以一將之智○  
 破賊有餘○中其要害○故也○

趙犂徒糧入城○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陳州刺史趙犂○謂將佐○  
 曰○巢不取長安○必東走○陳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  
 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  
 使子弟分將之○楷既下蔡州○果移兵攻陳○犂擊之○斬楷○  
 獲芻粟萬間之○怒營於城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  
 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破併骨月食之○置春磨○  
 縱兵四掠○數十州咸被其毒○攻圍三百日○終以糧乏解去○

寇準彥徽

潭淵之役寇準檄令州縣堅壁鄉村入堡金幣自隨殺不從者隨在瘞藏

劉子羽預徒梁洋之積

宋劉子羽守蜀間有金兵預徒梁洋之積至金人深入而饋餉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疫癘大作乃引還子羽追獲其後金人墮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悉降故雖入三郡而得不憤失也

劉惟輔焚熙河積粟

金人掠熙河劉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

金湯情事

卷二

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

一于謙運通州糧

土木之難虜衆勢長驅而南于謙曰通州倉欲守守之或不  
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餼其自運仍  
以贏米為之直通倉遂空虜解去

清水泉

總引

凡賊將至城外水泉皆投毒藥

秦人毒涇

春秋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長孫晟毒水

隋遣頭大集兵將犯塞長孫晟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  
諸藥毒水上流頭人高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止  
我乎因夜遮晟道之斬首千餘級

劉錡毒頤

金兀朮攻順昌宋劉錡遣人毒頤上流戒軍士雖渴毋得  
飲於河飲者黃其族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飲水輒病

毒藥

如用毒藥欲緩不欲急欲暗不欲明前軍食而反後軍相戒  
不食是急未有不明者也妙莫妙於慢毒趙王如意以十四

金湯情事

卷二

日或宋江諸人以五日或皆慢毒也今日得五日十四日之  
毒相機中之奴之入吾教也無算矣

毒水方

蘇花并共人參對配或加白芷草烏共研末注陰澗井泉  
又方

雷公藤

巴豆 五月草 常山 為末用

毒酒方

川烏 草烏 五月草 天仙草 陀羅花子 每毒浸酒二罈

萬椒毒

桃花砒 紅瑪瑙砒 五色鐵脚砒 黑狼毒 熟附子 熟天雄 熟川

黃利 巴豆 利 蛇理草 二種毒地埋下種芥採而陰乾為末入 金絲斷

傷草 一五即為草林時身背祀之酥腫 爛骨草 封喉草 血月草 已發過 姜粉

連開羊花 連甘 連常山 連半夏 連江子油 連巴霜 連鐵脚

連大小蓼 連巴戟 連竹黃 連墨記草 連蜈蚣 連他蛇 連毒蛇

清男草

清男草

太宗勅燒蕪秋草

唐薛延陀具珠可汗發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遣使

告急太宗初思摩燒蕪秋草俟其將退奮擊破之

劉仁恭焚草

金湯備著

卷二

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偽每霜降輒遣人焚塞

下野草契丹為饑多叛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

劉錡毒草

順昌之役劉錡遣人毒草敵馬食草者輒病

夏元昊諸地

契丹主訓騎兵十萬長驅入夏境元昊見契丹兵威乃上表

謝過請收叛黨以獻契丹主敵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

遣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及百里每退必儲其地契丹馬

無所食因許之和元昊遣廷以老之度其馬儲士疲因進兵

急攻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還

于讓

土木之難虜乘勢長驅而南于讓曰虜所多者草諸厥宜

軍稱力取之不則盡焚之何以飽虜馬

周臺公曰兵法有云奪其所恃則聽矣賊恃馬以為強

恃草以為命斷草則馬失其命賊失其強制之易矣

丘瓊山先生曰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

必積芻豆以為飼餌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畜固為近便

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為之慮全人犯

宋京姦人導之也兵於其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芻豆飼其

馬以為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鑒也荆燕都去邊伊邇己

金湯備著

卷二

已之變倉卒用言者許焚素芻豆何啻千載當時見者莫

不悔惜然事已即休勿復有以為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

瑞村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城請於無事

時即其地築為一城以圍護其積粟及移附近倉場成積

其中就將騰驥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款武臣一

員於此守鎮仍司群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

直四城也後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清竹木

總引

竹木行貨多負郭若不移徙皆賊攻城之具須令各商將已

登岸者速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推移百里外修僻小港中  
將置以待賊運復業如運入官公用  
清硝磺鉛鐵

總引

硝磺鉛鐵火器之用關係匪輕不可棄以資敵客販治坊多  
在城外須先查鋪行及治坊姓名遇有警報着該地方保甲  
押催硝磺鉛鐵搬運入城聽從開賣違者治以與賊交通之  
罪其貨沒官公用保甲不報一體問究如有公用照時價將  
銀見買

清油蠟

金湯楷著

卷二

總引

油燭守城之要務不可缺乏須查城外一應油行販鋪仰保  
甲於有警之期押民依期搬運菜油菜油桐油麻油桐油白  
蠟等項入城聽從開賣如有公用照時價見銀交易仍督官  
挨查不依期搬入者連總甲加戮其油入官  
清屋宇

劉錡楚城外民居數千家  
宋劉錡守順昌城外有民居數千家錡悉焚之若今人便嘴  
指無此胸襟膽力矣  
趙立撤廢屋

金捷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燃火池壯士持長矛  
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還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  
稍引退

神師道詰李邦彥

金人南、神師道入援既至帝命師道於政事堂共議師道  
詰李邦彥曰聞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為賊有  
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畜  
入城中乃遠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不暇及此師  
道笑曰亦太慌忙耳左右皆笑

李小有曰胡子廷為子言光州之破非賊攻而破之也不

金湯楷著

卷二

九

通運勤本地村民數十人予以酒食潛伏近城屋內暗行  
挖掘城以此陷緣途城房屋半倒餽餉之業堅執不從焚  
燬致使封疆失守生民塗炭每為髮指恨不得按三尺而  
問之  
王元徽曰賊遠則居民不服賊近則撤毀不及競錄之述  
惟得其宜可也

清什物

總引

以上數款不過舉其大者言之耳四關百姓一聞警報入  
城避兵一切私財器具如木石銅鐵磚瓦瓦器糧糶畜牧茶

類○盡○徒○入○城○徒○不○速○者○焚○之○勿○留○一○件○徒○為○敗○資○且○借○為○攻○  
城○具○也○  
清○地○面○

總引

壕○外○里○深○宜○曠○野○若○有○村○落○則○敵○得○據○而○與○我○守○據○有○臺○  
塔○則○敵○得○登○而○瞰○我○虛○實○有○壘○有○溝○則○敵○可○隱○而○有○大○排○  
竹○木○則○敵○可○資○為○攻○具○且○砍○樹○數○株○倒○倚○城○上○可○以○綠○登○又○  
橫○担○池○中○可○以○涉○水○須○築○絕○之○

全湯借箸

卷二

十

全湯借箸卷三日錄

險要部有引

據險

王平據輿勢 張仁惠募三受降城 郭元振置和  
戎城白亭軍 种世衡城故寬州 劉子羽保四川  
吳玠保和尚原 釣魚山

設險

明安軍 滄州 馬燧引晉決汾 孟珙障沮漳之水  
孟宗政濟水 余闕三壘

失險

全湯借箸

卷三日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 諸葛瞻不守采石之險 慕  
容超不守大岷之險 梁武帝不守采石之險 宋不  
守關之險 宋不守河之險 宋不守獨松關 周德  
威不守渝關之險

全湯借箸卷二終

險要部

京口周 鍾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 小有甫 數訂  
同郡王孟中 元薇甫 參閱  
吳縣吳壽格 曼卿甫 手鈔

守者非特守於城也。必按境內山川形勝。何處可扼要。今重兵屯守。何處可分據。令偏師特角。何處可伏兵。挫其鋒。何處可遊兵。絕其糧道。以戰為守。則守固不可遷。城隍自投。絕路。是家令言兵事。一曰得地形。詳險要。

金湯借箸 卷三

王平議據興勢

曹爽發卒十餘萬人。自驛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活兵。王平曰。漢中去活無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今宜先遣劉禪。與魏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活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魏軍劉禪。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夾兵拒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莫曉泣。道路活軍及費禕兵。繼至。太傅懿與夏侯元書曰。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

也。今興勢。險。若近不獲。進見。退。必矣。將何以任其責。元。言於爽。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觀。爽。與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夫止。甚。眾。關中。為之。虛耗。

張仁惠築三受降城

張仁惠為朔方總管。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弔。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啞。悉。兵。西。擊。交。驛。施。仁。惠。請。築。三。受。降。城。於。北。河。東。三。受。降。城。絕。虜。而。寇。路。唐。休。璟。以。為。西。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惠。因。請。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就。掃。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聖。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斗。頭。朝。那。山。北。置。塔。墩。十。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牧。城。鎮。兵。數。萬。

金湯借箸 卷三

郭元振置和戎城白亭軍  
唐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給廣。繞四百里。虜未必。下。元振始於南。破。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逆。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

神世衛城故寬州  
神世衛為鄜州從事。夏。或。犯。延。安。世。衛。以。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臺。而。城。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

可圖延安之勢北可圖延綏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

劉子羽保四川

張浚敗於富平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議徙治夔州者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道與關中唇齒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過近郡宜即當撤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道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兵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補前愆奈何復為此言乎浚然子羽言子羽即單騎至秦州召諸將時諸將不知宜

金湯備著

卷三

三

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眾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命吳玠聚兵抗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澧播僂費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金人知有備引去

吳玠保和尚原

張浚合五路兵與金戰於富平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狀散卒與弟瑋保散關東和尚原精練兵列柵為瓦守玠或謂玠宜退也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以保蜀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鼓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

馬步戰遂大敗遁去

釣魚山

金帥罷寨招降館播州內氏兄弟璉璘有文武才稱府上揚玠賓館之奉甚厚居數日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語以皇書地為山川城池之形旬日請見屏人曰某兄弟磨明公禮遇有以少補非敢同衆人也為今小西蜀計其在從合州人外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對曰蜀地地形之勢莫若釣魚山據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築十餘城皆因山為壘幕布星也列兵聚糧於是如臂使指氣吞將繼蜀可守

金湯備著

卷三

四

設險不以為流

順安軍

宋太宗時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四使大興河北營四先是雄州東際於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取隸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隸此而不謀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此陌浚溝洫蓋樹五數所以守邊原而限戎馬故遣恕往經營之

滄州

滄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為斥堠望十里允則曰南北既滿和矣安用此為命撤樓夷坑為諸軍蔬園浚井疏洩



列。唯。築。垣。垣。縱。橫。其。中。抗。以。約。數。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從。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障。地。悉。種。榆。久。之。榆。於。塞。下。願。擇。依。仗。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於。林。耶。

孟珙增沮漳之水

宋孟珙鎮江陵初至登城周覽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漳有變為桑田者今自成以東古嶺先峰直至三汭無所限隔敵一鳴鞭即至城下乃修復內隘十一處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保遠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府舊池三可

孟珙增沮漳之水

卷三

五

里間。然。巨。浸。失。險。不。以。為。戒。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

漢韓信張耳以兵擊趙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漢將韓信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則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不聽信使間孟視知其不用乃散引兵遂下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

泚水

諸葛瞻不守東馬之險

蜀諸葛瞻督諸軍拒郭外至洛停住不進黃崇願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敵像未納崇再三言之至於沈湮瞻不能從郭艾遂長驅而前破瞻斬之成都守

慕容超不守大岷之險

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抗表伐之超引群臣會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岷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衝海而南炮其糧道別勅段暉帥兗州之眾綠山東下眼背擊之此上策也若繼

孟珙增沮漳之水

卷三

六

賊入岷出成逆戰非勝其兵起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不如縱使入岷以精騎蹙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岷逆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繼敵入岷自貽寇也昔成安不守井陘之險然屈於韓信諸將不拘末馬之險卒投於郭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守大岷策之上也超不聽裕過大岷燕兵不出裕舉手稱大皇帝形於色遂平廣固遂超指史庫斯之而而燕滅

梁主不守采石之險

侯景詐稱出獵攻應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逆據建

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遠戍兵千人  
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保海矣景以鐵為導引兵臨江  
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曰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今邵陵  
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為合之衆自然瓦解  
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謀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  
乃渡江建康大駭景軍東勝至關下

宋不守關之險

粘沒喝分兵趨汴京平陽府叛卒率金兵入南北關板沒喝  
策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無功無人兵進也澤州

呂中曰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

金湯借箸

卷三

之險此虜所以嘆無人也

宋不守河之險

金餘滿不陷和濟二州時梁方平帥禁旅屯於河北岸金將  
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濟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  
遁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救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  
解兵方絕步兵散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嘆曰南  
北可指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宋不守獨松關

元亦自唐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贏兵  
數百守此吾豈能遣渡哉遂犯昭安

周德威不守渝關之險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備海有  
道道狹處纒數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遼牛口舊置  
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四程皆供軍食不入於節幽州歲致  
饋以餉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無  
閉壁不戰俟其去還馳逐據險遊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  
自為回國力戰有功則賜餉加賞錄其契丹不敢輕入寇及  
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  
每劫牧於營平之間

金湯借箸

卷三

周臺公曰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者上  
將之道也項叔首震鄴程九屏祖臺與乎謀抵江為守萬  
里長城在此言矣視九泥對門者豈管運處哉

金湯借箸卷三終

全湯借箸卷四目錄

選練部 有引

選鋒

捕盜將 突將 選兵隊

練銳

馬燒教騎 高索文練卒

練射

李愔練射 种世衡 探射謀 武弁射 武士射

文士射 考射 近射法 覆射法

練方向

全湯借箸 卷四目

總引

練耳身總全數

練日身視旌旗

總論

練心

總論

全湯借箸卷之四

京口周 鑑臺公甫 韓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中元徽甫 泰閣

吳縣吳壽格曼佛甫 手鈔

選練部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掌○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則○鋒○宜○選○矣○法○曰○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則○練○當

全湯借箸 卷四

精兵輯選練

選練 古選鋒則勝者善矣今止取以城中者餘不入

捕盜將

唐山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濶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連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平之

突將

蠻寇將至百川刺史楊慶復募曉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列器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操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慶合梯衝四

而攻成智慶投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幕焚其攻  
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振拔且利  
於厚賞勇氣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

選兵議

今日之所講求者選將而已竟未有言及選兵者夫已練之  
兵尚欲汰其弱而初選之卒及不取其精可不然選兵之法  
未見灼然可行者今之選兵者或專取靈樞或專取武藝或  
專取加大或專取伶俜此不可以為準何則靈大而膽不充  
則緩急之際則重不能疾趨反為目累此靈樞不可恃也藝  
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翻執失先象而

金湯備著

卷四

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俜而膽不充則未練之先損也自全  
之路臨事之際既欲先奔復以利害恐人為己避罪之地此  
伶俜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類眼花呼之不聞  
推之不動是加大不可恃也是以選兵者必以膽為主練膽  
之術在信賞必罰而罰為尤重夫使將權可殺人也士平之  
畏將甚於畏敵也進未必死退必不生則士平之膽固有不  
習而壯者說在蘇老泉之諫論也今有三人馬一人勇一人  
怯一人勇怯半有與之臨事淵谷者且告曰能跳而越馬其  
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人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  
然則否彼勇怯半者亦利必跳而越馬其怯者欲未能也須

史顯見猛虎然迫逼則怯者不持告跳而越之如康莊其  
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嗟乎明於此喻者可  
以知練膽矣夫使大將登壇懸數萬金以待而士卒亂行者  
止斬數人吾雖怯能服市人而戰之今將領手中無一錢  
而治軍罪止於背甲不有千金猛虎彼怯者亦越淵谷乎然  
而練膽之說施之於少年則易施之中年者難郭都督成興  
曾一本戰而撤之也試問街鋒陷陣者誰則皆左右攝少年  
及其年不過二十上下而已蓋少年氣銳不知死活易於鼓  
舞是以用壯不如用少然則今之選兵以身形長大及以頑  
石試之者其不足以盡人亦明矣

金湯備著

卷四

三

李小有口、脛幹靈偉、武藝精通、力大、伶俜、而兼有膽氣者  
上也、必不可得、則寧取膽耳

練銳

馬燧教騎

唐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乘百井之敗、騎士單弱、燧悉召  
牧馬所、役教之、數月、皆為精騎

高崇文練卒

唐高崇文也、長武、練卒五千、常如寇至

練射

李愬練射

李惟為魏文侯上郡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孤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勝之

神世衛

宋神世衛在青湖故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輒重如故而漸厚且小矣或爭後獲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家自過夫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錄是人人皆能射夏戎不敢犯

金湯備考

卷四

四

弓矢軍中之長技也近奉功令習者固多而穿楊落鵰之能

寒家未見綠文武衰即介冑之子高者虛慕數說卑者亦剽襲帖括與諸文士逐隊以馳而反置弓矢於不問一旦有事安能得橫槊賦詩唐盾草檄者而用之此巧力之所以鮮也今合查文武官生使之盡奮於弧矢是亦建威銷患之長策也况天下降康四方多故騎射萬不容已譽為四條如左

武弁射

指揮千百戶等官每遇院臺入境出巡官評冊揭其應薦獎戒大都不盡在弓矢是以絕文官之法絕武弁也夫武弁之放浪不簡有玷廉守者自應懲戒而武技尤其本等其職業之修不修一就射而知之矣今議每月各武弁俱赴演武場

較射一次如遇院臺按部應報毋揭院即以原次之不中者者盡行開報敷放不簡者同或即有素行應戒者倘能射中多亦得免則諸弁知所重在射必殫力習學而精軌和眾矣

武士射

武生主之以武學教授有官有士亦既濟濟一費矣文學生員有歲考科考季考月考不一而足而武生何獨不然今議亦如課文士法武學教官每月十日一次課其弓矢分別等第報縣報府府縣亦以季考文士法季一試之分別高下報之上臺上臺亦每年發檄一考分別等第以行賞罰有能挽

金湯備考

卷四

五

強命中百不虛發者不必擢用諸民間子弟有能射者另冊送考取入武學某縣若干名以備訓練其荒廢考居下等者亦行學黜退則諸生知所取在射亦必殫力習學而精射者必多矣

文士射

古有解射今天下儒學皆設有射圃其故可思也乃諸士子惟工筆悅竟不知弧矢為何物即射圃亦鞠為茂草矣無乃非立法初意乎今議每季府縣官亦以季考法親閱一次分別等第出案激賞其巧力俱全發破的者破格優禮而不習者薄待之每年終查各學習射多寡而教官官評亦即於

此分優劣如是而教官必率其士子以競力於射矣

考試射

生員歲考科考分別六等童生考試入學皆品評其文義而諸生童亦皆以工拙自安者也乃每當府縣考試前後未取童生再廣收以考射之法有能射多中者府縣各於原案外盡行拔取另造一冊送道收考其文義稍通者一例拔取入學以示鼓舞夫前之武生是專以弓射進者也此之童生是以文義兼弓矢進者也才既不同故入學各別若生員之考優等不願射者無論矣其三等以下至六等發案後

金湯借箸

卷四

六

有自稱能射及所報屢能命中者提學再面試之果能於八十步外中七八九矢者不妨破格拔等以示文武並重之意如是而諸生亦無不人人自相率以競力於射矣

推而廣之民間宴會即以射箭賭酒飲勝於行令進食無礙即以射箭賭錢飲勝於博議有犯罪當罰者即以射箭多寡減等犯罪當責者即以射箭中否減數即於尋常遊戲開學擇一救命之方有辜可以繫外慮無事可以消內憂盜賊不敢生心奸細聞之遠遁有利無害昂不舉而行

近射法

凡用弓矢近中易遠中難近則力緩遠則力強所以夷虜之箭必近發必奇中而中國反是謂宜今後習射不用張繡日以三尺許長小棍置地四十步內射之射到矢中棍射賊必無虞發矣

備射法

安人形化三箇顏色各異用聲齊響一人執一紅旗任其所指無不中者蓋虜賊中有領眾頭目只射殺頭目一人眾虜自然敗走矣此擒賊擒王之法也

周臺公曰軍中威望莫重權標一將見擒三軍之膽盡寒矣守城合戰俱宜如此

金湯借箸

卷四

七

練方術

總引

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眾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為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矣惟左右前後屬人之一身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即方為南行為火之色屬紅神為朱雀卦為龜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即方為北行為水之色屬黑神為玄武卦謂坎凡左所倚謂之左則用青旗即方為東行為木木之色屬青神為青龍卦為震凡右所倚謂之右則用白旗即方為西行為金金之色屬白神為白虎卦為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則用黃旗即方為中

行為土土之色屬黃神為句像卦為太極凡人一身皆有左  
執立聽號今施行凡旗照向何方隨其所照向往旗不定不  
止旗不伏不生善哉孫武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必皆  
和鳴呼此教戰之指南也

金湯倍著

卷四

練耳專聽金鼓  
練目專視旌旗

總論

周臺公曰五兵之為用多矣然古人行師第曰祭曰擊  
鼓者何也蓋以旌旗金鼓乃一軍之耳目尤為吃緊耳若  
金之不進鼓之不進度之而不從移指之而不從死雖有  
百萬何濟於用哉所以威將軍南塘分付軍士云你們耳  
只聽金鼓如播鼓後進就是前而有大也要去如鳴  
金鼓退就是前而有大也要去如鳴  
日間只看旗幟夜裡只看高懸燈燭如某色旂豎起點動

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  
言說擅起擅動若旗幟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不  
許依從就是大神未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肯是這等  
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  
殺何功不可立

總論

周臺公曰勝敗無異術也士卒之心畏敵甚於畏將即收  
士卒之心畏將甚於畏敵即勝欲其畏將亦無異術也千  
金之賞燈之於先猛虎之威迫之於後雖驅市人可以殺

金湯倍著

卷四

矣古之善用兵者揮金如揮土殺人如殺草婦有至意只  
如今日鍊西以為賞鞭貴以為威欲其畏我侮敵以旗練  
心之術也難以企矣

李小有曰練之為法多矣此外火散手使屈伸使小提舉  
敏急水救是使進退合宜性來迅疾心教之極對令督暗  
整肅趨驟捷教之裝束使畏懼佩服器仗倫序又使出  
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踰越而示之禮本食寢卧順時訓  
息不傷寒暑而為之制障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  
而右之別而合之兼而分之不一而足也但最要嚴緊  
者都在於三官不燥而已故曰心志而外並不煩費

火攻

風侯 地利 器宜 火戒七種 礮鐵 製研方 又

方 製礮方 又方 炭灰論 火藥方 米平涵論

火藥 王鳴鶴火攻問答 王鳴鶴鎗子論 神砲

佛狼機 佛狼機式 架佛狼機式 威遠炮 威遠

砲式 鳥銃 製合鳥銃藥方 鳥銃全製圖 鳥銃

分形圖 銃架 銃頭 搬軌形 側立形 側立裏

面軌情形 又鳥銃分形圖 附銃說 試銃 放銃

金湯借箸

卷五日

銃手 收銃 修銃 洗銃 教演 銃藥方 炸

形 炸藥法 王鳴鶴竹將軍 竹將軍式 裝藥彈

式 竹將軍分形 火箭 火箭方 自然打成線眼

式 箭頭式 射虎藥方 一窩蜂 一窩蜂式 油

礮 飛空滑水神油礮式 散沙散豆 添泥 毒藥

毒龍噴火神筒 毒龍噴火神筒式 滿天噴筒

滿天噴筒式 銜鋒連敵竹發筒 銜鋒連敵竹發筒

式 毒火歌 附方 飛火筒 震二雷

吃

總引 砲製 砲架式 礮石用人車起打去形 砲





豐陽砲

小砲車式 砲石 砲石式 大砲 砲手 遺砲

李之藻奏畧

弓

總引 大木弓 神臂弓 克敵弓

矢

總論 毒藥傅矢

弩

總引 連弩 計六種 大黃弩 伏遠弩 馬上用弩 馬

黃弩 撥射弩 弩以腰間為貴 破虜營兼用弩

鎗

金湯借箸

卷五日

二

金湯借箸

卷五日

三

神機火鎗

刀

倭

父

總引

牌

牌兵拒塵

鎧甲

紙鎧 甲鎧 綿甲 皮甲

重法

京口周 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甫 較訂

同郡王孟申元徽甫 參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制器類

賈魯曰善設乃甲冑敵乃不無敵不中音的皆備乃有文  
鉞乃戈矛礮乃鋒刃無敵不善今上以越越為利下以苦  
密為慮豈非兵法所謂器誠不利以卒與敵者耶晁家令  
曰兵不實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誓不可以及

金湯借箸

卷五

速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止矢同中不能入與止鏃同此  
將不省兵之過也解制器

火攻

風候  
火攻之法以風為勢風猛則火烈火熾則風生風火相搏斯  
能取勝故為將者當知風候以月行之度準之月行於箕在  
十三於七度張在十度翼在十四星則不出三日必有  
大風數日方止仰觀星宿光耀不定亦不出三日必有大風  
日終而止黑雲夜蔽斗口風雨交作雲自北方起者風大黑  
雲飛塞天河大風數日實如諸形者名月暈而青色數日必

風無雨音主風日沒黑雲相接來朝風作風來十里揚塵動  
葉風來百里吹沙飄瓦風來千里力能走石風行萬里力能  
拔木知風之時而善用之斯萬戰而萬勝矣  
地利

火攻之法上順天時下應地利曠野平川遠擊者勝叢林隘  
道夾擊者勝憑高擊下其勢順用重器猛火以壓之以下擊  
上其勢逆用銳器列火以噴之彼此皆有火器卒然而遇不  
及成陣其勢易亂用逆器先擊者勝彼此皆利營寨欲利始  
糧先觀伏路其勢易疑用強器四擊者勝城中擊外當攻其  
堅城外擊內當攻其瑕水戰必先上風用器類於烟障蓬帆

金湯借箸

卷五

必以藥制使不沾染風煙此應戰之策也苟不解地利而用  
之不得其宜未有不捨器而走捷資寇敵者也

器宜

火攻之法有戰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陸器有水器種  
種不同用之合宜無有不勝其戰器利於輕捷則兵不疲力  
而銳氣常充其攻器利於機巧則兵可奮勇而移動不常其  
埋器利於埋擊易碎火烈而烟猛用大砂水銀麻子油如神  
粉擊破透骨其守器利於遠擊齊飛火長而氣透用已不  
傷賊甚重其守器利於遠擊齊飛火長而氣透用已不  
知飛火藥藏於砲中以發其陸器利於遠近長短相間分  
唇上將得其人而隨機應變則無不勝者矣

火救

一遇古先帝王陵寢賢聖祠宇都邑間巷輻輳之處用火攻之不但失崇道之體而仁民之心頓沒矣當戒

一賊據掠吾民必思奇策拔朕民命至石難處不可據用火攻不然足謂之用我大而笑我民也當戒

一內有駭智之將失身從賊歸正無機正當憐才誘令降順推踐善類當戒

一萌甲方長鱗蟲始蟻赤城焚燒傷生甚夥畏德莫甚當戒

一風候未定地勢未審反風縱火禍莫大焉必須先破地險次候風色察而行攻毋得妄發當戒

金湯借箸

卷五

三

一藥品配令務貴精詳故不得多此不得少應多則多應少則少以意增減臨時候事當戒

一火攻之用全在相賊遠近早則置之空虛遲則禦之無及當戒

煉鐵

製炮須用開鐵晉鐵次之煉鐵炭火為上煤火之鐵在鏝用稻草裁細雜黃土類灑火中令鐵原自出煉至五六火用黃土和作漿入稻草浸一二宿將鐵放在漿內半日取出再煉須練至十火外生鐵五七斤煉至一斤方熟入爐時仍用黃土封合一以防灰塵一以取土能生金不致煉枯鐵之精氣

製硝方硝性立

每硝半鍋煮至硝化開時用大紅蘿蔔一個切作四五片放鍋內同滾待蘿蔔熟時撈去用雞卵清三箇和水二三碗倒入鍋內以鐵杓攪之有渣滓浮起盡行撇去再用極明亮水膠二兩許化開傾在鍋內滾三五滾傾出以磁盆盛注用蓋蓋定不可掀動動即洩氣硝中照滓不肯隨水而出放涼處一宿看餘極細極明亮方可用若餘不細尚有酸味未可入藥當再如前法清提

又方

金湯借箸

卷五

硝用雞蛋白煉每十斤用蛋二箇硝不潔者多用數枚先將雞蛋白水攪勻乾次將硝下鍋水高二倍復將蛋水傾入大滾數次則雞蛋白清淨淨俱淨銀面以竹筴蘸抄起又用細麻布為濾巾濾過復將前銀洗淨再以濾過硝水傾入用文武火煮成水塊將鍋放地上一日冷定則鹽沉於下硝浮於上去鹽用硝研細聽用

周臺公曰驗硝不出三法鎗宜極細色宜極亮味宜極淡如此硝更白但無亮光者渣滓未淨也以舌紙嘗味尚鹹注者城鹽未清也二物最能滾珠為害不小但製硝之人每利剋減求硝盡淨所以極難但於呈驗之時即令本人置硝掌中以火點放硝去而掌不熱方為收貯世豈有願

利而甘其身者是一法也。

提硝宜在二三八九月餘月矣。不宜或欲急用夏天入井。冬天放於煖處可也。

又曰提硝用瓦盆。濾至一百斤得三十斤。乃可作藥線。用熟紙糊油粘。作藥線衣。過水入地無礙。製硝方。磁性主。

蘇油牛油各一斤。油既熱。乃以硝徐徐投入。隨投隨攪。使硝速化。投時勿使鐵匙。着鋼。恐其發火。

又方

硝用生者佳。先批碎去砂土。每十斤。用牛油二斤煮溶。火不可太旺。以木棍攪。攪到底。看硝溶化時。以麻布作濾中。濾在缸內。則油浮於上。硝沉於下。去油。用硝研細。聽用。

### 炭灰論

炭灰須用柳條如筆管大者。去皮去節。取其理直者。用以燒灰。入藥為上。清明前後採取。以此時柳葉將發。未發精脈盡。聚枝上。故也。北方柳木甚少。用荊桿灰。蒿灰。熟灰。杉木灰。以代之。不知草木中。惟榆柳桑柘諸木。火性更旺。諸木中。又惟柳木。枝幹直。上火性直。走餘皆枝幹曲。折文理縱橫。且頂堅。炭硬。火性不甚輕便。是以古人惟取柳木。尚須去皮去節者。以皮則多煙。節則逆炸。故也。古法豈可輕改。杉木火力雖弱。

其理尚直。其餘俱不可用。北方蘇楷灰甚輕。但可入發藥。若作筒藥。無力。

火藥方。火藥別無方也。但以上三者製法。並命兩得實也。

先將硝磺灰三種。研極細。木用水噴濕。得一萬斤。取出。放在手心內。然之火。然手不覺熱者。方可用。若覺火熱。如前法再搗再試。至不覺熱。然後將藥用水和。搗作劑。晒乾。再搗碎。用極細密竹篩篩過。上粗大者。不用。下細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般者。入銃。其大小者。再如法製造。蓋銃筒甚長。細則下藥時。盡粘筒上。不得到底。太粗。藥又不實。大藥。硝欲發火。快。炭欲作才大。硝取噴送遠。全要精細。亦須與搗硝之人先

### 金湯惜者

卷五

六

的藥成。即其手。心。照。試。之。自然。不。敢。苟。且。若。研。時。工。夫。不。到。硝。磺。深。為。細。珠。不。開。火。門。必。翻。銃。筒。雖。搜。到。無。用。若。搗。時。工。夫。不。到。煙。焰。藥。眼。文。不。理。快。難。研。到。無。用。若。研。搗。工。夫。俱。到。自然。淨。化。不。但。渣。滓。俱。淨。而。氣。息。亦。盡。去。矣。再。加。銃。筒。光。滑。毫。無。罅。礙。即。終。日。舉。放。亦。無。他。虞。

右三種細細製練。然後方秤準明白。然後和勻。放在銅鑊木臼內。用銅包木杵搗之。復將酸藥汁破兩水。或泉水。不時洒濕。使根有力。搗藥之人。須擇勤慎者。莫使毫釐。土入藥內。恐搗熱之際。石能生火。亦不可犯鐵器。欲易生火也。藥搗。若杵後。試放。思。無。渣。滓。煙。起。白。色。快。且。直。者。始。妙。即。以。粗。細。灰。

篩篩過。粗者成珠在上。細者在下。用樹下日色照乾。不可用  
暴日。慮日中有火也。照乾後。以內外有就。確碎收之。如日  
有濕氣。再取酸漿汁。破而水泉。洒濕。俾過如前。照放。自然  
速到矣。

朱平治論火藥

火藥重在提硝。潔淨。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斤。提至九十  
斤。次者提至八十斤。下者七十斤。必鹹。水去盡。搭搗。細試  
然。然上著火。無涼方。妙火。鏡藥。乾結成塊。經年不碎。雖久。胃  
露。雨。放之。雄烈。速去。百步。入火。箭火。磚。諸器之內。雖二三年  
可用。則提之。至淨。故也。不者。雖藏之。極密。吐瀉。盡。無用矣。

金湯備著

卷五

七

王鳴鶴止攻問答

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礮。東倭之國。有礮而無硝。而廣川賈之  
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  
而有之。故用之以為長技。國初私販硝磺之禁。固嚴。而火  
器私學之禁。尤嚴。我  
太祖自平群兇之後。火器收之於神機。庫曰神機。言不欲  
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之器。不  
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但使藥無法  
分量少差。不惟不效。而且害事。昔余練兵陝西。有閩司督造  
火藥。分發各兵。始而試放不響。既而大響。損鏡。主者莫知其

金湯備著

卷五

八

故疑而問。余曰。有說也。南方火藥。對定分兩。皆加水。蒸其  
硝磺。與灰三者合一。皆如菜豆子。大臨時。八鏡。甚易。無腐塞  
之患。今所造。止將三者。碾細耳。并未入水。春過。各兵又不能  
分定分量。或用紙筒。或用竹筒。裝束。以便聽用。而乃總入一  
大皮袋。裝了。兵倭馬兵。終日。馬上。撞。其硝磺。性重。而沉  
底。灰。性輕。而上浮。初放者。灰也。故多不響。既放者。硝磺也。硝  
多。則鏡損。此理。甚明。又。何疑。為。容。曰。思。深。我。散。開。南。方。之。製  
何。如。答。曰。南。方。之。製。硝。用。水。膠。或。腥。物。提。淨。礮。不。用。底。灰。或  
柳。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紫。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  
遠。速。之。殊。也。常。知。馬。而。新。葫。蘆。與。舊。歡。蒂。性。亦。不。同。至。於。茄

王鳴鶴鉛子論

容曰。鏡不後坐。專係於藥乎。答曰。此其一也。又在鏡眼平底  
則不後坐。少高一。分。則後坐矣。容曰。製藥已精。而鏡眼又平  
仍復不中。何也。答曰。對未真也。容曰。對真。而又不中。何也。答

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鏡子也。鉛子之病，失也。而失，直無不中也。今學鏡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子則可，送動也。錢子猶如子，幾個人力氣能發動，錢子如子，則可。相配少，差則不準矣。余嘗有歌曰：子重於子，則多。半落，錢子於子，火鏡子，反子藥相傳，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煉子，或偏歪出之，必乘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之，等於子矣。此數言雖似，能盡火器之妙。

神砲

神砲出自紅毛夷國，今廣東濠鏡澳夷亦能造之。此實天意，假手澳夷，以固我金湯者。前廣東所解頗少，以未有履置澳。

金湯備第 卷五

夷改廣東不敢擅而夷日不肯應也。今邊疆如此，則需用尤甚。宜請救書一道，宜諭澳夷，咨兩廣總督，擬價酬之。幾多善善而我封疆皆堅壁矣。

佛狼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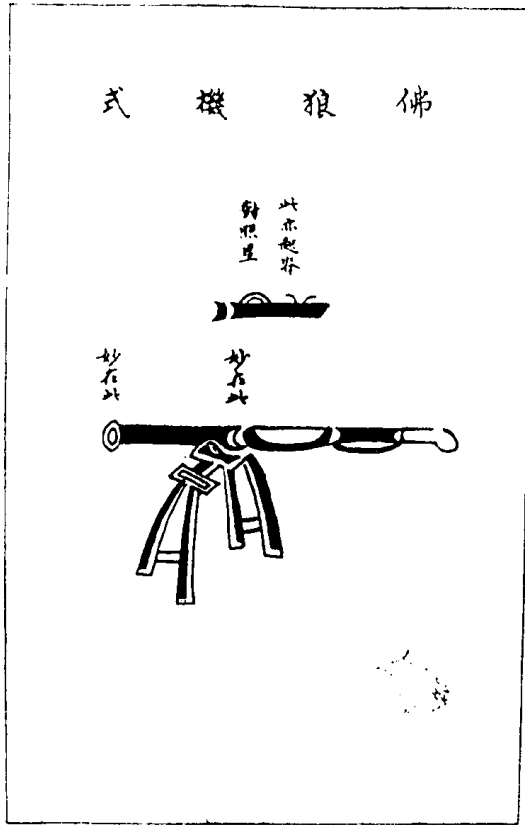
顧應祥云：佛狼機國名也，非鏡名也。正德丁丑予任廣東會事，署海道事，募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城懷遠驛，稱係佛狼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奇高鼻深目，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查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其本恭奉朝廷許之，起送赴部。時武廟南巡，留會同館者將一年，今上登極，以其不恭，將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廣東，驅之出境去訖。其

金湯備第 卷五

人在廣久，好結佛書，其鏡以鐵為之，長五六尺，巨腹長，腹有長孔，以小鏡五筒，輪流於藥，安入腹中，於之鏡外又以木包鏡，以防火。製海船能下，每邊置四五筒，於船內暗放之。他船相近，一經其一彈，則船板打碎，水北船漏，以此機件海上他國無效。此器曾於教場中試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伐，則無用矣。其一種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可右者，中國原有此制，不出於佛狼機。每坐約重二百斤，用提鏡三筒，每筒約重三十斤，用鉛子一筒。每筒約重十兩，其機活動，可以低，可以昂，可以左，可以右。乃城上所用者，守營門之器也。其制出於西洋番國，嘉靖年間始得而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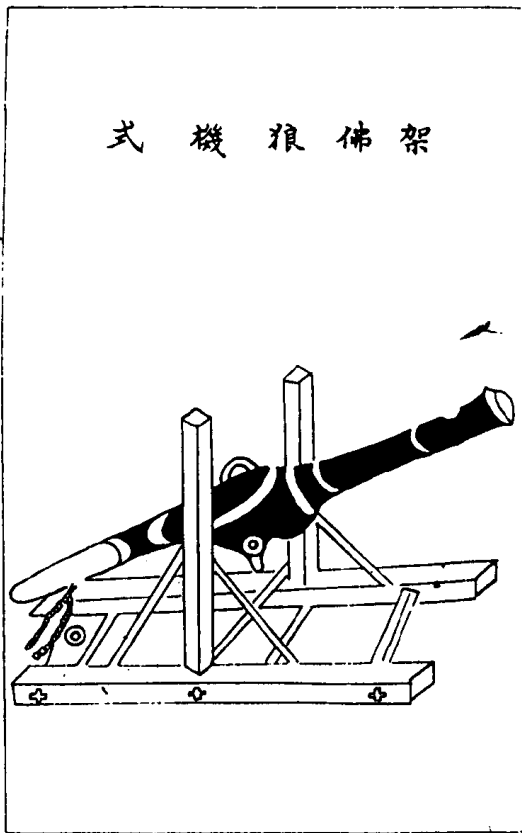
成繼光曰：此天下通有之利器，今所以重圖者，舊制之未盡精微也。其妙要，母鏡管長，則直而利遠。子鏡在腹中，要而口對，則火氣不泄。子鏡從方用半，其轉入者，每放時多擊出子鏡數文，傷人必用鐵筒者佳。其妙處，在今法出前，按二照星，後稍從依，底不碍托，而以日照對其准。在放鏡之人，用一目，少看後照星孔中，對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又子鏡內用木為，後下鉛子，荷子馬俱大，則難出，出則力大，要生後，而人力不能禦之。若子小，則出口難而無力，至斜難準。今法止用鉛子入藥之後，即

佛狼機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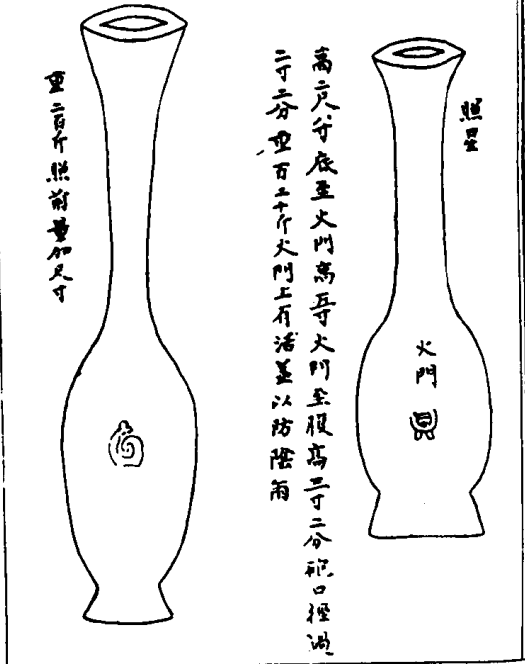
以子下口用四心鐵送桿打下入口一寸即入母銃放之  
此法既省下木馬煩雜之功又出口最易而且鉛子合母  
銃之口緊急直利便速成功凡鑄銃之法子銃口大則子  
難出要破母銃母銃口大而子銃口小則出子無加且否  
務要子母二銃之口圓徑合毫不差乃為精器也  
舊以平頂為送桿將鉛子打扁出則不利今製欽四心  
送子一根送子入口內陷八分于體仍圓而出必利可  
打一里有餘人馬洞過

架佛狼機式



威遠砲  
每位重百二十斤舊製週圍鐵箍徒增斤兩無益實用照放  
亦不準今改為光素名威遠砲惟於裝藥發火著力處加厚  
前後加照星照門于步外皆可射照每用大鉛子一枚重三  
斤六兩小鉛子一百每重六錢對準星門墊高一寸平放  
鉛子遠可五六里小鉛子遠二三里墊高三寸大鉛子遠十  
餘里小鉛子四五里潤四十餘步若攻山險如川廣各關砲  
重二百斤墊高五六寸用車載行大鉛子重六斤遠可二十  
里視世之千里雷尤輕便此砲不炸不大後坐就近手可照  
放

威遠砲式



金湯借箸 卷五 十一

鳥銃

西洋鳥銃其製甚精今廣東澳夷與近海之民俱倣而造之獨官司不能取其銃長六七尺孔竅甚巧發之直而利遠射的百發百中且一面九子以九子連發可殺人於百步之外洞穿堅壁一彈可殺數人勝奴之勇百倍實一可當百者倘造數千面以為橋集先鋒仍募勇兵教習練成一隊則強於壯兵十萬矣

製合鳥銃藥方

硝一兩 磺一錢五分 柳灰一錢八分

通共硝四十兩 磺五兩六錢 柳灰七兩二錢 用水二鍾 格得

絕細為妙秘法先將硝磺炭各研為末照數兌合一處用水二碗下在木桶木料格之不用石杵者恐有大也每一粒格可萬粒若格乾再加水一碗又格以細為度格之半乾取日晒行碎成豆粒大塊此藥之妙只在多格數萬粒之工大都如製墨相類若添水格至十數次者則將一撮堆於紙上用火燃之蒸去而紙不傷如此者可入銃矣再試之將人手心擊藥二錢燃之而手心不熱為妙但燃過仍有黑星白點及手中心燒熱者即是不佳仍前再加水格之如式方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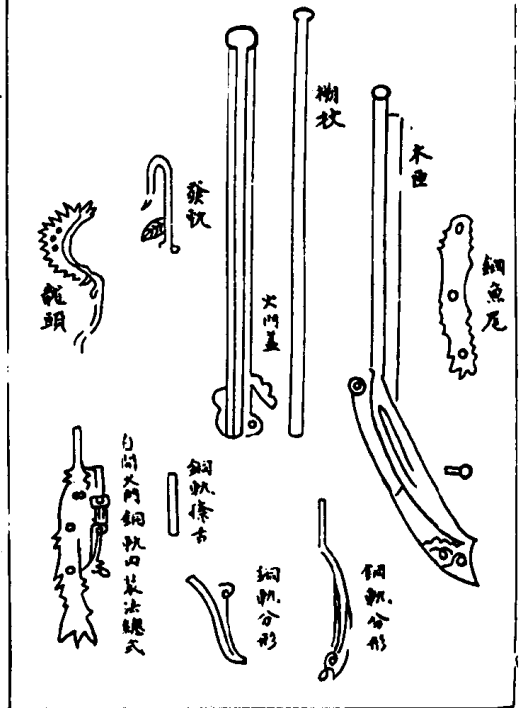
金湯借箸 卷五 十二

製造務令中法更潔淡之何憂乎不敵耶倭銃發無聲人不及防類能洞甲貫堅諸物難禦惟是廣中所產膠膠如掌片堅勁異常較之浙中所產者不同用釘連綴施於木架造為防牌鉛彈始不能透亦一策也





又鳥銃分形圖



金湯傳者

卷五

五

附銃說

一神氣一用。非弓矢可比。弓矢必巧力俱全。方能命中殺敵。神氣巧力自具。全不因人。床機照星。備其巧。長筒精藥。備其力。但得執器之人。知其巧力所在。因而用之。器之能事畢矣。

試銃

一試新舊神器。用藥。切不宜即著本等分兩。譬如常時著藥三錢者。且先著藥一錢。再添二錢。再添三錢。用彈又試。冬天。鐵冷。即堅厚。亦怕。發。逆。常用銃。亦常用半藥。噴過。方可打放。試小器。只須避之樹後。或用藤牌護身。若佛根機。鷹揚砲。須

金湯傳者

卷五

六

放銃

一放銃發機。全要凝神定氣。手準眼疾。右眼對照門。照門對照星。照星對敵對靶。此不易之法。但銃十無四五正準者。或偏左。或偏右。或上。或下。銃手必須時令眼習。人知銃性。庶便臨陣擊打。出征帶藥。幾何。可令浪費。臨陣裝藥。甚難。可令浪費。無論遠近。必須一彈一敵。方肯發機。

銃手

一神器手。必得極短小伶便。手疾眼快。膽壯有力者。為上。切不宜用粗蠢大漢。及氣弱之徒。

收銃

一神器不開陣上。并放場中。放畢時。即將銃筒取出。堵住火門。用滾水灌滿筒。待水滲入螺絲旋中。然後用擗杖。裹布刷洗。倒去渣滓。再用滾水。將筒擦淨。以紙圍擦乾。直立高

處候筒內無熟氣再以紙煖乾火門用香油抹螺脚旋裝安  
停妥如銃常日所用火藥分兩裝飽收不近燈火處所春夏  
每月要收拾二次秋冬每月一次不肯收拾底必繡住續二  
三年雖精堅之筒必致損壞

修銃

銃筒較長用久或為他物壓彎或為木床帶累屈曲出彈定  
然不準須於收單收物時仔細一看銃筒少有歪斜即將墨  
線自照門眼起直至照星分中處將線一彈曲直立見即將  
銃烘熱故厚板撥上用木錘順直將線再彈如筒薄用可筒  
鐵條一根以紙包裹放在膛內庶免打扁銃筒試看舊銃不

金湯槍案

卷五

九

用圓筒專做八種各國鳥銃圓筒者必曬平上面是為線  
計也如係木床彎曲將木床調直床筒俱歪一併整理

洗銃

銃一也有三發之後或藥下自燃或致逆炸有故至十銃稍  
然可用者何也答曰此銃膛光與不光火藥精與不精使然  
爾若銃不知鑽礮膛內坑坑坎坎藥又不精火經再發藥渣  
盡掛膛內坑坎之塞急裝後藥前火未滅自然舉發膈有坑  
坎又不知刷洗即刷洗未必去淨一經潮濕筒必蝕壞坑坎  
實日深一日漸至透漏安得不炸

教演

火器既精必當盡法教演置堅厚木牌一坐高五尺闊一尺  
油黑包中小紅圓牌一面徑五寸初放打由五六十步漸至  
百步及百餘步外以次漸加中牌者破格厚實

銃藥方

硝六斤 磺一斤 灰一斤

炸銃

同臺公曰丁丑予授史中丞與賊戰滯山一卒關反賊得  
其銃并火藥鉛像大喜馳去明日還以攻營大戰竟日擊  
傷官軍頗衆蓋虜賊所畏惟我神醫近日有思故我所以  
反以制我予意欲因其勢而利導之用生鐵雜砂鉛鑄成

金湯槍案

卷五

子

各樣銃式礮性主橫用之為君炭灰用樹節燒令存性滿  
裝炸藥煎薑砂毒火在內伴為棄遺令其相去若來攻  
我必先自傷後雖得吾真銃亦不敢用矣

炸藥法

用硝一斤 流磺半斤 柳木炭一兩六錢 石黃一兩六錢 雄黃  
八錢 研為細末用燒酒半斤調勻仍前到如薑豆大臨用之  
際每一斤加承二兩 一云每鍊鐵紅時使入醋浸脫而可  
碎

王鳴鶴竹將軍

客曰近日有新製竹將軍者聞有七利可得聞歟答曰竹將

軍即竹發槓，雖木亦可為之，亦謂之木發槓。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發而破，不似鋼鐵，前能傷人，其利一發人保去不可再用。其利二，每位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廉。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遠射。其利五，易於分佈，易於捨棄，其威猛與鋼鐵相等，能感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衝北水險，無所不宜，不給工批，皆能造。其利七，對壘立陣，防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并製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多而真出少矣。智者自能照會。客曰：照會一言，吾已明之矣。

金湯借箸

卷五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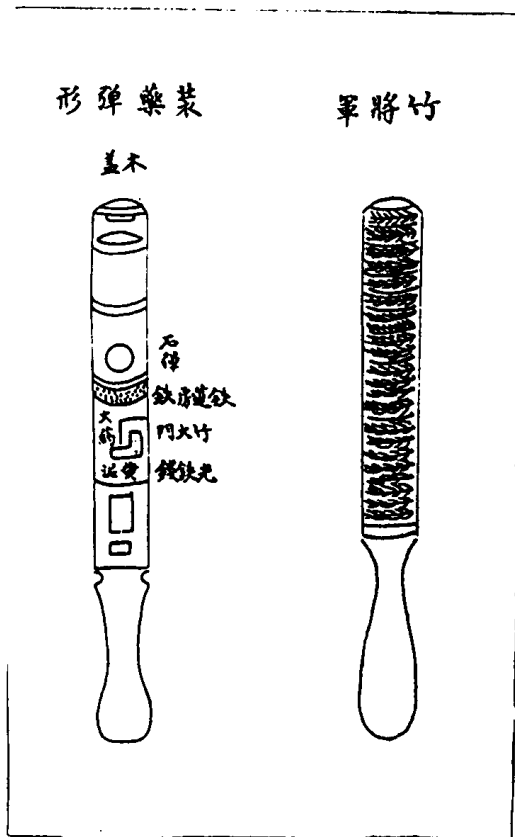
用縮竹圓厚者，長四尺許，將圓鑿開通其節，止留頭節作底。第後留一尺四五寸，用一木柄，柄頭照竹節凹之形，直抵竹節處，週圍用四釘，大牙樣釘之，以苧蔴打成辦，或三股繩，自柄至口，緊繫纏固。傍節底上，先置潤黃泥二寸，以一分厚殼，筒口大，鈎錢一箇，蓋泥上，傍錢上開一藥線眼，先將雙藥線引入四五寸，直透上為妙。方入藥一斤，看竹之大小，增減已入藥，用木桿輕輕築實，少用紙團，或乾土實之。又將一分厚殼竹筒圍大鈎錢一箇，鑽眼如蓮房式，置藥上方，以殼筒口大圓石彈一箇，置鈎錢上，再或加碎生鐵小鉛彈於錢上更妙。若單用石彈，則蓮房式鈎錢，不必用矣。以徑寸粗柴二根，長三尺許，縛成杈架之，取其便也。對敵舉放，若欲遠，則稍

昂其頭，如敵近在二三百步外，只消平架放去，柄尾須以大石塊抵住，防其後坐。人在側立，即不用亦可。惟蒸籠圓石子，鐵錢、鈎釘、火藥、竹火門、油灰及製造之器、斧鋸、圓鑿等項，預備多帶軍中，即隨地立刻可造。其體甚輕，每兵可擔十數位，而威力則猶在佛狼機上發時響聲震地，其力可及七八百步之遠，故以將軍名之，尊其威也。

金湯借箸

卷五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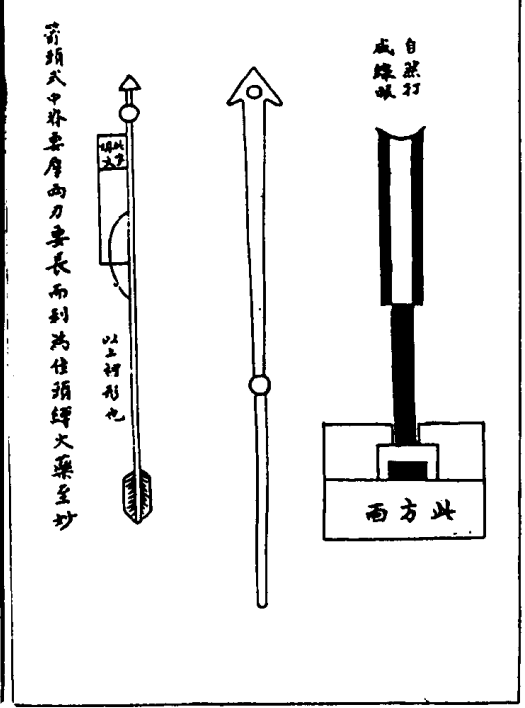
### 竹將軍分形



火箭亦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之下但造者無法故者無法人鮮知其利也大都造法有二或造成或鑽線眼或用欽桿打成自然線眼但鑽不如打成者妙然鑽易而打者難故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不知肯緊全條於線眼正則出直不正則出斜眼太深則後門泄火眼太淺則出而無力定要落地緊以每筒五寸長言之眼須四寸深桿要直而去頭二寸稱平翎要勁羽長而高梢筒頂用紙紙間以油紙夏不走頭可留二年

火箭方

### 箭頭式



硝十四 磺三錢 反三兩五錢  
右三味研極細拌微濕每下藥一匙初打百錢第二匙加二十錢已後照數遞加再每筒打至三千七百方遠而有加筒卷要極緊藥線須用蘇搭灰他灰不得透上以藥分為十分餅至六分則止多則鑽頂出火不妙  
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  
又曰火龍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湯箭馬上亦可施放各止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

射虎藥方

取生鮮草烏或一二斗洗去土砂再用羅威人脚踏去黑皮以內日白為度搗碎用布濾淨出汁汁乾為度去渣不用用磁盒澄汁盒底下有粉去粉不用約於清汁有十碗用四碗入鍋內煎一滾起沫用篋片刮去沫傾入磁盒內再將存六碗生汁入前熱汁內一順攪勻露一宿明早取澄清汁散分碗內下澄渣粉不用量汁多寡以碗大小盛之放日中晒至午時又取澄清汁下澄渣粉不用晒至晚如前取澄清汁再用薄綿紙鋪單羅內濾過渣不用第○二○第○三○日如前晒法澄法紙濾去渣粉每日晒時用竹片從碗底挑起順攪晒此

金湯膏

卷五

法不致上熱下生之故也○至第○四○日○晚○濾○粗○藥○存○留○去○另○用○碗○盛○露○一○宿○取○澄○汁○用○底○下○存○硬○粗○者○不○用○第○五○日○入○總○晒○至○六○日○各○碗○漸○少○減○歸○各○碗○晒○時○觀○看○碗○底○上○起○沙○點○子○面○上○結○冰○有○五○色○雲○象○其○色○紅○黑○如○香○油○樣○歸○總○磁○盒○內○放○淨○處○陰○四○五○日○篩○用○再○用○碑○砌○一○爐○高○二○尺○週○圍○大○可○容○藥○盒○放○內○中○為○度○爐○中○從○地○上○一○尺○五○寸○用○木○物○架○盒○於○上○爐○上○空○五○寸○用○布○物○蓋○於○藥○盒○之○上○不○致○煙○透○光○噴○旁○取○一○火○門○如○鷄○卵○大○從○地○起○高○三○寸○外○用○炭○火○十○數○塊○并○梅○威○柴○又○名○擊○條○又○名○視○威○又○用○皂○角○花○板○同○燒○烟○令○煙○入○火○門○內○燒○藥○盒○熱○藥○面○上○結○成○冰○是○火○候○好○矣○約○燒○一○個○時○候○其○結

水要厚如水薄再燒厚則除火取藥出令冷收入磁瓶內封固聽用如冬天寒冷用絮物包放煖處勿令凍着如夏天炎熱放清涼處勿令潮壞如冬凍者如夏潮壞出沫用磁盒盛如前法上爐煉之藥熱即止或將藥上於箭上用皂角花板煙煉之如箭前藥晒時如遇日色太紫晒一二日又要露一宿如日色淡曬不必露也初做藥之日觀天色晴明即用烏頭如前法製之如晒一二日有雨照前煉藥爐上只用炭火烘熱盆為度攪勻又放一二日候晴再照法晒之烏頭取來不可堆厚恐潮壞必要濕地下攤開又不可風吹乾了無汁即取即搗為妙其藥製完放瓶內封固日久下澄有稠者如

金湯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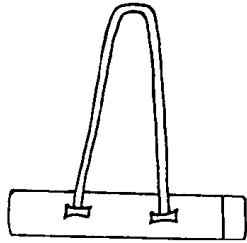
卷五

砂糖樣挑起取用上箭最快箭到身上不滿數步即斃矣此藥名為晒藥比煉藥更妙或人懷中藥箭用松毛搗調冷水服之或香油服之如不及自溺泥中和泥漿水服之如旁有人用口啣水吸箭傷處止之不致藥散走封喉也其藥忌見香油如入一匙香油藥即解無缺其性有三飛見血飛見油飛見水飛造瘴甚忌

一窩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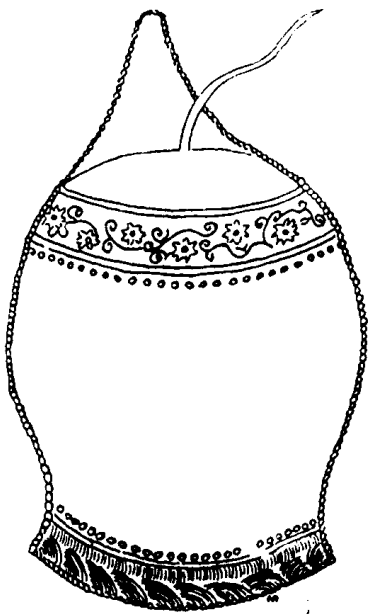
其狀如鳥銃之鐵鈴而短其管口比鳥銃口稍寬容彈百枚燠藥則彈齊出遠去四五百步夫鳥銃所發止傷一人此銃一發百彈漫空豈止數十人乎力量與佛狼機並稱矣但佛

一窩蜂式



狼機器重難帶此器輕於鳥銃以皮條綴之一人可佩而行  
戰時以小鐵足駕地昂首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棒釘地  
止之誠行營之利器也

飛空滑水神油罐



油罐  
用鷄鴨鷄蛋蓋去其黃和以桐油將磁罐注滿掩塞其口將  
如紙為絡使替力勇士持之約離賊船三丈許擲入孽障  
四散流溢兼以風波洶湧滑不可立器不得拖况油沾船板  
甚大易焚我兵更於上風或揚神砂以迷其目或縱神火以  
擄其陣或舉火砲以突其鋒固雖微法小技而取勝之功則  
甚大矣為將者慎無輕忽而畧之可也

撒沙散豆

吳越王修造其子俾璵擊吳人拒之戰於狼山及船相  
接俾璵使撒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流血所清吳人  
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澄泥

嘉靖間倭寇猖獗吳郡時賊掠民舟揚帆過黃天蕩官軍無  
敢抗者鄉民憤甚飲河泥船數十隻追之以泥溢其船頭  
足滑不能立而舟人皆踊草履用長脚鏟能及遠倭覆溺者  
甚衆

撒豆澄泥尚能成功則滑油之用似為過之矣

金湯借箸 卷五 三

毒藥

毒烟之入人也耳目鼻其竅四為毒甚於藥今振置不措  
何也彭天祥火龍書無不精備雖其人以他事去試做其制  
而畫其長何以誘賊而使之必赴何以銅賊而使之必受何  
以蓄煙而使之暴發何以留烟而使之能久何以伏兵要截  
而使之突烟轟潰者不得免竊謂此煙賢於十萬師矣

崇泰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善疏陳禦寇事宜內請用毒  
德行煙謂毒錄所黃口眼出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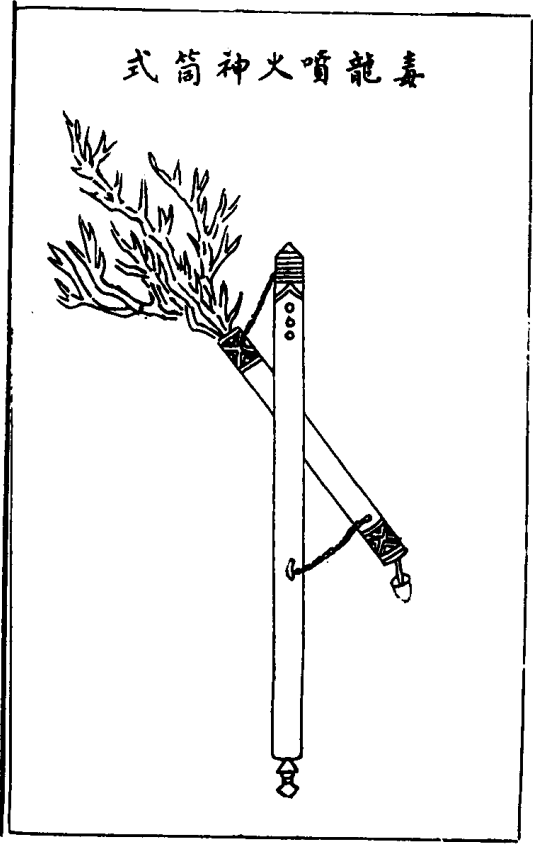
毒龍噴火神筒

截竹為筒約長三尺以貽毒火燭火藥懸於高竿之首令壯

士持至城壕口中乘風發火烟焰撲人掩賊面目鎖賊孔竅  
如立不定命旺仆倒城附而登內外相應隨將利刃繼之破  
之必矣

金湯借箸 卷五 三

毒龍噴火神筒式







毒火歌

黑硫先搗巴霜浸毒氣冲人啞見心乾  
沈晒乾真炒松香艾朮更均停雄  
燒一味為君主微透光明用一斤石黃  
諸味各四兩四六火蒸配分明裝入  
砲中攻打去破敵冲鋒更殺

附方

石黃燒酒浸麻油 雄黃 雌黃 黑硫 蘆花 艾朮  
炒晒乾為末 松香 豆末 銀杏葉 乾薑 巴霜 硝火 硫黃 茗  
灰 柳灰

飛火鎗

全湯倍著

卷五

三十三

蒙古圖汗全用飛火鎗注藥以大發之  
報前燒十餘步人不敵近

震天雷

金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煎之  
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蒸團半敵以上  
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攻金時為牛皮洞直  
至城下掘城為窟間可容人則城上不  
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  
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  
進無跡

周臺公曰火器約數百餘種以愚意觀之  
與其博而罔效不如少而致精與其行  
吾所疑不如行吾所明故其中止

砲

取以上數種足以備用而已  
又曰我朝之兵初以火器強繼以火器弱  
蓋火器不過添勝之具耳若全恃此以為  
勝術則出奇制勝之方先發制人之策  
反因此消磨埋沒矣是以一或不效便  
望風奔潰與履之辱每每坐此皆歸全恃  
火器一籌不展之過也予每恨之聊識此  
以發人深醒耳

總引

砲本作礮甘延壽傳投石絕等倫張晏曰  
范蠡立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法行三百步  
唐李密傳以機發石為攻城具即

全湯倍著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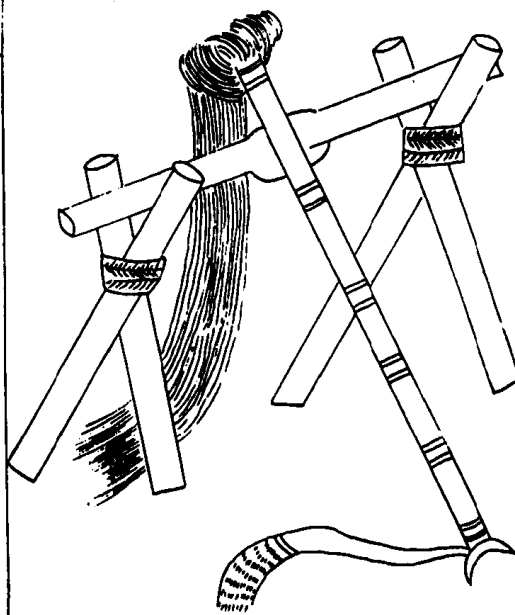
三十四

此砲也有單稍雙稍七稍等類然大同小異  
今存兩種以例其餘覽後數圖用法了然矣

砲製

兵家有礮石未見其製者賦叛時有一小平  
礮其製於米廩撫旁用二柱各七尺埋土三尺  
五寸架橫木一根中段粗大鑿一圓眼以木  
貫之末段繫長繩七尺一頭繫繩一頭活機  
置石於首前段用繩不拘若干條每繩用人  
不拘若干名但以能舉其稍為率持其勢急  
方放活機其石自然飛去所向人馬無不  
齧粉自高打依塵不中者試之立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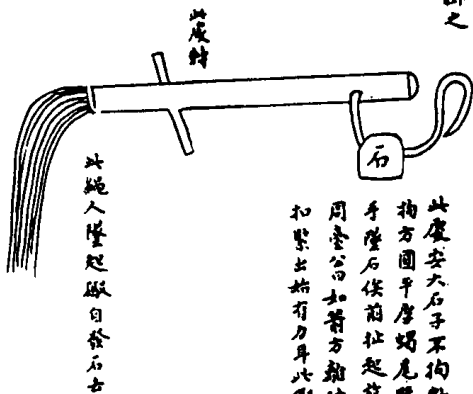
砲架式



金湯借箸 卷五 三五

每繩長如柄之體  
不必拘定若干條  
但能舉其稍可矣  
每繩用二人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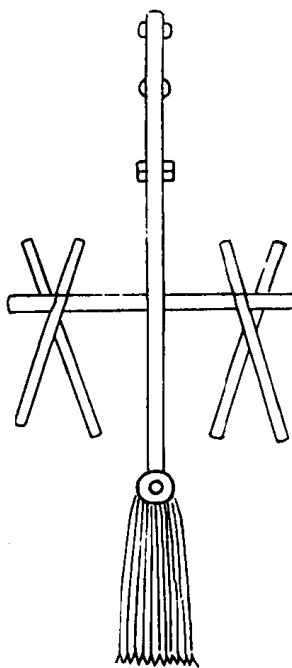
此繩及套在梢頭掛之



此處安大石子不拘數塊亦不  
拘方圓平厚繩尾既掛入使  
手墜石俟前扯起放下  
同臺台如前方輪時必後手  
扣緊出始有力耳此取訣也

此繩人墜起做自發石古

礮石用人車起打去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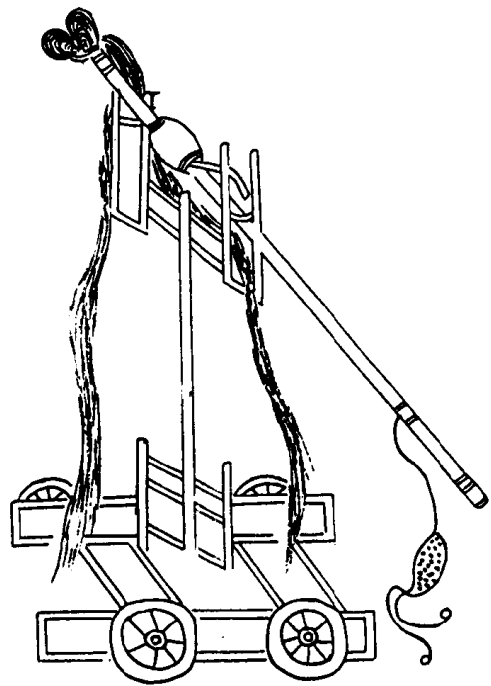


礮法武經雖載而獨行砲單架者甚明鮮人悟之故重開明其  
勢守城第一器也既有大藥之費又有不竭之資

金湯借箸 卷五 三六

砲車  
大木為牀下施四輪上建獨竿竿首施籬簾木上置砲稍高  
下約城為準推挽往來以逐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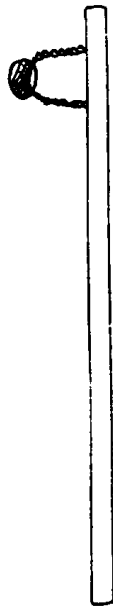
砲車式



卷五

三五

礮石式



此圖石掛上打去石發團落用二種竹五尺長繩繫頭作兜  
 貯石推擊一擲而去守城宜用  
 周臺公曰此式現兵鏡子看子時好為此礮發之果速

大礮

史思明逼太原李光弼即撤民屋為礮石車二百人挽之作  
 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  
 數十步外

砲手

宋孟宗政權東陽軍金人來犯宗政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斃  
 數人

道砲

蒙古攻金洛陽強仲劍道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  
 外所擊無不中

金湯備著

卷五

三八

襄陽礮

亦思馬因西域人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至京師從  
 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  
 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逆  
 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逆戰元人於北岸  
 陳礮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丘瓊山先生曰今民間多有知其制度者宜行天下俾民  
 間有傳其式樣者許具其圖赴官投獻給賞  
 周臺公曰以上數種皆稱利器或做其式或會其意造之  
 以為威天下之具可也故存其說於右

總引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知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

王昭禹曰：弓所以及遠者，其力在幹，所以疾發者，其勢在角。角幹資筋以為堅韌，以射則中深。三者得膠，然後相合以為和結，而固之在絲，飾而堅之在漆。漆也，寒莫結為凡為弓，冬折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漆也，寒莫結為

全滯精義

卷五

三九

體。水折漆也。漆，冬折幹則易，春液角則合。讀為夏治筋則不。頃也。秋合三材則合也。寒莫體則張不流也。漆，水折漆則。審也。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孤一系，久而不。丘瓊山先生曰：五兵之用，惟孤矢之利為大。上而天文，戈戰，下而地無其星，而孤矢之象，特懸於穹蒼之上。易之制器尚象，五兵之中，獨言孤矢，是兵莫大於弓矢也。今造自州縣，往往備物以塞責，造完而進於內帑，苟具其數，不求其良，精以歲月，質損而體變，一旦有事，出以為用，多有不堪，因而誤事也。多矣。請自今以後，凡造弓州縣，計其歲所當造之數，保其具物料工費解官，朝委有巧計臣僚，專督

製造，仍行下出產弓材之處，保其取材必以時，擇材必以良，而司工者，又必依傍古法，順天之時，隨物之性，用人之能如此，則弓無不良矣。

周臺公曰：若所委之人，不肯實心任事，惟圖射利，塞責庸愈於有司乎。虜中軍器，上皆有元監造官姓名，年月，若有損壞，致誤使用者，即將元監造官依法施行，斷不輕恕。所以唐中軍器，一一精好，火烈人畏，惟在重法而已。

全滯精義

卷五

四

陳球守零陵，弦大木為弓，利和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步。丘瓊山先生曰：此大木弓，後世無有，可依其法製之，以為

守城寨之具

神臂弓

宋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筆，謂射遠攻堅，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今民間不得習製。

克敵弓

宋高宗紹興中，詔有司造克敵弓，乃韓世忠所獻者，命倣前司閱習，詔能貫甲，踰三石，引施二十矢者，進秩一等。帝謂軍賦曰：此弓最為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敵何可當也。

丘瓊山先生曰、自古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充數其最也。其製法見於史、錄錄於此、使後世留心邊事者、或因其名、而得其遺法、想像而造之、以為中國之長技、是亦禦邊衛民之助也。

總論

丘瓊山先生曰、大抵矢之為矢、不出乎幹羽二者而已。幹之強弱、則欲適其中。羽之豐殺、則欲適其節。前弱則矢行而依、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此強弱之失、中也。羽太多、則矢重、其行必失於緩。羽太

金湯竹著

卷五

少則矢輕、其行必失於急。此豐殺之失、節也。欲抵其豐殺之節、宜以指、失而檢之、以約其輕重、欲抵其鴻也。殺之稱宜、以指、挽其幹、而由之、以審其強弱、其製矢既有其量、其既矢又有其法、此其器所以無不良、而用之所以無不宜也。

毒藥傳矢

漢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蒲城、耿恭為戊己校尉、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劍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丘瓊山先生曰、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清矢、以射獸、應弦

而倒、謂之毛。胡蘆、元末因用其人為兵、立毛胡蘆萬戶府。取恭所用毒藥傳矢、蓋此類也。又聞廣西種所用弩矢、皆傳以藥中人、深、螺、即、比、唐、對、者、尤、甚、宜、以、其、方、付、邊、城、以、為、毒、箭、是、亦、禦、虜、之、一、技、也。說者多謂西北地寒、而藥性不行、恐不可用。然取恭用之、金蒲城、豈非極寒之地、耶。

弩

總引

一切火器、利仰利平、惟弩、利俯、則守城、莫善於弩矣。

金湯竹著

卷五

李陵發連弩射單于、諸葛亮性長於巧思、鑽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為發石連弩射城中。

唐李元諒節度隴西、築連弩臺。

唐盧耽節度四川、為大輪連弩、兩結憚之。

宋真宗幸澶州、王師成列、李繼隆等伏勁弩分候要害、周大

皆部下以連弩射殺提覽。

丘瓊山先生曰、古人攻戰、以連弩取勝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

矢謂之群鶴。一矢謂之飛龍。通呼為推山弩。即孔明所撰元戎也。今其法如此。萬一有巧思者出。因其名而思其意度。以復古人之制。是亦攻守之一助也。

大黃

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為圍陣外向。胡急擊。天下如雨。漢矢且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

伏連弩

唐元宗擇宿衛。勇者為春頭。習弩射。人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伏連弩。自能。張。縱。矢。三。百。步。

金湯借箸

卷五

馬上用弩

宋太宗至道二年。上部分諸將。王起下。罕等討李繼遷。是時馬上用弩。遇賊則萬弩齊發。賊不能措手。足而遁。凡十六戰。而振其巢穴。

馬黃弩

宋楊存中以為克敵之難。而士病驍張之難。乃增損舊製。造馬黃弩。制度精密。被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三瓊山先生曰。昔人謂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者也。古有黃連百竹人擔雙弓之號。絞車弩。張馬弩之差。後世亦有恭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道法。蓋射堅及遠。多險。

守隘。怒聲動勢。近衛制定。弩不危。

攢射弩

漢廣相為武都守。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兵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

三瓊山先生曰。五兵之利。莫利於弩。自漢以來。弩之取勝者。比弓為多。虞翻守武都。遇有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此非但可施之於弩。而弓矢之利。亦宜依此用焉。此即俗所謂攢射也。宜中論軍中習為攢射法。臨陣之際。寇中有脫身出掠陳者。攢矢而射之。莫不中矣。

弩以青間為貴

金湯借箸

卷五

中國之利器。曰弓。與弩。自漢以後。弩。弓。日。強。遂。不。可。復。及。惟。弩。之。用。為。最。弩。之。力。強。關。者。可。十。石。擊。張。者。可。二。三。石。古。所。云。弓。之。強。者。不。及。也。晉。馬。隆。平。樹。機。能。捕。藉。青。間。弩。至。宋。而。其。法。不。傳。故。武。經。所。載。黑。漆。黃。鞞。跳。鎗。等。弩。皆。張。也。矧。子。沐。子。等。弩。雖。最。強。然。費。人。多。可。以。守。不。可。以。戰。也。宋。未。始。有。神。臂。弩。其。法。亦。聲。張。而。稍。勝。之。遂。以。破。唐。本。朝。劉。司。馬。天。和。用。之。而。其。法。始。傳。又有名克敵弩者。即跳鎗也。今古人皆用弩。然強而不使。空湖射虎。用竹弩。木弩者。皆藉力於藥。未可謂之強也。又有諸葛弩。可置十矢。以次發。東南人喜用之。然力輕而不能傷人。近世程宗猷得古銅機。斟酌竹弩。而為古。

弩則勝之矣。宗猷又自出其意，合古人之說，而為青關弩。強者可十石，下者亦可七石。此千載久廢之器，復發於斯人。奇已。此以出湖澤張和仲經世，近自歐張弩成人，皆趨使。然致遠洞堅，必竟。青關有穿石摧壁之勢。若使力弱者用，廢張力雄者仍用青關，二器兼施，亦覺曲盡。

古人用萬弩齊發，勝敵。今試以寡論之，假令弩手三百人，先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於前，名為發。弩再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於後，名為進。弩再用百人，列於後，方上弩搭箭，名為上。弩先百人發，弩者發完，退後，以次百人進，弩者上前。

金湯借箸 卷五

變為發。弩以發百人，上弩者上前，變為進。弩以先百人發完者，退後，變為上。弩如此輪流，發失則弩不致竭，而可數度於百步之外矣。大抵虜之長兵，今我既用弓矢，又有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是我之長兵三也。以一制三，虜騎即欲衝突，能乎。此最勝之策也。

神機火鎗

神機火鎗者，用鉄為矢，鐵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提抄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

鎗。蓋慎之也。唐考史冊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於何時。時於何人意者。

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神器，然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陣，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日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為實藥，番遞以進。專保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遠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聞矣。又宜用紙為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

金湯借箸 卷五

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於天下矣。

倭

倭國每生兒，親朋欲餞相賀，即投於井中。歲取銀鍊一度，至長成，刀利不可當。今勦衛之家，世武為業，而家無銳刃，愚意亦宜做此，其義子治不足為嘆也。出智囊。

總引

考古之史，長文二而無刃，略如今俗所謂木棍者。古人用於



牌

車上故宜長。今用於步兵手執以擊馬足。宜與人相稱。古作八稜。今宜於人手所執處為圓形。而於其半至末為八稜。備此一器。以擊虜之馬足。蓋亦不減宋人用麻札刀也。狼牙棍乃格鬪第一利器。八面鋒。鏡刀有時鈍折。而棍獨縱橫不壞。凡有臂力者即可使。無他妙巧。必久而後習也。世傳棍法有三。曰少林棍。曰俞家棍。曰蔣家大棒。惟蔣家大棒為最。

牌兵拒虜

夷虜所恃者。惟弓與馬。而我之罷弊。不能當其衝擊。我之弱

金湯借箸

卷五

四六

鐘

甲

鐵不能當其兩箭。利鈍甚相懸也。昔凡求拐子馬。惟岳武穆得以制之。無非砍其馬足已耳。請練牌兵以拒之。浙兵多用牌。而形短不能蔽體。即西兵用換牌。而性剛不能當鐵。惟粵東之長牌。以沙桐木為之。包以皮革。則其質輕。舞運可以如意。其性柔。箭鏃不能破裂。粵兵演牌。左手執牌。右手持刀。可以蔽人體。可以砍馬足。與鳥銃夾隊。列為前鋒。真破敵之上策也。粵東先年征黎。黎之弓箭更勁於奴。而長牌勝之。確有明證。

紙鐘

紙鐘起於唐宣帝時。河中節度使徐商。磨紙為之。勁矢不能入。商有功五世孫也。

甲論

周禮有函人之職。司馬法有甲士之制。馬燧以短長三等制。造鐘。衣士皆賴以避鋒鏑。全肢體。稱大小。便進趨也。北征錄云。造甲之法。步軍欲其長。馬軍則欲其短。弩手欲其寬。鎗手則欲其窄。用有不同。制亦應異。若拘於定式。昧於從變。肥者束身太緊。甲身則可周後背。而前背不交。甲裙則可閃後脅。而前膝不掩。瘦者掛體太寬。挽弓發箭。則甲不貼體。而身虛。解撲有斷。強脫。若之憂。揮劍刺鎗。則甲不付身。而腰背鬆虛。

金湯借箸

卷五

四六

有抵手礙足之患。長者不過膝腕。而矢石可及。短者垂及脚面。而泥濘不前。小有不便。則拆去甲葉。而遺棄不收。大有所妨。則割去全段。而拋擲不顧。製作之難。費耗之廣。不幾於徒費乎。故君子必謹其微。於制作之初也。

綿甲

以棉花七斤。用布盛如夾襖。線逐行橫直縫緊。入水浸透。取起。鋪地。用脚踏實。以不胖脹為度。曬乾。收用。見雨不重。微顯不爛。鳥銃不能大傷。

紙甲

用無性極柔之紙。加一錠軟。疊厚三寸。方寸四釘。如遇水雨。

浸濕銃箭難透

皮甲

廣西造皮甲法生牛皮裁成甲片用刀刮毛以破碗舂碎篩取米大屑調生漆傅上油浸透則利刀不能入

重法

李之藻奏畧

按工部李之藻奏其略云國家武備極弛乃至修理年例二十年來不講而又浮慕節有之名不究實際之用器以節有愈恣苦窳今何時哉在京者將操甲以登陣解邊者且序官以待戰自非畀以堅甲鉅戈勳弓強弩近猛神奇之火器技

金湯借箸

卷五

四九

不精膽不壯驅使入陣空殺無辜是以圖饒倖也臣願自今軍需修造悉遵舊估不妨稍寬其值以盡其用估務克不務儉器貴精不貴多庶幾制一器獲一器之用而不以卒與敵乎至於作奸胃破法在必懲更須中飭赫連勃勃之治軍器也以弓射甲不貫即斬引射貫即斬今六曹分秩管杖不得擅擬極大奸猾奏送之後每從輕釋人亦何憚而不玩法以漁利哉當此用兵之日一器不精即戕一卒之命必須造器之時即銀官匠姓名送營之後試驗不堪坐名報費臨敵候事必斬以拘治軍器恭用軍法理或宜然則亦庶知微乎

金湯借箸卷五終

金湯借箸

卷五

五



設防部

防門

火月城 楊智積益薪助火 檟牌 檟牌式 金鉗板 金鉗板式 鐵梯版 鐵鉗 鐵梯版式 刀車

刀車式 鑿扇 七星池 七星池式 溜筒 水袋式 唧筒 唧筒式 鐵鉤 鐵鉤式 姚

防牆

突門虛敵臺 備修築 木柵 偃月城

金湯借著

卷六目

防塚

懸簾 懸戶 懸帳式 懸戶式 木女牆 連鎖大 鑲 木女牆式 劉琦 奈何木 奈何木式

防奸細

嚴收逐 清保甲 查流寓 查墟工 查遠歸 查 寺廟 查客店 立內柵 加外鎖

防窮民

總論 虞相三科募上 王式開倉賑貧

防內應

敵人奸細為內應 本城斥側為內應



11297

防詐門

幽州挾詐 乜先俠詐

防說冒

說冒敗卒 說冒復兵 說冒婦人

防暴衆

附暴衆二條 八日兵至新城 竇泰奄至秀容 李顯忠 王德

防滯襲

韓軌宵潛入華州 李師道潛內兵以圖東都

防離叛

總引 四單計劃奪卒 劉鄩計劃彥溫

金湯

卷六目

防風雨晦冥

李愬乘雪擒元濟 李全乘冰襲泗州

防佳時令節

高徽元旦破秀容 狄青上元奪崑崙 成祖中秋破

雄縣

防敵退而竄迹

滿寵料孫權 徐溫破虔州

防敵去而復來

呂好問請備金 种師道請備金

防敵攻東擊西

周亞夫備西北 郭淮備湯遂 李光弼嚴警邇 韓

遊環備東北 畢再遇

防賊和快詐

虞景儒和

防隙地

兗州水甯 下邳深壑

火燮

火備 又

防火藥

磚庫

全湯備著 卷六目

防草場

總引

防獄

總引 廬州

防庫

總引

防七乘

條目

全湯備著卷之六

設防部

千丈之隄、清於蟻穴、合抱之棟、摧於蛀壤、一瑕百瑕、理勢然也。防之為道、難言也。必也善守如環、使敵無間可入、斯為貴矣。輯設防。

防門

全湯備著 卷六

火月城

賊若破月城、未破內城、城上人須用火炬擲月城內、以月城為火池、多多添擲竹木、賊不勝烟火、自然退出。

湯智積益薪助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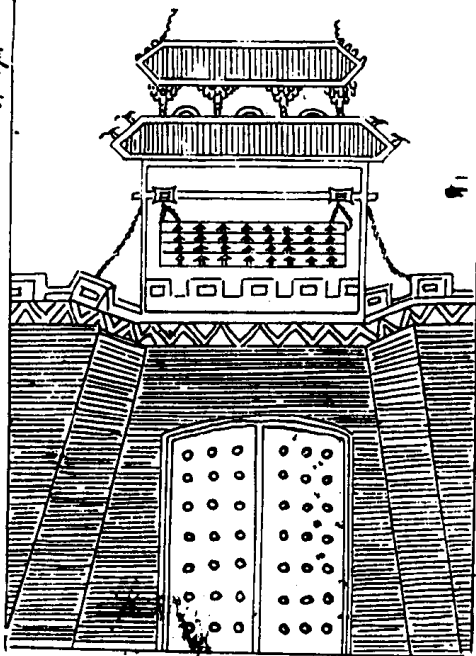
楊智積、隋文帝姓也。楊立威、反、攻城、燒城門、智積於內、益薪以助火勢、賊不能入。

槎牌

槎牌、量其城門高下、濶窄、堅木造之、厚四五寸、外用鐵葉、排釘、銳裏、頂上照門、它一尺濶、長渠、將槎牌預為懸、穿城上、兩邊栽壯木二根、橫架圓木一根、中安二滑車、槎牌用粗繩繫

住若遇焚門土壘不及將槎牌放下隔阻

槎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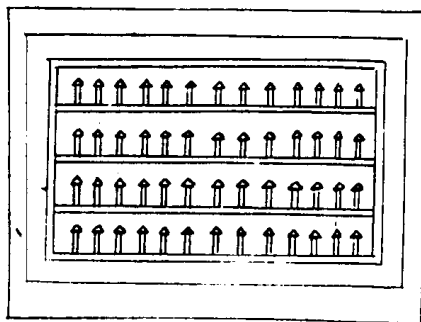
金錐板

卷六

月城內大城外築成陷馬坑濶狹與城門相等不可太過恐  
 牆脚虛弱也長可一二丈深一丈有餘底濶而上狹蓋上陷  
 於下賊一墮勢不能攀躡求脫矣其內置金錐板城上門口  
 仍列壯士用強弓勁弩火器礮石利刃長矛為鈎搭截之  
 具無事用堅木搭上為跳板使我兵利於出入有急擊去跳  
 板用薄蓋薄虛蓋浮上賊入輒陷

金錐板式

傳製陷坑內用鹿  
 角木欽芝角蓋  
 不如用金錐為妙  
 錐用鋼鐵為外極  
 此錐長二尺許堅  
 木為板長五尺濶  
 二尺容釘金錐平  
 鋪坑內錐釘點虎  
 藥少許見血封喉  
 立死賊馬一入所  
 值歸正軍



金湯格著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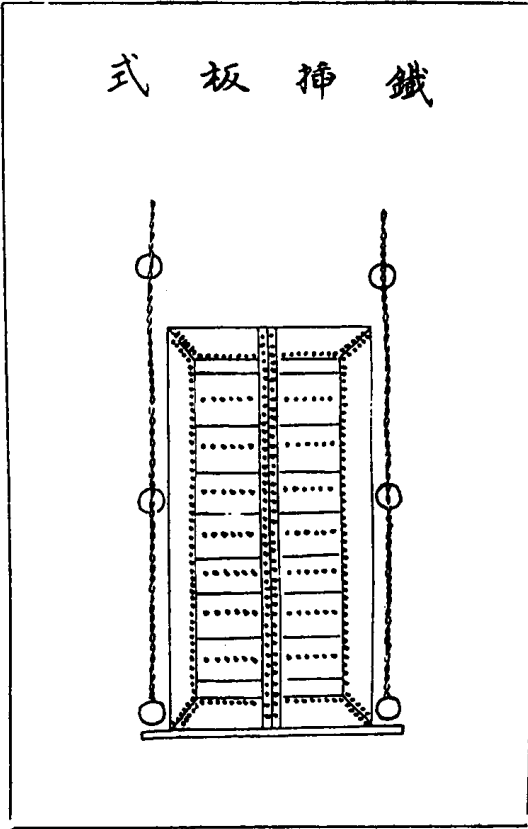
鐵插板

神板用榆槐堅木為骨其濶兩邊各掩過城門一尺慢以生  
 牛皮週圍用欽葉裹釘完密下用狼牙釘極其鋒利兩旁施  
 欽環背欽索各立二柱柱間池槽亦用欽葉裹之柱下各立  
 撐柱以防傾圮柱下設一蛇蟠為絞索之用兩柱間設一大  
 橫木中空一竅神板中亦空一竅縱至兩竅相對處即以一  
 巨欽釘拴入其中如欲攔阻賊兵入城但板去銷釘其插立  
 下勢重千鈞當之者立為齏粉插板勢重必以絞車升之

鐵鉗

靖難兵圍濟南甚急欽鉗今軍民詐降陰伏勇士開城門候

鐵插板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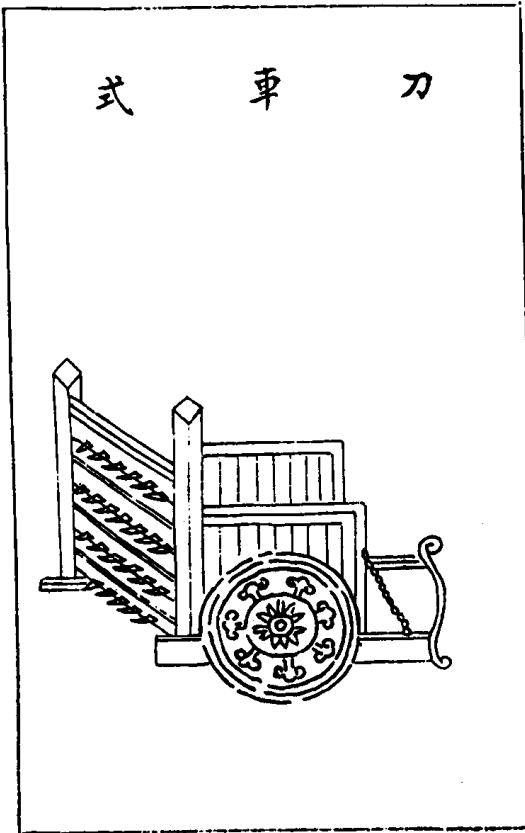


燕王入急下欽板幾中之

周臺公曰越城設陷坑坑內置金錐板乃予祀言中勝哉也賊即破門敢進一步使陷反地矣較火月賊之策似稍勝之○又必置欽插板何恐陷者層積賊踐而登故約過一二百人即使下此使其敢後絕任意職之耳

四

刀車式



刀車

以兩輪車自後出鎗刀密布之敵攻壞城門則以車塞之此車宜設二乘一向外防賊徒外攻一向內防奸細內應周臺公曰今人一聞警報將門用石疊砌用土填塞甚為可嘆萬一賊隙可乘反阻戰兵出入之路刀車塞扇皆妙法也

五

鑿肩

侯景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肩為孔以藥刺殺  
二人斫者乃退今用神器從孔射擊威力百倍鑿肩甚妙

七星池

凡賊攻城多用火燒門須用淋水滅之預於城上緊貼門扇  
處開鑿一池橫長與門等闊二尺池口至底以漸而殺如屋  
簷天溝樣底約闊五寸鑿七眼徑六七寸每眼相去以門  
之廣狹為度務令均勻其相連處橫鑿寸闊一縫借之池水  
眼大可下苑石縫挾水不旁注如開河傾瀉火無所施且人  
亦難於站立此萬萬不可少者池上無事以厚板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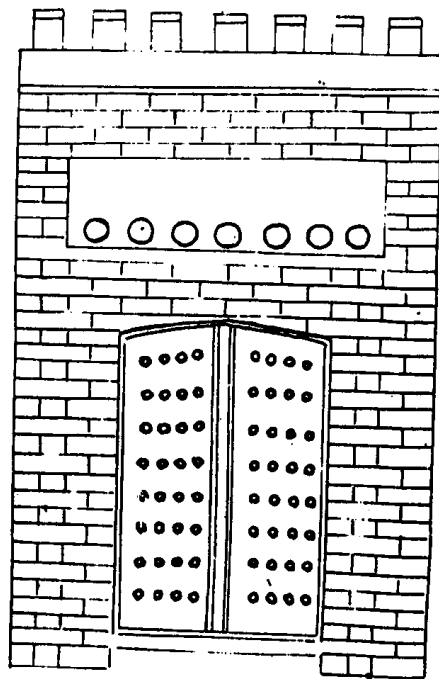
金湯備著

卷六

六

周臺公曰按侯景列兵繞臺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角  
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仗鑿門上為  
竅下水沃火戰士踰城門灑水久之方滅此即前七星池  
之意也但後鑿之不如預備之矣

七星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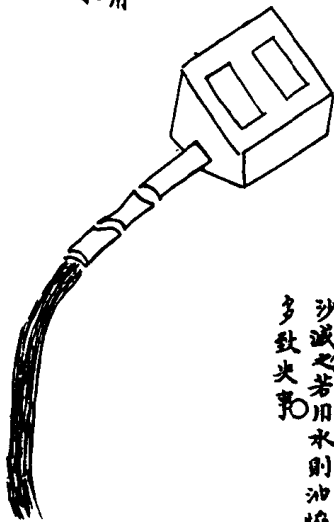


金湯備著

卷六

七

上用竹筒下用  
鐵管城上注水  
於木斗內傾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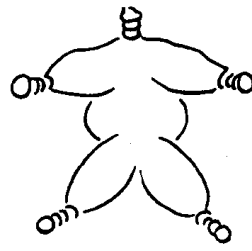


激箭  
賊有以火燒城者宜用激箭  
筒射水傾瀉之或口宜下灑  
沙滅之若用水則油焰愈熾  
多致失事

水袋式

水袋

以羊馬雜葛皮、淨脫為袋、貯水三五石、以火竹二支、去節縛於袋口、若火焚樓棚、則以壯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噴水注之、其內宜兩耳



金湯借者

卷六

水囊式 麻搭式

水囊 以猪羊胞或水獸若猪膀胱下、順風發火、則以囊擲火中、古軍法作油囊亦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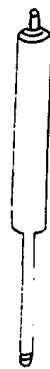


麻搭 以尺桿繫散麻二斤、煎泥漿以覆火



唧筒式 鐵鉤式

唧筒 用長竹下開竅、以紫葛木桿、自竅唧水



鐵鉤 宋魏高散攻玉壁、縛於竿、灌油加火、現以艾棍、常存寬作鐵鉤、利兵鋒、火字木、以鉤遠割之、松麻俱落



金湯借者

卷六

九

姚仲酒壺 金人攻仙人關、用火焚樓、姚仲以酒壺撲滅之

孟宗攻隄火

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乘陽城、宋孟宗攻棗、棘、威、沙、以覆樓棚、外壘、潑水、以隄火

一法用晉石化水塗門樓、常令滋潤、火不能害

水井

城中宜多濬井泉、須於寺廟空閑之地、添井三五十眼、一以備人眾可飲、一以備火攻猝救

水缸



凡棚樓敵臺之下，皆當各貼大小缸數口，而五梁亦共貼一缸，如為飛火所然，隨然隨撲，庶不至取救速，水成燎原之勢。

防牆  
突門虛敵臺

周臺公口，奴首攻城之具，用棍榆木厚八寸餘，高八尺如駱形，下有四小輪，以人御之，其板俱用活銷，以致鉛彈遇之，車往來者去，鉛彈子折而過，車隨復起，不能傷人，推至城下，以弓矢仰射，而以共鈎挖城，長五六尺餘，柄以粗木為之，每去一報，則以衛入五六人共坐其柄而撼，則城不能支矣。若有突門虛臺從旁，安能害我，其制已詳。

金湯借箸

卷六

首卷故不復贅

備修築

城中每面備礮一萬，黃土數十車，石灰千斤，水一百甕，每十梁用鐵揪二張，鋸刀二口，門六扇，丈五長杆四根，以備攻破城垣，常時修補。

木柵

東魏高歡攻玉壁，四面穿地作二十道，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成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堅木柵以捍之，敵終不得入。

偃月城

金完顏訛可攻秦陽，蒙蒙銀鑄石工，晝夜陷城，城額孟宗政蓋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二以長鎗，勤督備其衝，距城額所數丈，築偃月城，其傳正城，深坑倍切，躬督役五日成。

懸簾

梁口第一切要之物，每梁口作木架一箇，而足在內，截城上緊貼兩梁邊，上安橫木，向外可搭檣，或用被褥，俱以水濕，直遮梁口，箭不能入，但防賊鈎竿，須用兩帶繫梁內，外用兩活柱撐，如欲下視，將兩柱斜撐，兩梁邊傍，遠視高撐，近視依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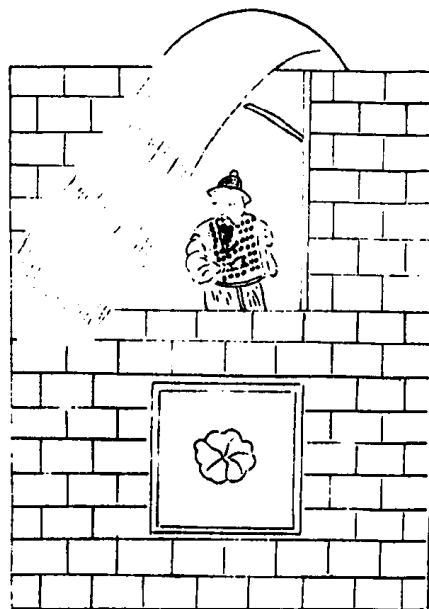
金湯借箸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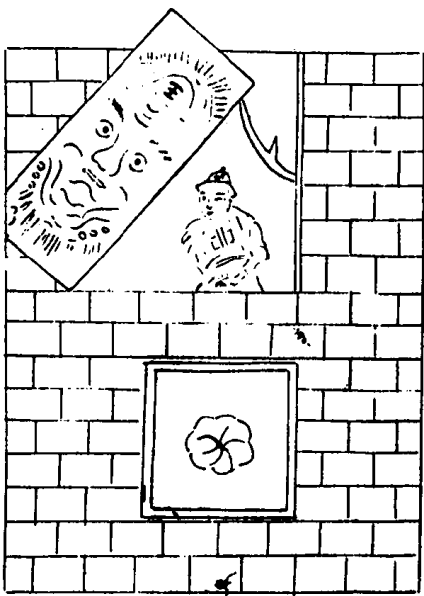
懸戶

懸戶則以轉軸作為小門一扇，厚一寸，外畫虎頭，兩眼穿透，如鷲卵大，可以遠窺，亦以活柱撐之，懸戶懸簾，撐不可太高，須防傍箭。

懸簾式



懸戶式



金湯借箸

卷六

三

木女牆

以板為之，高六尺，濶五尺，下花兩輪，軸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摧壞女牆，則以此代之。

劉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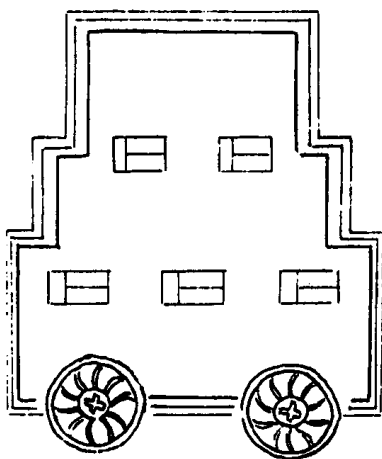
宋劉琦守順昌，時守備一無可恃，鑄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偽齊所造，痴中以輪，棘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即代以木女牆之意也。

金湯借箸

卷六

三

木女牆式



連鎖大鐐

尹子奇圍睢陽，以鈎車鈎城，棚間鈎之所及，莫不崩陷，張巡以大木置連鎖大鐐，拔其鈎而截之。

其法未詳，載此以待巧思者意會。堞身甚諱，賊每攻城，先用大鈎鈎倒，使守城軍民無所隱蔽，最為誤事。連鎖大鐐之製宜者也。

奈何木

賊若攻城，不懼日攻而懼夜襲，且或守城兵夫偶而困倦不支，則置奈何木以防一時之懈。先諭各兵，每夜一鼓之後，各城樓喇叭一通，即將奈何木通城頓置堞牆上，木上倒懸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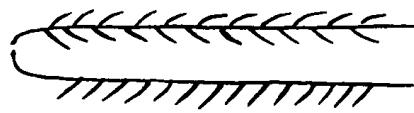
金湯借著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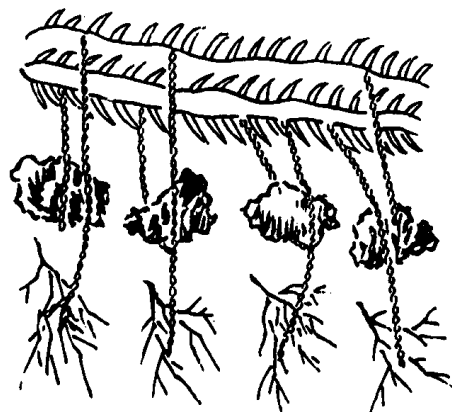
五

怕荊，每荊一束，用小指大草繩三尺長，以一頭繫荊束，一頭縛二三斤重石塊，將石連繩纏於木荊，垂堞頭之外邊，賊來襲攻，既不能攀援而上，又不能飛越而入，一經移動，碑石下墜，荊木隨落，賊自取傷，而守堞兵夫且又警覺，即拋打碑石，傷賊必多，因其無可奈何，故謂之曰奈何木也。其木宜取足近城大樹。

奈何木式



奈何木繫石荊式



金湯借著  
防奸細

卷六

五

嚴搜速  
從○來○賊○欲○攻○城○必○有○內○賊○為○應○或○一○年○半○年○粧○為○客○人○借○道○算○卦○備○工○皮○匠○裁○縫○賣○菜○販○菓○修○脚○篋○頭○在○本○城○躡○探○道○路○探○訪○虛○實○窺○伺○貧○富○交○結○守○門○牢○伴○為○腹○心○買○囑○在○官○人○役○為○耳目○甚○者○乞○攬○皂○快○營○幹○守○門○一○動○一○靜○無○不○皆○知○一○計○一○策○無○不○傳○報○及○圍○城○時○或○舉○火○內○應○或○預○配○城○鑰○開○門○或○揚○言○賊○已○入○城○惑○亂○衆○心○有○司○須○預○先○謹○防○臨○時○察○過○但○有○房○主○歇○家○不○行○覺○察○一○概○混○泥○者○查○實○奸○細○與○房○主○歇○家○一○同○示○賊○無○內○應○雖○開○門○不○敢○擅○入○此○守○城○第○一○要○務○

清保甲

凡欲防奸須嚴保甲預就每方之中編定五家一牌令其相為覺察不許容留面生可疑之人容隱不舉事發連坐即原保居民若兵臨城下如有蹤跡詭秘舉動可疑者亦許諸邑人等稽查報官若捉獲真正奸細一名登時賞銀十兩以示獎勵每家給一青牌開寫年貌籍貫凡有牌出入城門方准放行

查流寓

流寓之家有五年三年以上者與比屋一體編戶若僦居一二年者除可疑人定行驅逐外餘查其眷屬多寡親戚保結

全湯借善

卷六

六

何人生理何事如無眷屬及有眷屬而無親戚保結生理者一概驅逐出境

查雇工

染麵糟磨然種等店類多各雇僱工人必取鄰里保結果係久值方准容留如係新來及無保結者竟行驅逐如店主容留鳴官過坐

查速歸

奸細不蓋屬遠人土著者亦往往有之即貴家大族宵保無不肖子弟及亡奴悍僕竄入賊中者里人恐其挾怨中傷即明屬可疑其敢輕舉然與其細跡而偵事曷若過訪為萬全

凡在外遊食經商一旦來歸者不論賢愚貴賤該地方一報官另作一冊責其旗主隣右具不致疎虞甘結庶便時為覺察仍明示過防之意不必避嫌待至事平銷毀原冊此在良民原不慮其稽核而懷奸輩始不得逞矣

查寺廟

奸人潛跡多住寺院之中尤宜防者無名庵觀見一客至便視為奇貨安問其所從來宜責成僧官及本寺住持先將各寺院東西南北連冊四扇某庵有牌僧幾眾無牌行者幾眾名山偏到客僧幾眾此外流僧一概驅逐其行腳往來惟准禪堂施飯即道他姓不准留宿別有沿街結黨坐蓐齋供說

全湯借善

卷六

七

帳談因者俗名慎慎與盜無異屢示地方驅逐之至於過客一舉不許寄寓如容留異言異服之人查出即以容留奸細論僧官住持一體治罪其進紀司亦單造一冊法如前行之

查客店

凡城外關廟與在城不同一店中有客數人先令房主具結保開店之人次令店主具結保客人尤須暗行物色以防不虞

立內柵

城中最慮潛伏須於各街巷口設置柵欄每夜懸燈撥夫執器械嚴守晨昏啓閉即官府夜行亦須審察以防奸細

加外鎖  
剪城內一層門向外者、晚用外鎖、檢詳慎有身家者十餘壯  
丁守之以防城內奸細、飲門而出

防窮民

總論

周臺公曰、賊之所至、甘心從逆者、皆窮民也、賊一入城、引  
賊焚搶富室者、皆窮民也、賊尚未來、額首祝天、而日望其  
來者、人皆窮民也、先事而謀之、則究甚、且不可勝誅、臨事  
而防之、則無及、亦不可勝防、然則奈何、要知窮民之情、所  
以不顧而走險者、非有大志圖富貴也、不過因其生計盡

金湯借箸

卷六

絕且圖殺一刻之饑寒、際一刻之死亡耳、所謂做一飽鬼  
死亦瞑目之說也、但今安撫得宜、衣食不乏、則皆我荷戈  
登陣、與保力捍賊之赤子也、反以之罪、豈獨在民乎、故  
許洞云、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即此意也、古人  
如漢虞詡、唐王式、皆能識此機者、今載於左

虞詡三科募士

東漢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也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  
虞詡為朝歌長、及到官、投三科以募壯士、後更以下各舉所  
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  
餘人、賈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

周臺公曰、攻劫者大盜也、偷盜者竊盜也、傷人者即今所  
謂天罡打行也、不事家業者、即今所謂游手遊食無籍光  
棍也、之數等者、法所以誅、劫乃急取、用意深矣

王式開倉賑貧

唐肅宗亂、浙東、詔王式討之、式入越州、命諸縣開倉、康以賑  
貧、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及平賊、械  
甫送京師、新之置酒大會、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  
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  
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  
食、則民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實足資之耳

金湯借箸

卷六

九

皆拜曰、非所及也

防內應

敵入奸細為內應

秦欽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  
往、任馬乃往、得任及衛人、伐邢、二人從、國子巡城、按以赴外  
殺之、遂滅邢

唐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中、是漢地入  
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  
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問其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  
憂城

唐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刺史韋光裔懦弱，以李元平代之。既至，募工徒葺理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本城反側為內應。

春秋齊伐莒，莒子奔紀鄆，又從而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娶婦，及老託於紀鄆。馬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子占使師夜繼而登，登者六十人，繼絕師鼓譟，城上人亦譟，皆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金湯借箸 卷六

唐吳少誠遣兵掠臨穎，兵馬使安國雷與節度使上官浼不洽，謀翻城。少誠營田副使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練，伏兵要巷，見持練者悉斬之，無得脫者。唐變軍抵成都城下，成都守將李自孝陰與變通，破城東倉為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變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

周書公曰：惜乎其技止此也。若能因機設伏，誘令入城，從而殲滅，不更快乎？防詐門。

幽州扶詐 唐幽州叛，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

中使大詒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城下，守將違納之，賊眾隨入，遂陷焉。高。七先快詐。

英宗北狩，當是時大同堡搗蕭條，城門盡閉，人心危疑。是年八月，虜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歸，郭登閉門不納。遣人奉曰：日出奉朝，是命守城不敵，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上皇金幣及約，賄性虜，嘆不應，竟擁駕去。防能冒。

金湯借箸 卷六

唐變進寇萬州，齊濟達克海將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變水克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眾乃覺之，遂陷。說冒復兵。

後五代漢趙禪圍王景崇於鳳翔，數挑戰不出。禪遣千餘人環甲執矢，效罰旂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罰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禪設伏掩擊，盡殲之。說冒婦人。

春秋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中有傅族者，樂盈帥曲沃之甲以直入，繚李密欲據桃林縣，縣官不從，乃托言奉旨入洛陽，暫送家眷。

入縣衙一穿却以強兵數婦女羸羸乘車而入遂奪桃林  
防暴宋附暴客二條

八日兵至新城

孟達據新城司馬懿計之達與孔明書曰吾舉事方八日而  
兵至城下何其神也城陷達伏誅

竇秦奄至秀容

魏爾朱兆在秀容高歡遣竇秦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  
百里秦奄至北庭軍人驚走兆自縊死

李顯忠

有首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乃令李顯忠圖之請騎

金湯借箸

卷六

二十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

王德

宋王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殺備守姚太師左右驚擾  
德手殺數十百人眾愕眙莫敢前械姚於朝欽宗問狀姚  
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

防潛襲

韓軌宵濟入華州

西魏王肅為華州刺史嘗修城未半梯在城外時高歡遣將  
韓軌從河東宵濟燕不知覺比曉軌眾已乘梯入城肅尚卧  
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肅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

而出敵見之驚退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泉遂遁

李師道潛內兵以圍東都

唐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闈縱兵  
殺掠其小卒諸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眾突出  
望山而遁東都西兩皆都城驚駭

防離叛

總引

韜英子曰守者降敵敵若撫而用之則未降者皆二心矣必  
施反間之計使吾間傳於敵敵必殺降者殺一降者則眾  
心固而不敵降矣

金湯借箸

卷六

田單計剽齊卒

齊田單守即墨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剽所得齊卒置之  
行與我戰即累歿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之降者  
盡刺皆起堅守惟恐見得

劉鄩計殺彥溫

梁葛從周急攻兗州人心頗散劉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  
者多逸劉鄩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劉使勿多將人出非吾素  
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劉使者得出不者皆  
族城中皆感彥溫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齊降者  
斬之城下錄是城守益堅

防風雨時吳

李樂乘嘗擒元濟

唐李樂謀襲蔡州夜起師會大雨雪天晦風偏旗馬皆縮  
懷士抱戈凍死者衆始發史持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  
士盡失色夜半至懸瓠城雪甚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城下  
無一人知者李佑等攻墮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  
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元濟始驚率左右登  
牙城曰進誠進兵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無備有恙如此

李全乘水襲泗州

全湯備者

卷六

三五

宋李全謀襲金泗州時大雨雪淮水合全口每恨泗州阻水  
今如平地矣以長鎗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  
踏濠水傳城下掩金人不備城上數炬數百齊舉連謂全  
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  
還

有備無患如此

防佳時今

高歡元旦破秀容

魏爾朱兆既至秀容守險隘出入寇抄高歡揚聲討之師  
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微首當宴會遣賓恭以精騎

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泰奄至北庭軍人  
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衆並降散死自縊死

秋青上元奪崑崙

宋廣源川蠻獠智高反還守邕州秋青懼崑崙閩陰阮若所  
據乃按兵不動下今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今大  
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  
徹曉次夜二鼓時首忽稱病暫起如廁久之使人諭孫洪令  
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散忽  
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  
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

全湯督者

卷六

三五

成祖中秋破雄縣

靖難兵起楊松率曉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燕王渡白溝河  
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遂行夜  
半至雄縣黎明破其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  
防敵退而實進

滿寵料孫權

吳孫權揚聲欲向合肥魏滿寵表召亮豫諸軍皆集權尋退  
詔罷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此必欲偽退以罷吾  
兵而偽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再劍合  
肥城下不克而還



徐溫破虔州

吳遣劉信將兵攻虔州。璋全播拒守。其城險固。久之不下。乃遣徐溫復以兵三千。授信子英彥。使來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大兵再往。必然克之。信引兵還擊虔州。全播奔雲都。追執之。

防敵去而復來

呂好問請備金

宋金師北去。京師解嚴。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蓋輕中國。秋必傾國復來。禦敵之計。當速謀。求不聽。

金湯借著

卷六

三六

神師道請備金

金師北去。神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五滑。備金兵。兵至。朝是以大敵。首退。不宜勞師。示弱。二帝果有北棘之禍。

防敵攻東擊西

周亞夫備西北

漢周亞夫拒吳。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郭淮備陽遂

魏郭淮屯北原。以拒亮。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

得上

李光弼嚴警邏

唐史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李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不少懈。賊不得入。

韓遊瓌備東北

朱泚圍奉天。賊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

畢再遇

畢再遇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

金湯借著

卷六

三五

區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陟山徑。趨東城。南角

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門遁。防賊求和挾詐

侯景偽和

臺城被圍既久。侯景眾亦餓。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之。王偉請偽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急擊之。景拜表求和。

梁主許之。敕止援軍。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復進攻城。晝夜

防陸地

兗州水竇

唐昭宗幸鳳翔，朱溫率師迎於岐下，王師苑欲乘虛據兗州，劉鄩先遣人詐為鬻油者入城，調其虛實，及兵所從入，視羅城下一水竇，可引氣而入，遂設之，鄩乃告師苑，請步兵五百，自水竇衝城而入，一夕而定。

下邳深塹

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為我語守將，我常至下邳，城中西兩隅有塹深丈餘，可違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者備逆，止昂舉兵以為聲援，飛乃退。

全場借箸

卷六

防火變

火備

賊人內應，多以舉火為號，城中人防變，又必多積柴薪，一旦火起，居民倉皇狼突，奸徒因得乘機竊發，令預立救火夫四，十名，各家貯一水缸，各坊備長火鉤十把，舊絮被或絮袋十條，大小水桶五付，轆轤十付，澆桶十付，長梯五付，長鎗五把，以防一時火變，則持鉤者十人，將起火屋，并下風屋鉤，倘以水濕絮袋，攢之，司汲十人，汲水入桶，擔水五人，登梯十人，運澆持長鎗五人，巡守要路，以防乘機搶擔者，城中居民止許木坊赴救，他坊百姓不許查看，混致，即係守城探夫巡官將

領之家，亦不許下城救應，奸人見我鎮靜如此，無能為變，兵若木坊保甲，救護不力，致有延燒，及不係本坊居民，乘機搶火者，查出以軍法重治。

又

凡委積及樓柵門扇門棧，但火攻可及之處，悉皆積覆泥塗，准備水具。

防火藥

碑座

李之藻奏畧云：守城最喫緊者，提煉精細之火藥，舊貯於盛中，厥一度，指示師言，不惟地遠，難於取用，抑且積聚，或有

全場借箸

卷六

可虞，不如每門各造碑座一所，中設地，節外築場垣，每座細藥粗藥各萬斤，方保無虞。

藥用壘盛，上加泥覆，紫斷燈火，預備水具，各派專役，嚴司典守，稍有不謹，定從軍法，凡一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火庫，即係奸細，登時拿送究治。

防草場

總引

城壁中堆垛草場，必須撥人防拔，萬分謹慎，賊至之日，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草場，即係奸細，拿送究治。

防救

總引

獄囚自必死○每律賊來○再圖生計○所以忘緩失守者○多致  
內為外○防之不可不密也○輕保者宜放○即放○重辟者宜除  
即除○仍宜嚴諭○獄官不得刑○減獄食○不得受賄○縱囚○自便  
不得○私放○親識○出入○查則查○照夜則巡○仍時委心腹○伺察  
非常○亦預防無患之一端也

廬州

周臺公曰○廬廣文先生○廬州人也○為余言廬州事○言賊屢  
攻其城○志在必取○而太守吳君○專以輯內○應為主帥家  
丁○沿門搜索○果獲奸民為賊應者○當時斬首擲城外○賊以

金湯借箸

卷六

三十一

謀泄○遂通○一日復來○吳君竊計○民間奸細已盡○近見送  
獄食者○視平日○有加○事屬可疑○隨案各犯○果得重辟某者  
原係衙差○潛通○死寇為內應○於是景首示賊○賊謀皆解去  
自此絕意廬州矣

防庫

總引

周臺公曰○庫者聚財之所○有警之日○垂涎者多○宜統重兵  
彈壓○然消奸謀

防七乘

條目

賊之攻城也○有七乘○乘我之倦○如日夜勞苦○神疲力竭之類  
乘我之怠○如日久心安○官不戒訓○民不恐懼之類○乘我之忽  
如風雨雪夜○地遠人稀○思想不到之類○乘我之無備○如兵力  
不利○矢石不足○火炮缺乏之類○乘我之疎○如城有單薄○地有  
平陂○外有攻衝之資○內有不備不具之類○乘我之緩○如往日  
通心○怠意○一時招架不及○手忙脚亂之類○此七乘者○城之安  
危所係○不可不慎也

金湯借箸

卷六

三十一

金湯借箸卷六終

金湯借著卷七日錄

拒禦部有引

拒土山

明制其上 陰制其下

拒磴道

松明乾蒿

拒填壕

鐵珠子 水燈

拒雲梯 附鐵車

火箭 三穴 地道燃火 撞竿 撞竿式 臥樓

金湯借著

卷七日

拒地道

穿地橫截 掘長壘 深坑 卻延玉錄地進入城

劉仁恭穴地入城 雙德 雙德式

拒街車

燕尾炬 燕尾炬式 共頭木驢式 攻車 布幔式

鐵汁 鐵汁神車 鐵汁神車式

拒矢石

木幔 皮簾 木幔式 皮幔式

拒砲

產稠糠布袋 攢竹砲

拒火

總引

拒烟

總引

拒水

决堤 晉陽 合泥

金湯借著

卷七日

二

金湯借著卷之七

京口周 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 心甫 較訂

同郡王孟申 元徽甫 恭閱

吳縣吳壽格 曼卿甫 手鈔

拒禦部

攻常不足守常有餘所以墨子能因公輸彼昏不識一鼓  
下之或從天降或從地出或從近衝或從遠擊審思四法  
相師相勉相輯相禦

拒土山

金湯借著

明制其上

卷七

侯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  
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設寢宿並出從之旬日間  
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  
執畚插於山上起芙蓉樓高四丈募敢死士二千厚衣  
袍鐵甲備膳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賊不能進  
高歡傾山東之衆西入先攻玉壁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  
入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韋孝寬之縛木接之今崇高於  
土山以禦之  
陰制其下

侯景又起土山以臨城中震駭羊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  
山不能立

史思明寇太原為土山以攻城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  
掘陷

拒登道

松明乾蒿

尹子奇圍睢陽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張巡不與爭相  
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  
大戰使人順風待火焚之賊不能救巡之所為皆慮機立辨  
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金湯借著

拒填壕

鐵珠子

前五代宋軍圍壽陽劉勰用草包土樹以塞整禦者如  
雪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撥土積至一二日壘便欲  
滿趙法進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  
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壘中土不過二三寸

水燈

金粘沒喝攻太原諸將皆破獨城以張孝純王粟固守不  
下其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  
以生牛皮纏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

績凡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先用大板薪次以薦覆  
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秉先穿壁為竅置火糶在內俟  
其薪多即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八尋木能燃濕薪火既漸  
成今人鼓難其焰且天終不能填  
拒雲梯附齊車

火箭

蜀諸葛亮圍陳倉起雲梯以臨城郝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  
上人皆燒死

三六

唐張巡守睢陽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楮卒二百於其上推

金湯借箸

卷七

三

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六候梯將至一穴中出  
大木末置大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大木柱之使不得  
進一穴中出大木末末置鈎籠威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  
盡燒死

地道燃火

朱洪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芟革下施  
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怵懼上以問群臣潭城原  
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  
道積薪薪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技不足上勞  
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據廣城東北隔三十步多儲膏

金湯借箸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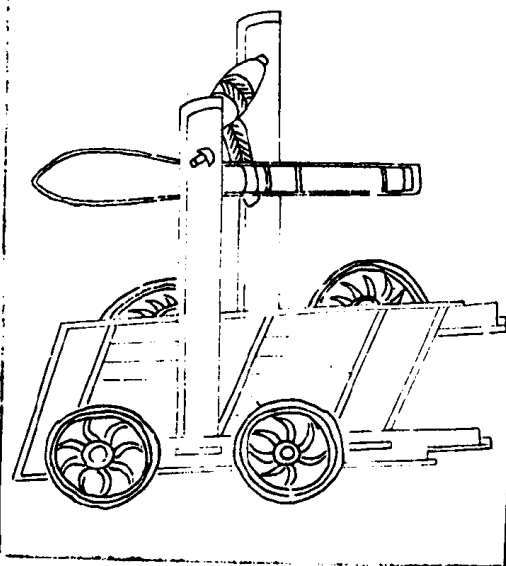
四

油松脂薪葦於其上洪推雲梯上施濕糞懸水囊載壯士攻  
城翼以銷蠹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壘而前矢石大炬所不  
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  
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潭城對泣群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空名  
告身自御史大夫賈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賊使募散死  
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  
書其身且曰今使與卿別賊備伏流涕上歎歎不自勝附其  
背道之前一日賊揣雲梯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  
糞深五六尺次日即令燃火次日復下柴薪夜燒之是  
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  
登時城上士卒凍餒又乏甲冑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噪力  
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輟地道一輪陷  
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  
以膏油推呼震地頃刻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長聞數  
賊乃引退

撞竿

吳玠守殺金平金人以雲梯攻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之

撞竿式



金湯借箸

卷七

五

跳樓

金粘設明攻太原其鐵車如轆形下用車輪冠以皮鼓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業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轆形使人在內迎敵鶴車至今人在下以搭鈎及繩曳之其車前倒又不能前

周臺公曰此外有行天橋折疊橋翔空踏雲塔天呂公築車等車總之欲自上而攻我者皆雲梯類也凡請書用此最忌頭緒錯亂但識得把柄自可一例制之矣

拒地道

穿地橫截

漢諸葛亮攻陳倉為地穴欲踊出於城裏郝昭於城內穿地橫截之

極長壘

東魏高歡攻玉壁於城南鑿地道韋孝寬掘長壘避其地道簡戰士屯壘入者輒禽殺之又於壘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更下紫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成即灼爛

深坑

金人攻襄陽孟宗政掘深坑防地道

郝廷玉鑿地道入城

安太清據懷州李光弼令郝廷玉鑿地道入得兵軍號登陴

金湯借箸

卷七

六

大呼王師東城遂取懷州擒太清送京師

劉仁恭穴地入城

唐盧龍兵攻易州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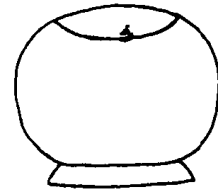
甕聽

用大甕繞城多置坑令人持入坑內擇耳聽人坐甕中聽之極遠以防擊地道急用火器或毒烟薰之

全湯借箸  
抵御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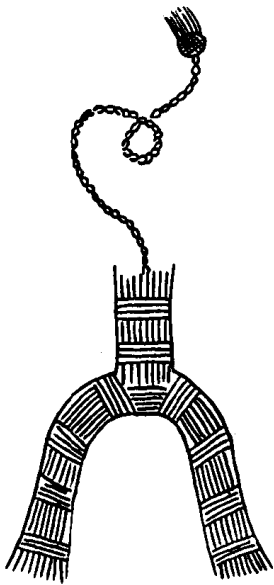
卷七

聽 瓿



燕尾炬  
庚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共頭木驢石  
不能破羊侃使作燕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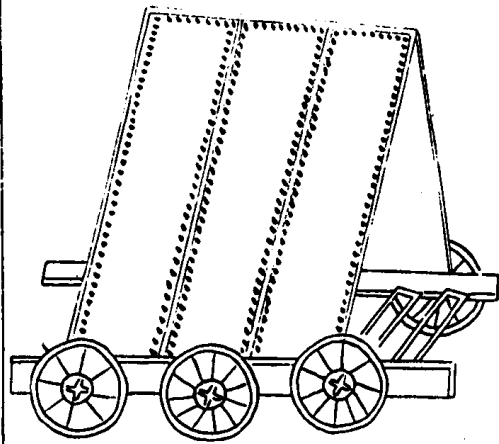
燕尾炬式



全湯借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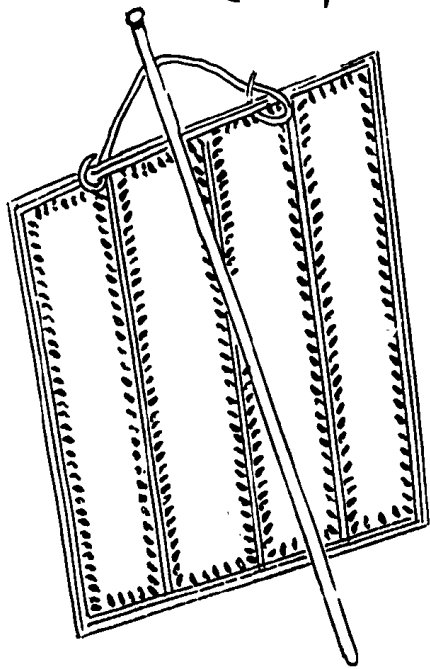
卷七

興頭木驢式





布幔式



攻車  
草孝寬守玉壁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  
槓莫之能抗孝寬令縋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空  
中車不能壞  
布幔  
以布複為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掛去城七八尺居女牆  
之外以折石擊一說結粗繩為網如布幔張掛亦可護女牆  
槓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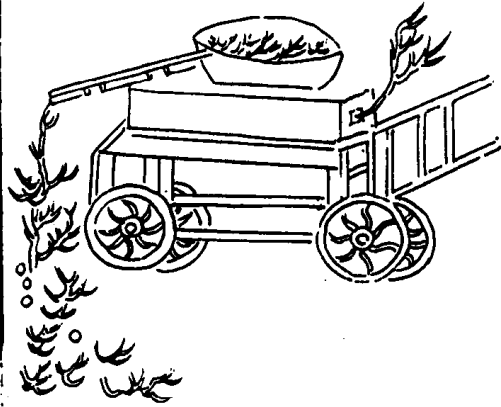
鐵汁

唐楊慶復守成都嬰冠取氏竊重齒派而屈之以為遂置人  
其下舉以抵城而射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燃慶復鑄鐵汁  
以灌之攻者死乃退

周臺公曰此外有轉洞屋旱船半截船木牛車鈎撞車  
厚竹圍等器名色甚多總之欲從中而賴城者皆衝車類  
也惟欲自下攻城者止有地道一法  
諸器攻城極為利害一不能制成立頗矣敵臺突門之制  
絕妙千古  
鐵汁神車

攻城之具莫如雲梯尚可以虎蹲砲軍稍砲擊而碎之至於  
洞屋木驢上用鐵葉生牛革幔成透敵身體上禦矢石下伏  
賊兵推至城下擊城穴地深木樁石俱不能傷法用堅木逆  
車下設四輪以便推轉或以治礮鎗以鐵汁夾於輪之  
槽槽內塗泥裝晒至極乾鋼鐵管炎火上加竹槽一層  
洞屋木驢隨推神車以鐵汁注於城下萬道火呈四散遂擊  
雖厚木層革遇之立穿真無敵利器也

鐵汁神車式



全湯借著  
拒矢石

卷七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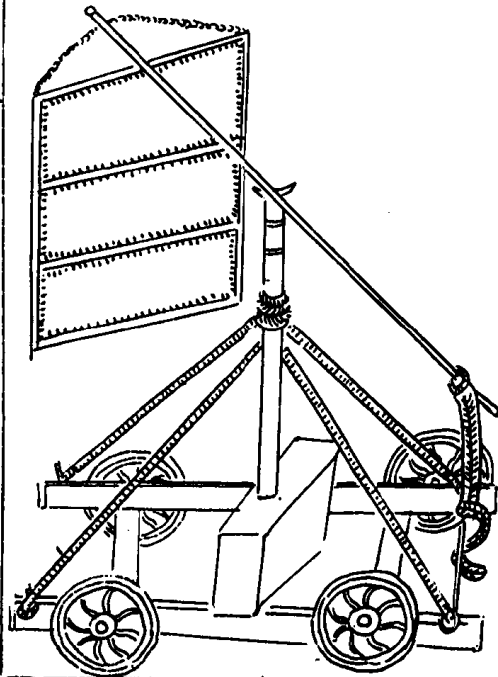
木幔

以薄板為箱如屏果以生牛皮施桔槔或以四輪以繩挽之  
凡有坎城、城附者、則以幔繫矢石、

皮簾

以牛皮為之、闊一丈、長八尺、橫綴皮耳七箇、凡城上有關、則  
張掛之、皮不稠緊、蓋柔能剛、耳

木幔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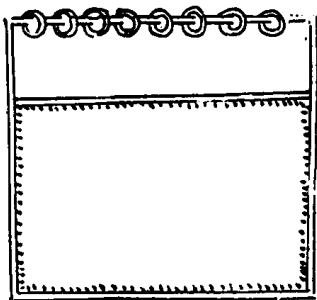


全湯借著

卷七

上

皮簾式



拒砲

虛柵布袋

金人每攻城先列克砲三十座凡舉一砲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斗檣檣中砲無不壞者王東先設虛柵下又置糧布袋在檣檣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

橫竹砲

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良鐵大湖雲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輕重其圓如燈籠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碌為之橫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裡城平而

金湯借箸

卷七

三

城上檣檣皆致宮及芳華玉漢所折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細索繩縛固覆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蕪不可撲救

周臺公曰或問如此神器何以禦之予曰若明以虛制實以柔制剛以峭制塵之法如兵頭庶幾可矣

拒火

總引

城內凡高埠門樓火攻可及之處皆宜預備人夫并救火器械隨時撲滅免致驚擾居民以致失事

拒煙

總引

賊縱放毒煙則列甍舌之類以醋漿水各置五分人覆其面於上則毒烟不能犯鼻目

拒水

決堤

我城若居界下之地敵人擁水灌城速築培壁壘諸門及低陷之處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鐵鏝每舟三十人自開暗穴啣杖而出決其堤堰

晉陽

智伯求蔡鼻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

金湯借箸

卷七

三

甲以攻之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沉寃產龍氏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駮康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襄子使張武伐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陰與約為之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甲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智伯

合泚

周臺公曰晉陽獲全襄子能決堤之效也

梁草履進封合泥。按行山川曰吾聞浴水以灌平場。即此是也。乃增泥水。泥成水通。而魏獲兵大至。初戰不利。諸將議退葉湖。又請走保。三人啟曰。將軍既經。有前無却。安動者。新。因令取鐵扇。度博立之。堤下。示無動意。敵素羸。累戰未嘗騎。馬以板與自載。督勵諸軍。魏兵襲堤。敵親與爭。魏却。因築堤於堤。以自固。起關。艦高。與合泥城等。四面臨之。城竟潰。周臺公曰。合泥竟潰。魏人不能決堤之臉也。



金湯借箸卷八目錄

方畧部 首引

安插鄉民

總引 羊侃 于謙 照驗法

安插難民

難民帶米

盤詰奸細

壕外立柵 驗牌放道 分門出入

設墩臺

墩臺制 放砲車旗口訣 放砲車燈口訣 墩臺式

金湯借箸

卷八目

空心墩式

擺塘報

總引

重偵探

總引

假便宜

總引

分信地

總引

編丁壯



金湯新考 卷八目  
 總論  
 遊兵策應  
 總引  
 奇兵更番  
 總引  
 屯兵外拒  
 總引  
 養人力  
 重泉  
 備揚賞  
 選鋒彈壓  
 總引  
 量軍馬  
 總引  
 預演習  
 總引  
 早分隊  
 總引  
 沐守具  
 總引

金湯借考

卷八目

卷八

金湯借箸卷之八

京口周 張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申元徽甫 泰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方畧部

荒雞亂鳴。此非惡聲。盤根錯節。利器乃剔。堂上怡嘯。牀下  
怖伏。凡今之人。非歌則哭。運斤成風。於焉道遠。日無全牛。

可以奉刀。輯方畧。

安插鄉民

金湯借箸

卷八

總引

城外避兵之民。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為投處。如廟寺之類。  
僧道預先報名。發令共居一處。其餘公館寺觀。俱派鄉民棲  
止。大率男子共止數處。婦人共止數處。門外貼名。以便認識  
可也。

羊侃

梁百姓聞侯景至。統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序。羊侃區分防  
撤。皆以宗室間之。

于謙

乙巳之變。于謙泣奏。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

之民。皆使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耳。

照驗法

州縣官當平居無事時。先將鄉居士民。作有柄手牌式。一面  
寬六十長一尺二寸。白粉油面。每家照樣做來。上書各家壯  
丁共幾名口。年若干歲。面色紅白。有無疤記。婦女老幼。不  
細開官標。仍給各家領去。待聲息將近。四面各照四門進入。  
守門官吏。於門外照牌照驗。若有面生之人。牌上無名。或年  
貌不同。即時擒拿送審。以防奸細夾雜進入。為賊內應。

安插難民

難民帶米

金湯借箸

卷八

一凡避賊投城。堡寨者。男婦各帶米三斗。幼小二斗。至於  
富民。則每口以一石為率。

周臺公曰。兩子歲流寇震鄰。百姓多南渡避難。有恐奸細  
混入。且耗費吾潤之粟。建議拒絕之者。張雲齋父母問策  
於予。予曰。百姓避死而來。一概拒絕。是自我斷其生路也。  
心既不忍。百姓藏身而至。一粟收留。是德其耗我資糧也。  
勢亦不便。且聞風避地。必其擁背多。而便於遷徙者也。當  
明著為令。每口資粟一石。方許放入。則彼無生而得生。我  
無粟而有粟也。且今十家共避一榻。到官自相識認保結。  
否者竟行斥逐。則奸細又何所容乎。公稱善。

盤結奸細

城外立柵

今日結奸多在門內且以厄藏之卒敵朽鈍之兵不堪太甚  
第一有使賊數十假充難民一擁而入先據城門如之奈何  
須立木柵在城外百步委廉能官弁帶領精兵百名全裝利  
器四十名為前拒拒六十名為左右拒設立照入牌百而查  
驗無誤付牌放行大約以五十人為一班其牌週而復始陸  
續傳送門內仍設嚴兵防守

驗牌於道

城門出入紛紛最難清查委之門役徒資捕詐耳今於每城

金湯借箸

卷八

門內各設一公所御紳考廉一人佐武官衛官一人輪管各  
帶有眼力辨言貌者數人惟本府本縣人極其出入各鄉鎮  
及別府別縣人雖上司差委亦必細詢然後放入果係城中  
姻戚往來等入必得城中親識保領然後放入進食僧道一  
概攔阻

分門出入

周臺公曰奸之所以難詰者以人眾往來擠塞得以乘機  
混入無錄物色耳以予潤四門言之當分兩門聽進兩門  
檢出道者即以軍法處治進門百姓一魚貫而行不許  
喧嘩攬越則法度清肅而機察官吏神閑氣定得以安詳

物色奸細無所容矣  
墩臺制

墩臺高三四丈必占山坡高處直起不用階級上下皆用軟  
梯每一墩小房一間床版二扇鍋竈各一水缸一碗碟各五  
油燭鹽米足一月糧火一盆五軍守之銃十門青紅白黑四  
色大旗各一面紅燈五盞粗燈二人長三尺墩角築紅色  
為之上用油蓋防雨下加磨石防  
風長竿一根純全備墩軍職學瞭視看賊從何方入犯重則  
純全備墩軍職學瞭視看賊從何方入犯重則  
放砲舉旗夜則放砲舉燈敵燈如式接應照下口訣行之如  
有違犯失誤者定以軍法從事

金湯借箸

卷八

放砲舉旗口訣

一砲青旗賊在東

南方連砲旗色紅

白旗三砲賊在東

四砲元旗北路出

放砲舉燈口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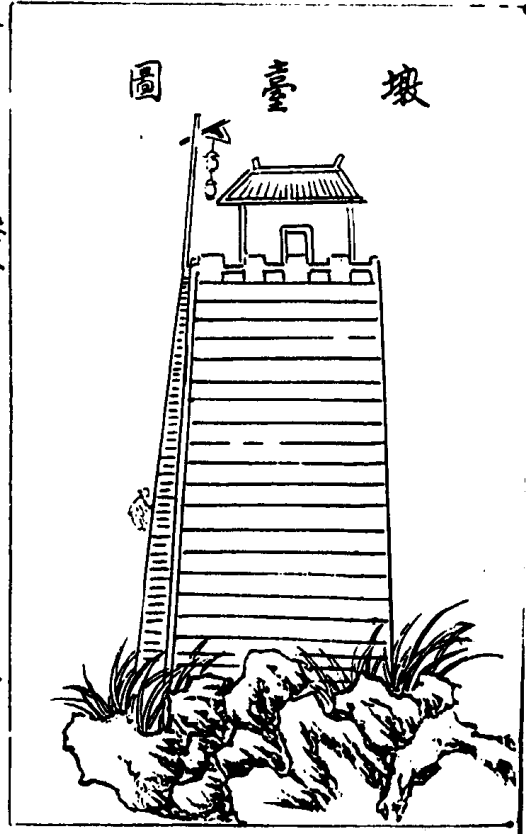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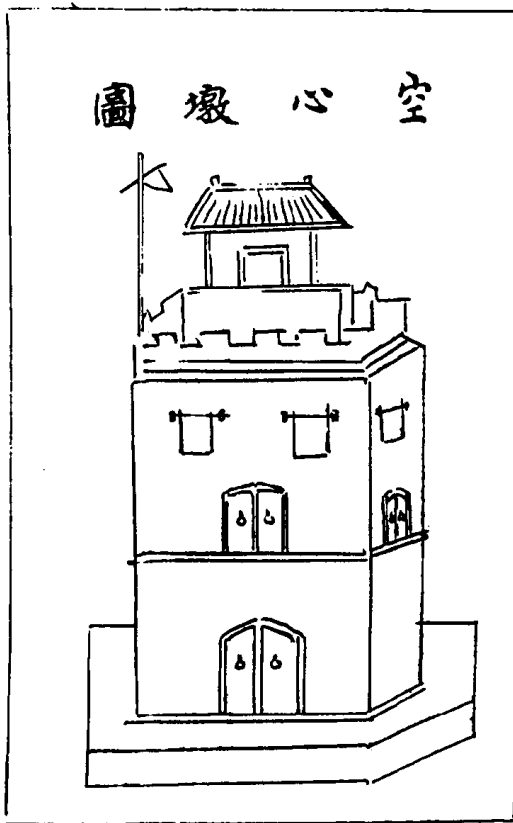
一燈一砲賊從東

雙發雙炮看南風

三燈三砲防西面

四燈四砲北方攻

大約斥埃以遠為宜以高為貴以簡為便  
墩法存舉報烟但南方報莫絕少拱祀之草火燃不久且遇  
陰霾何以瞭望懸旂懸燈其法誠便



探塘報

總引

計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十里為一塘。每一塘塔五人。各領起火六枝。三眼銃一把。燈籠一盞。雨具一副。各照汛過。信地出城哨探。如遇賊至。即放三銃。三起火。次塘陸續接應。守城軍民。照中軍號令。上城守禦。

擺塘約至都城。交界即止。擺塘人約三日一交。代如出探邊期。及應備隨火藥等器。不如法。不候交代。輒回。並偷藏人家。廠園林內者。軍法示衆。

探偵

金湯借箸

卷八

六

總引

偵探者一軍之耳目也。人失耳目則為廢人。軍失偵探則為廢軍。乃用兵第一要務。若能近賊營。入賊隊。打聽得實消息者。破格重賞。蓋預知賊人如何攻器。我便可防。如何詐謀。我便可應。此尤喫緊一著也。

王元徽云。孫子云。自古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於鬼神。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然重賞之下。方有勇夫。今人豈肯為一囊之錢。數眼之練。使肯拚性命。入死地。探的耗乎。用兵一事。須是大手眼人為之。宋酸鐵。豈能成大事哉。筆此以俟其人可也。



假使宜

總引

守土官為主居中調度城上分為四面四角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俱以佐貳副俸或大小鄉紳孝廉若上舍子孫內有考成練達執法嚴明者亦可為之聽其愛斷一面之事守城志行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做一各人情主守須備之威權使

宜行事  
分信地

總引

請御官協守城門各就其家之便情之合者分配又將在城

金湯借箸

卷八

舉監生員省察等官及衛所能幹官生各分樓鋪分班輪管晝夜巡視信地已定庶事有責成

周臺公曰李綱守都城以百步法分兵備禦即此意陳規所謂分段落則易守也

編丁壯

總引

周臺公曰守城必沐燥火編夫難論門戶富家大厦千間貧家一室懸燈一門一夫貧者安肯心服且非獨於此也蓋人情安樂則願生窮苦則思死一旦有警彼貧者餓口不暇安能銜其腹銜其家執干戈而捍矢石乎必也酌量

開城壕共若干口富戶共若干家各照家計厚薄公派

夫多寡如家丁義勇不足所沐夫款許出值僅募貧民代為看守如此則富家無丁而有丁貧民無食而有食彼此相資之術實彼此相安之道也己丑春予潤鄆震王冰壺老師與張雲齋父母曾行此法百姓稱便

一每壕多則三四人少亦兩人庶可更番宿食拒禦若只一人不日精力已疲極賊乘倦攻之豈不誤事

一編夫守城東西南北要近各人住居若不分遠近編者

官吏重究

派守具

金湯借箸

卷八

總引

通計本城共有若干壕口見今通有若干守具各照信地分派稀密得宜各城樓及對城外衛要之處各置大銃佛狼機等器隨用慣習官兵准備裝放壕夫每人備利斧一把木棍一條最為得力

早分壕

總引

城內外居民年五十以下十八以上各以方面分記姓名於城壕粉壁之上以備臨時各認信地此事倉卒做不得須預安

預演習

總引

城上工夫認號既畢限於每日飯後已時照以前號令一連  
教演三日已時集未時散庶免臨敵倉皇手足無措

周臺公曰日間演習既熟夜間亦須演習風雨之日又須  
演習兵法所謂每變皆習乃授以兵之意

總引

周臺公曰城中軍馬各有部數必料其多寡酌量分派守  
城兵若干守者不出出戰兵若干戰者不守中軍若干

金湯借箸

於○彈○壓○避○兵○若○千○主○於○案○處○奇○兵○若○千○以○備○更○者○各○墩○各  
塘各探各門各臺各巡視庫○糧○廠○救○火○雜項共若干其餘

多刺皆就於中軍以聽調用

選鋒  
彈壓  
此係中軍

總論

周臺公曰軍無選鋒曰北遇賊寇臨城緊急主將宜簡練  
曉勇絕倫之士數千一一皆力挽虎射命中者以為腹心  
親自統率鎮撫城中恐防他盜乘機竊發從來一方有急  
必借援兵人止知援兵之益更不知援兵之害如唐郭晞  
援邠州軍士白晝群行叩頭於市有不噍類擊傷市人推

登而策蓋於道甚五種壞李邠州守白孝德其故誰何

此○援○兵○之○害○中○於○百○姓○者○以○如○澤○面○將○楚○兵○數○萬○救○齊○惟

濟○洛○王○之○筋○懸○之○梁○上○早○受○其○楚○毒○而○死○竟○滅○齊○國○此○援

兵○之○害○中○於○主○帥○者○也○所○以○然○者○容○過○強○主○過○弱○故○生○反

利○害○反○為○客○所○操○縱○劫○利○其○主○耳○強○主○之○道○莫○先○於○運○籌

凡○智○可○定○國○力○足○起○群○者○宜○簡○而○別○之○禮○而○重○之○標○為○腹

金湯借箸

總引

守城舉表百姓未諳武藝必將本城素練之兵饒有膽略善

火器弓箭者令遊兵四枝分守四方杜其聲勢每方之將各

設四表賊來近舉一表賊至城舉二表賊攻城舉三表賊攀

牆舉四表夜則加燭於表上虞虞戰勝視舉表處急援但一

亦兵更番二枝

總引

四門城壕既有民夫又有遊兵似可保無事矣但恐賊多攻

久兵力不支，須救援兵二枝。一屯城東北隅，一屯城西南隅。有警，各照信地，急為應援。與賊兵更休迭戰，以保萬全。或城  
 中奸細放火，即用此兵救之。

總引

凡遇敵警，須於各城外要害處，只相去十數里，屯兵分營。但  
 守截殺，與城中相為犄角。卒縱賊勢，使其左右顧慮不暇。併  
 力攻城，而勝負在我矣。故堅守為上策，輕出為下策。畏避不  
 善，人力救出為無策。

金湯借箸

卷八

十一

賊卒不睡，恐賊向夜乘疲竊入，須重令輪班休息。

激勸

攻城之日，宜專委廉能官一員，將銀包三錢，五錢，一兩，二兩，  
 五十兩，或錢百文，以至千文，萬文，及花紅果酒之類，選官兵  
 猛火能擊傷賊者，即時量功大小，酌量獎賞。庶人心激散，爭  
 相防守矣。

金湯借箸卷八終

金湯借箸卷九目錄

禁約部有引

禁森盜

重法 羊侃 李綱 宗澤 馬知節

禁歌家

總引

禁樂戶

總引

禁茶坊

總引

金湯借箸

卷九目

禁酒肆

總引

禁混堂

總引

禁浪遊

總引

禁風火

總引

禁積薪

總引

禁訛諺

總引

禁誑諱

總引

禁夜行

總引

禁私開禁門

總引

禁虐發夫石

禁險節社法

金湯借箸 卷九日

禁擅出號令

總引

禁妄動

總引

禁吹響器舉竿表

總引

禁擅離信地

總引

禁擅入信地

總引

禁近城房屋

總引

禁近城土阜

總引

禁私回賊話

總引

禁私開賊書

總引

金湯借箸 卷九日

金湯借著卷之九

京口周 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中元徽甫 參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禁約部

禁者。今氏知所戒而不犯也。禁而不能止則將未能令軍必。賊矣。太公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足利上究。此將威之所以行也。若欲行罰。必自責者始。輯禁約。

禁盜

金湯借著

卷九

重法

壯丁上城。家中無人看守。小人乘機為盜。為盜。但有拿獲者。當時打死。示眾。其飲食不忌之人。開具手本。東官設法。服借存恤。

羊侃

梁侯景初圍城。軍人爭入武庫。羊侃命斬數人。方止。此劫盜之漸也。

李綱

李綱當金人圍城。賊守時。有自門上擲下人頭。至六七者。皆云斬獲奸細。及驗認。即皆漢人首級。綱於是捕獲數人。斬以

狗。又有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狗。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

宗澤

宋宗澤知開封府時。敵騎留也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兵雜居。盜賊縱橫。澤至。首撤。珠。舍。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必從軍法。錄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

金湯借著

卷九

馬知節

宋馬知節從知定遠軍時。知氏又堡。卒有盜婦人首飾者。腹軍止。苦而還之。知節曰。民遇外虞。前來反為內盜。所傷。此布可。起。何以蕭下。即斬之。又虜衆犯寨。民相擄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竊童兒錢二百者。即殺之。自是無敢犯者。

禁歌家

總引

歌家不許住居城內。恐有奸人窟宅。禁樂戶。

總引

凡不良之人。挾重資而至。多以娼家為窟宅。蓋娼家原為客投。又惟利自視。自不必計所從來。而始受之明矣。如有娼即是盜。情為賊主者乎。除在籍樂戶外。皆流氓也。地方保甲。不得賄賂。然有衙門積蠹。為之護持。雖地方保甲明知之。而亦不敢驅逐者。謂非奸人第一積數。我宜履行驅逐。至在籍樂戶。著牌頭造冊。共縣戶錢家。某家樂戶幾名。婦女幾口。出示曉諭。使知不在示內者。即流氓也。庶人得以舉首。即各家留宿客商。仍著精細心腹。暗行體訪。庶奸藪空。而奸人自遠矣。

全湯借箸

卷九

三

總引

奸人設謀定計。多在茶坊。慮酒後之言。有漏泄也。須嚴禁之。違者即將房入官。變價充餉。兩隣連坐。

禁酒肆

總引

酒肆亦藪奸之所也。賊信緊急。不許開張。或從民便。止許零沽。不許留人飲。違者罰亦同前。

禁混堂

總引

混俗不良之人。每每寢宿混堂。他郡亦有然者。宜併禁。

禁遊

總引

奸人日間無處藏身。每托閒遊。掩人耳目。過警之日。凡有浪遊名勝。巷院者。許人擒治。究實重賞者。

禁風火

總引

因臺公曰。私家樂戶。茶坊。酒肆。混堂。及名勝寺院。果皆藪奸之所也。若有明智之人。正宜留之。以為捕獲耳目之機。一概拒絕。尚屬下策。但恐格外之事。非時賢所及。故宵反其火馬者耳。

全湯借箸

卷九

兵臨城下。城內居民失火者斬。

禁積薪

總引

警報緊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稻草柴葉。恐城外火箭飛入。起火。故宜禁。少則收藏。多則移置隙地。為便。

禁訊諺

總引

凡有曉星氣術數之人。悉收隸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及禁論說怪異。以惑眾心。

禁淫

總引

凡見賊大言誇詐者。或被傷高叫驚走者。遵照臨陣違縮軍法示衆。臨敵回頭擅動者。剝耳。夜驚者。治其所。錄本官連坐。禁夜行。法當禁。

總引

周臺公曰。城內柵欄之設。所以備盜也。今夜行者。徹夜不止。則柵欄徹夜不開矣。虛設何益。必委風力。俵伍率精兵持鎖鍊。專緝犯夜之人。重懲一二。警衆之。總子弟及得僕。敢則小民自不敢犯。而盜賊無緣乘機竊發矣。但今日情面世界。凡事報阻。必得哄比。河清而如冷飲之人。方可。

金湯指掌

卷九

五

與商令行禁止也。

禁私開禁門。加外鎖一法。則見方畧集。

總引

城門謂之禁門。見不宜擅啓閉也。項因太平日久。法紀縱弛。守門官偷安自便。高寢在家。守門軍得錢賣行。啓閉任意。從此誤事。為禍不輕。如有犯者。定以軍法從事。

禁夜行。失石。

禁夜行。失石。

凡遇攻圍。俟賊近城。令憤熱弩手善射者。乘便射打。務要奇中。毋得亂發矢石。火器。既不中賊。又損費用。大幸。守具皆用。

於十步之內。著見。功為的當。大暑守里。不如守文。守大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遠致不中。既費力。又損器。何為哉。

禁夜行。失石。今。

禁夜行。失石。今。

禁夜行。失石。今。

總引

政出多門。軍政大忌。一切發令。俱出主將。其副二以下。不得擅易指揮。禁安動。恐為賊所乘也。

總引

金湯指掌

卷九

六

賊內應多在夜間。或於倉庫放火。或於空廟。及高阜處放火。

或放砲為號。即有十餘人。舉火或乘。槍至城上。破傷守軍。士。吶喊。移言城破矣。賊至矣。我軍聞之。驚潰。賊因乘之。大開城門。延東賊而入。此千古覆轍也。但嚴戒軍士。守城者守城。兵動即斬。守門者守門。兵動即斬。又急傳守門之人。但防內賊。勿防外賊。凡城內居民。各執器械。各立門前。至天明。賊計不行。自投首矣。

禁吹響器。舉軍表。為賊之慮也。

禁吹響器。舉軍表。為賊之慮也。

禁吹響器。舉軍表。為賊之慮也。

禁吹響器。舉軍表。為賊之慮也。

禁吹響器。舉軍表。為賊之慮也。

總引

兵臨城下之時。城中居民。不許妄豎高竿。亂吹響器。并樂器。小爆竹。不許作。

禁離信地

總引

周臺公曰。分派一定之後。各有職掌矣。守門者守門。守臺者守臺。守梁者守梁。守方者守方。守庫者守庫。守墩者守墩。中軍居中軍營。進兵居進兵營。奇兵居奇兵營。戰兵居戰兵營。務令如山如林。整齊嚴肅。以備調遣。敢有擅離信地一步者。斬首示衆。

禁擅入信地

總引

周臺公曰。凡面生可疑之人。假托閑遊。實串信地者。必奸。

金湯借箸

卷九

七

人欲潛行窺伺者也。即時拿送究治。營兵欲買食物。每隊自有火兵一名。給牌入市。餘者并禁。萬不宜令手藝之人。借名交易。私入營盤。如外脚瓦頭。補皮匠。賣點心之類。

禁近城房屋

總引

城外三丈內。若有房屋。賊或潛伏屋下。擊射守城軍民。或即用其梁柱。作梯上城。或順風放火。或就本屋運土。幫城起圍。而登。皆無可奈何。有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依於屋。此不守之城也。合行展禁。一毫不留。違者以通賊論。

禁近城土阜

總引

池外高阜之土。不宜存留。一則恐賊借以填壕。二則恐其礙我砲路。

總引

凡賊有講話者。不許私回。進通報與中軍。酌量回答。一面傳令別面。提防暗算。

總引

城外有使至。守門者簡資。徑導詣主守。內外軍民。不得輒相見。如得飛書。持送本營。對眾封送主守。如城上城下有面生可疑。交相接語。或擲物件。做手勢。號色。即時拘拿。解主守究問。

金湯借箸

卷九

八

金湯借箸卷九終



金湯借箸卷十目錄

號令部 有引

行軍號令

斷斬

中軍號令

總引

四方號令

總引

旗幟燈火

總引

金湯借箸 卷十日

守城號令

分班 統領 按名責治 值役值宿 有警輪守

無警輪巡 傳食 濟渴 歇宿法 便利法 糞砲

確法 懸燈說 懸燈圖 火線圖 設柵門 新造

亡 備取索 巡邏兵 巡邏官 加犒勞

對敵號令

誅後至 齊心 明昌軍士皆香 壯膽 定氣 定脚

專日 靜聲 堅志 燭奸

金湯借箸卷之十

京口周 鍾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中元徽甫 參閱

英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號令部

令者。今。及知所遵而易從也。必上無疑令。斯下無二事。徒

木之威。賢於反汗多矣。故信之一字。與智仁勇嚴均為將

之首務也。輯錄今

行軍號令

金湯借箸 卷十日

斷斬

大將既受命專征伐之柄。攝師於野。軍而下令。夫聞鼓不

進。聞金不止。精舉不起。旗依不伏。此謂悍軍。如是者。斬之

名不應。點之不到。往復愆期。動運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

之。多出怨言。怒其不賞。主將所用。任強難治。此謂機軍。如是

者。斬之。揚聲嘆語。若無其上。榮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

之。所舉器械。弓弩絕絃。箭無羽鏃。劍戟溢鏃。旂纛凋敝。此謂

欺軍。如是者。斬之。故言說辭。撰造鬼神。詭惑夢寐。以流邪說。

恐惑吏士。此謂欺軍。如是者。斬之。奸者利嚙。門足攢非。構怨

吏士。今其不悅。此謂撻軍。如是者。斬之。所到之地。凌侮人民。

法亂婦女此謂軍如是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為己利奪人首級以為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之將軍受謀逆帳屬地竊聽其事此謂探軍如是者斬之或間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之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依局倪首似有難色此謂狃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行列喧嘩不馴號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託傷說病以避報難甚或伴死因而逃遁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給賞之際阿私所親文吏士結怨此謂黨軍如是者斬之親冠不審探寇不謀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而言多此謂諛軍如是者斬之營壘之間既非攝勞無

金湯借術 卷十

故飲酒此謂狃軍如是者斬之此今既立士有犯之者當斬之者大將以問諸將曰某營斬逃令更士挾於外斬之斬之使使傳令告吏士曰某人犯某罪與諸將議當已處斃訖公等宜觀此以自戒是大將以禮行罰使卒無免死衆有畏心矣故令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孔融謀逆而斬焉謀逆立表而誅寵臣此皆先遺法令後收功名者

中軍號令

總引 城中高處可以四面瞭視之地主守居之設立中軍黃旗一

而黃紙雙燈一盞單燈合者紅白黑紙各一盞如黑紙難明則代以綠又備青紅白黑小旗各一面大流星爆百枚大銅鑼一面巨鐘一口碗口炮六口手銃亦六口用此三物者其隨從應談木馬火藥火繩送子等件俱備足撥好軍一名專管火種日夜瞭城外伏路號大銃炮吹鼓手八名凡遇上城時有小令旗一面上書掌號二字吹手見此旗方掌號放砲三聲即將黃旗整起以便齊人上城遇下城時有小令旗一面上書鳴鑼二字吹手見此旗方鳴鑼即將黃旗落下以便諭衆下城遇夜以燈代旗吹手若不見掌號之旗掌號之燈切不可掌號不見鳴鑼之旗鳴鑼之燈切不可鳴鑼每更

金湯借術 卷十

畫吹喇叭二聲惟人換更如日間東方有警放砲三聲則加青小旗餘方做此擊鼓催兵落旗鼓止如夜間東方有警放砲三聲則加青單燈餘方做此擊鼓催兵落燈鼓止游兵戰隊各認青色策應而諸原沐守城者不得擅離信地以防聲東擊西也如二方三方四方交發亦各認本色策應失誤者

四方號令

總引 四面城樓各豎木方旗號以六大布為率而游兵將領城長各認木方色旗如木方有警書則搖動木方色旗夜則又

起本方色單燈、舉數值兵、無事則鳴鐘止之、至於油燭火藥、  
選軍糧火等項、俱照中軍、  
旗幟燈火。

總引

中軍、十二丈黃布大旗一面、桅竿長五丈、說明用黃紙雙燈  
四門、六丈青紅白黑布大旗四面、桅竿長二丈、說明用各方色單燈黑紙旗  
明以下做此代  
四角、六丈大旗四面、東南方、上半青、下半紅、西南方、上半紅、下半白、西北方、上半白、下半黑、東北方、上半黑、下半青、桅竿長二丈、說明用各方色單燈和木而

金湯精考

卷十

每百探二丈各方色布旗一面、竿一丈五尺、說明用單燈  
每二十五探、一丈各方色布旗一面、竿一丈、說明用單燈  
每五探、五尺各方色小布旗一面、竿七尺、說明用單燈  
中軍、四門、四角、大小方色旗各一面、以便傳警、說明用各方色單燈  
軍、其說設物象、書符畫魁者、弗取也、夜則以燈代之、

守城

守城夫必計其多寡、汰作二班、或三班、每一探用灰粉白、內書探夫姓名、各認定防守、分班更換、以休養精力、如頭班一

晝一夜、次日即換二班、再次即換三班、各置簿定限、彼此不得推諉、  
統領

五探為一伍、立一能幹者為伍長、二十五探有成長、百探有  
班長、伍長、成長、班長、各執旗、伍長填五探夫姓名、在旗內、成長書五伍長姓名、在旗內、班長書四成長姓名、在旗內、以便  
統領查核、東面自南起、伍長旗、寫天地元黃字號、成長旗、寫  
東城一、東城二字號、班長旗、寫東班一、東班二字號、餘可類  
推、各門各角、又分管各班長、白日止暨旗號、各長輪守之、  
至不用軍民上城、以息其力、

金湯精考

卷十

凡探口上用石灰塗白、將各戶所出之人、或正身、或僱身、俱  
要真正姓名、左右排書、其紳之家、即書某紳、紳出某人、一  
一明列、有力大戶、僱人數多、亦上書本名、下書所僱之人姓  
名、以便臨時查照、既受若僱、應代若役、如有違誤、替身、按法  
治罪、主人但以失於護察、輕重抵罪、

守城

守城有僱募者、但重強壯、守分良民、不得以老弱奸棍充數、  
每日工食、官定價米二升、錢十文、錢十文者、薪資也、殺賊有  
功、揭賞在外、

有警輪守

五塔為一伍，一當有警，每夜一人輪守。一更每塔各置一石，堆大二三尺，高稱之。每更一夫執小旗，登石擊柝，站立既高，則可以俯瞰五塔城下。有無奸細，其餘四人穩則備有紫喚，醒同伍四人，則名類一夜之守。守止一更之勞也。轉更輪換，能中軍喇以各門應之。每伍置一木牌，註定某人更，不得推諉失誤。伍長促督之，該立者，要注定眼力，不得減減燈火。又戒出頭外望，以防飛矢鏡彈所傷。輪睡者，亦不得脫衣。如聞中軍砲響，燈起便燈，則同伍者，一齊向外待械，站立力拒。候中軍燈落，止號，方始許就睡。

金湯信著

卷十

無警輪巡

無警夜巡，以三十塔為一牌，每夜止用二牌之人上城。一名巡上半夜，一名巡下半夜。各帶器械燈火，靜行視聽，不必擊柝。有所見聞，鳴鑼警眾，止在三十塔界內。往來巡視，火早將門轉送下戶。每月輪流一遍，週而復始。一年一家，不過數夜。就是小本生意，白晝貿易，夜間巡城，亦不耽誤。

備食

城上鍋竈不便，城下各照所分人口，五塔屬一火頭，一日三飯。三更時，備食火頭各照所管之人，以器盛飯，城上人用索拔取。每盤菜總一盤，有私送食者，不禁。

濟渴

每五塔置大水缸一口，一以濟渴，一以備火。

歇宿法

每塔口五個，立草墩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濕傷人。上用苫蓋，四面皆遮蔽風雨。遇主樓舖者，即聽以樓舖充之，不必另立。

便桶法

五塔共大鐵鍋一口，如甕式，下可容火，大小便利，悉在其內。賊免攻城，勢必仰面，煮令沸熟，杓澆筒噴，各聽人便。

煮粥確法

金湯信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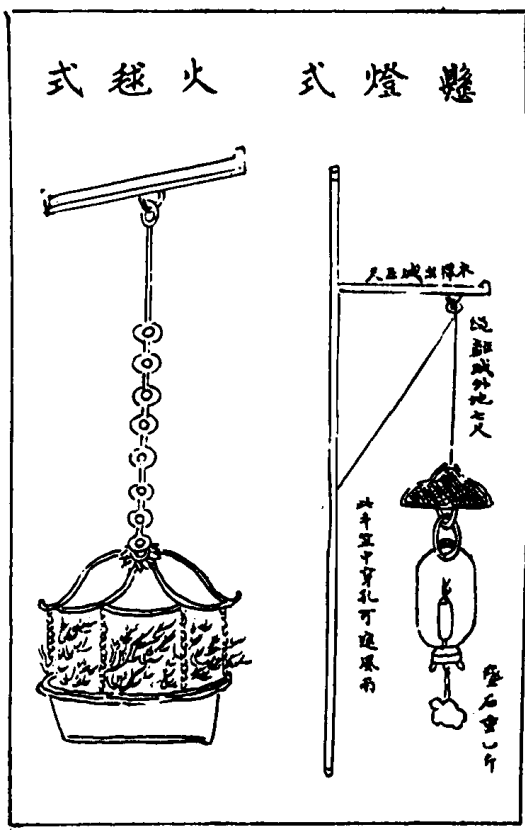
卷十

先以水清，樽槽內或煉擇淨，曬乾，打碎，用蒜羅細，或在甕內，每人請一秤，用根、姜、半斤，草、馬、頭、半斤，也、五、半斤，老、蒜、半斤，煎、半斤，紙、半斤，紙、毛、四、兩，石、灰、半斤，按、油、半斤，入、甕、內，煎、沸，入、薄、瓦、罐，容、一、斤、半、者，以、草、塞、口，砲、內、放，以、擊、攻、城、人，可以透鉄中，中則成瘡潰爛，故毒者，仍以烏梅、甘草、置口中，以辟其毒。

懸燈式

每五塔一燈，用新油紙者，方明亮，燈上用一油紙，蓋以防雨。蓋上仍懸一小瓦片，以防風。若漢塞蓬蓋尤佳。每燈製一批，竿索懸城下，離地七尺，火光下撒，我能見賊，賊不見我。換燭。

即輸更之人、不許誤事、然懸索、宜細、止、略一燈、庶賊不能攀、  
 跡、每十梁用一火球、所費比油燭減易、燈油梁長沐備、



全書借著 卷十

城上每段立一典學、置小旗數面、凡遇需用物件、寫字貼旗、  
 上、舉示城下、城下各段亦有主者、預備備用雜物、各為部分、  
 備取索、  
 守梁夫下城逃走、進兵拿獲到官立斬、  
 放出、  
 新逃、  
 中軍放炮、則封鎖不開、如緊急、則茶飯擊送城上、止於換班、  
 上城、要堅立、樞門、撥兵看守、不許、梁夫、私下、亦不許、開、雜人、  
 游、上一防、攪亂軍位、一防、奸細、外物、止、送飯、換班、開、故、生、說、

全書借著 卷十

謹伺舉旗、即應送上城、勿令、緩急、缺乏、又、設、雜、役、軍人、量、為、  
 多寡、身、負、擘、所、需、物件、又、在、推、頭、備、桌、一、張、筆、硯、一、副、小、  
 紙、條、寬、一、寸、者、一、百、以、備、緩、急、取、物、寫、字、傳、知、  
 逃、遁、兵、  
 各梁兵勤惰不一、須常稽察、然使人人點名、更更喧嚷、則守、  
 梁者不能睡卧、精神困疲、非計也、當以城門為限、如東門至、  
 南門之類、每門設巡邏兵十名、置小紅旗一面、中書巡邏字、  
 每更兵二名、輪班、終、巡、視、止、批、燈、執、旗、往、來、梁、口、不、許、叫、  
 喝、打、柝、搖、鈴、若有、梁、夫、熟、睡、不、行、瞭、望、并、梁、口、燈、火、斷、滅、者、  
 隨、擊、更、旗、次、早、總、巡、官、蒙、稟、究、仍、行、喚、醒、照、燈、不、許、擅、自、喝、

打○骨○法○重○治○

巡○邏○官○

設○役○巡○邏○猶○恐○疎○虞○每○門○設○巡○警○官○二○員○各○與○馬○匹○置○更○牌  
更○箭○如○東○門○至○南○門○時○值○二○更○東○門○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  
官○收○驗○南○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官○為○驗○驗○者○迷○周○次○早  
送○總○巡○官○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授○不○親○巡○警○者○查○出○以  
軍○法○重○處○其○巡○警○官○先○察○巡○邏○十○人○若○見○各○壕○口○偶○有○睡○熟  
失○瞭○隱○燈○者○擊○其○更○旗○巡○警○火○早○并○送○總○巡○官○家○究○治○亦○止  
許○巡○視○不○得○呼○喝○敲○柳○驚○擾○壕○之○人○

金湯備著

卷十

十

夜○中○或○值○風○雨○正○奸○人○乘○機○竊○發○之○會○宜○倍○加○嚴○謹○預○備○蓑  
笠○臨○時○取○用○當○風○雨○之○夜○無○論○家○人○依○人○格○外○加○緊  
對○敵○號○令

誅○後○至

遇○有○警○報○中○軍○查○則○放○砲○舉○旗○夜○則○放○炮○舉○燈○各○軍○民○隨○即  
照○派○信○地○各○執○器械○俱○向○外○立○定○如○有○違○延○不○到○者○壕○長○行  
名○報○官○木○犯○即○以○軍○法○處○治○容○隱○者○一○併○治○罪

齊○心

守○城○要○心○齊○城○上○四○方○防○守○之○人○無○分○貴○賤○大○小○均○以○性○命  
為○急○各○為○自○己○身○家○守○非○為○他○人○效○命○也○先○要○齊○心○一○體○勿

懷○慙○心○我○飽○而○人○饑○勿○懷○懶○心○人○勞○而○我○逸○勿○爭○利○而○趨○勿  
懼○害○而○避○勿○因○小○嫌○而○被○此○賭○氣○勿○懷○小○忿○而○被○此○相○爭○至  
於○一○壕○有○急○一○伍○協○力○一○賊○上○城○五○夫○下○手○敢○有○觀○望○違○維  
難○避○不○前○者○一○伍○之○人○俱○斬○首○示○衆

劉○琦○守○順○昌○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  
吾○家○也○房○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勇○子○備○守○賊○婦○人○殲○刀○劍  
爭○呼○躍○口○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令○日○我○當○為○國○家○破○賊○立○功  
大○敗○金○人

周○臺○公○曰○這○是○一○個○齊○心○的○樣○子○然○上○有○劉○琦○則○軍○士○自  
奮○勇○矣

金湯備著

卷十

十

李○華○至○潭○州○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華○結○峒○壘○為○據○藉○藉○械○峙  
勇○糧○相○江○修○壁○及○元○兵○至○華○怒○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  
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華○日○以○忠○義○勉○將○士○及○傷  
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未○稍○降○者○輒○殺○之○以○徇

周○臺○公○曰○這○是○兩○個○齊○心○的○樣○子○然○上○有○李○華○則○百○姓○自  
效○死○矣

壯○膽

守○城○要○膽○壯○死○賊○性○命○與○我○一○般○彼○不○肯○勇○我○不○肯○怯○彼○以  
捨○命○成○功○我○以○貪○生○取○死○耳○披○在○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難○我  
在○城○上○下○打○有○十○倍○之○易○人○見○一○賊○扒○城○使○爾○瞻○頭○見○一○賊

上城使欲驚逃。不居一人驚走。千人皆散。一散之開。賊俱入城。父母妻子。箇箇殺死。若欲開膽力。站住不動。與賊敵。賊必得上城。是站住者。滿城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見賊逃走一步者。登時斬首示眾。

守城要氣。定凡百步以外。賊吶喊衝塘。必不可動。切忌妄發矢石。火器。既不中賊。又損實用。當曰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若氣不先定。便自慌忙。亂放鎗砲。矢石器械。已盡。氣力已乏。心膽已亂。待賊近城。何以敵之。此守城第一大戒也。必待離城數十步。方齊力攻打。此勢險

全書備考 卷十

節短之意也。記取記取。殺賊後。各人急須嚴守自己壕口。靜聽上人頒賞均分。不許爭功爭賞。致失守誤事。違者以軍法重處。

周臺公曰。奴賊攻城。每每先遣健騎。於百步外。馳驟旋繞。誘發火器。只待數放之後。或子藥滑之。或銃熱不堪再裝。方合力齊攻。我兵坐此失事。已非一次。豈可再受其愚弄耶。

守城要脚。定各守信地。賊徒攻城。每每聲東擊西。聲南擊北。聲西擊東。聲南擊西。總足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八個字耳。兵

法擅難信地一步者。執雖一面十分緊急。自有避兵。火連向紫急之方。齊力防護。三面之人。不許移動。若過他人一壕。斬首示眾。

守城要目。專目力不精。則緩急失候。守壕之人。遠望近視。頭不取四顧。眼不散轉睛。故銃發箭。則端相賊身。下石投木。則端相賊膝。下三眼刺鎗。則端相賊心。使鎗斧大棒。則端相賊頭。見手則斷其手。見頭則斷其頭。手眼萬分留心。不可遲緩。一刻毫髮之間。生反所備。任他千尋萬亂。吶喊操旗。只要眼力觀看。不可一毫動心。凡壕長城長雉長。巡視因倦者。輪流

全書備考 卷十

歇息。但有見班打盹。怠惰者。穿耳示眾。

守城要聲。靜喧嘩亂。此敗道也。故城上招呼。各以手勢。說話。各以喉聲。夜間尤要安靜。無聲。消息。四城門俱有更鼓。每交點。放砲一聲。高聲人大叫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東

人齊喊一聲。餘時俱不許動。一些聲息。使賊不得掩被形聲。探我消息也。城上白日。屏去鈴柝。止堅旗號。不許一人喧嚷。即有攻打被傷之人。亦不得大言震喊。高叫驚走。但有隔壕開語者。割耳示眾。



守城要志。敵兵貴如山。千法不動。百震不驚。唐于賊智自窮。我守可固。井曹成攻。賀州日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呼曰。賊登城矣。守城之人。却滾下城。賊遂登城。此曹成之計。一人詭言。萬人驚走。以後守城。丁甯此。今但有一人。謠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不移。既動。將謀言之人。與先動之人。當時斬首懸高竿示衆。

守城要燭。奸賊在城外屯果。以逸待我勞。以飽待我饑。以窺耐往我銳。以優游懈我心。聲言解圍。以安我意。聲言增兵。以寒我膽。乍動乍靜。以疲我精神。緩進零衝。以耗我氣力。忽散

金湯借箸

卷十

五

思。取以老我智謀。無墨增補。以示彼持久。我意已定。一切勿動。撤圍毋喜。疾攻毋驚。歸師毋驕。示怯毋進。約和毋信。偽隙毋乘。忽退毋懈。久待毋欺。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孰令而能取勝者。今將中軍以下。號令。各行刊刻。守城之人。各給一本。如某項人某數。數要緊。撤字者。自讀。不識字者。聽撤字之人。教誦。解說。字字依行。

金湯借箸卷十一目錄

營陣部有引

陣

陣論 周書公

精卒星圖 孔明八陣 李靖六花陣

吳璠疊陣 張威撒星陣 王夔圓陣 成繼光驚

駑陣 遼人陣法 孫武子常山蛇陣 諸葛亮覆

塘方陣 諸葛亮八翼陣 八翼陣圖 九軍陣

法駑議 四方平定陣駑議

營

總論 又論 法戒 營地所宜 營地所忌 營之

金湯借箸

卷十一目

一

壘 木柵附 營之溝 營之門 營之道 營之官

營之算 營之器 蒺藜式 鬼箭筒式 鬼箭撒

式 柳柳版 拒馬 軟壁 剛柔牌 望遠樓 望

遠樓圖 望遠鏡 望遠鏡式 營之防 兵候 外

探 拓隊 夜號 夜巡 營之制 備夜戰 營之

禁 劉驢耳 繫題者 行師留營

車

總論 奴戰法 車營制序 車材 車士 車製

小車 火車 葉公神鏡車式 歷代車致致 衛青

李陵 光武 楊璇 田豫 馬隆 劉裕 楊素





李靖 裴行儂 吳淑 魏勝 車之時宜 車之

金湯借箸卷之十一

營陣部

京口周 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申元徽甫 參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金湯借箸

卷十一

金湯借箸

卷十一

周臺公曰。奴於難二十餘年。賊發難亦十有餘年矣。王師  
遇之。不但每戰輒敗。且一敗而必至全軍覆沒者。蓋錄於  
戰與不戰之權。我不得而自主。故也。孫子云。我欲戰。敵雖  
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

敵與我戰。惟能如是。然後可以審利而動。不利而止。保全  
民命。為國股肱。今則不然。遇賊即戰。非戰也。自守無具  
不得。不戰一戰。即敗。非欲敗也。自勝無策。不得。不戰也。  
敗即走。非樂走也。自固無法。不得。不走也。一走則土崩瓦  
解。兵將相離。而全軍覆沒矣。其咎果安在哉。不任身列行  
間。始知其與大約。陣法不明。營規不立。車戰法亡。早蓋奴  
賊之所恃者。萬騎奔衝。勢銳難禦。所以一為蹂躪。主無子  
道耳。若能明陣法。立營規。用車戰。則不動如山。而與不  
戰之權。可以操之自我矣。勤奴刺寇上報。天子之恩。下  
雪蒼生之痛。豈不快哉。鮮營陣。



取動之義也。動則主戰。其兵為奇。蓋有舉陣盡動之理。非其將固可襲而虜矣。此一變也。二曰味分合之勢。蓋軍有前後左右中右制也。其法不方則圓。大要中軍居中。前後左右四軍環繞拱衛。意圖取於分為犄角。便手致援也。今則不然。雖有前後左右中五軍之名。却無前後左右中五軍之實。每一閱視。不論數百數千。皆相與團聚一隊之地。於古開方立表之法。茫然不知。嗟乎。假令如此。便可以成款。則我太祖高皇帝何苦多取民間耕地。以廣演武場耶。作者謂之聖。此其故可深長思矣。以近日軍容如此。何怪乎一遇交鋒。便受賊圍。一處稍部。全陣皆部。謂宜

全湯借者

卷十一

各分部曲。各分奇正。形勢相離。聲援相接。一隊有失。諸陣尚全。一營被圍。諸營皆救。指臂一成。攻守皆利。營分不謂之虛軍。此二變也。三曰暗疏密之法。蓋布陣之方。陣開容陣。隊開容隊。人間容人。此定式也。嘗觀宋史。兀朮最號集勇善戰。然順昌之役。大為劉錡所敗者。止因兀朮甚衆。推立無縫。一遇交鋒。皆傷爪掣肘。不得運動。而錡軍疎疎落落。欲前則前。欲後則後。欲左則左。欲右則右。長鎗大劍。擊刺自如。所以勝耳。今人遇賊。不為驚駭散。輒趨聚蜂擁。情形如此。誰有進當鋒刃。皆思退避箭石。所以不待接戰。便致奔逃。皆緣布陣將官疏密無法。故也可。做古式。每軍

前後左右。俾各占地。二步以示人間容人之意。至一隊一隊。又各相容。庶幾往來攻守。道路井然。可免壅塞之患矣。此三變也。四曰不識行陣合一之機。兵法曰。行則成行。止則成陣。非有二理也。唐史思明極善野戰。遊兵及於石橋。李光弼治軍嚴整。當橋而進。賊不敢犯。蓋非部勒有方。德於成行之中。而寓成陣之法。耶。近日以陣為陣。以行為行。常見官軍就連。或先或後。或行或止。不認隊伍。不分次序。將士相離。遠者數里。若路逢暴寇。風飄雨驟。突來格鬪。不識何以禦之。古人言。行日可五十里。師行日不過三十里。豈其故為遲鈍哉。錄其行。必為戰備。而大半精神。用之於

全湯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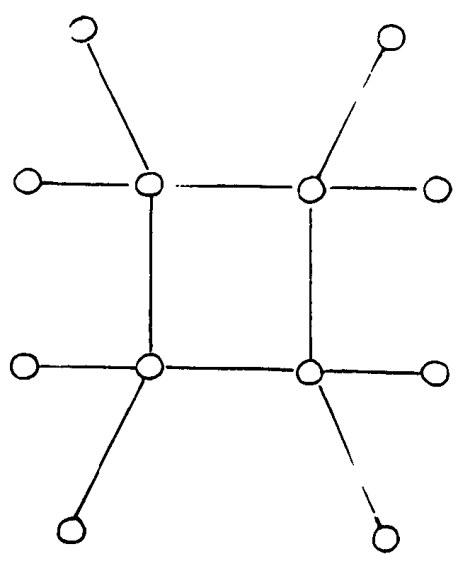
卷十一

整飭其部伍。今特著為式。凡遇三軍起行。自中軍及四正四隅。八陣各有先後。倫次不許稍紊。即遇暴來之門。其陣立脚。便成。已先為不可勝。而待敵之可勝矣。斯法簡而易操。慎不可忽。倘實行妄踰。謂之亂軍。引勝。此四變也。五曰不識旗鼓關係之重。夫一軍之中。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則金鼓旌旗者。同一軍之耳目也。今則少有知其旨者矣。嘗見操熟諸軍。先有不待金鼓而自成行陣者。此不過由於習慣。一定陣勢。人行齊行。人止齊止。熟則熟矣。却非從自己耳。聽金鼓。目視旌旗。心知方向。而成者。倘遇兩敵交鋒。地方非舊日教場。敵人非舊

日裝塘。此時隨機應變。全由將官旗鼓指使。欲令進則進。今退則退。令西則西。令東則東。方可望勝。若平日止。莫成。矣。撤演故事。不曾放他專心。致志去者。將官旗去。聽將官金鼓。一到危急之時。縱是金之鼓。之耳。如不聞。縱是旗之旗。之目。如不見。豈不殆哉。今特申明此義。專教折鼓。凡我三軍。眼不可亂視。惟將官旗。是瞻。耳不可亂聞。惟將官金鼓。是聽。試想一軍之中。斬人者。刃。刺人者。鎗。種人於百步外者。弓弩。摧鋒於數里外者。銳。豈不利害。然古人以云。祭旗。只云。擊鼓。可見旗。鼓。乃三軍。耳目。關係。固甚重也。昔兵起。臨陣。左右進。退。起。却。之。曰。夫。將。專。主。旗。鼓。耳。一

飯之任。非將事也。可不慎與。今日操演愈熟。三軍耳目愈。其病全在。今日陣法也。是。如此。明日陣法也。是。如此。慶。不知變以。休。動。其。身。目。心。志。故。耳。此。五。算。也。夫。苟。一。陣。之。中。奇。正。得。宜。分。合。得。勢。疏。密。得。法。行。即。成。行。止。即。成。陣。所。慮。從。移。所。指。從。瓦。金。之。則。退。鼓。之。則。進。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三。軍。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生。靈。幸。甚。社。稷。幸。甚。

積卒五營



孔明八陣

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歲時之間。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畫假今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李靖六花陣

李靖六花陣等法。以方圓曲直銳之形。為分合變化之節。在陣法特為花步耳。至於臨敵無所用之。臨敵之時。相視地形。或上陵林壑。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狹。死生支掛之不一。而因以制天步。騎多寡。密輕重。分合。奇正之所宜。而已。非真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真有方圓曲直銳之陣勢。

也

吳璘疊陣

宋吳璘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遞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竊議曰。吾軍其穢乎。璘曰。此古來。伍令也。得中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金首智不祝。胡蓋。遇二酋。老於兵。胡蓋善戰。璘執與戰。用疊陣法。更休。進出。輕。暮。駐馬。而。揮。士。殊。門。反。金。人。大。敗。降。者。

金湯借箸

卷十一

第九

張威撒星陣

宋張威自行伍充偏裨。其軍行。必若衛。故。不聞聲。無戰。必克。金人憚之。荆鄂多平野。利騎不利步。威曰。彼缺騎一衝。則吾技窮矣。乃以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每騎兵至。則聲金一軍。輒分數十族。金人隨分兵。則又趨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無勝。

王夔圍陣

宋利州司都統王夔。素殘悍。魏王夜。又四川安撫。制置使。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玠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

兵精。今疲。敵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用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

威繼光駕券陣

威繼光每以駕券陣取勝。其法。二牌。平列。狼筈。各跟一牌。每牌。用長鎗。二枝。夾之。短兵。居後。遇戰。伍長。依頭。執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跪。留。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皆。隨。牌。進。交鋒。寬。以。救。牌。長。鎗。攷。筈。短。兵。攷。長。鎗。牌。手。陣。上。伍。下。兵。通。斬。遣。人。陣。法。

金湯借箸

卷十一

九

遣人兵制。每遇對敵。於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為。一。道。十。道。當。一。而。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擡。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道。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進。者。息。馬。飲。水。抄。諸。道。皆。然。更。退。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磨。二。三。日。待。其。困。退。然後。乘。之。此。兵。之。所。以。強。也。

孫武子常山蛇陣

新。今。常。山。蛇。陣。圖。一。首。唐。裴。緒。之。所。演。也。孫。子。九。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裴。緒。演。而。為。蛇。陣。一。軍。六。千。人。四。千。為。步。兵。布。為。前。後。左。右。中。二。千。為。騎。兵。布。為。揚。奇。備。伏。形。如。蛇。之。蟠。曲。

何辯之。蓋軍有前後左右中，自古之制也。其法不方則圓，中軍居中，前後左右，環而遠之。此奇正之所繇出。裴緒以前後左右中，布置為直陣，已失其制矣。况孫子所謂率然者，謂士卒深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救。在法而不存形，其形如蛇一攻可首，敵首尾相救，其可得乎。魚腹江中，孔明以石縱橫，布為六十四營，其形正方，極溫見而嘆曰：此常山蛇勢也。蓋孔明八陣法，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頭八尾，倂處為首，敵沖其兩頭，皆救極溫，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裴緒附會之說，何足以為法耶。

諸葛亮八陣法

金湯借箸

卷十一

十一

黃帝握奇陣圖也。圓者分表裏，孔明八陣方也。方者定內外。圓陣以裏為正，表為奇，故名內陣曰地，外陣曰衡，取節之義也。名外陣曰天，曰衡，曰風，曰雲，取動之義也。方陣以四隅為正，四方為奇，名曰正為天地風雲者，乾坤巽艮之位也。名曰奇為龍虎馬蛇者，震兌離坎之位也。是則孔明之天地風雲非軒轅之天地風雲，軒轅之衡軸非孔明之龍虎馬蛇，亦猶伏羲文王之易，先天後天各隨所取，爾欲論握奇，只求其法於內外，勿雜以龍虎馬蛇之極，欲論八陣，只求其法於八面，勿混以衡軸之說。斯兩得之，後人不知其說，各以己意，妄合怪奇經文，強比而同，其謬甚矣。呼孔明八陣之義，唐太宗

以問於李靖，則太宗未之了，不可。李靖以揚名隊號為答，則李靖之粗暴，可見。况乎方士俗儒，而可怪之耶。

諸葛亮八陣法

太乙統宗寶鑑，八真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孔明陣，無有八真之名者。燁以步兵一十六陣，為前後二廂，以騎兵三十二陣，為左右翼，候正兵之後，無奇兵之後，無正兵，何辯之。蓋孔明六十四陣，皆古之軍制，無非正兵，別以二十四陣為遊兵，則孔明善用騎兵之法也。瞿塘石陣，八八成列，其兵環連於後，非特為殿後，且接戰之時，或以居先，或居左右，為翼為候，為衝，為突，為揚，為伏，無定名也。張燁推演陣圖，動以六十

金湯借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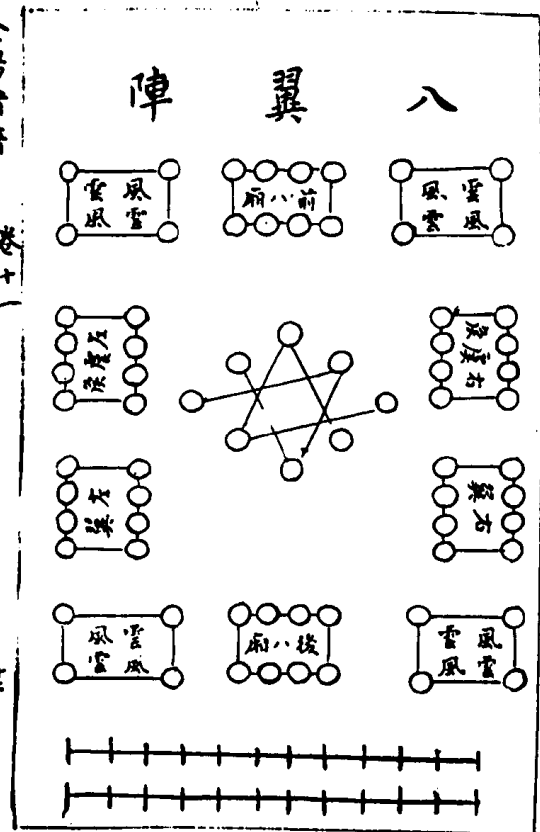
卷十一

十一

四陣，居二十四陣，居外實，不知孔明遊兵之用也。大率制兵，當知伍法，中軍如身，前軍右翼，如兩手，左軍後軍，如兩足，皆為正兵，四奇，送出於前後左右之間者，則如牙，如唇，如角，如羽，如翼，無正形，無定位，以此而識輕重之權，以此而求動靜之理，然後可與追議孔明之兵法。

九軍陣法駁議 出補筆談

照府中使六定使郭固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為書頒下諸帥  
 府副藏秘閣固之法九軍共為一營陣以駐隊遠之若依古  
 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之陣占  
 地方十里餘天下宜有方十里之地無邱阜溝澗林木之碍  
 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為難落則兵不復可分知九軍共一  
 皮命之則以此正據武所據軍也予再加詳定謂九軍當  
 使別自為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  
 繞縱越澗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全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  
 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為一大陣則中分四衛如井田法



九軍皆背背相承而兩相向四頭八尾備處為首上以為黑  
 親舉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為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逆著  
 為命

四方平定陣駁議

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  
 出矢砲自車陣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  
 中三衛三敵即此完局聞之則將王鳴鶴曰此即宋之平戎  
 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無制陣之無法俟敵  
 未攻僅為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殺仗出奇之策自武稜一  
 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不朝惟

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仿拂  
 每營大敵多怯弱而不前故求敵懼似宜通之

總論

凡兵所以逃陣者以營寨不固如行人無家或一不利無所  
 歸命不逃得乎故宜先定營或憑高山大川或聯戰車火車  
 或結木柵坑塹以為營道用輕騎若干更番出哨時伏時見  
 時近時遠以為不手勝則率然盤路之勢也即不勝而有營  
 可歸較之亡命野竄者過賊殺遇覆亦殺難驅之走必不肯  
 兵則練營實為練膽之本也

又論

凡兵師之營，擬於城郭宮室，古法多依九宮六甲木乙天門地戶之法，徒增疑感，不便於事。今但取山川地勢，便利水草，隨其險易為之。禦平則方列，圍水則圓，關山路則盤，四川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使用耳。

法戒

宋狄青受命討儂智高，野宿皆成營柵，四面陳兵，殺百弩，皆數重，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具。方青之未至也，張忠諤偕先往，一旦見賊，則疾馳使戰，又不知為警衛，賊則皆望風走。盡合近，敗局將表出之，以為法戒，且使知非戰之罪也。

金湯借箸

營地所宜

下營之法，擇地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無阻，謂之四備。

營地所忌

- 一 不居天窰，天窰者，大谷之口。
- 一 兵法曰：川谷之口，乏水無草，謂之天窰。
- 一 不居龍頭，龍頭者，大山之端。
- 一 不居地柱，地柱者，如覆釜，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四面受敵。
- 一 兵法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
- 一 不居地獄，地獄者，如仰釜，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

必敗其中也

- 一 兵法曰：高中之下，謂之大嶽，下中之下，謂之地獄。
- 一 不居障塞，障塞者，四通八達，受敵益多。
- 一 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險，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
- 一 不居山樑，山樑者，木藪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恐有潛襲之虞。
- 一 秋冬草木枯敗，恐遭風火之患。
- 一 不居江河溝澗，汗下之地，恐有漲溢，或被決壅。
- 一 兵法曰：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
- 一 不居無水及死水之地，恐士卒渴乏。

張命拒亮將馬探於街亭，誤依阻南山，不下據城，命絕其。

金湯借箸

汲道大破之

- 一 不居無草之地，恐馬失勇牧。
- 一 兵法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
- 一 不居死地，舊云：謂安營不臨塚墓之地，人馬多夜驚，久居，士卒必生疾病。
- 一 不居惡名，如背入牛口之類是也。
- 一 不居下濕，恐人多疾病。
- 一 不居廢軍，故城久無人居者。
- 一 兵法曰：故村虛落，荒城古塔，謂之虛耗。
- 一 凡過此地，並去無留，常令我遠之，敵近之，我迎之，敵背之。



則此利而彼害矣

營之要

舊制築城為營其城身高五尺濶八尺女牆高四尺濶二尺

木柵附

若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勢險多石少土不任板

營之濶

凡營盤挑壕兩道內一道寬一丈五深亦一丈五外一道寬

全湯借著

卷十一

六

軍士日間無有烽信即下城挑壕先將背壕挑濶深而後

挑外濶但使城壕多得幾道俱極寬深豈不安穩進不能奮

營之門

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厲為將軍軍棘門

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

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馬於是天子

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軍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見天子為勅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

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袁者霸

營之道

射繚子曰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班而無通

全湯借著

卷十一

七

寒今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謀之俗不謀與

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屬不得通行采薪負牧者皆成

營之官

一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幹營四司官典兵官及左右今

別傳藥有傷者申送量事決罰

一 下營北即東及位即進隊前敵兵中若仗等如有破綻損  
汚即須修葺磨礪如其棄失中工所給便為記案準法科  
決

一 在營中會及位監督兵士糧食封貯照驗勿令廢費

營之器

周臺公曰立營必先計人數配地多少甯使人浮於地不  
可地浮於人此孫子所操地生機稱生勝之說也  
弟子曰聚二人於室內而不先量其臥處飲食起居之地  
則其然給其故營不可以其真其者豫道也

全湯借著

卷十一

六

營之器

器用之設非山息可成樹作之類非頃刻可辦乃若倉卒相  
送不期而遇前不得以屏其鋒後不得以避其銳當是之時  
不費寸土尺木而賊馬自抵於損傷不勞匹馬隻輪而賊騎  
自至於顛覆其法亦有六一曰刺二曰方有鋒中間有蒂以  
鐵為之三曰蕤蕤礪之以鋒淬之以基以鐵為之四曰釘  
其形如針而稍大以鐵為之四曰釘項其形兩曲而上下皆  
銳以鐵為之五曰菱角以鐵為菱角六曰卓角以鐵為卓角  
以上六法皆預先打造過役用則令登梯撒擲在地者也  
如用蕤蕤等器試於白日不效試於黑夜必效況賊之來

路不效斷賊之歸路必效硬地不效無沙地不效無草地  
不效須置於沙草相間之地蕤蕤即築土色草色賊見土  
見草不見蕤蕤而後蕤蕤得妙其用徑寸之鋒踰千里之  
馬兵未有奇於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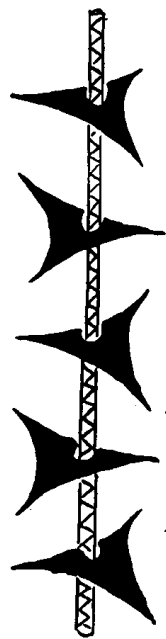
全湯借著

卷十一

九

安營蕤蕤 鬼箭筒

蕤蕤總述利於收斂每一小尺二節每五節用繩穿串入蕤蕤心中而此每  
一小隊二兩間花五層每隊共計五種附帶餘牌之以行



此筒用箭竹者度蓋使不響也長一尺上用木  
蓋下用布為底內以紙蕤蕤以真汁  
蕤蕤之狀如脚烟名曰鬼箭筒用時手提  
之上下均可且速而不響以為阻路守險之用  
行之則懸之背間

鬼箭撒式



全湯借著

卷十一

三

用版釘瑯瑯釘於上行則載於糧車之上。用則埋於沙礫之中。皆能陷賊騎於道。峻險要者也。

拒馬

設拒馬以制衝突。膚棘險而節短。五步之內。長兵技竭。後短兵不備。被衝即突。拒馬者。搗疊以行。而兼車之用。

拒壁

用硬木作架。高七尺。闊六尺。取軍中綿絮被。用水浸透。掛於架上。張之障前。以堵鉛彈。

剛柔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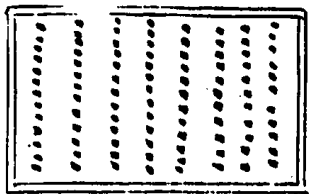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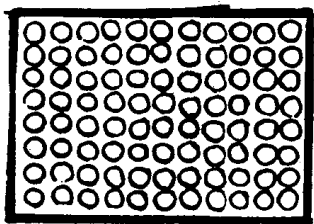
其架用木為長枕。中用一檔。牌身與木牌等。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裏用好盤綿三斤。用布序為一袋。貼牛皮之間。用分水薄棉紙。每二張鬆緊圍為一越。挨行排定。不用無棉五斤。序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釘固。通用灰漆四明。裏面布。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計費五兩。只苦於價重。而官司不能辦。此外或用鐵為條。或用蠶毛人髮。或用密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其其者。其速。紫鉛子。俱未有勝此者也。最忌入水。坐卧結實。

全湯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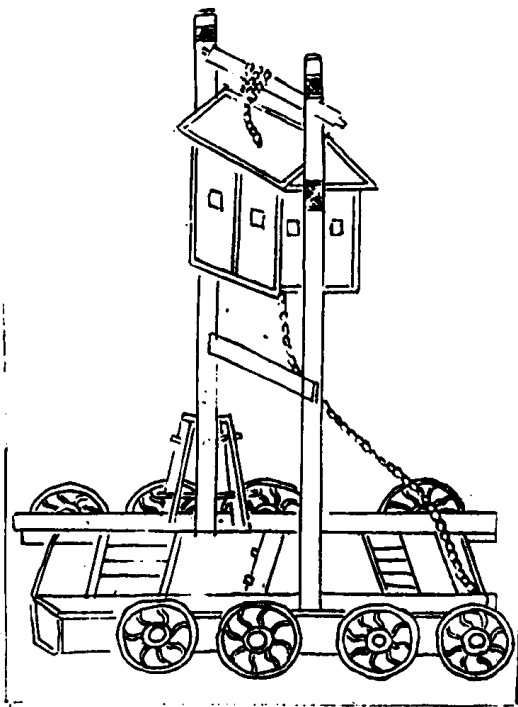
卷十一

三

第一層用生牛皮  
第二層用好大盤綿布  
袖之貼牛皮裏  
第三層用薄桑皮紙  
越密排相挨  
第四層用好盤綿網  
布一層蓋裡



望樓式



金湯備案

卷十一

三

空胡鹿  
凡軍中至夜、運聽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  
猪皮為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者、東西南北皆響、則其中  
每營置一二所  
望樓  
凡軍營中必為望樓、運明日能視三四十里者、以為望子、  
大約望樓用一柱者、樓防傾仄、願仆、夾柱者為佳、三柱者尤  
佳、其樓須可升可降方妙、

望遠鏡

望遠鏡出自大西洋國、用筒數節、安玻璃兩端、置架上、視遠  
如近、視小為大、遠望敵、人營帳、人馬器械、皆重、毫髮不爽、我  
可預備、或守、安故鏡、必不可少者  
營之防

茅子曰、夜則難防、兵其要在於遠探候、明更籌、辨奸偽、略  
次於左  
兵候

金湯備案

卷十一

三

凡軍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帶抽戰士三五十  
人、於營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鋪、每鋪給鼓自  
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即鳴鼓大呼、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  
獲无捷  
外探  
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令夜不收、迷作看次、於營  
四面十里外、遊兵、以備非常、如有警急、馳報軍中  
拓隊  
凡軍營慮有突犯、即於營外常置拓隊防、量抽戰士充其  
隊、去募五十步、均布、若賊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  
不得令賊、犯大營  
夜探

大將軍每營印簿一扇。每日一行。題云某營某年某月某日。號簿。每日戌時。各營掌夜號官。持簿於大將軍幕前取號。大將軍隨意注兩字。上一字是坐喝。下一字是行答。密封函付。領回。各營禱將閱作。即密示坐喝者上一字。巡警者下一字。使各情記。不可漏泄。

夜巡

及夜巡時。經過更舍。坐者喝某字。巡者即答某字。即兩無言。放過去。如喝答不相投。即屬別營人。或喝而不答。即是奸細。隨時拿縛。報本營主將。密查虛實。傳報大將軍處。如坐者不喝。巡警人即喝。下字。坐者仍不答。即係睡熟。或往他處偷。

全營借箸

卷十一

五

安巡警人犯其舖分。報主將查究。巡警人不到者。且更人報主將查究。營之制。

周臺公曰。昔司馬懿與孔明對於淮南。孔明病卒。軍退。懿按行其營。盡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政服其部分。有方。不待而犯。耳。又按晉羅尚道人夜襲李特營。特知之。戒嚴以待。及至其營。特堅臥不動。伺其眾半入。發伏擊之。大敗。若今日之營。數賊竊入。一軍皆驚矣。則有制無制之別也。今次其說於左。

備夜戰

按兵法有云。凡夜戰者。多為敵未襲我軍。不得已而與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之法。與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陣。蓋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必包小營。前後左右之軍。各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隔落鈎連。曲折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互相救。賊夜入營。四顧。屹然。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我常按兵勿動。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盡應。燃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強弓。四面俱發。若奸人潛入一營。砍營殺士。諸營即舉火出。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

全營借箸

卷十一

五

皆有嚴細。兵令之立營。通洞鑿建。部分無法。若有賊夜至。軍中無不警。擾雖多。置弁候。晨為備守。睡黑之夜。彼我不分。雖有衆力。安能用之哉。

營之禁

一。下營。託軍士欲進城貿易者。每隊若大兵二名。給牌出入。餘有擅離信地者。軍法示眾。一。營壘既定。其自外屠沽販賣人。一切禁斷。營內自交易。即不禁。劉驥耳。司馬楚之制。將督軍糧。封倉止降。委然。說委然。今擊楚之以。

飽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現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乘然至水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鄂州牙將所能叛高仁厚帥兵五百人往代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到營中運者疑執而訊之果計能之謀也

周臺公曰司馬楚之高仁厚兩人皆稱名將乃治軍簡易如此倘有荆鼻之徒取大將首如探囊耳故立營雜務概不贅錄而止以營禁附於數則之後

行師留營

金湯借箸

卷十一

善行師者行必結陣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收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深入百數十里必留營數所撥兵防守如前路迎敵猝有不虞就近應營庶幾人心有所繫屬不至如馬獸散徒資寇兵也

車

總論

李綱請造戰車曰嘗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二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

郭伍有束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敵車製者甚衆獨總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貫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得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窺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鎗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擊人也短者所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為鈎索止則聯屬以為營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屬其中方圓曲直隨地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鈎聯以為營不必開溝塹築營壘最為簡便而完固

先臣余子俊言大同宣府地方地多曠野車戰為宜器械

金湯借箸

卷十一

三五

就糧不煩馬馱運有足之堪策不餉之為困敵圍本及兵部造試所費不貲而造重難行率歸於廢故有鷓鴣車之號謂行不得也夫古人戰皆用車何便於昔而不便於今治考之未精制之未善而當事者遂以一故棄之耳且如秦築長城萬士為利而今之築堡築垣者皆云沙浮易地趙充國屯田亦萬世為利而今之開屯者亦多築舍無成是皆無實心任事之人合群策以求為全故也法易故教鳴呼為無實心任事之人即畫聖祖神宗之法制皆題之曰鷓鴣可矣

奴戰法

以賊戰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被重甲騎雙馬衝前。銳兵而後仍復前。莫敢退。退即銳兵從後殺之。待其衝動我陣而後銳兵始乘其隙。一一殺阿骨打。兀朮等行。事與西北。唐精卒居前。老弱居後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子矢決。驟能抵敵也。惟火器戰車一法。可以禦之。請造雙輪戰車。約三四千輛。為幸。每車載火炮二位。翼以步軍十人。各持火鎗輪打。交運。行則衝陣。止以立營。方為穩便。

車營制

唐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壞。以我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議車戰。則人嘆以為迂。似以遠項之車。而

金湯備案 卷十一 三

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取其整。齊。靜。鎮。靜。人心。進。無。逆。奔。退。無。遲。走。奈。何。欲。與。虜。馬。較。進。疾。也。古稱北邊良將。葉過李牧。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牧保而無止。失守邊之策。當於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大逼。則將車上火器。次第制之。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眾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前。虜自東來。則東路要衝如此。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我朝個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驕子。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嘗敢有旗

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以為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矣。

車材以堅為貴

車戰之法。必不可無。而造車之材。未得其妙。以北方產無良木。彼營造之人。貪其減刻。又以朽腐為之。操練日久。掃風沐雨。比至乘車而戰。非衝軸折。則輪毅裂。為誤甚大。平日費財造車。臨時無一車之用。甚可惜也。惟粵東所產紫荆木質實。而性堅。暴露風雨十年不朽。其價值亦與檀榆相等。請沐定一車之式。鋸為塔方。棟運前來。不過度縮。一日暴費夫役。此外便可乘舟渡江。及河徑至道州。造為戰車。則堅固渾厚。保

金湯備案 卷十一 三

無決裂。以四年一練。五年一脩。所節省公費。亦甚不少。真念於一年一造。而無實用者也。

車士

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扶。棟。相。為。更。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春。煎。汲。者。

車製以壯為貴

國朝總制劉天和奏。其畧云。竊聞古兵家者流。卒不能勝。騎不能勝。車。歷攷前代名將。及訪先年總兵官仇。錢。曾。用。也。

曰車以解軍化塞之圖。近年總兵官王效曾用機索來以  
道與長營各營之人。因應有成放矣。然非臣創為也。查今各  
邊亦有圖。初以來。歷年所造戰車。其制度不一。甘肅寶夏固  
原。其餘邊堡。多有存者。但皆變輪大車。其輪二十餘。人挽之  
其行甚遲。少遇澗溝險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宏治  
年間尚書朱勳所造。安輪小車。嘗以其式上請。孝宗皇帝嘉  
獎。取名全勝。每車二人推之。二人挽之。兩車相連。可載四十  
人。戰則隨地形。環布為陣。軍馬居中。虜騎圍繞。則火器弓弩  
四面發。勢如火城。虜不敢進。所向無前。虜不敢進。其火器  
安於車上。點放安穩。不致客定。其後頭高下。所中非人。即馬

卷十一

三十一

杖之。中。點。放。戰。機。百。不。一。中。者。大。不。降。矣。蓋。馬。步。兼。用。長  
杖。並。使。戰。守。皆。宜。誠。可。萬。全。取。勝。止。則。環。列。為。營。傍。施。鹿。角。  
連。以。鐵。繩。巨。役。制。其。隨。車。小。機。以。免。軍。士。露。宿。用。存。愛。恤。是  
雖。不。能。遠。奔。逐。北。星。馳。電。掣。無。懼。列。邊。塹。以。逐。虜。入。據。阨。險。  
要。以。邀。虜。騎。占。據。水。頭。以。因。虜。馬。賊。可。化。弱。為。強。以。寡。敵。眾。  
修。邊。耕。獲。俱。可。用。以。防。衛。而。車。製。輕。便。前。過。險。阻。沙。可以  
扛。擡。而。過。視。之。挑。擔。猶。自。保。不。暇。煮。菽。蒸。不。俸。兵。臣。謀  
撥。經。車。為。中。國。長。技。此。也。且。每。輛。止。費。銀。二。兩。餘。每。車。千。輛  
僅。當。馬。軍。人。千。名。一。月。之。費。也。

小車

今世有獨輪車者。民間用以搬運。一人前挽。一人後推。其制  
輕便。因其制。可為戰車。甚便。可以預。可以戰。可以戰。其利  
其利廣。

周臺公曰。單無輪重則止。無輪食則亡。無委積則亡。三者  
兵之至要也。今日行軍。水甲器械。既各自備。若復資以糗  
粟米。挾刺重。力必不勝。若輕身而行。又犯三者之忌。不敗  
得乎。南方地。即阻隘。倘用此車。每伍車一乘。每乘夫二名。  
如古所徒次子之用。公用糧糈。是在其上。卒然遇敵。立地  
成營。一便。兵有所依。不思逃竄。二便。施放火器。心定持滿。  
三便利。則進攻。不利退守。操縱由我。四便。糧重糧食。委積

全湯備著

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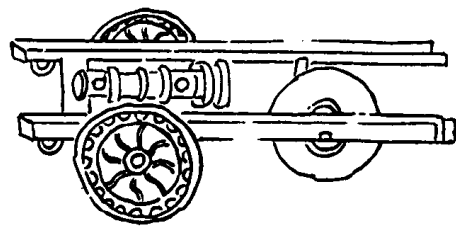
三十一

畫在軍中。即被圍困。足以自全。五便。何至為戎馬馳突。畏  
賊如虎哉。  
虜馬擁眾。無計可禦。用車以陣。誠為有足之城。不抹之馬矣。  
但所恃。今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如火。箭。車。大。將。軍。車。  
之類。不可不預備也。



葉公神銃車式

存此一式餘可類推



金湯借箸

卷十一

三

母代車致致

衡骨擊勾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

李陵至沒稽山猝與虜遇眾寡不敵乃以大車為營引士出

營為陣千弩俱發虜乃引去

此車之用於西都者也

光武逆樓櫓戰車置塞上以拒匈奴

漢靈帝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或石反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殺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散反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破散

此車之用於東都者也

魏鄧俊與彭征代郡以田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投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陣弓弩待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故去追擊大破之

馬隆西渡溫水虜樹柵能容萬計乘險逼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懸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前後謀殺及降附者以萬計涼州遂平

此車之用於魏晉者也

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

金湯借箸

卷十一

三

臨胸而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

突厥逆頭可汗犯塞諸軍與虜戰五處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擊虜角為方陣騎兵在內楊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也

此車之用於南北朝者也

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跳蓋騎兵也戰鋒隊兵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計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古人節制信可重也

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裴行儉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百餘虜果掠車中士突出殺獲幾盡

馬越為戰車。冒以狡狴象。行則以載。止則為障。封四悅。越乃推大車。焚悅將楊朝光。破之。

此車之用於唐者也。

宋真宗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鎖。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障禦突騎之輕。懷而無蔽。獲我。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障之甲鎧也。夫鱗介之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障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障。賊至則飲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牙掩襲。見可以進。故出則蘇。

全湯惜著

卷十一

三十五

此為所難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處人心有所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魏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車上置數面木牌。垂纒。橫使。以禦箭。每車用二人。推數可敵五。十人。行則載。器甲。止則為營。掛塔如城。曼前列大鎗。數十人。馬不能逐。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弓車當陣。門上真。牀子弩。夫大如。擊一矢。能射數十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交陣。則出騎兵。兩翼掩擊。付獲。則拔陣。進襲。少。邦。則入陣。間稍越。士卒不疲。虛有拒。還預為解。成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於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

此車之用於宋者也。

車之時宜。

陰濕則停。陽燥則起。

車之地宜。

平易則利。險阻則害。

車之亦難用也。

武難曰。馬疾而車鈍。用以戰虜。必無勝理。答曰。凡器各有長。有短。星馳電掣。車之所短也。安營固壘。車之所長也。但取其能。足以整東部伍。先為不可勝耳。奈何。欲與虜馬爭角。速之。輕利哉。

全湯惜著

卷十一

三十五

或難曰。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為邊。利用車戰。今日之邊。皆連山峻嶺。浮河積石。大車決不可用。答曰。大車不可用。輕車獨不可用乎。便輪者不可用。單輪者獨不可用。昔馬隆屬箱。未聞其以地險路狹之故。遂廢中國之長技也。或難曰。子設車戰之效。既鑿鑿矣。倘披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為長溝。溝之上。積以起土。則吾之輪有所抵。馬有所制。而不得行。是坐受困矣。可奈何。子咲曰。彼之力。能抵地。為溝。我之力。獨不能平溝。為地乎。且用車之力。即當思。溝中之窮。奈何。為束手待斃之說也。而又不聞六韜軍用之說。耶。渡溝擊飛。

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者時開蟻蟻動也八具以環利道索張之張以環利道波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道索張之雖長河大江可以立濟咫尺之溝何足為歎

或難曰責軍以運車是未見敵而先竭其力於推觀矣必不可答曰約計一軍當身器甲糧糗不下四五十斤負四五十斤而趨不一舍疲矣再舍三舍疲極矣猝然遇敵豈能戰乎有車以代為之我正息其力也豈竭其力哉

或難曰軍士不諳推挽強令之恐有破軀折軸之患奈何答曰古人行軍自戰士之外必另有技術徒負養之卒若干人

金湯借箸

卷十一

兵法所謂以治勝者也客謝而去

牌制

夫平原廣野結營禦衝倚蔽矢石此車之所宜也若乃仰坂越險卑下泥濘短兵相接夫石交擊非牌何以蔽蔽此亦陣中之要具不可少也水陸舟車皆可為用即古檣舟之屬以其能禦敵也國初之制以木加革重而不利於步近福建以藤為之雖輕便而不能避矢石或以生牛革二層縫成內穿以木揀桑皮紙輕便登利能禦矢石火鉞可以代甲冑之用然牌主衝而不主刺須以長短器械為之應援其法具後

用牌

用牌之法須擇膽力輕捷健壯者授之以法置於行伍之先為眾人之藩衛次用銃手四人傍牌後退身次用斧手二人再次用銃手四人長短相間連為應援此用牌之大法也牌兵有失通隊俱斬

金湯借箸

卷十一

金湯借箸卷十一終



金湯借箸卷十二目錄

水戰部有引

大江要道

總引

舟戰

大勝小

戈離光說

韓世忠海艦 虞允文海艦船 陳友

去巨舟

堅勝脆

廣船

金湯借箸 卷十二目

順風勝逆風

錢俾璜反逆為順 李寶祈風助順

順流勝逆流

神福所流運擊

防淺

吳權欽狀 鄱陽湖舟膠淺沙 俞通海謀入江

防砲

劉基躍起更舟

防火

張世傑對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



防風

崖山颶風大作 兩頭船

防護

海艦左右置浮板

防禦

舟用夾底

舟製

輪舟

楊太以輪激水 虞允文踏車行船 飛輪駕海舟

神飛火輪舟說 神飛火輪舟圖 鷹船說

金湯借箸 卷十二目

鷹船圖 沙船 八刺流船 八刺流船圖 閩浪

船 八葉船 漁船 走舸 蒙衝 無底船 子

母舟 子母舟圖 連環舟 連環舟圖 木炭

水戰之節

柁工 水兵 泗人言文建 泗人司馬福 張永

德用泗人繫舟 劉錡用泗人繫舟 張青用泗人

赴野 趙善湘練浮水軍

水戰之器

攔火飛蓬

應用法藥 製法 又製蓬索藥方 攔火飛蓬圖

飛波甲 飛波甲式 橐籥 橐籥式 投野獲  
 脚 器式 水馬 火箭 大飛爪 大飛爪番  
 火桶 火柄式 朝脂水秀才 石油 江豚油  
 逆風火約 火種方 水老鴉 鈎錄 鈎錄式  
 檢鈎 檢鈎式 拍竿 鐵纜 鈎距  
 水戰附攻

周翰焚曹操 俞通海焚陳友諒 兀朮大箭焚海  
 舟 劉裕分步騎於西岸破盧循 杜惠度步兵夾  
 岸破盧循 侯瑱就順風 章昭遠據上流 吳為  
 鐵鎖截江王濬破之 魏為橋柵跨淮馮道根破之  
 梁以竹箚膠檣斷河李璣及破之 歐陽統以  
 竹籠盛沙石置水通船路破之 魏以鐵鎖斷河  
 崔延伯以車輪斷淮 王僧辯以大艦斷江 王  
 軌以鐵鎖貫車輪斷清水 浮梁渡江  
 兵夫列船式  
 總引 平時立船閱視圖 每船器械 捕盜自備  
 各兵自備

水戰部

京口周 鍾臺公甫 輝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申元徽甫 參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預嘗襲樂鄉胡奮嘗入夏口 質若弱嘗涉廣陵 曹彬嘗渡  
 宋石矣信乎 扼險者勝恃險者亡也 予嘗取長江圖按之  
 竊見大江之南 上自荆岳 下至常湖 不過十郡十郡之間  
 其要不過七渡 上流最緊者三 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圜  
 津中流最緊者二 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 下流之最緊者  
 二 建康之浦口 鎮江之瓜州是也 若江上無虞 則城內居  
 民皆可安堵如故 倘輕棄天險 聽其投鞭 坐守孤城 譬如  
 鼠入穴中 立受傷及 而東南數郡 皆有燎原標木之憂 乃  
 失策之甚者矣 故予兢兢以防江為今日戡守之要策也  
 昔曹操遣孫權書 欲治水軍與之會 權於吳 張昭等曰 操

得荆州水軍，蒙衝闌艦，浮以沿江，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吳周瑜曰：操、徐、馬、伏、舟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擒操宜。石、今日若水戰，修明鑑，謂擒奴亦宜。今日吳、魏、水戰。

大江要道

總引  
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要，東南之師，越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趙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程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趙關中者自河而入，僅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

卷十二

敵○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揚○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淝○者○不○得○渡○蓋○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水○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此○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用○舟○師○守○者○也

大勝小

威○繼○光○云○福○船○廣○大○如○城○非○人○力○可○駭○全○仗○風○勢○倭○船○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船○船○故○福○船○來○風○下○登○如○車○碾○螳○螂○門○船○力

而不門人力是以每戰取勝

近日劉香老輩俱有廣東極大之船奈何  
金兀兀入寇，魏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海舟乘風使逐，往來如飛，兀兀大敗。

宋虞允文及金主亮戰於江中，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士殊以戰官軍以海艦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大敗。

金湯借箸

卷十二

陳友諒圍南昌，上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友諒解圍，東出都陽湖，逆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為陣，旗檣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上不憚，親執旗四麾，右師小却，上命新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特與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巨艦以為非火攻不可，上然之，即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哺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之間，湖水盡赤，友諒弟滿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

堅勝脆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錢力不所造，福船不過杉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擊，福船即碎不

能○當○鐵○力○之○堅○也○倭○兵○造○船○亦○用○松○杉○之○類○不○敢○與○廣○船○相○冲

順風勝逆風

吳越王鏐遣其子傅瓚擊吳吳遣彭彥章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傅瓚引兵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瓚傅瓚使順風揚及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艙相接傅瓚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金亮遣蘇保衡統水兵由海道將趙二浙李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亮兵登岸虜驚引去寶與子公佐引舟師

李湯管著

卷十二

至密之膠西石白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猝至寶禱於石仙祈風助順丙寅風雨而來虜舟爭奮引帆俄頃過山薄虜營火指虜帆皆以錦綉為之彌豆數里忽為波濤撲散一隅窮促播凡無復行次寶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殲之降者三千人獲完顏鄭家奴六人斬之

順流勝逆流

吳李神福自鄂州東下田頌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謂諸將曰彼眾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伴敗

張舟○流○流○而○上○壇○建○遣○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因○風○縱○火○焚○其○糧○壇○建○大○敗○士○卒○焚○溺○及○者○甚○眾

防洩

吳權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漢主命其子弘操將兵救公羨權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既其首冒之以鐵連輕舟乘潮批戰而進通槓火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漢兵大敗士卒覆溺者大半宏操反漢主恟突收餘眾而還

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上屢濱於危所乘舟偶膠淺沙賊乘勢攻之急欲犯上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裨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死遂服上袍

李湯管著

卷十二

亮○對○賊○眾○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始○退○上○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敵○兵○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壘○子○口○橫○截○湖○而○進○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於○左○島○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俞○道○海○與○眾○議○曰○湖○水○有○淺○履○舟○難○進○旋○不○利○於○敵○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繞○下○流○欲○進○道○海○逆○敗○之

防洩

鄱陽之戰上亦屢瀕於危而後安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

斷舟忽躍起大噴上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胸背舟已為敵砲擊碎矣

周臺公曰砲擊猛烈備禦為難但知以水剋火以柔制剛之法庶可無虞矣

元張宏範襲屋山張世傑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破海中中權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棹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宏範薄之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束風縱火焚之世傑成艦傾塗泥轉長木以拒火舟不熱宏範

金湯信著 卷十二

無如之何 防風

宋張世傑與元張宏範戰於屋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歿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周臺公曰兵法云凡戰背風軍勢就順風之於戰乃極明淺極切要者也今日借口習天官者多矣及問以某日有

風某日無風某日風起何如皆情然莫辨嗟乎以區區有聲有氣之物尚不能知反欲指說冥漠妄言禍福孰令聽之哉

按大學衍義補有兩頭船之說蓋以海運為船巨過風懼難旋轉兩頭製船遇東風則西駛遇南風則北駛海道諸船無適其利蓋武備不嫌於多慮慮不妨於速莫能之前猶將求之而況設之前者有木泯乎以此衡敵則賊舟雖整可亂也

金湯信著 卷十二

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舟用夾底庶可無虞 舟底有用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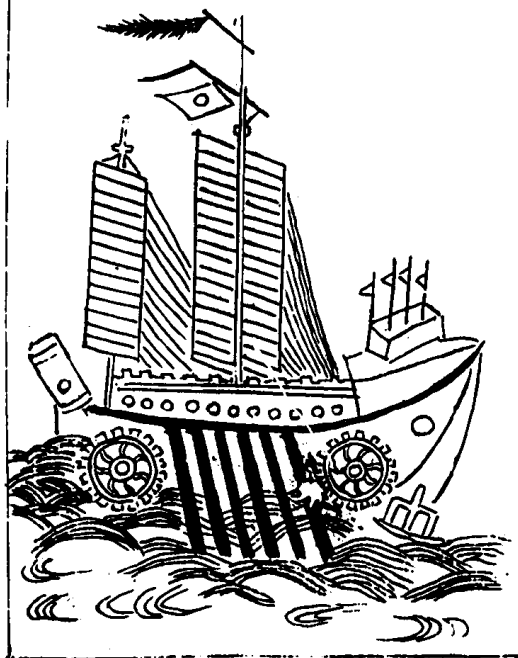
輪舟

岳飛破楊太於洞度太時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橈竿官舟迎之敵碎

金主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揮欲濟廣元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今日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巨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



飛輪架海舟



金湯借著

卷十二

由○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遠○處○雲○舟○人○馬○皆○游○此○亦○致○勝○之○道○

上○瓊○山○先○生○曰○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數○非○弱○葉○與○竹○篾○則○布○為○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揚○公○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

神飛火輪舟式



金湯借著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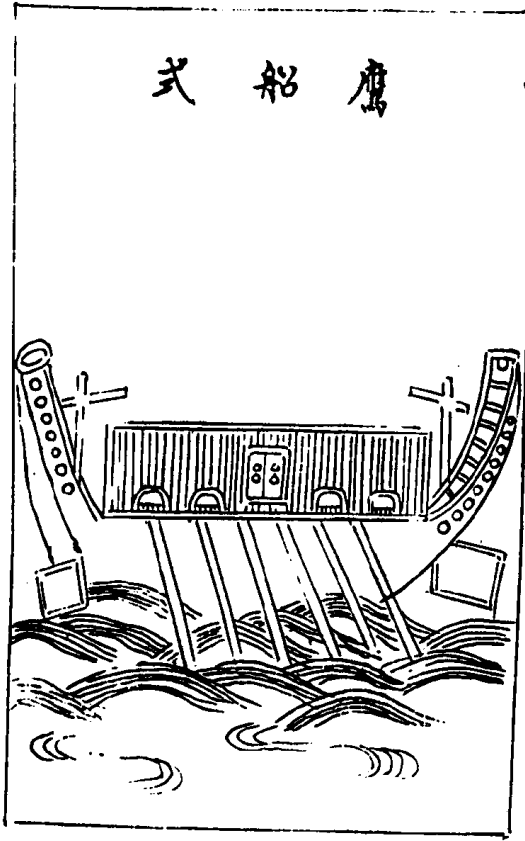
神飛火輪舟

陸戰用車騎水戰用舟船一定之制也。機體戰船武經自有周式惟此船之式狀類海船周圍以生牛皮革為障或剖竹為筥以擋矢石上留銳眼箭眼看以擊賊上中下分為三層首尾設暗倉以通上下中層鋪用木板釘板兩傍設飛葉或輪乘浪排風往來如飛募酒人以為水手遇賊詐敗棄而與之精兵暗伏艙下泗人赴水而走待賊登船機關一轉賊皆翻入中層刀釘板上可以就而殺之矣若衝入賊船隊內兩旁暗伏火器左衝右突勢不可當用此船一號足抵常用戰船十號願用之者在得其人耳。

九

鷹船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磨敵，火器失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旁竹板密釘，如福船旁板之狀，竹間設窗，可出銃箭，窗內隱人，蓋襲鷹船沙船乃相須之器也。



全場借書

卷十二

十

沙船

沙船能操，便於行風。太祖舊制，深展雙桅船隻，私自下海之禁，承平既久，法度浸弛，不但雙桅習以為常，甚有五桅者。長江大帆，一日千里，若從權取而用之，但於兩船增設鐵柵，以為蔽衛，亦利水戰。

喇唬船

喇唬船浙中多用之，福建之烽火門，亦有其製，底共而潤，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潤約一丈，長約四丈，末有小官艙，賊面兩旁，各用長板一條，其兵夫坐向後而棹，葉每邊

全場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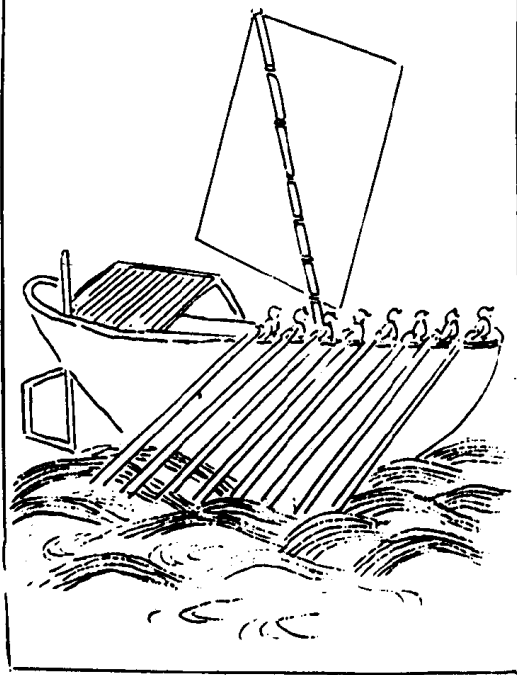
卷十二

十一

用築十枝或八枝，其疾如飛，有風坐棹，用布帆，亦能破浪，甚便。迨近有探倭奴號曰軟帆，賊亦畏憚。

按福建船有六號，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四號冬船，五號馬船，六號快船，福船勢力雄大，便於沖擊，哨船冬船便於攻戰，迎擊馬船快船，能押風濤，便於哨探，或擄首級大小兼用，俱不可廢，船制至福建備矣。

以喇唬船



金湯齊案

卷十二

三

開浪船

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口葉一層，其行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皆可用也。

八葉船

此船不能擊賊，但可供哨探之用，今閩、廣、浙、直皆有之。宋趙善湘知鎮江製多，葉船五百艘，無論風勢逆順，捷疾如飛。

漁船

漁船於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其用為至重，何也？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槳，一人執鳥嘴銃。

布帆輕捷，無執設之虞，易退易進，隨波上下，敵船瞭望所不及。是以海上稱之，取勝擒賊者，多其力焉。以上諸船皆用以哨探者也。

走射用十四葉

走射者，船舷上立女牆，倅大及載卒，皆選勇力精銳者充之。近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蒙衝

蒙衝者，以生牛革蒙戰船背，左右開掣棹空，矢石不能敗前。後左右有弩窗牙穴，敵近則施放，此不用大船，務在捷速，乘人之所不備。

金湯齊案

卷十二

宋武帝北伐，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所謂而進艦外不見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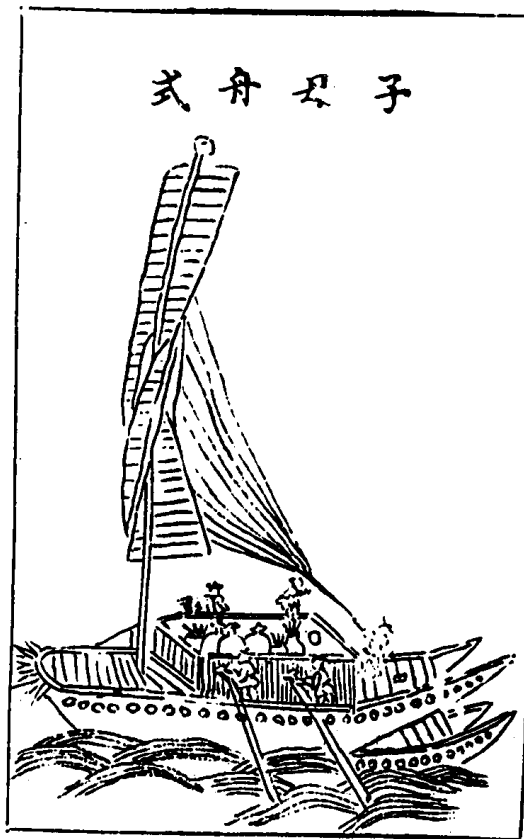
無底船

襄城之國，張資為無底船百餘艘，中鑿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有之奇也。夜戰，誤敵未有過於此者。

其法以三舟聯為一船，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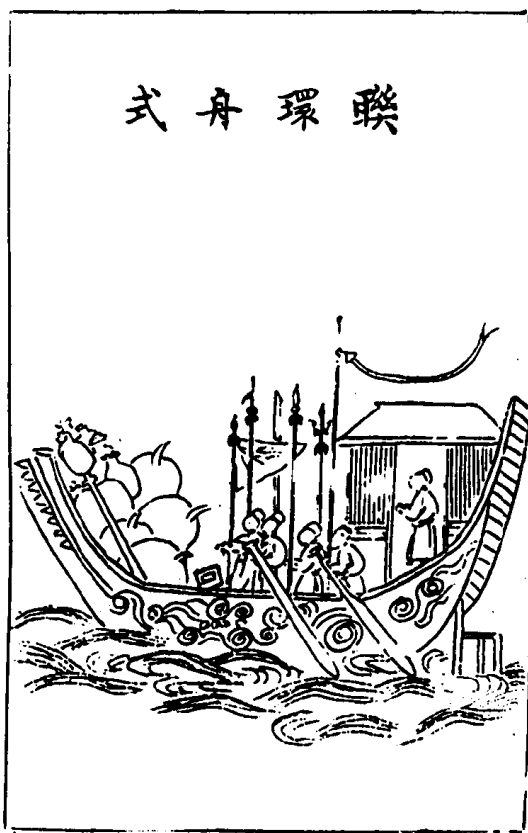
以上諸船皆用以掩襲者也。

子舟式



子舟長三丈五尺，前二丈如艦船樣，後一丈五尺，只有兩邊幫板，腹內空虛，後藏一小舟，通連一處，亦有蓋板掩人，兩邊四棹，前母船使風棹，槳，船內裝葦薪置火藥，船頭兩腋俱用狼牙釘鉸，鋼尖快利，一抵彼船，即將母舟發火，與彼并焚，我軍後開子舟而歸。

聯環舟式



聯環舟  
其舟約四丈許，外視之若一舟，分則為二舟，中腰以環，前截載大砲，神煙，神砂，毒火等器，舟首鉸大倒，橫釘數枝，後截兩旁施數槳，或兵士，遇賊或乘順風，或自上流，相機徑趨賊營，以舟首釘撞於賊舟之上，前環自解，後截則回，乘賊心驚惶，用器擊之，逆水救之，奇策也。環者大鉄圈兩筒，鉸前截，後截用鉄鉤兩筒鉤住，撞於賊船，則放其鉤，而後截即回本寨也。以上諸船皆係以焚燒為也。

和後

受敵之船莫如火。碎敵之船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己。自砲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香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敵船。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格木。以藏之用。神器照賊來路。打去計步數若干。遠將打到之地。亦用格木。識之。其賊船居於木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其生。筏上以絮被。速敵于前。將二三十具。一空排列。賊船望。不啻城牆。其測其中之虛實。何者。賊船將入吾原。格木浮板步數之內。將絮被用活機。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將筏

金湯借著

卷十二

扶正用諸大器。照賊打去。次第制之。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齊擊發。賊船未有不損者。可以禦。可以守。乃水戰之必須者也。砲之信藥。所用棉油等紙。封固。以防水氣潮濕。此所以守者也。

周臺公曰。一水洋洋。了無界隔。以此為守。究如限。限封城矣。兵法所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

水戰之師

挖工

周臺公曰。一船之命。盡係挖工一人。必擇練達長年。善知風頭。熟諳水勢者。充之。再置副。以防疎虞。糧賜俱宜從

優。有功先加頒賞。

湖昔有萬弄名。應查者。以善捕盜。聞東南嘗為予言。每遇寇。必親以手拊挖工。兩箭若其股。戰慄必。別擇有膽氣者。代之。蓋以懼奪其神。則東西易向。必至。誤事。其應練後之語也。附識此。

水兵

沿海盜徒。儘可運用。其次水兵。奇妙。浙之七里壩。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劃入。其方。出。白晝水底。鑽船。以敵舟之沉溺。果夜抽。起。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南直。以。有私。盜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浪。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是一策也。

金湯借著

卷十二

泗人言文達

魏中山王英。與楊六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梁主勅曹景宗。救之。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層。劫。入。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

泗人司馬福

淮南。兵。圍。蘇州。吳。越。王。銀。進。錢。鏐。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陳。綱。級。鈴。懸。水。中。魚。鱉。過。皆。知。之。吳。越。司。馬。福。因。潛。行。入。城。故。以。竿。隔。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中。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故。以。為。神。

張水德用泗人鑿舟

周師攻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欲州而下。泊於淝水。周師頗不利。水德使習水者。設其船下繫以鐵鎖。急引輕船擊之。吳人船不得進。退溺者甚衆。奪巨艦數十。水德解金帶賞習水者。

劉鈞用泗人鑿舟

宋劉鈞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糧裹船。載糧而來。鈞使善沒者鑿沉其船。

張貴用泗人赴郢

宋張貴入襄陽。呂文煥固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

金湯傳

卷十二

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糧。元兵增守。蓋斷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播羅魚。蠟不得度。二人過橋。即斷之。竟還郢。還。祇。

浮水軍

宋趙善湘知鎮江。教浮水軍五百人。常以黃金沉之。江使探得者。輒予之。於是水藝極精。能潛行水底。數里。又製多棹船五百艘。無間風聲。逆順。捷疾如飛。亦烏白鷁。二大舟。每舟可載二十人。依八陣為法。每一菟闕。舟艦參錯。雜以浮水諸軍。復波濤為部。伍角技。奏樂如陸。莊。

周臺公曰。水戰之法。與其死戰。賊于舟上。不如陰制賊於

水戰之器

燭火飛蓬

舟下蓋以角力。尚且有勝負。運舟則操術。全也。與其破賊之卒。不如破賊之舟。蓋以破卒尚新。獲有限。破舟則死。亡無其也。然收功全在泗人。為將者宜預為簡別。厚加撫養。勤為練試。以備不時之用。中流一壺。千金市之矣。

水戰之制。其要於蓬帆。何也。陸戰皆實地。技有不虞。再謀生。路江河湖海之間。而波濤蓬帆。一沾火藥。則三軍之命休矣。必用晉石蜂脂。熬清蒸水。將竹篾葉麻。手藤。或布浸之。晒乾。再浸。務令極透。編造蓬帆。大書飛龍。八兵為號。則火

金湯傳

卷十二

九

箭火。練。大牡丹。等。佛。沾。染。不。着。吾。兵。可。保。無。虞。而。進。可。見。敵。矣。此。水。戰。之。要。具。也。

應用法藥

皆石 出山西。透明者佳。脂密。土。關。地。者。佳。

製法

晉石 十斤 蜂脂 三斤 水 五斤 再浸再晒。以不染火為度。又製蓬索藥方。

每白藤 十斤 皮硝 五斤 梔子 四斤 為末。入水五斗。熬三五沸。刷在蓬索上。以防雨火也。

欄火飛蓬式

|   |   |
|---|---|
| 以 | 書 |
| 便 | 某 |
| 軍 | 部 |
| 中 | 第 |
| 觀 | 幾 |
| 望 | 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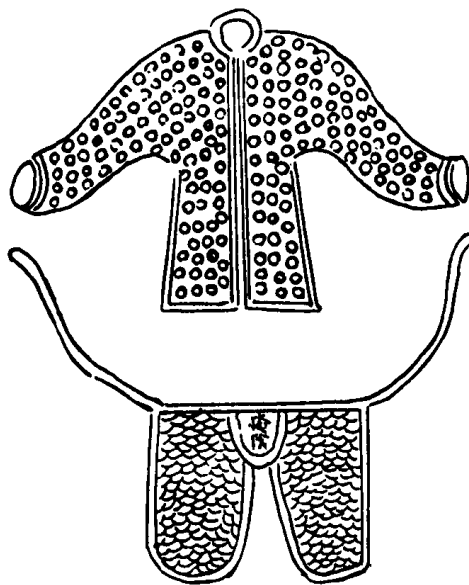
金湯惜著

卷十二

二十

水戰之具固多。而甲冑之制為要。用綳綳為。執板為甲。如魚鱗。先用漿水浸透。晒乾。用或以綳。屈頌。晒乾。為甲。浮行水面。駕浪來風。頃刻數十里。水不沉溺。而長江大河之險。不足慮也。武經有羊皮水袋。浮嬰等製。不如此妙。

飛波甲式



金湯惜著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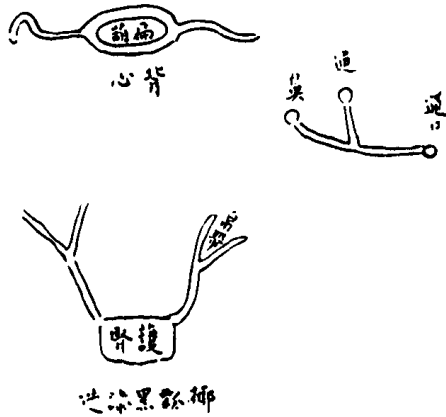
二十一

潛伏水底。用銀打造法物。約長一尺。上分兩管。管塞於鼻。下合一管。喻於口中。蓋人之被溺。以水。隨時吸入。故也能使鼻之氣。上下。往來。可保無虞。

護腎護脚

用柳膠漆。以護腎囊。用帛帶繫於腰內。漆絹裹脚底。蓋腎囊與脚底。湧泉穴。入水。其紅如火。惡魚水。數望光而來。斯傷其命。護之則光不現。而害可免。亦水戰之必備者。

式器式箭



全湯借箸

卷二

三

水馬

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骨似斗粗，下用心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進前浪，馬尾高一尺，進後浪，各處其中，外用布裡，堅漆，拴一響鏢，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定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棉裹，上用龍片為甲，紫龍取其浮棉，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路堅木短橈一件，撓首用缺為刃，可為戰具，而撓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頂落水，猶可以戰，予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整袍於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編結，至於兩腋，惟一扁盾，

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礙戰門，至於負之背上者，少加大馬，而胸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火箭

火箭之用，其勢極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於日弩，再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技約打二萬鎗，方能濟，頭上須用四火，約十分之二，因火箭力大，而帆席之薄，一射即過，無益於焚敵耳，如尚慮透過，當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用竹扎十字交，以阻留之，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竹欽文接處，須用龍膠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

全湯借箸

卷十二

三

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見敵惟圖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一籠內，名曰窩箭，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箭，或其狀差小者，名曰窩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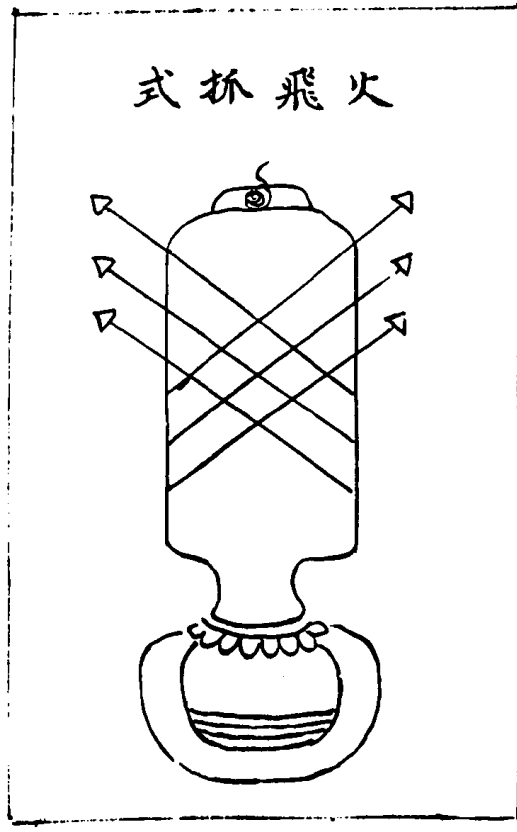
火飛抓

賊船若在百步外，用火箭射之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其帆，或焚其窰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半圓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週圍共拘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鑽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



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入人舟。可焚而走。釘入窻棚。可以延燒。此外焚帆無奇策矣。然則火飛杯之妙。不獨水路焚帆可用。如陸路戰。今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之時。前而用長兵相抵。後而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亂而取之之意也。

全陽情著 卷十二 三四



火桶  
用木桶可容一斗者。每桶先入藥五斤。平平鋪定。上用薄沙土一層。覆之。將粗碗一隻。內用灰埋火二三塊。平平闔在桶內。沙上。裝完。雙手平舉。輕輕落下。彼舟火激藥發。全舟盡焚。此器無藥線長短之失。過激便燃。不及返擲我舟。必臨用時。方裝火碗。裝入火碗。就要擲去。不可留在我舟。恐碗熱藥燃。又恐忙中忘之。或為物件手足所觸動。及害本船。用時必付平日習熟。試過者。臨陣方得從容。不致錯亂誤事。

全陽情著 卷十二 三五



湖勝水秀才

湖勝水秀才。藥內須加湖勝水秀才。無此二樣。鉛子不能。過水船上用此。亦常用此二樣以防。水氣。

石油

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中。備火器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於船。遂船槍之中。掩敵不備。賊目驚心。繼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矣。

江豚油

江豚在水中。能逆風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為

藥。金壽書卷十二 三五

逆風火藥。風逆愈勁。烟蔽蔽天。歌曰。

狼鼻多收并艾朮。須教加入江豚骨。骨煨為灰。同練油。拌硝磺。反性烈。晒焙。須常用極乾。逆風愈勁。真奇絕。運常二八配。分明。大攻陣。裏神仙訣。

報葉 江豚骨 江豚油 硝火 硫火 薯灰 樺

反 杉灰 斑猫 艾朮

火種方

不不灰 不 鐵衣 高 炭末 高 麩皮 高 紅棗 同 高 略拌米泔 為餅。每兩管一月。

水老鴉

水老鴉。流賊劉七等。舟泊狼山下。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於船中。發之。人為製。形如鳥。持之入水。以擊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透船。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賊賊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乃捨舟登山。遂為守兵所獲。

金壽書卷十二 三五

式鏢鈎



舟中或割其線。或勾其舵。或割其機。則船必不可少。須好長而輕。力擊而利。乃得奇用。

式鈎擦



兩船型沉賊船。用此擦。或勾搭賊船。使不得去。或勾搭索。以牽其船。舟中不可少。若但用。勾粗銷。賊人扯。拽。勾。而不出。乃可。柄。手。執。難。以。著。收。用。三。鈎。一。擦。即。得。船。也。

拍竿

拍竿者施於大礮之上每艦作五層樓高百尺置六拍竿並  
高五十尺或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每迎敵敵船若遠則徐  
拍竿當者船躬皆碎隋高祖命楊素伐陳自信州下峽造大  
艦名玉牙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  
高五十尺各武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水曰黃龍置兵五百  
人又來非離等各有差軍下至荆門陳將以艦拒素素令來  
五牙四艘逆戰船近以拍竿碎陳十餘艦遂奪江路  
楊太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  
旁置拍竿官舟迎之輒碎

金湯借箸

卷十二

鐵綆

凡欲欲北渡釋世忠與之相待於黃天蕩世忠豫以鐵綆貫  
大鈎投健者明旦敵舟操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  
每艘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元尤窮蹙

鈎距

揚銳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間宵濠變作先引軍設鈎距於江  
側禁勿池比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鈎距所破  
總評以上皆水戰利器也然勝在於敵人之不及知事  
敗於吾軍之不能秘事機之無窮一或不密則我之所以  
制敵者敵反得以制我矣公孫述拒岑彭述為浮橋攢鈎

水戰

以拒彭之船纜其術似矣未幾彭乃預知陳火焚橋鈎而  
還兵以敗軍以遠征崩南賊為竹籠或沙石以拒船建之  
舟楫其智非不巧也不知秘運得以預知使士卒持刀砍  
籠而賊兵以消吳人之禦舟可謂得策然鐵鎖賊船之術  
一池而不能免玉濠林大茂大拒之燒是皆敗於鍾池而  
貴於善秘也

周喻焚曹操

曹操伐吳周喻與劉備進與曹操遇於赤壁喻部將黃蓋取  
蒙衝關隘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裏以帷帳上建旗旗

金湯借箸

卷十二

三九

預備走船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  
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大烈風猛船柱  
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薄烟焰漲天瑜等率輕銳繼其  
後雷鼓大進操軍敗退

俞通海焚陳友諒

陳友諒圍南昌上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  
戰通海乘風揮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  
獲友仁友貴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塵戰久之不復見  
意通海戰沒少頃飄飄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呼香  
前大敗敵

元龍火箭焚海舟

金元龍入寇，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迫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銀鐵相連為長鏈，費一大鈞，以授士之疑役者。一旦，虜以舟楫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鏈艘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元龍見海舟東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椎葉，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箭蓬，則不攻自破矣。元龍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元龍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元龍令

金湯楷著

卷十二

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蔽天，師遂大潰。交瀕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亦運鎮江。元龍遂濟江也。於六合以上水戰而專風火攻者也。

劉裕分步騎於西岸破盧循

盧循徐道覆率眾數萬，方艦而下，莫見船楫之際。裕悉出鉅利門艦，親提幡鼓，命眾軍奮力擊之。又分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粲生乘艦不迴，斬而拘之。於是東軍並踴躍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於中流感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西岸上軍先備火具，乃發火焚之，烟燄翳天，賊眾大敗。初分道步兵，莫不疑怪及燒賊艦，眾乃悅服。

杜惠度步兵大岸破盧循

循既敗，遂收餘東南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循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眾艦俱燃，兵眾大潰。循知不免，先鸞妻子，自投於水。惠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函七首送都下。盧循滅而廣州平。以上水戰而兼用陸兵者也。

侯瑱就順風

後梁王琳攻陳，文帝命侯瑱督諸軍出也。蕪湖，琳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侯瑱令軍中屢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起，琳自謂得天助，引兵且趨建康。瑱等徐

金湯楷著

卷十二

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反為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胃蒙檣，小船以觸其艦，並鎔鉄洒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為陳軍所殺殆盡。水戰以順風為勢，觀此可以類推矣。

章昭建據上流

陳閩中守陳賢應舉兵反，據晉安建安二郡。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建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拍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賢應枕戰，昭建乃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建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

步軍。賈應大潰。遂克定閩中。  
水戰。以上流為勢。觀此可以類推矣。

吳為飲銷截江王濬破之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往來。又置鬪首。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無有。吳為飲銷。橫截江險。又作飲。推暗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令各水者。以筏先行。遇飲。推帆。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斷。於是順風鼓棹。徑造三山。

金湯備案

卷十二

三五

按王濬造巨舟。沿長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百斛之舟。尚有膠於淺者。今舟舟如許之大。轉動為難。要非良法也。

魏為橋柵跨淮馮道根破之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梁鍾離城。於邵陽洲南岸。為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其橋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梁高祖令曹景宗。率眾將兵救鍾離。命環。高。繼。使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令景宗與馮道根。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會淮水暴漲六七尺。馮道根。乘門。船。號。發。擊。魏。洲。工。軍。盡。陸。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帝。從。而。受。

其橋。風怒火盛。烟塵冥晦。敵以之。被柵所馬。水之深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敗。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

梁以竹箬聯艘。橫河李延及破之

梁質環攻晉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箬聯艘。十餘艘。蒙以牛革。鼓呼。晚。或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皮。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道善游者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

金湯備案

卷十二

三五

帛於軍門。其能破樓艘者。眾莫知。為計。親將李延及。以質環。悉眾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運動節。敵以之士。三百餘人。被強擄。答。乘舟而進。將至樓艘。流矢雨集。建及使擄答者。入艘。樓艘。答其竹箬。又以木製。載薪。注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質甲。士。鼓。擄。攻之。樓艘既密。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晉兵乃得渡。環解圍走。

歐陽純以竹箬或沙石置水邊船船連破之

歐陽純據嶺南。反。陳將軍昭遠督眾軍討之。純聞昭遠奄至。出項。淮口。多聚沙石。或以竹箬。置於水柵之外。用道船艦。臨。

連令軍人斬刀潛行水中以斫菰菰夜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禽純

魏以鉄鎖斷河

宋坦腹之為鍾離太守隨王元模攻滑臺獲之以百舸為前鋒進破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元模急攻之不見從元模敗退不暇報復之魏軍以鉄鎖三重斷河以絶復之還路河水近急獲之中流而下每至鉄鎖以長柯斧斷之魏兵不能近唯失一舸餘舸並在

崔延伯以車輪斷淮

梁趙祖悅率水軍偷據峽石後魏崔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

金湯傳者

卷十二

三五

淮為營造車輪去烟削銳其輪無橫對孫竹懸連貫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輪懸出沒任情不可燒斷既以斷祖悅走路又令舟柯不通梁武獲兵不能赴殺祖悅被虜軍大潰

王僧辯以大艦斷江

梁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侯子鑿也姑熟以拒西師景遣兵助之及戰僧辨危細船皆令進縱留大艦交泊兩岸子鑿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噪大呼合戰中江子鑿大敗

王軌以鉄鎖貫車輪斷清水

陳將吳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頻戰不利嬰城自守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始以王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引兵鉉行堰淮口令連莫長儒多豎大木以鉄鎖貫車輪繫以大石沉之清水橫斷陳船歸路明徹乃破堰還莫乘大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涸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得復過軌因率奇兵水陸並發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取將士二萬餘人並器械輜重並就俘獲

以上皆謀斷水者也

浮梁渡江

金湯傳者

卷十二

三五

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掉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遣內侍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經自荆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為密謀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兵夫列船式

以上則謀濟水者也

繼引  
平時在船四面、各兵各器、長短相間、外向而立、如遇賊、即隨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二人防看。

平時立船閱視圖



金湯備蓄

卷十二

三六

每船器械

- |          |            |
|----------|------------|
| 大佛郎機 六座  | 噴筒 六十箇     |
| 鳥嘴銃 一十門  | 鳥銃火藥 一百斤   |
| 粗火藥 四百斤  | 火磚 一百塊     |
| 大小鉛彈 三百斤 | 火箭 三百枝     |
| 藥弩 一十張   | 弩箭 五百枝     |
| 甯波弓鎮江弓   | 照剛箭 弓箭各兵皆宜 |
| 鈎鏢 一百把   | 標槍 一百枝     |
| 絮被 二十床   | 藤牌 二十面     |
| 大旗 一面并號帶 | 大蓬 一扇      |
| 小篷 一扇    | 大櫓 二張      |
| 舵 二門     | 大鼓 一面      |
| 銅鑼 一面    | 指南針 一盤     |
| 燈籠 十盞    | 火繩 六十根     |
| 欽飲 四把    | 鐵鋸 四把      |
| 鐵鑽 四把    | 鐵鑿 四把      |
| 捕盜自備     | 油 五十斤      |
| 釘 四十斤    | 灰 三擔       |
| 麻 六十斤    |            |
| 各兵自備     |            |

金湯備蓄

卷十二

三七

盔一頂

腰斧二口

右每船兵火器械等件俱如前式隨船大小增減

甲一領

蓑衣蓑笠一

金湯借箸

卷十二

三

金湯借箸卷十三目錄

制勝部有引

團結民心

總引 沉寃產姓 李光弼德常山 燕王喻

激揚士氣

劉琦借薪使家 吳玠忠義勉士 張巡誓死 李光

弼納刀於鞘 德宗引咎 張保鬻受女 楊慶復唐

給糧賜 楊高棉重賞 李政徵財

誅除反仄

張巡誅六將 邊居謹

金湯借箸

卷十三目錄

鎮定危疑

米桓喻士 羊侃安眾 庾域題空倉 王熙開誠示

眾

逆折威勢

張遼折吳 張巡折賊 潭瑊折賊 王文郁折夏

逸哉歸路

費釋破三嶺 陳泰嶽善維 米桓斬夾石 桂東 王

執銷清水 吳玠伏神堂 吳玠伏河池 神師道徽

阮河 神師道請乘半濟 琴金 宗澤 張德金人歸路

韓世忠截江大破兀朮

全湯借箸卷十二終





誘攻城

虞翻誘羌 劉基誘陳友諒

誘入城

陳宮誘曹操 安邑人誘在乾祐 李雄誘羅尚 鐵

鉉誘增難兵

誘戰

劉琦誘兀朮 于謙誘虜

使能勞之

夜禮 張巡鳴鼓嚴隊 文思明掠抄官軍 劉琦夜

斫金營 單再遇疲金人 姚廣孝罷王師

金湯管著

卷十三

能能備之

祖逖避擊趙振 文思明焚九節度之糧 張巡取賊

益米 劉琦鑿金糧船 單再遇焚金糧

安能動之

孫子疾走魏都 以解趙圍 孫子直走魏都 以解韓圍

劉琨清嘯秦胡笳

敵則能戰之

魏引 曠光武昆陽之捷 張巡睢陽之捷 劉琦順

呂之捷 吳玠吳璠和尚原仙人關之捷 扈再拜裏

陽之捷 石亨京師之捷

少則能守之

取恭 毛德祖守虎牢 陳憲守懸瓠 沈璞攻質守

時怡 羊侃吳曇守臺城 韋孝寬守玉壁 呂義之

守鐘離 張巡守睢陽 渾瑊守奉天 趙犖守陳州

杜恂守泗州 李嗣昭守潯州 周德威守幽州

王秉守太原 孟宗政守東陽 鉞鉉守濟南

內外夾攻

陳宮 慕容翰 傅永 柳元景

不意奮擊

突門 毛德祖穴地出圍 薛萬均薛萬徹從地道掩

金湯管著

卷十三

擊 李光弼 夜襲人 寢兵絕鼓

伐交

燭之武說秦伯 張孟談潛見二子 慕容虎

分勢

吳玠 康茂才

形

廉范縛炬蔽火 虞翻貿易衣服 霍王元軌開門偃

旗 張守珪置酒作樂 張齊賢列檣燃鼻

乘

燕君臣有隙田單乘而襲之 秦將相不和蘇代乘而

開之 黃巾依草結營皇甫嵩乘而火之 突厥臥矢  
俱飲太宗乘而變之 宸濠力德斬賊楊欽乘而聚之

認賊首 兩齋雲射尹子奇

取賊箭

善人得箭 青蓋覆箭

焚賊攻具

李綱燒金雲梯 孟珙燒元船材 張玉火元資糧器

械焚船場

焚賊糧草

金湯借箸 卷十三目

張玘焚賊鹽米 畢再遇焚金糧草

靜

祖珉下城靜坐 劉琦城中肅然

暇

諸葛亮掃地却洒 蕭道成解衣高卧 寇準飲博備

呼 畢再遇臨門作樂

佚

劉琦軍皆着休 張帶兵分數營

飽

劉琦坐餉穀士 張譽更送會士

治

李綱以百步法守都城

容

李光弼

道將安邊

唐太宗 宋太祖 王瓊

用財欲泰

總論 漢高祖 宋太祖 羊祜

金湯借箸 卷十三目

五

京口周 鍾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跋訂  
同郡王孟甲元毅甫 恭閱  
吳縣吳壽格芝卿甫 手鈔

制勝部

以主客言之、則攻者為客、守者為主、則勝在守、以死生言之、則攻者居生路、守者陷死地、則勝又在攻、全視制勝之著、何如斗、料制勝。

國結民心

全湯惜著

總引

黃石公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吳子曰、民安其田宅、觀其有司、則守已固矣、許洞曰、夫故國者、皆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此皆固結民心之說也、是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出之而不揚、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遠、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皆固結民心之政也、孟子曰、誠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制勝之策、以固結民心為首。

沉寃產姓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簡子、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我、尹鐸損其戶數、以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伯求晉鼻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勿與、智伯怒、帥解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迫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豈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襄子曰、浚民之骨、澤以資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沉寃產姓、民無叛意。

全湯惜著

李光弼撫常山

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東救常山、常山圍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陸常山自縊、崇卿死後、郡為戰區、露骨蔽望、光弼醉而哭之、為賊幽閉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大悅。

王會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齊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服之、遂殺王會。

激揚士氣

劉錡積薪焚家

劉錡克東京、劉留守、金人敗盟而侵、已陷東京、錡與將佐舍

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銜問計。銜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請曰可矣。請將背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銜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擊并沉之，示無去意。置家于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母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勇，子備守。賊婦人，礮刀，爭呼躍曰：平時人使，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矣。及賊大破，金人。

吳玠忠義免士

金湯傳

卷十三

三

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瑋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間隔絕，人無同志。有謀叛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飲，血盟誓。玠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盡死力。大破金人，凡求中流矢，僅以身免。剽其精騎而遁。

張巡誓死

度賊遣其將尹子奇起睢陽，巡與瑋遠拒却之。賊復來攻，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但念諸君，願力戰而賞不直，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推牛饗士，盡軍出戰。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

李光弼內刀於鞘

史思明復攻河陽，光弼將數內刀於鞘，曰：賊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一不投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拜三軍感動。

德宗引咎

永武攻奉天，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皇家。群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張任驚愛女

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受傷。張任歸，其愛女仗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任家無他物，請

金湯傳

卷十三

帶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

楊慶復厚給糧賜

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楊慶復募士，厚給糧賜，乃諭之曰：汝曹皆蜀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事，今蠻寇寇邊，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大呼踴躍得還。兵二千人，號曰突將，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慶復率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募，故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慶復與蠻戰，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楮以助官軍，呼聲震野，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

楊烈婦重賞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李侃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為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署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雖不守，則城池皆其地也。念康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護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今賊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項某存焉，宜相與死守，必失身北而奉賊乎？眾泣許諾。乃拘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賞錢數百人。侃率以來城，婦身自費以享眾，報賊曰：項城父老，敢不下賊，得吾城不足

金湯情事 卷十三 五

為賊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哄，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死於外，猶愈於林也。侃遂登城，會賊將中流矢，遂引去。

李政散財

宋冀州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屢攻城，皆擊退之。常夜如金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橫之，俟有數千人，皆以濕纒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誅除反仄。

張巡殊六將

今孤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止，不可知，不如降賊。巡伴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益勸。

邊居諒

元兵薄新城，總制黃順、副將任寅俱出降，兵部曲多欲繼城出者，邊居諒悉驅入常門，斬之，遂堅守不下。

李小有曰：即有二心矣。則後日開門延賊，責主求榮者必

金多情事 卷十三 六

此輩也。豈可留之肘腋乎。故殺之。鎮定危疑。

朱桓輸士

朱桓為濡須督，魏曹仁以步騎數萬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輸之曰：兵法所以稱宋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耳。今仁千里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利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至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耶？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魏師不克還。李小有曰：大攻之與守，彼上而我下，彼仰而我俯，彼勞而

我運彼動而我靜，彼家而我主，不待卜筮而數者之勝已操之自我矣。但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輒為錯愕，正宜有以曉之耳。

羊侃安東

齊景軍乘勝至關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郢陸王西召，後援兵已至，近路氣乃少安。」

庾域題空倉

魏國而鄴數十日，城中恟懼。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固守，眾心乃安。」

周魯公曰：晉廣國嘗令人先懼，因其先也而攻之，遂入曹。

金湯精義

卷十三

張魯既降，操蜀中一日數十驚，雖斬之不能禁也。故兵法曰：心怖可擊，人心懼則掩氣最為謀事。然軍勢曰：將無勇，則士卒怨，第視事，城者為何如人耳。

王蘇開誠示眾

王蘇守華州，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於河橋，不利。前後所虜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此，謀作亂。於是趙青雀等遂反，據長安子城，蘇聞之，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頃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初驚，或有異志。王蘇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佳。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蘇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逆折賊勢

張遼折吳

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救與魏軍詳，而看其西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乃於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魏軍勿得與戰，請將以眾寡不敵，疑之，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具，未命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遼等莫敢違，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平旦，遼與典被甲持戟先登雉，敵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入，直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果圍遼數重，遼左右虎圍，且前急呼，圍遼將虎下數十人，得出，餘眾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被奪，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

金湯精義

卷十三

張遼折賊

今孤湖等四萬餘眾，奄至龜丘城下，東圍，張遼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

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挺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

潭城折賊

此善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潭城戍奉天。唐始列營。賊帥。賊騎二百餘之。身先士卒。唐衆披靡。賊快。唐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鎗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微。

王文郁折夏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破西關。李浩閉城拒守。鈴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賊守將兵不滿數百。安可輕戰。大都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

金湯營

卷十三

九

乃夜集士七百餘人。鑿城而下。持短刀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部方射。遂救德。推知州事。

曹祥獲王指

魏曹爽入漢中。蜀獲與勢。兵不得進。引軍還。曹祥迎獲三箭。以微矣。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為之虛耗。

陳泰斷姜維

蜀姜維圍狄道。陳泰引兵救之。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退走。朱桓斷火石柱車。

吳周訪遣親人齎牒以誘曹休。言被魏懼。欲以郡降。北來。

兵應接時。頭有部官。語衛詰問軍事。衛因指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車步騎十萬向皖。以應訪。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賊必敗。敗必走。走當由火石柱。車此兩道皆險。若以萬兵營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擒。請將所許以斷之。休與陸遜戰於石亭。追追北。徑至火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甚盡。

王軌鎮清水

陳吳明微。同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陳淮口。結長圍。以飲饋。舟船數百。沉之。清水。河水。水清。以過。陳船。歸路。軍中洶懼。蕭摩訶言於明微曰。聞王軌。指鎮下流。

金湯營

卷十三

九

其兩端築城。木立。請往擊之。不飲。吾屬皆為屠矣。明微奮聲曰。寧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策遠慮。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向之。開水路。遂斷。周兵。蓋。明微。決。糧。運。軍。至。清。水。營。漸。撤。舟。車。船。不得。過。王。軌。引。兵。營。之。東。清。明。微。被。執。將。士。編。重。皆。沒。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志。周。羅。喉。全。軍。得。還。

吳玠伏神全

金人自起海角。在於常勝。及與吳玠戰。憤甚。謀必取玠。復攻和尚原。玠令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射。魏。駐。隊。天。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擊。絕。其。糧。道。度。其。困。

止。設伏於神會。以待之。退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刺其鬚鬢而遁。

吳玠伏河池

金人攻殺金平。戰敗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自是不敢妄動。

种師道謀扼河

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何如。對曰。臣以謀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請緩給金幣。使彼情解。而殲諸河。執政不可。

种師道請乘半濟擊金

金湯情案

卷十三

十一

种師道請乘半濟擊金。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糧出兵者。皆依軍法。种師道曰。真曰必為國慮。

周臺公曰。來不能禦。去不能追。何以立國。嗚呼。殆已。殷鑒不遠。杞憂空切。節度真漢相也。

宋澤欲據金人歸路

宋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據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逼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惜哉。

韓世忠截江大破兀朮

兀朮破臨安。帝如浙東。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

濟。拔軍駐海鹽。大治舟楫。欲俟敵歸。邀擊之。及兀朮據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現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龍王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武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王騎則掠策而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取江中。兀朮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

卷十三

十二

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而上。兀朮備南岸。世忠猶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艦艘大楫。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連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繫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兵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捷。漸又自滁州。遣李芑木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山下。俟以鐵鏈。貫大鈎。授曉使者。明旦。敵舟操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鏈一。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



世忠曰：遣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遷。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速，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楫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箭筈，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漲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也。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三

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周臺公曰：散歸之數，未有如此痛快者。兀朮絕望南渡，江左得以偏安，皆此一戰力也。即其所獲，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唐兩藩都城，未有能一截其情歸者。皆今得志飽，往事誠難追矣。今且直入內地，思扼吭以困我，以予視之，持甯中孤豚耳，豈可令度卿以窮愁著書終哉。

雲湖訪見

漢唐湖為武都太守，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

不能至，并兵急攻，謂於是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無不中。羌大震遁。

劉基誘陳友諒

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欲發兵禦之，而衆惟怯，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劉基後至，獨張口不言，上為起入內，趨召基，基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固問計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故易耳。取威定霸，在此一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

卷十三

三

陳宮誘曹操

曹操呂布潰陽相持，陳宮謂布曰：可令宮氏曰：詐獻書願為內應，誘操入城，操信之，劉曄謂操曰：陳宮多謀，或是反間，不可不防。當分軍三隊，一隊入城，兩隊伏城外，應曰：又使人獻書，約初更時，城上鳴螺鼓為號，縱兵入城。至期，操引兵至，城內州衙中，砲聲響，四門火起，伏兵齊出，操大敗，往東門逃，城有崩木擊操，馬倒，操陷火內，手臂鬚髮盡皆燒脫，得典韋救之而出。

安邑人誘在乾祐

在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

李雄誘羅尚

晉益州牧羅尚遣魏伯攻蜀城李雄與戰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春鞭之見其使誘羅尚欲為內應以文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魏伯等率之從春擊雄雄將李曠於道設伏春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春以繩繫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固故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

魏鈺誘靖難兵

靖難兵聞濟南甚急鈺令軍民詐降陰伏勇士開城門候燕王入急下鈺板幾中之誘賊

金湯集卷十三

劉錡誘兀朮

兀朮至順昌劉錡遣取制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執共趨倒耳制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敵且謂太子必不敵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逆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河上敵歸以滿錡遣人毒顯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速來晝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有甚故誘之

于謙誘曹

也先挾太上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諸門皆有兵總二十萬

曹見我兵威而屢不敢輕犯以數騎來曹我子謙設伏於空室使數騎誘曹曹遂以驚騎來曹我伏兵破之

有伏故誘之

伏能誘之

夜役

特選精壯勇敢士五百名名炮依蔽樞蔽哨約為騎獵每遇暗夜雨雪賊忽息倦怠時則從暗門縱出亂砍其營果散倏忽人自為賊遇有相風以火器火炮燒其積聚則伴與同驚睡則伴與同睡但以無聲為妙機暗傷為妙手明砍明攻是賊下著五鼓鐘鳴仍以暗號認是吾兵方許放進此之謂免

金湯集卷十三

兵密如鸞標連若鷲擊非敢死士熟練人不可或只用大炮齊放轟擊亦可

張巡鳴鼓辰隊

尹子奇復圍睢陽張巡於城中夜鳴鼓辰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連旦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而霧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將甚眾

史思明掠抄官軍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穿壘三重引潯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糧械而居人以為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

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趨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而遙屬之。又每營遺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掠抄，官軍出輒散歸，各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掠採甚難，官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刺日決戰，官軍大潰。

劉錡夜斫金營

宋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曉將關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錡髮者，輒張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嘆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

金希簡

卷十三

人待一以為，張且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火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斫積，風盈野。

畢再遇夜斫金人

金人以十萬進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畢再遇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

姚廣孝罷王師

王師圍北平，姚廣孝夜馳取士下城，城內兵或遺數十人，連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而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

祖逖避孽趙糧

晉祖逖將歸潯，與後趙將軻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後趙運糧饋豹，逖潛使遊擊獲之，豹宵遁。

史思明焚九節度之糧

唐郭子儀九節度圍鄆城，穿堊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掘棧而居，人以為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嚴水深不得出，史思明引兵救之，時天下饑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發督趨，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戕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往復聚。

金希簡

卷十三

散白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韓是詣軍乞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刺日大戰，思明直前奮擊，殺傷相半，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官軍大潰。

張巡取賊鹽米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會糧乏，潮餉賊，盜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而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斬枝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遁。

劉錡鑿金糧船

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糧，晨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孫子通寶金種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人散糧三千散泊大清河再過謀知之曰敵東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帥許俊開道趙淮陰夜三鼓叩城至敵營各旗火潛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糧車遂空楚圍解安能動之

孫子疾走魏都以解趙圍

魏伐趙圍邯鄲齊威王謀救趙乃使田忌為將孫子為師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大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持械批亢搥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煙兵銳卒竭於

金種精著

卷十三

五

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而解趙之圍而收其於魏也忌從之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孫子直走魏都以解韓圍

魏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聲孫子度其來當至馬陵馬陵道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今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涓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曰遂成蓋子之名

劉琨濟甯奏胡茹

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瀟城間之皆樓然長檠中夜秦胡驚聲震寇賊又流涕殿殿有懷土之切向曉復火之賊並棄圍而走此亦兵法攻心之術也

總引

周臺公曰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守者也臣區如今者填門守堞使賊散易視我兵氣先怯乃庸愚之將一籌莫展以賊不攻為幸攻即破焉者也烏足以寄車

金種精著

卷十三

五

城之責哉

漢光武昆陽之捷

漢軍進圍宛城劉秀剗與諸將物昆陽足陵鄧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蒼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中士四十二萬復與嚴尤陳茂合畫驅諸猛獸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諸將見尋邑兵威反馳入昆陽皆懼怖欲散走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咸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咲而起會侯騎還言大兵且至城

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遂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若時城中僅有八十餘人秀乃使王常留守乘夜與李鉄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暮軍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棚積弩亂發天下如雨城中自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刻漏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逆出以怖宛下又不聽秀既至即定嚴尤發諸營兵而諸將皆借財物欲分留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秀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諸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敵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勅諸營皆按部無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乘銳奔之遂投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奔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吞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

飛雨下如注澤川咸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風人汲水逃去盡獲其軍皆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

張巡睢陽之捷

賊引精兵攻雍丘積六十餘日巡與之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晨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今汴潮圍張巡於雍丘城中薪水竭巡給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歸潮歸馬巡悉以

給驥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殺陳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遽止備備既明巡乃震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雨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別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將其狀使軍實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

退還

劉錡順昌之捷

金人攻順昌，劉錡破其鋒，斃數千。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眾來援。錡遣取訓請戰，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兀朮氣清涼，錡按兵不動。未中，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構，躍直身中敵矢，戰不肯已。士卒殊死，門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兀朮遂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缺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縱長簷，三人為伍，皆以韋索。每進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三

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斃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錡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為隊。號揚子馬，皆女員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耐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棄尸數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兀朮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韋索以下皆鞭之，遂還汴。

吳玠吳玘和尚原仙人關之捷

宋吳玠保和尚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遂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

金人自起海角，粗於常勝，及與玠戰，如賊情甚，謀必取玠。復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連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剝其精，擊而遁。

兀朮撤離，蜀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折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潤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玠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有攻玠營，玠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三

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玠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新金分軍為二，兀朮陣於東，玠營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擊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德急，第二隘金合兵踵至，人被重鎧，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連射矢下如雨，反者層積，敵踐而登，玠高唱，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視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統領王喜、王武舉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射，韋索中，左日，金人始冒遁。玠先進兵，伏河池，扼其歸路。

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獲擊來，劉夔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皮介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四，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卷再興襄陽之捷

金人犯襄陽，欵如風雨，再與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却，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既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鉄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踏七八，金帥究所訛，可擁步騎數萬，傅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壩者佯走，金

金湯竹著

卷十三

三五

人爭壩，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輟樹，奪車革洞，決澗水，運上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鉄面具，被纜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棄旂甲輜重滿野遁去，追敗之。

石亨京師之捷

亨以土木之變，繫獄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燕窩亨出獄，今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定安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迎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虜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請軍歡呼，前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進，賊城西，虜復却而南，亨率精兵千人，請虜南，至彰義門，虜見虜軍少，遁之，亨率衆來，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擊，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

別制馬，雖懼我，其後亨遣謀者給虜，亨且未至，陳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虜與精銳數十騎，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虜盡棄所掠牛馬財物，餌我得遁去，虜自是不敢復輸家深入。

周臺公曰：古名將力戰，解圍者多矣，然以少擊衆，以弱擊強，以智遇智，以勇遇勇，而戰破門未有如數役之快者，讀此真令人有擊鼓其鐘，踊躍用兵之意，特為表出，以振積弱之氣，餘不煩贅。

少則能守之

金湯竹著

卷十三

三五

取恭

与叔圖，開籠於柳中城，車師與匈奴共攻恭，恭率虜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負鐘，食其箭，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又請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闕寵上書求救，帝發張掖酒泉，數壇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會闕寵已沒，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因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文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

唐末大驚，羌遂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遂殺之。城中皆稱  
為底，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唐兵追之，且戰且  
行。史士素饑困，發疏勤時，尚有一、二十人，隨路死。三月，至  
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以  
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旬，奴數萬之衆，  
連月窮年，心力困盡，擊山為井，煮為糧，前後殺傷，醜唐數  
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宜蒙顯爵，以勵將帥。恭至，雖  
陽拜騎都尉。

毛德祖守虎牢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

金湯借著

卷十三

三

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魏人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  
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晝夜  
相拒，將士眼皆生瘡，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

陳憲守懸壺

陳憲守懸壺，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晝夜攻懸  
壺，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  
於街車之端，以牽樓，環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  
以拒之。魏人填壘，肉薄登城，憲督將士苦戰，積屨與城等。  
魏人乘辰工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  
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不克而還。

沈璞滅管守盱眙

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元模猶在濟臺，江淮無警，璞以郡  
當衝要，乃繕城浚隄，積財儲備，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  
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軍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  
建康，璞曰：唐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  
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常見數十萬人  
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  
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遂與魏質共守。魏人之南  
寇也，不齋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隱，抄掠無所  
得，人馬饑乏。盱眙始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因攻盱眙，魏

金湯借著

卷十三

三

主就或質來酒，質封沒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  
東山上石以填壘，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遣質書曰：  
吾今所遣門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家與胡，南是火尾，  
設使丁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家滅，并州賊，火尾滅，  
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其悉，在陳爾自  
恃，四足，屢犯邊境，王元模退於東，中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  
然耶？爾獨不開壘，言之言乎？蓋卽年未至，故以二軍圍飲江  
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  
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警有桑乾我，爾有幸得為  
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銷縛，我以一駭，直送都市耳，我本不



固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廢之。給之。廢之。給之。猶未足以  
謝木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符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  
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廢相貽得  
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魏主大怒。作鐵床。於其上。施  
鐵鏡。曰。破城得寶。當坐之。此上。背。又與魏衆書。曰。語爾。廢中  
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持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廢  
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耶。并窮。臺格。以與之。云。新。佛狸。首封  
萬戶侯。賜絹布各萬匹。魏人以。鞍。車。鈎。城。樓。城內。繫。以。繩。經  
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繩。捕。樓。卒。出。截。其。鈎。獲。之。  
明旦。又以。衛。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額。落。數。升。魏。人。乃。曰。薄。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三

登城。分。番。相。代。陞。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  
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定。康。遣。水。軍。自。海  
入。淮。又。救。彭。城。斷。其。歸。路。二。月。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  
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難。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  
欲。北。渡。者。以。逆。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賊。曾。以。瑾。城。主。使。之。上  
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

羊侃其景守臺城

侯景。濟。江。建。康。大。駭。景。軍。乘。勝。至。關。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  
得。射。書。云。鄧。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路。衆。乃。少。安。景。乃。列  
兵。繞。臺。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角。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

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  
鑰。往。賞。戰。士。戰。士。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  
所。束。掖。門。門。將。闕。羊。侃。鑿。扇。為。孔。以。懸。利。殺。二。人。斫。者。乃。退  
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石。不  
能。破。羊。侃。使。作。旗。尾。炬。灌。以。膏。蠟。焚。之。俄。盡。景。又。作。登  
樓。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整。虛。彼。來。必。倒。可。卧  
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  
絕。內。外。未。異。張。網。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  
若。少。不。足。以。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  
大。致。失。亡。并。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三

水。死。者。大。半。侃。子。鷲。為。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  
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待。來。侃。謂。鷲  
曰。久。以。汝。為。死。矣。猶。在。耶。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  
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服。貴。賤。亂。加。敲。撻。疲。羸。者  
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窺。窬。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  
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鹿。之。太子。宣。成。王。以下。皆。親。負。土。執  
畚。鍤。於。山。上。起。美。葦。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繡。葦。散。死。士。二。千  
人。厚。衣。袍。鐘。謂。之。僧。勝。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  
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今。多。擲。火。為。火  
賊。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

良得朱昇奴以為儀同三司昇家資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昇曰汝五十年任官方得中領軍我始事唐王已為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群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為之致死朱昇遣景書為陳福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三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廢僚姬妾百室僕從千人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關廷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令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親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自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筆抗

金湯備著

卷十三

三

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羊侃卒城中益懼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為樓火鏡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一城狀如却月以微之兼御大焚其攻具賊乃退走

韋孝寬守玉壁

齊神武傾山東之眾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直至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兩樓直對上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

城北起土山攻其晝夜不息孝寬極長壘前戰士屯數每穿至壘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壘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及排吹之火氣一衝成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柵莫之能抗孝寬乃縛布為幔隨其所向布幔空中車不能壞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現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鉤利刀火竿一束以鉤刀逆割之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隨其崩處立木柵以杆之敵終不得入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敵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

金湯備著

卷十三

三

會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即須救援適憂爾眾有不反之危耳孝寬聞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新高數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遠先在山東被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感動人有歎之曰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忿恚遂殞

昌義之守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揚大眼等衆數十萬以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仰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海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樓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呂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仗其衆負土隨之嚴騎感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走之俄而塹滿街車所撞城土虬頽義之用汲補之街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章厥將兵救鍾離旬日至仰陽豫裝高艦為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厥使馮道根等乘門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殲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

金湯精著

卷十三

三十三

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所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斬首十餘萬厥遣使報呂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呼曰更生更生

張巡守睢陽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號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中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難以茶紙樹皮為食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門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

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俟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大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威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柵關鈎之所及其不崩陷巡以大木置連鐮大環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壁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役銷鑠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睢陽士卒死

金湯精著

卷十三

三十三

傷之餘餘六百○人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性性秦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睢陽城中食盡○士日賦米一斗○純木皮索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瘵傷氣乏○至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賀蘭進明○臨淮巡使霽雲知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將萬人遮之霽雲直衝其陣左右馳射賊眾皆被靡止○七兩騎既見進明進明持兩端不肯出師又愛霽雲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伎義不忍獨享○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惜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

破賊遂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夜冒圍入城。城中將吏皆惕息。賊知外援絕。圍益急。東議東奔。巡遂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凶。且師餓。東行必不遠。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而拜曰。玠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賊遂陷。與逸俱執。巡眾凡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眾不能仰視。子奇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皆裂血面。雷雷皆碎。何至是。曰。不欲氣吞逆賊耳。子奇怒以刀抉其口。子奇又以刃脇降雷。雷震雲未應。巡呼曰。而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雷震雲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與姚開雷萬春等三十

金楊借箸

卷十三

三五

六人俱遇害。

渾瑊守奉天

唐末亂。德宗幸奉天。賊造雲梯。高廣數丈。容壯士五百。以巨輪為脚。推之使前。施濕縋生牛羊。懸水囊為障。直指城東北。瑊兩旁橫木為虛。冒以牛皮。迴環相屬。負土運薪。以填壕。瑊天石不能傷。城中恟懼。帝召瑊。瑊空名。瑊身。瑊將敢死之士。賜瑊御筆一管。量其功。復即著其名。瑊之不足。瑊書其身。因命以位。瑊預於雲梯。先登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焚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時。北風急。賊隨風推橋。導城下。以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

士卒皆大寒。餓又少。甲冑咸激。以忠義皆鼓。力戰城中。流血。進戰不報。初不言痛。公卿以下。叩首祝天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徹松脂。沃以膏油。誰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良關數里。賊乃引去。

趙鼎守陳州

唐黃巢亂。長安。陳州刺史趙鼎。完城。鑿甲士。精勇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背糧者。悉使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黃巢使其驍將孟楷。移兵擊陳。鼎擊之。斬楷。殺獲殆盡。巢聞之怒。營於州北。正宮室。下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

金楊借箸

卷十三

三五

積粟。賊掠人為糧。生殺於雁。置春磨。燬兵四掠。數十州咸被其毒。攻圍三百日。終不能克。乃解去。

杜愔守泗州

龐勳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勳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強。不敢進。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而目皆生瘡。賴卓豫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性。近。凡。十二。泗州之圍始解。

李嗣昭守潞州

梁攻潞州。不攻。乃於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壘而守之。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

劫致至乃解

周德威守幽州

契丹攻幽州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六地燃膏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不止周德威遣使詣晉王告急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哀臣請身為先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嗣源至大破契丹俘斬萬計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

王秉守太原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三

粘罕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輿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應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王秉先設虛柵下又置練布袋在樓櫓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纏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即次相續凡五十餘兩人在其中先用大板薪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秉先穿壁為竅致火礮在內俟其薪多即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礮其焰亘天終不能頹其礮車一如礮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鉄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

京於城中設跳樓亦如礮形使人在內迎敵先以索絡巨石置礮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復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大梯悉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秉隨機應變終不能攻至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

孟宗政守棗陽

宋孟宗政權棗陽軍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震懼賊沙以覆樓櫓列甕礮水以隄火礮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督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銀鑄石工晝夜填城運葑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殿樓掘深坑防地道掘戰棚防城陷穿甕才透即施毒烟火鼓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三

難以薰之金人室以濕禮柝路以剝土城頗隳陷宗政掘堦蓋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投五日成金人摘強兵披厚鎧禮衫缺面而前又濕禮瀉葑葦蒙火山覆以水雪擁雲梯登城城中軍以長戈春其喉殺之敵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瓦礮始金人逆不得志命危再與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外八十餘日越方知其氣已竭乃召許國再與還剋期合戰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擊士氣大振曹勇入金營自哺至三更殺其眾三萬金人大潰詎可單騎遁追金人至馬陵寨焚其城入鄧州而

遣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秦陽

鉅鉉守濟南

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鉅暨徐將軍、戚統兵、高愈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敵莫能入。一日北兵塞水以灌其城。鉅令軍民非降、燕王大辱、下止灌之。今鉅陰伏勇士開城門、候燕王入、急下欵板、幾中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鉅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比出戰、今軍士喋罵、每出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皆破之。燕王窘計無所出。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而去。

周臺公曰：古名將死守全城者多矣，然未有兵械寡、糧極乏、敵極強、攻極苦、困極久、如此數役者，請之真有天地為之震怒、鬼神為之欲泣之意，特表出之，以愧失守封疆者。且示以法程，俾知守圍自有方也。餘不煩贅。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三九

內外夾攻

陳宮

三國呂布被操圍於下邳，陳宮曰：操速來，不能久，公以步騎出屯於外宮，以餘眾守於內，若向公宮，攻其背，若攻城，公救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不用，圍久遂降。

慕容廆

晉平州刺史崔寔除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合兵伐慕容廆。

進攻棘城，鹿閉門自守，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曰：彼眾我寡，難以力勝，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若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鹿從之。宇文大人悉獨官問之曰：翰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令遣數千騎襲翰，翰救伏以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誘鹿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眾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

傅永

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傅永將兵三千救之。彭城王勰、今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敵

金湯借箸

卷十三

四十一

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單於城外，即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於淝，大破之。

柳元景

宋柳元景為隨郡太守，群蠻大為寇暴，欲來攻城，郡內少糧，器仗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過城，不宜分眾，元景曰：蠻間郡遭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眾驚擾，投即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

周臺公曰：兵法有云：凡守者，迎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

非善者也。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東。乃收  
寄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  
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觀呂布以嬰城而敗，慕容  
翰、傅永、柳元景，以內外犄角而勝，則法成掣然備矣。  
不意奮擊

突門

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春，與弟匹碑、文恭從弟  
末桓，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眾  
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  
「鮮卑之眾，段氏最為勇悍，而末桓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

金湯營著

卷十三

日本攻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  
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  
不意，衝末桓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攻之必矣。末桓敗，則  
其餘不攻而潰矣。易從之。客為突門，既而疾陸春攻北城，勒  
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  
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桓逐之，入其壘門，為勒眾所獲。疾陸春  
等軍皆退走。甚來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

毛德祖穴地出圍

魏姜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  
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四百人，使

參軍范道基、茅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  
百級，焚其攻具而還。

薛嵩均薛萬徹從地道掩擊

竇建德率眾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築堞，萬均萬徹率敢死  
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建德兵潰走。

李光弼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  
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為溝，周賊營中，積之以木。至期，光  
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  
賊營忽陷，死者甚眾。賊眾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級。

金湯營著

卷十三

夜緝人

今孤湖圍雍丘，城中矢盡，巡縛藎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緝  
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緝人，賊笑不設備。  
乃以死士五百，斬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

夜兵絕鼓

尹子奇引兵攻睢陽，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  
者，賊聞之，遂旦微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  
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  
闖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  
人，殺士卒五千餘人。

周臺公曰：猛火發於廬舍，蜂蟻出於懷袖，雖有勇夫，莫不錯愕失措。倉皇變色者，不意故也。專城者，能為近雷迅雷之勢，出其不意，則堂堂格虜有餘矣。

燭之武說秦伯

晉原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鄭使燭之武夜缒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故以煩執事。越國以御遠，君知其難也。焉用止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亦去之。

金易借箸 卷十三

張孟說潛出見二子

智伯率韓魏之甲攻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襄子使張孟說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

伯軍亂，韓魏莫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

慕容廆

慕容廆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崔慈所誘，欲避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為合而來，既無統一，莫相歸服，久必携貳。一則疑吾與慈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散，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

金湯借箸 卷十三

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氏遂敗。

周臺公曰：交絕則勢孤，勢孤則必走矣。

吳玠

金將沒立白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俱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來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迷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逝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能得合。

康茂才



陳友諒率兵六十萬順流攻建康。又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時有議降及奔鍾山者。太祖斥之。慮二虜相合。勢益難支。康茂才與友諒有舊。乃遣為間。始協降。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遂令關者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君何在。關者曰。見守江東木橋。乃遣還。謂曰。吾至。呼老康為驗。關者還以告。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友諒率舟師至。太祖命馮勝常遇春伏石及山側。徐達伏南門外。楊璟伏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將蒙衝出龍江關外。自控大軍於獅子山。友諒以舟不得進。徑衝江東橋。見鐵石。大驚。呼老康無應者。伏兵起。大破之。

金湯備著

卷十三

四十五

周臺公曰。勢分則力弱。力弱則易破矣。

廉范縛炬熬火

廉范守雲中。匈奴入塞。范兵不敵。會日暮。令眾各交縛兩炬。三頭熬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持炬退。范令軍中篝火。履往赴之。斬首數百。虜不敢復向雲中。

虞翻貿易衣服

虞翻為武都太守。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亦亭數十日。翻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數。更相恐動。謂計賊常進。乃潛遣五百

餘人。漫水設伏。候其走。器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霍王元軌開門假旗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假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

張守珪置酒作樂

吐蕃陷瓜州。王君奭死。河西恟懼。以守珪為瓜州刺史。領餘眾。方復築州城。板幹盡立。賊又暴至。累無守禦之具。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鬥志。守珪曰。彼眾我寡。又創殘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不敢攻。而退。

金湯備著

卷十三

四十六

張齊賢列燄燃勇

契丹薄代州城。副都署盧漢賚畏懼。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兩軍二千出禦之。誓眾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期滿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兵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自一束。射州西南三十里。列燄燃勇。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急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卒二千於上燈塔。掩擊。大破之。

周臺公曰。王勢弱。則形之。形之。背早情。見勢。屈則。無濟矣。

燕君臣有隙田單乘而境之  
燕昭王慕惠王有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  
樂毅與燕新王有隙謀欲建兵王齊齊人未附故止樂毅  
即是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矜矣惠王聞之即使  
騎秘代將毅逆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夜縱火牛燒  
軍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熟怒奔燕軍所觸盡反傷燕軍大  
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  
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秦將相不和蘇代乘而間之

卷十三

秦應侯之為人妬白起將而伐趙殺趙將趙括降其卒四十  
萬人挾詐而盡坑殺之趙王恐使蘇代厚幣說秦伯應侯曰  
武安君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而史鄢即漢中北榆趙  
括之半雖同名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則武  
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已矣  
不知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  
秦兵勞請許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趙六城以  
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

黃中依草結營皇甫嵩乘而火之

漢皇甫嵩朱鳥共討顯川黃中嵩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

匪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謂  
曰兵有奇變不在敵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  
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  
遂大風嵩乃約勦軍士皆束炬秉城使銳士開出圍外縱火  
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潰亂奔走

突厥弘天俱傲太宗乘而變之

額利突厥二可汗舉國入寇會天久雨秦王謂諸將曰嘗控  
強鳴鑼弓馬是憑今雨連時弘天俱傲突厥人眾如鳥鐵羽  
吾屋后火食刀架犀利料我之逆揣敵之勢此而未乘將復  
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乃請和親與盟而去

金湯借箸

卷十三

宸濠力倦歸時楊銳乘而襲之

宸濠攻安慶游署力倦夜歸時楊銳分募善泅者數人於  
船中聞軒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中流又遣一二強卒突入  
岸上營舉火警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濠浩歎出泮  
舉帆順風而返

周臺公口歐開隙則乘之乘之貴速持疑不出則失機矣

總賊首

南霽雲射尹子奇

張延欲射尹子奇其能解因到甚為天中者喜謂避天蓋走  
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左目幾獲之子奇乃

取賊箭

葉人得箭

今孤湖圍雍丘，城中矢盡，巡緝，葉為人披黑衣，夜繞城下，湖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

奇蓋獲矢

金人以十萬進攻六，合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燭如燭，獲矢二十餘萬。

焚賊攻具

金湯督署

卷十三

四元

李綱燒金雲梯

金人薄都城，李綱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其雲梯數十座。

孟珙燒元船材

孟珙謀知元兵將入犯，乃潛遣兵至順陽，燒其所積船材。

張玉火元資糧器械焚船塢

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騮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合州帥兵築之。知合州張玉聞合州至，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塢，由是馬騮城築卒不就。

焚賊糧

張巡焚賊盜米

今孤湖圍雍丘，賊餉盜米數百艘，且至，巡遣勇士，兩枝濟河，取盜米千斛，焚其餘而還。

畢再遇焚金糧草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我糧三十艘泊大清河，再遇燔知之，曰：敵眾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帥許俊開道趨淮陰，夜二鼓，斷敵至，敵營各携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投奔竄。

金湯督署

卷十三

五

祖珽下城靜坐

齊祖珽為北徐州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聞城門守，彈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雖犬不吠，鳴火賊無所見，聞不測，所以或疑人走空城，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譟，賊大驚，登時走散。

劉錡城中肅然

順昌之役，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皆譙，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雖犬聲唯能以靜待，諱足以大勝。周臺公曰：以靜待譙，兵法也。然靜豈易言哉！惟膽識定於

內而後肅清布於外矣時賢自視何如

諸葛亮却却

諸葛亮七陽平遣魏延等并力東下留萬人守城聽車衆二  
十萬拒亮懿委去欲赴延軍又遠乃意氣自若命軍中偃旗  
息鼓大開城門掃地却退懿嘗謂亮持重而獲見魏弱疑有  
伏引軍趨北山亮撫手笑曰懿必謂吾法將有強伏循山走  
笑候還曰如亮言懿後知以為恨

周臺公曰懿此時有衆二十萬即遇伏兵未必能敗使懿  
敦於外先捨兵三五千人入城角之則虛實立見矣豈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五十二

不結我曰若至此際諸葛君必別有一番作畧矣乃知所  
謂假者固非矯情鎖物亦非微倖一御也

蕭道成解衣高卧

宋桂陽王休範反朝廷遣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休  
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

寇準飲博歡呼

宋澧湖之役帝悉以軍事付寇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  
卒畏悅帝親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  
知別結揚儀飲博歌謔憤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軍再遇臨門作樂

金人以十萬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軍再遇臨  
門作樂以示開暇

周臺公曰以暇待戰兵法也然暇豈易言哉惟持據在干  
時而後從容在臨事矣時賢自視何如

伏

劉錡軍皆蕃休

兀朮攻順昌時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士氣開暇軍皆  
蕃休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聞敵力疲氣索忽遣  
數百人出西門接戰敵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  
斧犯之入其陣刀斧亂下白衣至申敵敗退既以拒馬木為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五十三

障少休歇食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所敵又大破之棄尸戮馬  
血肉枕藉並旗器甲積如山阜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  
金兵數十萬唯能以逆持勝是以大勝

張魯兵分數替

張魯守南劍范汝為宋寇魯起鄉兵與之戰分兵為數替使  
更迭出戰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

宋晦庵先生曰大要臨陣在君休迭工分一軍為數替將

戰便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  
人力將困即調食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  
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又劉信叔順昌之役

大概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環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乎乎曰熱甚不可著乎矣時城中軍五千人信叔分為五隊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饑之患於此擊之足以勝也

周臺公曰以佚待勞兵法也此更無他道惟番休以戰則士有餘力矣所以吳子云無絕人馬之力更迭法也

劉錡坐餉戰士

兀朮攻順昌時大暑敵連來人馬饑渴飲食水軍者祇病方晨氣清涼騎按兵不動連未中間敵力疲氣索忽遣人接戰自辰至申敵敗退以拒馬木為障少休歇乃出黃飯坐餉戰士如平時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食飲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所敵又大破之唯能以飽待飢是以大勝

張魯更迭食士

張魯守南劍范汝為宋寇督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兵為數督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

周臺公曰以飽待饑兵法也此亦無他道惟飲食以時則士有餘飽矣所以吳子云無失飲食之節調理得也

李綱以百步法守都城

金兵渡河道君皇帝東幸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兩軍之屬不與焉條樓櫓掛鐘暮安砲坐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欄木障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

周臺公曰以治待亂兵法也然任得其人則治任非其人則亂故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也

李光弼

史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李光弼軍令嚴整賊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周臺公曰以密待疏兵法也然神優於事則密事貴於神則疎故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也

運將安邊

唐太宗

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

賜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  
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宋太祖

帝常注意於謀帥命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  
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  
南馬仁瑄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  
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德輝守  
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  
所部州縣莫不稱義之利悉與之恐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  
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置置每來朝必召對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五十五

命坐賜以飲食賜香珠異繡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  
間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鈔必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  
克捷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  
廣吳楚之地

周臺公曰：晁家今有言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  
擇也唐太宗宋太祖豈非千古帝王之師哉

王瓚

昔者王瓚之在本兵也容澤之乳笑自如人或訝之瓚曰  
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才吾置之諸州是也未  
幾而全捷聞人咸稱服

周臺公曰：王瓚亦本兵也今虜寇憑陵所至殘破哀哉斯  
民復羅秦燕巢林之慘矣四郭多壘何辱如之彼任樞筓  
者伊何人哉

用財欲求

總論

周臺公曰：能成天下之大功者在於信賞必罰厚賞重罰  
而已然賞為表罰為裏必先能揮金如土而後可以致  
人如草若無千金之賞誘之於前徒以猛虎之威迫之於  
後將儒則詳將武則逃耳故泥沙之汰雖可惜而出納之  
吝則明君賢將之所深恨而不屑者也黃石公不云乎軍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五十六

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財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  
死

漢高祖

楚圍漢王於滎陽陳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大鍾離  
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稍數萬斤金行反  
間問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  
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平  
悉其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大疑  
亞父亞父故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問項王疑之大  
怒乞骸骨歸用平計策卒滅楚

行漢高祖

宋太祖

周臺公曰。按口況言於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宴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生俄頃固宜。推畫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和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兵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用財欲泰。若瑣瑣措。核金錢。縱有良將。可得盡其技耶。又按蘇轍曰。太祖用李漢超等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五十七

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餽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臺財如棄。冀土烟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食其金錢。捐軀命。忠難深。入敵國。判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寇。必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散僧用。謂之自盜。而所謂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五十八

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緡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財。則曰官給茶練。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練。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閫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籍口。以取其將帥。則止。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嘗患於不足。繇此故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日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敵。報

近。好箇宋太祖

羊祜

王濟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濟曰。吾欲使容長戰。幡旗衆皆咲之。後參征南軍。羊祜深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濟為人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濟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及濟伐吳。果一舉平之。

好箇羊太傅

周臺公曰。制勝之方。雖不外此。亦不盡此。予。但因時賢所

不足者言之耳。至於選將安邑用財欲泰此二項尤今日項門一針也。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五十九

金湯借箸跋

不佞偶走朔得從臺公遊因請所為金湯借箸一書書中引古證今靡有遺慮而要其胸中之武庫尚未可以言蓋也臺公其有心人也然精之不覺察書而歎夫借箸之借蓋憤於得者之不能籌而借之也又激於能籌者之不得籌一借之也使人皆不得籌而欲起為借則時事可虞人皆不能籌而致代為借則時事尤可虞今臺公行且應弓旌為

聖天子干城腹心之寄無煩借矣則其所以籌世者端不出簡練揣摩中又宵侯出草履著竹帛然後始知臺公哉昔人粟米為圖而指畫之畧儲擊帶為城而攻擊之械窮彼誠先得其勝

金湯借箸

跋

算非苟而已謹識末簡以為異日卷

楚西陵友弟周之茂預首書

金湯借箸卷十三終





殘本金湯十二籌八卷

江蘇周厚  
培家藏本

明李盤撰盤字小有揚州人是書以十二籌爲名  
而今所存者一日籌修備二日籌訓練三日籌積  
貯四日籌制器五日籌清野六日籌方畧七日籌  
水戰八日籌制勝已闕其四籌蓋斷爛不完之本  
矣所言皆團練鄉勇扞禦土寇之計襍引古事以  
証之多不切合亦頗支蔓如無糧無水不可以守  
三尺童子能知之而臚列前代絕糧絕水之故實  
以爲鑒戒連篇累牘殊爲浪費筆墨所列飛鎗飛  
刀諸法及以桐油雞卵拋擲敵船使滑不能立諸  
計亦頗近戲劇也

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首二  
卷

〔明〕宋徵璧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劄閉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氏兵法  
測要二十卷》提要

左氏兵法測要敘

今天下多事緩急少依賴之人或以  
為文武之途分故不盡人才之用然  
非

國制之失也洪武中有司請立武成王  
敘

廟

聖祖

諭之以文武之道本出於一合則人  
才盛分則人才衰遂罷武成廟不立  
也豈不以養成于學較漸之以經術  
如羆如虎之士惟我所用之哉沿至

今日習韜鈴之言者以其言爲羔鴈  
薦寵於公卿間一旦授以事任不旋  
踵敗去以故恒以談兵事爲諱諱而  
不習文武之途遂判士大夫可與從  
容不可與兵革其蔽見於此矣是何  
不觀于春秋之事乎晉文之擇帥也  
爰舉卻縠以其悅禮樂而敦詩書也  
而於時列國亦多得人故入則爲卿  
出則爲帥一人而二事兼焉不別求  
材也至于司馬軍尉之屬皆慎其選

叙

二

於是魏絳羊舌父子終身其間故軍  
無秕政所向成功及至後世別流以  
處之分銓以序之文事武備離而爲  
二而古意衰矣上本宋子博學潔修  
士也著左氏測要一書予從 詹公  
先生處受而讀之則間語陳先生曰  
古之立言者或功成而後垂之爲書  
或著書而未必能見其功夫以宋子  
之才卽連舉不第年齒僅踰立耳未  
爲不遇也要何途不可致乃章章以

叙

三

談兵自處耶陳先生曰宋子之爲此也非以自炫鬻也夫躬耕讀書若徐宋二子者安往不得貧賤要以四郊多壘士人與其工于輦悅爲雕繪之學孰若與同志之朋講求切要援古證今因勢立志則空談何必非實事宋子卽未能見諸施行乎要以公其書于天下自當有所裨益此則宋子之志矣因相與歎曰不私其所見不避其所難宋子君子也其書斷然不

叙

四

可廢矣使

國家異日收文武之用者其在斯編歟其在斯編歟

襄西友人方岳貢題

叙

五

左氏兵法測要序

晉之言兵者皆本左氏予讀其書見叙  
列戰功與師之曲直而已非有陰謀深  
策若孫吳家言可以爲法者也而籌師  
者顧祖之何與予於上木測要之編而  
知其略矣周室缺微諸侯力政未遠仁

序

勅書一

義故趙衰之謀卻縠曰說禮樂而敦詩  
書救災恤患師必有成足高心蕩不待  
能者而知其覆亾之將至矣當時齊秦  
晉楚諸國無歲不用兵而帥乘輯睦諸  
侯畢從則其驗也今慷慨之士蘊伏草  
莽天下事無敢言者薦紳先生恥談兵

革撥甲冑而典封疆又皆不習成敗之  
故興廢之繇若古之名將能制勝也上  
木取左氏已成之法而叅伍後事凡遠  
近離合勞逸多少之數無不備具昭然  
可行而復也豈與夫不習已事而好言  
縱橫之術者比乎且言兵者未必能用

序

勅書二

用其言者未必卽效更以爲罪焉孰如  
前後相引順之則勝違之則敗可燭照  
而覩若上木是編之詳而白也夫兵之  
不善訓練失也若鄭之二拒楚之兩廣  
晉之三軍三行進退截如矣以言乎軍  
寔則楚之授子晉之伐木及與豫異矣

以言乎設竒致敵則若祝聃之禦戎也  
嘗而去之爲覆以待之魏舒之毀車以  
及狄也爲五陣以相離克之于阨是皆  
可行者矣而夏有時事之可援者二晉  
隨會之爲中軍也盜皆入秦今流人半  
天下兵不尾賊反收賊之棄以爲厚利

序

勸尚三

焉可慮也河曲之戰士會在秦知晉之  
實晉人患之楚材晉用楚是以燬今我  
叛將皆爲奴用而又棄屬國與屬夷焉  
幸其不來以爲固是可恃乎不可恃乎  
子年長矣不爲世用偃臥蓬藿無復從  
軍之氣上木雖困公車然不久將大用

於世用繫虜內弭盜以是盡驗也豈曰  
苟取富饗以自娛樂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哉子以測上木之志與其用矣丁丑  
仲冬同里盟弟周立勳序

勸尚四

左氏兵法測要序

余之爲諸生老矣上木亦數上公車數不用  
既自相語曰今天下蓋多事矣然其時尚可  
爲失今不爲後且有十百難於此者徒恨不  
能以其私議通於薦紳先生間雖我二三兄  
弟在仕籍者則亦以我兩人爲狂嘗不能畢  
其說也顧時之所急無甚於兵卽欲強默如

序

卷一

藿食之憂何上木乃取左氏之言係兵事者  
博以古驗叅以今指予受而點次之時亦以  
已意相出入也既成上木請序言焉余惟子  
瞻之論孫子也謂其書十三篇雜然言之而  
聽用者之自擇也今上木之書其亦雜然言  
之者乎其亦有大指所在言之重複而使人  
得其切用以濟國事者乎夫兵家之言其變

無方制勝於兩陳之間者隨其勢而導之耳

若夫當今所急蓋有五者余於左氏得五言  
焉誠能盡用此五言內奠乞活外撻建夷在  
指顧之間矣其說在郤克之請車乘也在子  
產之論治國也在欒武子之論楚師也在魏  
絳之論和戎也在晉人使巫臣通吳以制楚  
也今之談者以兵力不足爲憂議欲募月宿

序

卷三

糧聚十餘萬甲士一鼓而殄群寇夫糧非可  
卒辦甲士非可卒聚此募月以前能使吾民  
忍歛以待天兵之來乎且將之能者不必用  
衆用衆者未必能辦事徒以不足爲解免地  
耳郤子伐齊與之城濮之賦而乃求益焉郤  
子自以爲不能故請益車乘然則用衆非良  
將法也賊寇所在縱橫我兵尾而衛之恣取

掠耳縱賊不擊其弊坐此夫使紀律不嚴官軍殺我其毒已甚何用討賊乎且盜非有雄志也兵非素擅廢立若唐季之事也如使嚴爲約束曰行省自守其地使寇得入境有誅將帥各部其卒伍掠一物者有誅如此有縱賊之罰無緩寇之利子產之言曰火烈則人鮮歿焉水弱則人多歿焉以此治盜度可不

申

開公三

日平也京營之卒內以備禦外以討伐我朝固嘗用之矣沿習至今汰之不可練之不能一旦有事何以待之且其爲制或合而分或分而合所以新耳目便揀閱也可不爲之變計乎樂武子之言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右廣初駕左則受之各當其序以備不虞故能定霸今訓練之法日弊而爲城郢之計此奸

人所以生心也曩時三衛爲我藩籬時以虜之出入告我我得爲備至於

穆廟初年大虜解辮內向邊人無事今者奴寇旣劇而順義部落烏散矣不撫之爲我用而拒之爲我敵使奴得聯屬內外諸部以逞志於我豈完策乎魏絳之言曰和戎有五利晉用其謀邊鄙輯睦今夷部猶在宣雲之間招

申

開公四

攜其族類以爲我屏蔽效可睹也麗人之奉正朔無處於此者

神廟以數年之力存而復之今者爲奴所乘而我未有以爲援也蓋以少出師不足以爲重而多出師則非力所及也然亦當事者之失計矣漢武不憚封侯之賞以募使絕域者何也伐交之策也我縱未有以爲援且當募博



望定遠之流與之一節以

朝命慰勞其君臣而因監其軍使彼猶有所繫

而不至折而爲奴屬者吳至弱國也巫臣通晉於吳而楚人始罷於奔命故通麗者所以制奴也此五言者余以爲切今之奇也行前之三言以治內行後之二言以制外天下其庶可爲乎若夫奇正之方變合之勢心知

序

閻公五

其然而不能道之卽強爲一言自非機鑿不惑之士固未能審取舍定猶豫也上木能言之亦惟上木能用之哉余無用於世矣將買田而隱焉諸葛司馬或出或處所見正同也

同罷友第徐孚遠題

左氏兵法測要叙

左氏兵法測要者我友宋子尚木因舊史論得失審形勢觀世變以窮兵械之本乃引經立政之書非特權謀之用也春秋以來言兵之家不可勝數然大要虛設機勢以爲無方之應未嘗節比以驗之於事曰彼固無常形

序

乙

與常說也至唐杜君卿始依孫吳證往事而其後則宋仁宗之祕略以至曾公亮丁度楊肅之徒咸集史冊之遺文爲權家之龜鑑可謂備矣然其體每以類相從而未能旁引曲譬推見未然以極於變化異同之際是故存焉而弗尊今觀尚木之書其立本也正其釋

義也詳其設慮也微其觸類也廣或古人所  
已成之事而代爲之勝算或古人所未及之  
思而推之於必然使人讀其書雖天下之至  
懦弱者莫不欣然息一奮其智則世之知兵  
而善用孰有踰此者乎然則何以必左氏也  
世稱左氏好談兵非左氏之好談兵而春秋  
序  
之賢士大夫皆能爲兵也且兵法之變春秋  
始也前此無知兵者乎曰有之而不能及也  
卽無論黃帝蚩尤之屬而胤之征南巢之役  
牧野商奄之駕申約束布大義而已其設奇  
用間之方未之備也後此無知兵者乎曰有  
之而非所尚也七國牲牢其民而有技擊武

卒銳士虎賁之號使民以殺戮爲爵賞其所  
爲將者非羈旅之險夫則凶殘之悍士於國  
家非有骨肉係屬之義其人非有詩書禮樂  
之澤也是故斬晉或以十萬計坑卒或以四  
十萬計生民之禍烈矣夫軍事莫密於治兵  
莫重於任將治兵必損益古法以參酌時制  
序  
使法度有所定而耳目有所新則繁簡多寡  
皆了然得我所以制勝之具任將必我之腹  
心大臣剛毅而有盛德寬大而有智勇者然  
後所向而成功功成而民以安國以靖嗟乎  
兵法之日變此春秋之異於先王也任將之  
不失此春秋之同於先王也夫十二國竝立

五霸迭興鬪智角力則於兵制不得不有所  
變故魯之丘甲齊之叅國晉之六軍楚之二  
廣若敖申息之屬秦之三軍陷陳凡此皆非  
古制也而各有善用之道春秋之君欲知人  
之賢否而決其勝負必驗之於治兵是以兵  
精而其戰也亦不能寡殺至於命將則國之

序

三卿與諸大夫而已夫魏犢狼曠之流天下  
之至勇也而未嘗將也仁而好禮戢下而附  
上則元帥之材也是故大者以強小者以存  
然則不倍先王之教而可爲後世之用者舍  
左氏誰與歸哉不然尚木奚取焉夫兵之必  
不可泥於井田也將之必不可屬於鄙人武

士也三代以後皆然矣三代以後稱盛者莫  
如漢而漢之治則王霸雜此卽春秋之所爲  
治也而儒者之言曰霸術必不可用夫孔子  
生三代之前而不能廢霸矣何儒者於三代  
之後而獨能廢之甚矣其誇而無當也今

國家休德纍葉上繼周漢而內訌外決莫之所

序

措何哉擁兵百萬而不能設法以治之士大  
夫不能專將而屬於麤悍之人也尚木慨然  
發憤以兵爲必可用而薦紳之家每以爲諱  
尚木解之曰安敢侈然以爲子大夫憂非必  
親桴鼓冒矢石也進賢而退不肖則本端矣  
奉公而執法則威立矣潔已而卹下則民固

矣扶弱而救災則隣懷矣機敏而辭辨則敵畏矣今之兵弱而武弛者非皆封疆之罪也數者之無一焉足恃也故其爲書凡數者之得失皆諱著焉而一本於兵事旨哉言乎嗟乎當今不乏賢士大夫矣縱不能親桴鼓冒矢石也其爲管敬仲之修政趙成子之推賢

序

六

隨武子之謀身公孫子美之交隣魏莊子之靖國乎讀尚木之書而憬然有志於斯者予願爲執鞭矣

同邑友弟陳子龍題

序

崇禎丙子

天子下明詔頒郡國習孫吳之書嫻騎射之事蓋憤憤於天下之大而知兵者鮮也予等數人遂作兵家言目應之維肯宋子上木獨銳意學射射成謂我輩無橫草之功方恨恨耳奈何目韜鈴之雄供書生家臆說乎予輩強

序

彭一

宋子至再宋子竟亦不應也未幾上木上公車不第目歸慨然無聊因弄閨公輩坐歎終日互益智筭鏡古準今援嘗度變講求戰陣奇正之方推原前制損益之用取左氏論斷之不三月而測要成此左測所爲作矣夫左氏于列國征伐戰攻之事不過紀載耳夫天下一統不可目稱敵中國與夷不可以稱敵

不稱敵者不可以爭長故設奇用間莫備於  
春秋謂其宐於稱敵也其時卿大夫與國君  
咸耻敗而惕亡故勝而能下有聽其盟而反  
者矣敗而能復有隨用其人呂成功者矣今  
始不知惕終不知耻此一異也古者患無其  
人有其人矣患其在敵而不歸我如隨會之  
在秦賈季之在翟趙孟呂爲深憂今何患乎

序

彭二

敵而自矜之弱者驅之死强者驅之叛此又  
一異也古者患未有命令既有命令矣則違  
之呂爲悖遵之呂爲順如穰苴之斬莊賈非  
景公意也然公竟不得呂專擅之舉舉之今  
者不從上之命令而從上之意呂爲敢于用  
者法是而意非則身危不敢于用者法非而  
意是則身安庸人豈肯樂危而惡安哉吾知

其必不然矣此又一異也古者將帥達達敦  
詩書說禮樂然城濮之戰樂枝使輿曳柴而  
僞遁晉師陳于莘北胥臣蒙馬呂廂皮此豈  
詩書禮樂之所有乎今主者每不足於賢佐  
者每不足於仁其於不擾民不多殺士卒之  
道守之者寡矣第二十年來縱寇養患又何  
其仁而不暴有儒者之德也此又一異也古

序

彭三

今之異不可勝指要呂宋子之參驗徐子之  
裁斷無不備焉宋子豈敢自居于知兵哉固  
未離乎廉讓智勇體國愛民之意也願與賢  
士大夫交勉之而已

同郡友弟彭賓燕又氏題

左氏兵法測要序

或問用兵之道有神力乎余曰否有奇謀乎余曰否用兵之道實事而已士大夫習則常勝常勝則常有兵不習則常不勝常不勝則常無兵往者春秋之世天下五十餘國霸莫如齊晉強莫如秦楚固嘗仗師武之力藉戰勝之威矣其他小國之師莫不勤戰以鄭之介於兩大之間爲楚則楚重爲晉則晉重以衛之弱而可以勝于齊以小邾之微而可以勝于魯以魯之衰而可以勝于宋以吳之夷而可以爭長於晉以越之敗而可以復于吳是皆當時士大

夫習于兵嫻於法也至於今日天下一統天子之威行千萬里天下勝兵無慮數百萬而自戊午用兵以來二十餘年虜日益橫盜日益多兵日益弱求其一矢相加遺者而不可得反不及于春秋之小國者其士大夫不習于兵不嫻于法以爲兵家之道出入變化自有天才不可學而能也嗟乎是又安得司馬穰苴孫武吳起者而後兵可用哉尚木少爲左氏之學有當陽之癖樂觀其治兵行師攻謀伐交之術因裒集其事通其流畧至于晚近皆較量而籌畫之爲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余讀而誦

之曰此真救時之書也今天下多故

聖人宵衣苟有百里之寄不能必其一日之  
無事則不能必其不用兵不能必其不用  
兵則不可以不知兵官長爲將帥子弟爲  
徒衆出才智以進退用爪牙以角拒此猶  
筐篋簿書之事不可以爲非常之舉不意

序三

之變也古之人蓋常行之于樽俎之間出  
之于衽席之上矣士大夫其勉之哉毋使  
關壯繆狄武襄笑人則夷盜可以平而兵  
革可以息也此又宋子之志也

同郡友弟李雯題

序

易象與魯春秋皆濶乎幾事之書幾事之大  
者莫如兵然易惟陰陽飛伏籠篋雜占不廢  
于行間師卦之陳五營九軍今人弗能知若  
春秋則二百四十二季之行事深切著明大  
司馬六軍敗于魚麗內政崇卒鷄父荆尸試  
緡左氏而霸主之英斷格人之僉謀武夫之

序

蔡一

致歿若寓目焉是日劉歆建之學官徵諸事  
應歷狀可據矣厥後善將兵若關壯繆杜征  
南狄武襄岳武穆皆好之誠以其言乎幾事  
者詳明而專決也夫兵危事也非博觀乎古  
今成敗之數而明乎天下之大勢以爲之備  
虞卽徒庀夫形名節制芻糧卒禁猶爲一時  
格鬪之術而非兵法也幸有之適伊川也見

被髮而祭于桀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  
禮先亡矣逮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及此  
期也是知蠻夷鎮蕃各有攸處迺徐州有徐  
戎秦晉多驪戎白狄中原有蠻城豈古帝王  
羈縻之九州亦若曹操之處五部

國初之處降夷者邪謂秦始有天下悉逆逐  
之其弘略弗可及矣蓋秦晉皆恃戎狄爲勛

序

蔡二

秦本西戎而晉宗國也至其爭閭田率陰戎  
以伐王人而王告以先王居之四裔者惠公  
誘以來侵諸姬而入郊甸后稷封殖之天下  
而戎制之嗚呼則亦有其漸矣申侯與繒西  
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平王之立也晉文侯  
有修扞功錫之桓弓矢曾不爲王復讎而  
使避犬戎于洛邑秦襄公送王復賜之岐以

西之地秦用終霸馴至有天下然則夷狄之  
旣周可勝言哉於後秦晉雖號平戎于王晉  
雖滅狄獻俘而吳楚起矣州來之師大敗諸  
侯潢池之會吳爭長于晉矣宋之盟盡得諸  
侯申之會楚遂霸天下矣竊以春秋之始天  
下大執在西北春秋之終天下大執在東南  
三戶亡秦天限之險兆見于茲左氏之學其

序

蔡三

于世變良可測已故明乎天下之大執于夷  
狄也防乎其防其春秋之志也夫夫防乎其  
防豈征伐之已也使中國而爲夷狄之行則  
夷狄焉已矣槃瓠浮竹近在百粵胡床羌裘  
甘爲五胡夷狄陰類也其雄騎恆待月滿利  
則羣進害則羣退部落名字從其健者中國  
而柔狡唯阿不能特立以事一丈夫皆夷狄



也于是民無所聊錕而爲盜則患其內訌以爲夷狄助夫盜則我民耳何患之有曷不若春秋時各治其疆事盜賊豈能侵軼哉有爲子產之聞盜成剝而出而毋爲季孫之賞盜至于不可詰也斯亦已盜之善術矣故天下非盜賊之患而夷狄之患非夷狄之患而夷狄之行之患也雖然以天下之患而以爲不足患者有之卽以爲足患而姑無庸患者有之若夫患之而爲之畫焉畫之而中焉我思古人當亦一二人而已矣夫畫之而中焉而患可弭也苟莫令畫之而徒患之已耳則有何嗟及之歎此左測之所繇作也

同邑友弟蔡樅題

序  
士必治識而後膽壯必治膽而後智生然識繇天縱而古今論助之功尤不可少夫獨坐一室而欲周知時勢高下地形險阻人情物土之陰陽燥濕其何道而能然乎故必延攬忠益與之盱衡抵掌而又取古人已驗之故方與未發之新智參觀而變化之天下之事庶無有能爲我難者矣夫不達古不能通今不經文不能緯武孫仲謀謂呂子明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益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古人之相勉學識蓋如此今之人素不習兵一旦有事則循資充之拘牽成格而傲倖成功曰是固有數焉然則天下事遂終不可爲乎夫無任事之人良繇解讀書之人所言所見適至是也蓋讀書不資煩資觀其大要英博沉奧孰如左氏春秋其賞罰是非萬世之經也剛柔進退萬世之權也雖不盡行師而行師之道無有過之者古來豪傑如壯繆武穆

諸賢皆深息篤好之蓋嘗觀於晉楚齊秦之戰知其勇而有禮也用變而以信爲本審勢而以情爲歸倥偬之際何其整而暇乎而權衡在心變化莫測真禦侮之良規也顧或謂霍嫖姚行師不喜古法夫因古而用古其法不爽因古而變古其智不窮戰勝攻取虛實變化之間豈能盡言哉曳柴揚塵以形其衆而又有滅竈滅火以形其寡者嘗敵速去以形其退而又有斥山沿澤以形其進者油幕冠樹以形其強而

序

卷

子建二

兄存標子建題於君子堂

左氏兵法測要序

家從兄尚木撰左氏兵法測要成以示徵與且命序之徵與誦而歎曰此非獨救時之良書也後世且將尸而祝焉蓋兵家者流莫不宗孫吳其言至精而所論者大勢不附之以事則不明也附之以事而猶不明則後世之事不能盡當孫吳之言也左傳之爲書也叙事而已不虛論兵勢而叙兵之所勝與所敗大小具盡焉以實事明虛說不若以虛說明實事故以孫吳之說歸之左傳之事殆兵家之最上矣後世無代無治亂則無代無戰爭史書所載未嘗不詳而無以兵法名者獨左氏有春秋兵法名則以作史之人不能知兵如丘明而後世用兵亦不能如春秋之亟也然就一事論一事不若參衆事以論一事以左傳爲歸而援後世之

序

卷之二

事以叅之而左傳兵法乃得大備也夫就左氏而論兵亦已詳且盡矣乃復通之以孫吳叅之以後代質能明之文能盡之此尚木之書所以爲丘明之知己兵家之功臣也今天下苦兵矣而用之者苦於無法縉紳之家視介冑爲危具而武夫戰士復不爲朝廷用至于游光之客爲大言以欺賢人其意不過金錢其談已過韓白矣使有人焉於貧賤之時草茅之下深心講求古之爲兵若何今之爲兵若何此法可行此法不可行口能道之而身能行之則一旦爲

天子大將亦何難乎尚木今雖伏菰蘆中未發聲于天下安知無特逢之遇甲兵之任今之空言不爲後之實事哉我家先世蓋多異人雖不大賢顯而好奇任俠要必有負拔與衆殊者至輿輩兄弟或

多善人而意氣平謹無復適上今尚木所爲書若此蓋其意深遠矣豈復爲文章之士循榮之儒已耶故輿隨同社諸子之後樂得而序之以附不朽云從弟徵輿敬序



左氏兵法測要卷目

一卷 凡例 大例 周禮圖說 列國兵制

列國戰陳圖記

二卷 東周天王年表 列國諸侯年表 晉楚

執政年表 歲星圖說 列國輿圖

共二卷

一卷 隱公桓公至莊公二年

二卷 莊公三年至僖公四年

三卷 僖公五年至僖公二十二年

四卷 僖公二十三年至僖公二十八年

五卷 僖公二十九年至文公十年

六卷 文公十一年至宣公十一年

七卷 宣公十二年至宣公十八年

八卷 成公元年至成公十一年

九卷 成公十二年至成公十八年

十卷 襄公元年至襄公十年

卷目

十一卷 襄公十一年至襄公十九年

十二卷 襄公二十年至襄公三十年

十三卷 昭公元年至昭公十三年

十四卷 昭公十四年至昭公二十一年

十五卷 昭公二十二年至昭公二十六年

十六卷 昭公二十七年至定公五年

十七卷 定公六年至定公十四年

十八卷 哀公元年至哀公九年

十九卷 哀公十年至哀公十五年

二十卷 哀公十六年至二十七年

共二十卷

卷目 畢

凡例

華亭宋徵璧尚木述

一左氏宜列學官。以其耳目相接。羽翼聖經。劉歆發憤。固為首功。但二百四十餘年。事既繁雜。詞亦浩瀚。是非得失。何可勝陳。茲獨取列國兵事論斷之。任其蒙心。聊率管見。譬弋飛蟲。十不獲一。因名測要焉。

一左氏同於六經。世所共珍。但徒耽玩文詞。意不在遠。遂使意因詞匿。事緣文掩。予所取舍。則異於是。刪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其繁縟。獨存猷畧。較舊本稍為徑省。

一列國兵事。如侵伐攻圍。有傳直載本事。別無義類者。又有事體瑣屑。本無關係者。又有本事既詳。別復旁出者。予悉不載。惟吳越始末。詳於國語。予因節其大畧。隨事附見。補所不逮云。

一杜征南最號知兵。自言有左氏癖。然猶一生精力。竭於左氏。予於左氏。向非服習。適丁丑仲夏。同徐子周子。泛舟虎溪。感念時艱。太息良久。因追論往古名

將皆於左氏考究原流。惜左氏兵法。未覩善本。以予多暇。屬予研討。不揣迷謬。妄為論斷。未能推測意理。審識指趣。而欲斷然自成一書。行遠垂久。難哉。

一任宏列兵事為四種。衛公分為三等。推其本旨。詎易言窮。且古之將相。或繇天授。或遇良師。故能洞曉兵機。預審成敗。予身既卑賤。質復愚魯。兼以體弱。善病。日理醫藥。誠無士行運甕之勤。惟切安仁白髮之嘆。躬耕南畝。局促轅下。高山大川。遠隔千里。奇材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客不交一人。徒以愚頑之心。撫已朽之成跡。鴻鵠翔翔。猶循藪澤。管人所為。致譏於臆論也。

一左傳兵事。大抵皆是車戰。間用徒兵。未嘗載騎。以春秋尚沿周制。兵貴精少。未若戰國盡數調遣。且巧拙殊製。前後異宜。援古証今。疑非適用。但左氏為兵法之祖。自不可廢。如河流曲折。必溯崑崙。而變化則存乎人哉。

一左氏向有杜林合註。稱為善本。然杜實淵深林殊

淺鄙所存多寡自難一概。若夫詞本顯白，不煩詮解。意涉旁岐，無關大義者，槩從刪削。既使理義炳朗，復今文詞連貫，亦閱者之一助。

一左圖右史，古人所重。故東周天王年表，列國諸侯年表，晉楚執政年表，皆所未備，乃為補作。至於列國總圖、車步陳法、歲星雜說，俱為詳核圖畫冠之卷首。又摭撫本傳義例，加以裁斷，為左氏大凡數則，共為二卷。合兵法測要共二十二卷。若夫春秋因乎魯史，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三 劍閣齋

前後悉遵編年，其無兵事者，則闕焉。

一長夏郊居，余墨守丘明家伯氏子建論，斷國策，伸紙率筆，各抒所見。適 翁公先生見之，過為推獎。友人聞公聖期同棲隴畝，素諳天人，遂詳加評騭，闡明指要事，或切今議，皆獨發，得其意理，洵能益智矣。

一役將告竣，西銘張太史惠寄左氏兵畧，因復采取數則，補所不逮，自慚陋詞，匪云謀野，無裨實用，何當懸之玉帳，勒諸金版，聊供識者嗤笑而已。

一內史姜神超先生，極稱經武淵源一書，予以神超先生胸羅武庫，而李見羅先生當年用兵如神，因從友人處借觀，披覽之餘，使人為之流連矣。

一子從闡公臥子之後，選輯名臣經世編，上自弘承，近至隆萬，凡名公鉅卿，約有三百餘家，人文之盛，掩前代其謀謨猷略，載自本集者，皆為博采。兵農禮樂，總歸切要，異同詳略，煥若神明，固一朝之鉅製，特之良書也。但做豈編亦見聞有限，惟冀海內名賢，惠而教我。國華家乘，總祈緘寄，倘祕本可念，不敢沉軼抄綴訖事，便當盥手拜璧。

三

左氏大例

華亭宋徵璧尚木節要

各公

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註曰。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事。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註曰。為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

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

註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者也。

大崩曰敗績。

註曰。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

得雋曰克。

註曰。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眾。威權足以自

固。進不成為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

覆而敗之曰取某師。

註曰。覆謂威力兼備。若網羅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為文。

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註曰。襲者掩其不備。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五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註曰。雖夷狄俘擒。不以相遺。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註曰。謂進退在已。

凡勝國曰滅之。

註曰。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

獲大城焉曰入之。

註曰得大都而不有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註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群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言之

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註曰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六

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繇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

凡書取言易也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註曰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

用大師焉曰滅

註曰敵人距載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

弗地曰入

註曰謂勝其國邑不有地

凡獲器用曰得

註曰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爲人用者也

得用焉曰獲

註曰謂用器物以有獲如俘爲戰獲

凡傳大例皆爲釋經而發此不載經文而載傳大凡者要以傳本翼經譬之經律也傳條例也得條

例而後可以斷獄詳傳與春秋之大例而後可以

考事之是非得失故雜采左氏之文條列之而先

左氏兵法測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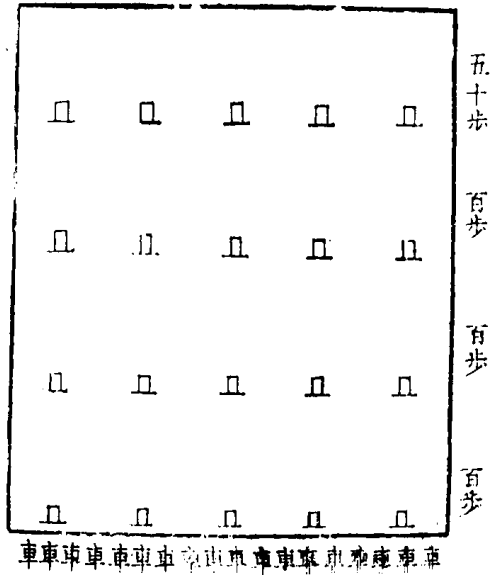
卷之一

七

後則以傳爲準焉使讀者展卷而二百餘年之兵事已識其大端矣



周禮大閱立表圖



卷之九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

陣一字平列如戰之陣辨鼓鐸錫鏡之用以教坐作

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草止也如

振旅之陣羣吏振車徒撰釋兵車步卒讀書述事爲書契合驗辨

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

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

皆如振旅遂以苗田而蒐之法中秋教治兵如振旅

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

都謂孤卿之位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

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而蒐田之

法中冬教大閱前期先大閱之期羣吏謂鄉師以下戒衆庶修

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除去田草立表田之日司馬建

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錫鏡各帥其

民而致致之大質明天正也弊什也旗誅後至者什旗而後至者

之乃陳陳司馬車徒車兵徒卒如戰之陣皆坐使坐聽誓羣吏聽誓

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

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所車徒

皆作起也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一表乃止三鼓

鐸掩其口羣吏弊旗又什其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

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驟足而進徒趨及表第三表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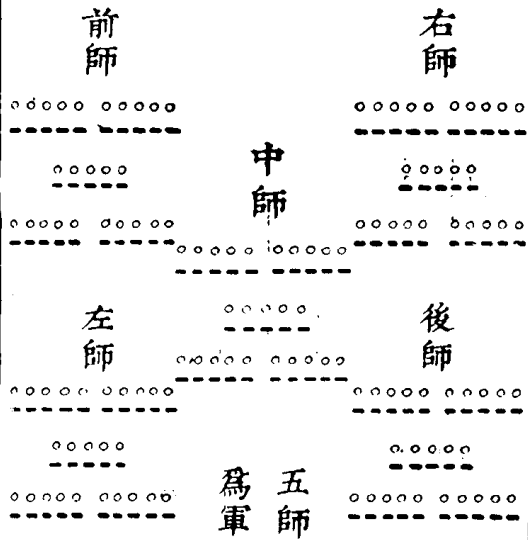
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決圍而去徒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止

鼓戒三闕鼓以三爲節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鏡且卻

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周禮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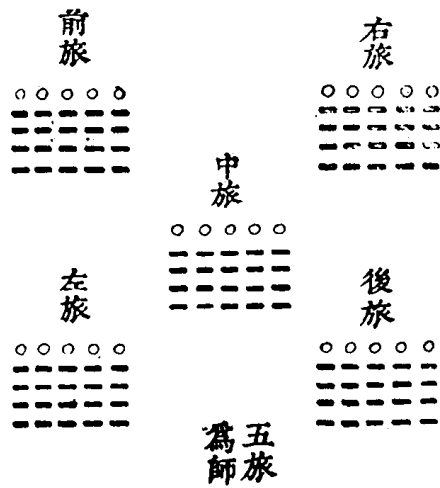


李氏兵法測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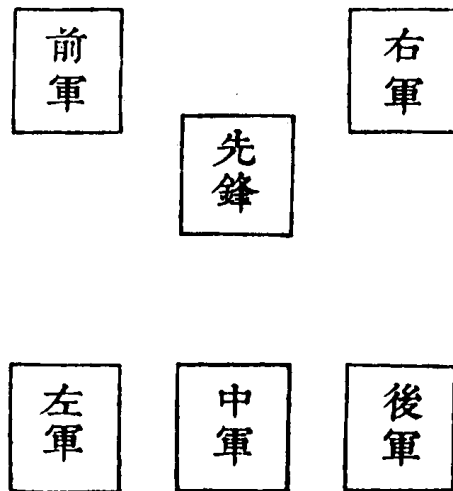
卷之

圭

周禮二萬五千五百人為一師圖



周禮天子六軍師圖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

圭

周禮

軍伍之制陣法不載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

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

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田獵功力之實以比追胥捕盜捕賊

以今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

求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

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

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獵也與追胥竭盡也作行也大司

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古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

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

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

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農兵陣記

農兵之陣周公封建之所作也夏商制軍天子六諸

侯三次國二小國一周公因之體國經野其制更詳

小國子男地方五十里田一鄉一遂鄉遂之民各萬

二千五百家次國伯地方七十里鄉遂倍之民倍之

大國公地方百里鄉遂三之民三之天子地方千里

鄉遂六之民六之軍之等視鄉焉卒之數視民焉以

是為差凡四時皆有教春以蒐田教辨鼓鐸錐鏡之

用夏以苗田教辨夜事之用秋以獮田教辨旗物之

用冬以狩田教辨車騎戰陣賞罰之用皆不同也凡

教閱地三百五十步並表四行平列行陣不示人左

右中前後之分凡平居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古

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

州州有州長五州為鄉鄉有卿有事以比人為伍同

伍為列比長為公司馬以閭人為兩同兩為拒胥為

兩司馬以族人為卒百卒同一車族師為卒長以黨

人為旅同旅五車為一隊黨正為旅師以州人為師

同師二十五車為偏州長為師帥偏將是也以鄉人

為軍同軍五偏為陣命卿為軍將一陣之大將也萬

兵於農此之謂也一軍者獨二軍分上下三軍中以

奉公左右為二拒六軍前右為拒中為先鋒左為備  
後為殿中中以奉天子六軍皆為正奇兵在正軍之  
外從兵又在奇之外此皆不載之法矣

奉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夫

周兵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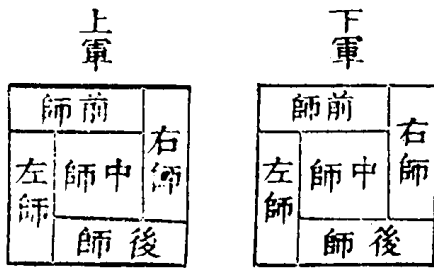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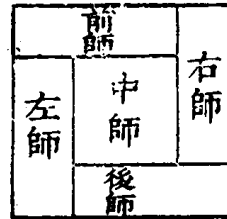
志

|        |         |    |           |
|--------|---------|----|-----------|
| 王上公    | 六鄉六遂    | 六軍 | 七萬五千人     |
| 大國上公   | 三鄉三遂    | 三軍 | 三萬七千人     |
| 次國侯伯   | 二鄉二遂    | 二軍 | 二萬五千人     |
| 小國子男   | 一鄉一遂    | 一軍 | 一萬二千人     |
| 伍五人    | 伍長公司馬下士 | 一軍 | 伍長二千五百人   |
| 兩二十人   | 兩司馬中士   | 一軍 | 兩司馬五百人    |
| 卒百人    | 卒長上士    | 一軍 | 卒長一千二百五十人 |
| 旅五百人   | 旅帥下大夫   | 一軍 | 旅帥二百五十人   |
| 師二千五百人 | 師帥中大夫   | 一軍 | 師帥五百人     |
| 軍五千人   | 軍將卿     | 一軍 | 共六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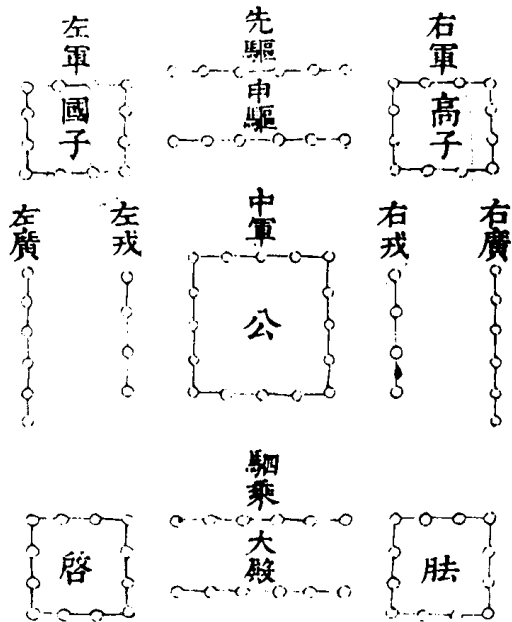
圖陣軍二國次禮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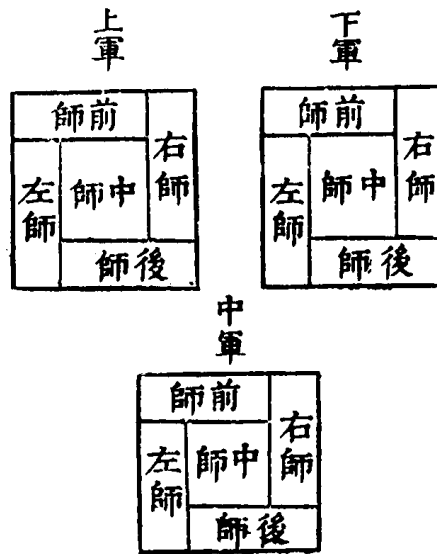
圖陣軍一國小禮周



圖陣政內仲管



圖師軍三國大禮周



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狻同菴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辛

內政陣記  
內政之陣。齊大夫管仲。霸天下之所作也。齊始從周。制作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三百五十乘。一軍二偏。一偏二十五車。一車卒百人。一卒分爲四兩。一兩分爲五伍。管仲至是乃更之。制國三萬人。車六百乘。一軍各五旅。一旅小戎之車。各四十乘。一乘卒五十人。五十人分爲十伍。以爲三軍。中軍公帥之。左軍國子帥之。右軍高子帥之。別有卒一萬。車二百乘。爲奇兵。比周制雖有不同。其實皆起於五也。厥後莊公伐衛。有先驅。申驅。啓。肱。廣。戎。駟。乘。大駟等。八陣之無非管仲之遺制。其獨無三軍之正者。恐傳者之記失其詳也。蘇軾之論。乃謂周制一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則其陣繁而且曲。管仲欲以歲月取天下。務爲簡略。速勝之兵。一軍一萬人。則其陣如貫繩。如畫棊。疏通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此不足與論齊兵也。蓋三軍者。受之於君者也。先驅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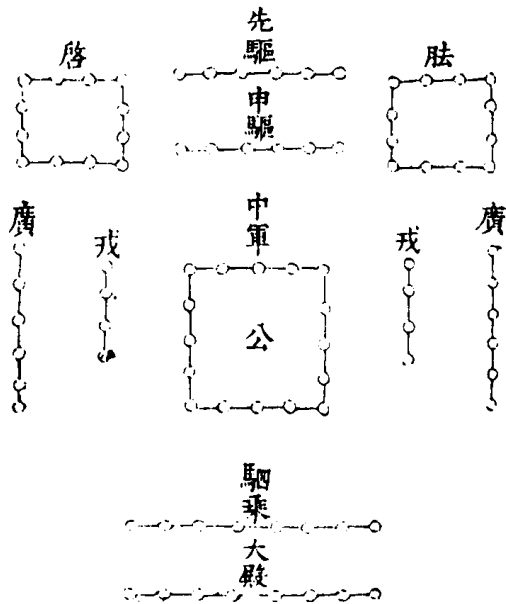
申驅大駉駟乘啓胙戎廣此則將之所自出者其陣之奇孰過於管仲若其陣若貫繩若畫棋何足以爲陣安能以伯於諸侯哉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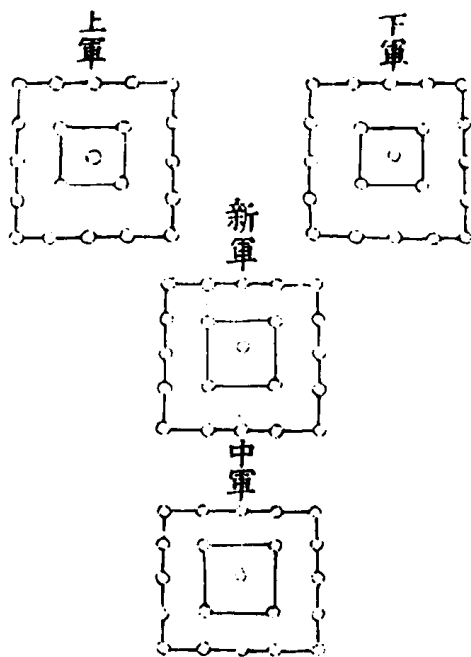
齊莊公伐衛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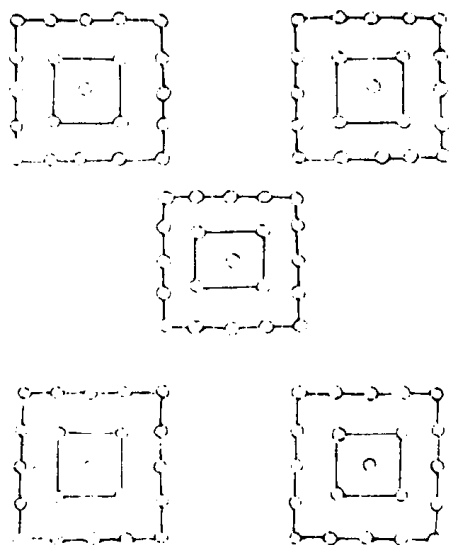
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轅榮御王孫揮王孫揮爲先驅召揚爲右爲先驅王孫申驅次前軍名成秩御莒恒莒恒爲申驅申鮮虞之傅摯爲右傅摯申鮮虞之子也爲申驅莒恒車曹開御戎曹開御莊晏父戎爲右爲莊公貳廣公副上之登御刑公刑公爲二廣帥虞蒲癸爲右爲廣刑公啓左翼牟成御襄罷師襄罷師爲左翼狼獲車右爲右爲左翼襄罷師商子車御侯朝侯朝爲商子車栢跳爲右爲右翼侯大殿後軍商子游御夏爲御之禦寇夏之禦寇爲後軍崔如爲右爲後軍夏之庸之越名駟乘駟乘四人共齊侯自衛遂伐晉取朝朝歌晉爲二隊齊師分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樊庭成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晉四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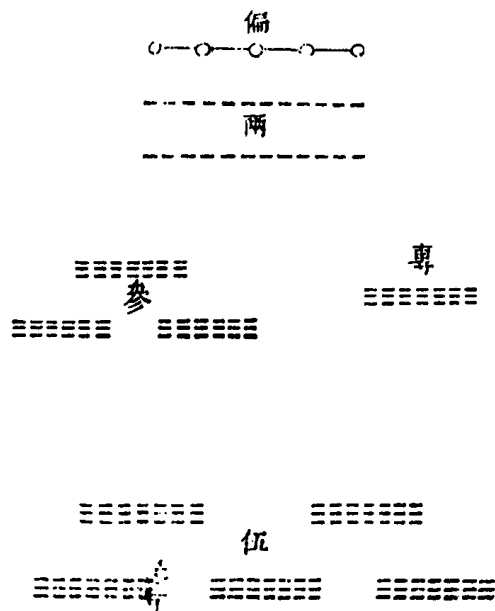
晉五軍陣圖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五

晉崇卒陣圖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五

晉荀吳伐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以步共車陣之。用有克之之理。困諸阨。

又克。阨地利。用寡。請皆卒。自我始。魏舒先。乃毀車以爲行。步。五乘爲三伍。解五乘之卒。令分爲步隊三陣。爲五陣。以相離。步卒四陣。兵車一處。兩於前。前二伍於後。五隊。專爲右角。右地勢險。參於左。左地勢平。偏爲前拒。車當前。以誘之。爲敵散之陣。翟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崇卒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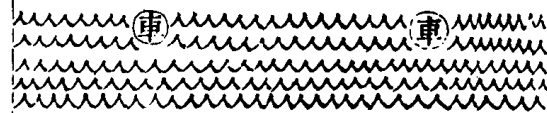
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所作也。晉舊法用周制五人爲伍，十伍爲兩，百人爲卒，二十五乘爲偏，每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千五百人，爲廐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興兵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荀吳伐無終，大鹵之地，阨而險，始舍車爲步步，如車布蓋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五方而立。一兩二十五人，亦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各一伍也。一車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左右前後方各一兩也。五車爲隊，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車爲偏，偏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爲陣，陣之布如偏之布，毀車爲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故其卒分爲五陣，以相離，各居一處而疏列之，卽一偏之法也。蓋車法起於步法，而步法不外於車法焉。其前兩後五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因地形險夷之便，而增損其數，出於一時之權宜也。

左氏兵法測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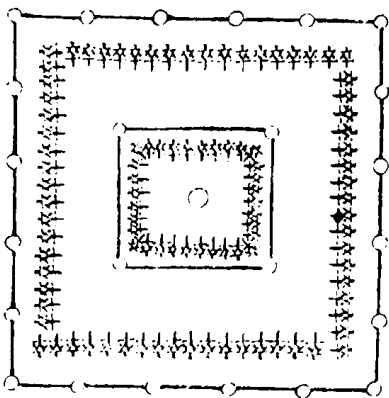
卷之一

十一

圖法列布車兩陣麗魚



圖陣麗魚列布車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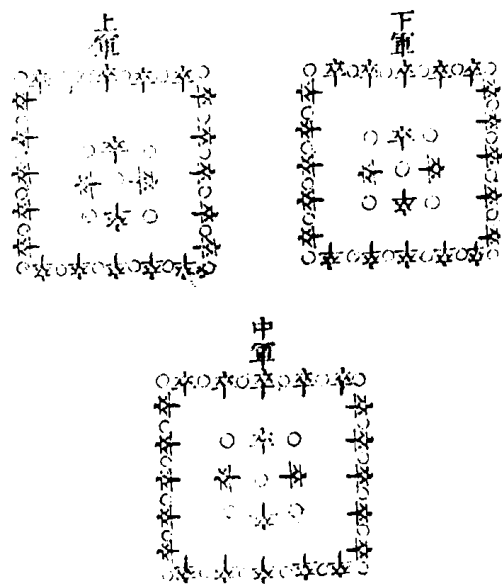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十一

鄭魚麗三軍陣圖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五

王奔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右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於鄭伯為左拒。左軍結為方陣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右軍結為方陣以當陳人。曰：陳亂而不整，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王卒而奔。既而三軍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鄭伯從之，使曼伯為右拒，蔡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為中軍，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

於縞葛命二拒，槍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而攻之，王卒大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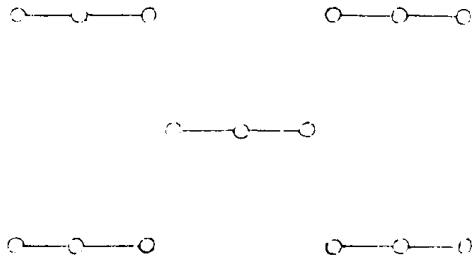
魚麗陣記

魚麗之陣，鄭大夫子元之所作也。鄭為大國，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隊五車，五偏五方，而立為方陣，以偏居前，以伍承偏之後，彌縫之間，如魚隊之附。故名為魚麗。陣按周制而為者也。周制五車為一隊，二十五車為一師，一百二十五車為一軍。鄭不稱師而稱偏，一師各當其一面，故也。周以百人為卒，一卒分為四兩，兩各二十五人，四面環車而立，以車甲士三人為中，兩各當其一面，戰合用奇，而車出則卒分列車之兩傍，隨車而進。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其法同也。但鄭人好奇其名，而目之魚麗，如宋華氏鵠陣，皆此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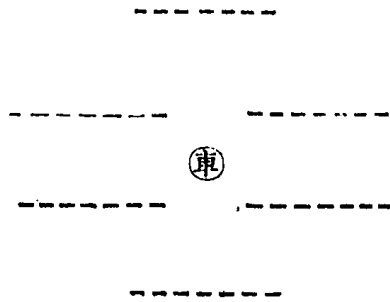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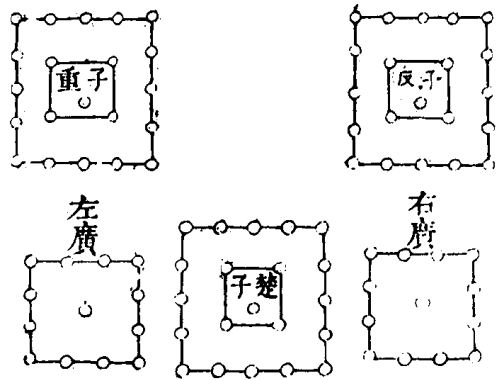
圖法偏為乘五十楚



圖法列布乘一軍楚



圖陳(王武楚)



乘十四關游將黨潘

楚武子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子餘屬楚人至此方制長兵。以立陣法莊王霸強克庸戎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三軍以為正軍二廣以為親戎。廣兵車名左右各十五乘。游闕以為游兵。游兵王往來至補缺。廣有一卒。百人為卒。卒偏之兩。五乘為偏卒在廣之兩傍。於陣則分為二拒。上軍左拒一說二十五人為兩。調卒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行陣之法。調卒有軍出行在途則右奸於事。法如此軍行右轅。軍出行在途則右前軍葉草為號。前茆慮無。前軍戴茆於首慮敵有無見敵則去茆。中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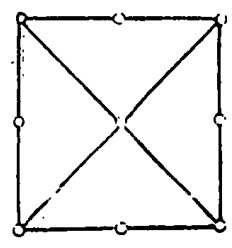
中軍至權衝後勁後軍至堅勁為殿此以為進止言軍行在途之法行軍之翼日則輜重至輜重去大軍之後只一日

楚武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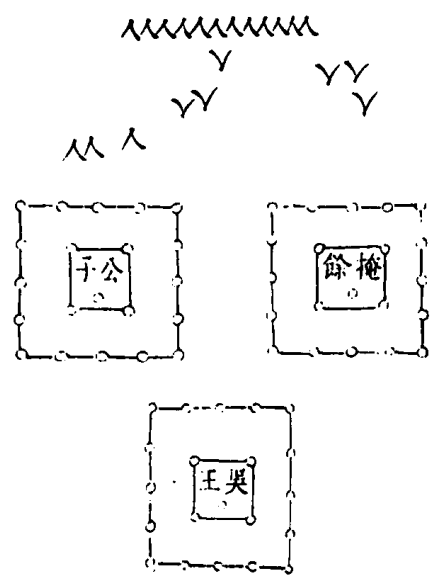
荆尸之陣楚子武王霸天下之所作也楚自若敖蚡目之世皆楚先君軍路柴籃縷激以啓山林至武王始為軍政而備於莊公荆楚地尸陳也故號曰荆尸其法五十人為兩百人為卒十五乘為偏以其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車各一卒一兩焉上中下三軍中軍以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奉公上下分左右二拒蓋方陣也公有親戎分為左右二廣一廣各一偏陣後別有游闕四十乘行則前軍為先鋒戴菲為號慮敵有無右軍次之挾轅為戰備中軍主節制如懸權左軍次於中軍見地有菱草知前軍見敵也急追而進以相應後軍聞之勁然以殿其後即行次之間而陣立成矣

吳九乘為偏法圖



吳鷄父陣圖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三

吳人伐州來楚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敗之吳人

禦於鍾離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

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胡沈之君幼而狂陳

大夫齧壯而頑夏商年難頓與許蔡疾楚政三國皆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

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推心矣諸侯乖亂

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後者敦陣整旅吳子

從之戰于鷄父吳以罪人三千法備薄先犯胡沈與

陳爲三軍以繁於後旅即此中軍從王公子光帥右

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因從不三國爭走而

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俘使

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噪而從之三國許蔡奔

楚師大奔

鷄父陣記

鷄父之陣吳公子光所作也吳舊無車乘三軍皆步

兵其法三萬人爲三軍一軍一萬人分爲百行一行

卒百人行頭皆用官師擁鐸持戟建肥胡之旛奏文

犀之渠十行一變大夫建旗提鼓挾經兵書乘袍百

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乘袍萬人以爲方陣中軍

白裳白旅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乘鉞戴白

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旗丹甲朱羽

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

之矰望之如黑吳制軍容如此其無詭形愚情分合

變化之法可知矣又無車乘故不敢抗於諸侯也巫

臣怨楚以楚之一卒適吳舍其偏兩之一車一乘

吳居戰至是始伐州來在楚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

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襄之中四隅爲正四

方爲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襄之中與四隅五乘

爲正四方八乘爲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已具觀鷄

父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居先以車居後

豈非緣車制而得奇正之術耶

春秋周天王年表

周

姬姓其先祖棄帝嚳之子事堯為農師播殖百穀舜命為后稷封于邰傳至十三世孫古公亶父遷于岐山下之周地改國號周古公子季歷生文王昌是為西伯遷都于豐三分天下有其二子武王發伐商紂而有天下承商水德以木德王都鎬京追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于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宜臼四十九年入春秋始武王終赧王延凡三十二世三十七王共八百六十七年

秦昭襄王滅之

秦昭襄王滅之

Table with columns for reigns and dates. Includes entries for 平王桓王, 莊王, 僖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Includes dates like 昭二十一年, 昭二十二年, etc.

春秋魯國年表

魯侯爵

武王弟周公旦封於魯不就國留佐成王使世子伯禽受封于曲阜始魯公至頃公釐凡三十四世八百七十二年楚考烈王滅之

秦昭襄王滅之

秦昭襄王滅之

Table with columns for reigns and dates. Includes entries for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Includes dates like 昭二十一年, 昭二十二年, etc.

春秋齊國年表

齊侯爵

姜姓四岳伯夷之後伯夷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又曰呂侯其後太公望為周文武師尚父封於齊都營丘始太公望終康公貸凡三十君七百四十四年陳完之後田和滅之復仍齊號

Table with 2 columns: Monarch Name and Reign Dates. Includes entries for 齊侯, 齊襄公, 齊文公, 齊宣公, 齊威公, 齊宣王, 齊湣王, 齊襄王, 齊康公.

春秋魯國年表

魯侯爵

Table with 2 columns: Monarch Name and Reign Dates. Includes entries for 魯隱公, 魯桓公, 魯莊公, 魯宣公, 魯成公, 魯襄公, 魯昭公, 魯定公, 魯哀公.

春秋晉國年表

晉侯爵

武王幼子成王同母弟叔虞封于唐又號晉都翼傳世十一而至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為二以翼曲沃別之後曲沃武公弑晉侯緡滅翼賂釐王始列為諸侯國號晉至景公乃遷新田始叔虞終靖公俱酒四十君凡七百四十一年韓趙魏三分之

Table with 2 columns: Monarch Name and Reign Dates. Includes entries for 晉侯, 晉武公, 晉厲公, 晉悼公, 晉平公, 晉昭公, 晉厲公, 晉悼公, 晉平公, 晉昭公, 晉厲公, 晉悼公, 晉平公, 晉昭公.

Table with 2 columns: Monarch Name and Reign Dates. Includes entries for 魯隱公, 魯桓公, 魯莊公, 魯宣公, 魯成公, 魯襄公, 魯昭公, 魯定公, 魯哀公.











春秋滕國年表

滕侯爵

文王子叔繡之後封於滕魯隱七年始見春秋其後稱子

|  |          |          |                                |          |          |          |          |
|--|----------|----------|--------------------------------|----------|----------|----------|----------|
| 滕侯                                     | 宣公       | 昭公       | 文公                             | 成公       | 悼公       | 頃公       | 隱公       |
| 魯隱七年魯隱十一年毛魯文二月書魯年來朝魯十二年昭公卒子宣九年宋人公來朝宣原立 | 齊不書卒文公攝立 | 執滕子嬰九年卒子 | 魯宣十年成十七年昭四年至昭二十九年哀五年至至成十六年至昭三年 | 在位十五在位三十 | 在位二十在位二十 | 在位二十即位十年 | 在位二十即位十年 |
| 公卒立                                    | 齊不書卒文公攝立 | 公卒立      | 公卒立                            | 公卒立      | 公卒立      | 公卒立      | 公卒立      |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車

春秋曹國年表

曹伯爵

武王弟叔振鐸始封于曹始振鐸終伯陽凡二十五君六百三十六年宋景公滅之

|               |               |               |               |               |               |               |               |               |               |               |               |               |               |
|---------------|---------------|---------------|---------------|---------------|---------------|---------------|---------------|---------------|---------------|---------------|---------------|---------------|---------------|
| 桓公            | 僖公            | 昭公            | 恭公            | 文公            | 宣公            | 成公            | 武公            | 平公            | 悼公            | 聲公            | 隱公            | 靖公            | 曹公            |
| 魯隱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十四

|        |    |    |    |    |    |   |   |   |   |   |   |   |   |
|--------|----|----|----|----|----|---|---|---|---|---|---|---|---|
| 十五年公夷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始公射    | 子莊 | 五年 | 在位 | 春秋 | 年入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始公射    | 子莊 | 五年 | 在位 | 春秋 | 年入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               |               |               |               |               |               |               |               |               |               |               |               |               |
|---------------|---------------|---------------|---------------|---------------|---------------|---------------|---------------|---------------|---------------|---------------|---------------|---------------|---------------|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魯宣十年至魯二十一年哀八年 |

春秋杞國年表

杞侯爵

姒姓其先夏禹之後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受封傳

五世至武公入春秋始稱伯後稱子

|     |    |     |     |     |     |     |     |     |
|-----|----|-----|-----|-----|-----|-----|-----|-----|
| 魯隱元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 九年  | 至十 | 至十四 | 至二十 | 至二十 | 至二十 | 至二十 | 至二十 | 至二十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本氏兵洩測要

卷之二

末

|    |   |   |   |   |   |   |   |   |   |
|----|---|---|---|---|---|---|---|---|---|
| 十四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十四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十四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十四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十四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十四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十四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十四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十四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十四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春秋邾國年表

邾子爵

曹姓其先顓頊後陸終第五子晏安苗裔周武王克商封曹挾于邾邾子儀父克始見于春秋克後九世

桓公革為楚所併

|     |     |     |     |     |     |     |     |     |
|-----|-----|-----|-----|-----|-----|-----|-----|-----|
| 魯隱元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 十六年 | 至十八 | 至二十 | 至二十 | 至二十 | 至二十 | 至二十 | 至二十 | 至二十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 至桓  | 至莊  | 至僖  | 至襄  | 至昭  | 至定  | 至哀  | 至九  | 至九  |

本氏兵洩測要

卷之二

末

|   |   |   |   |   |   |   |   |   |   |
|---|---|---|---|---|---|---|---|---|---|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 年 | 公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立 |

春秋莒國年表

莒子爵

已姓其先出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期於莒

|     |                        |          |           |
|-----|------------------------|----------|-----------|
| 紀公  | 名庶其魯成十四年莒太子弒卒一名渠之少子季佗立 | 成十四年     | 昭元年至昭十四年  |
| 渠丘公 | 在位三十一年                 | 昭元年至昭十四年 | 昭十四年至昭十五年 |
| 黎比公 | 晉所執至去疾于齊               | 昭十四年     | 昭十四年至昭十五年 |
| 與展公 | 去疾立是                   | 昭十四年     | 昭十四年至昭十五年 |
| 著丘公 | 在位十三                   | 昭十四年     | 昭十四年至昭十五年 |
| 邾公  | 邾公不感國人逐之               | 昭十四年     | 昭十四年至昭十五年 |
| 共公  | 國人逐之                   | 昭十四年     | 昭十四年至昭十五年 |

展與復立

立至春秋

春秋薛國年表

薛侯爵

任姓其先黃帝之後奚仲封于薛夏所封在周前無

考春秋後二世齊滅之

|    |               |       |          |          |          |          |
|----|---------------|-------|----------|----------|----------|----------|
| 薛侯 | 魯隱十年書來朝莊三十年書卒 | 莊三十一年 | 莊三十二年    | 昭三十二年    | 定十三年     | 定十四年至哀十年 |
| 獻侯 | 魯昭三十一         | 昭三十一  | 昭三十二年    | 定十三年     | 定十四年至哀十年 |          |
| 襄公 | 在位二年          | 昭三十二年 | 定十三年     | 定十四年至哀十年 |          |          |
| 君比 | 在位一年          | 定十三年  | 定十四年至哀十年 |          |          |          |
| 惠公 | 卒後四年春秋終       | 定十四年  | 哀十年      |          |          |          |

左傳兵法測要

卷之二

六

春秋許國年表

許男爵

姜姓其先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以續大岳之嗣春秋國小近鄭鄭滅之以其國為俘邑後附楚楚遷之于城父又遷于白羽又遷于葉

魯僖五年文六年至宣十八年  
至文五年宣十七年至襄二十六年  
襄二十七年昭二十年定七年至哀十三年

莊公 穆公 僖公 昭公 靈公 悼公 許公 元公

名弗魯隱名新臣魯在位三十在位三十在位四十在位十九即位十九在位二十一年見莊十五年四年于昭年子靈公五年于悼年夏悼公年鄭游遠八年元公春秋書許叔入公錫我立寡立公買立廢飲太子帥師滅許卒明年春止之藥而以許男斯秋終

本國兵法測要

卷之二

十九

四年穆公卒于師僖公葉立

卒太子奔歸悼公子晉悼公次元公成立子許公斯立

分

曹姓顛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邠黎來來朝蓋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王命為諸侯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魯襄公元年始書穆公來朝魯昭公十七年又書穆公來朝

越子爵 附見

姒姓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魯昭公五年偕楚伐吳始見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是年吳伐越敗之于檇李

本國兵法測要

卷之二

二十







歲星圖說



隱元年歲在豕韋一名阪訾之口 襄十八年天  
 桓元年歲在玄枵 昭十年歲在顯頂之虛  
 莊元年歲在鶉火 二十三年超在實沈  
 閔元年歲在大梁  
 僖元年歲在鶉首  
 文元年歲在降婁  
 宣元年歲在壽星  
 成元年歲在降婁

襄元年歲在壽星 生條八年歲在星紀淫于玄枵三十年歲在陳訾之日明年乃及降婁

昭元年歲在大梁 八年使趙曰今在析木之津五年有事于武功之歲合在鶉首

昭超居鶉火三十二年越得歲在星紀

定元年歲在玄枵

襄元年歲在大梁

卷之二  
星一

末  
星一

孔疏云十一年傳稱莫弘對景王曰歲在豕韋言

十一年歲星在豕韋也又曰歲在大梁蔡復楚凶

謂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也十三年距此十九年耳

歲星歲行一次十二年而行天一周則二十五年

復在大梁從彼而歷數之則此年始至析木之津

而此年數在星紀者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

歲之行有餘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為歲星一

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白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步星三

十八年為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

三統之歷以庚戌為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

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

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

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

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

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餘從襄二十八

年至昭十五年合有一千八百八十八歲星年行一次年

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餘得一

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得一千

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餘次一百四十四周七

個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剩行天一周也餘七命起

星紀算外得鶉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

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

餘分數滿剩得一次猶如閏餘滿而成月也以十

五年歲在鶉火歷而數之則二十七年復在鶉火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步星四

故此年在星紀也于十二次分野星紀是吳越之

分也歲星是天之貴神所在之次其國有福今越

得歲星故吳伐之則凶也吳越同分而云越福吳

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鄭玄云天文分野

斗主吳牽牛主越此是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

案史傳所云吳越同分不言于次舍之內更復分

星姜氏任氏共守玄枵復以向星主齊何星主薛

也且據三統之術星紀之初斗十二度至于牽牛

初度乃為申耳。十五年餘分始滿，則此年之初歲星初入此次。伐越在夏未得已，至牽牛，鄭之此說為妄之甚也。

尚書攷靈曜云：木星所在國不可伐，而可以伐人。超舍而贏，還舍而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殄。

廣雅：歲星謂之重星，或謂之應星。

星經曰：歲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

揚州、荊州、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

本現兵海測要卷之二

元

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

星主角、亢、氏、房、心、尾、箕、熒惑主鬼、柳、星、張、翼、軫、鎮

星主東井、太白主奎、婁、胃、昂、畢、觜、參、辰、星主斗、牛

女、虛、危、室、壁。

杜牧孫子註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

之反受其殃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于東

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歲星恭肅之道

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于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

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于時則歲星光明年

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失色，芒角而

怒則兵起，錄此言也。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

祥，豈不替本乎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關

關與師，志于吞滅，非為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

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

漢，熒惑攝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退移，無金

弔，延王十有餘年，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人

本現兵海測要卷之二

元

為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它可知。

天允玉曆祥異賦云：歲星為福，其占在春，白無光

風雨總至，亦有角早，暖早，臻色黑，有非時之冷，色

情為應候之溫，初出小而日益，大國利之本，初出

大而日漸，小國耗之，因去其舍而所去之國為兵

為飢，失地之害之他舍而所至之地為慶，為樂，得

地之忻，未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者，皆為福慶，未

當去而去，當居而不居者，其國凶屯，所衝之方乃

○之○方○背○去○向○往○致○勝○也

有殃咎所在之國可以伐人又曰東方歲星名曰木精蒼帝之子大而圓明所在分野莫與之爭。觀象玩占石氏曰歲星順行列宿者喜也逆行有所凌犯皆為凶災又曰歲星順則兵宐進逆則兵宐退歲星逆行其國不可以戰又曰君令逆則歲星逆行逆行入陰內事逆逆行入陽外事逆逆行則五穀不登有逐臣却萌又曰歲星逆行當遲而疾一次二次則主人驚走社稷危天下兵起。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三十一

玉海三禮義宗曰歲星為陽太歲為陰今曆太歲不與歲星合辰大衍曆議曰太初三統曆歲星十二歲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間事大抵皆合驗開元注記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後率故也建極麟德曆七周天超一次以推漢魏事尚未差曆驗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前率故也天保天和曆得二率之中故上合于春秋下猶密于記注以推承平黃初間事遠者或差二十餘度蓋

不知戰國後歲星變行故也 陳氏曰步五星之

法莫難于火莫易于木雖見伏雷行逆順遲速五者皆然而前後之數惟火為多端木謂之歲者以一暮一次十有二次而周天指諸掌而可定也夫以易推之星而見于左氏史記二家之所載則有甚難曉者焉襄二十八年其在年表則丙辰也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非梓氏之云乎辰而在丑巳而在子矣越三歲而戊午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三十一

年乃及降婁非禪竈之云乎午而在亥未而在戌矣逮昭之八年丁卯也今在析木之津非史趙之云乎卯而在寅矣故杜預于襄之十八年丙午也釋董叔天道西北之語而知其歲在豕韋豕韋者何亥之謂也懾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星右轉居丑單閏歲在卯星居子執徐歲在辰星居亥大荒落歲在巳星居戌加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矣如司馬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矣以

次推之皆不同焉。程氏曰。按三統曆法。歲星一年而行一次。一次分爲一百四十四分。其實歲星一年而行四十五分。然則每歲而剩一作一分。一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所以每一百四十年而超一次也。

虎鈴經五星統論云。歲星之行也。大陰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大陰在四孟及四季。則歲行二宿。行五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也。

星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星

史記陳餘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項王強立吾吾欲之楚。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強。後必屬漢。耳走漢。

魏志註。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晉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

樂嘉慶。又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

星行歷十一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晉光初七年。歲在大梁。武皇始受命。爲時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

載記石季龍將伐燕。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尅。慕容皝遣子恪師胡

星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星

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弃甲而遁。于是召趙攬復為太史令。符堅欲有事于東南。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弗從。果敗。

華陽國志云。玉濟將征吳。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星

南史沈攸之于廢帝之煩。欲起兵。問星人葛珂之。

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大白見則成。伏則敗。管桂

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

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

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

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

不從。果敗。

魏書世祖議擊蠕蠕。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

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

兵。北伐必敗。雖尅。不利于上。世祖意不決。乃召崔

浩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

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

野。小則肆之市曹。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

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

飢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于

于文為東。不妨北伐。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

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

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後破蠕蠕。果如浩

量。

北齊書。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勅尉破胡等出援。秦

州令王琳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

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巳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破

胡軍。果大敗。

隋書崔仲方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按晉太康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星



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  
景即丙避諱改也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

百年一蠲法令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

于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晉史趙

有言曰陳顛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鶉火以滅魯昭

公九年陳災禪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

之楚祝融之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皇

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為隋與楚同分楚

是火正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

既當周秦晉楚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

以今量古陳滅不疑

舊唐書夏侯端知玄象說高祖曰金玉床搖動此

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實沈之次高

祖果應之

又薛仁貴大非川之敗歎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

逆歲鄧艾所以死于蜀吾知所以敗也

宋史張永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遼兵

寇州境者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

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

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

附絕越外傳記軍氣篇云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

亡無東二六十四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一

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

亡無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

大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

也

困學紀聞曰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大一臨吳分真

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

聚井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又云歲星為陽右行于天太歲為陰左行于地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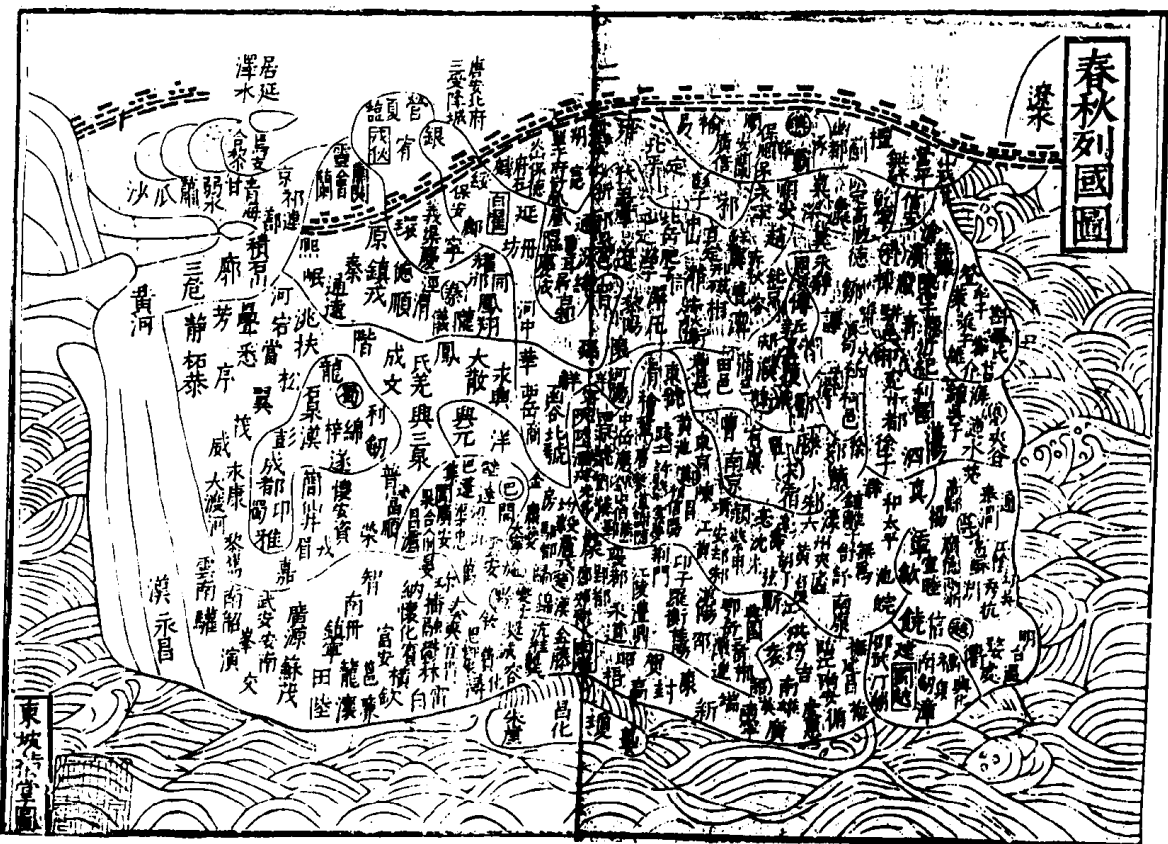
二而小周添翁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

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闕歲星在

茲考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  
 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曆  
 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一百二十餘年  
 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  
 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

王氏來津測曆卷之二

三九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閩公評閱

隱公

元年初鄭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變共叔段欲立之。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制鄭險邑也，以叔段之勇，能袒裼暴虎，而又據險。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一 劍開齋

邑焉難勝之矣，不得已而請京，段已失其用武之

地乎。京之衆必素為莊公用，而不為段用，故以二

百乘伐京，而京旋叛，是莊以京制段，而段不知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

不堪，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既而大叔

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

何無生民心。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

至于廩延，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

啓之。

周襄王即位，惠后欲立其小子叔帶，不克，其後叔

帶以翟師伐周，叔帶遂入，此與叔段相類。莊公之

難難于夫人耳。

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

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二 劍開齋

鄆如二君，故曰克。

讀大叔于田之詩，則段固鄭雋公子也。國人戴之

夫人啓之，不太偏哉。莊公善兵，若不早為之所，而

實緩急得宜，及時而發，經曰：克。傳曰：如二君難之

也。惟其難，益見莊之能用兵矣。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

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二年鄭復伐衛，討滑之亂。

滑共叔段之子，必其才有足自立者，故衛為之取

邑。而鄭以王師討衛。是欲張義聲于天下。此用兵之正也。

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

自其臣欲往。而其君弗許。乃有竊兵符。如公子無忌者矣。又有固請而行。若公子翬者矣。

三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

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

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弗聽。

兵利器也。苟非其人。則盜之以釀亂。故慎言之也。

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碻吉老也。為州吁弑

起君古今多有父子異趣者。若郗氏父子。顏氏父子。皆是也。可以諫其君而不能禁其子。權勢所在亦可

畏哉。

年四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

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

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宋人許之。於

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

東門。五日而還。石厚問定君于碻。碻曰。王觀為可以

吁如陳。石碻使告于陳。陳人執之。而請

州吁才不如段。然衛桓之弱。不若鄭莊之能也。以

石碻之忠。誘之出境。而始圖之。無論請之陳。而陳

執之。即陳入。不聽碻。亦必能以衛眾拒禦之。使不

得入矣。先武欲并謝躬之眾。而誘之使出。亦此意

也。

公問于眾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

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州吁之善石厚本欲安帶之心。故身用兵而陷於亂。豈知變自內起。故用兵未安矣

吁之出此不得已也。欲假治兵以威其民耳。夫後

世逆取順守者有之矣。吁乃逆取而逆守之也。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眾叛。眾叛則親離。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

戰將自焚也。虛用其民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州吁與楚靈王相類，以不義得國而皆好武，故不保其終。但楚大衛小，失之有遲速勢耳。若劉先主

之對魏太祖也，以阻兵安忍，曰莫已若是，蚩尤智

伯復見于今，則非其倫矣。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

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鞏帥師疾之也。

凡亂臣之無將，未有不竊兵柄者。書鞏帥師，誅其

志也。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春秋時皆車戰，步騎則始于戎狄，而後乃浸淫于

中國矣。步兵輕脫，後世習用步戰，以步戰易于出

奇也。惟車戰恒以正，故奇兵藏于陳內，步戰恒以

奇，故奇兵藏于陳外。所謂古之奇奇于陳內，今之

奇奇于陳外也。蓋步騎車三者各有長短，善用兵

者不以短擊長，當以長擊短。然又須度地勢，若岳

武穆之趣襄陽也，李成迫戰，左臨襄江，武穆笑曰：

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

平地，雖十萬何能為耶？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

大事，與皮、筋、角、毛、羽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器用、軍國之器，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不

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三年而大習，

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

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器械及所獲也。

伐狐擊兔，以傷大業，君子譏之。若趙武靈王變服

而從胡俗，未嘗以為病者，以其有遠畧也。

鄭人侵衛牧，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

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難知如陰，潛軍固難知哉。然三軍者形也，見形而

畏是為形所懾也，不虞制人，無間諜也，為制人所

敗亦非節制之師矣。節制之師必我之體先立。雖敵孫子十。三。備。惟。此。一。句。耳。人顛倒用之而不可敗者也。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北制之人。曼伯子元之軍也。六月鄭

三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衛以燕師伐鄭，借力于人，以快其忿而已。若無與

焉者，安能必燕為衛用命乎？燕必不傾國來，而鄭

則矣。師待老，燕且不能敵鄭之三軍。况制復出奇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

耶。虞不虞皆敗道也。

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

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使者曰：師何

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其情急而其辭直，直可也，忿不可也。然求救而激

其詞，亦是深于致人。戰國策士多用此術，特魯人

素弱，非求伯者，未可以權激也。

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

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

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

惡不可長。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鄭亦勁國也，以鄭求成而陳不許焉，則其失在陳

矣。此孫子論兵而曰必合諸侯之說也。

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

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

戎伐王之行人而衛不能救，宜其世有戎狄之患

矣。

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

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

來告伐宋，冬公會於防，謀伐宋也。

鄭莊未嘗為王卿士也，以莊之祖桓公武公為王

卿士耳。卿士可假，王命何不可假耶？君子以是譏

其矯假也。

九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中國用車戰，北戎用徒兵也。以車而當徒，必徒不能當車，而乃懼其侵軼者，當是鄭人向未嘗與步兵相遇，故為慮患之言。欲出奇計勝敵耳。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非勇則不能嘗寇，非無剛則不能速去也。魏文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務於北。

君為三覆以待之。為伏兵三處，以待敵追蹙。

兵貴專，亦貴分。特所謂分者，在先後起伏之間，布置得宜耳。凡先戰而後阨之，此兵之常也。李衛公曰：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游騎如何使用，夫回車轉陣，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九 劍開齋

君為三覆以待之。為伏兵三處，以待敵追蹙。

兵貴專，亦貴分。特所謂分者，在先後起伏之間，布置得宜耳。凡先戰而後阨之，此兵之常也。李衛公曰：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游騎如何使用，夫回車轉陣，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則戰騎必前於陷騎，游騎如何使用，夫回車轉陣，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

制中國易，制戎狄難。以戎狄雄悍，不若中國語言嗜欲相通，柔而易馭也。然制戎狄易，制中國難者，以四夷各有風土，各有性情，苟得其道，便可縈索。

在我而中國之人，東西南北，變幻不可測也。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殫。戎師大奔，大敗戎師。

衷戎師則盡入覆中，出其不意，腹背受敵矣。後者不繼，安得而不敗乎？若先主之拒夏侯惇也，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李典曰：無故而退，疑必有伏，惇不聽。果伏中，裹戰不利，典率兵往救，備見救至，乃退。乃知戎之敗，敗于退不相救，而後者不繼也。通考云：為三部伏兵，祝聃率勇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聃反逐。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十 劍開齋

殫。戎師大奔，大敗戎師。

衷戎師則盡入覆中，出其不意，腹背受敵矣。後者不繼，安得而不敗乎？若先主之拒夏侯惇也，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李典曰：無故而退，疑必有伏，惇不聽。果伏中，裹戰不利，典率兵往救，備見救至，乃退。乃知戎之敗，敗于退不相救，而後者不繼也。通考云：為三部伏兵，祝聃率勇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聃反逐。

不繼，安得而不敗乎？若先主之拒夏侯惇也，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李典曰：無故而退，疑必有伏，惇不聽。果伏中，裹戰不利，典率兵往救，備見救至，乃退。乃知戎之敗，敗于退不相救，而後者不繼也。通考云：為三部伏兵，祝聃率勇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聃反逐。

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李典曰：無故而退，疑必有伏，惇不聽。果伏中，裹戰不利，典率兵往救，備見救至，乃退。乃知戎之敗，敗于退不相救，而後者不繼也。通考云：為三部伏兵，祝聃率勇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聃反逐。

有伏，惇不聽。果伏中，裹戰不利，典率兵往救，備見救至，乃退。乃知戎之敗，敗于退不相救，而後者不繼也。通考云：為三部伏兵，祝聃率勇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聃反逐。

見救至，乃退。乃知戎之敗，敗于退不相救，而後者不繼也。通考云：為三部伏兵，祝聃率勇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聃反逐。

不繼也。通考云：為三部伏兵，祝聃率勇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聃反逐。

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聃反逐。

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

年十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夏

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

鄭師入郟。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

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疾爵尊伯，爵卑也。

人情功自已出，恒不能分以與人。此非其貪，乃其

吝也。所謂褊衷不能遺去也。若鄭之入郟入防，皆

本處其法測要 卷之一 十一 劍閣齋

歸於我，可謂之不吝。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郟。猶在郟。還駐兵于遠，郟，伐宋師也。宋人衛

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

批亢擣虛，力足以制我者，我應之力。不足以制我

者，不反救也。宋衛入鄭，而又欲伐戴，則欲奢而力

殫，宜反為鄭所乘矣。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

伯合，圍之。

鄭莊苟非老於兵者，聞宋衛入鄭，將反救，不暇何

暇。乘兩敵之敝，三國之隙，蓋兵事同而勢異，有

袖手旁觀而收漁人之功者。有同在行間而懷兼

奔之志者。若符堅與燕合兵，退桓溫，溫退燕，亦病

乃乘其病而取之，王猛之謀，又在鄭莊上矣。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師。克在和不在衆，不和而軍，是攻之自毀，戰之自

敗也。

本處其法測要 卷之一 十一 劍閣齋

鄭伯將伐許，五月授兵于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

車，穎考叔挾輶以走，子都挾棘以逐之。及大遠，弗及

子都怒。古者出師必告于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廟中授車，未行馬駕，故挾輶以走。

授兵於太廟，而挾輶以相逐，豈復有人臣禮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三師附穎

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爭車之怨甚微，至殺之以修隙，不亦甚耶。若相如

于廉頗，可謂賢矣。



瑕叔盈又以磬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登也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

太宗征遼作飛梯有應募為梯首者城中矢射如雨競為先登英公指謂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不解思量帝聞特罷之予意許非確論健者固是不可廢耳

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鄭國齊

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

齊不能有許以鄭之力也魯不能有許畏齊之強也交相持而許得不亡蓋此時鄭用兵亦數矣求寵於齊而為之用命始借齊立威繼歸許市德也然許卒滅于鄭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

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鄭假齊魯之力以克許若奄有全許諸侯必指為兵端子孫將日被兵不暇觀所云利後嗣無累後人鄭莊自度太子忽少弱矣不然寧必亞子克用始不亡耶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夫敗而還息侯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鄭國齊

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夫小國無伐人者也然不量力雖大國且不可今息不忍悃悃之忿怒螳以當車曲直老壯之謂何孫子所云不以怒而興師不以愠而致戰殆謂此等乎

冬十月鄭伯以號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鄭志在報復謂之忿兵。鄭為客。宋為主。以逸待勞。乃反為鄭所敗者。以宋君臣不能先料鄭必來伐。而預為之備也。

桓公

二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

杞。討不敬也。

不敬即為兵端。故敬者事之輿也。

三 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禦戎。梁弘為右

左。氏。其法測要

卷之

十一

制開濟

戎車之右。逐翼侯于汾隰。駟絙而止。夜獲

之。及樂共叔。

晁錯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陵阜崎嶇。積石相接。

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兵志曰。凡用車者。陰

濕則停。陽燥則起。汾隰者。必車之困地也。駟絙。夜

獲。不能避險。故及于難。晉惠公韓原之戰。亦以車

濘而敗。宋高宗謂輔臣曰。古人用車。如駟絙而止。

之類。以是知用車于戰陳間。亦非利器。然天下安

有利。害不相兼者耶。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

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

肩。將左軍。陳人。屬焉。

王或自將中軍。而左右軍。則用三國諸侯可也。不

必以三國之師。統於寄。虢二公。以將與卒。不相習。

主與客不相用。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皆是敗道。足

以引勝也。

左氏其法測要

卷之

十一

制開濟

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

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

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王之敗。敗在三國。而蔡衛之敗。又敗在陳。所謂攻

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也。

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

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承彌縫。十五乘為偏。以

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際。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

有大偏。有小偏。二十五乘。及十五乘。大偏也。九乘。小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卒偏之兩。兩從其偏。先偏後伍。偏者車也。伍者步也。凡車以密為固。彌縫如魚隊之附。故曰魚麗。若蓋勲為羗所敗。收餘衆百餘人。而為魚麗之陣。不知此何所取也。蓋古之用車。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此則不分前後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七 制備

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  
旂通帛為之。而賈逵以為發石。一曰飛石。說文亦云。建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砲敵。與賈同。

此車戰也。車戰結陣。仍以步卒彌縫。闕漏乃結陳之常。李衛公以為左右拒。主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故楊素與突厥戰。設鹿角為方陳。素以為自固之道。不足以取勝。乃更為騎陳。大敗突厥。蓋衛公所言。正與越公相合。衛公以先偏後伍。純用車

步而無騎。故病之也。然兵先貴為不可敗。以待敵之可勝。左右拒者。正也。先犯陳蔡者。奇也。奇不得。正雖銳而無恃。正不得。奇雖整而無功。鄭何嘗不勝耶。衛公之言。當非通論矣。考漢所以能出塞千里。致武于匈奴者。以車制不廢也。車廢則虜必不可禦。雖不能盡如古人。當稍講求其制。若吳璘。璣。陳者。乃為得車戰餘意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六 制備

六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  
正二國之成也。關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

天下利害成敗。孰不繇於已失策者。惟已自失策。而後敵人得而乘隙。路瑕武安君所謂自然之理勢也。

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急之則隨且連衡。緩之則自相圖也。為楚計。惟離

之而已。

少師後請羸師以張之

石勒之于王浚。馬燧之于田悅。先為好語以驕之。信其畏已。遂不設備。蓋不自量力多緣其性侈也。

能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隨賢鬪伯比曰。以為後圖。

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

密揣人情。曲而多中矣。若司馬昭之筭鍾會也。曰

遣會蜀必滅蜀。蜀已破亡。遺民不足圖事。中原將士

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滅族。不須憂也。後悉如

所料。乃知知始知終。善料者固自有巧也。

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

匿其士馬。此妻敬所以決其為誘也。若崔仲文以

羸師誘檀讓。王世充以偽敗誘孟讓。皆詐也。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今民餒而

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

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

肥脂。黍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民和

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

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此勝敵之易也。善

戰者。勝於易勝。杜牧曰。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

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

作皆須從我。

非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

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師。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

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

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

天下有可忘者。有不可忘者。若伐戎之功。此所謂

可忘者也。

齊侯欲以文姜饗鄭。太子忽辭。君子曰。善自

為謀。

為謀。

以為大非吾偶。則當晉文出亡而娶齊女。受秦姬。豈以其國相敵。故各為配乎。夫以劉先主之英偉。而一娶權妹。幾為所制。後且歸吳不返。則忽之志慮遠矣。

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晉讀史至唐臣李抱真。李光顏列傳。未嘗不廢書

本史書法通要卷之十一 王 劍閣廣

而嘆也。夫自強藩跋扈。詔今不行。君父之急。若秦越人之肥瘠。豈暇相顧哉。獨抱真馳數騎入王武俊帳中。諭以上方暴露。持武俊而泣。武俊與左右皆為感動。可不謂難哉。又其甚也。將帥至挾賊以自重。有奮身為國家滅賊者。同列至欲撓礦之。若韓弘之于光顏。乃飾名姝。教歌博。襦褌珠琲。費百鉅萬。遣使遺光顏。光顏乃大會將士。置酒引使者。名將固能人所不能。忍此亦可以法。其下矣。姝至則秀曼都雅。殊可愛樂。光顏涕泣謝曰。天子

與光顏恩厚。誓不與賊俱生。將卒數萬皆感泣。遂厚遺使者而遣之。有國士之風焉。此與太子忽辭昏也類。夫忽度非耦。則智奔齊。急則仁先君命則義。托父命則禮。而詩人又何譏耶。

秋大閱。簡車馬也。

穀梁以為平而修戎譏。夫仲冬大閱。詳于周制。安可廢耶。當漢明帝時。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天子乃講武。平樂觀。稱無上將軍。而本

本史書法通要卷之十一 王 劍閣廣

初孟德皆與焉。豈非兆之先見者歟。追黃巾四起。帝留心講武。而蓋勳以為寇在遠而設陳。近不足以昭果毅。意本末名實之辨。猶未之息。歟。唐玄宗之講武驪山也。征兵二十萬。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至宰臣劉幽求張說皆跪諫馬前。以元振推戴有大功。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流之新州。必如是而軍政庶乎少肅矣。隨少師有寵。楚關伯比曰。可矣。警有彙。不可失也。

此在謀國者機警事會之至不可失也。孫子曰：敵  
人開合必亟入之，而曹公以為敵有間隙，當急入  
之也。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遠章讓黃楚子

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

怒我而怠寇也。使隨人怒楚之不相，而楚人亦直其若亦有怠心也。

韓原之戰，晉臣以我怠秦奮而決勝負，而光弼之

于思明亦以我怒敵怠而大破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圭 劍開濟

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

楚師。

符融之攻壽陽也，遣吏馳告符堅，以為賊少易擒，

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引八千輕騎兼道就融，

而反為謝玄所敗。此猶以眾凌寡耳。若楚大國也，

大國見弱於我，必有伏焉。而少師惟恐失之，真愚

人之心哉。

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

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

此與吳雞父之戰相類，皆攻瑕之法。但唐太宗用

兵每因敵之強弱以應之，敵精其左，我亦精其左。

敵精其右，我亦精其右。未嘗左右詭避者，以將能

兵精自能衝敵，透背反擊之耳。蓋我強于敵，使敵

不能避我足矣。我不避敵也。我與敵等，則當使敵

不能測我，乃是巧于用避。故潛易萬勝軍，正所以

為避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圭 劍開濟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祀。隨師敗績。

若少師之言，乃是欲攻堅也。攻堅亦是一法，不可

盡非。但須自度其能，否耳。若金主阿骨打聞遼主

親征，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不

如殺我一族，汝等迎降。眾請自効。此用激之之法

也。即前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是時女真兵僅二萬，

金主曰：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

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集事。使右翼先戰，左翼合

而攻之。遼兵大敗。女真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死者枕。籍百餘里。此豈非攻堅之利乎。

隨侯逸。鬪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鬪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伯比盟而去之。亦是畏季梁耳。隨敗而伯比謂隨未可克。趙敗而白起謂趙未可滅。以人黨事者上也。

梁在趙括死而頗牧存。雖敵國且奈之何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圭 劍開

年九 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

巴客以聘於鄧。道朔楚大夫 巴客即韓服。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

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

若陳湯斬郢支而得漢使節。及谷吉等所齎帛書也。遐荒不諳禮義。劫奪幣乃其常態。

夏楚使鬪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聘甥帥師救

鄧。三逐巴師不克。二甥皆鄧大夫

三逐巴師。乃鄧欲急破之。而以餘力制楚耳。至不

能克。而鄧之力已疲。其志亦亂矣。

鬪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分巴師為二部。鬪廉橫陳其間。以與鄧師戰而

北。楚師橫陳於巴師中。乃示鄧以怯。若畏避鄧者。實

誘其乘勝逐北。以成夾攻之勢。

以戰而北。鄧人逐之。

赤眉佯棄輜重而鄧禹竟為所敗。豈禹真不知兵

者耶。一念眩亂。而勝負之局判也。夫詐敗者。無論

矣。真敗者。且可因敗以為功。若慕容紹宗之討侯

景。懼其眾之撓也。遍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佯退

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戒之。及紹宗實敗

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遂大破之。勝負固

無常哉。

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

夾攻則腹背受敵。以巴師先攻鄧師。而楚師又承

其敵也。若王霸馬武之擊周建也。賊帥蘇茂救建

其敵也。若王霸馬武之擊周建也。賊帥蘇茂救建

其敵也。若王霸馬武之擊周建也。賊帥蘇茂救建

遮擊馬武。建出兵夾擊。武為茂建所敗。後茂建悉

兵攻武。武力戰良久。霸以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

受敵。遂大敗。乃知一勝一負皆係乎夾擊矣。

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巴楚勢重。鄧人聞敗。遂不能軍。故聞風而潰也。

十號叔潛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號。

夏號公出奔虞。

有辭者。其詞直也。春秋時用兵。恒以曲直為老壯

本氏兵海測要卷之一

毛 劍開

也。然王命伐號可矣。以臣而討其君何耶。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

無厭也。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其池。

虞公貪而愚。已在虞叔度中久矣。以一公子遂能

伐公而出之。非得政則得衆故耳。然則公之多求

者。或不忍其偏。而姑試之耶。叔即以是為辭。以此

知其畜志久也。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鄭公子

忽有功焉。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

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魯秉周禮。故以五等之爵。班鄭在後。書來戰而不

稱侵伐。以明主直而客負曲耳。

十一楚屈瑕將盟貳軫。二國。即人軍於蒲騷。將與隨

絞州蓼伐楚師。蒲騷。鄭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

必取道于郢。而郢與四國欲要擊之也。

本氏兵海測要卷之一

毛 劍開

莫敖患之。莫敖。楚官。鬬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

孫子曰。凡自戰其地者為散地。深則專。淺則散。散

地。我將一其志。夫一其志者。誠也。吳子問於孫武

曰。散地士卒顧家。敵人在境。不可出戰。則如之何。

孫子曰。我軍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鬪則

不勝。當集人衆。聚穀蓄帛。保城避險。遣輕兵絕其

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因而誘之。

可以有功。若能因乎地險。隱於天氣。雖野戰亦可。



也。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

四邑隨絳州蒙

楚即可詐為四邑之軍。若曹公襲破紹屯，即用紹旗幟也。故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亦所以行奇謀耳。

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

郊郢楚地

揚言禦四邑使郢人不備

雖分莫敖以牽制四邑為百全之計，實見形於郊郢而潛用之於郢也。使郢聞之不為備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无 劍閣齋

我以銳師宵加於郢。

此風雨之勢也。銳師宵加，使敵不測。

郢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郢師，四邑必離。

楚用兵皆用衆，用衆則暇，故敵師先勞而我乘之。

今用寡則銳，故王卒未濟而郢已先敗矣。

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

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

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郢師於蒲騷。卒盟

而還。

兵入敵境，利於速戰。敵內顧則鬪不力。我師少則

無不致死。此用兵之奇也。鬪廉不肯濟師，不待卜

而戰，皆欲速決也。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

寡謀，請無杆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

人。

小智耳。須施設巧捷，使敵不及察，亦是機警。故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无 劍閣齋

武穆詣招討使張所，所問曰：君能敵幾何？對曰：勇

不足恃，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

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蓋武穆素好孫

吳兵法。左氏春秋每謀定而後戰云。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

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楚設伏于山下，而縱徒於山中，以餌絞人。絞墮楚

計，爭出驅楚役徒，是從楚掌握內送師也。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李牧在河內各為開謀

三巡數之。懸師伐人。主人不出。則難以速得志。唐師至霍邑。

恐其堅守。太宗乃舉鞭指揮。若將圍之。以怒宋老。

生。老生果出一戰而擒。或誘以利。或激以怒。皆以。

謀致敵也。此楚師能用謀而羅亦飛耳。長目舉動。

不輕。故屈瑕終為所敗。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三 劍閣齋

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數勝而驕以至覆敗者多矣

夫項梁天下之勁將也。然卿子冠軍。以為戰勝而。

將驕卒惰。度其必敗。章邯果夜銜枚擊破之。身死。

定陶。為天下憺。將可不慎哉。

遂見楚子曰。必濟師。以益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

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

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

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

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

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

楚子使賴入追之。不及。我志益驕敵謀益深安得不敗

楚此時已屢勝矣。羅與盧戎必自度不免。而合謀。

以待之也。三國時操破袁紹。摧袁術。下劉表。目中。

已無勁敵矣。乃孫劉合心。以六七萬眾。破其百萬。

豈非操狃于屢勝而驕。故敗耶。甚哉常勝之師。不。

莫敖恃也。其曰諫者有刑。狗宜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三 劍閣齋

莫敖使狗于師。曰。諫者有刑。狗宜

此鄧曼料其將自用也。自用則驕而復矣。其曰諫者有刑非不用謀也或有謀而諫耳

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此鄧曼料其將自用也。自用則驕而復矣

亂次以濟。遂至無次。此濟之患也。凡濟之道。須登。

高四望。預為設備。防敵半渡。奮擊也。蓋涉水或潛。

涉。或分涉。皆使我三軍不得擾亂耳。此鄧曼料其將自用也。自用則驕而復矣

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主第一軍者第一軍

曰。兩軍者。必盡分。合奇正之變。

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凡將之驕者，未有不敗者也。兵之驕者，未有不敗者也。但驕與勇之相去，以間知者，以為驕而不知者，且矜其壯武耳。豈能料其敗厥事哉？吳起問孫

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強，圖之奈何？武曰：紬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必因

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行不顧，中而擊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三 劍閣齋

雖衆可取。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不書地，以公後期，不及其戰。鄭人來請修好。

與人期而後則為慢。

十四冬，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逵。渠門，鄭城門。大逵，鄭城門。道方九，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牛首，鄭邑。以大宮之椽歸為盧

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

為報宋之戰，故以此自旌其伐。

十七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

邊遽方至，而疆吏告急，此亦見其無能矣。內備既固，則外救宜緩待，其相持俱困，而後赴之，蔑不勝也。然若一意不救，則有公孫瓚之失矣。公孫瓚之

據易京也，所屬郡邑告急，義不救也。其言曰：敵至而恃救，則自守不力，彼知外救不至，則守必固矣。

其後袁本初伐瓚，郡邑知終不見救也，同時並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三 劍閣齋

本初直至易京樓下，惟曹公之令，凡城堡見圍，百日外救不至而潰降者，免其妻子。此事也。後，解州之失。而外無絕援，良法也。

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二者須有分別。

慎守其一者，常職也。備其不虞者，變事也。夫兵無常形，平日之所守，自以為固矣，兩敵相對而後知

瑕釁之多也。蜀人知守劍閣而不虞陰平之可下。

唐人知守潼關而不虞間道之可入一處不牢則全局俱潰固當周思而預備也故晉人取礮于風寒可謂善論而裴松之以為未足稱能

莊公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終

本城兵法測要卷之一

三

劍開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乎遠閣公評閱

莊公

三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齊欲滅紀而紀季以邑入齊為附庸紀與齊親矣

莊公又何謀紀為也

四春壬子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揚雄方言子者

左氏身法測要卷之二

一

劍開齋

戰也楚始于此參用戰為陳

兵車圖曰車有六等戈崇于軫人崇于戈受崇于人戟崇于受矛崇于戟此六數也車又有六建建于戟之前戟建于受之前凡兵無過三其身過而無已則不能用又害人故戰者短長之間也短兵以戰減少保言長短兵之利最詳長兵以守兵莫捷于用短也兵有刃曰戈矛戟主刺無刃曰受主擊本朝戚繼光云短兵長用長兵短用二語最妙

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辭。匪在夷。武王始借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故鄧曼以為微應之符。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構木之下。

莫敖趾高而繼於荒谷。武王心蕩而卒于構木。俱一念之間。而死亡隨之。然以楚如是其大舉。朝不能言。而一婦人斷之意。眾人智識皆出。鄧曼下哉。

本兵乘津測要

卷之二

二 劍開齋

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澁。營軍臨隨。隨人懼行。

秘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駕橋渡水。營軍築軍壘也。營軍臨隨。示將深溝高壘。為持久計。莫

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

師徒無虧。整衆而還。正也。除道梁澁。營軍臨隨。權

也。

濟漢而後發喪。

諸葛武侯卒于軍。司馬宣王欲追之。長史楊儀令

軍中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不敢迫。入谷

而後發喪。軍之以喪旋也。不整則為人所乘矣。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初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其時也。

若趙武靈王入秦。便知非人臣之度。然匹夫有天

命者。且不死。况諸侯而僭王者耶。故往古帝王之

興。迫于死者。數矣。然徒有忝幸焉。

本兵乘津測要

卷之二

三 劍開齋

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

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十年。

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專諸與荆卿。術非有異。而成敗相反者。王僚死而

太子光立為諸侯。則專諸之氣壯。始皇死而秦必

不亡。燕必不復存。則荆卿之氣怯。其刺之中。與否

皆我之神氣所自為也。假令鄧侯杯酒之間。欲刺

文王。以功苟強弱存亡之見。一經其慮。則神氣沮

喪而陰謀外泄祗以速禍矣

年八春治兵于廟禮也

師行告太廟奉祧廟之主以行若前鄭伯出師而

授兵于太廟也後苻登拒姚萇軍中載苻堅神主

每事必咨而行敵之所在舉軍哭以從之而兵亦

屢捷兵固謀于神哉故古之命將者亦于太廟也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虞卿有言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四 劍閣齋

之有害則小國當之魯與齊共圍邾邾之降于齊

固其所也然邾後卒為魯有則于魯為近也魯欲

有邾而與齊共事非筭也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姑

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三代以上論德三代以下論勢故有失德而興者

其勢得也有不大失德而亡者其勢失也審勢待

時為不可易哉夫待時而動又當乘時弗失時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

久戍不召非人情也清之師久而潰矣不潰則還

兵內向後世如此事者甚多此將將者所當知也

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傅乘而

歸戎路兵車也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以

齊師下道以讓是以皆止止獲也公伐齊納糾而桓公

旗鼓軍之表也漢將有奪纛而侯者又有大將使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五 劍閣齋

人建旗鼓而身潛師以襲人者奪纛者奪人之心

也使人建旗鼓者所謂多方以誤之也此隨敵之

智愚勇怯而應之是在軍主耳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

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

高僂使相可也公從之

鮑叔之薦仲也曰治國家不失其柄又曰執枹鼓

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輸○四○戰○之○氣○也○是明其能為將相也○鮑○叔○真○知○已○哉○

十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六 劍閣齋

乘。斷獄期于得情得情未有不能察者能察則不待蕪楚而囚之情可畢○漢○兵○志○先○論○刑○此○也○此即尉繚子所云將理也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一人而萬物皆得而制之以此理民安有不可一戰者乎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甚○細○視○其○轍○也○夫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

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夫人氣失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故始而盈再而衰三而竭一日之氣朝為盈晝為衰暮為竭然用之而不窮者氣也寧可以早晏為盈竭哉故范子有盡敵陽節盈我陰節之論也

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

兩軍相當無不置伏然亦有不暇置伏者周文帝本兵兵法測要 卷之二 七 劍閣齋

與齊神武皆勅敵也北邙之戰周文之軍大奔而神武不追也周文亦不置伏神武沒身以不追為恨然自是周文之失神武不追為正法也

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有真敗者有詐敗者所見乃真敗者爾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

宋齊連雞之棲也連雞勢不俱飛宋為齊援本不

欲用其衆。伐宋而齊。又委宋與魯。不乘其交戰以師助之。故敗宋而齊旋乃同役而不同心者之戒。請擊之。公弗許。自罽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臯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蒙虎皮取勝。春秋兩見之。若胥臣蒙馬以虎皮。是也。嗣後田單火牛繪龍文五彩。卽其遺意。又其後或驅虎豹。或驅犀象。卽火牛之法。此則現其變與此也而致敗者。勝敗之數。不係乎此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八 創開

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

息媯以一婦人而滅息禍。蔡始終兩被兵焉。迨文王死而子元始振萬于館側。至處其官。旋被僇辱。禍亦酷矣。

十一 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

吳子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擊之弗疑。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萬宋大夫。公古欲孫

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

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于禁敗而不死也。後仲謀遣之。還魏子。桓令禁謁

武帝陵。而密令人畫屋壁。爲禁屈于敵之狀。禁內

愧發憤卒。雖無宋公之禍。亦非御臣之道也。

十四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繩楚子如也。楚子如

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楚謂未成君爲敖。及

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

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

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

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亡國之遺臣。多有深怨。子房之報韓其一也。宋與

金人盟而共滅遼。卒之挑金人而下汴者。遼之遺

臣也。此其事與蔡滅息。息假手於楚。相類。息夫人

臣也。此其事與蔡滅息。息假手於楚。相類。息夫人



其亦俠者哉

十五年 秋諸侯為宋伐鄭。鄭人閒之而侵宋。鄭屬宋而叛故伐之

明年復伐鄭報宋之役

乘間者如夜動之鼠。惟恐人知。故潛師也。潛師自

無鐘鼓矣。國語曰：襲侵密聲為蹇事也。蹇者蹇其

無備。

十六年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滅晉盡以其虢歸周故命武公為晉侯一軍

觀王命晉侯斯時王之威命尚行也。然其命以一軍者特名耳

十七年 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一夫不可狃。楚雖三戶而亡秦者必楚。

十八年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多間。則所守約。

善為國者無溝塹而有耳目。溝塹者守也。耳目者

間諜也。故趙充國破先零得高山遠望之便。呂蒙

之于當陽必先縛其屯候。渾瑊之討義武知其邊

備不設。故能深入而大敗其師。李愬之入蔡州。乘

其候吏不知。故生擒元濟。今戎來不覺已去。而蹇

之是舉國若寐矣。嗟乎。是何寐者之多也。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縉尹之以叛。圍而殺之。縉以遷權於那處。編縣東南。有那口城。鬬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鬬敖游涌而逸。鬬敖不能守城。游涌水而走。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權於那處。編縣東南。有那口城。鬬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鬬敖游涌而逸。鬬敖不能守城。游涌水而走。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

遂門于楚。鬬敖游涌而逸。鬬敖不能守城。游涌水而走。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與巴人共事而驚其師。見鬬敖軍攻不肅。觀其守城。游水而走。則不能益可知也。

十九年 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為巴人所敗。還。鬬拳弗納。遂。卒。文王卒。子鬬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夫職。初鬬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鬬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謂之大伯。君子曰。鬬拳可謂愛

卒。文王卒。子鬬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

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夫職。初鬬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鬬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

刎也。楚人以為大閹。謂之大伯。君子曰。鬬拳可謂愛

愛

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愛君明也。

奉行非常之事。而孤特行一意。無所顧忌。得自殺。

以明心者。時無奸人在。主之側也。世之降也。人

臣不幸握兵。迫握兵久而威望著。即進退以禮。人

主尚且疑之。何暇論繩墨之外耶。說者于岳武穆

也。引鬻拳為言。謂即藉口于軍中。但聞將令。不聞

天子詔可乎。雪恥成功。歸而請死。等死耳。顧為此

不為彼者。莫天心悔禍而我得從容。以有為也。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束身待命。猶不免于誅。敢為拳所為哉。惟張承業

于唐莊宗。以莊宗少長于承業。每事諮之。幾有鬻

拳之風焉。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薦

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

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

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伐王而不克者。非特理不順勢亦逆也。

二十二年。鄭伯和王室不克。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

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冬。王子頹享五大夫。

樂及偏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王子頹歌舞不倦。樂

禍也。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

願也。

臨憂忘憂。憂必及之。無故而憂。憂必及之。憂樂各

有其當也。

二十二年。春。帝命于弭夏。同伐玉城。鄭伯將王自閭門入。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分軍而入。使內不測。斯其所以克也。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號。士蔣曰。不可。號公驕。若驟得勝于

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

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士蔣深機也。然此人主之謀。非將帥之事。李牧之

守邊。入則守保。雖無亡失。而以不能罷歸。况彼勝

而我負耶。此惟君臣同心而後可也。

號弗畜也。亟戰將饑。

亟戰則野不收。耕不獲也。夫野不收。耕不獲。而日  
事于兵。此管子所謂水旱之功。而孫子所謂巧久之害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王賜齊侯命。討其立子頹之罪。而以賂終之。圖伯于天下。不願其出此也。

晉獻公烝于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大戎狐姬生重耳。

左氏外傳測要 卷之二 十四 劍閣齋

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晉侯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惟二姬之子在絳。

晉亂擾擾數十年不靖。天所以啓重耳也。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感以淫事。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

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唐太宗所製破陳樂舞。卽寓軍容。惟衛公知之。

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

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

子元本不欲肆志于鄭。特爲此以塞文夫人笑。爲愉快耳。

愉快耳。

子元闢御疆。鬪梧耿。不比爲旆。子元自與三子特

幅長尋曰旆。鬪班王孫游王孫喜殿。在後爲衆車入

繼旆曰旆。左氏外傳測要 卷之二 十五 劍閣齋

自純門及達市。市。鄭外郭門也。達。縣門不發。楚言而出

子元曰。鄭有人焉。暇。故不閉城門。鄭示楚以開

示敵以暇。乃守城上策。城門不閉。敵自不敢深入。

孫子曰。非其所之也。杜牧之曰。言敵來攻我。我不

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與初來之心。非

戾不敢與我戰也。若陽平之役。孔明留萬人守城。

晉帝率二十萬衆。凌城將士失色。莫知其計。而亮

意氣自若。令大開四城門。懿謂亮持重。而猥見勢

弱疑有伏兵。引軍趣山。又魏將傅豎眼等率眾二萬奄至城下。馮道根開門綏服。以銳卒擊破之。唐太宗于突厥開門以待。竟不敢入。石勒令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生擒末杯等。劉錡順昌之捷。獻浮橋五道。以供兀朮之渡。凡此者皆以戰為守者也。故善戰者其城不圍。

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鳥乃止。

卷之二  
十六  
制開齊

師輕而疾。自不能久。太公曰。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又敵人既遁。則鳥鳥喜得空營。故師曠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道。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春秋分而晝夜等。謂之日中。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出牧于外。秋分百草枯。則還入于廄。今以春作。故曰不時。蓋馬為軍政最要。行兵須車堅馬良。故

溫廡涼廡。安其處所。適其水草。而又網惡馬焉。以去害馬。古之重馬政如此。

三十一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秋申公闢班殺子元。闢殺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寶嬰賜金。輒陳廡廡。祭遵私藏。盡與士卒。夫世之為將者。祿奉不入。已為盛事。若夫傾家財以賞士卒。不更難哉。去病所為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壯哉。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諸侯不相遣俘。公羊以為旗獲而過我威我也。夫比戎病燕桓公越險以驅戎狄。戎狄驅則中國得安。戎狄不驅則中國不得安。而又何病乎。

閔公。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

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文王為西伯勞簡書同惡相恤之

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劉仁恭趙王鎔俱與晉王有隙及燕趙被敵皆不

待其急而救之。所以自樹黨而張其幟也。苟欲圖

霸。正自不得不救。李大亮根本枝葉之喻也。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

畢萬為右。為公御以滅耿滅霍滅魏。

王始賜晉侯以一軍。今二軍而晉始強。至作四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而天子之六軍弁髦矣。

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

薦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

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為吳大伯。猶有令名。與其及也。

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城曲沃而去。猶是無名。申生始當以微罪行乎。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掌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

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

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

盈滿則覆。大名難居。其德則公侯之兆也。不德則

覆。殄其宗祀而已。

二號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

將至矣。遂奔晉。渭水出

舟之僑以族行宮。志音亦以族行。亦見虞虢政綱。

疎濶。

十四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大夫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以鶴乘軒及臨行而與夫人繡衣。所謂劉表坐談

客耳。自是謀畧不長。魏臣崔光云懿公好鶴。曹伯

斐。雁固是佳對。

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甯速曰。以此贊國

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

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先鋒備不虞後殿反禦

雖臨事而戒。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怯防勇戰衛之君臣自知不敵但當堅守以待齊師之救而不宜輕于決戰也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

李晟錦帽以自表異韓世忠錦衣驄馬立于陳前

皆非持重之道故宋將殷孝祖討賊常以鼓蓋自

隨果為敵射死北齊高敖曹攻後周將獨孤信于

金墉城建旗蓋以凌陣周人盡銳擊之一軍皆沒

後周河橋之戰王思政陷陣既深被重創幾不免

本兵法測要

卷之二

三 劍開齋

以著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脫將何可表

異哉

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

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夷狄畏鬼故太史以鬼愚之漢人以毒矢射虜虜

中創有異咸以為漢之神靈也

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

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以太史為向導而守國者復逃衛遂虛無人矣斯所以為僅存之國也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

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

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

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

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

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

本兵法測要

卷之二

三 劍開齋

士三千人以成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

皆三百與門材

也遺之門材歸夫人魚軒

重錦三十兩

小白重耳棄疾皆亡公子也衛文亦亡公子而能

以一成一旅使衛國忘亡何家國廢典彼此一律

哉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

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鄭風刺文公退臣不

民者國之本也。將者國之輔也。師潰將奔則諸侯

乘釁而起。且清人之詩。駟介二矛。左旋右抽。中軍

作好。是未嘗一刻忘武備也。失志之人亦可畏哉。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臯落其氏族也。里克

諫曰。太子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宣號君與

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

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

舍之。

里克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此二語者。兵

之要也。後世既立大將矣。又遣使爲監。或進止機

宜。以詔勅處分。大將受成而已。以此喪師不止。一

端可不戒乎。

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狐

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重耳外祖父也。爲申

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

夫爲尉。羊舌大夫叔向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握兵

之要。謂佩金玦偏躬無愆。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矣。狐

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旗表

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冬十二月衣之旄服。遠其躬

也。危難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危

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危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則涼薄。窮冬則肅殺。金性剛而寒。玦

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皆無溫潤。先丹木曰。雖盡

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亂

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爲孝。不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

驪姬之譖申生也。曰。君盍老而授之政。使之伐翟

以觀其果于衆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故勝翟而

讒言益起。孰若無功而逃乎。夫扶蘇戾。大子無可

逃者也。申生可逃。以紆死者也。無功而逃。所謂以

微罪行而易。所謂儉德避咎也。夫太子之危，恒危于握兵。以唐太宗之功，而不免於讒，以肅宗起兵河北，恢復舊業，而去就之際，不無快快。其所以得全者，一當開創之時，而一值亂離之際也。帥師非太子事，誠古今篤論矣。

衛文公大布之衣，太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華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華車，兵車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晉太公之告文王曰：母借人三寶，蓋農一其鄉則國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也。而管子治國亦獨詳于兵食。管子曰：問國之伏利，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者。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灌漑者。問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韋家馬、韋家車者幾何乘。韋家馬，言直有馬，韋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

人，可使帥眾益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之糧。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帷幕、帥車之

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也。疏藏器。疏，畫而可藏者。弓弩之張，之可以張者。衣夾，衣，謂其衣也。鈎弦之造，鈎，弦所張者。戈戟之繁，繁，謂其堅固者。其厲何若？厲，謂其利也。其宜修而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謂可出用也。器處，謂貯庫而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口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臍，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稽考之。馬牛肥臍，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



何薦草之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若夫城郭

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

上必幾之幾察也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

各有處藏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

後者幾何人

### 僖公

元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

狄太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春秋兵法測要卷之二

救兵比之雲霓自救人者師無紀律而晝夜掠所

謂既蘊崇之又加火焉至寇梳兵篋而節制蕩然

矣唐李晟復長安秋毫無擾岳武穆治軍民開門

願納士卒無敢入者豈非訓練有素哉意斯時管仲

仲得政連鄉軌里之制已行諸侯咸稟齊約束政

令嚴肅逐狄師而狄所鹵掠者不失故傳美之夫

總列國之師而能使之無私此非威信大著者不

能也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分災者分之財物若門材重錦之類是也自齊桓救邢猶存此禮後此無聞焉矣

秋楚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準謀救鄭也

圖伯者必以鄭之從違為準其事固始于齊也嘗

見陳臥帶晉楚之爭鄭非特以其土地為中國

樞也故鄭為晉卿士而密邇于周楚之爭鄭有伐

春秋兵法測要卷之二

周之志故齊晉之功為大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邑

因成虛丘欲以侵魯既而齊殺姜氏歸喪于魯邾將歸公而敗之

曰將歸則邾已懈且怯矣要而擊之宜為所敗也

冬首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

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穀梁云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悅士卒何

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

者魯之寶力也。公子友因殺之。是以詐力相先而

僥倖于一擊也。此非大將之道。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

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

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

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

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鄆三門。冀之既病則

亦唯若故。言虞報伐冀使病故。今虢為不道保于逆

旅。號稱遣人分依客舍。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

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

晉越虞而伐虢。魏越趙而伐中山。其事類也。魏取

中山而不能有。卒歸于趙。晉下虢而并虞有之。蓋

虞晉不敵。不可以收瀦人之功也。虞公不自量。欲

為晉先驅。蓋亦利虢之滅。非專貪賄耳。虞請先而

晉猶主兵。可見虞貪而淺。晉詐而深。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

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夫虞虢之滅。唇亡齒寒之喻也。然而非也。唇亡齒

遂不能獨存乎。當晉假道伐虢。使虞之言曰。虢苟

破滅。以子女玉帛歸晉。而以土地與虞。則假之道

不然則否。蓋越人都鄙而設之版。道路中梗。勢甚

不復譬之。六國晉則秦也。虞則韓魏也。虢則齊楚

燕趙也。韓魏折于秦。齊楚燕趙尚可為歲月之計。

齊楚燕趙折于秦。而韓魏障其間。寄命于肘腋之

下。豈能一日晏然哉。蓋國勢強弱不同。若劉裕伐

姚泓。假道于魏。崔浩以不假之道。必代姚受敵。而

石季龍約李壽。中分天下。龔壯不可以晉既滅。而

與之爭天下。則強弱異勢。虞虢之成。範可戒也。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多魚。地名。何以使寺人。漏

洩兵機也。夫機泄則兵失勢。故陰符一合。而再

離。三發而一知。敵雖聖智。莫之能識。若阿朮使海

牙來言渡江之期。而伯顏不答。阿朮自來。伯顏曰

子 34-442

此軍事也可使餘人知我實乎善夫鬼谷子之言  
兵也必匿端隱貌逆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  
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

號之敗戎桑田也意失之于晉而得之于戎乎此  
與越不備吳而爭盟齊晉相類故小國之君屢敗

猶可存而勝則易亡以君驕而眾疲也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也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三十一 劍開齋

新書以號公好諛出亡而問其御曰我之亡何也  
其御曰以大賢也天下之君皆不肯疾君之獨賢  
也故亡號公喜據式而嘆曰賢者固若是苦耶逃  
行而去遂餓死賈子之言亦滑稽之雄哉然古今  
實有此事若苻堅出亡而發此嘆似不為過也

三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結江黃以制楚也江黃小國投足不能重輕而必  
欲結江黃者江黃遠齊而近楚以江黃為間則楚

之情形外露而使楚內抱危疑法曰方其疑惑可  
師可服

四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

也牛馬風遠蓋末界之微事牝牡相誘曰風言不虞

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侵蔡以伐楚則楚不及覺故曰不虞此用兵之奇

也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三十二 劍開齋

管仲對曰晉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周大侯召曰五

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

我先君復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隸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包聚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昭王南征狩於漢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

共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師進

次于陘罪不服

楚亦勁寇。桓伏羲執言。不以王命震服之。楚不為

屈也。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

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示其壯武。志不在戰也。伐之而勝。則足以為威。伐

之而不勝。則不足以為威。重之。故慎之也。

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

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

克。

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

克。

當時齊侯所恃者眾也。眾何可恃。以眾惧敵。僅可

為不知者道。

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

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商陽葉縣南。以言

險固。以當城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齊桓結江黃以制楚。本是虛勢。非實勢。惟畏楚之

深。故犄角以為牽制之策也。若實用江黃。則江黃

之力亦易盡矣。當時召陵已涉楚地。且自春徂夏。

師既淹久。度楚之君臣乃欲以老吾師也。師老財

匱。兵家所忌。若曹公苻堅之敗。皆是遠涉不習水

土。正所謂雖眾無所用之耳。惟齊桓節制之師。亦

不易敗。而威名已著。足以懾敵。故結盟而退。得告

成事。不然亦殆哉。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其可也。

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

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

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屣其可也。齊侯說

與之虎牢。

尉繚子曰。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

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

之師。孫子曰。久則鈍。兵挫銳。力屈殫。貨甚言兵宜

速也。觀申侯有遇敵而不可用之憂。濤塗有師出

陳鄭國必甚病之慮。則知雖節制之師而不能無

擾無疲。所謂久而利者。誠未之有矣。

秋伐陳討不忠也。冬叔孫戴拍帥師會諸侯之師侵

陳。陳成歸。韓濤塗亦者處五前執之。

陳大夫但知為本國計。不知當年伐楚之師。係天

下全局。本圖利國而適為兵端。故謀國者以明太

勢為本。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晉侯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為二

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

蔿對曰。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三

年將尋師焉。焉用慎。

驪姬欲害羣公子。故云將用師。然此何事而乃斥

言也。

及難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較。乃徇曰。較

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重耳先逃之可也。若此時不較。則以身試于鋒刃。是成獻公之過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終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三 創開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三

陳晉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閣公評閱

僖公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于是江黃道栢方睦于齊。皆弦姻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栢國名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小國之托于大國。近者可恃。遠者不可恃也。弦非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三

劍閣齋

無備恃遠而忽近耳。楚伐之甚易。齊林之其難何得不亡。

晉侯復假道于虞。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夾輔也。車。牙車也。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文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仲之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

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

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

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

親。惟德是依。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

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

不及臘祭之期。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衆神之名言。虞不及臘祭之期。

虞公用之奇。未必遂不亡。猶可少緩之也。司空馬

所云。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國勢至此。不大可哀哉。智伯不用智果。而別族

爲輔氏。虞公不用之奇。而以族行。不能存國而存其宗。忠臣之心愈苦矣。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魏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于卜偃曰。

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

龍尾伏辰。龍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口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

之旂。戎事上下同振。振。盛貌。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

公其奔。鶉，火星也。黃黃，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燁燁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此皆童謠言也。

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

至旦而過在鶉。鶉，火星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西阿，也。

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向。

公拜稽首，覺召史闞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虢收。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三 三 劍閣齋

也。虢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

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

今知之。以其族適晉。乃知天之將亡人國，未有不

先告戒之者也。

師進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

媵秦穆姬。

操壁牽馬，不足以爲恥。而媵秦以屈辱之，晉人過

劍閣而嘆曰：劉禪真奴才也。當移以贈公。

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

虞且言易也。

凡貪而忽名者，可貨而賂。故沛公西入武關，欲以

二萬人擊秦軍。張良曰：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

動以利。今鄒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

俱西襲咸陽。沛公因其懈，擊破秦軍。夫破秦難事，

也。以利先之，何其易歟。惠公此處便不及文公。

秦晉侯使賈驩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三 四 劍閣齋

御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

之梁。

重耳在狄，而夷吾不奔狄，以兩雄不並棲。一旦入

國，先後之際，不便也。其通梁也，使欲附秦，秦公爲入國計，使于文公，故得先入。

夏諸侯伐鄭，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待圍而城之，雖不時城，亦已後時矣。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

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

楚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晉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  
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  
之。

圍許以救鄭。兵法所謂奪其所愛。則聽矣。故孫臏

告田忌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

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諸侯伐鄭而楚圍許。諸

侯不得不釋鄭而救許。是楚一舉解鄭之圍而收

秦氏兵法測要卷之三 五 劍開齋

功于許也。是使楚得操制我之勢也。夫為諸侯計。

莫若挾鄭以要楚楚。若下許則我亦下鄭。楚若復

許則我亦復鄭。不然楚逸我勞。我反為楚所致矣。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

兢。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

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

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能弱者必能強。惟不能強者。自不能弱也。于強弱

兩無所居而卒。至于喪亡。此為通病。鄭之殺申侯。  
雖因濤塗之謗。亦以申侯本由楚而仕鄭。則殺申  
侯固足以說于齊耳。

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

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

克。

以敗不相救為無恥。然戎狄亦狡詐善設伏。從之

或墮其計中。也。

秦氏兵法測要卷之三 六 劍開齋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

不大創之。彼不得懼也。若武侯擒孟獲而窮七戰

之威。為一勞永逸之計。

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言一期之後。狄必來伐晉。

澶淵之役。寇平仲欲以策困契丹。邀之稱臣。曰。如

是可百年無事。卒不聽。而與之盟。後雖無事。而宋

之弱形見矣。縱敵生患。則梁由靡之策為長。

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



即何得使之不來。惟來而不能為我患。此常得中策。故突厥寇太原。封倫以擊之。而後和為恩威兼濟。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來也。

九年夏。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

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

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

曰。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戎山戎南

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三 七 劍開齊

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東西南北不遑寧處。此桓之所以霸也。宰孔即以

為譏遠畧之不知。何云。修德矣。宰孔之意。乃在晉

亂耳。

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

亂。里克殺奚齊于次。殺公子卓于朝。齊侯以諸侯之

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晉亂也。齊隰朋帥師會秦師

納晉惠公。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其言多

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秦伯雖納夷吾。而私心常利晉國之亂。以天下之

勢不在晉。即在秦。惟恐晉之爭霸也。

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干

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蘇子雖無信。而假手于狄。是以夷狄戡中國也。苟

滅溫之後。聲罪而致之討。庶幾得全之道乎。

晉侯敗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曰。夷吾無

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界秦。對曰。臣聞之神不歆

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君曰。諾

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

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赦于韓

咄咄怪事。此等皆為後世妖賊作俑。

十一年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

門。揚拒泉臯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王子帶召之也。甘昭公

欲因以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慕位。

曰平戎者譏之也。戎晉所欲用者也。是時晉仍失周周于其北者謂周夷古今同也不失戎。其平戎者為戎非為周也。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楚之滅弦也。弦子奔黃。弦滅而黃自不能免矣。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楚丘衛國都郭郭也

設險至國都而險益微矣。然衛弱國也。不能及遠。

以保都為幸耳。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

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孟達叛魏。司馬懿討之。倍道兼行。八日至其城下。

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二千里。

聞我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

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

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歎曰。吾舉事八日。而兵

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懿攻破之。遂斬達。此皆恃其

僻遠。然新城近蜀。遠魏。黃近楚。遠齊。其地勢又不

同也。此而不備。豈足存乎。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前年王子帶召戎伐周故王治其

罪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

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下卿。王為加禮。以上卿之禮饗之。

齊使管子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則是晉能

得戎要領也。至悼公。大收和戎之利。蓋晉居山右

能驅使諸戎如玉。浚劉現以胡戎之去。留為強弱

也。

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

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

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位而不言

言職者。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專之。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

所勞矣。

仲有大功于天下。其宜世祀也。如漢高為魏公子

無忌置守塚也。仲柄齊而執國政。使高國之鼓不

鳴。仲豈不念高國為天子守乎。以霸齊而匡天下。

固非仲不能矣。

十三年。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

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致戍守于周。桓固勤王乎。然戎與淮夷皆來病中。

國者。桓暮氣也。

齊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

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

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灾流行。國家

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

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

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

役。明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

秦伯遍詢羣臣以觀其賢否。而意實先定。蓋知惠

公恐而無親。秦欲傾之。是以晉專為怨。秦專為德。

昭烈。所謂操以急。我以仁者也。晉在秦度中久矣。

安得不敗。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孟穆伯帥師及諸

侯之師救徐。諸侯次於匡以待之。

救徐而次于匡。乃是畏楚而不救。往也。

秋。伐厲以救徐也。

厲在徐楚之間。伐厲則楚當害徐。而楚厲。乃楚卒

敗徐者。不能知楚之情。而楚又料諸侯之必不能

救。始於厲。故弗救也。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徐恃救則力懈。齊畏楚則氣奪。故陳將吳明徹之

攻壽陽也。北齊王琳拒守。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

萬來援。頓軍不進。諸將咸以強援為憂。明徹曰。彼

結營不速進。其不敢戰明矣。于是疾攻壽陽。竟克

之。蓋馬武為茂建所敗。以武恃王霸之援。明日復

戰。霸閉營固守。示不相援。武戰自倍。乃知兵固須

援。亦時為援所誤耳。

晉侯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

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畧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

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

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

之占故據其所見據由而言之涉河侯車敗詰之主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車敗也不

解故詰問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

三巽下艮曰彗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

必其君也於周易利涉大川性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

君以喻惠公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

月孟秋也良為山山有木今夏之七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

敗及韓

凡戰以固久人心皆以晉為曲秦為直則人心已

不固何可久耶蓋敗一也而古人有善敗若晉惠

公乃不善敗者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

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為車右步揚御

戎家僕徒為右步揚御

師克在和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

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

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

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

與人易臨戎畏懼而變其常度將與人易心而變化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

作張豚憤興外疆中乾狡戾也憤動也氣狡憤于外則血豚必周身而作也

動外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凡人馬必相親而後可使故吳子曰寧傷于人慎

弗傷馬固也但馬必乘產之說蓋嘗疑之如興師

伐人則人為主我為客豈伐秦必須秦產伐鄭必

須鄭產而後可戰耶抑大宛月支之馬越數千里

求之將安用耶是水土服習之說亦未可盡泥矣

夫遷於地而又能為良斯為良馬觀小駟還潭當

是馮木不佳或實未調習以之嘗試故及懼而變

遂與人易。

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土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

苻堅使王猛率衆伐慕容暐。暐問秦衆多少。中書侍郎樂嵩進曰：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

秦氏兵淺，淵粟。

卷之三

之多，少非所問也。可謂善言衆寡矣。

晉戎馬還，澤而止。還，便旋也。小，調。故墮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達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

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將，獲秦伯。鄭以救公誤

之。慶鄭不知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遂誤其師。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晉獲秦伯必殺之。秦獲晉侯必歸之。天固當與秦哉。若魏王逐赫連昌而入其宮，夏人覺之，閉門而索之，將得之矣。卒緣婦人之裙，以免。赫連昌逐之。

而反爲魏人所執，其事頗與此相類也。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舍，止壞形毀服也。秦伯使

辭焉。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患焉。子桑曰：歸之而

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

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

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

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于朝。

且告逆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貳，代也。圍，惠公太子。

本庚申澤淵粟。卷之三

公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于所賞之衆。

矯稱惠公之命，聚國人而賞之。國人皆感私惠而

泣，以見善言之能感人。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

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太子諸侯聞

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

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

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晉作州兵而兵制大變。一變于內政，再變于州兵也。州二千五百家，率一家起五人，則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孔穎達曰：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審如州兵之制，則亦幾于盡數調發矣。揣晉當日之意，以舉國之民皆為兵，是舉國而與秦為仇耳。豈知其階厲哉。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

始甥，王城，秦地，馮翊。隨晉，馮翊有王城。秦伯曰：晉國神矣，對曰：不和小。

本氏兵海測要卷之三十一

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

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

待秦命，曰：必報德，有必無二，以此不和。

齊亦未可立圍若止而秦歸，公則如之何。以德歸秦，實以怨劫秦，不反惠公，必立圍以拒之。

無立圍之心，而有其勢也。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

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

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

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

館晉侯，饋七牢焉。戲析謂慶鄭曰：盍行乎？戲析，晉大夫也。對

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

臣，行將焉矣。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

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信非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

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

冀乎？文公之德也。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

本氏兵海測要卷之三十一

司焉。征賦也。秦置官司，以征河東之賦，河外列城五之地，至是始歸之秦也。

秦欲服役晉，故其置君也，置所不堪者，其立文公

不得已也。迨子圍逃歸，必將背秦，是以召文公納

之耳。當惠公之獲也，秦寔欲歸之，雖無呂甥之辯

必不更置君明矣。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伐厲以救徐，無功而還，是與之期而敵不來奔命

也。

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取邑因晉敗也

兵者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勝信矣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天子以四夷為守京師孤注藉援于列國之戍而

周室日卑矣周世受戎狄之禍者非秦漢大創

之寧俟五胡而後雲擾哉

十七年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

人以懲討而止公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三 九 劍開齋

時僖公在會而季孫滅之故不為之諱諱則曰取

不諱則曰滅

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銅鐵之屬既而悔之與

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為兵

漢景帝時吳王濞之反亦恃國有鑄山之利晉時

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吏

翼表陳夷人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禦此以

中國防夷狄也沈休文有云上古以銅為兵後世

易之以鐵而引此事為証此可見上古兵器少而

精也今西夷兵器最精亦多用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園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

朝衆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公衆不可而後師于

警皆要衛邑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

請臣請妾非特已自激厲亦以奮國之臣民所謂

怒我而息寇也豈徒覲然而人面哉使宋之高宗

亦能慷慨自厲擇良臣猛將任以心腹何患二帝

不復歸耶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

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晉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

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

興而雨

李衛公曰兵者詭道也托之陰陽術數太公至牧

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則因

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太公以為腐草枯骨無

足問散宜生發機于前而太公成機於後也若耿  
 恭之刺山而飛泉湧出長孫晟見雨血而以爲虜  
 者被滅天人之交始真有感焉至裴行儉討突厥  
 營盤騷周遠令移就崇岡衆謂咸已就安不當勞  
 擾行儉促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  
 餘將夷驚服問何故先知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  
 制毋爾所也知也蓋安設營壘須擇高阜貴陽  
 饒陰會輒就高特主將之常道偶值風雨軍吏遂

本兵其法測要卷之三

主 劍閣清

詭爲神而行儉恐洩勢故秘之實非有異也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

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

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折里

秦取之此  
 十八年事

大凡兵有三一曰形一曰聲一曰實即以城守言  
 之盡力以守而外救不至爲敵所破者實也其他  
 則敵示我以形而我爲形所懾矣敵愚我以聲而

我爲聲所震矣爲形所懾者僅十之三而爲聲所  
 震者則十之七也蓋聲有頃刻數十變者有一夕  
 數十驚者雖斬之不能定而民于是乎潰矣昔唐  
 太曆中城涇州段秀實爲留後刀斧將王童之欲  
 爲變夜半焚草場秀實令曰救火者斬之童之居  
 外營請入救火明日斬之馬文淵在隴右虜縣有  
 執仇者吏民驚毒巷及百姓奔入城部請閉城發  
 其形洩矣  
 其後時與客飲笑曰燒虜何敢犯我耶怖急者可

本兵其法測要卷之三

主 劍閣清

床下伏人服其鎮定乃知不爲形與聲所撼者必

精智之士與經事多者爲能耳

二十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

入滑

滑近于鄭自當依鄭叛鄭受兵固其自取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鬪穀於菟帥師伐隨

善用小國者須審離合當楚漢之際漢勝則諸侯

叛楚楚勝則諸侯叛漢視兩國之勝負爲去就此



猶強弱未定也。若敵強于我而小國顧從我而拒勝則我。敗則從。敵者其心不能齊也。韓魏不嘗率五國之師以攻秦乎。秦師出函谷而五國皆敗走。豈非積威勢之所劫耶。

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也。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懼多露之需已。以喻運禮而行必有汚辱。

隨大小國所親為。向背必隨。有恩于諸小國。小國親隨。叛楚而楚又自度未能得志。故不極兵威取成。而還然隨。非有大志自不得叛楚。而有深謀亦自不當顯然去就也。

二十三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宋公被楚執。子魚以為禍猶未。

人各當揣度才分。稱量本末。齊桓晉文爭霸而伐鄭可也。宋襄爭霸而伐鄭不可也。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

辛有。周大夫。伊。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川。周地。伊水也。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

自南北交割。衣冠之俗淪於左衽。陽九百六。蓋符歷數披髮而祭。與狄泉之驚相類。氣機先動而後人事從之也。若唐之破突厥。魏徵之議。屈于彥博。然終以魏文貞之策為長。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果邾不設備而禦之。

禦之者親禦之也。孫氏兄弟亦有輕躁之患。嘗與太史慈奪戟。幸眾至而解耳。堅卒為祖軍所害。權亦幾為魏將所陷。况雄畧不如孫氏者哉。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邾城門也。

兵凶事也。將死官也。何可易言哉。吳子之論兵也。一曰戒。戒者雖克如始戰。故曰先戒為寶。今魯侯以千乘之尊。親與邾戰。觀兗。豨見獲。則失於輕。桃不能持。重固可戰而虜也。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弗聽。冬十

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子魚也。可成大功。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

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也。師行。則在門也。

左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亾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

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勅者。皆

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胡。耆。元。老之稱。元。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

恥教戰。求殺敵也。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

愛重傷。則矧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儂可也。儂。激也。未陳。阻而鼓之。

孫子曰。以水助攻者強。非必以水灌城。惟借水以助我勢。使為我用。雖敵人百萬之眾。我出奇以勝之。斯轉弱為強。得水之助也。孫子又曰。客絕水而

來。無迎之于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而吳子亦曰。苟與敵相遇。大水之傍。須知其廣狹。測其淺深。乃

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蓋孫吳所言正。泓戰之勢也。泓之戰。觀半濟可擊。意吳起所謂舟楫不設。無用車騎。直與楚徒。步兵戰耳。古人毀

車成行。步戰本利。出奇使襄公能以三軍之事。一委子魚。而子魚用孫吳之術。當宋人既成列。楚人

未既濟。已是一勝。一負。楚雖有良將。安所用哉。故高歡伐西魏。宇文泰拒之渭南。諸將以眾寡不敵

為憂。泰曰。高歡越山度河。及其新至。正可擊之。潛

子 34-458

令軍人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軍。李弼謂  
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可先據渭曲。遂進  
至渭。背水爲陣。命將士偃戈於葭蘆中。日晡。齊將  
見泰軍少。兵亂不成列。泰乃鳴鼓擊破之。豈非以  
水助攻者。強耶。襄公儒者。子魚以爲君未知戰。信  
矣。故陳禹謨引容齋續筆。以爲國家大策。係於存  
亡。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荒愚之主。暗於事機。  
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誠篤論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三

三

劍閣齋

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  
文公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楚子使師緝示之俘馘。  
緝。也。君子曰。非禮也。戎車不邇女器。

觀楚子示芊氏以俘馘。所謂折馘執俘也。秦始有  
首級。獲首賜級。而弊紛然。若晉武帝時。刺史石鑿  
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鑿備大臣。我所取信。而  
乃下同爲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不復用。蓋冒  
級之弊。伏武襄詳言之。大意謂軍士爭級多致相

殺。又其間以首級爲貨。賣于無功不戰之人。願一  
切寢罷。豈非計功。莫便於折馘耶。况首級施於虜  
猶可者。以虜首易辨也。若捕盜而計首級。未有不  
殺良以冒功矣。以民與賊。實無從辨別。故討賊者  
以盜卽我民。不斬級。不獻俘。惟計其成敗。以爲賞  
罰。庶僞冒杜。而爵賞實。三軍爭奮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三

三

劍閣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陳疇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蘭公評閱

僖公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乘宋襄之敗而伐之其執詞也曰無忘桓公之德

故盟于齊而宋不會是以伐之夫宋襄固有恩于

桓者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四

一

劍閣齊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

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

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

與有幾

得臣恃才而凌上子文知其終不為人下也故遜

位以避之得臣在子文度中矣是以子文以功名

終而得臣不免於難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

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

人有人而杪罪莫大焉吾其奔也

力弱而戰戰必不勝不若出奔為萬全

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魏司空季子

凡公子出亡皆有從亡之士冀一旦反國而有從

龍之功也管鮑之於桓公子糾伍胥之於太子建

皆然而文公之五人獨著以其在外久而反國遲

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四

二

劍閣齊

如是其久

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

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

也稽首受而載之

文公以羈旅公子而從亡者衆惠公已入國有君

矣安知後之有立從亡者之無二心也乎子犯之

言以堅從者故曰天命也文公亦悟是以拜受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

者以為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

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

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

重耳之于齊也。以齊霸國。欲觀其遺政乎。且日莫

齊之納我也。姜氏知孝公之衰而不能納也。故欲

其去之。惟恐不速。

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遺之。醒以戈逐子犯。

文公之于齊也。不猶先主之婚于吳乎。曰。有事。同

本氏舟澗測要卷之四 三 劍開齋

而勢異者。不可一律也。先主之婚于吳。寄身虎狼

之側。不得已也。文公之婚于齊。雖志不忘返國。而

時有未可。則莫若以齊為安。蓋文公志大而語夸

苟。非大度之主。則必忌觀適楚。而子玉請殺之。則

亦若居齊為少安明矣。夫桓沒而孝嗣。即久居其

國。豈足為我患哉。公子所為。不可以姜氏未能知

也。不可。而後行。則得姜氏之心。而無後患也。耳

我心也。不然。英雄豈無髀肉之嘆。而反出兒婦人

下耶。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報對

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

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若以君之靈。得反晉

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

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文公雖為亡公子。而氣剛語直。不屈於人。雖幸有

天命。非保身之道也。繆公初欲納文公矣。而內實

憚之。乃先惠公。然則其遲遲反國。蓋為此乎。

本氏舟澗測要卷之四 四 劍開齋

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

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

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

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忠智之士。所不能嘿嘿以

處此也。然王景畧勸苻堅殺慕容垂。而苻堅不聽。

以為任有天命者。自為之。可謂有人君之度焉。楚

子不聽子玉。亦猶是矣。

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子圍妻。

秦女五人。懷贏繆之愛女也。子圍棄之而失國。文

公納之。而有國。二君得失之事在此而已。後卒以

為夫人。晉人所謂寵于二君者也。

奉匱沃盥。既而揮之。匱沃盥器也。揮前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

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夫子房于圯上。老人欣然為之取屨。子瞻以為能

忍。望之似好婦。驚之若懼虎。真英雄哉。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四

五

劍開齋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

子賦河水。義取河水。朝宗喻秦。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

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

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

秦之納文公。不得已也。懼其懷兩端。子餘以繆公

好名。故因其賦詩而下拜。以實之。使不得反顧也。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

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縻馬縻。臣之罪甚多矣。臣

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若能知此。則君臣之分未定。其禮亦未肅。且在外久矣。而未有成功。豈無愁怨。不堪之態耶。故曰。臣之罪甚多。文范之不終于越。亦以患難時。未必無失禮也。

從亡之時。君臣之分未定。其禮亦未肅。且在外久

矣。而未有成功。豈無愁怨。不堪之態耶。故曰。臣之

罪甚多。文范之不終于越。亦以患難時。未必無失

禮也。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

柳。懷遠軍。距車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四

六

劍開齋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

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

公子于高粱。

文公豈若勾踐。難與共安樂哉。子犯于其入也。要

之以誓。乃知從亡之臣。皆憂深而慮遠。觀賞從亡

而不及介。推則舅犯已深窺之矣。子犯非要脅也。懼安之不終也。

呂卻畏偃。呂甥。卻蒍。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

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

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所斬

也。承袂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

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君為蒲狄之人今君即位

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

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已將公見之以難告告欲焚

韓公之於敬仲。太宗之于文貞。非徒藉其用。亦見

李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宿管之心。無不可化耳。

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丑晦。公宮火。瑕甥郤

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秦伯送衛於晉

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卻之難故以兵衛文公

文公于呂卻之謀。不能正辭以執之。而潛行避其

難。則始入國而力未足以制也。蓋亦危矣。呂卻已

誅。猶留外兵。國之未易如此。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

以求納之。求納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

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

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

警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以秦為之援。而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文公所以歸

國為易。

鄭之人滑也。滑入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

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

李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惠王之人。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王

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

王與鄭相惡。而出狄師。是室之不和。而借援于鄰

也。非特藉援于隣也。直借援于盜。以一快其忿。招

豺狼而責之。禦侮亦何惑哉。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

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王又

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

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

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所立王替隗氏王使桓叔執子出狄師頹叔桃子曰

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

將禦之周禮王之御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

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

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

杜原毛皆魯邑王出適鄭處于汜鄭南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御士幾何哉而堪禦狄且其時叔帶素寵而權臣

孽后擁之至于越在坎飲而國人不聽王出則義

必不勝出奔而免于難亦其幸也夫王一念之微

而輕懿親納狄后非所謂人欲耶至其及于禍也

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故曰欲勝義則滅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鄭伯聞而惡之

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

人臣不敢求異以異生無常求異者人主之所惡

也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殺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

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

父告于秦二子周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讀忠宣制書而知哀痛之詔實足悚動天下非徒

以其文也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

弟仕焉乃往得仕

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若慕容垂姚萇

皆身爲苻堅重臣而乘機伺隙以圖恢復蓋不入

其國則不知其陰事而無以觀其變也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

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北征錄曰善用兵者因其釁而已釁應于我者謂



之機見於彼者謂之隙。今夫禮至衛人也。衛邢之  
仇讐也久矣。乃用其昆弟使巡守焉。此邢所謂隙  
而衛所為夜行之道也。然禮至之出也。必以得罪  
於衛而出其入邢也。必欲與邢共謀衛也。信之深  
則任之固矣。夫諸侯之亡。大夫所至無不禮而用  
者。所謂楚有才而晉用之也。今邢乃受間焉。此受  
降之難也不可一律論也。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

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使卜偃卜之。名侯曰

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戰。公曰

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

之莛之遇大有三三。乾下離。大有九三爻變

而為。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大有九三爻變

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

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

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  
天。番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

降尊下卑。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

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

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

之宥。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

夫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之大義也。本初所以失

曹公所以得也。然秦晉共納主。而晉獨享其功者

晉親近而秦疎遠也。故同一尊王。在內者易為力

在外者難為功。若克用之。忠于唐百倍。朱溫而不

能禁朱溫者。以朱溫在內也。宇文泰忠于魏。智勇

勝于高歡。而不能制高歡者。以高歡在內也。昭烈

奉衣帶討賊。欲召外兵除內難。事宜無成哉。

秋。秦晉伐都。在秦楚界。即甲午子侯。即息公子也。楚鬪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

戍商密。商密。都別邑。二子屯兵于析。以爲商密援。

秦晉納王。晉獨辭秦師而下。專收納王之功。秦晉

伐都秦獨收商密之利一顯名一厚實也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析楚邑隈

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因非析人宵坎血加

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

反矣見縛囚故疑取析見盟乃降秦師秦師處申公

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楚令尹子玉

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昏者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此詭形以詐敵而敵墮我計者也若种世衡之于

元昊間野利天都也世衡既間野利欲并開天都

乃置祭境上作文書于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

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

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

元昊天都亦以此得罪蓋詭伏設詐則使敵不疑

也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

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

也

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

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

夫狐溱狐毛之子

武侯曰得原失信古人所惜蓋信立而後可以出

今信為萬事根本焉尉繚子曰今者一衆心也衆

心不審則數變苟數變則今雖出衆不信矣夫今

之之法小過無更所美者小所全者大也小疑無止上無疑今則衆不貳

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

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效戰者

二十六年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

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

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

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

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晉周公太公股肱周室

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

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

也

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做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此猶是春秋時詞令。若在戰國時。不可用矣。然齊孝公或欲修霸業。魯人魯人本意不過如是已為輸誠之詞。則亦足以塞意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四 五 劍閣齋

齊宋皆與晉。魯獨與楚。卒之刺買以說于晉。兩失據矣。

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帥滅夔。以夔子歸。得臣驟勝而驕。故當晉文而不懼。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當年勢已屬晉。凡勢之所在。如晨風之趨北林也。

小之事大。在審天下之交。而揆盛衰之勢。惟能擇交而任勢者。斯乃為智矣。而動使楚人不然而本志有行乃為善謀耳

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文時不為今尹故云使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欲委重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

為今尹故。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買尚幼。後至。不賀。薦買伯廩孫叔敖之父

夫揚素之治兵也。臨戰輒求人過失而斬之。而軍志亦曰。能殺士卒之半者勝。其次殺其十三。其在庚庚法測要 卷之四 五 劍閣齋

次殺其十一。是威克愛之道也。若必以鞭七人。貫三人耳。而遽罪子玉。則非矣。意吳子論將有五。一曰約。法令省而不煩。必子文約。而子玉繁。以是為

優劣耳。蓋孔明罰五十以下。皆親覽。可謂繁矣。然讀書止求大意。可謂至約。陶公竹頭木屑。可謂繁矣。用法得法外意。可謂至約。若薦買所言。剛而無

禮者。以其平日所短言之。知其後之必敗。而非即言其治兵之失也。因薦買之言。而即擬議其治兵

言其治兵之失也。因薦買之言。而即擬議其治兵

之失。此所以成後世之惑。

曰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子玉褊衷之人。故疾之者衆。觀楚殺子玉而晉文喜。楚享晉文而子玉以為莫若圖之。則知楚材雖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將又未可太過其量耶。若姚興之于楊佛嵩也。使

之討赫連勃勃。憂其驍勇不可制。配兵不過五千。竟為勃勃所執。而葛榮之于侯深。以深能臨機設變。少與之師。卒能成功。兵固不可一律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晉下軍佐原軫也。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曹衛懼而親于楚。欲以禦晉。既解齊宋之圍。復修

怨于曹衛。伐曹衛而楚必救。是使人不得不至者。

害之也。凡解圍之道。疾趨而救之。其功少。出奇以

撓之。而使其圍自解。則其功多。蓋亦致人與致于人

人之別也。故蘇峻攻大業。而陶侃急攻石頭。峻救

之。而大業自解。晉王救劉仁恭。而攻潞州。以牽梁

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

于是乎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晉獻公作三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帥。

管仲申明軍政。而諸侯已服。是以諸國為將者也。

故不任將。若晉則用戰者也。用戰者而可不謀帥

哉。齊用列國。故桓歿而齊易弱。晉自為戰。故文歿

而晉世長。諸夏以用人者易弱。用己者恒強也。

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

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

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取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

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

報其勞也。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

將下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使欒枝將下軍。先

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

魏元忠曰。魏用栢直。韓信輕為賢子。燕任慕容評。

王猛以為奴才。蓋國家安危之主。有必勝之將。而

無必勝之兵。晉之是舉也。文公自為將。疆力善謀。

之臣甚多。而卻縠有中。禍儒雅之風。故其謀元帥。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用敦詩書悅禮樂者。取其樂受人言而不以己長

蓋人也。若君不在行而擇帥。必當取剛而能斷者。

以荀林父之好善。而至于喪師。以其不斷也。故從

君則取其能和。獨將則取其能斷也。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

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

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不詳以求豐多。

信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

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

秩之。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

宋。王去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桓公內政而寄軍令。文公大蒐以示民禮。皆得治

國之本意。所謂不勝而自勝者也。經畧宏遠。非後

世可幾。

春秋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

濟。從汲郡南渡。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衛

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

軍佐起將中軍。故曰。上德。晉臣司空季子。

凡文公所舉二帥。皆非從亡之臣。不但拔才之精

亦以示公于國也。

公子買戍衛。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

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語云。兩姑之間難為婦。魯之謂也。何不擇一而從

之耶。曰。以國托人。非易事也。晉文公初入其功。未立。魯未知所從也。故其難如是。

晉侯圍曹門焉。多歿。曹人尸諸城上。晉死人。晉侯

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與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

曹人克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克也。而攻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

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

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將

在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繫而至。故安

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兵陷隙之地。乃人事

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

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

兵之至要也。故傅俊軍士發塚陳尸。而郅憚以為

宜收傷壘死。從之所向皆下。又按田單之誑燕將

曰。吾懼燕人掘我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

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

其欲出戰。怒自百倍。此與曹晉事相類。而一勝一敗者。即墨以舍墓為忿。而曹人以舍墓為懼。即墨以田單為城主。是以轉敗為勝耳。

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車。

唐虞建官。惟百。曹小國也。而乘軒者三百人。冗官莫甚於此。

今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

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魏犇負羈氏。魏犇傷於晉公

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

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超越也。曲踊。跳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

僑以為戎右。

管子之治國也。以國之重器。莫重于今。今重則君

尊。今輕則君卑。故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

曰。益令者。虧令者。不從令者。治國且然而

治國且然而

治國且然而

治國且然而

况治軍乎軍誌有曰殺一人而萬人懼者殺之頡  
之違今自當借頭行法但罪同而罰異何以示公  
將無頡孤根之人犇功臣之後有不同耶抑二人  
之違今或頡實造意而左氏不明言耶若以犇勇  
而釋之則勇者必將數犯今何以制之敗道矣韓  
非張載頡為交公所最愛頊涕而斬之而百姓皆  
懼故能未有功也

宋人使閉君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公告急舍之則  
左氏其海測要卷之四

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  
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張漢所謂其願也不許齊  
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公說執曹伯分曹衛  
之田以畀宋人怨楚之頑必自戰也

垓下之戰漢王以韓信彭越兵不至入壁自守卒  
用子房計韓信彭越皆往而藉卒敗蓋敵多則力  
分晉之陰用齊秦所以分楚之力也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殺二十六年申叔成殺使子玉去宋  
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  
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  
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凡是非成敗皆可預必所難必者年耳中道夭折  
若孫破虜豈不令子古增嘆耶即漢高得天下春  
秋亦已高矣所謂老謀成事誠天之所置哉

軍志曰危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左氏其海測要卷之四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孫子曰知彼知己知難知易所謂允當者度量稱  
也即我之權衡也楚成王亦可謂知彼知己者矣  
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  
之口

將有五難若子玉者所謂速忿可侮也

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  
王之祖父其若敖者子玉之祖父也六卒子玉宗人之

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故李陵以數千之兵卒

陷于虜夫兵不貴多亦不厭多者惟明于分合耳

按六卒為子玉宗人之兵則私卒也家蓄私卒鬪

氏幾為禍于楚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

徽一臣取之不向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

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

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

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

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執宛春以怒楚

孫子曰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張預曰觀其喜怒則

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拘宛春以怒楚子玉從

晉師是其躁動也諸葛遺巾幘以怒宣王宣王終

不戰是其安靜也故動與靜得自主也

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請復曹衛者楚之示德于二國也子玉此舉亦為

能手今私許復曹衛而使之告絕于楚二國不知

楚為已請也是以輕于絕楚而重于德晉也

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

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

此退也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亢猶當也

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

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

屢退以驕之也伯顏與海都交兵且戰且却凡七

日諸將以為怯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必誘其

深入乃一戰可擒耳諸將必欲速戰恐失海都誰

任其咎諸將不聽而海都脫去蓋晉臣之謀在必

得子玉矣

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



父崔天秦小子慙次于城濮

召陵之役以不戰為主不得已則戰城濮之役以必戰為主不得已則不戰蓋晉之謀臣衆子玉終

當墮我計也

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

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

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

鄴丘陵險阻之名背鄴而舍憑恃險阻所謂去國

本氏兵涉測要本卷之四

歟鬪其鋒不可當晉侯是以詢之輿人是役也晉

侯兩詢之輿人可見文公之能用衆也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

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

盡之貞子樂枝也水北曰陽以益實也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猶操之於漢實乃漢賊也智者一決而不猶豫

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墮其腦是以懼

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

子下向故伏腦所以柔物

晉文銳欲圖霸而內憚子玉是以妖夢入焉馮異

所謂大王慎重之性也子犯詭言以解之即受土

得國之類及所解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而

曰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也

子玉使鬪勃請戰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

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

楚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

本氏兵涉測要本卷之四

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鬪勃命成勅子玉子西之屬

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楚愈驕晉應之愈暇暇則整整則不可敗矣

晉車七百乘鞞鞞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鞞在胸曰鞞在腹曰鞞在後曰鞞

用也有莘故國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具已已晉

師陳于莘北

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管子曰器械功則

伐而不費。又曰：不試不藏。夫至是而始伐木益兵，不已晚乎？意此地形勢狹隘，多草木，不便列陳。故伐木以益兵者，即豹韜所云：「亟廣我道，以便戰。」所斬除艸木也。益兵者，地廣而後五萬二千五百人皆可容耳。車戰山林茂穢，有止車禦騎之患，自須清明無隱。然伐木為兵器，軍中時有之，亦不可盡非也。

符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

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奔右。有攻其瑕而勝者，攻瑕則堅者氣奪矣。有搗其堅而勝者，攻堅而瑕者披靡矣。惟我之兵不能盡精，將不能盡良，當秘之使敵為不可測也。其他則莫若詐泄，而我已潛易。如狄、漢、臣、萬勝、虎翼、軍之類，敵信我堅而不知，乃我瑕。敵信我瑕而不知，乃吾堅。則我不可測而敵自疑矣。武編有云：以將聞于

天下者易將，不易兵。以兵聞於天下者易兵，不易將。此為至要。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樂枝使與與柴而偽遁。柴，起。走，楚師馳之。

唐太宗與李靖論兵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若我軍不却，則敵安能致之來哉？夫佯敗引退，皆致也。若按之戰，韓信先合不利，却乃詐敗。

此亂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乃真退也。韓信自當項籍觀韓信却而項王未嘗追信，則知項籍善布陣矣。劉寅曰：胥臣以師犯陳蔡，此即向前為正也。

狐毛設旆而退，樂枝曳柴而遁。此即後却為奇也。此與霍邑之戰同，皆以奇為正也。但晉誘楚而右軍少却，建成墜馬，偶合出奇之道耳。假使當日晉退而楚師知其詐，則左師尚可全也。城濮之制子玉，按下之困項籍，太宗之禽宋老生，如張羅網以縛猛虎，不可以得奇正之變哉。

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蓋曹公之陣先出合戰為正。後出橫擊為奇。衛公之陣車徒居前為正。馬軍跳盪居後為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或橫擊或背擊不可執也。若栗

園之戰。齊神武小却。高昂與蔡儁橫擊破爾朱兆。臨洛之戰。諸軍皆却。李晟橫擊甲悅。太破之則橫

本氏兵法測要入 卷之四 三 劍閣濟

擊之功大矣。夫楚之右師既已潰。而楚又誤為晉軍所誘。晉以兩軍夾攻之。晉勢重則楚不戰而自潰矣。子玉收卒而止。猶見子玉之能遠。非世將所及也。祁山之戰。馬謖全師皆潰。獨趙雲鄧芝收其卒而不敗。將之能收者寡矣。

李幼所為得擊勝倉則大事亦矣  
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

孫子之言兵也。止十三篇。可謂約矣。然於軍食也。

三致意焉。不曰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則曰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糧食則亡。又曰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師行糧從。古人用兵貴持重而惡

輕脫者。以營壘之設亦大半為保護糧食計耳。自不給本色而給折色。於是三軍有饑渴之患。而道

路繹騷矣。夫糧食者軍之腑臟也。仲達所謂焉有人遺其腑臟而可以生者耶。按經云。每人日支米

五升。今晉軍五萬有奇。以每人二升算之。每日應

本氏兵法測要入 卷之四 三 劍閣濟

米千石有奇。三日館穀。是食楚三千石有奇。而馬之芻粟不與焉。若如孫子二十石當一石。則是省晉六萬石有奇也。按筆談云。運糧不但多費而勢難行遠。予嘗計之。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輕重三

之一難復加矣。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餘皆均在衆。夏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常以均之，則所負常不啻六斗矣。若以畜運，則駝運三石，馬騾減半，驢一石，然芻牧稍不時，畜輒死一畜，則并所負之粟，乘之輒之人負，利害相半。

丁味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

伯傳，用衆禮也。已酉，王享禮，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明以

本此兵海測要卷之四

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

伯。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

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也，其服鷩，見戎輅，戎車也，其服常弁。彤弓一，彤矢

百，絃弓矢千。彤，赤弓也，絃，黑弓也，弓一，彤，黑系，矢百，則矢千，弓十矣。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

名，虎賁三百人。周禮，虎賁氏以虎士三百人，先後王而趨，侯伯始受此賜。曰：王

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

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

以出。出，來三覲。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能敵王所懷而獻功，則有錫，晉文受策，未為太過，而後之禪受者，皆濫觴於此。夫能為帝室除殘去穢，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孔明所謂十錫，猶可何況九耶。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為之，以繅。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

廉。孟諸，宋蕞澤水。草之交曰廉。弗致也。太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心

子汪，榮李也。弗聽。榮李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

本此兵海測要卷之四

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

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宋李允則為房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

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為供器，久之

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興版築，以

護神祠，卒就闢城濬濠，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

內城中，允則又徙浮圖於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

三十里，此皆因民之俗而機用寓焉，以楚俗好鬼

使子玉能因夢設權如田單之於齊未必不足震服民志也然子玉之所以不與神者亦自有見所謂將在軍禁機去祥者是也其敗固不在此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子弟

皆從子玉死言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

君其將以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及連穀而死

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

或疑子玉雖材有足取而軍敗身死法之無可如

何者也不知國有一定之憲而刑罰亦世為輕重

故國大而威不振者宜糾之以猛爾時楚僭王猾

夏其勢方張不患其無威則子玉可以死可以無

死觀滑函之敗秦伯不殺孟明邲之敗晉侯不殺

林父而其後未嘗不得志愛憎人才豈當以失刑

之罪罪之耶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蔣呂臣實

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心大志雄不辟患禍子玉當是葵伯約一流人惟實事不佳耳

城濮之戰晉車軍風於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

旆大旆名繁旆祁瞞姦命不修為軍令司馬殺之

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

時晉侯在行間傳言司馬殺之而不言晉侯則知

晉之軍政肅矣孔疏云風於澤者為別失牛馬又

於軍中亡失大旆之左旆故杜云掌此二事劉炫

以為不失牛馬非也

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代舟之僑也士會士為之孫秋七月丙申

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餼飲至大賞獻楚俘于廟徵會

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湯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願謂祁瞞詩云舟之僑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觀晉惠返國作爰田作州兵則知小惠遍於民足

重耳一戰而霸既足今遠近畏懷而內治其國不

得不重賞罰。蓋出政之始。臣民所觀。所謂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與楚當日之勢。迥不侔也。故李綱之論為將者。以為威信未著。則必有所假。借以立威。然後士卒可用。而功名可成。如威信已著。則不必耳。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

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辨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或暹師。管仲節車之意。分軍以禦狄。狄人輕剽。來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如風雨。恐我力不繼。故分軍以禦之。晉迭出是

一道也。或是晉欲作三行。故假禦狄為詞。考晉作

三行而旋廢。當為禦狄權設。未必即僭天子六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平遠闡公評閱

僖公

三十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

虞也。夏。狄侵齊。

晉侵鄭。固試兵于鄭。此用兵之巧也。而狄遂肆兵

于齊。豈為知吾虛實哉。蓋盛衰無常。其盛其衰。皆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因中國之間。百密不當一疎矣。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

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

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

唐張嘉貞曰。晉馬周起徒步。太宗用之。能盡其才。

甫五十而歿。使向用少晚。則無及矣。陛下不以臣

為不肖。必用之。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然燭之武

之言自是憤詞。語云壯者力焉。老者謀焉。問秦之事。固當屬之老謀也。

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

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

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

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焦瑕

外五城之二邑也。設版築以距秦。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

本氏兵。涉溱。洧。卷之五

西封也。肆申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

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

為鄭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以亂易整。不武。秦晉相

相攻更。吾其還也。亦去之。

鄭燭之武。猶趙張孟談也。之武之言曰。晉難厭也。

亡鄭必闕秦。孟談之言曰。亡趙二君為之次。其能

使秦與韓魏之君甘心以從之者。不過惑于利害

之說耳。惟重耳初霸。故秦但戍鄭而不能為晉害。

惟智氏將亡。故二國及而智伯身死。國分為天下笑也。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

為上下新軍。河東趙衰為卿。從原大夫。三行。今罷之。更

晉得志于天下。而勤勤然以狄為慮。作軍而謀元

帥。此晉所以霸也。豈獨志軍制沿革而已。

三十一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入及狄盟。

狄嘗滅衛。若乘亂而報之。亦不失為丈夫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樞有聲如牛

管輅別傳曰。民動兵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

獸也。夫雞者兂之屬。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

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

各感數而動。是以晉樞牛响。果有西師。鴻嘉石鼓

鳴。則有兵。不專近在于雞雉也。又隋書。漢王諒反。

周羅暉行絳。晉品三州諸軍事。乃為漢王流矢所

中而卒。送樞還京。行數里。與馬自止。策之不動。其

年秋。子仲隱忽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  
所設。弓劍刀箭。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是日絳  
州城陷。乃知將殞。而極有聲。事固有之耳。  
羅不下何以先知當是問來告我秦謀先泄也  
卞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  
必大捷焉。

國有克事。而西師適過軼我。則人情必克懼。卞偃  
故詭托以安衆。卞偃不待卞而言。將有西師。所謂  
千里襲人。其誰不知也。大凡開創之主。必三軍所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五

四 劍開齋

震服時襄公初立。或未闕軍旅。偃詭托先君之命。  
在事難進或或實不進欲使無用  
氣自百倍。即如荀吳有事陸渾。而夢文公啓之。竟  
致克捷。當亦屬詭托。未必實事耳。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曰。鄭人使我掌  
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  
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  
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不  
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明

視西乞術  
白乙丙

鄭知之而有備。秦特無功耳。不足為秦患。曰。行千  
有與文公物能不信之千  
里。其誰不知者。慮晉之要擊耳。夫秦不獲逞志于

鄭而旋師。是歸師也。所謂投之死地。人自為戰。千  
里夾關。其鋒不可當。正孫子所謂歸師弗遏也。乃  
晉竟敗秦師者。何不知千里襲人。必輕兵也。法曰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五

五 劍開齋

三將軍。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  
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以千  
里而趨利。必多委軍。而糧食難繼。兵法之大忌也。  
漢末梁州賊圍陳倉。拜皇甫嵩為左將軍。督前  
將軍董卓拒之。王國圍陳倉。久不下。眾疲敝。解去。  
皇甫嵩進兵擊之。卓曰。兵法歸師弗遏。嵩曰。不然。  
所擊疲師。非歸眾也。遂獨進擊之。斬首萬餘級。國  
走而灰。乃知歸師弗遏。非所論於襲遠矣。  
蹇叔哭之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



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有新進喜事之人當有老成遠慮之士若宋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為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仲淹守慶州堅持不可尹洙為秦州通判兼經畧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公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于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于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既而師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歿之魏公遠還至半塗而亡卒父兄妻子號于馬首者幾千人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乃知置成敗于度外者臨事也揆度成敗者先事也若幾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劍開齋

不審則後悔無及臨事回惑則擾擾不休韓范二公固當論其合耳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

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

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穀之間南谷中谷溪委曲兩山相歎故可以辟風雨必死是

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按東嶠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嶠金

是石坂十二里險不異東嶠皆在秦關之東漢關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劍開齋

之西後亞夫擊吳楚而趙涉遮說以為吳王心置

伏於穀也故能料師之勝負未足為巧蹇叔趙

料設伏必於穀乃為至巧耳料敵者非料事即料

人若秦秀聞賈充為大都督以伐吳亦欲哭以送

師是但知賈充之不才而不知吳之必凶也能料

人而不明於料事豈得謂之審哉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

兵車大將居中御者在左秦無大將故御者居中

不下。但居左右者。去胄而下車也。

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謂超上車而乘之。蓋欲速也。

三百乘亦二萬人。有奇矣。千里襲人而用車。人且

議其輕脫。則知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

旋。利手輕速。非輜車重大。日行三十里者矣。自北

狄用騎。劉岳用麻札刀以勝之。然民素畏虜。聞聲

股栗。棄刃先潰。豈能禁之哉。欲制北狄之馬。須修

復車戰。而席益以為去人彼此皆用車耳。若彼徒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我車已有侵軼之慮。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方

恐。非通論。特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自不待甲

車也。

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過

子門不卷甲束輕則寡謀。無禮則脫。易入險而脫又

不能謀。能無敗乎。

凡師大輕則脫。太重則鈍。故輕則危。太重則無功。

此兵之常勢也。然皆因乎兵。主太輕則脫矣。而一

人之兵。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馬隆不以三千人轉

戰千里。破樹機能萬眾乎。要隆惟能出敵不意。而

奇謀間發耳。太重則鈍矣。而賞信罰必。分合為變。

韓信不以三十萬眾。破項籍數萬于垓下乎。要信

惟能謀定而戰耳。將之為道。見勝則興。不見勝則

止。必盡知用兵之害。方能遠害而就利。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

犗師。乘四也。韋熟革也。鄭商將曰。寡君聞吾子將拔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

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車酒

今之驛

弦高可謂能權矣。夫事有不暇請者。請之將失事

機。救荒與用兵是也。宋嘗出病衛之士。戍邊。賞賚

至再。而不及鎮兵。沈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

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

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頒行之失。非卿察

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

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鄭之有

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

何使秦成自取麋鹿以為行杞子奔齊逢孫陽孫奔

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

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曠日持久師老財匱我旋師而人已議其後矣凡

奉戎來滑測要卷之五劍閣齊

謀有似巧而實拙者如秦穆之襲鄭漢之誘虜人

馬邑皆拙也

晉原軫曰秦遠蹇叔而以貪勤民不哀吾喪而伐吾

同姓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新主嗣位取威決勝在此一舉晉奕世擅霸實賴

此也故縱敵則數世之患盡敵則數世之利亞子

以梁人幸其喪謂我不能軍乃乘其怠擊破梁軍

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

加絃襄而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

蹇叔能于數千里外料秦孟明當機不能避秦者

天下事局外則明而躬親則昧者多矣若殽之役

匹馬隻輪無反者意殽之嵌巖為巖險隱伏之藪

晉設伏擊之而秦不能脫也其地其而一勝不能推其伏孟明豈不念蹇

叔之言而終為晉所扼乎夫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此秦之言耶抑晉之言耶殆晉以誤秦而秦遂為

晉所誤也

左本東海測要卷之五劍閣齊

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莖晉於

是始墨

勞師以襲遠不待智者而知其必敗也孫子曰勝

已敗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晉敗秦

于殽是已

文嬴請三帥襄公嫡母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先軫朝問

秦囚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

實而長寇讐亡無目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

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使歸就戮於秦，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古來委任之專，若敬仲、景畧，皆內以治國，而外以威敵矣。要二子皆知兵，優於孟明遠甚。當穆公之

遣三帥也，孟明曾無一言半辭焉。意孟明賢大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左 列國齊

也。軍旅非其所長乎？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始雖

垂翅，終竟奮跡。穆公之引過，有君人之度矣。

狄侵齊，因晉喪也。

觀狄因晉喪侵齊，則知殺師晉非得已。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

子。白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

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或自討以威狄也。或因其免胄入狄師，屬目焉。晉

師乘之而致勝也。特左氏不詳其事耳。考顏真卿返葬，面貌如生。晉卞壺墓見發，亦如之。且爪甲俱穿，達手背，亦異矣。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管人謂孔明躬耕南陽，意在延攬天下豪傑，則知草廬非無意當世者矣。將無古之躬耕皆釣奇者

言耶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左 列國齊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

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管敬仲，桓之賊也。

實相以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晉大夫多良矣，猶能求于廢族，蓋其臣之能進賢

其君之能用人，非後世可及也。其霸不亦宜乎？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以先軫歿敵，故進之，所以勸忠也。唐玄宗時，王海

濱與吐蕃戰歿，時忠嗣尚幼，入見玄宗，帝撫之曰：

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因賜名忠嗣人。至留意。

歿節若此。則人臣安得不勸乎。  
先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  
先

絕後。故取共。  
此一事能行。其才自出。本能力行耳。

薦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尚有遺才焉。威公之賞。

鮑叔高帝之封鄂君。可以為法矣。若晉文公伐鄭。

而賞卻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

公曰。子無辭。蓋賞貴博也。使踈遠者皆為我用。是

在明賞哉。

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所謂賞功不專。與上賢不過等也。卻缺雖登卿位。

而未有軍列。魏絳和戎受賞而止。佐下卿。晉慎重

軍政若此。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  
子。上。即。關。勃。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

子瑕。  
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枋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  
車。傾。

覆池。  
中。水。外僕髮屯禽之以獻。  
鄭。之。外。僕。髮。髮。而。名。屯。者。禽。瑕。殺。之。文夫人

飲而莖之。郟城之下。  
鄭。文。公。夫。人。

車覆而不能救。必車之制失也。考工記云。一器而

工聚焉者。惟車為多。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

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撲屬無

以為出也。不微至無以為我速也。註曰。撲屬堅固

也。鄭司農曰。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圓甚。著地

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為疾速

此車之理也。然車有歿地者。十車又貴知地形。故

太公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

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陷潰。前不能進。後

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若能遵考工之制。而軍中

又能用熟知地利者。主三軍行止。雖車戰。我不敢

以為迂也。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  
泚。水。在。晉。

張預曰。我欲必戰。弗近水迎敵。使不得渡。我不欲

張預曰。我欲必戰。弗近水迎敵。使不得渡。我不欲

張預曰。我欲必戰。弗近水迎敵。使不得渡。我不欲

戰則阻水拒之。使不得濟。夾泚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夫兵出不徒歸。能無勝無負。亦未為失也。

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

相約涉水而伐其師。是犯順也。退舍而自棄去。是違敵也。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

濟。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

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

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

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

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立王立已。故潛立

兵法曰。勢因敵家之動。動而得失。爭焉。晉楚兩軍

隔水相對。宜如蛇蝎之相制。輕動者敗。不得不兩

相持。若漢高。敗曹咎于汜水。鍾繇。敗郭援于汾水。

皆是因其輕渡。半涉。逆擊。乃知爭山而先。據夾水

而先。涉兵有形。同而勢異者。不可不察也。然夾水

而軍。若馬燧之于田悅。則又異焉。田悅之壁。洹水

也。知馬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

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

陰伏萬人。欲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鳴鼓角。而

潛師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

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

果率兵踰橋。乘風縱火。燧令勇士五千人陳而待。

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橋。橋已

焚。衆赴水。灰者不可勝計。此夾水而軍。造橋以自

渡。并以誘賊之渡。尤為奇也。要惟燧知田悅欲以

不戰。老燧師。故燧得安然造橋。逾洹耳。

文公

元。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

鄭。伐縣。訾及匡。匡在潁川新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

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

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

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凡兵以義治之非欲以義號召則天下服

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

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夫以見伐求和為不競必報伐而後假辭于人此陳人欲歸罪于衛而自為功也衛人相陳人

謝晉誰為畫此策者假今陳自為計較量利害必

不若此故君子當自為謀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

已

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

左氏春秋卷之五

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張俊罷相李綱請寬之以責來効恐智謀之士卷

舌而不談兵趙鼎亦云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

者是武帝殺王恢誠不如穆公赦孟明耳孟明君

臣之間可謂固矣何兩人相信之深而不能勝眾

口耶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

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不用良臣之言是貪故反使我為悖亂

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用兵屢敗而後悔者秦穆是也屢勝而後悔者漢

武是也要之始未有不貪者也所得不足贖所失

不足償老未有不厭兵者也穆責已以貪而秦皇

漢武亦貪于權利雖英雄之姿貪固難免耶

二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

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卻王官無地御戎梁

狐鞠居焉為右鞠居積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

左氏春秋卷之五

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

秦之敗也皆秦為客晉為主也主客勞逸之數相

懸而秦之用其民太數也故孟明增脩國政也重

施于民民忘其敗也

戰于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原前時事並在戰

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

失戈狼睜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翼

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

先軫將中軍固執政乎乃公所立而軫黜之不疑

可見大將無不得專幾與人主侔矣

驪怒其友曰盍死之驪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

汝為難驪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

不義非勇也夫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

其所也謂上不裁知黜而空乃知我矣

孔明貶黜諸將孔明殺而有哭泣至死者誠當其

空而服其心也蓋此一人者皆奇士也狼驪于原軫亦如是已

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火焉晉師從

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驪于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過沮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吳起謂武侯曰夫使一死賊伏于曠野追者莫不

狼顧梟視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

懼千夫今臣為一死命固難敵矣狼驪以一人而

敗秦師所謂效命之用也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

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

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

其可敵乎

君臣同心子餘之料秦計謂秦二敗而晉一連秦此秦雖得志而晉終不失霸也若會稽之棲此白起所以終不肯伐趙

也兵忠曰君明臣良任賢使能上愛其下惠施流

布凡此不如敵人辟之弗疑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

王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

秦也謂之崇德

穆公悔過誓軍聞者皆為流涕春秋中不再見也

尊秦崇德又何疑哉

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莊叔即以其服於楚也

沈潰

沈不戰而鳥獸散沈之不國也久矣如水之瀉地

不待益益破碎而後橫流也故民猶水也兵猶水

也魏元忠譬御兵如擊孟水在一俯一仰之間謂



其易流而難持也。當其流溢不可復制已。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

孫季高汎海襲番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艦。悉

力登岸。即日克拔。劉裕至潼關。王鎮惡帥水軍自

河入渭。鎮惡泝渭而上。令軍士持杖登岸。既登。密

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論士卒曰。去

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不勝則骸骨不返矣。

乃身先士卒。大破秦軍。此與濟河焚舟皆置之成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三 劍開齋

地所謂不得已則闕也。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茅津在

凡歿將之人子弟名曰歿憤之士。故慕容垂過參

合陂。親往年戰處。積骸如山。為設吊祭焉。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

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

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公孫枝舉孟明

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

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子桑有焉。然。穆公之欲以此。此

君臣之際。始終不替。固難言之。况孟明累敗之餘。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

方城。遇息公子來而還。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

凡兵有虛實。要使敵不可測耳。夫伐楚以救江。在九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三 劍開齋

天之上。江之被圍。在九地之下也。晉伐楚。救江。

其奔告于周。道遇楚將。而旋師。皆用虛者也。苟實

之不繼。則敵無所畏。忌而我所操。以制敵者。窮矣。

夫惟有所挾者。常可以制敵。故可挾以制楚者。莫

若商臣之罪狀。苟張皇六師。鳴鐘鼓。以劾告楚。自

救不暇。敢悍然稱兵哉。若此。可謂善用虛者爾。蓋言晉未能與楚戰也。故每往。為虛勢。而又不急于用也。

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然。不知則為新。此後也。以為名也。

秦已稱霸于天下矣。曰報秦實。何能報秦哉。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

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

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

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孫權城武昌，下令諸將曰：魯雋不疑于安平之世，

力劔不離於身。況余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

忽，不思變難哉！故明于敵國，外患不啻處漏

舟之中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五

五年初都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

呂奉先之無成，多因無恒耳。如此反覆，何以立國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帥師滅六。

冬，楚子燮滅蓼。蓼，國，今安徽豐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皇

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夫楚之于小國，猶博者之用梟也。欲食則食，欲握

則握。六叛楚，而即夷是與楚以名也。夫近于楚而

遠于晉，其存與亡無可如何者也。故一與一也，雖

附大國亦無益。宋祖之下江南是也。若小國尚多

則以事大為安，以其欲僭以招攜也。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備三十一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

使狐射姑將中軍，且居趙盾佐之。代趙陽處父至自

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

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

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按五年，晉趙成子衰、欒貞子枝、霍伯曰季皆卒。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五

伯曰季，即先且居胥臣也。故六年蒐于

命賈季將中軍，趙盾代其父為中軍佐矣。處

易其班穀梁以為處父，密言于晉侯，而晉侯漏言

致不密，失臣云然。其時處父身為太傅，而趙氏世

柄晉國，卒不能禁也。豈宣孟如夏日可畏而從政

新未能行令乎？抑處父侵官，雖盾亦不能庇之耶。

衛大將軍不云乎？招賢紬不肖者，人主之職也。人

臣奉法遵職而已。

八月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且近于秦秦大而近足以為援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若立公子雍則盾不至受惡名矣事可不慎始耶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人也無衛故有

晉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

文公已入而未能定秦人與之紀綱之僕以為衛

可也公子雍未入而先與之徒衛安知晉人不疑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五

十一

劍閣齋

而拒我乎

穆羸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宣子與諸大夫皆畏偏乃

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若不先立靈公則以臣抗主不順

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

父佐上軍

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寘

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

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

唐高祖欲先定京師裴寂以為未可太宗曰關中

郡盜屯結未有定主若失入關之機則彼將生計

乃疾引兵入關非太宗不能如此健決耳

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

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巳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也令狐在河東

秦為送子雍而出師雖多未必過備晉以禦秦師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五

十一

劍閣齋

而出在立靈之後觀諸大夫俱在戎行則主客眾

寡之勢秦自不敵晉矣惟是晉實召秦曲直則有

所歸將何辭以謝秦哉且幼主新立人心未定安

能保群臣中無持異議以取富貴者計自不得不

決故潛師夜起間不容瞬耳夫見利不失遇時不

疑失利後時反受其咎斯可謂赴之若驚用之若

狂者乎

憂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令狐之曲在晉。故失地而不能報。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干上軍也。而使士穀梁

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

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晉禦泰師于董陰。以軍事奪其田也。故箕鄭

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謀元帥何事也。而大夫皆得操其說。軍政之失。晉

於是乎衰矣。

九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五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為伐鄭也。桓川狼陰縣西有狼淵。囚公

子堅公子尤及樂耳鄭及楚平。

始魏以蜀中惟有劉備。備久寂然無聲。而卒聞諸

葛亮出祁山。朝野恐懼。乃知用武之地。主少國危

忘戰則弱。故不得不連年北伐。雖無功。猶愈于已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

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幸衛公兵法曰。兵用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

明號令。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敵

人雖有雷霆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

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于機。而後于事矣。故呂氏

春秋曰。兵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

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不及。然敵將多謀。豈

可速而犯之。耶。荅曰。若此。則當卷跡藏聲。蓄盈待

竭。與其持久。若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

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予謂遲速各有機。當其宜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五 緩若趙奢。堅壁二十八日。不以爲緩。當其宜。速卷

甲而趨。晝夜奔赴。不嫌其速。是在智將矣。

十 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

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

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

以田孟諸。宋大

夫立國之道。爲剛柔。行軍之勢。爲強弱。然柔有剛

之用。弱有強之用。斯內以治國。而外以威敵矣。至

若徒弱而無其用則卑飛欲翼亦大可憐之人耳

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

馬復逃楚期思邑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子朱無畏皆楚大夫

游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命夙駕載燧宋公遠命

右孟左孟將獵張兩甄也鄭攀杜魯等相與拒王

麋麋使周訪擊之訪使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

自領中軍曾先攻麋右甄訪于陳後射雉以安衆

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訪聞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鼓音知兩甄皆敗遂進兵大克之乃知所謂兩甄

者即左右翼耳

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

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子舟無畏字敢愛歎以亂官乎厥

貉之會麋子逃歸

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至河東交

兵于光弼衆侮易光弼光弼怒乃令收繫衆項之

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中使出勅以示光弼光弼

曰今只斬御史若宣詔旨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

斬宰相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若光弼者可

謂不辟疆禦不愛歎以亂官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子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陳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闔公評閱

文公

十一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防渚麋池潘崇

復伐麋至于錫穴潘崇楚大師錫穴麋地

麋彈丸黑子致楚兩被兵焉以麋逃歸耳然楚之

伐麋勝不足以爲榮不勝則足爲陳鄭宋笑若此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者當弗與輕戰堅壁以老其師彼既不能勝則慮

害之心自生蓋不勝雖足爲耻而少有蹉跌尤足

爲笑于諸侯則自舍我而去也

鄭瞞侵齊狄國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

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

左氏所載駟乘凡一篇中兩見焉皆以駟乘而敗

長狄以鄭瞞自恃其勇不率部落故得臣追之四

人共車以一車而追一狄耳若是則所謂寅車也

扶胥輕車與武士三人共載者也凡能進取遠道

先行疾擊者爲寅車蓋戎車安而寅車疾古未嘗

患其遲鈍也如後人追擊則必用騎古人特用馬

以駕車未有專用騎者至秦乃有騎將而六韜太

公之言也乃曰一車當六騎一騎當步卒八人何

耶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鄭瞞國之

富父終甥搆其喉以戈殺之搆猶埋其首於子駒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門子駒魯

穀梁云長狄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最善射

射其目身橫九齒斷其首而載之射之看見于軾夫鄭

瞞防風之裔也其骨專車乃知不誣然形體太長

則不便于戰陣未有不爲人所制者若王莽之徵

巨無霸真可笑也

以命宣伯名宣伯曰僑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

前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

父名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

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影班獨

賞宋公于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關門征謂之彤

門以門賞彤班故以班之姓名其門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

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鄭驥伐齊齊王子成

父獲其弟榮如焚如後死而先詳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

且壽有異于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埋其首於周首

之北門周首齊邑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鄭驥由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是遂亡長狄絕種

長狄外國時有之至云長百尺則亦誕矣蓋左氏

所詳者形也劉敞所別者類也經世則敞之說為

密哉

十二年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若教曾孫子孔羣舒叛

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

遂圍巢平舒若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子孔新執政假用兵以威遠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音人樂

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卻缺將上軍其代

鄭史駢佐之代林父欒盾將下軍欒枝子先穀胥甲佐之臣

不能久請浚壘固軍以待之從之先穀心定不待御戎招兵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

浚溝固壘以老敵師而曰浚壘者深者高也高壘

以阻軍亦是不同有待其衰疲我乘間襲之者有

待其食盡士卒自潰者有求戰不得持久不能潛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師遠道而我追擊大破之者史駢之說秦不

能久勢必潛遁而我追擊之者也唐太宗有疾委

軍于劉文靜誠之曰賊眾遠來利在急戰且宜持

久即此也茲以趙穿胥甲當門大呼軍勢已泄不

得復出此謀爾使秦力盡氣竭發我銳士隨而擊

之秦即以精兵殿後豈能全師哉後王世克攻李

密魏徵以史駢之計說密長史鄭頊頊曰此老生

嘗談徵曰此乃奇謀浚策何謂常談乃拂衣去

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吾師也。」

凡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孫子曰：「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

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趙穿雖為卿，亦未有軍行，何以得撓軍政也？蓋貴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五 劍閣齋

近之臣，不可與共軍旅，須借之以立威，不然則損我威而敗乃事矣。狄青往征儂智高，貴近有求從行者，青曰：「此青之所求也。然智高小寇，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擊賊，有功則可，不然青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于是無敢復言求從行者。

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

以輕軍掩襲上軍，穿若揣之，知其中必自有巧也。

孫子曰：「安能動之？」張預曰：「史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反怒曰：「裨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

宣子名為嚴毅，而用兵乃不能制其下，其不至如

林父之敗幸矣。蓋穿之出也，知獨出而全軍必為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六 劍閣齋

之援也，故能禁穿之出者上也。不然，則任穿之出而假手于秦次也。夫能禁其出，與任其出而不為之援，則趙穿亦不獨出矣。晉之去一穿也，猶去一贅疣也。去贅疣而不至于殺身，固求去之不暇，而又遑恤乎？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退兵為綏，交綏謂之交綏也。愚謂晉欲出戰而志未堅，故交綏綏為六轡之總，交綏者，猶交和而舍



也。古人善陳。故步伍整列。畫地而守。敵不得與我戰耳。從綏者縱綏也。不吉交還言可以交還也得謂之退軍。恐交綏便不得謂是交退也。按司馬法以兩家車馬將士嚴整各執轡當陣。有必戰之勢。所以各防其失而交退。是以綏為不戰而退軍之名也。唐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李靖曰。晉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我兵既有節制。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七 劍開

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宋人宜古地兵振通古料其必走宗孫笑曰魏謂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不說在事猶缺也詞強而進。驅者退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此兵家之常然。有反是者。不可不慮也。史駢白。使諸自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秦人入之。情。比。慎。集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八 劍開

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勢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涼王光遣子太原公纂攻金城。天水公延攻臨洮。皆克之。西秦主乾歸使人給延曰。乾歸眾潰。奔成紀矣。延引輕騎追之。軍吏諫曰。告者視高邑動。殆必有致。延不從。為乾歸所害。乃知使者之來。非審其聲。當察其形。使人莫遁耳。故締疵決。韓魏之反。亦以其有憂色。而無志。魏俠以孫嵩目動言肆決。其輕于去就。而臣文嘆其有鑒也。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

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故為將之道周密為寶而賈生之論六德也亦言仁義禮智信密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孫子曰將聽吾計留之將不聽我計去之若趙穿者豈可同三軍之政耶國語載河曲之戰韓厥為

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夫賞貴下行罰貴上行者也何獻子舍豺狼而問狐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九 劍開齋

狸哉

年十三 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杜註云桃林在弘農華陰縣夫漢時雍州為郡十

六縣二百三十一弘農郡十二縣有弘農縣未嘗

有華陰縣也京兆十二縣乃有華陰縣何得云在

弘農華陰縣耶若云元凱第就本朝言之則晉時

并無華陰弘農二縣名矣至隋時始有華陰縣然

亦列于京兆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故項籍

滅秦分秦地為三秦一曰雍一曰翟一曰塞漢高

祖初屬塞國後夏為渭南郡尋罷復秦內史名武

帝分為右內史後夏分京兆尹領縣十二而華陰

與焉則知桃林屬京兆而不屬弘農明矣意桃林

之塞其名沿習已久故項籍亦因其稱耶今河南

有桃林寨在靈寶閿鄉相近而或以為潼關考

守塞之事前此未之見夫山川丘陵而比之天險

亦有所不獲已乎然秦為四塞之國而黃巢之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十 劍開齋

禁坑不備致使尚讓入之意所謂九泥可封徒虛

語耶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趙

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生矣若之何中行

桓子曰請復賈季

國不以一人輕一人重哉然趙孟勤勤憂國古之

良執政也施伯不云乎管子天下才也所在之國

則得志于天下隨會亦猶是矣

能外事

此何得輕許人世固有聲望有餘而幹畧不足若  
庾元規殷淵源者必若陶士行祖士雅我許之以  
能外事矣

且錄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  
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

賤而有耻柔而不犯英雄而得黃老之術者也郤  
缺何知之深哉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十一

劉開齋

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  
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

雖近狡獪亦見晉愛憐人才之至

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壽餘曰請

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

明是誘士會而秦伯即使士會中有妙理

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夢魚

益於君不可悔也

士會于秦未免有情已露歸晉之意于言外非示  
已無去心以要秦也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  
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語頗夸大不僅指士會一事但言之有蘊藉千載  
之下令人風流可想

既濟魏人謀逐楚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十一

劉開齋

按羊侃仕魏進爵鉅平侯初其父常謂侃曰人生  
安可久淹異域汝可歸奉東朝侃欲濟河以成先

志魏帝聞之授侃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為兗

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以徇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

率眾數十萬及高歡等相繼來追侃且戰且行一

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眾尚萬餘人將入南土

卒並永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

幸適去留于此別異因各拜辭而去侃後為大軍

司馬及侯景叛梁攻臺城侃拒之景遣儀同傅士哲謂侃曰在北之日久梟風猷每恨平生未嘗披敘侃爲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欽慕如此攷侃本傳稱其尤好左氏春秋探吳兵法云

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圭 劍測齋

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此言小不能敵大也然有城小而堅圍之終不能下者顧守者何如耳夫邾雖小然考小國之能用兵未有如邾者也趙盾名旣不順而以麋附之師六萬人臨邾所謂曾見以數萬衆頓于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是役也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此兵家所忌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驍羣舒使公子變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

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莊王幼弱子儀爲廬戡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變廬今襄陽二子雖庸妄然挾楚子以爲重已成狐鼠之勢而誘致之易不煩甲兵傳紀楚之當興

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變求令尹而不得故作亂

時晉楚皆主少政在大夫其自相賊害者比比也

晉雖以宣子當國而數年不競楚遂以霸莊亦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圭 劍測齋

于多難哉

十五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以一將而兼帥二軍此卽節兵之意亦其能分合

也蓋兵少則無贅累之虞獨將則無牽制之患故

謂兵少必不能成功者非也但兵少則須將能兵

精以奇取勝耳觀卻缺之事可見矣曰以上下二

軍則特將也非傾國以從也入蔡者獲蔡大城也

獲蔡大城。致蔡屈而為城下之盟。即號召諸國之兵。而眾卿俱在行間。亦不過如是而止。則又何貴乎多兵哉。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能免乎。已則無禮。使。執。王。

而討于有禮。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奉。亦。兵。法。測。要。卷。之。六。五。劍。開。藏。

雖處亂世。而違天犯順者。終亦必敗。故兵以五德為表裏者也。

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也。庸人帥

羣蠻以叛楚。庸。今。上。庸。縣。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

楚人稀地曠。苟能不失天時。毋曠地利。則卒有水旱有數年之積矣。此皆農政不修所致也。故為國

者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曰。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楚已三面被兵矣。恐中國乘其虛。兵之故。閣門以示儆。然亦不當示人以弱也。

楚人謀徙於阪高。阪。高。地。險。蔣賈曰。不可。

蘇峻之亂。或議都豫章。或議遷會稽。王導不可。曰。古之王者。必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寇。

則無往不可。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

于蠻。越求之望實。惧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繇是温嶠等議不行。盧循徐道覆敗。劉毅

于桑落州。時咸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鋒。劉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

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諒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夫導與

裕所言。非與蔣賈懸合者哉。然南遷而國勢弱者。

宋也。或謂使宋早遷必無二帝之禍。宋之弱弱于

畏虜太過。畏虜太過。繇于二帝北狩。氣奪而不復

振也。此亦事後之論歟。

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虞與百濮謂我饑不

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

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也。叔敖之父。

吳子之論兵也有四機。以張設輕重在于一人為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氣機如薦賈所言乃氣機也。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自廬振廩玉海為襄陽之中廬而或以合肥為廬園矣。

太公曰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

為止欲將將不身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古之

名將未有不與士同甘苦而能成大功者也。獨霍

去病少而侍中史言其貴不省士其還軍之日遺

棄梁肉而士卒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

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躡鞠也。事多類此。則是敗道

也。意子長失志之人。故于大將軍不無刺譏耶。

次于句瀝。使廬賊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

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

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

凡囚而逃歸者。必張大其事。見不及遠。夫起大師

必須重餉。楚方當饑。饑於何而取之。且往返遷延

動費時日。事機又復有變。夫兵之為道。如逐獸然

兔起鶻落。少縱則失之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

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

裨僚魚人實逐之。裨僚魚。庸三邑。魚。魚復縣。庸人曰。楚不足與戰

矣。遂不設備。

七遇皆北。而庸人不疑者。以楚當喪敗之餘也。庸

累戰淩入楚。張兩翼夾攻之。此新店之戰。幾敗于

尹子奇也。

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

乘駟欲其速也。分兵使庸，不測不知所備。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仍，以伐庸。子越，關椒也。石溪，仍入庸道。

此合而能分之效也。法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

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庸率羣蠻以叛楚，羣蠻從楚子盟，而庸勢已孤。時

羣蠻百濮乘楚之饑者，如蝟毛而起，遠近觀望。在

此一役，若不大振兵威，則楚已不國，滅庸以救亡。

豈徒形見勢使哉。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尤 劍開齋

十七 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壤。遂復合諸侯于扈。書曰：諸

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

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附之官。曰：小國

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

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儵。

唯執事命之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

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也。

為質焉。趙穿，卿也。公婿，公婿也。晉侯女婿。

小國也，而執詞不屈，致責卿往質焉，其事也。創君

子傷之矣。

秋，周甘斨敗戎于邠，垂乘其飲酒也。邠，周大夫。垂，周地。

必是兩軍既對壘，而戎不戒，肆志飲酒，故出不意

以勝之。非兩國未有兵端，乘其飲酒而擊之也。凡

宴飲亦軍中所不廢，然一不戒，若子反之醉而不

能見，有為人所圖者矣。陶士行飲酒有定限，當歡

有餘而量已竭，殷浩等勸夏少進，侃愴懷良久，以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辛 劍開齋

年少嘗有酒失，故不敢踰。

宣公

元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

奔齊。

凡軍事賞不踰期，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罰不踰

期，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河曲至今八年矣，而

始討，不用命者何濡滯也。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

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

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薦賈救鄭。

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北林在鄭地。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

盾之救陳，宋不得已而應之也。至伐鄭也，惟敵自

求，乃遇楚不戰。解揚被囚而旋，所謂意欲歸禪志

不在敵者耶？趙氏無君之心，固已久矣。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

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三 劍閣

穿之計，是欲致秦也。然穿特盜兵耳，豈真有加于

崇哉？其心路人知之矣。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

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宣子柄國數年，要不為不專矣。乃其所為，未嘗令

遠近畏懷也。晉曰：不競而楚且坐大。宣子不得為

無罪而皆委過于晉侯，豈當日董狐諸臣猶有曲

筆歟。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

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

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敵百人。

按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兵車四百

六十乘，應三萬五千人，有奇。乃盡獲其甲車，而俘

者僅二百五十人，敵百人，可謂至少矣。蘇氏所謂

戰國之世，民各推其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

而多殺也。可見前代之兵精。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三 劍閣

狂狡，輅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狂狡自恃其勇，倒戟以聽鄭人之出，不虞以利器

倒而授人，反為人所制也。夫蜂虻之毒，所以自衛，

豈以一將之任可棄其所挾持者耶？張遼單身誘

昌稀，曹公遣稀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

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

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凡戰盡用兵之刃矣。司馬法曰：乃上察，又曰：乃上



果以敏言及鋒而用也。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咎之

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

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

古者士人咸習射御則羊斟亦士人也且車戰托

命于御奈何今日享士明日會戰而不及羊斟哉

亦見華元之疎矣故必用心于至密乃可為大將

中山君所謂以一盃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士也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

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

段疾陸春與從弟末桮攻石勒末桮為勒所獲疾

陸春以鎧馬金銀賂勒而請末桮諸將皆勸勒殺

之勒曰鮮卑勁國也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

計也乃歸末桮鄭不殺華元亦不欲浚怨耳

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既合而來奔

在華元為大度元之于斟也蓋亦悔之矣

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疇其腹

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

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傳紀之以見華元為將寬不可激以怒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

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報大棘之役楚鬪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

遂次于鄭以待晉師

古人任事雖量力亦終不避難若動較難易亦令

才氣自減司馬昭所言人心預怯則智勇俱竭強

使之適所以為敵禽也然宋臣云晉人以為難勉

強為之後人以為難便不復有所為夫畏其難而

委之無可如何則又誰為之者耶

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趙盾以鬪氏世為令尹。紀此以為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然。趙宗競于晉，亦將斃焉。武之得免者，幸耳。若盾者，見豪毛而不見其目睫者歟。

三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雒水出 領山至河南。雒水出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自漢唐之末，強臣跋扈，火流殿廷，矢集帝室，而彘倫道盡，畿服毀裂矣。若下勞問鼎，非分闔干皆錄。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章 劍閣

時無霸王，君子所以致念于桓文也。國策以周伐

殷得九鼎，一鼎用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

士卒師徒械器備具，所以備者，稱此亦大誕矣。

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

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鄭鄭今河南也 武

世三十，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

之輕重未可問也。

周之末也，齊欲得九鼎而為梁所障，圖九鼎而為

韓所蔽，卒不得志。蓋地勢不俊也。何況此時晉室

方強耶？楚子問鼎，不過一時之言，未必王孫滿便

能逆折其意也。然亦足規楚子有非常之志矣。

四 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

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

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兵亦有禮，非必以兵遂，非禮也。但齊魯始終以兵

力加莒，故莒辭不受治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章 劍閣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 是

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凡性之貪狠者，恒與鋒刃相近。若徒以形與聲斷

之，或有不驗也。

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憾。及令尹子文卒，子越為司

馬。即越 譖子揚而殺之。子文子

子越殺子揚，又殺薦賈，不攻王不止。

子越為令尹，又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于轅陽而殺

之。伯羸為賈也。隸陽楚邑。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

質焉。弗受。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師于漳滏。漳滏水。遼。秋七月戊

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澣。臯澣楚地。伯棼射王。汰斬及

鼓跗。著于丁寧。伯棼越椒也。斬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鉅也。又射汰斬

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避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

朱泚圍奉天。德宗與渾瑊對泣。泚身衣黃衣。蔽以

羽扇。俯瞰城內。慢辭戲侮。嗟乎。彼亦人臣也。若伯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圭 劍閣齋

棼之射王。汰斬亦何以異哉。

師懼。還。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

棼竊其二。盡于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師懼。還。故王巡師神其說。以安慰人心。孔疏所為

疆軍人之心者是也。軍人之心疆。故鳴鼓而進。遂

成大功。

初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邲。遂

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在江夏安。

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

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歸自

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使復其所。

傳紀若敖氏之興也。以一婦人羊舌氏之覆宗也。

亦以一婦人左氏好奇類此。

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河內平皋縣。晉侯欲伐之。

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圭 劍閣齋

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凡攻強必助之。使強益之。使張盈滿必覆。太剛則

缺。天之道也。

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晉用桓子。赤狄。其種。可以知其情而制之。故縱狄。

衣赤者赤狄也。衣白者白狄也。狄之赤白。以衣為

號者也。尉繚子曰。敵白者望之。赤者藉之。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緝

市。六日而蘇。緝市。晉所都之市也。死六日而復蘇。蓋記異也。

謀則晉曷爲乎獲之其獲也欲晉人之獲也其殺也欲晉人之殺也殺諸市六日而蘇六日言久也善死者不亡晉于是乎知秦間之不可測矣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凡有志于天下者未有不先治其根本者也藩籬預固而後可肆兵于中原不然則躬行北伐未免

反顧故疆滑汭盟吳越正深于圖中國耳此楚莊亦以去時服之也然後可以遠而後與人相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霸天下之本

晉晉克有蟲疾卻缺爲政秋廢晉克使趙朔佐下軍凡晉夏置將佐傳俱詳之以重軍政

楚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林柳林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楚窺伺中國有日長炎炎之勢鄭不服從以殺其怒而輕敗楚師不待知者而知其載禍矣故管子之言曰請戰衛戰准戰流戰權戰勢五戰而至于

兵

年十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北潁水之北諸侯之師

晉楚子伐鄭者楚子親將也楚子頻年伐鄭而士會獨能却之故書士會逐楚師于潁北潁北潁水之北明乎會能逐之也夫勢有盛衰時有難易當其盛雖難易也當其衰雖易難也士會逐楚與魏公子之破秦軍可謂難勝矣是以用兵當辨難易不宜徒論成敗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若專論成敗者是庸俗人之見也

十一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

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於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盟

鄭始終兩事處大國之間而兩事以待能者此鄭音日之勢也

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郟郟楚地令尹城沂艾獵孫叔敖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王築城者慮事

謀慮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分財用平板幹

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分財用平板幹

也。稱春築量輕重春盛土器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餼

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城以度有司為主能度有司而量功命日不難也

韋孝寬于汾州築城限期十日楊朝晟于方渠合

道木波築城未旬而畢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

城六旬而三城克就皆以兵操版築也然其地皆

迫胡虜非係內地較安常之時猶不侔矣按傅叔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救之城沂子產之救災規程燎然後人可為師淡

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

秋會于欒函眾狄服也

眾狄疾赤狄之役是赤狄之釁也卻缺乘隙而動

雖求成于狄似乎降尊亦因勢而利導矣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

西氏少西微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微舒轅諸栗門轅車裂也

栗門陳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

還王使讓之曰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稱公女獨

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微舒

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

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

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

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

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

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

五霸之伯也以諸侯服從也以召諸侯為詞言者

易為功而聽者易為受也夫大罪伐之小罪憚之

王霸所以治諸侯使知所懼也若莊之討微舒雖

夷狄猶將與之者譬錙于丁寧為傲天下之用而

已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陳晉公先生鑒定

萃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閣公評閱

宣公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

巷出車註以為示當見遷不得安居也夫城方圍

困即出車于巷又安從遷耶行成不吉則遷大計用也或如後世鑿城而出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劍開齋

敵不意或惡摧壞城牆出刀車以塞之或翼敵闕

圍一面以資遁去耳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還師鄭人修城

兵法既曰守在于外飾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

下外飾者怯防也藏于九地之下者善守者敵不

知其所攻也蓋守有二一曰城大而難守一曰城

小而難守若渾城守奉天光弼守太原則大城未

嘗不可守也若韋孝寬守玉壁趙彜守陳州則小

城未嘗不可守也予見陳規甚言守城之易因傳城孤者不可守詢之老將皆云然豈非以憑城而守仰面而攻勞逸之勢固有殊者耶

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有必救之兵者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兵者無必

守之城鄭圍九十日而晉救不至故陷雖張許之

于睢陽亦不能不陷也如趙彜于陳州黃巢以二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劍開齋

十萬衆圍之三百日犂食將盡乃乞兵于梁假非

梁晉會擊犂亦不免矣

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

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

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

民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傳稱文王縣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

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

十里而許之平。潘厖入盟。子良出質。

子重以南郢于鄭。相去數千里。是破鄭終不能有。

但須借鄭以勸諸侯耳。得國無赦。此與吳越之勢。

不同。不獨此也。猶有晉在。楚當日若取鄭。則必不。

能勝。晉矣。以鄭之餘燼。必為晉致死。而晉之諸卿。

必合謀而為鄭圖。後吳入焉。而秦救之矣。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缺。代。缺。先穀佐之。

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為政。將上軍。士會代將上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三。劍開齋。

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史。駢。趙朔將下軍。代。缺。代。缺。欒書佐之。

趙朔。趙朔之子。代。史。駢。趙括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趙。趙朔。弟。弟。弟。弟。鞏朔韓

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

韓厥為司馬。韓。萬。玄。孫。及。河。

九節度之師。所以敗者。以其不相統制也。林父則

久在行間。身為元帥。而威鈍銳。挫滅狄之勲。何足

補敗楚之失耶。莊劾敵。也不當。輕與之戰。晉文弱

而楚子不欲戰。楚莊霸而桓子不欲戰。皆畏其勦

也。

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為用

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業而動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

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

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晉歲入陳。今茲入鄭。民

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

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

古用兵。未有不陣者。止為營。動為陣也。嘗遍詢世

將曰。戰有陳乎。曰。未嘗陳也。僅操演兒戲。而臨敵

則鬪力。宜其望風披靡矣。揆厥所繇。當因車戰廢

耳。用車則拒禦可以防衝突。能使勇性相應。是車

者。陳之甲也。去車而陣。猶解甲而與人搏也。弱者

既忤勇者。安得不隨之。俱北哉。蓋有陳與車。而我

始為不可敗。不可敗而後。可以當大敵。若張睢陽

所謂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岳武穆所謂神而明之

存乎一心者變化生于法之中而不謂法當盡廢也。

焉。教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葦。

註曰。車右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葦為宿備。

予意此言未戰時耳。若兩軍相當。則楚人上左。王。

必左。其精兵勁卒當在左也。據孔疏云。凡兵車有。

甲士有步卒。甲士在車。不供碎役。分步卒為前左。

右三處。兵車一轅。伏馬夾之。而言夾轅者。步卒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五 則開蘇

分左右者。軍行時又分之。在兩廂挾轅以為戰備。

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以轅。

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其應左右者。使之。

追步草葦。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葦謂臥止之草。

以為宿備。預定左右之別。在道分使之。故曰軍行。

至于對陳。則在車左右。預定左右之分。在道使分。

前茅慮無。

註曰。時楚以茅為旌識。蓋前建旌茅。以虞敵之有。

無。通典云。在前者。明于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

常。則預告軍眾。使知而為備。如今軍行。令人遠在。

軍前。斥度候望。虞有伏兵。使踰行人。持以絳。及白。

為幡。軍人為私號。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之類。是。

也。蓋前茅者。軍鋒也。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軍。

鋒之冠。皆才力之選。所以禦銳師。陷堅陣。盡須勇。

力也。予謂若以奇言之。先鋒不妨誘之以弱。所謂。

一負而兩勝也。變化固在人哉。

中權。

即八陣握奇也。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此。

李衛公之言也。予則曰。兵無不是機。要在乎握。而。

言也。中權者。智者為謀。主勝于此。則勝敵矣。弗勝。

于此。則弗勝彼矣。此所謂軍命也。

後勁。

註曰。以精兵為殿也。恐敵出不意。間道掩襲。掠我。



輜重須勁兵猛將在後捍禦可無腹背受敵之患故非特旋師有殿卽進兵亦有殿也

百官象物而動

註曰物猶類也夫象類而動何以載之用兵乎管子曰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蓋以類必狀必有所倣不徒然也此治民之器爲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兵之數而孔疏以爲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以所見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號令而自備故周禮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凡旗有軍中者画異物無者帛而已尊卑所建各有物類軍政不戒而備

比有制之師武技奮擊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

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還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

孟德與先主白天下英雄則先主失箸聞玄德得荆州則孟德落筆于地乃知英雄各自量力也敵則能戰之不若則能避之無有不出此者

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錄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彘子豈能以一軍抗楚師哉其偏濟也度中軍之必將從已也猶趙穿之故智也

知莊子曰此師始哉荀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之臨三三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今變爲

兌兌 川壅為澤 兌為川今變為兌 有律以如已也 如

兌為澤是川見壅坎為法象今 故曰

律否臧且律竭也 竭敗也坎變盈而以竭攻以竭則

也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水遇天塞不得 不行之謂臨

水變為澤乃成臨 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

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管子曰戰而懼水此謂澹滅小事不從大事不吉

戰而懼險此謂迷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茫必其將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七 九 劍開齋

亡之道蓋過而沉溺下陷將神不揚曰懼水水克

火則澹滅過而險阻憂虞將神不夷曰懼險險多

謀則迷中邲之戰亦屬下陷故水不盈而為澤且

竭也孔疏云法律破壞從人之象法律竭盡以破

壞被人違逆不得施行所以致此凶禍

韓獻子謂桓子 韓 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

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

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

愈乎師遂濟

但當責桓子以行令不當勸桓子以分惡既欲分

惡則軍敗而請死非誠言矣

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 沈或作寢 子重將左

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

觀飲馬則知楚軍之整暇進退在我見形于敵也

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咎歲入

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七 十 劍開齋

楚已有三軍正軍而敖為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

數如南轅反旆軍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尹為兼統

三軍矣楚軍政肅故王主之令尹主之而無十羊

九牧之患

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

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 迴車南鄉旆 伍參言於

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

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

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

今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郟之

間。榮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郟二山。在榮陽縣西北。管城管叔所封也。見前。勢則勿失此楚之所以伯也。

中軍佐先濟。即是桓子未能行令也。軍謀必知之。

故伍參云然。

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

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

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鄭非有惡于晉也。以其急而構楚。懼晉之討。故為

甘言以悅晉。持此術也。晉勝亦利。楚勝亦利。

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

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

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

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筮路。籃縷。以啓山林。

筮路。榮車。籃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

可謂驕。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

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乘為一廣。司馬法百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

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

唐太宗曰。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

百人曰卒。五十人為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

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

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左右廣為親軍者。以嘗在王側。內官卒當其夜。若

今之當更循環衛敵。以虞掩襲親軍之制。詳焉。軍

誌曰。令我壘上。誰何不絕。故漢有大誰之官。楚有

環列之尹。蓋宮衛之官。處則列兵。而環王宮。出則

當夜。以待不虞也。審如此。則奸人刺客無所用之。

矣何以楚莊伐宋而犇元乃登子反之牀乎

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

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

鄭不可從

鄭本不足為晉楚輕重但當時以爭鄭為名故楚

鄭親則我勢孤且戰于鄭地鄭為主人亦當察其

向背

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之原

將之為道也或進或退使汰在已曰專與下畏汰

曰法

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實其言必長晉國

必長晉國者言晉終當宗長羣服也元凱以為執

晉國之政非是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

無淹久

是役也楚本無求于晉晉師若還則楚已得全策

矣故令尹不欲戰亦以保勝也

隨季對曰晉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

母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

人敢拜君命之辱

楚以鄭為詞晉亦以鄭為對只宜如此

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夏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

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詞卑而益備者進也楚故為

求成以懈晉軍觀晉人許之而盟有日不復以楚

為事楚不必單車挑戰自可乘懈擊破晉軍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許伯曰吾

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

伯曰吾聞致師者此言乘車者左射以蔽左車左射

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歸也攝叔曰吾

聞致師者此言車右致師之道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車右入

營壘折馘折其左耳執俘取其俘囚也皆行其所聞而復

孔疏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致其必戰之

志則致師者致已欲戰之意于敵人故單車揚威

武以挑之下云趙旃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

以致晉師也楚子既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

崇和以疑誤晉之羣帥蓋城濮之役楚為晉所致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五 劍閣齋

而是役則晉為楚所致操縱闔闢使楚主之也

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射

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樂伯矢盡麋興於前射麋麗

龜麗著也龜背之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

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太公曰凡將卒相喜以破敵相賢以威武此強徵

也司馬法曰避其閒窳閒窳而後接石超距惟我

用之矣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犇子欲而怒欲敗晉師請

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

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

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榮澤在榮陽縣見六叔黨命

去之叔黨命去魏錡勿復逐

今北人善射近南人善射遠射遠者弦繁而矢疾

也射近者度十步二十步之內不中不發故往往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五 劍閣齋

命中鳥獸也然若斛律光之射鵬又未嘗不遠也

惟射疏及遠為難矣

趙旃求卿未得旃趙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

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獻子

二憾往矣弗備必敗

與敵營壘相遠勢力相均可遣輕騎挑之伏兵以

待泐曰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此必計畫已定

而輕騎挑之使落我計未有輕以師嘗敵而置成

敗于不問者也。

彘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

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

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七

七 劍開濟

凡將出門如見敵，雖克如始戰，言始終不忘備也。傳紀上軍不敗與，敗而先濟二條，以明備之之驗。故先具舟而濟，似乎必生可虜，然知其必敗而為備，猶勝于知其必敗而無備者也是。非有死綬之志及操必尅之勢者，我有取乎具舟耳。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趙氏世為晉卿，故楚不敢害。即段公外甥，死別埋。

我意也。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繇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夏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七

太 劍開濟

章氏曰：車戰之法，行則以為衛，車則以為營。一車之間，又有倅車。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鞏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鄆陵之戰，卻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得與我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搖動也。惟元帥每以車逐利，故敵人得以及之。若繻葛之戰，二拒用事，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淩得古法。蓋章氏之說，去車之害矣。總之車步騎一道也。王將非特車不可逐利，步騎亦不

可逐利也。大將以持重為本。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兵車名潘黨望

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

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

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

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十九 劍開齋

杜註以為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

猶有陳也。蓋晉以軫車逆二子。本不欲戰。楚車馳

卒奔。以乘晉軍。因桓子始終欲不戰。見楚師至。急

令濟河旋師。故中下二軍爭舟亂濟。以此取敗。惟

上軍不動。乃得獨全。是晉之敗。錄于倉卒。移師未

嘗。兩軍對壘。斬將塞旗也。凡將之道。曰見敵怒。見

亂暇。桓子不知所為。乃是平時千條萬緒。臨事未

免勃亂。故不知所為。乃平時不能治心之過。唐太

宗曰：先量已之心。與敵之心。孰審然後乃可得而

制焉。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

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

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郟克上軍佐也。

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

之分。誘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游闕者。意即入陣。所謂握機游軍也。游軍皆踰捷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二十 劍開齋

不羈之士。蓋晉惟上軍不動。楚遣游兵為左拒。以

從之。而隨季殿其卒。而退。楚疑晉為誘。故不追耳。

或曰：游兵往來補闕者。觀兵陳何處為薄。則從而

補之。所以防敗失。錄正軍中分出不保步伍之數

也。總之三軍者。正軍也。兩廣者。親兵也。游闕者。奇

兵也。蓋楚子當中軍。分二拒當晉上下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

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

考乘車之禮。君處左。故造車者必慎于左。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者在右。將帥居中。如晉伐齊。卻克將中軍。斃傷矢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汚左輪。則御在車左矣。若士卒所乘。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欒鍼為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可見左人持弓也。此三人乘車之法也。然此特其大較。若楚子欲乘右廣。是使敵移易為不可測。是又楚子之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權耳且楚人尚左。故親軍分為二廣。而王乘左寧。徒以獲勝哉。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甚之脫局。甚教也  
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投旆投

關上使不帆風差輕。  
稽周禮車僕掌戎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所乘之車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補闕之

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然邲之戰。晉侯不在行間。而廣車在焉。觀拔旆投衡。或是其君不在則大將居之耳。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凡人不能者必恥自言其失。豪傑必不爾。如孟德為公瑾所敗。而曰。孤不羞。真快語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  
殺二人以救一人。且不可。而况趙旃耶。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厨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兵反還戰厨子怒。每射抽矢。葢納諸厨子之房。抽葢也。葢好箭房。箭舍



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以爲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

苟射者射之病也。遠。連。中。猶。惜。其。名。不可以苟射不忍喪其名也古

人射左目而中右目以爲終身之恥。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重 劍開齋

凡兵以靜勝故師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秘。虛實秘者兵之體也。司馬恣亦曰避其強靜擊其微。靜蓋譟者必軍政不肅也。如劉錡順昌之役金兵亘十五里營中誼譟終夜有聲而順昌城中肅然不聞鷄犬。

丙辰也楚重至于郟。重輜重也。通攷云楚輜重嘗後正軍一日蓋楚軍有恣輜重若與正軍過遠則有邀擊之患過近則重兵纒亂。

正軍亦潰後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多以非太近即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大兵一日爲得宜也。予謂輜重者軍之命也故趨利蹶將以委軍則輜重捐耳。資糧應在中軍世俗所謂老營也相去一日猶以爲遠也。

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克敵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重 劍開齋

郟與鄆陵之戰兵事之大者也然其勝也皆幸也善夫李靖之言曰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

今勝敗率錄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苟其不能無失則兵難事也不可以易言也

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

當時晉侯不當憂楚當憂諸卿耳免桓子所以制

彘子也又不宜以軍法常律論

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

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

在憂未歇也因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重 劍開齋

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

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

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唐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古何憚

用兵耶自不以一敗便沮成計故裴度得成蔡功

又若孔明之斬馬謖也習鑿齒以蜀僻陋才少上

國而殺其俊傑以是為病信乎為天下宰匠者為國家執法易為人主愛才難也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

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

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

之士皆如挾纊也

如吳起之吮疽段熲之親自裹創所謂視卒如愛

子也荀卿有言曰美酒泛流三軍皆醉者秦穆公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重 劍開齋

伐晉及河而有酒一鍾投河而釀之三軍醉矣錄

此言之溫言美酒非人主所乏也而楚莊秦穆善

用之其霸天下也宜哉

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

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無社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

山鞠窮乎曰無麥麴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

水故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曰目於管井而拯

之無社意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已若為茅經哭井則已

又教結茅以表井，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外臣之文兩軍相對皆有之，皆用兵者以此為問，可以成大功。  
隱語不能即曉，如呼庚呼癸，皆隱語也。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赤狄不得志，冬召狄欲為變。

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彘子之先濟也，使其勝楚，則以功傾桓子，其敗也。

又潛引狄人總之，欲圖執政也。其事與魏延楊儀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五 劍閣

相類皆欲內爭，意不在敵。

十四年夏，晉侯伐邲，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

張代子良于楚。子張穆公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桓子但當增修國政，為內治之策，不宜以兵加人。

示之以整者，乃示人以弱耳，以兵加鄭，正不足畏。

鄭即如楚，謀晉我猶以為鄭聲也。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

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

犀，申舟也。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

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履及于室，皇劔及于寢門

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孟諸之田，申舟戮宋公之僕，故其君臣皆欲殺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五 劍閣

以雪耻，以楚國之大，豈無一人可任而必使申舟

非所謂擇人不謹也。料宋必殺之，以為兵名耳。夫

兩國交兵，使在其間，人料我必戮其使，而我獨使

其料不驗，楚固如宋何哉？奈何殺一人以重一國

之禍乎？故齊殺燕使而燕使客謝過，雖以驕之實

以愧之。

十五年春，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

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

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遠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  
此雖有道之吉然每為不能者藉口  
納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舍垢天之道也君其  
待之乃止

然晉力爭鄭而不救宋者鄭近而宋遠觀文公欲  
救宋尚難其事可見楚攻為易晉救為難也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  
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  
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車上望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无 制開濟

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  
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  
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  
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  
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  
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  
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  
不無何義士之多耶  
救師未至而遣人達信此必誓死以行者故雖為

人所獲而每致其君命蓋敵既得我使必與為彼  
用非載以樓車即送至城下令其登高而呼唱空  
聲以撼城守而其人亦每伴許之而終不為之用  
言猶在口而肢體解裂者自古及今何可勝數若  
揚之致命得免蓋亦幸矣故得敵人之使能舍之  
者上也不然則閉之營中使彼我之情俱不得洩  
此固得中策哉

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无 制開濟

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  
無畏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而皆無名  
者宋必聽命從之  
築室于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宋人懼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張預曰或攻其所必  
救使敵弃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奔攻臨淄  
而克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  
以久持之坐待其斃若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茲  
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慕容恪曰軍勢有宜緩以  
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慮腹

皆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彼強我弱外無  
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敝兵法十  
圍五攻此之謂也蓋楚圍宋已積九月楚復為持  
久之計亦見宋之善守

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  
病告

縋城登牀前此未之有也似過于蹈險然大要有  
二一則功名未顯而其人慷慨自負以為終當大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三

劍閣齋

見于時履險而色不變如韓蘄王之于羣賊下馬  
釋甲啗賊牛酒聲言大兵當至而賊不敢動是也  
一則威望昭著素為敵所畏懷如郭元振之親入  
虜帳馬燧之披襟示徐庭光郭子儀之見虜以數  
騎免胄徐出而傳呼曰令公來是也意元亦宋之  
良大夫也言論風采足以竦動固有所恃以無恐  
者歟或以為華元不必親往然非元亦無成也元  
萬死一生僥倖其成有似于任俠者流世固有才

似孔明而為刺客之所為者耶

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  
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  
而告王遯三十里

子反更事多矣豈縋城登牀遂心胆俱碎哉伐人  
之國而與人之執政夜半私語一軍皆驚矣即不  
許元王亦必疑側之所以懼也

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三

劍閣齋

楚莊滅陳而不有入鄭而不有豈克宋遂有之乎  
即克之亦終舍此而歸耳元之所以勇于往而側  
之所以果于許也

潞子嬰見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為政而殺之  
又傷潞子之目鄧舒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  
鄧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  
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  
而奪黎氏地三也

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潞也。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晉謀狄之心久矣。罪不可縱。時不可失。固其所也。

羊叔子不云乎。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七

鍾開濟

未可窺矣。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畧。取也。稷。晉地。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懼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及雒。晉復立之。

秦師于七月伐晉。而晉侯即于七月壬午治兵于稷。以畧狄土。豈門庭之寇。晉直可不應耶。蓋晉方滅狄。欲以此夸耀于秦。若秦師不至。略定狄土。亦自不煩親往。惟以略狄為詞。使秦不我備。而密遣

魏顆出不意以擊之。所謂聲言擊東。其實擊西也。爾時晉雖敗于邲。而士會卻缺輩實知兵。故能出奇至此。

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七 鍾開濟

此天下之陰德也。以一婦人而舉國勝敗係焉。故古之爲將也。必擇有福德者。與其謂其可以成事也。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士伯諫而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士伯庸中行。伯君

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

道福流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賞罰當則兵可去何事兵耶。此賞功而傳嘉其剛

德也。以此言明德將國之存亡盛衰皆係焉。豈徒

迂說哉。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

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三五 劍開齋

鬼魄為成人年

獻狄俘于周。所謂四夷之功。獻于王。王以警于夷。

此帝王之威也。周衰矣。非此不為威。若能張撻伐

之威。自無事乎此爾。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

晉吁之屬

草薶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已。而或者謂夷狄

一氣所生。亦足傷天地之和。不已迂乎。

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鞮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鞮冕命卿之眼

以王命將中軍。服以鞮冕。前此者未有也。又加以

孤卿焉。猶漢武既侯衛霍。欲褒寵大將軍。復進秩

大司馬也。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三五 劍開齋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盜之為患也。秦以後日甚矣。漢唐與國運終始焉。

即宋南渡而諸將不能得志于夷狄者。亦為分力

于羣盜也。故若將士會而盜出奔。以不治治者。上

也。善遣長吏。撫循解散。次也。繡衣持斧。嚴刑峻罰

使民不敢為惡。下也。若姑息蒙玩。養成其勢。而欲

以力勝之。難哉。且賊大則必用勦。不勝勦則必用

撫。夫撫賊之難。甚于勦也。李綱曰：失業之民。與潰

散之兵聚而為盜招納之以為我用善良可散而

歸田強勇可藉以充伍且以盜賊攻寇讐勝則享

其功敗則不足惜此撫賊之利也然已放肆而欲

取其憤戾則難已鹵掠而欲室其貪婪則難易置

將帥則懷疑昇之部曲則易叛恩過則驕威勝則

怨此撫賊之難也非善駕馭者不能轉難為易矣

十七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

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無能涉河

子儀見盧杞必屏去侍姬故懲此失

十八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有蜀

之役

本年晉衛伐齊齊與晉成公乃如楚乞師追楚師

不出又用晉師也

左氏兵法卷之七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水臆論 同邑徐孚遠關公評閱

成公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文十七年郊垂之役

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戎平還要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不聽遂伐茅

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鄆生為說客而韓信擊破齊唐儉為行人而李靖

擊破突厥蓋乘敵無備而自量其力足以破敵故

不返顧耳若不自揣量而僥倖其成豈有濟乎自

當度時而審勢也

為齊難故作丘甲

按丘甲之說諸家紛然胡安國之說為備余因詳

之然未知其果增乘抑增甲也胡氏曰作丘甲蓋

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



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

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前漢書刑法志。殷

賦。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戎馬四匹。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

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十乘。司馬法曰。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三人。

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唐太宗問李靖。楚廣

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

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

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

丘甲者。卽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

孫氏曰。謂丘出甲士一人。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丘何甲士之有。

孫氏曰。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則未知其

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至昭

公時。嘗蒐于紅車。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

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杜氏曰。百人為

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則魯

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

益兵其數。加增三之一耳。茅堂胡氏曰。成公以前

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四丘共出

三甲。兩今作丘甲。卽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分

之一也。杜征南最號知兵。及釋此。亦誤。予因看李衛公論車乘法。方曉此。先儒或言甲

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

矣。劉氏曰。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

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然而不得擅者。先

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張氏

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

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

制詳矣。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

左氏兵法。謂要八卷之八。

使一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亦

率之賦。率加其四之一。惡其紊亂軍賦之制。故書

之。汪氏曰。兵制之變。始壞于齊之內政。而家一人

焉。繼壞于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

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按丘者十六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魯亦必不為也。且云丘甲。不云丘乘。廬陵李氏曰。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為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四甲為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三家也。公穀之說。固無足取。杜氏則又大過。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修賦車馬。繕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

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

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

逞非解也。馳逞也。時季文子為政。宣叔知文子欲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四 制開濟

逞志于齊。先為完固根本之計。故范武子曰。使卻

子逞其志。宣叔曰。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廬蒲就

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

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

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東晉將朱伺善戰。或問其何以輒勝。伺曰。兩敵相

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崔仲文

以兵定關東。破尉遲迴。諸將皆以遠來。士馬疲敝。

仲文令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城。人問其何以克

勝。仲文以所部將皆山東人。果于進。不立持久。乘

勢擊之。所以致勝。契丹主將五萬騎。敗唐兵于汾

曲。石敬瑭曰。遠來疲敝。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對

曰。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

未可知矣。此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乃

知或遲或速。惟在主權權衡時勢。而又當辨其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五 制開濟

俗。南北剛柔不同。即遲疾性亦各異也。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

管還相遇于衛地。良夫孫林父之

父石稷石碯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

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

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關文失新築戰事

亦須度量。已力如司馬仲達于孔明。雖數請戰。而

終不戰者。力不敵也。豈可以兩軍相遇。而謂當必

戰哉。是時魯衛深疾齊。欲報之。故以避敵為辱耳。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

夫復欲戰故成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子欲使須救夫必是也

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上木音與子成命今之將

兵法曰弗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弗以君命爲重而死○者○

必死又曰惜死重命者將帥之事也

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知車來也齊師乃止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

次于鞠居齊師知衛救至乃止不敢追鞠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六 創開齋

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繁纓以朝許之諸侯之服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

從之弗可止也已

凡天下重則治輕則亂使天下亂不治者爵輕而

君無所司也當積輕之後不救之以甚重不可挽

已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此已在晉國相師時定意滅宣叔亦如晉

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

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自知勝于人

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

以諸侯而爲匹夫與師此何得與圖霸者比然魯

衛之合于晉是真合也因其銳而用之故雖以忿此與吳人因唐蔡以依楚相類也

與師而有大功

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范文子樂書將下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七 創開齋

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

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

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韓非云罪人馬不可救非罪人而勸之以物是

謗也師從齊師于莘

夫兵之爲道也什長得誅伍長萬人之將得誅千

人之將未聞軍司馬斬人而中軍有分謗之說也待也

是役因郤克而與師故郤克多爲曲折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

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寡君使觀其相語之辭皆者憤憤非者于之竟群臣請于大國無令與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

此憤兵也驟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為齊計者堅齊人亦為忿辭以速戰何辟清野以老其師俟其糧盡力竭發我銳卒擊其情歸其軍可覆

齊高固入晉師桀右以投矢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左以兵法測要卷之八

已車而敵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日繫車而走欲自與日欲勇者賈余餘勇言已勇有餘欲賣之

其勝者未嘗非勇力國士也其敗者亦未嘗非勇力國士也故材力健疾滅絕旌旗力輕扛鼎足輕戎馬者戰則置之死地當求所以生之也但弱者當用彊勢彊者當用淡謀齊侯以彊狼得罪于諸侯非勇力不足也今乃欲以勇氣懾之適足致人之怒而見已之輕耳

癸酉師陳于鞏郟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郟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齊侯無慮而易敵孫子所謂必禽于人也是役也鞏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繇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禍亦烈矣故兵戒武進兵志曰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齊侯所謂武進也為將且不可而况國君乎

左以兵法測要卷之八九

郟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將帥多中流矢者當忍而戰之無使三軍棄

漢祖捫足不欲人知祭遵舉袖叱士決戰雖流血至踵而軍容不變恐衆心動則不能勝敵也故將雖不專責勇力要須強健者慮此等耳

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言血多汚車輪緩

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凡險阻之地車騎五而當一然遇險而丘緩下推

車必輕車可知也。自房瑄以車敗後人動以為戒。此○蓋○之○可○見○也。

據瑄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

戰賊乘風譟牛悉髀粟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則

是敗于火也。乃馬燧推火車焚田悅柵大破之。車

豈畏火者哉。觀丘緩遇險自下推車是春秋時亦

非皆以牛馬駕車明矣。惟持重輕脫俱時為之要

須得其意耳。是時固以馬駕車險則人為之左右

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

兵固即死也。擐○貫○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

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

不注。華○不注○山名。

師之存亡在枹之端。故將專主旗。鼓雖天子諸侯

自將當自執旗。鼓也。然自執旗鼓則易別識。恐為

敵人所乘。不審今之制于旗鼓。竟何如耳。若桓元

子伐蜀。戰本不利。欲退軍矣。而鼓吏誤鳴鼓。進軍

卒以大勝。遂平蜀。蓋聞鼓而進。敵知我之勇。不知

我之怯。也是以勝之。

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

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

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亦○自○從○客。射其左。越于

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

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也。車○中○故○備○安○隱○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若射中韓厥則齊復轉敗為勝。略足相當矣。故不

知三軍之事者不可與同三軍之政也。此○中○有○天○命。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

于輻中。蛇出于其下。以脰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

車而及。

齊亦以丑父推車。乃知斷無艱于運動。牽挽不行

之理。然兵車一乘。步卒甚多。何以都不顧車之行

止。而必待車上者。下推之乎。又左氏敘戰事。每一

車則自爲一車其進止勝負若不相聯絡者何也  
豈春秋時戰鬪之事固如此耶

韓厥執紼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辭以進曰寡君使  
羣臣爲魯衛請下臣不幸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

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窀穸爲右載齊侯以免

副車也

孟德與呂布搏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操突火

而出孫堅爲董卓所圍堅常著赤罽幘脫幘令祖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主 劍開齊

茂著之軍騎爭逐茂堅幸得脫蓋鋒鏑之餘恒迫

于人若丑父之忠智有餘危不避難可謂勇矣

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

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

求丑父三入三出入晉軍求之

齊侯不介馬馳晉軍三入三出以求丑父此亦人

情所甚難矣惟能行人所甚難故七年不飲酒御

肉而諸侯憚之蓋強志有似句踐而不能忍小憤

故一以伯一以喪師耳即其初立而數年不與盟

會亦非無志意者意時無良臣佐之故無所成耶

每出齊師以帥退齊師大敗皆有還心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

凡行軍之道無絕人馬之力所以任其上令馬疲

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齊師已敗而齊

侯欲以身率退其下自不能任令也

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主 劍開齊

之狄衛畏齊強不敢害遂自徐關入

郭子儀謂今挺身來聽汝殺我我將士必死與汝

戰矣

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厲其守者

恐晉師乘勝深入故勉厲之也

辟女子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

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

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

者壘與之石窳

太公曰軍中股肱主修溝塹治壁壘又曰三軍有

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故三軍用備若齊銳司徒主

兵辟司徒主壁壘所謂用備也蓋壁壘不設兵器

不工是謂棄軍故管仲曰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

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器用存乎制器

而器無敵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

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兵不完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十四 劬開齊

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倭者同實倭謂無甲器衣

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

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

倭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倭單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矢

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

將論其主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主不積

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丘與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

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也國佐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

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蕭君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其若

王命何

乘勝逞欲逆理犯順齊亦霸國之餘也使激怒其

衆決一死戰則諸卿事去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十五 劬開齊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諸姬

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

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

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

曰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唯是先

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

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農者民之天也國君之母亦民之所戴也晉所以

叔詞者于民心何如也夫已之兵與敵之兵皆民也  
也是怠我而怒敵也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離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

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  
之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

鞏之戰始而勝勢在齊既而轉敗為勝勝勢在晉  
自質母之言一出而齊直晉曲勝勢又在齊即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以土地國寶賂晉晉終不就盟乎當實人挾上  
地國寶以往亦不料晉之有亂命也夫使當時背

城借一齊未有不勝者寧至公羊所云再戰哉  
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書已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  
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

旅皆受一命之服  
而為眾大夫也  
鄰國無往賜也鄰國往賜所以致楚師也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我望爾也乎  
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  
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文子殆知道者厥後勝楚而以為大憂蓋宰相之  
器非但將帥之才也于其始嗣位而已見之矣

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  
力也臣何力之有焉

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推功上軍傳言晉將

凡能不自稱者非器量與人殊即其所處之勢當  
隱有所避耳故歸而飲至謙讓不伐功名之士以

為軌則可以免焉  
魯衛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

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  
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



况我儕乎。

客嘗謂兵必須衆勝者。每心不謂然。卽史所載王

翦破荆。非六十萬不可之說。亦嘗疑之。蓋善用兵

者。正亦勝。奇亦勝。衆亦勝。寡亦勝。但當求之于勢

所謂懸權而動耳。故李信之敗。敗于三日不頓舍

夫三日不頓舍。所謂趨利也。卽百萬有不敗乎。若

百萬則敗。益甚爾。王翦之勝。勝于堅壁不戰。休士

洗沐。楚不得戰。引兵東歸。翦擊破之。所謂惰歸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卽數萬有不勝乎。若數萬則勝。益奇。天王翦白

起皆秦之勁將也。王翦終以六十萬破楚。非有不

可奪之說也。白起之終不肯伐趙。雖孫吳復生。其

說不可易矣。乃知古之善用兵者。亦自分巧拙。不

可爲其所欺也。

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

而喜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責逮鯨老鯨救乏救

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

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今二君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強冠之。久

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

固將退矣。

亦以王卒盡行。故不能久頓兵於外。夫衆之喻。固

在乎劔也。劔之脊不厚。則鋒不能入。此固善喻也。

然猶有喻焉。譬之衆。千鈞之盾也。大力者。負之固

望而却走。然能提攜之者。少矣。即能提攜之。苟未

能掉運。如風則未能制人。而先爲人所制。豈得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之利器乎。若夫千金之劔。雖恒人舉之。無負重力

竭之患。然一麾而晉鄭之頭。畢白雖有強敵。罔不

懾之矣。故衆寡之利。鈍看與劔之喻也。且我聞之

司馬法曰。用衆治衆。利正也。夫兵以正勝。自不若

以奇勝。况所謂正者。分數也。故孫子曰。治衆如治

寡。分數是也。昔人謂淮陰將兵。多多益辦。辦者。分

數也。今之治兵者。動言兵少不足用。必須十萬數

萬。而此十萬數萬者。又非素所訓練者也。竭天下

之膏血聚天下之白徒當其求之天下騷然及其  
聚也又時時有潰散奔竄不可知之患一旦冀其  
衝鋒陷陣則營陣行伍之制俱懵然不辨所謂分  
數者何在而猥云能用之耶是以用兵莫若用寡  
用寡必須練銳用寡者已鍊之金也用衆者未練  
之金也舍質之美惡用之利鈍而徒齊其重輕無  
怪乎侈言衆也

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御問齊

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

衡爲質以請盟成公

士卒以軍中爲家凡有技能之人俱軍中所資故

匠八女工織繒布者皆可爲賂

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

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

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于是乎畏晉而

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

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  
位不得列于諸侯

自非元帥則御在中將左故殺之役左右免胄  
而下言左右下則中御者不下故言秦無大將若  
楚戎車既駕彭名爲御而許靈蔡景爲之左右故  
謂之失位必楚王在行間楚王御而二君爲左右  
乃可耳使楚子親將中軍而二君爲之左右亦謂  
之失位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御問齊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

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

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億兆可謂衆矣十人可謂少矣億兆人不敵十人

也然十人實可謂衆矣衆貴善用善用者衆之利

也不善用者衆之害也欲知用兵之利者未有不

先求用兵之害也若晉之辟楚速歸不敢與楚兵

遇或別是有爲豈必專以衆哉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

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

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干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

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八 圭 初問齊

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

王使委于三吏。委屬也。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

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籍書也。王畏晉，故

是役也，晉有兩失，而王之私賄亦一失也。然亦勢

也。

三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遂東侵

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輿。鄭地。

與皆 鄭地 皇戍如楚獻捷。

晉潛兵深入而鄭預設仄兵以待于鄭，又不書敗

於鄭而書敗于丘輿者，必隨晉軍至丘輿而擊敗

之也。兵出於覆十出而十勝矣。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

瑩。瑩，楚之戰。楚于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故楚人許

之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勝

其任，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八 圭 初問齊

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

繫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

「子歸，何以報我？」對曰：「繫臣得歸骨于晉，首其請于寡

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

嗣其祖宗之位，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

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

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使楚不欲歸瑩，雖善詞不歸也。楚苟欲歸瑩，雖強

詞亦必歸也。然其以正對者，非為示能于楚，乃欲于歸國之時，執此數語以明不辱耳。况知營之父成公之嬖也。荀林父之季弟，新佐中軍，甚愛此子，則詞雖不屈，楚不敢加害矣。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借王也。韓厥趙括鞏朔韓穿

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

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

考成周兵民之制，丘甸之法，兵皆設而不用，比閭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八 二五 劔閣齋

之法，戶皆有餘而不藉，何也？蓋有居民可任之數，用以力田治水，田獵追胥，每同可任者十萬餘人，是也有丘甸出車之數，每同出車百乘，徒萬人，是也有簡稽之數，苟盡簡閱之，則民不勝其疲，故如載師之法，自十一至于二十，而三每五分而稽其一，必十餘載而一周，其比閭之法，則以一家而兼十家，所以統轄乎民者，必十年而一周，推此二法，即如今之設里者，計一藏九休九而用一也，又周

兵摠論曰：周官小司徒，伍兩卒旅師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

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

家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八 二五 劔閣齋

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乃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又周禮治民制兵之法，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七萬五千人，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是故人服習而政便安，此周人之法。

所以爲善也。夫兵不外乎民將不出乎吏。此說是矣。惜乎知其一而未嘗會其全也。夫使王之所以守國者止此六軍。苟事變紛沓如天子巡狩于方岳。夷狄交侵。奸宄竊發。王城要害之並守。遠近征討之迭用。將何以爲備耶。蓋鄉遂近郊二百里之地。爲田六十四同。當有一百六十萬餘家。以丘甸出車之法計之。當爲五十餘軍矣。苟謂一家出一人。而有十二軍之衆。則二百里內。豈止十五萬家而已乎。故以鄉而言。約二十五軍。遂亦如之。此猶後世之京軍。以居守爲重而不廢弛者也。每都鄙各有鄉遂之兵。視夫侯國之制。而在野則有井邑丘甸出軍之賦。此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故凡有大故。致萬民於王門。大喪用役。凡事致野役。此惟鄉遂之民有之也。大事致民用之軍。役旅田役。夫故致餘子。令各守其閭。繇鄉遂至都鄙。定法皆然也。至于大司馬所握

之六軍。通王畿千里之內。相更休而調遣之。每以十分有餘。而用其一。觀四時教閱之旗物。號日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矣。其在王國則用之以爲會同軍旅。田役喪紀。其出畿外則用之以爲巡狩征討。此皆公卿大夫各帥其鄉遂都鄙采地之民。在後猶更番上直。郡國遣調之兵。故鄉遂之征止十一。與十二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甸稍遠都。則其征十二。用一而休四。大較天子之役。民近數而遠疏。故大司馬之用衆。近輕而遠重。豈有專以六鄉爲六軍之理。苟比卽爲伍。人人盡用。歲歲無更休。豈自古制軍之法。且六鄉盡用。而千里則居然無事。何其勞逸不均。况六軍每出。則天子之近郊。曠然無人。胡以居守此。皆悖理之大者。以此觀之。則五等之國。其三軍二軍一軍。皆通于四疆。可以類推矣。薛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

六十四萬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蒸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已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土徒。如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未。劄。聞。備。彼其少。蓋古今之于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予按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言六軍者。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俾至于大國之三鄉三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故止言六軍。蓋古人之兵。不盡用之。自晉作州兵。乃盡數調發。故兵多而調發少。則力常有餘。而用之無。今。日。多而將亦增。若作六軍。是六鄉六遂亦十二軍矣。

恐未必沿鄉遂之制也。要之上古兵農合一。迨兵農分而民困矣。故王荆公變法以汰兵爲先。至于兵又與軍分。兵與軍皆冗。食于農而農益困矣。所以古之民有四而今之民有六。曰士農工商軍兵。竭四民之力而養不屯之軍。不戰之兵。卽管商且奈之何哉。今則又多一焉。曰盜。而民益耗廢矣。四年冬。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異。破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前鄭伐許。取田。今往正其疆界。晉樂書將中軍。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未。劄。聞。備。代。邠。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荀庚將上軍。不克。行。故。佐。獨。出。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鄭地。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鄭疆許田。許人敗之。鄭伯伐許。取許田。是曲在鄭矣。鄭與楚較親。楚與許較疎。楚不無庇鄭也。且臣不敢奸君。故使楚子評其曲直。

五年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

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

已為質故怨之

龜之被誅以華元方執政親于主而和于民是未

可動也獨計圍龜文公子也習攻華元而宋公誅

之寧非以元為社稷之衛歟古之重大臣如是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寧相鄭人伊雒之

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師于鉞衛人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師于鉞衛人

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

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

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

徒不得入也方且欲出師還衛人登陴

宋武帝討劉毅遣裨將王鎮惡假托劉兖州至城

門未及下鎮惡已馳入城又宋武帝之在海鹽也

孫恩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宋武一夜偃旗匿

眾若已遁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見無

備率眾大上宋武乘懈奮擊大破之以宋武觀之

可見不保未必不足登陴未必有餘也假使當日

晉果襲衛鄭與戎蠻之師未必從也不過壁上觀

耳晉襲衛而不得志毋論矣襲衛而勝晉兵亦已

飽掠而無志于戰矣衛有不悉師追之者乎且良

夫所握之兵又不得不為反救之計而晉軍當盡

殲矣乘兩國之鬪其所俘者必悉歸之鄭與戎蠻

之師而晉覆軍辱國空受惡名此勢所必至者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師于鉞衛人

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

侵蔡

按傳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

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

楚師宵潰晉遂侵蔡兵機纂曰夜戰多火鼓所以

變人之耳目若襲敵營燃火適足以助敵人之耳

目于我反害其利安在此孫武之微旨也夫夜戰

之法貴察敵不備幸敵撓亂駭而攻之則有勝計

或因天之陰霾。夜之風甚。各執火炬。銜枚疾馳。出其不意。若寇營士卒驚怖。吾以勁兵精騎乘之。此必勝之理也。若乘之而不亂攻之。而愈靖將卒不驚。營壁如故。則是彼之法制謹嚴。備預周密。我當舍而勿攻。倘先覺賊至。當按兵勿動。縱賊進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眾兵皆起。燄火內照。號令營中勿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凡夜須立號。逐日改易。置鋪狗巡探人。不得高聲。又丘葵曰。將以鼓鐸而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之。則所見必昧。于是專以號名為尚。而號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奸細及間諜等事。故古人教戰。不徒教其晝。且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蔡。遂。汝南。明。陵。縣。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知莊子。荀首。中。范文子。士燮。上。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

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故曰成師。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

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然古人恒有據一小城。而重兵捨之弗攻者。以破之不足以為名。故弗攻也。凡城之不守者。畏敵之久而不畏敵之眾也。眾則必不能久。以重師而圍二縣。又不能久。知其必不克矣。故還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且傳善藥書得從眾之義。從眾者。從善也。從善者。雖一言之善。蔑不從也。苟文若謂孟德應變無方。明達不拘。夫惟明達不拘。



而後能從衆耳如撫掌而跳迎許攸卽用其策以破紹又如擊烏桓諸將以爲不可操獨用郭嘉計及成功還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行乘危以微倖不可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昔人謂爲之主謀難不中而實是也弗難言之嗟乎必如是而後可謂能從善矣

七年春吳伐鄒鄒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晉亡無日矣君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晉 勸開濟

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亦足彷彿秦繆矣其言甚大此豈季文子所及乎非英雄而懷聖賢之心者不能也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時諸侯皆協于救鄭故鄭藉諸侯之勢得以有功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

田王許之申呂楚二邑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晉鄭必至於漢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於漢功臣多請田宅各自有爲但以不得爲恨則王翦蕭文終不當鄙吝若此也

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晉 勸開濟

巫臣雖有可誅之罪然已亡在外矣滅其族不足以制之反致怨焉又使之無後顧矣

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歿

古人不妄語者以終當踐此言耳若王處仲欲拔溫太真舌豈可得耶 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

所謂合諸侯之交以爭天下之權蓋楚吳越之交  
并也知亡楚者必吳而亡吳者必越當時先幾之  
士必有見之者矣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

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

乘車

吳之車乘猶趙之騎射也用人之技而乃能制人  
者其兵新而銳其將能用之所以勝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素 鞫開濟

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

楚山澤之國似乎車戰非所利然楚用革吳用木

也吳地下溼固無所用乘車而巫臣教吳乘車者

蓋楚之所長楚之所恃也我欲圖人必先習其所

以制人之具而後可圖也且依人者其勢弱叛楚

則不得不習于兵習於兵而後國勢乃強吳得巫

臣始為用武之國矣

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  
乎一歲七奔命一歲之間七為楚害故蠻夷屬于楚

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楚為吳上流然吳能難楚楚不能難吳何也且非  
獨此也六朝時自荆楚下攻建業每敗自下攻荆

楚每勝固知吳為楚根本也

晉藥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

謂遇繞 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素 鞫開濟

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名君子曰從

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

人斯有功績矣

是時楚適有吳難未遑與晉爭故是役也晉有十

全之勢非繞角之師可比也

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

因攻

此三說之故智也大獲者如挾門之盜鹵獲財

物彼必疾去其裝既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  
不屬追而擊之其將可覆吳子所以待暴客也然  
加于小國則可若大國必為主所敗矣

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

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

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

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

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勇夫重閉况國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夫重門擊柝此不得已也尉繚子曰夫守者不失

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池深而廣城堅而

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九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晉別

貳而執之服而舍之來執則不武故君子弗與也

藥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伯蠲鄭是役也可以失朝

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

寇恂之斬皇甫文以其為高峻之腹心也元昊及

猶遣使來衆欲誅之而程琳不可後使者益驕橫  
大臣患之琳曰始以為無罪耳今既驕橫誅之乃  
國法也是二者不可以行人之常論也若以常言  
之假使鄴叟復生當撫其背而折其詞何至臨以  
鋒刃哉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

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解召而弔之再

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乎使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

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

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

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鄭人以師箴師慧易堵女父尉翩司齊于宋師慧

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必無人焉若猶

有人豈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

夫重禮冷人以合兩國之成是冷人足為晉楚重

輕也不亦辱晉楚之士乎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泉潰

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

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

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

之尤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

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

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意不

在氏兵法測要卷之八卑創問

伏匿言備之不可以已

使巫臣言之莒子即繕城濬池愛民訓士期年之

間已功去是無及蘇氏所謂言于先事則患其不信言

於當事則患其不及為也然非特闢茸者為然李

密亦一世之雄也破字文化及有輕王世充之意

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設伏遲明薄密密不知其

所伏出兵應之兩軍甫合戰而伏兵夾擊密軍驚

潰乃知器不預備慮不先設皆足以致寇為寇所

乘耳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

師以圍許為將攻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十年

立成公大子樂善曰鄭人立君鄭人

我執一人焉何益乃歸鄭伯鄭伯

急則示之以緩于忠肅所以為社稷臣也故凡處

大事定大難成大功者必歸經術之士矣

在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卑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陳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閣公評閱

成公

十二年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

同之。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

向戌弭兵亦本於華元耳。君子不罪向戌。而罪華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十一 劍閣齋

元也。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

剛。

入人之境。而不設備。此曉兵者所忌。蓋以我之逸

制彼之勞。自有利鈍。若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

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時雨甚。太宗乃召諸

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弧矢俱斃。虜

俗進不相讓。退不相救。不如因而擊之。可以得志。

乃潛師夜出。醜徒震駭。請和而去。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

懸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曰。如天之福。

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

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賓曰。若讓

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于是乎

有享宴之禮。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

民是以息。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十一 劍閣齋

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爭尋常以盡其

民。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

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

腹心。亂則反之。今我子之言。亂之道也。

此唐之勢也。唐之治也。府兵足以威外。所謂公侯

干城也。迨其亂也。不知有朝廷。而惟有藩鎮。外日

積重。京師如鴻毛焉。爪牙腹心。皆舉而歸之。節度

府。所謂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也。故曰。有道則能為

民干城而制其腹心。唐之未失於不能制也。

然我子主也。敢不卒事。歸而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

必食言。我死無日矣。

凡中國與夷狄和好。鮮有可久者。駕馭之道得則

盟。可恃。駕馭之道失。則益其疾矣。

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書。備舉秦晉兵事。傳皆有明文。予故不

載。大約互有曲直。晉負秦差多耳。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三 劍閣齋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今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

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按晉

藥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士燮將上軍。庚代荀卻鞫

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卻鞫荀營佐之。代趙趙旃將

新軍。代韓厥卻至佐之。代趙旃卻毅御戎。欒鍼為右。卻毅

弟樂鍼。欒鍼之子。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

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

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此所謂帥也。選車士之

法。取年四十以上。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馬。及

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超乘。旌旗力毅。

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為武車之士。此乘

也。傳曰：卒乘輯睦。惟秦晉俱用車。故于其帥乘和

而知其有大功。且車戰莫詳于小戎。則勝秦為大

難耳。

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

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四 劍閣齋

吳子曰：行不合道。舉不合義。則患必及之。所謂曲

直也。後世軍檄布告。俱是歸曲于人。以作我氣耳。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

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

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

凡結軍營。須相擇地勢。營中寬廣。不當在隘巷。達

道明矣。反軍于市。便可曉破之。之術。市則窄隘。不

便展布。且易為風火。故從而焚之也。

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

入其郛許入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中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

疆至是許以所封疆之田求和于鄭

即是戰國割地之漸時許先敗鄭師故為解紛息

爭之計

十五年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

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子囊莊王子公子貞申叔時老

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

禮之亡欲免得乎一與或可以釋其若令諸侯則不可

兵貴權然權不礙信也信立而權以濟之未有棄

信而能濟者也

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

石

楚侵鄭鄭不得不應迨楚移兵侵衛而鄭即移師

以侵楚鄭小國亦為乘虛而入之界此用兵有意者也善用兵者如環之無端也後鄭覆宋師亦

似此

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

無民孰戰明年晉敗楚

時楚政驕民疲于戰故知其將叛也請若欲復中原無事休兵而後用之大有進于許者也

十六年夏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

退舍于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

宋恃勝也

天下無必勝之兵也亦無必敗之兵也善用兵者

勝兵當使其不可敗而敗兵又當使之轉敗為勝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六 劍開濟

也洧陵必下濕荒澤草楚幽穢之地太公曰溪谷

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洧澤窈冥者所以匿其

形也此鄭之所以易于設伏也宋恃勝不做不能

為不可敗而子罕善兵遂轉敗為勝故兵無常勢

非我勝人則人勝我為將者奈何而不慎耶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

逞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

乃興師。

一則老成憂國之言。一則乘時立國之計。蓋文子見其大而武子自多其能以時不可失恐能者世不常有而國勢不立日安于弱也。

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郤錡將上軍。代士荀偃

佐之。代郤錡荀偃。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瑩居守。

荀瑩下軍佐。於是郤荀瑩代趙旃將新軍。

伐秦之役。晉止有四軍。則新上下軍。蓋已久罷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七 劍閣齋

卻犖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厲來乞師。孟獻子曰。

有勝矣。

輕躁則寡謀。畧故曰為下。惟沉如下。守溟海。惟魚

鱉。是見可謂沉矣。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

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

左。右尹子辛將右。公子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

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

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

成。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求無不具。各知其

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

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效

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

范文子不欲戰。曰。夫戰刑也。刑其民而後振武于

外。武不行而勝。事也。言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八 劍閣齋

不行也。夫兵為國之大事。乃漢書備詳于刑法志。

蓋兵與刑合。所謂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也。畏

我侮。敵畏。敵侮我。民不致死。而刑益繁。邪僻愈滋

矣。故戰之不勝。繇于政刑不立也。

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語言。奸時

以動。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

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吾不復見子矣。

當時列國所不直楚者。以其無信。而申叔時所致



虞于楚者以民力已竭。知不可復用也。夫一日之間自朝至暮。不為休息。必有覆軍擒將之患。况歲月經久。數用其民耶。欲數用其民者。非節兵不可。故孔明更番亦管仲遺意也。

姚弋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刻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此言行軍無慮。謀客之節也。  
有紆而失志者。所謂蕩蕩無慮也。有速而失志者。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九 劍閣齋

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其軍或縱或橫。自行自止。皆敗道也。蓋法今既立。使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故天下莫當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

合晉後事觀之。則知逃楚紓憂之說。所得自多。非

儒者之迂說也。

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其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

懔武大創匈奴。至滅元之間。猶稽首臣服。則武盡力之效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十 劍閣齋

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晉欲滅吳。廷臣多有為此言者。而元凱以為凡事當以利害相較。此舉利十有八九。其一二止于無功耳。凡為異議者。多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凡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晉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異議者。皆叩頭謝以塞異端也。要之鄢陵之戰。倖不可再而

孫皓之平時不可失誠未可一例耳。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

凡高陽之地。先據者勝。楚必先據高廣。而我無餘地。可以展布也。如馬燧討田悅。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廣道以便戰也。

范弋趨進士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

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杜元凱云。予

按。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蓋戰惟

密者。以密則固。而陳行惟疏者。所謂長以救短。短

以救長。鋒以疏則達。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者。

乃在疎密之間耳。然行為陳。止為營。時晉先濟河。

雖未遇楚。亦已結營久矣。寧有不知楚師之來。而

後至者。反據勝地。以壓我耶。答曰。楚師輕剽。于月

之晦。日之暮。乘晉師不備。如風雨之勢。卒然而至。

故不徒曰壓晉軍。而曰晦晨壓晉軍也。曰是孰勝

乎。應之曰。此兩勝。兩敗之兵也。何謂兩勝。使晉能

預設伏以待勝。當在晉。若楚能及其鋒。而用勝。當

在楚。何謂兩敗。楚致千人者也。大疾則疲。此戰患

也。晉失于應者也。勢結則懼。此戰患也。故兩勝兩

敗之師。惟稍能者勝矣。

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

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

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

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靖曰。楚人輕銳。難與

爭鋒。然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

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則勢隳。力弱。擊之必捷。孝

恭不從。以銳師決戰。為銑所敗。此則輕兵當固壘

以待之之証也。然曹公深于兵者也。其擊烏桓也。

輕兵掩其不備。斬蹋頓。降虜衆二十餘萬。夫操越

白檀之險。塹山湮谷。可以進。難以返。此所謂攻地

也。使袁尚兄弟與關頭堅壁。以老曹師而不與之

戰。千里襲人。觸藩之羊。進退不可操。與嘉之首坐

致戲下。此李左車之策。而成安君不能用者也。操功雖奇，亦悔之矣。惟淮陰侯間知成安君不能用左車，乃進兵。惟孟德料烏桓必無人為畫，此謀者故倖一日之成。蓋能料事料人者，雖輕兵可也。重兵可也。

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太宗與衛公論淝水之捷，衛公曰：非謝玄之善，乃苻堅之不善，以慕容垂一軍獨全。謂堅為垂所陷。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車 創開廣

此非確論。然古未有將帥不和而能成功者。

王卒以舊。

王卒者親兵也。親兵罷老而不代，皆冗食也。然楚

之王卒猶時用之也。即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

宋之禁軍，猶用之也。若夫京師根本重地，而所謂

爪牙者，卒無一人可恃。如歐陽公所謂衛士入宿

不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

之者，此豈可用耶？積久不用，將遂不可用矣。然汰

之則譁，或速禍焉。誰執其咎？乃知王卒以舊者誠古今通病矣。

鄭陳而不整。

軍志曰：凡戰智也。陳巧也。陳之道不越奇正相生。

分合為變。所謂方圓曲直銳者，因乎地利與敵變。

化而吾所恃以不可敗者，整也。故項王善于置陣。

英布陣復類項王。高帝心惡之。李臨淮善置陣，入

汾陽軍壁壘一變，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馬璘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車 創開廣

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

令，部伍坐作進退若一。廷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臨淮沒，無復旗較事，何足賞哉！此可謂能整矣。

變軍而不陳。

凡不能陳者，其勢恒不堅。以奇兵搗之，易以撓敗。

陳不違晦。

月終陰盡，兵家所忌。然太公之突戰也，曰：審其期

日必會于晦。故晦者智將不為忌也。唐太宗曰：凶

器無甚于兵者。行師苟便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事機者，宜遍誡之。

在陳而囂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

凡布陣欲固而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經曰：三軍之事，正以治靜以幽。國語以為衆聞囂則必懼，兵誌以將已鼓而士卒相囂者，內自敗也。故若李勣之破高麗，李光弼之破史思明，皆登高而望見其陣，囂決其可擊，破也。夫以囂致敗者多矣。若夫鼓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五 劍閣齋

行。囂隨以行，詭詐又當別論耳。

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各顧其後，莫有鬪志者，乃不能令不能治，不能使也。鄭與蠻軍麋附之衆，適為贅累，所謂即十萬數萬不可得而用也。故孔明謂孫仲謀曰：曹公遠來疲敝，且荊州之民附之者，偪兵勢耳。將軍誠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伏人之力，則出為奇，則助其勝，附于軍中，即不能得其方。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待于王。

後。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晉軍有騁走者，或左或右，何也。曰：召軍吏也。

巢車者，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避戎夜語云：攻城之具有火梯、雲梯、編梯、鸞車、洞子、撞竿、兜竿之類。凡梯皆與城高，亦有高于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軸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禦之。

皆聚於軍中矣。曰：合謀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末 劍閣齋

岳武穆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全紀云：國有大事，適野環坐，晝灰而議。自早者始議，畢即漫滅之。人不聞聲，將行軍使人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為將任其事。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

軍禮必載廟主以行。

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

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時楚壓晉軍而陳。則交和而舍相去不遠。而楚子

乃登巢車以望晉。亦屬表異。意巢車必可以視外

而又堅完。矢石所不能及者耳。

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

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杜元凱曰。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

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予謂非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時州犁在楚。賁皇在晉。故兩軍各相戒。以為國士

在。不可當耳。係晉楚兩軍之言。傳特省文也。玩傳

文氣。自知元凱之誤。

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

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矣。

鄢陵之戰。據賁皇之言。是攻其中堅耶。既云王卒

以舊而又曰。其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豈左右二軍

較中軍。王族更不堪耶。晉共有四軍。以三軍萃於

王卒。而曰分良以擊其左右。蓋擊左右者。乃新軍

也。傳曰舊必不良。則晉之新軍必精於簡練。一可

當百者也。新軍已足當楚左右。拒使我為不可敗

而我得以三軍萃於王卒。王卒舊則自潰矣。此亦

攻瑕之道也。非攻堅之道也。卻至之言。驗也。攻堅

者。若李晟遣將王必襲賊營。誠無擊其首尾。候其

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

意。乃是奇功。必如其言。賊衆果敗。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復無變。曰南國滅

射其元王中厥目。此上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

勢。賊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

不敗何待。公從之。

入主親將危道也。閭外之事。當界之大將。

有淖在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

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轅轅之險。

輟輟。又。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

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首繁謂其草深

茂能有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所覆藏。非良將何。縣。盡。知。之。

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包。蘊。

在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鎔知先後不失地利此

地圖之常也。

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毅。即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

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

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九

劉開濟

專之。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

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

公以出于淖。

時晉侯陷于淖。若主將離其步曲而載晉侯。則晉

軍必擾亂。晉軍亂。楚師乘之。蔑不敗矣。蓋元帥者

一軍之主。故曰見敵整見亂暇見危難毋忘其衆

若書者不整不暇而并忘其衆也。侵官之罪小而

失官離局舉國之勝負係于俄頃。故鍼斥言之不

然。豈有父急其君之難。而子反以為過者乎。

癸巳。潘廙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潘廙

廙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

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

以楚如是其大而其臣僅以藝名。此所謂辱國也。

楚王可謂合于道矣。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

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九

劉開濟

射其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

伏殺。殺弓衣。中呂錡之項。伏于弓衣而夾。以一矢復命。

射以巧名也。徹七札。則以力也。非力也。技而進乎

道者。誠之至也。射甲而徹七札。射石而鏃飲羽者

皆神也。非力也。

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

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殷。盛。有秣韋之

跗注。君子也。韋。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

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

郤至見敵國之君，猶免胄承命，而周亞夫于文帝

乃介胄不拜，一好以暇，一好以整也。

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

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

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肅使者而退。

自春秋以後，不復有軍禮矣。此等雖無關係，亦是

古人不可及處。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

在馬，可及也。

善御者如組如舞，泠泠然，御風也不在馬，可也。屢

顧不可也。

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

元凱謂厥棄戰已辱齊侯，予謂非也。當指其王中

目耳。

郤至從鄭伯，其友蒍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

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郤至曰：傷國君有

刑亦止。

謀輅之者，以車距鄭伯，實以謀委鄭也。乃知古人

無所不用謀。若其計行，以一謀而易一國君矣。謀

之功大矣。而孔疏又云：以輕兵為謀也。輕兵獨出

其間，亦謀之類。故蒍翰胡得以謀言之。蓋輕兵誘敵

亦謂之謀，則謀之道廣。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一大。我不如子

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歿。謂君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

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惟以身格敵，故能使其君以問連去。

唐苟可以不歿而歿者，以力竭而歿也。向之所以

未歿，直是忍歿以待耳。元凱謂其當歿戰，非也。

楚師薄於險。

險者，歿地也。歿則示之以不活，迫人于險，人自為

戰，則救敗之兵其鋒不可當。楚能轉敗為勝，在此

時也。如吳漢圍蘇茂於廣樂，漢迎戰不利，墮馬傷膝，漢暴創奮擊，大破茂軍。

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折軼。晉師乃止。

困獸之鬪，晉畏之，所以遠歛兵。

囚楚公子葆，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重 劍閣

漢西羌反，馮奉世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曰：反虜今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以為不可。奉世曰：與少發師而曠日與一時而疾決，利害相萬也。上為發六萬人，果擊破羌虜。夫六萬人可謂衆矣，三萬人必須六萬人，若今流人數十萬，我可得數百萬勝之耶？大要用兵在論其勢，當其勢未成，器仗自不備，戎馬自不習，附之

者少當以我之重制彼之輕，一舉大創為功，差易

若其勢已成，則附者益衆，攻城掠野，動輒數萬數

十萬，若與鬪，衆角力未成，朱儁之功而必受劉岱

之禍矣。故賊勢已衆，必須用奇計勝之。蓋衆整者

正兵也，以少擊衆者奇兵也。奇兵勝亦可以得志

敗亦可以得志，況今之用兵，勝日常少而敗日常

多，自當於敗中求勝，何事諱言敗哉。

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重 劍閣

王陽明先生之論用兵也曰：當先治心。若心不能治，利害得失方擾擾焉。何暇出奇制勝耶？所謂暇者，非臨事有緩急，蓋能使心不亂則暇矣。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羊叔子謝太傅，頗有此風度。若臨陣從容如此，夏



為難耳。

子反命君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展陳也雞

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

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

楚囚

耿弇欲誘張步而陰緩生口岳飛欲誘曹成而潛

解謀縛逸囚之用大矣茲楚以復戰懾晉晉逸楚

囚者示無所怖畏皆虛筭非實筭也是時楚為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圭 劍開齋

弱晉可以再戰而楚不可以再戰故晉人有備則

楚人速奔

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

能見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吐蕃猝至守珪于城上置酒

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城宋真宗幸澶淵人情洶

懼而寇準與楊億飲博謔歌懽呼帝遣人視之喜

曰寇準如此朕復何憂乃知子反戰敗而軍中飲

酒亦藉以安慰人心未可便非也

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

日穀

傳言宵遁者所以終驗楚師之輕言三日穀者所

以重明楚師之敗

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

君其戒之

春秋有二所死者一為范文子一為叔孫舍皆深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兵 劍開齋

知國事之非以得死為幸耳

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

者君不在謂子王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

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

臣之罪也

時側將中軍一軍之功罪皆側主之側引罪之言

故曰臣卒實奔且楚王引罪之言詞婉而諷非誠

言也使如秦之於孟明晉之于中行伯則子反可

以無死雖子重不睦誰能間之

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

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

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子重宜與子反分過不然當如羣帥之于士伯而

乃迫子反于死人之無良至此極乎蓋人臣比肩

事主一有異同終不能化若張延賞李西平其隙

甚微至人主為之和解而不得又若岳武穆於韓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毛 劍開齋

張也武穆平楊么各獻所獲樓船一具世忠甚德

之而俊反以為患豈非性固有與人殊者乎如汾

陽臨淮則不然當二人為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

能及子儀代安思順子儀謂光弼曰今主亂國遷

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竟與光弼合破賊

兩人不因此益重哉

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卻犖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

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

凡將貪而忽名可貨而賂將要以廉為本故趙括

多私財而其母訟之李牧市租輸幕府為士卒費

故能破虜卻氏所以獲罪頗亦繇此此子產所以

規韓宣子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

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

豹請逆於晉師豹叔孫僑弟也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毛 劍開齋

後食諸侯遷于制田制田東陽宛陵縣知武子佐下軍

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

未反諸侯遷於潁上

奪者心之機也不能奪人而奪于人奪人則鬪奪

于人則走時晉雖倖勝而心實怯是以伐鄭而不

敢逼且屢遷焉是奪于人之驗也

戊午鄭子罕宵軍之

軍誌曰師夜擊者驚也註云乘夜擊柝為警備也

予謂非也。凡師乘夜而擊我者，因我之驚也。鄭子罕深於兵者也，見諸侯之師，翱翔而不敢下，使以虛弓擊其影，未有不墜者也。故子罕及其退也，乘夜兵之，蓋因其驚懼，以一擊十，所謂以少擊衆者，必於日之暮耳。若狄、漢臣之南討，廣宴將士，時暫起如內，數使人勸勞，坐客潛以三鼓奪崑崙關，又若李愬破蔡，皆夜之所助。

宋齊衛皆失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左 劍開濟

時三國不虞，故將與兵相失。若亞夫之嚴重，雖擾亂至帳前而堅臥不動，大衆亦不至捐將而走者，將能也。世將不能禁也，故賊將鄭君雄等，劫高仁厚寨，厚大開寨門，賊不敢入。副使楊茂言則棄寨走矣。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亾乎！位於七人之下。位在新軍，位在八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

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襄公所謂兵在其頸也。李衛公謂孫武、范蠡、張良脫然遠引，不知所往，謂其知道要。三子真得老氏之深者也。

十七年 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衛北宮括

救晉，侵鄭。至於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左 劍開濟

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楚子重救鄭師於首止。首止衛地，諸侯還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稱諸侯者，言衆也。以衆諸侯而不能得志於鄭，不足當一楚大夫何往來數數也。所謂連雞之勢也。登記兩諸侯還，自悼公立而即紀楚師還，便可知強弱之勢。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

釐廼巢駕釐廼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索師襲舒庸滅之。

凡小國不能孤立。必有所依托。而向背之間。即決存亡。故小之事大。猶禽之擇木。取其不為我害而已。舒庸自保不暇。而又欲逞志於楚。非自全之道。

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從嗣子居喪。始命百官。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通責。逮繇寡。惠及微。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魴子。魴士會子。魏頡子。武趙朔子。荀家荀會。欒慝。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無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為景公大傅。范武子即士會。作執秩之法。故使士貞子修之。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辛將右行。因為氏。士蒍。獻公司空。使修建都邑。起宮室。經溝洫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樂糾也。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校正。主馬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右之官。

共時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今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擊子也。張老為候奄。候奄。中軍主斥候之官。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談父為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車。尚禮容。故訓羣駟。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舉也。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國語與左氏有異。同而於悼公始立。獨詳焉。予備載之。國語云。使呂宣子佐下軍。宣子。呂錡之弟也。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上當為下。字之誤也。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于羽。與襄老之尸。以求知瑩。楚人許之。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

子 34-564

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于今是賴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管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知樂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言 劍開蕭

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曾文敏厲也果敢無忌鎮靖使玆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諭之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諭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一使玆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

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為與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與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使佐親軍使張老為司馬使范獻子為侯奄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言 劍開蕭

盟之于是乎始復伯夫悼公即位于弒君之後猶高貴鄉公常道鄉公之事也然能更置群臣政自已出何與將其才有獨高抑強家參立未能制之而使得乘間以收其權耶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  
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  
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欒伯之弒厲公也韓氏不與故悼公即位而韓獻

子為政公之所以收諸卿之權者此其本也而獻

子果能復修伯業焉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

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今彘季亦佐下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三

劍開齋

彘季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班而加敬焉禮也  
從之

當量其事之大小緩急而為師之厚薄豈得以班

爵為等哉左氏載武仲之言以誌其失凡此皆非

禮之禮也蓋伯國之卿強而諸侯皆弱故用變禮

焉變而加厚後不可改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陳耆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襄公

元春已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

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

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置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

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劍開齋

凡古人勝着皆虛着也如漢高為義帝發喪鄧禹

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豈常人所能見哉我用虛

而敵智識自出於我下勝勢已為我據兵所謂成

霸安疆在此一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

徒兵於洧上

春秋之紀徒兵猶後世之紀車戰也以為異也李

衛公曰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為一法敵安知

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吳子今日使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蓋二者衛公論其合。吳子論其分也。此專目徒兵是專用步戰耳。車戰恒以正勝騎戰則奇而勝者。十三徒兵則奇而勝者。十七然非乘間蹈隙欲以徒兵取勝車騎。雖有侵軼之功。自非百全之利。太公大略謂四人當一騎。四十人當一車。予謂使得車騎之用。所當尚不止此。特善用步兵者能使彼車騎皆不得其用。則見徒兵之利者不見車騎之利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二 劍閣齋

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爲之援。爲韓厥援以兩軍而制其三方。蓋犄角之形而猿臂之勢也。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斟鄭子然侵宋。取大丘。因楚侵宋而鄭乃致師於宋。此所以易爲功也。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與子萊大夫夙沙衛齊寺人素簡禪好者齊師乃還。齊侯召萊子萊子不齊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萊人必間知齊侯。惟衛言是聽。而衛又可動以賂者。故出此下策。太公所謂因其所愛與其寵人。彼貪利甚喜也。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三 劍閣齋

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論卒。曹公謂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雖非盛德。亦英雄語。蓋他人有其心。而曹公有其言也。而先主欲事事與操反。故不忍襲劉璋。龐士元乃云。亂離非一道所能定。若事定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尤爲確論也。然鄭之不遽即晉者。以未知晉之心。又懼楚之討也。故重爲去就。重爲去就。則得我者必有深喜。而失我者亦無辭焉。此小國之禮也。

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

鄭晉伐喪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

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鄭伯已卒可以即晉矣而猶遲之以是知鄭之有

深謀也

會於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冬復

會於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

牢鄭人乃成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四 劍閣齋

凡天下形勢必有要區故以天下之大論之即一

隅所關甚小而當年爭之如此其至者以退則入

進則寸無此不足以立國如吳蜀之荊州宋之襄

陽皆是也故守者不徒守必守其要害而後屹然

金湯攻者不徒攻必扼其要領而後勢如破竹此

古今不易之勢也按虎牢其地在鄭之西而楚在

其南虎牢城而諸侯之師畢集非特鄭不敢南向

即楚亦不得越鄭而東蹂躪中華之地獻子之謀

有功於天下甚大後南宋吳玠用冉璉冉璞之言

徙砦釣魚山為賢於十萬師若陶侃移鎮武昌而

諸將欲分兵鎮邾城侃每不答言者不已侃曰若

以兵戍之必引虜致禍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乃知

天下有天下之勢一隅有一隅之勢遠近不同當

明險要也按穆天子傳七萃之士生捕虎天子嘗

東號因名虎牢焉即漢之成臯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五 劍閣齋

衡山在吳興

簡練之師必屬輕銳故懸軍深入然衡山在吳興

則亦山林險阻沮澤難行之地也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

按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

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甲貴牢固練若不固

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今步卒服之若練

以綴甲何以謂之被又組是條繩不可為衣服安



得以爲甲裏杜言漆甲爲文。但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練袍被于身上。予意軍事尚服飾。故服膚輕服美重。楚兵精故組甲被練。爲記使戰時易識耳。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脫兔者。速而不可追也。吳人不與楚戰。要而擊之。非待其既去而後隨擊也。凡稱要者。必有所挾此。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木 劍閣齋

則挾地勢以爲戰者也。觀吳要擊得志。便可知前以鳩茲委而誘敵。欲用奇者。其始固不惜有所棄矣。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要擊則盡覆於敵矣。尚有能免者。亦以簡練之師耳。

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杜征南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預乃啓伐吳之期。蓋將當問其能否不當苛責一事成敗也。

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巫臣在九天之上。子反在九地之下。此安得不病。病安得不死乎。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七 劍閣齋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

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午。祁奚子。羊舌赤。即羊舌職子。伯華也。

祁奚之舉祁午也。曰。擇子莫若父。言午能柔惠鎮定。有直質而無流心。公使祁午爲軍尉。沒平公軍。

無秕政。宋曹彬亦自舉其子爲大將。然此乃君之明也。使其有疑。雖舉仇。猶不可况其他乎。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

軍誌曰中軍前後左右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

而無通其交往往非將帥之符節不得通行揚干挾

貴而亂行也

魏絳戮其僕

若絳者可以為大將矣後世不復有能行此等事

者人臣畏禍之心勝趙充國所云不忠之大者也

然若光武勅避祭遵孫堅勸殺董卓已為創事使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八 劍開齋

非握手之歡敢為震主之事耶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

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

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

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

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

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

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

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

歸歿于司寇

不伏劍而請死于司寇以見國有常刑蓋司寇執

法者也絳無效法也亦恃晉君之明必將赦之可

以無效

公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

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

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九 劍開齋

尉繚子曰將不私一人夫惟無私于一人故萬物

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囚于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

弗追也玉露云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

勝愛身者敗如魏絳者固當今三軍畏愛耳

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詳臣旅會今欲顯

凡處卑地者多立奇節以顯名若胡建之斬御史

是也至于衛大司馬肺腑之戚故云不患其無

所處之地各異耳

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士富為侯奄。

晉侯匪特從善且賞諫矣以爵位鼓舞未有不風

動者也。

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司馬何忌之師

地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

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

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滅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

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夏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劍開齋

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魏主欲乘劉裕喪伐宋崔浩曰乘喪伐人雖得之

不令今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于天下今

德之事也而魏主以裕因姚興歿而滅其國伐之

亦何不可不從浩言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闔頓

間者主于知敵之情也又有以隣國為間者孫子

五間之所不及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莊子魏絳

漢段紀明張然明皆一時名將而於東羗也一主

用兵一主和議羗感負恩德以前八郡都尉率好

財貨故威化不行觀山戎納虎豹之皮則知賈賂

于戎亦非所患苦但求者便無厭未開魏絳之懷

輒張田豫之袖耳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劍開齋

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

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

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晉之於楚猶宋與魏也何以晉不宜伐戎魏獨宜

擊柔然乎崔浩謂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是

晉不先伐戎亦無以服中華也而未可同日論者

宋弱而魏強也惟魏以十之七制蠕蠕而以十之

三應宋已自從容有餘魏主所謂龜鱉小豎夫何

能為而浩以義隆非劉裕比也。時晉侯新立而楚日益強大且鄢陵之敗楚之圖報必竭全力以抗之而後可濟若先開釁於戎是坐困也故當以陳之得失較量耳。

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

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可資商賈邊鄙不聳民狎其

野穡人成功二也。

五利鑿鑿如穡人成功其利最大故邊塞多樹柵

栗多設地網外以防馳突內以修農功乃知設險

之道莫備於農事也太公舉戰攻守禦之備盡於

農器而又曰善為國者取於人事必使遂其六畜

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

有尺度乃富強之本也。

戎狄事晉四隣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

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鑿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

五也君其圖之。

晉地邊狄狄不可盡挾而用之可以為強且非獨

晉也凡在冀北者皆當收戎之利以德懷之於今

亦然然晉人云當武帝而言和是為息民小人之

貪功者多不悅當紹興而言和是為忘讐君子之

守義者必力爭和戎殆不可與論是又折衷無敵

之道也。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晉悼之霸以修民事修民事者田也人主未有不

富而可得志於敵國者未有不農而可致富者晉

鄧士載廣田蓄穀為滅賊資魏從其計每有軍事

資食有餘艾所建也故蘇子曰功大而息民用兵

之道也誠揣摩之言哉。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救郕侵邾敗于狐駘國

人逆喪者皆鬻魯於是乎始鬻國人誦之曰臧之狐

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

敗於邾鬻麻髮合結也魯師既敗遺喪者多不能備凶服故鬻以逆之雖有吉者亦鬻以用也

為常懷弓云魯婦人之髮而吊也自敗于壺終始是也公幼弱故云小子純短小故云朱儒杜預云經不書敗魯人諱之

曰我君是使而又曰使我敗於邾以見將不知兵而君不擇將致有斯敗也

五王使王叔陳生愬戎於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時晉既已和戎即王叔陰懷二心尚未顯白也何得不請王命擅便倉卒耶蓋晉人重於得戎之心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古 劍開齋

執王叔以市德于戎故知晉侯初欲伐戎之言為不誠也

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

楚之討陳叛也曰以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子辛蓋子王誅而晉文喜子辛誅而宣子懼乃知移

易將帥實敵國所瞻望誠喜誠懼不可忽也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君事也無之

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

一月甲午會於城棣以救之城棣鄭地

凡春秋之爭諸侯者鮮有不較量遠近也遠近者地也雖有智巧不能不稱審於度量故晉楚爭陳

鄭中華不競則二國必外附楚者非有所好之也徒以近楚故耳

六莒人滅鄆鄆特賂也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五 劍開齋

鄆雖屬魯乃晉為盟主而不恤小國抑何不怨也然鄆人恃魯而不設備魯竟不能救則魯寔負鄆

不得為受過矣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略風沙四月晏弱城東

陽而遂圍萊風沙衛之力不足敵萊耶抑受其賂而滅之及使將師得成功耶或搖櫓而詐商賈或驅羊而稱上禮皆市儈之智

也故明者審於用間而巧者得於研慮也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

凡城小而薄或外有高山賊得登山以俯瞰城內此城不可守也故凡樓櫓墩臺可俯瞰城內者則先令人守之如力不能守則先遣人毀之弗以資寇也若城外本是平壤賊塹溝湮谷以陵我而我不能出奇以應之毋謂其難守也

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

齊棠萊邑三人帥別邑兵解圍齊師大敗之敗湫等丁未入萊萊其公

浮柔奔棠浮柔棠其公名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陳無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去 劍開齋

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

遷萊于郟高厚崔杼定其田

若晏弱先與正輿子王湫萊人戰未必決勝惟先

傾其根本使彼不得不還救乃所謂致人而不致

于人也故用兵者必先審勢能審則如建瓴矣

八年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燹鄭侵蔡欲以求

子不于晉子耳子良之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

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

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孫子曰雜於利而務可信也劉寅曰以所害參於

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師伐蔡國人皆喜子產

懼後楚果來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

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

將為戮矣小國且宜如此耳

鄭人本當合晉而又不當怒楚使楚人聽其合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去 劍開齋

然後少安今侵蔡以怒楚則楚之師必至而從違

又不可定矣是以子產憂之子國之怒非憂其小

器速成智盡此也當時諸卿為政鄭國大亂少見

鋒穎定為所忌故憂而保全之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

子孔子驕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驕公子子子驕子游子子展子罕子

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

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

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

此為深見事理。若欲從楚。須使晉人無辭。其從晉也。亦復如小國所恃。惟信不遠。從楚楚怒。不淡以我於晉有

信也。若棄晉。即楚晉怒必甚。而於楚尚新。未必其能庇我。與否是兩患也。

楚師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九 劍閣齋

若止言晉善。亦未必可從。惟策從晉之利。而兼明背楚之不害。斯為百全。

子駟曰。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凡利害自然相兼。欲求有利無害。此何可得。但須不論目前為經久之計耳。若宋人議和議戰。亦各

有利害。故人主甘心焉。非特畏虜也。諸將握重兵於外。而不能制兼畏諸將。故主和議者。以諸將之權未易收。則非特北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

唯大將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兵權歸於朝廷。利豈不大。諸將廢。而中國益弱。害豈不大。夫

檜之奸。易明也。王次翁且多其杯酒釋兵。有彌亂之功。嗚呼。一時倡議之人。寧可遽定是非耶。

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於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九 劍閣齋

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警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凡子孫能念祖父。犯霜露。披荆榛。開創之難。自不至墮其業矣。

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也。為政也。素成焉。

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

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

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表火道也。

趣從其所，使華臣具正徒。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令

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

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

向戍討左，亦如之。向戍，左師。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

刑器，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下 劍閣齋

皇郎，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使西鉏吾庀府守。

也。府六，令司宮巷伯做宮。司宮，命人，巷伯，寺

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二師也。鄉正，鄉大夫也。祝宗

用馬於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祀，大祀，宗，宗人，

城，以禱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

觀宋子罕鄭子產救災，則知古人遇事整暇詳密

實非後人所能彷彿。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

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

失選。果能類能而使自當，統制九寓，縱橫萬里，曹公不

云乎？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故慶之

之。揣玄謨，郗超之料，謝玄道不越此。

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

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

營稟焉以為政。代韓厥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下 劍閣齋

佐中軍。偃，通句，居已上，使句韓起少于樂，而樂

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魴，魴讓起，起佐上軍。魏絳多功

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將新軍，君明臣忠，上讓下

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

夫世所難者，非年齒之不長，爵位之不崇也，貴而

讓賢，長而讓少，以其能而已。殷文奎云：將軍之舉

左旗，公子之虛右席，每誦斯言，使人徘徊不徒肯

其玄雋也。



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楚地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許援而不出師，將以圖兩敵也。此戰國時之常事耳。援秦而不出境，本無戰情也。後世求援於人者，每不得其半臂之用，故倚人以爲重者，其進退不豪也。

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荀

罃，士匄門於鄭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邾人

本氏、兵法測粟卷之十重劉開濟

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

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邾人從趙武、魏

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甲戌，師於汜。衆軍還聚。汜，鄭地。

管子曰：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晉

分軍逼鄭，不待交戰而鄭自服，是一軍可當一戰

矣。

今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

魏公子之令曰：父子俱在中軍者，父歸，兄弟俱在

中軍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無忌之破秦，勾踐之破吳，皆歸老幼也。

居疾於虎牢。使諸軍疾，病息其中。

居疾則躬親醫藥，乃劉鄩守城，城中言有病，人即令焚之，於是城中不敢言疾，此亦權道也。

肆青圍鄭

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皆赦不妄下也。此猶治國也。豈有治兵而可以肆青者乎？治兵而肆青，此敗道也。

左氏兵法測粟卷之十重劉開濟

也。但當年亦以此愚鄭，本非實事耳。孔明不云乎：制勝於天下，用法明也。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

鄭人恐乃行成。

虎牢既據，鄭形勝而居疾。虎牢非特爲經久之計，亦有變客爲主之勢。乃知鄭所以服，得力於虎牢

之城也。

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

然無成。

獻子之策亦是以逸待勞未為失策但不若知武子不戰而屈人兵猶為勝筭耳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

按賈逵云以三分四軍為十二部杜以分為十二

則一部人少不足抗敵鄭眾以分四軍為三部晉

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也夫世之用兵者孰

不知分兵之利而聚兵之害惟兵少而分患力不

足勝敵耳若今之流入皆百戰勁賊而復蔓延省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高 劍開齋

直盤踞於腹心之間無論所募之兵皆浮浪子弟

未必足用即果有兵矣然唐宋之寇旋挫旋熾今

數年以來未嘗大擊破之謂果幸邀一勝遂可滅

賊否耶固未敢以為然也考周書莫折後熾連結

賊黨所在寇掠李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

之賢謂寧曰賊結聚歲久徒眾甚多數州之人皆

為其用我若總一陣并力擊之彼同惡相濟理必

總萃於我莫若令諸軍分為數道多設旗鼓倚角

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諸兵直指熾後按甲而待

莫與交鋒今其進不得戰退不得守以候其弊

之必破故奇法曰敵兵一進一止互換來攻此欲

疲勞吾也我當分軍為四一軍進戰一軍策應一

軍食一軍息更止更戰遞相進退蓋分軍治力為

國用兵之要道今之治寇者所當講也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

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高 劍開齋

力先王之制也又言當從勞心之勞

光武勅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

則沮敗軍心宜悉罷之乃知選銳分師非特與民

休息亦為計較資糧我悠游翱翔而楚疲于奔命

勞心之功過於數十萬師矣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

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

孫輒子耳公孫董子轅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

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

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自

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

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

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

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

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

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

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

公子駢首議欲即楚今晉師至而楚救未及恐為

國人所譏晉人所討為此盟以敗晉鄭之成也

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

三門三門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閏月戊寅濟

于陰阪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侵鄭

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

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

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戌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

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則日戌寅濟于

陰阪復侵鄭外次於陰口而還地名

曰門其三門而又曰濟于陰阪即紀還師焉晉未

嘗實用之也以分軍服鄭總之主于不戰但不戰

之謀有遠功而無近效一時雖不能得志日久鄭

自不能支楚自不得爭矣

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

子展曰不可

時晉與諸侯分兵尚且有師老思歸之患况率重

兵而僕僕長道耶然鄭即伺隙邀擊僅可一時倖

勝而禍益深矣且晉自與楚爭耳于鄭非有德怨

何乃襲人于險耶此尤不當論兵勢當論國情也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驕曰與大國盟口

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疆是

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疆矣乃及楚平公子罷

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鄭子駟心欲善楚故晉爭之甚難楚即之甚易晉

各罷戎楚大夫

此其結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人于鄭數舉而後定之蓋亦勞矣若能先構子駟事之巨則力少而功多即事立決耳故我以為不善服鄭也

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賈誦所謂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法正亦云必內有憂喪故耳能以精兵躡之可以覆

軍擒將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天 劍開齋

凡財之為道惟患中飽不在上不在下也但須人主講求鼓舞之道使人自樂輸耳故不能施舍輸積而徒言息民與夫鼓舞之術不至而欲其臣之施舍輸積皆空談也

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

惟劉晏可當斯語桑孔不足言也

所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

國乃有節

行之期年而國有節霸者速得志于天下也

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十年師牛首十一年師于

凡我謀已成雖有強敵不得不就程束既握勝筭

無能越我度外也故成大業者先定其規模而後

從事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

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孫權號十萬眾攻新城滿寵欲率兵救之田豫曰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天 劍開齋

此賊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城不可

援眾必罷怠然後擊之魏太宗遣奚斤南伐斤請

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于守城不如分軍畧地又

慕容白曜將攻肥城酈范曰肥城小得之無益軍

聲失之有損威勢若飛書告喻自可不攻而服蓋

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故智者先慮之孫子曰城有

所不攻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為患自

不須攻也若溪溝高壘不能卒下則不可攻

孟氏之臣秦董父董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

當時已有巢車則所謂輦重如役者重車也即孫

子所謂修櫓輓輶也輓輶者車也修櫓者大盾也

輓輶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隍者

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凡攻城而城內啓門者陳規所為雖誘之亦不敢

入也諸侯之士門焉是落偃陽計中矣

縣門發縣門偃陽人發之聊人紇袂之以出門者門者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手劉開藻

楚子元伐鄭曰縣門不發註曰不閉城門以示開

暇夫縣門在外者也一曰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

不發一曰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則知二役

皆已入城特一則不發以詐敵一則發縣門以要

寇耳發者機也見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隨發而

隨括使寇能車不能出我乃舉而戰焉今每城設

甕城第為曲艾葦巖門戶何以都未見機巧乎按

孔疏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機關以縣門上有

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偃陽之門已有入

者縣門乃發聊人袂袂而舉之以出門者服虔云

袂擻也以木袂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

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

也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

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

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狗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手劉開藻

千軍三日

以區區偃陽而興諸侯之師且勇力之士從軍者

如雲而猶縣布辭客從容有餘以是知攻城之難

用敵用衝車則懸布以當之此羊侃守城遺法

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

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

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則及一月矣曰水潦將

降則未降也太公兵徵曰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

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天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句偃或是此意。

知伯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

伐偃陽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

封向戌。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

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

攻城不克。固當去之。而智伯不從者。以其謀非出

元帥。若其不捷。有受其咎者。使首謀之人出死力。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以成其事耳。此乃智伯巧于攻城也。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兵法曰。大將軍無不得誅。然左氏所載。未嘗有大

將而斬副將者。知伯投機之怒。可謂至肅。後苻丕

圍襄陽。久不下。堅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

裁。不足復持面見我也。與此極相類。

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

之。

庚寅月四日。甲午月八日。言不出七日也。然有儒

將有戰將。若田單。厲氣循城。躬親矢石。而狄人下

乃戰將也。夫儒者之為將也。但須指麾在我處。分

有方何用。身受矢石耶。智罽投機。韋獻授節。乃大

將之繩軌。儒者之風烈乎。

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戌向

戌辭曰。君以偃陽先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

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死請乃予宋公。

與諸侯以自封。豈特群臣不安事。亦屬於震主。然

初伐偃陽之時。向戌已知當封已矣。忍而不言。以

待事成而辭之。歸功於國。向戌亦智矣哉。

晉侯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偃

陽。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

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偃陽宗族賢者。卒居霍。奉。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亦有王命。

滅其國者。即予其子孫。以侯爵。亦不為過。而勝國

之裔便為廢族。若漢高祖項王也。葬以侯禮而子孫無聞焉。此所以異于商周也。

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生秦丕茲。董父生子事各不茲。

仲尼。言其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尚。

叔梁挾門而呂覽以為孔子之勁。能舉國門之關。

豈孔氏固世有武功耶。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宋地。庚午圍宋門。

于桐門。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冠以圍而曰門。宋桐門者。圍宋者名也。攻宋者實也。凡師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楚與鄭能五而不能十。故能攻而不能圍也。

衛侯救宋。師於襄牛。鄭子襄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

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時不侵衛。亦未必亡。侵衛以救亡。最為拙筭。

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繇兆曰兆如

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

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孫蒯

林父

出征喪雄。未知其誰屬也。而定姜以為禦寇之利。

凡兵事之占吉凶。論主客。征者喪雄。利主不利客。

之詞也。凡兩軍相對。先起者為客。後應者為主。人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克之

一邑則成國。宋國都則不成國。故拔人之國而非

攻踐人之國。而非久圍與攻。皆頓兵也。

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

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忽

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

立國有宜弱者。有宜競者。若晉悼賢霸。而八卿和

睦。鄭雖主少國弱。而不宜競也。弱與競。當視時小

國不當有功。况有功以怒大國乎。鄭之是舉也。功歸于楚而怨結于晉。何利之有此。執政之失策也。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已

酉師于牛首。

先至者有賞。所以示勸也。故以周之班爵為序者。正也。以至之先後為序者。權也。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非

也。黜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美

例開齋

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洳。司氏堵氏侯

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

之徒以作亂。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

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

之故不死。公孫夷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子西聞盜不

徹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

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群司

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

百七十人。尸而攻盜于北宮。子驕帥國人助之。殺尉止

子師僕盜眾盡歿。侯晉犇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

犇宋。尉翩尉止子。

定變于倉卒。智謀所不及。施才之短劣。易見觀子

西子產一歸而授甲一成列。而出便知。二子優劣

此與漢誅諸呂大小不同。各有難易也。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

戍之。梧制皆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美

例開齋

晉既城虎牢。以備鄭復城梧制。以壯聯絡之勢。令

諸侯戍虎牢。而晉師戍梧制。皆所謂善分也。

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而若之。今鄭復

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而若之。今鄭復

叛。則挾虎牢以為功。服則懸虎牢以為賞。虎牢之

功甚大。但虎牢之戍。不可以久。鄭人既服。即以與

之。非但收鄭人之心。亦以休諸侯之力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



遷，統也。陽陵，鄭地。

救鄭則為晉所致矣。還鄭而南，若與楚遇者，以誘

致楚。

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

兵家無過虛實，有一陣之虛實，如所謂實則以正

勝之虛，則以奇勝之也。然行師又另有虛實用戰

者，用實也用不戰者用虛也。若知武子之謀，是乃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天

劍閣齋

純用虛者，鄭人皆知之，而欒黶不知，妄欲實用之耳。

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

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出城陽，至下蔡入進。

吳起與秦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忿，斬敵一將，起

欲加刑，衆曰：此材士也，起曰：非吾令也。遂斬之。狄

青之戰，歸仁也。既陳，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將

賈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賊至。

逵擁衆而下，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

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要之，違令而斬

者，正也。違令而宥之者，權也。宥之不可者，以一事

之勝負不足論，而後日不可復宣號，今也。

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

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見楚圍鄭

猶將退，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宵涉潁與楚人盟

宵涉潁者，非畏晉夜渡也，恐稍遲則諸卿又滋異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天

劍閣齋

議耳。鄭之輕於去就，于是為甚，以故連年被師，蓋執政無深謀，以至此。

欒黶欲伐鄭師，荀營不可。

杜云：欲伐涉潁者，夫涉潁而盟，一卿大夫之事耳。

豈鄭師畢涉耶？且曰：宵涉則乘晉不知也，我何能

及之哉？若果鄭師半涉而擊之，則又非楚所能救

也。

曰：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

戰而不克為諸侯笑。不可命不如還也。

致怨於鄭。若鄭服從有以藉口于楚。苟鄭南轅則

堅其交而我後日有事于鄭。楚不得不救。使楚道

敵也。

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

晉爭鄭與楚戰。楚爭鄭與晉戰。皆為失策。惟遷延

不戰而示威于鄭。可以安然服鄭而無患。

楚人亦還。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罕

劍閣齋

侵鄭北鄙而還。則致怨於鄭而楚弗能救也。所謂

欲一戰豈可得耶。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陳習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閣公評閱

襄公

十一 春季武子作三軍。

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

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

假立中軍。因以改作。穆子曰。盟諸。知季氏將復變易。乃盟。

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

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一

劍閣齋

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

使公家倍征之。設利滿驅使入己。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

也。四分其乘之人。以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

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為臣。其父兄歸公

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魯大國也。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本應三軍。春

秋時軍多則貢重。故自減為二軍。雖僖公公車千

乘。公徒三萬。當亦二軍也。今雖作三軍。乃至昭公

時。蒐於紅。革車不過千乘。蓋周禮公侯之賦千乘。

魯始終千乘其制不為過侈可見成公丘甲之作因別事以明之非計旬增乘明矣但兵賦皆君主之若有賦無民則民不為公家用以故魯欲去三家而子家子以為舍民數世不可以舉事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我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

晉欲致怨而鄭欲使晉師致於皆彼此懸合但必托國之難如此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三 劍開齋

使楚弗敢敵而後鄭始固與晉楚弗敢敵非明君賢將數年之功而能然乎

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

在晉有晉之謀純以補用鄭有鄭之謀故開閭人情令敵國一喜一怒者謀也

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

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使疆場之司惡於宋而宋大獲焉與之敵必取之也總欲使楚人自見力竭而不能有辭于我先失利於宋而後伐之者使楚人不以啓釁咎我也則楚必為我興師矣然後晉楚相遇觀其機勢所在而去就焉國雖小乃居重矣

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說之曲折如河流之紆回而不可測其機勢一乘不夫

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三 劍開齋

成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訂師而能合期此齊之能也

紀諸侯之師先至而即係以其暮晉師至者以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不失期也惟晉分兵則師輕何至於失期哉

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向在潁川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於亳

諸侯之師。三路攻鄭。或攻其東。或攻其西。或攻其北。分兵以攻。則無叢聚之患。會於北林。師於向。次於瑣。猶未解去也。合兵以圍。未極其兵力也。觀兵於南。西濟於隧。伐人者。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者。誘之也。示敵以有餘者。懼之也。

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敵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除命亡氏。陪其國家。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四 劍開齋

齊桓晉悼之霸諸侯。皆有道敵之患。道敵而不至於病者。以悠游翱翔而不至。如負重絕筋也。

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秦自知晉不可抗。故始而兵不出境。茲不得已而出兵。復不與伐宋而還於楚。明示異同也。晉欲頻致楚師。致楚師而必不與之戰。鄭亦欲頻致諸侯之師。頻致諸侯之師而後有以謝楚。若鄭之謀所

為避兵於兵也。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

悉師以復伐鄭者。鄭重之詞也。悉師則悉起師。以臨鄭矣。傳紀重兵者。以別於向之分兵也。晉悼節兵者也。此悉師者。何曰晉悼謀定而後兵者也。于此觀其成焉。是役也。鄭已服矣。楚已屈矣。前有數

年之勞。而後享數十年之安。皆藉手此役。即悉師以示中國之壯武。雖重勞諸侯。當不為怨厲矣。故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劍開齋

齊桓二十年節兵而召陵之役亦用重兵也。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懾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曰。以玉帛綏晉。明以不能者。要楚也。曰。震之以武。明以不能者。驕楚也。楚二者俱不能。焉則詞塞矣。執行人者。詞塞而窮於莫可如何也。然鄭行人之詞。告楚以難非遠絕楚也。楚不能援而執其行人。

則鄭直楚曲後雖從晉楚不能重討之是可以安矣

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

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十二月戊寅會於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

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

必如此乃可令鄭服其事之也久故既得而重為之禮裴季之平蔡猶庶幾此風焉

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六 劍開齋

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

鄭服而諸侯自懼張其功以固盟也通告諸侯使赦鄭囚者雖以懷

諸侯也亦以威諸侯也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輶車

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輶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廣輶車相耦凡十五乘

廣車見于周禮輶車見于邲之戰載廣車輶車而

又紀兵車百乘是廣輶必兵車之大者

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輶共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歌鐘十肆列也

三十及其錡磬錡磬皆樂器女樂二八百節之器于足節則

鄭向有重賂晉師之謀今始行之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

晉悼之霸得計于和戎以此言賞絳功實為不誣

夫齊擅魚鹽之饒晉收諸戎之利國之所以強也

然非國有才臣則亦為棄利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七 劍開齋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

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

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

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

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

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

陸伯言曰方今英雄棊布豺狼矚望克敵寧亂非

眾不濟而山寇依阻深地腹心未平難以圖遠故

孔明不令南人不反則無以致力於中原是以隴中之言即及西和諸戎南撫夷蠻也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

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唐李晟破賊德宗賜第賜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

兆府供帳酒饌賜教坊樂具鼓吹迎導時以為榮

又李晟與馬燧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於道

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八 劍閣齋

曰今日何不舉樂蓋子儀之聲伎自魏絳始也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經所救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

未戰而先勝者先見弱于敵而後戰也

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

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櫟晉地

秦之出兵不過以塞責本無意於戰也兵將寡少

勝不足以為名晉惟有嚴兵固圍以禦之弗與之

戰而已鮑武始分而終合鮑先入晉者惟恐晉以秦為虞也鮑則少而又少焉鮑既入而武亦得以

濟矣武之自輔氏濟也可擊而不可擊者以鮑先

入晉為之應也秦之敗晉伺晉之瑕也而所以能

敗晉者以其能分合也然則毋曰兵少不必分合

也衆而能分兵家之常少而能分乃可許以用奇

矣故太公有烏雲山兵烏雲澤兵烏散而雲合也

六韜數千言分合足以盡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九 劍閣齋

年十二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郟取其鐘以為公盤

銅兵之利器也故楚子與而悔之曰無以鑄兵今

獲鐘不以鑄兵器而以鑄食器是化有用為無用

也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

鄭也

晉圖鄭數十年而始收功於鄭楚不能有加于鄭

轉而伐宋。益見其屈矣。

十三夏。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

通言之。

邾亂。國分為三部。必兄弟爭立。如袁熙。袁尚是也。

但邾國小。分為三已不國矣。况托言救邾而遂取

之。豈待多人哉。雖不滿二千五百人力。已有餘矣。

荀盞士魴卒。晉侯蒐於綏。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

以與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十

劍閣齋

古者有軍容。有國容。軍容廢。則民德弱。此所謂軍

容也。

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晉臣。習於知伯。是

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熒代請從伯游。荀

偃將中軍。代荀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

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

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起。韓起佐

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魏亦如故。絳自新軍

晉侯賞功。則先魏絳。而不及智罃。然魏絳之賢。如

是。而諸卿皆冠於上。僅佐下軍。豈諸卿才皆過於

絳者耶。合文悼二公論之。亦可以見晉才之盛矣。

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

從於下軍。禮也。

劉裕以朱齡石有武幹。欲用為元帥。眾以其資名

尚輕。難當重任。而裕即以齡石為益州刺史。與之

密謀進取。可謂善於簡拔矣。夫以晉之大。何患無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十

劍閣齋

人耶。晉侯卒難其人。此不預儲之過也。或有其人

而望輕。未足以為卿耶。昭烈使黃忠與關張同列

而關不悅。岳武穆與張韓同為樞密。而張忌之。命

將之輕重。又當論耶。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命將而民和。民和而諸侯睦。故和而後可造事也。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

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凡將之侈汰者皆當借以行法所謂不善者善人之資也樂氏五宗亦本易可制以禮讓而不可束以軍法此亦大將不能行法耳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時楚共五初及

兵志曰定謀貴決機巧貴速進退貴必兵權貴一也然非明決者不能乘人多遲鈍失事機矣

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庸浦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為吳不吊詩曰不吊昊天亂靡有定

凡設伏者必為羸兵以誘敵自古及今何可勝數雖三尺童子平時皆知之臨事輒眩亂也蓋將有十過愚者可詐而誘不戒者可潛而襲吳之易楚也誘之亦以敗之矣襲之亦以敗之矣即薄之要之震之亦以敗之矣因勢而利導尤莫若誘也故養叔者楚之知兵者也豈獨以射哉惜乎其以射

名也

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為吳謀楚故也

巫臣請使於吳故吳得通上國有同惡相恤之義正位開吳楚何為以伐我首之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不為伐楚執莒公子務

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

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晉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

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今在燉煌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

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

奉味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晉者蓋言語漏泄

則職女之由

時晉已和戎則不以戎為虞戎因以問晉致有漏

言之失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晉秦人負恃其

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

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

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



臣至於今不貳。晉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古 劍閣齋

抑何從容爾雅。不諂不亢也。觀其賦詩而退。豈亦繇余之流歟。然晉非真欲絕我。也不過讓之使之後無二心而已。故受其辭而不責。以示包荒之意。

凡御戎狄皆當如此。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

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涇水

出安

武德中。劉黑闥據河北。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

洛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渡水。及戰。遽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溺死者數千人。乃知輕渡者亦非也。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及涇不濟者。必有所疑畏而不敢濟也。或恐決上

流而淹吾軍。或恐乘半渡而擊吾軍。故不濟也。或

是水淺可涉。而三軍疑懼。故叔向退而具舟。舟制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古 劍閣齋

若樓船蒙衝鬪艦。走舸遊艇。海鵲。通典載其制甚

詳。則知唐已前固備之矣。若李臯運巧思為戰艦。

挾二輪踏之。翔風鼓迅。若挂帆席。宋紹興二年。無

為軍守臣王彥恢。置飛虎戰艦。旁設四輪。每輪八

楫。四人幹旋。日行千里。楊么之樓船。以輪激水。其

行如飛。今其制不復覩也。總之弓馬之利。南不如

北。舟楫之利。北不如南。故有走船使馬之嘆矣。

鄭子驥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

鄭初服於晉欲示無貳心故勸諸侯速濟也

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歎

劉錡之禦兀木也遣人毒潁水上流及草中戎軍

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

遠來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飲食水草輒病順昌

之敗得水之助也孫子曰無迎水流武經總要云

防毒有五一謂新得敵地弗飲其井泉恐先置毒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其 劍閣齋

二謂流泉出於敵境恐潛於上流入毒三謂死水

不流四謂夏潦漲淫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帶沫

如沸或赤而味鹹或濁而味澁五謂土境舊有惡

毒如含沙水弩之類皆須審告之以謹防慮

鄭司馬子驕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械林秦不

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

首是瞻

鄢陵之戰塞井夷竈者為楚軍所壓不便布陳也

此則形勢不同雖已濟涇未必即為秦所薄惟是

八朔告吏士將決一死戰不反顧耳

藥厲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

從之

孫子曰大吏怒而不服張預曰小將恚怒而不服

於大將之令蓋所謂不服者雖大吏怒而下不服

也數怒則軍無威

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其 劍閣齋

夫莊子曰夫子命從帥藥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

所以待夫子也

註曰以從命為待也予謂非也言從帥東歸本以

待夫子耳然三軍皆視中軍為進退也此則莊子

之失也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

人謂之遷延之役

三軍之於令貴順也大將之於令貴審也將之為

道也將出。今則必博謀於下。已令則不可違也。苟伯不謀，樂厲違令，兩失之矣。

樂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樂鍼，樂厲弟也。二位，謂厲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

與士鞅馳秦師，死焉。

凡將應擇死所，鍼死之以愧事君者，恨厲之撓令也。故曰：吾有二位於戎路，鍼之馳秦師而沒也。知

樂氏將滅而以死勤事乎？然以鍼之賢使其生也。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猶足彌縫，厲之汰而保其宗，吾議其輕生矣。

士鞅反，樂厲謂士甸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

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樂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

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

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樂書弑君，晉人不以為賊而德之者，以其定策悼公有大功于晉也。大約與霍氏相類，故禍不干其身。而皆于其子孫，若樂氏之禍亦大酷哉。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公

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

懷光有大功于唐，觀其投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

李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九 劍開齋

耶是迫之反也，嗟乎臨淮且不免，何論懷光耶！人臣當置死生于度外也，然為人君者亦不可不戒。

臣始不令而君為始禍，春秋譏之。公使子驕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

子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犇齊，姜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鄆人執之。公行亦

公徒何罪而鄆人執之耶？則公之如鄆亦危矣。初，尹公佗學射于庚公，差庚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

子

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軸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子魚即從臣逐主而計較于師。翁不知于義何居也。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鄭玄云：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成國唯公與侯。乃手 劍開濟

春秋之世，鄭置六卿，未必不是三軍。夫一軍一卿，豈鄭亦僭六軍耶？殆不然矣。

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益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

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裘，士魴子也。十三舍新軍舍其帥乎？則并新軍於三軍而軍額未嘗

少也。若盡舍去其軍，是軍仍隸為民矣。古者以民

為兵。秦漢始有募兵，然猶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盡廢民兵為募兵，民截然矣。唐之兵，彈宋之兵弱，以兵與民分是兵之強弱。俱足為我累也。故安石保甲與弓箭社皆欲寓兵於農，但保甲之行本

禮有不勝其害者，以周禮太纖，悉行之徒足以弱國。周之弱自周禮弱之也。汰募兵練民兵可也。以

周之法行之于宋，不可也。非其時異，周禮實難行。要須得其意耳。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

兵有形與聲不出，則無形也。無形之形，無聲之聲，皆所以誘敵也。故曰：難知如陰，雖難知如陰而研慮揣勢，當亦不能遁矣。

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即自將斷後，若不傲備，必為敵人所乘矣。

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孫子之論地形也詳矣以地形為兵之助而又曰有險者有隘者隘者兩山之間通谷也孫子曰隘

形者敵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弗從不盈而從之謂我先盈之以待敵可也謂敵

先居之盈而弗從可也若所謂敵先居之弗盈而從之竊有惑焉夫隘而從之其險我與敵莫之者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圭 劍閣

也如兩鼠鬪於穴中我豈可從之哉故隘形而敵先居之避之可也從之不可也從之是致於人也

且隘形者谷戰也吳子谷戰之法雖衆弗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用輕足利兵隱車騎於數里之外

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使敵不得進退則谷戰宜致人而不宜致於人也明矣安可云弗盈而從

之耶李衛公云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亦何以施

其用乎蓋險阻之地或避或從必須預料吳人不出師應楚料楚必易之又料其旋師必取道臯舟故從其隘預遣人設伏要擊之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奇者務隘也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必不忘衛社稷

楚之存亡不係乎郢之城否然臨歿而以城郢為言可謂社稷之衛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圭 劍閣

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馬為大司馬子馮叔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

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子子臯為

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國人之靖與否惟在官人之能否也夫楚漢之際風起雲蒸而秦之所將乃賈人子則所以官人者何如也故國家之興人才實不勝用及其衰也咸

苦乏才何以一旦有事卒伍之中皆將相之姿乎

襄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乎城成邪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

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樂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

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淇梁

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

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高厚逃歸於是盟曰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同討不庭

齊亦霸國之餘也久欲與晉異悼公歿而即貳於

晉者乘間乃發耳故歌詩而獨不類投壺而矢代

興自茲以往始終與晉立異者齊也

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

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驕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

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夏六月次於榭林庚寅伐

許次于函氏榭林函氏皆許地

遷國重事也不言許人而言大夫不可者列國歸罪于許大夫以為兵名耳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晉師獨進楚公

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楚師敗績

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兵雖論巧拙不論主客然以客勝主勢終處難其

所以難者以戰國犬牙相錯我兵深入敵境即獲

勝旋師尚有掩襲之患若晉單師獨進敗楚而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方城可不謂深入哉深入而猝遇要擊必敗於敵

矣故燕主寶聞魏軍將至遍集羣議咸言阻關拒

戰趙王麟以為其鋒未可撓不如乘其敝蓋乘敝

有二奏凱而旋者或多情歸挫而北者或係窮

寇使巧者設覆待之未有能脫者矣此春秋戰國

之勢皆然也

秋齊侯圍郟孟孺子速微之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微要也齊侯曰

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涇而還海涇魯監道

齊侯之旋必取道于海涇海涇隘道故孺子欲微之也。謂齊師未退而可要既退而可塞則知其易以進難以返明矣齊侯逃死去之安得不速乎齊侯好勝不欲示怯故謬言逃魯以成孺子之名耳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甲宋也

莊朝宋微者司徒陳大夫以莊朝無名位威望以甲之也陸遜謂呂蒙曰關侯北進未嫌于我呂蒙

對孫權曰陸遜未有遠名非敵所忌故用人于顯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素 劉開齋

不若用人于隱矣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

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在泰山旅松近防地魯師畏齊不敢至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

使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鄆叔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

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于旅松而復還守防

旅松與防相近得選勁兵出其不意乘夜突圍惟

地近故往而復返

齊人獲臧堅統之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

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

士以杙扶其傷而死

張曾胤候羊侃侃曰此床非汝所坐遂不前之可

謂鄒魯之遺風矣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

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素 劉開齋

見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臯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

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

以逞獻子許諾

兩人同夢而以兵厭之或亦詭道乎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而禱沈玉

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

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

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

士門焉。齊人多矣。

不能戰以為守，即非善守者。次則以險為守，况又不能設險耶？六韜曰：保險阻者，所以為固。敵既不能守，險則宋武帝所謂軍已越險，士懷必死之志矣。不能戰又不能守，險總無勇，故進退不決。

范宣子告析文子，齊大夫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千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

家以告公公恐。

言魯莒將行擣虛之計，然此乃陰事也。若果行之，唯恐漏洩，豈有以國之陰事告人者乎？故姚興遣使謂劉裕，將遣鐵騎十萬屯洛陽。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若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尤其啓鑿裕曰：此正兵機，非卿所解。彼若審能赴敵，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則宣子之言必非情實。明矣。子家不必告而齊環不必懼也。此審聽參伍之道也。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天 劍關齋

然亦有料我必不信，遂揚言於眾，實行此事者，料事者尚有失料人者，百不失也。

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

若晏子之言，是明於料人者也。亦知晉之誑也。然不能使君無遁者，敵之虛情易明，我之實情難解也。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

孫子曰：凡軍好高而惡下。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觀望，利於馳逐。六韜曰：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來去也。大凡屯兵於山高者為敵所棲，卑者為敵所囚。故山之前後左右，皆宜備矣。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也。

示弱則滅竈，示彊則增竈，多鼓鉦聲，斥山陳旆，皆示彊也。晉人逆知齊侯無勇，故多方以懼之，所謂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天 劍關齋



形之敵必從之也。夫晝而旗旛相續，夜而鈺鼓相應，則不能為之懾也。然僅可乘人於倉卒苟遇智勇之將，此術豈可施哉？若杜元凱伐吳之役，先遣奇兵泛舟夜渡，以襲樂鄉，而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宋武覆舟之役，張油幟冠樹，布滿山谷，將士殊死戰，破賊，又非徒侈張形勢者，可同日語矣。

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建旆先驅，偽以衣服為人形也。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三 劍閣齋

法用卒牽馬，馱草人於敵營相繞，彼兵必射，行四五次，箭滿可歸，又可放火燒草，使馬驚走，以擾亂敵營。此皆乘夜詐敵也。受箭之法，張睢陽亦嘗為之。

輿曳柴而從之。

此揚塵之道也。以中多虛偽，故揚塵以亂之，使其莫辨。若崔軋祐之破哥舒翰也，杜威李守貞之敗契丹也，皆以風力暴急，縱火揚塵，以是取勝。後又

又順風揚灰者，使敵目不及睽，固道家所忌也。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

晦而夜遁，故晉師不及知。

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得空營，故樂也。邢伯

告中行伯。晉大夫邢侯也，告獻子。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

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有賊遁四五日，而我不及知者矣。然敵勇我怯，則其遁也難知，敵怯我勇，則其遁也易知。先知其當

遁，故察形而即決之耳。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三 劍閣齋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連大車，實可塞道，但此則隘形耳。隘地又不能容大車，車不得方軌，又不得用車戰也。

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殖綽郭最，齊之勇士。子姑先

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

代之殿，衛所樂也。衛恐連車不足塞道，故復出此

耳。杜註謂恨二子似非人情。

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也。頸也。曰止將為三

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為私誓。州綽

曰有如日。言不殺汝。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

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

二子勇士也。惟臨敵不懷生者為真勇。此外勇而

中怯者。故有斯辱也。

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三 劍閣齋

觀曹公追先主。日夜不休而不能及。此曉兵者所

忌也。然追獲齊侯。固是迫人於險。不追固非失策。

若攻險則乘我銳氣。固可得志。而頓兵堅城。亦有

利害。故齊侯既遁。齊師既敗。則振旅而不極兵威。

為有餘地。夫晉於齊。非若魏於柔然者。以躊躇可

破滅者也。齊雖獲其主。而其國不可以破滅也。使

齊能因勢設巧。轉敗為勝。則晉與諸侯即欲振凱

而旋。不可得矣。

已卯。荀偃士旬。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樂

盈。以下軍克郟。樂。屬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郟山。趙武韓起以上

軍圍廬。廬。齊邑。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狄。

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其伐狄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

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櫓以為公琴。孺子速也。櫓。木名。

已亥。焚雍閭。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

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齊西門。

州綽門於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於門中。以枚數闔。枚。門。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三 劍閣齋

地。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

晉師乘勝縱兵四出。齊望風而靡。故曰齊性剛。君

臣簡於細民。一陳兩心。民不為用。此其驗也。

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光也。榮齊大夫。

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

如張卻之料孔明。趙季梁之料石敬瑭。皆以其懸

軍不能久攻也。晉師伐齊。自不能久。乃晉人不虞

齊之掩擊者。知齊侯之怯也。故敵人得國情。則大

事去矣。

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

太子抽劍斷鞅乃止。將突圍而出也。

晉王克用為汴人所圍。欲棄晉陽走保雲州。劉夫

人諫以為不可。卒保晉陽而解汴人之圍。根本之

地不可輕動。輕動則我及為客。敵及為主矣。

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

至下邳入泗。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三書 劍閣齋

凡兵有倖勝者。曲勝也。以齊侯不知兵氣。奪於晉

師之衆。而又以夙沙衛殿兵。故晉得成其功。非兩

軍相當。使敵智竭。威殫。而我足以屈之也。善夫。尉

繚子之言曰。彼驚懼而曲勝之者。曲勝非全也。非

全勝者。無權名能爭權於天下者。乃使人無所措

耳。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

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

此與秦鄭逢揚客館事相類。而此則諸卿半從鄭

伯伐齊。乘虛召寇。尤為巨測。然而子庚勿許者。以

諸侯親晉而遠楚。恐一舉不捷。為天下笑耳。

楚子聞之。告子庚曰。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

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

若之何。

此一念何可無孫仲謀。李亞子所以異於豚犬也。

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三書 劍閣齋

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

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

前已射王中目。損失威重。人臣謀國。若此。可謂老

成。

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驕伯有子

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

子西。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

雖其勢處逆。其謀先泄。然非有未畧者。不能定也。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右師城上棘。遂涉

頰。次于旃然。將涉頰，故于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樂陽成皋縣，東入汴。

孫仲謀欲作濡須塢以拒魏。諸將皆不欲。呂子明

以為兵有利鈍，卒有不虞，賊騎蹙人，急難得渡。于

是遂作之。即旃然築城遺事也。

薦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右回梅山。山在樂陽密縣。侵鄭東北。至

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再宿，涉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濕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

徒幾盡。

楚蓋誤信子孔乘鄭空國。故縱兵不忌。非特天時

不利也。其所行皆敗道也。魏曹真等圍江陵。姜侯

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作浮橋。南北往來。時董

昭上疏曰。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

而行。至陋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倘江水暴

增。何以防禦。魏兵果一道遁歸。僅而獲濟。夫魚齒

及頰與旃然皆水也。楚之涉魚陵者。再使鄭以數

千。人伏水隱處。卒起擊之。楚舟楫不備。何以自脫

哉。觀其甚雨大寒。役徒幾盡。正不必多兵。即數百

人振袂而起。其將皆可虜也。子庚奈何避懷安之

名。而以國事為戲乎。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

多死聲。楚必無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音律之道。聞聲可貞勝負。太公以為至淡而儒。將

不能知也。其法盡于太史公律書。蓋至漢而後絕

矣。據兵書云。王者出軍之日。大師吹律合音。商則

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

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剛

賈疏云。兵書者。武王出兵之書。商屬西方。金。金主

剛斷。故兵士強也。角屬東方。木。木主曲直。故多失

士心。宮屬中央。土。土主生長。又載四行。故軍士和

而同心。徵屬南方火。火主燦怒。故將急數怒。羽屬北方水。水主柔弱。又主幽闇。故兵弱少威也。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亥。亥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叔向引之於德。規也。非誦也。不可以成敗利鈍之數歸之。天時耳。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

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

荀偃東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弟。荀偃癰疽。濟河

士句請見弗納。請後曰。鄭甥可。偃子荀吳。鄭女所出。二月。甲寅

卒。

傳紀之以終前夢。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賦

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

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

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

宣子新執政。欲親諸侯。諸侯亦欲附之。故賦詩以見志。當時天下之權在晉之執政耳。

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凡小之欲圖大者。必順言許之。以從其意。使彼氣驕而不我備。然後可得志也。又兵法有激之使怒者。蓋激怒之以誘其來。彼自墮我術。貴有以待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耳。

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齊靈廢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使夙沙衛為少傅。齊

侯疾。崔杼逆光立之。執公子牙。以夙沙衛易已衛

奔高唐以叛。則齊國固內亂也。不伐喪不乘危。士

句可謂能行古人之事矣。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

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

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于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

既可號之。揖之使下。則何不執之。乃任其還復登

城也。且衛既已叛。當無以君揖臣之禮。

蘭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儂。會夜。緹納師。醢衛于

軍。

非不使守。蓋齊侯欲生衛而衛不從。其中之人皆離心矣。乘夜緹師。乃弛備招寇。此亦不善守之故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

漢唐皆受盜患。惟南宋最多者。以援兵既潰。皆聚而為盜也。李綱以撫賊有五易五難。言之詳矣。然

所以招盜者。偷目前之安也。幸今尚未至此。撫狡賊。必誘之官爵。此莊子所謂竊鉤者誅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

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

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

勇也。

勇也。

以衆人遇之。則報以衆人。以國士遇之。則報以國士。勇士。感。思。不。重。名。故。須。以。思。報。之。

士尉遲敬德。人有譖之太宗者。及太宗與單雄信

戰。敬德刺雄信。太宗曰。何相報之速耶。然敬德其

始固亦非李氏之勇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

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春秋。人主聚勇力之徒者。其身每及于難。乃知人

主必有所私之士。貴識所以用之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

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識門板數。

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

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此言不遜。言管射。果此獸人子。則豈固難得矣。

此皆一犬之用也。古今力詘于智。惟謝晦智。紂于

力。然晦實不得謂智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襄公

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王將討焉子南之子聿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

以君而謀其臣至於三泣可謂淡矣若高宗之於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劍開齋

逆檜檜死而高宗告楊郡王曰朕今日始免膝禡

中帶七首則又何敢輕涕泣也

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國將討焉爾其居

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

遂殺子南輓觀起棄疾縊而死

棄疾所為若其父叛逆則如是可也後人有行之

者矣曰臣若不死君亦無用此臣也即棄疾君焉

用之之說也若其父非有大罪則代父死而令父

逃之可也父逃之子受刑忠之至也孝之則也

復使蓮子馮為令尹公子齟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

寵於蓮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

言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申叔以子南觀起為言

為執政之私人者其人未必有遠慮多恃寵而行

私或因以凌公朝之臣人君者忌之則覆不旋踵

矣

二十三年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使慶樂往殺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劍開齋

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

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

黃

二慶方遣人往楚害公子黃乃反為役人所殺蓋

叛逆之臣恒死於倉卒以其下必有圖之者也若

祿山希烈恒不得其死而未嘗死於戰陳蓋天厭

其惡假手肘腋之間禍固不可勝防矣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及

其士納諸曲沃也。盈也。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

盈若不輕舉事，因機會之至，匪特可以免禍，亦且可以復國。七欲天復國者當快因之隙無隙不可動也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盈出徧拜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三 劍開齋

春秋之時，卿大夫能使其衆者，以各有分地，得臣其士民也。如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不欲屬于京師，皆感私恩而抗大義也。

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帥甲而晝入絳，便是寡謀死，不旋踵矣。

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之子，魏絳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莊姬謂之，樂氏欲殺之。韓趙方睦，起讓趙武，故和陸。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伐秦，樂氏前優命，而固

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釐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

唯魏氏及七與大夫與之。七與，官名。衆寡遠不相敵，且諸卿挾晉侯以號召，更分順逆。

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有壘，固守備者，為固宮。且

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四 劍開齋

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內可以制外者，固柄所在也。昔馬以後漢代之述皆柄在內也。

司馬氏執政淮南，三起兵而國本不搖。自後立國江南，以外謀內者多矣，而成事者甚少。以政自內，出其勢順也。若此者，雖衆寡不敵，猶足制之。今樂

氏自外入，而又同心者少，其何懼焉？

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縷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樂氏有內應，距之。奉公以如固宮。故為婦人服而入。

盈之入也，以媵女。宣子之如公也，亦以婦人輦仰。



何相賊而相類也

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

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

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階隊。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劍。左

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也。執

手賂之以曲沃。

蕭道成之弑蒼梧王也。袁粲劉秉心雖不同。而為

所劫。其入閣中。遂不得已。因循定立後之議。與魏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五劍開濟

舒劫入公。官事相類也。既已。其在一處。即不得行

其本謀耳。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樂氏之力臣

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

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

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

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

以董卓之惡。天人共憤。而不得呂布卓不得除也。

此亦鏗刃之用矣。

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

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攝車從之。鞅攝車。遇樂樂樂射之不中。又注。屬矢于弦也。則乘槐本而覆

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紡傷樂盈。犇曲沃

晉人圍之。秋。晉人克樂盈於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

書曰。晉人殺樂盈。

射鞅不中。及乘槐本而覆。天也。非人也。晉六卿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木劍開濟

勢將成矣。豈樂氏所能驅除哉。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鋒軍。

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

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

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

左翼。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日。跳。右翼。大殿。商子游

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車。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

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察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

先驅申驅前也貳廣中軍也啓左翼也肱右翼也  
大殿後軍也此即伍法也孫子曰而知而心與左

右手背乎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則視

背蓋一身之中而前後左右中備五方焉此最簡

直易曉六花八陣奇正分合皆我身變化爾惟我

一氣呼吸能令手足相救結陳亦如是故陳曰率

然者欲其速然而有氣也

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七 劍閣齋

德而有功憂必及君

晏子於齊環則憂其無勇於齊光則憂其恃勇無

勇而憂憂喪師也恃勇而憂憂喪身也皆忠愛之

至也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

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

觀孟門道隘分五陳為二隊能保晉不據前險守

後隘以要我乎使猝遇覆前後左右自不能相救

矣宋武帝屯覆舟山疑山下有伏搜之果然

張武軍於樊庭築壘壁樊庭晉地戍郟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

尸于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師之輕暴與平陰相類敵若出此莫用千乘萬騎

要先示之以不能乃為奇以勝之凡係勢大者不

能持久終必有變唐太宗往往於此獲勝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鶯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

如此者宜設覆待之而不宜追擊也追擊之利小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八 劍閣齋

設覆之利大也後周韓褒為汾州刺史先是高齊

數為州患前後刺史皆莫能禦褒至適寇來褒乃

不下屬縣民不及備多被鹵掠齊人喜相謂曰汾

州不覺我至先未集兵今旋師必莫能追躡矣褒

乃先勒精兵伏北山中分據險阻要其歸路縱伏

擊之盡獲其衆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莒邑傷股而退

齊兵已暴用於晉乃不歸而息師是太勤勞也此

曉兵者所忌。

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

隧險狹路也。乘夜入狹。法曰。險道狹路可擊。此麗涓夜至。馬陵為孫子所殺也。二子入于險地也。

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

小國畏大。乃請行成。請盟而不許。則莒得有詞矣。為小國者因當先請行成。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九 知開齋 故先之以禮。戰守皆有餘地。即請之齊侯亦未為棄命也。

華周對曰。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

莒子請盟。本非挾詐。但華周不許。勢必出于決戰。故莒子因其未備。卒然乘之。遂獲杞梁。蓋能決斷。事機不失。之怠緩。而又始終行成。不至於深怨。莒兩得之矣。但齊請成不許。以懈我而怒敵。此華周之失策。所以接戰而獲一將也。凡敵國請成。雖在

我不欲。亦須有機以待之。無直不許者。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古之人主將歿於國事。至親為弔之。可以勸矣。兩敵角立。欲用人之方。特在平世。則奉于文法。雖有極錄。不足以勸耳。去行勸者。不行而得人之方。特在平世。則奉于文法。雖有極錄。不足以勸耳。敵角立。欲用人之方。必勸死。恤孤。孫仲謀。淡得此用。

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十 知開齋 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欲使怒而止。

此似戰國策士機鋒。而仲尼稱其智。乃無過亂門之意。

二十四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水軍也。楚用華。吳用木。吳用舟師也。楚用車師也。特紀為舟師者。必楚初用舟師耳。司馬法曰。見物與俾是

謂兩之註曰見敵物即效之與之相伴是兩利不

使獨有若吳習車戰楚習水戰是乃所謂兩之也

各相效也然楚亦澤國也水戰不可不習也管齊

桓患越人而下矩游之令越笠澤之戰以三軍潛

涉以水師勝謂之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漢武有

事南越日于昆明池習水戰故漢法平地用車騎

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也玉海云舟師可以進

可以守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主 劍關濟

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

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以舟師進者也塞建平之

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王濬楊素按武昌之要使

自漢水者不得進漢入江水直江夏何尚之言

按雍梁實為津要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江通

來舊鎮根本不易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

得渡韓擒虎防介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魏

武水此以舟師守者也

不為軍政

不為軍政註云不設賞罰之差予嘗疑之夫楚之

用兵數矣其勝與敗必國有常典若一出軍必須

條布賞罰能無以意為輕重耶或是楚新用舟師

百事草創進退固非素矚號令亦未盡一故曰不

為軍政耳夫將帥不為軍政是以卒與敵也廟堂

之上若人主不設賞罰是以將予敵也豈止於無

功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主 劍關濟

無功而還

楚初用水師如學醫者未免人費也先武所謂大

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是也梁王僧辨討侯景

景以西人善水戰弗與爭鋒後僧辨終敗景兵故

兵法曰行其所欲用其所能然我有所不能人即

以是制我矣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蓬啓疆如齊

聘且請期請會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

啓 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如秦皇漢武。皆弗戢而取

其族者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蓬啓疆如楚辭。且

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齊人聞有晉師。而先伐莒。亦以示有餘也。

會於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時大率用車戰。故沒轅之水。即不得騁苟善兵者。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亦可以濟也。何也。齊恃水。必當以晉為旋師。使能

用奇卒。然而至。必可破齊也。故以水不克者。常道

也。因水而克之者。權道也。兵固不可一律矣。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澤。諸侯還救

鄭。

使諸侯果能伐齊有功。則當委鄭以罷。楚不當還

兵而自救也。亦因伐齊之謀不果。故赴鄭耳。

晉侯使張幣輔躒致楚師。

不紀。晉楚交兵。而但紀二子入楚師者。出奇兵以

誘之也。楚識晉以二子餌敵。故出入楚軍。而不敢

迫害。亦不出師追之。懼入晉覆中耳。

求御於鄭。

行軍必須明曉山林險阻。沮澤之形。故欲用其鄉

人。而欲行誘致之謀。尤須輕脫。蓋古人教民以御

射。是以君子咸能御也。

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也。欲使早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

婁無松栢。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已皆乘乘車。乘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乘

安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後二子同射。

軍中既有廣車。復有乘車。始而乘乘。將及楚師而

後乘廣。可見古人習熟。不以車為煩難也。今其制

久廢。若議修復。必訝為迂濶。按郭固造戰車。其車

前銳。後方。置七鎗。以為前後拒。此馬燧戰車。以刺

戟於後行載兵甲止為營陣者也古有鹿角車以  
 戈戟在前故有鹿角之勢今前後俱挿鎗者擬此  
 也又以民車之廂增為重廂高四尺四寸前後二  
 戶高與箱等用革輓之箱置床弩一車上容五人  
 弓二弩二其一人擊金鼓以為一車進止其車周  
 迴悉覆以氈以備矢石火箭也凡車二十五人車  
 上五人前後推十四人執器械六人凡車十乘約  
 以步多少隨之三軍所止橫列直布以為寨脚夜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五 劍開齋

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  
 重處其中蓋嘉祐間有造寨脚車拒馬車者總之  
 遲重足以防衝突車之利亦車之累也  
 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也皆箕踞木  
 臨敵鼓琴示詐以使敵不測故不敢擊若柴紹彈  
 琵琶而破敵皆詭道也  
 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皆取胃於囊而胃入壘  
 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皆兜蓋也二子取胃於囊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六 劍開齋

子皆下車手搏楚人以投射犬又不皆超  
 其車收其禽獲挾其囚虜弗待而出待二子  
 乘抽弓而射二子皆超乘而登車既免  
 張遼趙雲出入敵壘使敵披靡以英風猛氣自足  
 懾敵敵不敢害也然非大將之道  
 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義如胡再不謀  
 謂不告而馳內恨故為權詞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馳志于  
 不待而出則怯敵故皆笑曰公孫之亟也言性急不  
 不待而出能受屈以為御而不為之禮馳之入棄之出而不以為恨

二子大遠于人情矣。車托命于御華元，見阨于羊斟，可不戒哉。

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孟達之降也，魏待之甚厚。達欲連吳固蜀，潛圖中

國而孔明惡之，使申儀漏泄其謀。夫孟達當時實

有投足重輕之勢，使孔明嚴兵固守，則達與魏為

梗，亦是勝筭。不知何以欲促其事而假手於懿也。

兵難踰度，古人多有不可測者。意劉封孟達、孔明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七 劍閣齋

素不善之。若使能抗仲達，則必復入蜀。入蜀必將

見重，或修舊隙於孔明，而以流言惑後主，恐有內

難，故洩其謀以敗之。又非封疆常筭也。

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

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

楚遣二子讓舒鳩，舒鳩必敬逆二子，當其敬逆之

時，苟行班陳之事，似若可為也。不於此時執之，待

其復命，乃欲臨之以兵，此遠子所為不可也。當遣

二子時，亦未定謀而往耳。

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

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

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充國所謂欲捐闇昧之過，隱而弗彰，量我之力

未能破滅，當隱忍之。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

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六 劍閣齋

死矣。貴而知懼，懼而思降，夫既登而求降者，知人也。

不在程鄭。明年程鄭卒。

古人審音而知吉凶，乃可謂神料也。然何必位尊

望重，而後議損降。餘人議此，則為咎徵耶。蓋以鄭

嬖人也，而求損降，將有內憂，故取劉宋時吳喜求

去軍職為中散大夫，而明帝惡之，亦猶此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使告于晉。孟

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其來也。不

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使民不嚴者非特施惠於齊民而陰欲結援於魯也。

觀公綽料敵之審蓋亦非無能者子貢說田常無伐魯與此意同耳。

崔杼弑其君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舟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舟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尤 刻開齋

入舟道狹出舟道廣也舟中狹道也此論地形也

兵法曰有疑而不疑有信而不信有遲疾而不遲疾是三者戰之累也非但地形然也凡倉卒遇敵則當示之整暇既敵人疑我而不乘則當疾引去之蓋以虛為實其勢不可以久所謂始如處女後如脫兔也。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

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

凡財入營則眾奸聚若夷儀之役是數奸也晉於是乎失刑矣當正崔慶之罪而去之不當誘罪於莊公而登其弑君之臣也。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手 刻開齋

陳人伐鄭事大之禮也何為致淡怨乎從眾而已此非善謀國者且鄭之入也豈有以七百乘伐我而我不得知者乎既無耳目又無防守是以鄭人得乘夜突入鄭必間知陳無備乃出此耳此亦探穴之功矣。

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此如掖門之盜但當閤門以留之耳使其內有能



閭門者鄭亦不入矣何用此時乃巡城耶

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

不祥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

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

器

公宮為子女玉帛之所聚親御諸門亦使士卒寡

過且鄭小國也一舉入陳已足報怨矣若師入公

宮如吳人之處楚宮則必致深怨又懼大國之討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圭 劍間齋

故守公宮使軍無譁成禮而去可謂能守勝矣

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

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子

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

曲終奏雅始奇而終正子產經國之才處置事體

乃極詳整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子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

之役楚有屈蕩為左肅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文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卒叛

前云待其卒故此云卒叛以終前言左氏時有之

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遠以

右師先先至舒鳩

子木大將也奈何輕兵先發與左師不相顧耶夫

進止警急雖各分軍當有首尾之勢若吳人與鳩

乘左師未至先襲破右軍或因其斷絕唱空聲以

惑眾兩軍必有離潰之患矣且楚右師先進而左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圭 劍間齋

師不進則右師之心必懼吳人乃不先擊右師而

擊左師此吳之失策故楚居敗局而轉為勝也何

以知右師之無能為也既不量而輕進矣及吳擊

左師又不能還兵自救成夾擊之功假使左師一

敗此一軍者不將坐受縛耶故知右師之無能為

也 子疆息栢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

七日

楚一軍遮我前一軍居我後何可坐守其間耶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

子彊曰久將墊隘乃禽也不如速戰

墊隘虞水雨也必居軍之地形勢卑濕恐驟雨水

沫可灌而沉故子彊慮先設也蓋墊隘乃禽者以

兵器不堪施用城壘有崩毀之患

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

此所謂一離一合一聚一散一奇一正一虛一實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韋 制開講

一先一後一動一靜也剛於此者對無強敵

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

杜云視其形勢而救助之非也楚之奔楚之誘也

當我之奔視敵之逐利不逐利以分動靜也故奇

兵捐將而走我之正兵當先為期約密為審察

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

天下無兩勝也我救敗而敵已敗矣

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

吳子曰分為五軍各軍一衝夫五軍五衝敵人必惑莫知所加

吳師奔

亦非真敗也乃欲誘致楚師而楚師不逐利耳

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

吳初本欲致楚乃登高以望楚師見其不繼而復

逐之者楚形之而吳從之也吳不能致人而反為

人所致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韋 制開講

簡師會之吳師大敗

吳以楚兵少乃逐楚師不意簡師嚴陳以待奇正

合擊吳自知墮楚術中猝不及禦安得不狼狽耶

遂圍舒鳩舒鳩潰

是役也吳勝楚亦擊一而得二也楚此一軍破而

彼軍不得獨全也楚勝吳亦擊一而得兩也吳敗

將舒鳩不能復存也

八月楚滅舒鳩

夫吳之絕楚軍為二也。不猶武安君斷趙乎。此雖有大小勢絕相類也。何以吳絕楚軍而楚克吳。秦斷趙軍而秦破趙也。此豈無說耶。曰。兵無常勢也。多筭勝。少筭不勝。是役也。吳寔斷楚而楚之子疆善筭也。則勝在楚。長平之役。趙兵非不多也。堅壁待四十六日。不為不久也。而陰匿武安君。儻敗以擊趙兵。筭皆在秦。勝何得不在秦也。故無一定之形。在因其勢而利導。子疆武安之屬。皆因筭。筭者。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圭。劍開齋。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戎服異。晉人曰。何故僂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多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也。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更位以結成。仲尼曰。晉

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戎服獻捷。亦屬多事。故孔子於子美有微詞焉。且鄭入陳矣。陳何罪。子西伐之。蓋入陳而不肆掠。成禮去之。則陳之于鄭。必致主人之敬焉。所以致楚人之怒也。于時晉楚諸卿。其才皆遠遜子美。故得縱橫一時。

楚為掩為司馬子木使芾賦數甲兵。甲午為掩書土田。書土地。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圭。劍開齋。得焚燎壞之。欲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別之以為冢。某之地。表淳鹵。淳。鹵。塊薄之地。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規儼豬。儼。豬。下濕之地。規。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牧隰臯。隰。水崖下濕。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量。入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賦。車。周制。六十四井為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楚制。無可考。籍馬。籍。統其毛色。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使。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

治國之事備於管子。顧力行何如耳。徒文具無益也。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攻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殛。

羊叔子輕裘緩帶常欲夜出而軍司戒其輕脫孫權征合肥為張遼所襲幾至危殆賀齊時率兵三千迎權權入船大會諸將燕飲齊涕泣曰至尊人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三

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群下震怖苦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誠權自收其淚曰謹以尅心非但書諸紳也。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諸樊亦一孫伯符也惜壽命不永耳此霸業所以不振也。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以

與薦掩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舒鳩之役子木以右師先若非子疆幾敗乃事矣子木之辭夫固內愧也有所不得已于此矣

二十六年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於晉晉成茅氏

春秋有二逐君者晉皆釋君而助臣以六卿柄晉非特貪其貨賂直如盜與主人有同憎也後趙武

諸卿取衛田以與孫氏豈非同欲相濟乎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三

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綽齊人今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蒯感文言遂還逐殖

魏大祖討代郡烏丸而命任城王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爾其戒之鄧艾遣子忠入蜀忠欲斂

兵艾叱忠將正法忠還更戰大破之又岳飛之戒其子雲曰不勝先斬汝皆以父而厲其子也行法

自親近者始則疎遠者自懾矣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子展為元帥故鄭伯享之

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于王先八邑

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共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西井

也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自上而下

其隆殺皆以兩為臣之位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在四十一年良霄見經十

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

邑賞禮以禮見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

邑三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无 劉開齋

賞有功所以勵無功吳起以五百乘而破秦五十

萬眾明賞之效也但列國大夫相傾者多其以功

見忌者尤多惟守禮自下者得全卻至位在人後

功在人先所以不免也子產之讓器識自是宏遠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遂

侵鄭五月至於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樂之邑出與

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

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

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

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

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

及楚人以皇頡歸

劉項之爭天下也呂馬童呂勝等五人皆支裂項

籍封為五侯豈非以大將見獲軍自不得徧全當

重斬將之賞耶法曰斬馘千人不如生擒一將故

諸將爭功自是常事獲囚易辨也而上下其手何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无 劉開齋

以使人信服乎從來以論功不明致有內爭者多

矣二王爭下吳之功其最甚也

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楚人敗城麋之師併囚印董父以

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今正以

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

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之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

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

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子產而後獲之更遺

使執幣用  
子產詞

秦楚雖同在行間，乃城麋之役，秦不與戰，秦楚本先示異，同故子產之詞最為合情，且受賄釋囚所得者，賄不受賄而免囚，以示德于鄭，則得一國之心矣。所得大小固是不同，不待智者而辨也。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聶子相善也。子朝之子，伍舉之子，皆蔡大夫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

中，公而亡。王子牟為申，申公，得罪而出，左氏與津測要卷之十二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

亦鄭將遂奔晉，聶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

食而言復故，聶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聶子通使於晉，為國通還如楚，令尹子

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訛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楚材晉用國之所忌，懼其以我之情輸之于敵也，故先主之于劉璋，璋之姻親忌恨，皆處之顯任，盡

其器能，凡有志之士，無不競勸，善夫治國之喻也。曰：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在審所置而已。

歸生聞之，歸生，聶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

逃死于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真諸戎車

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晉遂侵蔡，敗申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息之師於桑隧，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

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在成十年雍子發命于軍簡兵，蒐乘秣馬

葺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

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邑以為謀主，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

若赦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赦亂在

宣四年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王夷師燔子反

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

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于申公子

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

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

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

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于楚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重劍開濟

項籍袁紹之勢其強何如也當項籍之天下以

為必無漢矣當袁紹之時天下以為必無漢矣乃

高帝與曹公優游翔翔而終得橫行于天下者以

人才所歸而已漢之臣始仕楚而後歸漢即魏之

謀臣大半皆紹屬也不能容天下國士何以資群

策畢群力哉晉楚強弱係于四子而四子在晉皆

奉為謀主楚之君臣終弗圖也弗圖而遂有子胥

之謀亦太迫矣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

楚

許之仇鄭鄭之加於許者無已也雖其怨不獲報

亦志足憐矣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為鄭

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

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遲而歸乃易成也

晉楚將平則鄭之拒楚乃為無謂故不禦以順楚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重劍開濟

之欲蓋小國之所守者在四隣不在四境也

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

於樂氏樂氏鄭邑門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鄭人

發縣門而禦攻者涉於汜而歸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而後葬

許靈公

凡兵索便詐敵皆可取勝任其墮城涉津而鄭不

應者乃子展所謂不禦寇也發縣門而鄭獲九人

亦聊以相戲不為害也

齊人成邾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馬餘。

齊大夫廩丘，襲衛羊角，取之。羊角城，有遂襲我高魚。

東郡縣名。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竇，雨故水。介于其庫。

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魚。

因雨水開竇致寇自竇入介庫登城如此其易者

內不善守也守城之法古今異宜要古法不如新

法詳耳按五代時葛從周為交州節度使從周將

兵在外劉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壘刻開濟

出入之所蹂者得城下水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

百從水竇入襲破之

於是范宣子卒。范諸侯弗能治及趙文子為政乃言

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

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

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

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言有權謀。

李鄴侯請單騎抵陝城也願勅馬燧偕行以陝人

若加害于泌則畏河東移兵討之此一勢也然使

王庭湊則得全使李希烈則不得全蓋亦有難易

焉若胥梁帶之無用師猶易也

二十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

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

許封之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

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壘刻開濟

此如偶人運動隨手提掇楚楚有致雖非大局亦

不得錯亂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

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

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

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大



夫皆至以藩為軍

國語云是行也以蕃為軍攀輦即利而舍攀引輦車也言

人引車就水草便候遮扞衛不行候候望遮遮周

則扞衛扞衛謂羅圍狗附也張羅圍去步五十步

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候弩注矢以候之羅

圍又二十人為曹擊去壘三百步高其中或視

前後或視左右謂之狗附者昏而設明而罷候遮

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不行者不設之

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曰楚氛甚

惡懼難趙孟曰吾空還入於宋若我何趙孟在宋北東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圭制開藩

兵何可弭盟何可久故吐蕃之盟李西平以為不

可德宗遣崔翰入蕃報結贊結贊曰清水之會同

盟人少是以和好不成今蕃相及元帥以下凡二

十一人赴盟請盟于土梨樹翰歸奏神策將馬有

麟以土梨地多險恐蕃軍隱伏不如于平涼其地

頗平且近涇州就之我便乃定盟于平涼以渾城

充會盟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又詔華州節度

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等就盟坦無他慮而結

贊鳴鼓呼譟瑊僅以身免從官六十餘人皆陷於

賊夫遣渾瑊而又以崔漢衡及駱元光從其備非

不嚴也不於土梨而於平涼其慮非不遠也然犬

羊之族寧可信耶渾侍中得免亦以近涇州耳此

即趙孟所為還入于宋也若在土梨則瑊已帶金

枷而獻贊普矣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伯州犖固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圭制開藩

請釋甲子木曰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

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夫以信召人而

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子何懼

焉又不及是

凡盟有不備而為敵所乘者楚懷王與秦王會武

關是也有備之而無患者趙王與秦王會澠池是

也楚已衷甲晉雖備之不為失信叔向所言不可

為恒準。繇當日入宋。差易可無為楚俘耳。

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

孔子先晉者。不使楚得加於中國也。尊中國也。不

與晉有是盟也。明矣。若以守信而先之。是與之也。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六十井也。

當日晉楚有釁。則宋立受其害。戍之肉。其足食乎。

人臣為私。為名。而以國嘗試此。所為不忠之利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義

劍閣齋

以示于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

而後能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

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天生五材。民並用。

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

昭文德也。而子求去之。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

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削也。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

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

段司農云。猛虎所以為百獸畏者。為爪牙也。夫兵

之盛衰。各以其時。春秋非其時矣。夫縱人之欲為

縱。橫人之欲為橫。且不能久。何論弭兵耶。故謂文

德可興武功。宜廢者。此俗儒之論也。唐穆宗乘章

武恢復之餘。蕭俛段文昌勸天下軍鎮有兵處。百

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明年朱克融王庭

湊復亂。藩籜不充。尋行招募。動為賊敗。皆消兵之

失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罕

劍閣齋

二十八年冬。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

曰。無宇之母疾病。乃使歸。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戕舟發梁。必非一日間事。何以不疑。

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蒞事。慶氏以其甲

環公宮。廟在公宮之內。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慶氏之馬善

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樂高陳

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稚。高子尾。陳須無。鮑國也。子尾抽櫛擊扉

三盧蒲葵。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猶援廟櫛動

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公懼。鮑國曰：群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入伐內宮。弗克，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

凡變起倉卒者，智猶可脫，力則不能脫也。若呂奉先之彈箏帳中，幸而獲免，亦可謂智矣。

三十一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聚禾粟繕城郭而不撫其民。

濟大事者以民爲本，不撫其民，徒爲他人守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聖 劍開齋

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

伯有行事有似曹爽，宜其爲人所圖也。

癸丑辰，自墓門之潰入。城門名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

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市子列

產枕之股而哭之。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若子產之自立，雖處於亂國，亦無有能害之者矣。後又有思其各而誅之者後有篡竊而不敢害者，以其素爲民望也。

三十一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師問故，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

嬰，恐人耳，不足論。若使子尾謀泄，適足自害，迫人於險而授之以利器，難哉。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聖 劍開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陳肴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大略論  
同邑徐孚遠關公評閱

昭公

元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  
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焉。請墀聽命。城外除地爲墀。行昏禮。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紫而入。許之。

楚中懷。叵測而鄭預泄。其謀楚計。所以終不得發。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也。處置得宜。更在垂紫而受客使之內愧。而不能  
致怨小國之于大國。其禮宜然也。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即大鹵無終山名。

前代車戰。仍列步卒。然不專用步卒也。此以車爲  
前行。全藉步卒。勝爾。要太原之宜。於徒者。以其扼

也。而晉所以勝狄者。以未陳而薄之也。按救國維  
記云。漢有武剛車。晉有偏廂車。不過行載輜重止。

也。而晉所以勝狄者。以未陳而薄之也。按救國維  
記云。漢有武剛車。晉有偏廂車。不過行載輜重止。

爲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所以制勝。房琯擊

祿山。瑄以車。祿山以騎。又非素練車戰之人。其敗

宜也。又瑣言云。車戰古今殊勢。如寇中路。以車戰

矣。忽轉而東。倏馳而西。勢如飄風。將守而待其復

來。抑馳而追。其後。殿知不能也。車變而騎。亦勢所

必至。若云。阨衝守口。則不可缺。此二者。皆言車之

不適于用也。予謂此。非通論。夫吳璘作登陣。最得

束伍遺意。一時且重非之。况車戰耶。車戰者。以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步騎之窮。謂足以禦虜之衝突。非謂步騎皆可廢

也。但車制須得宜。而御法不傳。又須用輕車耳。若

謂車爲鷓鴣車者。猶之以左氏爲對砍書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也。以什其車。

必克。困諸阨。又克。車每困于阨道。今去車爲必克。請皆卒自我始。乃

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

伍。分爲  
三伍。

阨道而用車。房琯所以敗也。凡我與敵所戰之地。

不可知豈能預必其險易哉故車騎步三者關一

不可當相地形而隨勢用之各因其宜也當年狄

皆徒兵故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若今北狄皆用

騎而我以徒兵當之此豈可耶古人以走不逐飛

乃多蓄戰馬然馬政久弛今益不如虜矣欲制虜

者先制其馬度非輕車不可也

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

孫子之斬愛姬也司馬懿之斬都督令史也雖以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三 劍閣齋

赴水火可矣

爲五陳以相離以道阨難于用衆故不相聯屬易于進退

相離者半隱半出分爲五軍敵不知所備也四分

五裂勢險節短所以破軍擒將也

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既曰兩于前而又曰偏爲前拒必別是一軍也若

于平原曠野則前後左右仍是方陳右角左角卽

張二翼以劫之之道也但此則地阨或略存其意

耳曰以誘敵乃當時以意爲之若後人聞金而進

聳鼓而退皆出一時詭詐當非有所本而李衛公

以爲雖舍車而汰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

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曹公新書云攻

車七十伍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攻

守二乘興師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大率皆荀

吳舊法孔疏曰五陳者卽兩伍專參偏是也相離

者布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四 劍閣齋

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

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寡以爲別名此傳去

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杜云

皆臨時處置之各其意不同服說則名與人數不

可得而知矣

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狄青之破儂智高也摩騎兵爲左右翼左者右右

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我軍

衝突大破賊軍蓋陳兵縱橫所以為變苟非  
訓習兩陳之間亦足自敗耳

三齊侯田于莒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

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子雅子尾子尾欲復之子雅

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盧蒲癸謂子雅

子尾我殺九月子雅放盧蒲癸於北燕

若如此斷決夷甫張九齡豈得稱先覺耶

四春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五 劍閣齋

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三年十月鄭如楚子產相

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要諸侯與田傳紀楚圍之侈

椒舉致命晉侯欲弗許曰晉有三不殆國險而多思

齊楚多難司馬侯曰四嶽一在兗州一在雍州三塗

大行轅轅峭也陽城大室在河南荆山在新城中

在河南陸渾縣南在始平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無興國焉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或無難以喪其國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又何能濟  
君其許之乃許楚使

多難或以興邦無難或以喪國固是通達之論按

容齋隨筆云古今言地險者以峭函秦宅關河之

勝齊負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裡河山蜀有劍門

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吳長江

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

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六 劍閣齋

并四州韓遂馬騰董分據關中劉璋擅蜀劉表居

荊州呂布盜徐地勢所在特盛時袁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東天

下形勢盡矣曹操晚得兗州盛時強其間終之夷犇

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為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

攻而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洪

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

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武敬在淄青楊行

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長安鳳翔邠華三鎮

鼎立為梗。李茂貞、韓建皆嘗劫遷乘輿而朱溫區區以汴宋毫穎得志，乃與操等操與溫之德又安在耶。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克之，執齊慶封，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七 劍閣齋

孫皓所謂臣于江南，亦設此坐以待陛下也。惟無瑕者可以服人，記此以見楚靈之不終。

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鬬革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較，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不堪命，乃禍亂也。」

凡一張一弛，天道也。張之將以弛之矣。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

于夏，納葳尹宜咎城鍾離，遷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註云：吳兵在東北，楚盛兵東南，以絕其後。然一時而築三城，卽申無宇所謂民不堪命也。若張仁愿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而唐休璟以為不可各有利害也。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謀，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四分公室，季氏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八 劍閣齋

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古兵民合，故竊國者竊民也。今兵民分，故竊國者竊兵也。

仲至自齊。時叔孫豹卒，牛立豹之庶子嬖公，使杜洩葬叔孫仲壬聞父喪而來。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卒。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闕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藥書定策雖以悼公之賢未嘗致討以其有功于已也若私勞不賞則咸有所憚矣。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

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

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及楚楚子朝其大

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

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閣以罕舌肸為司宮足

以辱晉遂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九 劍開齋

可無備况耻國乎。

晉不彰楚圍之逆而俯首受成慶封之不若矣抑

叔向有謀將以驕楚子而敗之耶。

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罕舌肸之下

祁午張趯籀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蹀苗賁皇皆諸侯

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刑

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罕

舌四族皆疆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

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七百其餘四十

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

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

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

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叔向食采于楊石叔向子

尚結贊平涼之盟意欲得渾瑊以失渾瑊將鹵獲

唐臣送歸亦懼結恨于唐耳晉斯時已政在六卿

故大家強家實能驅使其民蓋當日可畏不在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十 劍開齋

君在晉臣也失禮于晉君可以忘報若詐誘諸卿

舉國孰不與楚為仇耶觀卻克伐齊近事可驗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來討不設備戊

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太公謂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

敗也但緩急虛實之際如望聞問切各有巧拙耳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遂射以繁揚之師會子夏泃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干瑣聞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之從吳遽不設

備吳人敗諸鵠岸盧江射縣有鵠尾渚

兵法曰見而加之又曰加以卒蓋言速也遽則亂

亂則敵人擊之矣此亦所謂制于人

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

之將以繫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

聞君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亟使人犒師以觀

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臣獲繫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

人情所以相安苟且不肯預為備者以預備似乎

生事而人且諫其怯懦也宋張方平帥秦州謀告

夏人將壓境方平簡料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

至議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寇之不得至有備故

也倘罪之則後之邊臣不敢為先事之備矣嗟乎

使守邊者盡若張疆圍何患不固使持議者盡若

曾功罪何患不明其如當事者每沿故事而局外

者恒持當事之肘灰任事之氣何

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

楚實難吳獲其翁而問卜吉與否心憚之矣故正

辭以對則自然不敢加害

楚師濟于羅汭沈尹亦會楚子次于萊山蓬射帥繫

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

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啟疆待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命于雩婁

致楚師而不與之戰保守四境使楚不得入此得

中策使楚二師待命孫仲謀所謂孤若不死操不

得安也

年六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

以勞諸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

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

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對

不採藝不抽屋不強勾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棄疾及晉竟晉侯逆之

非特氣象與人異實亦用法嚴威令行也靈王以

汰侈失遠近之心平王規欲得其處故其待諸侯

執禮過恭厚自簡飭子產有早見知其將為王也

非卜筮知之也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蘧洩伐

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

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廡尹棄疾子蕩歸罪

于蘧洩而殺之

吳本為救徐則楚兩軍宜合而不宜分矣桓温至

青衣欲兩道進軍以分漢中之勢袁喬曰今當合

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子蕩師

豫章蘧洩不為聲援以致喪師故恨而殺之二者

俱不得為無罪焉耳

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各既而悔之蘧洩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觀東西周專以名器重寶為言則知當年諸侯寧

喪土地弗肯喪寶也此天下之至惑也然春秋時

人多有絕伎以絕伎用利器一夫作難可以為患

故當時重守器不敢妄以與人後世絕伎既少雖

有利器不得其用故以漸而輕也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根牟魯東界商

千乘之國在當日以為多自後世以為少不過七

萬五千人耳魯僻處東偏非用武之國故革車不

溢千乘若晉當平公時則已四千乘矣千乘耳何

以東至根牟西至商衛意所謂革車者僅大車而

輕車當不與焉

輕車當不與焉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治其家改丁丑殺梁

嬰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疆也。為子梁立宰。梁嬰亦子尾家宰也。其

臣曰：孺子長矣，而相我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

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

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于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

矣，聞之而還。聞于旗至。

子旗之不信詐為不信也。若皇遽稱兵相惡，則必

死于陳氏矣。齊之民皆為陳氏也。人以智免亦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五 劍開齋

于智人以力免亦死于力。子旗智而愚也。此所以

獲免也歟。

游服而逆之請命。不著戎服對曰：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

聞諸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吾誨之

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為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

之桓子遂和之如初。

桓子游服而逆。及授甲請從。藏機甚深。子旗追叙

舊好為握手殷勤之言，乃不戰而屈人兵矣。然子

旗可以免而終不免于陳氏者，見弱則禍輕而

見強則禍疾而大也。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

十一月壬午，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麋之役，不

諂。與子圍爭鄭囚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亾乎？對曰：未也。

陳顛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

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歲星顛頊以水德王。歲星在鶉火，火盛則水滅。箕斗之間有天水位，故陳當復由，由用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六 劍開齋

其言固有至理。但帝王之興，或以水德王，或以火

德王。夫盛衰無定者也。而躔度有定者也。據史趙

之占以五行推之，則國之廢興存亾皆可預卜耶。

故儒者不道也。

九年春，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

伐潁。潁，周邑。陰戎，陸渾之戎。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先王居檇

杙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

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

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戎狄其  
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  
使趙成如周致閭田反穎俘

凡戎狄得入中國其始未即為害而其後鮮不為  
大患者前後五代皆然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二語可盡徙戎論也

年十齊惠樂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

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

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

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

伐藥高氏

陳氏厚施于民藥高安得不多怨乎國人構鬪所

謂國人者皆陳之私人耳日飲酒且不免此敗豈

專為酒邪陳氏因鮑氏以攻諸卿卒困鮑氏而專

齊政蓋亦巧矣此其陰謀殆甚于司馬仲達也

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

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

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

王黑以靈姑鉅率齊侯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

庚辰戰于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

門

子良自知不能當陳鮑故欲挾齊侯以為重然當

以計請公或與晏子謀之耳豈當伐公耶伐公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自處其曲而使陳鮑得以為名矣

藥施高疆來奔陳鮑分其室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

于莒

凡事非人情恒不可信此亦莽懿之智也蓋鮑氏

之攻藥高其謀出陳氏藥高已滅恐為鮑氏所疑

故作此狡獪以為後圖之地

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

子尚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

尾所逐 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皆子城子公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或陽剪之。或陰結之。至孟姬皆爲之請焉。故陳之于姜也。不曰篡竊而曰移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

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九 劍開

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也。蓋人臣施以合親。則人主失衆矣。

十一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蔡大夫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秦既以商餘地誑楚。而又約楚王會武關。因閉關。留之。竟歛秦庭。天下哀憐之。義不直秦。報報之。反固不爽矣。夫石勒之于王浚。唐高祖之于李密。皆

卑詞推獎。使其不虞。而後乃得志焉。是隣國獎奉之言。且未必誠。而况大于我者邪。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于其民。天將假

手于楚。以斃之。然矜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

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斃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五行爲物用。久則必有散。盡則捐棄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十 劍開

叔向之言。雖萬世無做可也。楚子城陳。蔡不羨。使棄疾爲蔡公。

按國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羨。范無宇曰。國爲大城。未有利者。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捍小。故變而不動。至其失也。譬之

如牛馬。處暑之既至。畜蠶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蓋地廣則兵強。兵強則願欲益。修此唐之藩鎮。所以爲腹心之禍也。其城之也。難毀之也。

復不易有圖者其慎所守哉

申無宇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註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

任亦不可居朝廷是即內重外重之道然則遠小入予謂五細

乃細人也

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

戒

不敢專斥棄疾故及然丹爾然楚靈未繼而然丹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圭 劍開齋

先遁則知其心不可測且軋谿之禍謀皆起于

旅是無宇之言未為不驗也

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

知也

北齊昭帝篡位而委後于武城楚靈王篡位而歸

重于棄疾將奪諸彼以與之此耶抑驅除之事自

有漸次而倉卒不暇耶此事之不可曉者意楚圖

雖篡弒觀其賞沈尹戌及赦陳無宇亦頗有度量

彼固知棄疾為人望也封大城以厭其心與其不  
為我害而已若不能容之必除之而又不能除之  
也

十二年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晉陽八

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臯歸肥白狄也

荀吳善兵正亦勝奇亦勝但出敵不意為功差易

耳明年晉伐鮮虞即因肥之役也一舉而循環無

端焉故孫子曰師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圭 劍開齋

如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穎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

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

谿在譙國城父南縣以為之援

凡屈諸侯者以害楚不能有加于吳則非楚所能

懼也虛實遠近之際楚之威易殫矣

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

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王

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管我先王熊繹楚始與

呂級大公之子王孫牟康叔子燮父唐叔之子俞俞伯並事

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

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與四國服事

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

吾。舊許是宅。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

吾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

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

不焚。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

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焚。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

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鉞。秘鉞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

柄。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

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

出。吾刃將斬矣。摩厲以須。王之濫應。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惜惜安和貌。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于難。

凡性有所好。要能斷然。決去爲難。耳。饋不食。寢不寐。數日而不能自克者。田千秋一言而立悟。固不可同日語也。事在前者易悟。事在後者難悟。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爲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其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

亾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

李密始事。昉得士心。而後乃稍離者。以功成而勢

驕也。兵志曰。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將苑曰。善

李密始事。昉得士心。而後乃稍離者。以功成而勢

驕也。兵志曰。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將苑曰。善

李密始事。昉得士心。而後乃稍離者。以功成而勢

驕也。兵志曰。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將苑曰。善

邦成時守令其人守其心之謂也。此言守令之難。守令之難。則以身後之有難則以身先之。用兵者善附民而已。

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所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

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

兵法曰。攻城者必有攻其心之法焉。行賞以招撫。亦攻心之道也。呂蒙之下南郡。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懷其恩澤。士無鬪志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重 劍開齋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及即位

李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圍許大夫蔡洧有寵于王。蔡人

者王之滅蔡也。其父歿焉。滅蔡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歿。王使與于

守而行。使洧守國。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龜中樂

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樂。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

郊竟。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常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

故蕞氏之族。及蕞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故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凡禍患之作。動成瘡痍。蘊畜既久。發于一朝也。時之未至。雖以翟義敬業之屬。共唱義聲。遠近響應。而身歿。儻為天下嘆者。欲以厚其毒也。盈而降罰。誠哉斯言乎。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歎也。

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朝吳。故蔡大夫。蔡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

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

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重 劍開齋

觀從之于蔡。子房之為韓。皆發難最早。深智遠慮

雪耻報怨。固稱首功哉。

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

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林。食蔡公之食。已徇于蔡。已

從。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

從之。許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

高歡之起兵也。詐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至為雪滄。執別而眾。皆不疑其詐。故相從。





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亾于諸侯，以聽

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

于楚。然丹子華乘王泐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為泐，順漢水南

至。芋尹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王人于華華宮

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

王。遇諸棘圍，以歸。棘里名，闢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

申亥氏。

楚圍與煬帝皆弑君父之賊也。二者皆志氣盈溢。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无 劍開齋

數擾其下。一縊于申亥，一縊于廣陵，使其居宮闕

之安，委腹心之佐，南向以臨天下，雖至無道謀之

者稍難也。乃輕棄根本而托跡草間，寄命人，手毋

亦天奪其鑒耶。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

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

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三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

王至矣。周備也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于哲。蔓成

使走告二子，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謂秦

也。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

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

居蔡者棄疾也，始謀者棄疾也。二子度其才不及

棄疾，則為秦伯之讓焉，是可免也。觀靈王封棄疾

而不及于子干，子哲則知非特國人與之，即楚靈亦

實畏之矣。

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不成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无 劍開齋

皆謂之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

靖國人。

馬燧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所過輒殺人。李抱玉

將無敢往，燧自請典辨具，乃先賂其酋，約得其旗

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歾囚給役，左右小

違令，即戮。歾虜大駭，張德遠之次秀州也，嘗夜坐

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傳劄

正彥，募害公賞格也。沒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

知順逆，豈以身爲賊用，特恐有後來者，須備之耳。  
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浚明日斬妖囚，徇于衆曰：  
此苗劉刺客也，死因用廣，若此楚之戮囚者，以時  
楚或到有事端，故須假請以安人心。  
楚人大驚，非此不得安靜耳。

使子旗爲令尹。子旗，楚人。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吳人敗徐之師。吳人敗

諸豫章，獲其五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舍舟于淮，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楚師淹久無功，聞楚國內亂，人心思歸，故吳人乘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幸 劍閣齋

瑕敗之。曰：五帥則無有免者矣。圍齊之師，將卒俱  
師久無功，故知之必當散。  
不得已。若楚靈不效，亦必自離潰。蓋民不堪命，  
士無鬪志也。將旣不爲效，效則志在得生，其將皆

可虜矣。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施恩惠，舍逋責，以寬民力。

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于殺奔疾，今召用之，明在君爲君之義。

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亦辭貴就賤。

召觀從與之以爵，而觀從願佐卜尹，亦辭貴就賤。

居散閒之位，不欲復與機事耳。及朝，吳在蔡，無桓  
譖之曰：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  
吳所以剪其翼也。乃知同始事之人，人主非謖達  
事或如元忠乃自處敗地，亦同此意也。  
大度者固不能無忌也。以熟知其短長也。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犖櫟之田。犖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

立故還。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鄭人請曰：聞諸道路，不須復賂故。

將命寡君以犖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王問

犖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幸 劍閣齋

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此知定之情實。

能爲楚患者，在陳蔡不在鄭。鄭田固不須歸，不論

鄭之已服，未服也。

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墓之初靈。王卜曰：余

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詭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

界，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投龜詭呼，豈有獲罪于天，獲罪于民而可以免者

乎。

初其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

群望星辰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

以辟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

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

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

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審識鬪韋龜屬成然焉

知其將立故託其子

棄疾之得立也以天命平王之立也以人謀不猶曾皇孫乎曾皇孫生數月而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巫蠱即起其孤露更甚于棄疾矣

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

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其同好惡故言如

市賈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

棄疾非不能舉事也推先子干以圖萬全耳事局

已定必將振而去之矣宣子以二子為同欲相成

而不知其必至于相圖也

取國有五難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

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葬而動可謂無

謀

太公曰然子干之事非無葬之難也知其前不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

又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

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亾無愛徵可謂無德

子干之入楚也無所短長有一觀從而不能用惑

于夜驚皇遽自殺不謂無謀哉

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棄疾并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遠民無怨心先

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據

神一也此亦芊姓之言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民無懷焉國無與焉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

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

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易氏之助有國高以

為內主上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

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

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

五人。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

為腹心。子犯。狐偃。有魏犢。買佗。以為股肱。魏犢。魏武

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藥

卻狐。先以為內主。謂樂枝。卻叔。狐突。先軫也。十九年。守志彌篤。

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

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其有寵于國。有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彙 劍閣齋

與主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

何以冀國。

其賢如是。棄疾亦令主也。乃入郢之禍。平王召之。

此何得與桓文比乎。然據叔向之言。所謂或推之。

或挽之。誠便于復國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聞公評閱

昭公

晉成虎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

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霸王何以無威。然所為霸王。譬之蛟龍也。其雲

雨皆其所自為也。故能小能大。屈伸變化。而人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劍閣齋

可測。若夫巴蛇吞象。其形非不大也。而人不畏之。

者。形雖大而質則異也。叔向之四千乘。亦為大而

已何足為威乎。叔向示弱于楚。而先盟。楚人示強

于諸侯。而大徵師。旅蓋皆以勢立。權不得已也。然

亦非有邁者之舉矣。

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

不可。吳子辭。乃還。

時吳雄視南服。故以水道詐辭。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

周公瑾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

懼甚無謂也以實計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

六萬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衆數雖多甚不足

畏瑜請以精兵五萬制之故尉繚子有曰名爲十

萬其實不過數萬耳蓋有十萬之衆者其出師料

不滿三萬有二十萬之衆者其出師料不滿六萬

所謂百萬數十萬皆號之也非實也聲實不可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工 創開齋

察也但當日三十萬人不知號之耶抑實數也春

秋用兵之盛未有踰四千乘者

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攝兼官也遂合諸侯于平丘

盟會有二有衣裳之會有兵車之會具司馬以從

兵車之會也自有衷甲者遂不得不具司馬以備

不測若夾谷之會孔子請左右司馬以從終却萊

夷是也

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

帳之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會損焉及會亦如之

晉用三十萬衆而鄭幕九張一示強以儆小一示

弱以順大也子產作事如凌風臺銖兩皆稱雖危

而不能傾也

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

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

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子

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三 創開齋

叔向不能禁其弟而以君命賜之子產亦云兄弟

而及此我從天所與皆無可如何語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任卿士劉

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告之以文辭董之以

武師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

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齊人懼叔向曰諸侯有間

矣不可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戢

其旆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平丘之盟。甲車四千乘。而諸侯畏晉。黃池之會。吳子布為方陳。勇怯皆應。而諸侯畏吳。二國俱夸其衆多。而不知威已殫矣。亦幸未嘗實用之耳。使實用之。其敗無疑也。蓋兵不論勝敗。當論巧拙。巧而敗。雖敗不失為巧。拙而勝。雖勝不掩其拙。兵事無有拙于茲役者。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四 刻開齋

以絕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牛雖瘠。饋于豚上。其畏不疚。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兩南蒯子仲為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

叔向晉之良也。以此命魯。亦可謂不擇音矣。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也。外僕掌次舍大夫也。子產使之速張。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

懼幕于所除地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

凡遇事詳整者。或失之遲鈍。各有能不能也。能者謂之堪物。

及盟。子產爭承。貢賦之次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子產之詞。強子貢之辭。達皆足以折服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五 刻開齋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米。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

水箭箭蓋脫而用之。可以取飲。司鐸射奉壺飲以水。承之也。淫蕩蕘則以錦賂守者。則以錦貨賂公。

行晉安于偷矣。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

書自著雍者決非正道也必因其不備或紆道繞之或取徑僻道也荀吳聞鮮虞不設備亦用間之效

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秋逐大獲而歸

險地不利車戰故荀吳毀車易地利于車戰故荀

吳驅衝蓋軍用有大扶胥名震駭輕車扶胥名電

擊而車戰有十害八勝有陷敵之功矣當春秋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夷狄皆徒兵弗能遇也故車得其用步兵百而當

一此亦步不敵車之証矣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

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

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司馬法曰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時楚平新

立或有新立而張其威者或有新立而養其力者

楚平繼靈王之後固當舒也

十四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歛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

春秋時最重盟誓使二子者先受盟而後圖之豈

不可耶而必辭盟辭盟則有不順之迹矣南蒯何

以不疑而舍之皆愚人之爲也故孔子曰要盟鬼

神弗聽所以破當時之惑也

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忌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

不逞欲請送子送使請期五日遂奔齊

三年聽命而不能有所成就乃請五日遂陰冀有

變亦可謂不度矣

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戲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

韓皙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

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凡作事要須量力故有其事甚大其名甚正而非



我力所得為者。君子不為也。當日三家勢已極重。

雖夫子之聖。公室終不得張。私家終不得弱。又豈

蒯力所及耶。然南蒯陽貨之屬。雖無益于公室。而

有害于私家。故君子猶有取焉爾。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

孔明駐漢中。魏主欲發兵攻之。孫資曰。不若但以

現兵分命大將。據諸要害。亦足以鎮靜疆場。百姓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楚子息

民正似此。

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單身也。救災患。宥孤

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勲。合親任良

物官。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者。亦

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兵誌曰。兵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民名在官。而實

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有空名而無實。外

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

之所以奪威也。此古今之至言也。蓋簡兵則兵自

精。息民則民自固。惟古之軍。民合而後。世兵與民

分。卒伍俱仰食于民。以民養兵。簡兵即所以息民。尤今日要策哉。

十五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種。

按水經註。漳水東逕晉陽城南。世謂之直陽城。非也。本鼓聚矣。左傳。晉滅鼓。子使沙陀守之者也。十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九 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繿守。

備

力未竭而請降焉。知非詐且請以城叛者亦未必是城主徒一人欲叛耳。豈遂得其要領故苟吳正辭以拒之使鼓人殺叛。我所執甚直則氣甚壯。我氣壯而敵氣已為我奪矣。夫圍城兵之下策久圍不下而城中有變欲為內應乃禱祠以求者穆子何為辭之以伐原示信。圍鼓示義大意本有所在不在於得城不可以常勢論也。此如趙襄子圍中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十

劉開齋

牟圍未降而城自壞襄子擊金而退之中牟聞其義乃降耳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

按晉書陶璜傳初霍弋之遣楊稷毛昺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我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待其限滿來降乃納之又劉曜率

眾圍京城索琳使其子潛乞降于曜。曜斬而送之曰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食未盡便可固守孤將兵久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及城降曜以索琳不忠戮之東市又祖逖牙門童建遣降于石勒勒斬之送首使于祖逖曰叛臣逃吏我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遣使報謝凡叛勒者逃亦不納此其義蓋昉于穆子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十一

劉開齋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息將焉用邑

荀吳之力必能克鼓故舉事一軌于正孔疏所謂自度其能獲故因以示義也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而牛僧儒以中國禦戎守信為上今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為詞遂詔西川不得納降此雖各有所執與漢甘陳之事何以異耶

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葢鞮歸。

義見說仁見親，勇見方信見信。此天下之正兵與

衆同好惡者也。宋曹武惠彬下江南，不戮一人而

宋太祖亦曰：寧不得江南，毋輕殺人。君臣之用心

所謂不嗜殺人能天下者乎。

十六 春，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

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主 劍開齋

也。

安定廬水胡劉超反，魏主遣陸侯鎮長安，侯單馬

之鎮，諭以成敗，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

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復選

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

為限，既飲，侯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蓋夷狄詭

詐以夷狄之道制夷狄，此中國之利也。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鄰人莒

入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

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

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五霸如夏之日，日當時若畏之，久而後乃思之也。

故非特王者令人思也，即霸亦令人思耳。

十七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屠蒯，晉

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莒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

祭也，其伐戎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主 劍開齋

按呂氏春秋云：莒弘謂劉康公曰：祈福于三塗而

受禮于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願公備之

也。劉康公乃傲戎車卒士以待之，莒弘可謂能審

矣。又齊桓公將伐衛也，則足高氣揚，有伐國之色

而衛姬知之，其將伐莒也，謀未發而東郭牙意之

故管子曰：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桓公

管仲雖善，匿不能隱矣。

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

兵事要須參伍參伍之以盡其變也故客容猛與  
陸渾氏甚睦于楚二者參伍之而知其必出於伐  
戎也必參伍而後可遙斷幾事文若公瑾之明鑒  
亦以此哉

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欲因晉以合勢

陸渾密邇王室周之患也晉以兵滅之實周之利  
周之警備非以防晉蓋嚴其備以收漁人之功耳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革其謀易其居使人不備也以此致勝者何可勝  
數所以聲東者恒擊西警南者多備非也

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

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  
帥師獻俘于文宮

時晉已不振故欲張大其事非事實也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

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

兵法以水助攻得上流是得水助也然所謂水助  
者或因水設巧若從上流囊沙決水之類故為得

水助豈有徒處形勢而漫謂必勝者耶惟上流則  
順流而下迎流而退進利而退難下流則逆流而

進順流而退進難而退易順逆難易之勢如此晉  
張昭謂孫權曰操軍沿江而下長江之險已與敵

共之當年操實據上流孫劉諸臣何嘗以上流為  
懼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攻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歿之

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歿楚師繼  
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舟師大多用風用火船大則鬪風力風烈則縱火  
勢也子魚志在克敵故冒死當先軍士爭進

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隄炭陳  
以待命隄出入道也炭火也置火滿于隄道之間師結為陣以待楚命言其守之嚴密

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隄炭陳  
以待命隄出入道也炭火也置火滿于隄道之間師結為陣以待楚命言其守之嚴密

吳公子光請于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

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眾許之

時吳欲轉敗為勝非激以救死眾不為用而非出

奇計楚不可勝也

使長鬣者三人詐為楚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

石勒將北渡棘瀆懼向水邀之張賓聞水船盡在

濱中未上枋內故簡壯勇襲取水船兀術軍江南

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鈞授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徒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二道出其

背每縋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蹙

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

此三人而有萬人之用宋劉錡夜遣人斫虜營是

夕電光四起錡命光中見辨髮者即斬之梁太祖

于晉也選深目蛇鬚貌如沙陀者二人牧馬于道

側因雜其間晉軍大驚皆得力于二三人也

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後越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蘇臺徙其大

舟即餘皇也宋文帝時桓護之從王玄謨攻滑臺

玄謨既敗魏以鐵鑊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護

之每至鑊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惟失一

軻餘舟俱全蓋水戰舟楫盛于王潛伐吳楊素伐

陳如連舫大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五牙艦高百

餘丈容戰士八百餘人者使公瑾子敬復生恐蔽

江而下亦可燒而走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七 劉開濟

十八 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

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七日其火作乎

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木火母故曰火之始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

陳鄭皆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

故辭不所備多在此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

去情不欲令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

宮鄭祖廟巡行宗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至禘

廟不得使火及之於周廟告于先君禘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使

府人庫人各傲其事府庫貨財所聚故

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出舊宮人實諸火所不及司馬

司寇列居火道司馬主兵司寇主刑行火所燬燬也

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

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郊人助祝史除

於國北郊外之人助大祝大史除治禳火於玄冥回

禱禱玄冥水神祁于四鄰鄰城也城積土陰書焚室而

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大 劍開齋

管仲子產孔明景畧古今得君行政無有踰四子

者而四子經國之才亦不甚相遠也

六月邠人藉稻邠姪姓國也其邠人將閉

門邠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遂入之盡俘以歸邠

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邠邠莊公及邠夫人而舍其

女

以藉稻而亡國故國亡而天下俱憐之觀邠子從

帑畧無故國山河之恨豈亦以愚自全者歟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稷禳于四方振除火災

乃簡兵大蒐為蒐除治兵于廟城內火之作也子產

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

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

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之有災寡君之

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

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

敝邑失政天降之災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尤 劍開齋

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墜走在

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有災而備何為責人晉人識度劣于子產遠甚宜

其適為鄭所輕也

楚左師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與鄭讐敵也而居楚

地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鄭方有

令政

鄭小國也子產相而大國畏之故曰方有令政

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

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

圖之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楚以葉與許

此專論形勢然晉鄭雖合豈能遂至于葉耶至葉

而不能庇猶之逋逃者納人于堂壁而不能匿乃

匿之于門外也是豈可以為國乎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

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王 劉開濟

合前後兩事觀之則知其不能及人矣保家與保

國異自完以為保而其國已弱矣此楚所以不復

振也以楚懲靈王之失故不爭諸侯而先自完也

其志在內故不在外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南夷也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

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

而實大子焉今襄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

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

無極欲疎害太子耳此與驪姬說置太子曲沃二

公子居屈蒲同然晉雖內亂而封疆以啓矣太子

建之居城父乃未能有以張楚將無其事未久又

未能如申生數將兵征伐耶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彰莒邑也使孫書伐之

書傳無字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發婦及

老託于紀彰紡焉以度而去之

東觀記云海曲有呂母欲為子報仇乃益釀醇酒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王 劉開濟

少年來沽者貰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後聚數百

人與呂母入海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

及師至則投諸外投擲城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

夜繼而登

朱序拒符丕號為夫人之城吐蕃取維州亦一婦

人之力故城守之難在于備內不在于備外也按

傳言投諸外者當是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于外

婦人則隨之而出獻之子占者將婦人獻之子占

也師則因繩在城而夜緹登焉劉炫以唯投繩城  
外婦人不出非也

登者六十人緹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  
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敵氣十伯倍而守者之氣不半焉故啓門而出也

此皆先事無備而臨事震于虛聲蓋高發始伐莒  
而莒子即走紀乘夜鼓譟而莒子又啓門而奔莒

子善走者也兵法曰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走夫登者絕絕而鼓譟此主人之利害之不利也

何爲懼而奔耶使客已上城而內不亂則登者必

將殲焉甚矣其不善守也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晉吳滅州來子旗

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

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

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于外民樂

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茲轉忘

寢與食非撫之也

所謂撫民者若句踐之弔成問喪王剪李牧之投

石超距可謂能撫民矣不然亦日就朽敝而已豈

曰能撫民哉

令尹子瑕言蹶繇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

市於色者楚之謂矣猶忿于室家而舍前之忿可也

乃歸蹶繇

楚平意欲結好于吳故歸其弟子瑕之言因勢利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導耳

二十 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

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

集矣王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

城曲沃而申生歿城城父而建誅

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彘不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

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

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能



苟貳。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漢巫蠱事起，愒未有以奮揚之言告丞相者。苟能

如奮揚則遲之，以待武帝之悟，太子得全矣。何至

發兵斬捕，以成君父之過哉。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

之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

尚謂其弟員也。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曰：爾適吳，我將歸死。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子盾 剗開齋

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

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伍尚歸，奢聞員不

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

楚之利於州于。

子胥之亡也，初從太子建于鄭，其意欲為太子謀

入國。若晉惠文二公之事也。假使平王沒而太子

得入，子胥所報者不過無極而已。豈能警平王耶？

于是知鞭墓之舉非子胥本心也。及太子為鄭所

殺，子胥之始圖不就矣。故奔吳以求報楚。吳既入

楚，子胥終無反楚之事矣。故鞭墓以報怨，又以明

其絕楚也。故太子建之死，乃楚之不幸也。

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

將有他志。用事，故破其謀。余始為之求士，而鄙以

待之。建勇士以求入，乃見鱗設諸焉，而耕于鄙。

子胥初入吳，志在報楚而已。公子光之爭國，其事

之成與否，非羈旅之人所當與。故進專諸以適公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子盾 剗開齋

子光之意，而身退耕，不為公子容。如其事不成，則

不與其難，可謂有深謀。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縶，公兄也。齊豹，齊惡

寇與鄆邑，有役則反之。紮定不良，故有役則

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

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

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子壽。公孟有事

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惟於門外，而伏

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

出亦如前車寘戈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闕中

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

孟之有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衛門慶比御

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駘駟乘

于公鴻駟駘復就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

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五 劍閣齋

門不欲令踰而從公出公如死鳥死鳥析朱鉏宵

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之孫青項公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

君也乃將事焉以其良馬見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振

夜振行主人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請以除

疾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

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

已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

謀故公先與喜

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

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閏月戊辰殺宣姜衛

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賜析朱鉏謚曰成子從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

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

齊氏之燭如火之燎原不可向迺北宮喜與之始

禍乃以其宰不與謀誤殺渠子為首功禍福之

轉決于俄頃亦危矣哉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五 劍閣齋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疾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則多疾焉故寬難疾

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

澤澤中劫

馬援云擊賊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然蟣

蝨無所復依又梁統對尚書狀曰三輔盜賊郡輩

並起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予

謂此特小寇耳。張敞虞詡皆饒為之。若赤眉黃巾之屬，又非可一槩論也。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澤中劫人，常情不以為慮。遽興兵盡殺之，則民自不為盜。此後世治盜之繩墨也。况鄭小國也，而又

行寬政，則民狎之不可為國矣。蓋盜之熾，緣于民之狎也。狎則不見盜之害，故相從為盜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三

刑罰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威克愛者，濟治國之道也。而治軍為尤。其第愛施

於前，威設於後，或愛救於後，威施於前，各有所宜。

即尚書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之說，未可盡執耳。而

衛公論兵以為愛施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者，

當非極則也。

二十 宋華費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為少司馬，多

僚為御士，與驅相惡。乃譖諸公曰：驅將納亡人。

公懼，使侍人召司馬。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

馬。使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

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田孟諸而遣

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

之。句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僚

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不如亡也。

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五

刑罰

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

家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

華輕禦諸橫。宋國睢陽縣南有橫平。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

宋東城。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故城桑林

以宋小國而華氏功名太盛，父子俱為司馬，此所

以召亂也。史不云乎？功名者，人情所甚重也。苟能

輕其所重，則可以免于禍矣。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齊烏枝鳴戍宋

齊助宋戍守、厨人濮曰濮宋厨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

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

主利固守客利速戰厨人濮之速决者以敵人遠

來行列未定可擊也

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

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獲其二帥公子苦雉

假州員吳大夫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手 劉開濟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曹操曰交將合也張

預曰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

濮之破華氏是也

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

華登救敗於戰而宋師恃勝不戒為華登所敗也

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炊而不能送亡君請

待之待復戰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微識衆從之

鄭玄曰徽號旌旗之名也戰國秦伐齊齊使童子

將與秦交和而舍童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是

也

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下而巡之曰國亡

君歿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

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歿莫如去備彼多兵矣

薛仁貴征遼東兵僅三千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

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又吐蕃圖靈州李抱玉

遣右軍都將李晟將兵五千擊之晟曰以衆則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手 劉開濟

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焚其

積聚吐蕃乃解去乃知衆而不用命誠不若少而

齊致歿也

請皆用劔從之

凡兵長短相濟劔太短則不及考工記云攻國之

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

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

是故兵欲長晁錯曰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

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荻竹蕭草木蒙龍。枝葉交接。此矛鉞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華氏北是佯退以誘我軍而我即之。此敗道也。幸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圭 劍開齊

厨人濮出奇以勝之耳。此用奪之法也。事有與此相類而相反者。隋末楊玄感反。衛文升與玄感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息。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文昇大敗。故厨人濮之智足以勝敵。而不可以撼節制之師。楊玄感之術足以怠敵。而亦足以致我軍之亂也。

崔儛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邑。而助公戰。華氏居于公里亦如之。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儛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為軍。不皆小忿。

然其足為戰累者。以其知我之情實而輸之于敵也。苗賁皇在楚。伯州犁在晉。兩軍皆曰。有國士在。不可忽矣。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

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地。朱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魏。鄭翩華氏黨。鶴魏皆陳名。

武經摠要云。鴈行陣者。乃太公三才之天陳。于卦屬乾宮。則孫子之鴈行陣。吳起之魏鶴陣。諸葛亮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圭 劍開齊

之衡陣。以其連接如秤衡也。左傳曰。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魏。是也。軍中凡舉鵬旗九鼓。則陣之背城向敵。易斷繞人。則利為鴈行。可以勝方陣。鴈行前銳。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經曰。厚而正者。堅當選勇力。脇其兩旁。故鴈行勝方陣也。許洞云。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棲。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棲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

知便此其要也。唐李靖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謂

古聖人詭設之名。李筌以天圓地方風銳其首雲

左右向而垂飛龍盤屈虎張兩翼蛇形宛轉鳥翔

為突擊之勢以配四奇四正之位而後人以爲二

李實未知八陣之義將安所折衷耶

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子祿向宜干犢御呂封人華豹

張句為右呂封人華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

友之及還將注豹則關矣注傳矢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三箇 劍開齋

相余平公公子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

鄙狎更也城謂豹曰若不抽矢豹止城射之殪豹

殺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故射疏及遠則弗能

當今華豹與子城交語而射則是相去不遠也豹

不能中子城友為子城所中此輕發苟射之過

張句抽受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

矣句干犢請一矢干犢城曰余言汝於君欲

對曰不亦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

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殪又大敗華氏圍諸南里

嘗疑左氏所載戰事多雜碎若兩三人相搏者豈

大軍相對中間紛綸不接定如此耶抑古以車今

以步騎其法不同故耶

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貍曰吾為欒氏矣貍曰子無我

廷音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貍以車十五

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爨而送之乃復入

人南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三箇 劍開齋

時諸侯弱家臣強故私家皆養矣士觀其身親突

圍一出入此非驍果之夫衝鋒陷堅不能脫也

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犯楚諸侯唯宋

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

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昧大義而守小信者春秋中蓋亦多矣要之守信

亦是飾詞推其本懷直欲釋君助臣耳

左氏兵法卷之十四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閣公評閱

昭公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莒大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夫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

所謂其求不多者非必是要求貨賂總是易與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一 劍閣齋

帥賤勝之不足為雄不若下之且小國雖勝猶有

後患下之所以弭患也若不勝其忿而決於一戰

大國討焉國人之心反離矣故莒子勝齊而莒人

大惡其君蓋所處之地不堪競也

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

盟盟於稷門之外齊城門也莒人於是乎大惡其君

莒子不忍忿忿之心以身輕觸齊怒及齊伐莒為

行成之計親以其身試虎狼之窟焉雖幸而獲全

實危道也蓋民心一失不可收拾即其行成必也  
恤民之說而國人非嬰兒身獸不以美言小數動也  
故人主作事貴乎謀始

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寡君請

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嬖于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

君若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楚人患之諸侯

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

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

請出之宋人從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二 劍閣齋

觀華氏以十五乘徒七十人而出入重圍兵不敢

迫則知皆精銳也圍中英俊豪傑堅甲利兵勁弩

強矢決一死戰而楚又為之應援是救必能開之

守必能出之救有餘于守守有餘于戍矣耶不闕

圍使之逸出謂我力自能禁之使不出耶固不如

出之以為楚功且諸侯之師久役於外亦非得已

苟有以藉手孰肯終竭死力者諸侯之固請宋人

之順從皆能審量已力者也。

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驅華登皇奄傷省滅士平

出奔楚華驅已下五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代華

邊印為大司徒印平公曾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

幾為左師代向樂大心為右師代華樂輓為大司寇

以靖國人

華氏自相攻所以去之易三桓自相比所以去之

難其成與敗皆有其勢矣

左氏兵法測要人卷之十五 三 劍開齋

晉之取鼓也在十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叛

虞屬鮮六月荀吳畧東陽畧行也東陽晉之山使師偽

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遂襲鼓滅

之

南虜為邊患馬隆討之命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

者虜以隆無征討意眾遂懈隆因擊破之又陶侃

為武昌太守山夷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

以誘之劫果至生擒之此皆荀吳之智也

以鼓子為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

鼓人善叛故中行穆子之圍鼓也欲以德服之既

服而又叛則知德不足以懷矣故以權道取之非

前後相反也其勢異矣兵法所謂逆詐必用權服

也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

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三以逐劉子伯壬戌

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

左氏兵法測要人卷之十五 四 劍開齋

以如莊宮王子還不欲使單癸亥單子出失王故王

子還與召莊公謀召伯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

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

克頃子樊齊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及領大盟而

復領周地欲重盟今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

乙丑奔於平時知王子還欲群王子追之群王子黨

單子殺還姑發弱駸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子

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



辛未華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平公

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

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子馬。

天之廢興寧有定哉。或張之將以弛之也。或亡之

將以興之也。閔馬父之言非篤論矣。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

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處于

守城距盟百工於平宮。辛卯。鄆盼伐皇。鄆盼子大敗

于朝。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獲鄆盼。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鄆八月辛酉。司徒醜

以王師敗績於前城。醜悼王司徒前百工叛。

百工甫盟而復叛。首鼠兩端。此庸人常態。是時百

官無常。主惟彊者是依。若五代時馮瀛王之類。朝

於此處勸進。暮於彼處勸進。亦無可奈何耳。

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為單庚午。反伐之。反伐

辛未。伐東圍。百工所在洛陽冬十月丁巳。晉藉談荀

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亦屬也。五州為鄉。及焦瑕。温

原之師。焦瑕温原以納王於王城。

劉單以王子處守王城。而躬在行間。馳驅四方。可

謂勤矣。乃功將成。而師復敗。悼王遽卒。殆天心未

厭亂耶。

庚申。單子劉奮以王師敗績於郊。前城人敗陸渾于

社。社前城子朝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雖未即位。周已

丑。敬王即位。敬王猛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十二月庚

戌。晉藉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於陰。藉談於侯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氏。荀躒于谿泉。賈辛所軍。鞏縣次于社。司馬督王師

軍于汜。于鮮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

據註所言。是以二軍而軍七邑也。兵固貴分。然善

用兵者。譬之常山之蛇。首尾中交。應也。今散如列

星。分綴遠近。不知果有是理。耶。且兵之貴分者。以

彼寡我衆。則宜分。衆寡彼我相敵。則宜分。或我寡

彼衆。而能以奇計取勝。則當分。今觀周晉之師。既

未能出奇。且其所遣之師。惟調發四邑。及陸渾之

戎則非重。兵可知業已為子朝所敗，不過收拾喪敗之餘，不聞晉復發兵也。當二師既敗，其數必不眾多，豈得分布七邑？予謂必是二師遙為聲援，相機以決進止。故今日軍侯氏，明日軍谿泉，駐軍則于社耳。王師亦猶是此稍近理也。按宋史張威用兵最善分恒，以意創法，名撤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數十簇，金人從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分合數變，金人失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七 制開講

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然是乃對陣之分合與行兵分合又不同耳。

閏月晉其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

軍共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

觀此則明是兩道進兵，犄角之勢。一攻其西，一軍其東，遙相聲援，使敵牽制而不知所計也。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王師晉師也癸卯郊鄰

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中郊鄆二邑皆子朝所得。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王使告間庚戌還。時周衰晉強，晉師援周，資糧扉屨之費，周必患苦不繼，故有急則欲藉其力而稍間，則惟恐其去之不速，不然告間之使一何太迫耶。

邾人城翼。翼邾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公孫

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

山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謂此山道下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八 制開講

雨將不出是不歸也。其終不取道山南者，恐遇雨不能即去，而魯遣人要之耳。不然何以為不出不歸耶。

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殊絕邾師過之，乃推而壓之。壓仆也及邾師既過斷木之地

乃推斷木而壓仆于地，以絕邾師走路。

馬燧與田悅隔漳水，軍不得渡，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鎖絕中流，實以土囊，水稍淺，諸軍得渡，陳將吳

明徹堰溝水灌徐州。王執引兵先據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鑊貫車輪。繫以大石。沉之清水。橫斷陳船。方欲密決其堰。明徹乃破堰遽退。冀乘大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船並碍於車輪。不得過。執感之。俱就擒。獲蓋敵以計困我。我必乖其所之。使敵反為我困焉。若明知其謀而無所以制之者。古人所云未之思也。

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九 劍關齋

既知魯將御我。則當用奇計脫歸。蓋循山而南。則圯地也。自離姑而取道武城。則重地也。若夫既塞其前。又斷其後。是死地矣。法曰。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又曰。入深則不懼。使三大夫忿而死。戰魯人以殺之。無名且致懼於晉之致討。自可以免。若束手就擒。是大辱國而使魯之計得也。

叔孫婍如晉。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

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乃弗與。

昭子既在晉矣。雖執兵而朝。亦復何能為。徒示弱耳。故不如以必死愧晉。晉未欲絕魯。必不執以送邾。理勢自然。不足為勇。既執叔孫與邾。邾亦必不敢加害邾之。自為謀。必不以其國為償也。徒足明晉之非禮耳。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十 劍關齋

王子朝入於尹。癸未。尹圍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分兵有後援不至。前軍致敗者。有前軍既敗。後軍氣奪者。高歡伐西魏。皆以為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前。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乘之。高歡弗聽。敗於沙苑。此分之利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別營。光武大驚曰。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此分之害也。分兵有緩

急傳紀先至者必當年有期會而單于朱於輕也

已丑召伯真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于劉子

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於左巷秋

七月鄆羅納諸莊官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鄆甲

子尹辛取西關丙寅攻蒯蒯潰

破京邑則勢危入王城則復熾固在乎憑據哉時

敬王惟藉劉單而子朝之黨與實繁則敬王無寵

而子朝恃寵故附之者衆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莒子夷與盧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身存帥國人

逐之身存莒大夫

干將莫邪天下之利器也苟非其人佩之者恒凶

芒子以人為戲所謂無道之主則去之者非耶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今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及諸侯之

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子瑕即今

尹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燬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

孔明既卒雖魏延揚儀皆在行間終不能進兵與

魏相持况子瑕威望不及孔明而行間將帥又不

如楊魏者耶帥卒師燬楚軍固已先敗矣何以知

薳越之不能以師燬而知之也燬者楚師自燬也

即此可占軍政之不戒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

不獲已是以來

尉繚子曰凡諸侯之助我戰其兵來者無不謂其

將曰無為人下先戰如駑馬鬻與肉逐何能紹吾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氣哉此善喻也觀公子之言春秋已為通病故尉

繚子論兵有道勝有威勝有力勝畏楚則近於威

力乃皆小國而又不獲已焉是威與力易殫矣

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勿而

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

師燬帥賤多寵政令不一薳越非正卿軍多寵人

孫子曰卒強吏弱曰弛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

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若雞父之役公

子光之料楚是也。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小國連橫定不同心。當視其能制之否耳。師又無所利。

同役而不同心。最為軍患。若唐九節度之師也。故

令之以文。濟之以武。上下同欲。是謂必取。按古之

能將。每以賊眾為喜。以其莫相歸服。軍無適主。則

一舉可滅耳。

帥賤而不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

將輕則國輕。人主重推轂。所以重國也。為將未有

秦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圭

劍圖

無大威命。而可克敵者。故兵有六敗。孫子一曰。吏

弱。一曰。將弱。一曰。大吏怒而不服。皆無威命之過。

按許洞云。將有威德。謂之氣勢。將無威德。謂之輕

勢。夫將之道。威也。輕則勢失。安得不覆軍敗將哉。

分師先犯小國。掩其不備而突擊也。兵志曰。敵有

輕勢者。可以突之。

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

乃搃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

此攻瑕之道。但強弱勢也。堅瑕形也。敵恒有以此

詐我者。又須審察。太宗謂羣臣曰。朕自與兵。每執

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陳。即知強弱。嘗以我弱對

其強。以我強對其弱。敵犯我弱。追奔不踰數十步。

我擊其弱。必突過其陳。自背反擊之。無不潰。多用

此而制勝。思得其利深也。太宗之難難於習觀其

陳。即知強弱。而不為人所詐。

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圭

劍圖

去備薄威。所以誘敵。敵陳整旅。為不可敗。以先者

餌敵。縱橫為變。亦易於撓亂。故後必繼之。以整輕

重疎密之間。既制勝在我。而又屹然不可敗。此為

百全之道。

戊辰晦。戰于雞父。

遣兵忌晦。傳每紀晦戰者。以見兵不厭詐。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以不習戰。

漢擊匈奴。必發死罪囚徒。平時既未訓練。不知何

以用之能不走也。越敗吳於檣李，以罪人三千，屬劍於頸，亦乘吳未陳，蓋以輕師餌人，雖是致敵之要，或我師未能盡曉將意，時反為敵所乘，惟以罪囚誘敵，則我師皆能識之，迨其鬪亂，自當爭奮矣。三國爭之。

三國不同心故爭，且諸國之君大夫非狂則頑，無有知其為餌者。孫子曰：亂而取之。張預曰：詐為紛亂誘而取之也。又曰：半進半退者誘也。張預曰：詐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為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用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是也。唐太宗率王威等討歷山飛賊，賊衆多，與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為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為大陣。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為小陣，陣中饗識所為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陣居前，盛張旌旗，賊衆遙看以為帝所在，乃帥精騎競來赴威，及見輜重皆來爭之，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而前夾

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吳為三軍以繫於後。

三軍者正兵也，罪人者奇兵也。以罪人為奇兵，所為無用之用也。法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又曰：奇兵或先或後，蓋先正而後奇者常也，先奇而後正者變也。

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

以王為中軍，而王子為左右翼。若論貴賤，雖令尹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而在弗能當也。但人主恒不習兵，而吳之公子皆善兵者，自巫臣通吳為上國，教之戰陳，吳是以日習於兵，爭雄上國耳。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

或奔或止者，囚之常也。或見之而笑，或見之而驚，不意其卒奔我軍也。其奔我軍，則我軍必亂，故即其或奔或止已收死囚之用矣。後越用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即此智也。考行兵用武，多用古法，夫將

苟徒勇之夫即順用古法已足成功若稍有志慮者則泥古不足以集事許洞云貴為反古之事乃新智也故曰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此非欺人之言也夫閉門造軌而天下合轍固也若夫行九軌之道而曰必踐跡焉者我不信矣

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

三國不整故亂吳度三國易擾亂也故乘亂擊之

所謂亂而取之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七 劍淵齋

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許蔡頓也楚師大奔

兵之難難於靜也我欲靜而敵使我不得靜也敵以我為輕也當有輕之用不然則持之以重任吳

兩縱囚焉楚與諸國能不動如山則吳之伎窮伎窮則勢絀彼此勝負未可知也惟楚與諸國觸之

即亂則吳計行吳計得行則楚勢自絀夫吳之用虛也有迎刃之勢因胡沈陳之師而許蔡頓奔因

許蔡頓而楚師大奔皆借力于人者也善夫孫子之言兵也如决積水于千仞之溪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因勢利導不假于多力也

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未陳而戰乃出敵不意太公所謂兵勝之術而孫

子所云勢險節短莫神于不意也當日若陳而戰便失事機利于速决豈能待楚之陳哉凡平坦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太 劍淵齋

方布汚叙則圓形左右俱高則張翼後高前下則設衝此陳之常也不待陳而勝之此勝敵之巧也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為屋所壓而死莫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劉盆謂父獻公周之亡也其三川震

必大克敬王居狄泉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城東

有懈心矣故因天變而勉劉子亦以示武于下也

楚大子建之母在郢。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

之。冬十一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

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

夫人召吳而取寶器以歸。是大辱楚也。楚之君臣

不早為區處。致有斯辱。

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

註以為徼者。要其勝負也。予謂非也。追之不及。乃

遂伐吳以徼之。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也。此非司馬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尤 劍開濟

所能耳。

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

死也。乃縊于遠澨。

司馬畏吳如虎。與其自殺。毋寧邀之而歿于敵乎。

而終不欲再敗。君子猶取其量力。然以必死之心。

決戰。勝可必也。強弱何定之有。

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句。城郢。已築郢城矣。今

畏吳復增。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

也。

城郢亦未必非。但斯時楚之君臣。邊境不保。其所

憑恃者。惟此城耳。且懼吳太過。則志沮氣奪。君子

知其必折于吳矣。譬虎之食人。乘人之畏也。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甲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

鄰。諸侯甲守在四竟。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

甲之不獲。能無亡乎。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

集。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干 劍開濟

註曰。走集者。邊境之壘壁。蓋設險于四境。門戶之

守也。城郢堂與之守也。門戶不固。而欲堂與之全

不可得矣。

親其民人。明其五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完其守備。以待不

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若敖盼冒。至

于武文。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圻。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

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一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後五戰及郢。竟符其言。則是有城而不能守也。蓋



古今亡國者多矣。何嘗不有高城深池哉。惟天造草昧之時。雖小足以自立。自不須城及國勢傾危。則土地之大。人民之多。不為我用。而徒足為我累。故或失於土崩。或失於瓦解。然亦有守一城而得全勢者。敵人乘勝遠來。所向皆下一。遇堅城圍守不拔。則其餘列城稍稍足以自完。而我為主敵為客。師久變生。不能善其歸矣。城郢之意。或亦在此。惜子囊之材。又非能扼要以困人者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辛 制開齋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嚭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洵之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郟。

度當日之形勢。所為修德亦甚難。即是舉動合宜。不輕不擾耳。若前者敬王新立。內難未除。方恃外援。而空遠之中遣使告間。亦是失處。

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蹏待於門內。蹏叔孫。曰。余左顧而欬。欬逆。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已故謀。

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叔孫受禮而歸。

殺士伯叔孫將無歸耶。或家臣恐晉害叔孫而預為嚴備。使士伯不敢加害。此慮患之過非事實也。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隨攻隨潰。此守者不盡職也。是時周衰。乏才。凡守土者皆闕茸庸流。故寇兵之來自不能禦。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壬 制開齋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

此伯主之職也。鄭不同謀。則慢鄭直任之。則僭。惟大叔之詞為得宜矣。曰。小國懼而大國憂也。

抑人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壘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韓起乃徵。

韓起乃徵

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晉所以遲遲者以東西二王未知其曲直又未知

孰當成事也期以明年則大事將判蓋欲少出師

而收漁人之功也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

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

而獻之又變為玉與之東嘗陰不佞敬王大

用于河而得諸河上既化為石復化為玉又何其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異耶意天未厭周故自有神靈也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

墨子載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則知楚于

舟戰自非素習也吳越軍于江子胥以船軍比陸

軍大翼當陸軍之車小翼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

樓船者當行樓車船者當輕足驃騎武經總要云

張兵威畜器械以樓船大楹為先趨便利立功効

則走舸海鵲為其用又李綱守江淮事宜以帥府

宜別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軍次要郡別

置水兵半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善波操舟便

利之人充之蓋水陸二軍各有利害而本朝咸繼

光以為水軍更多一舟險使能訓練尤易成功當

是確論乃或謂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

之上舸軻各進不復相關非萬全之計者何耶

沈尹成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

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犴勞王于豫章之汭汭水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

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圍陽而還圍陽楚地吳

人踵楚而邊人不備

吳人不禦楚而潛師以踵楚軍此如慕容垂之躡

桓温也楚如倦飛之身已不能應而吳如新羈之

馬自不可禦矣凡行兵須置踵軍以通聲息尉繚

子有踵軍在軍之前太公曰審知敵人所在則武

衝為壘而前又置兩踵軍于後遠者百里近者五

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今吳得踵楚軍而邊人  
不備。則是踵軍之制不設也。

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

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也。幾如是而不及郢。

沈尹戌于城郢也。于楚之畧吳也。皆知郢之將亡。

亡郢是亡國也。其時吳焰方張。楚威未殫。何遽得

此不祥之語哉。于城郢而知郢之將亡。昧其本也。

於滅巢而知師之及郢。虞其漸也。良臣憂國之言。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圭 劍開齋

猶影與響矣。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納王。天下之大義也。曰將納王者。未必然之詞也。

時天下無伯。而列國之大夫勉強于一來。雖各美

而義正。君子譏之。其譏之者。非特以其慢也。納王

而以期布告諸侯。則子朝之黨得為之備矣。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亥之公兄平子庶叔父公

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

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及季妣與饗人檀通。妣公懼

若公思展申乃訴于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

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下。而執夜姑。殺之。公若泣

而哀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芥

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

郈氏。以自益。故郈昭伯亦怨平子。

搔瓜細事也。而至于兵爭。金距兒戲也。而至于相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圭 劍開齋

賊兵端靡不起于微而成于巨也。

臧昭伯之從弟會。臧為子。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

氏執旗。平子怒。拘臧氏老。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

于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

為告公果。公貴。果為弟。公果公貴使侍人撩袒告公。

公寢。將以戈擊之。昭公伴怒將以戈擊撩袒。乃走。公曰。執之。亦無

命也。獨言執之無勅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

果貴又使撩袒如前言之。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

人之所及也。

觀昭公不告櫟祖亦自不淺露若與細人謀之則

必漏言而季氏必先圖昭公魯再有鍾巫之禍矣

即求出奔豈可得哉

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邠孫邠孫以可

勸告子家懿伯子家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

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

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辭曰臣與聞命

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

諸公子皆怨平子而又得臧氏之助宜若可為也

終不能勝季氏者所謂宅根深而用物弘也夫范

睢以羈旅之人而間秦相太后其勢之逆百倍于

魯事而能行其說奪其權者以范睢有智術而昭

王果斷有餘也玄德受密詔誅曹公事竟不成此

等事固有極難者耶

叔孫昭子如闕闕魯地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

平子登臺而請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請

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

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

平子之請許也緩以待日入則難作耳故子家羈

致慮于日入也夫昭公之于季氏也即許之亦自

無益平子終當悔耳但許之而季氏食言則曲歸

于季氏矣今數請不許既以堅季氏之黨而又令

孟氏叔孫氏有唇齒之懼變之作也可立而待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公使邠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于其慈

曰若之何莫對又曰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

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

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公徒釋甲執水而踞言無戰心

蓋或云積九是箭筒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

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邠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

伐公徒

時魯民皆已歸于私家所謂公徒者蓋亦無幾矣

不然則名為公徒實私人耳方將問公之不暇孰能緩急用命耶

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子家子曰不如早之晉弗從

時晉大夫賄賂公行故季氏得遣人行貨若擇所從在此猶在彼也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曰人誰不歿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生歿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故命執適公館者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

昭子信平子之言亦大不智此不過紕于大義聊以置對耳豈平子本情而遠為所欺哉

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展魯大夫公使昭子自鑄歸兵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歿戊辰卒恥為平子所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而歸公徒執之乘騎也欲與昭公騎馬輕歸

大約公徒有二非季氏之私人即昭公之私人季之私人固奉季之意旨而不欲公歸若公之私人則又相與謀攻季氏公若反國將季之疾從亡者必甚矣是從亡之人亦不利公之人也其後季氏請公以一乘歸而從亡之人堅持之公是以卒不歸公徒之欲殺昭子者此意也齊神武既立魏主而反于晉陽魏主之倖臣斛斯椿等不便神武而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若臣既已有陳矣又可者生其上乎

諧之于魏主魏主便圖神武不克而入關中神武數十啓請魏主而終不見答蓋為椿等所持也昭公出亡與此事相類其後昭公沒雖子家羈無怨于季氏而竟不復入其他可知也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于朝黨東訾敬王邑

觀孫子載火攻一篇知古人固重火攻也孫子所云則是焚其營壘文公此役以火攻城當如今之焚燒關廂其攻而弗能克者必其中有善守者也

按敵如用火攻城門。法下濕沙滅之。切勿以水。水加則焰愈熾。而古乃有用水袋水囊以沃之者。

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 皆季氏 以幣錦二兩。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家民。

易懷 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齧。子猶。梁丘據。能貨子 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五千庾凡八千斛。高齧以錦示子猶。

子猶欲之齧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陳之以百兩為數。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君

若待於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上焉若可師有濟也。

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

即齊侯身在行間而諸大夫貪平子貨賂必不獲濟也。但奉人之君伐人之國事成其國可分即事

不成其地可割也。其為利也豈特純錦百兩哉甚矣齊大夫之鄙也。

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三 劍閣齋

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平子故為大度。

平子威福得行。雖不必納質而朝自竭死力。若與昭公謀雖納質而終不為用也。

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敵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詐齊師言欲降。

史思明陷洛陽李抱玉守南城乃給賊曰吾明日當降賊歛軍以待抱玉因得繕完守備明日堅壁

請戰出奇兵擊破賊此用計緩之也。非徒使我得自為備以敵。既為我詐始而信我則必懈懈可擊也。既為我所欺則必憤憤可擊也。是以善守者或示強於敵或見弱於敵所謂計定於內耳。若齊魯

之事則非緩之以決一死戰者以與齊行成許之而曲意順從則弱形見乘此其勢示于齊使齊

君知三家之不可凌則齊魯之用策甚堅耳。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眾

以厭眾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三 劍閣齋

伐其飲馬者以試其堅瑕而城中之人不知吾謀見齊師可擊則氣壯而守益堅矣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魯地

後人多有效此者張睢陽亦出此獨以成賞齊師

公孫朝有大功于季亦猶睢陽之障江淮矣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齊子淵捷逐之射之中楯瓦瓦楯

繇胸汰輞七入者三寸入楯瓦也胸車輓輞車輓繇過也汰矢激七矢鏃也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斬鞅者非子淵斬鞅也聲子射齊子馬斷鞅也

人以為駸戾也而助之人魯人也駸戾叔孫氏司馬子車曰齊人

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魯人之先助淵捷者知其誤將擊之子車射之殪

其御曰又之又欲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

齊子之射聲子則中楯瓦聲子之於齊子則射馬

斬鞅蓋齊既受賂不欲實有加於魯而魯亦不欲

深齊之怒故射而不親也二子皆善射者非不

能中也夫其所中與二子相去無幾矣蓋中楯與

馬者云相報也明示以不欲相害也不然當改駕

之時豈不能有加于齊子乃今之得全耶又齊子

之射魯人何惜復以一矢相加遺而以衆為解說

耶

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

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此之子囊復亦叱之野洩亦叱也

註云不欲私報其叱非也言欲俟公戰者謾詞也

僅相叱以飾視聽乃本無戰心故無私報也臨敵

而相叱豈得謂之相報乎

再豎射陳武子中手再豎季氏臣陳武子即子疆失弓而罵武子罵

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

疆也無乃亢諸疆武子字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

平子惟恐傷齊將故再豎順言慰之傳於此役詳

載相詬相叱以見齊魯皆無必戰之志

林雍羞為顏鳴右皆魯人羞為苑何忌取其耳

夫齊大顏鳴去之其右見獲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使苑子擊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其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鑿，一類足行類。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必顏鳴素無威望，而林雍輕之，羞為之下也。淮陰恥與絳灌為伍，大抵名位輕者，苟非才畧出眾一巨驟，加上人自不服。故設官命將，人主當區處得宜，乃克有濟。不然，若林雍之僂辱，而顏鳴甘為之下，至三入齊師以呼之，亦何及矣。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左氏。左氏，在襄陽之西。法測要卷之十五 董劍閣齋

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劉師敗績。

子朝之亂，與叔帶之亂一也。叔帶之亂，易定者，時秦穆、晉文為之輔也。今晉室日衰，大義既不足以動之，而又無慕乎納王之名，故勝敗相倚，伏耳。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於渠。王城人焚劉

王甫出，而王城人焚劉，則王退無所據矣。然亦足成敬王有進無退之勢。

丙子，王宿於褚氏。丁丑，王次於崔谷。庚辰，王入于胥

靡辛巳，王次於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塞。女寬，晉大夫。關塞，河南府城西有關塞山。

凡守塞者，春秋中兩見焉。若守桃林之塞，及守闕塞也。蘇子之言守也，有挾門之盜，有乘垣之盜，分正道奇道伏道也。但敵之為計也，或見形於此而竊發於彼，或振厲於前而懈弛於後，守塞之難倍於城守矣。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起，發也。辛丑，在郊。郊，子朝邑。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鞏，趙鞅之師。法測要卷之十五 董劍閣齋

按周制，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然調諸侯兵，亦各從其方之便。

高宗伐楚，蓋衷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齊，以魯追，以韓於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考也。此強幹弱枝之道。然也。迨其後也，如朽株焉。人得而搖之矣。風雨之所摧殘，霜雪之所侵凌，其不至於拔者，藉枝葉之庇也。枝葉凋而斧柯加之。



矣故周之存亡以諸侯為盛衰也

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于朝晉師克鞏知王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

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

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為後還見殺陰忌奔莒以叛陰忌

子朝黨召周邑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遂軍

圍澤次於隄上圍澤隄上皆周地癸酉王入於成周成周今洛陽

甲戌盟於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

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莊宮在王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幸 劍閣齋

當危急之時小人背叛此是常態雖光武有不義

日之封亦當誅之以謝天下若宋明帝新立袁顛輩

奉晉安王子鸞以抗京師及其師敗也顛又欲

晉安王以自解方其舉事固預為此筭以為進退

之地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陳肴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閣公評閱

昭公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州來季子聘

于上國

公子光之有異志王僚必能知之矣畏其握兵故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幸 劍閣齋

不遣之為將使之寄居肘腋間謂足以馭之耳使

僚遣大夫圍潛而二母弟與季子同在行間則公

子光之事尚未得成也

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二尹楚官左司馬沈尹戍帥

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

按賈逵云平常免其行役事急乃使之君子既有

士則不調發惟吳楚多有此事急則從如越有君

子六千人是也王馬之屬王養馬官屬凡此皆以

急調役非常法。夫可以應急者，其兵必精意如漢奔命之卒也。

與吳師遇于窮。今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

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過窮之前，至潛之師，要吳之後，楚師疆盛，故吳不得退去。

昭王新立，吳欺楚師不能軍，故楚五路出師以距吳。然聞吳有亂而不能即，以兵擊破吳者，楚僅自守而不能及人也。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堀地，為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王僚親密之人，夾之以劍，言守衛嚴密，進食者必解衣易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鉞者夾承之。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鱣設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二 劍閣齋

諸真劍于魚中以進。全魚矣，故可抽劍刺王。鉞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諸子。季子至，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公子光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母曰：光心氣快，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雖婦人猶能知之，哉。觀防衛之密，則僚實忌光，不相剪不止，即不造飲亦不能免矣。

楚師聞吳亂而還。言闔吳亂，明卻宛不取賂。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三 劍閣齋

不乘亂擊吳，非楚之高義，即自度其力有不能也。公子既已無所歸，不須擊之，當想來以使其怨于闔廬耳。乘亂擊之，成功甚易。舍此弗擊，故讒言得而入之。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左楚，左尹，駟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今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又謂子惡，今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今尹。今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今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真諸門。今尹

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

無極之謙。有似陳氏之謙。而實非。則謂人之過。則笑矣。  
以兵贈人。此亦當疑之。何以不疑也。且無極之設。

此謀也。何其下也。世有欲刺刃于杯酒之間。而先

陳甲于門者乎。亦可謂惜然不辨矣。

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

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宿之吳可

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

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四 劍閣齋

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

郤氏。且蕪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蕪。今日不

蕪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

苦也。束把也。秆。稂也。國人投之。投而棄之。遂弗蕪也。今尹炮之。炮。燒也。

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今終。陽

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

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

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無極之讒也。皆自伏其機。而自發之。此其讒為有

迹。使遇明者。必能覺之。而卒售其術者。乘人之愛

我也。然而國人皆知之矣。若自伏其機。而使人發

之。則尤甚矣。

秋會于扈。今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

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

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不然。豈其伐人而

說甲執冰以游。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五 劍閣齋

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

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請從

二子以圍魯。無成。歿之。二子懼。皆辭。

小民不知大義。可以威劫而惠餌也。故小民難欺

而亦易愚也。

孟懿子陽虎伐鄆。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

不惰久矣。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

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鄆地也。

昭公既已失勢更無興復之望者失所托也庶幾藉援于吳而吳亦不為用得無以伯誥好利耶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今尹祭祀沈

尹戍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

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中廐尹夫無極楚之讒

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

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

郤氏陽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

晉陳氏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木 劍開濟

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九月己未子常

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沈尹戍不言亦將及矣故沈尹戍之言所以救死

也卻宛得民心若令尹不殺二族則疆圍有事民

必乘亂而殺今尹是令尹之誅無極亦以救死也

三十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鄘二公子

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十田定使監馬尹

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奔楚使逆之干竟莠尹然左

司馬沈尹戍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將以為吳

大封公子以害吳未為失策觀二子出奔而吳子

必欲使人生致之則亦非常人也

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

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

楚惟內自治以禦吳而已蓋吳光勤民而料其難

敵夫差好大而策其自敗國之廢興敵國謀臣揣

之熟矣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七 劍開濟

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

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大王

自西戎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

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

數語含蓄驗之後事實無言不酬也然鄰國相伺

必以其釁亾公子在我此則彼之釁也厥後楚為

吳所困乃疆場之不戒而謀國者之失也非以亾

公子挑釁也。惜也不善用之耳。

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子觀用火者恒巧。用水者恒拙。而許洞云。用水有

四。一曰因。二曰逆。逆者為崇堤以障其下。注溢於

內。然後引之以灌。所謂逆者也。子謂使非借助於

地形。即築為崇堤。豈能得其用乎。故凡用水攻者。

雖其道有四。實不外乎因耳。若汾水可灌平陽。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水

劍閣齋

水可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潁川。皆因也。

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

子言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邇近也。楚沈尹戌

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也。

是時吳未欲入楚。故先破其與國。使之懼我而多

備。以敵其力。五代周王朴獻策。而曰攻取之法。從

易者。始吳有事於楚。而先滅徐。固從易之道也。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余知其可也。而

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

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

三師以肄焉。

釋文曰。肆即肆也。案河曲之戰。使輕者肆焉。註謂

肆。暫往而退也。與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之。義為長

而杜註以為勞也。子按吳玠云。與金人戰。更進更

退。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致亂。自管。用兵所

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堅忍。吾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水

劍閣齋

能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

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為無

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蓋伍子所言一

國之勞逸。吳子所言一陣之勞逸。皆所謂肆也。

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

即管仲知審分兵之術。欲息民而使敵道敝。必出

此也。故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計數得

者是。乃謂之計數矣。

亟肆以疲之

孫子云楚之執政衆而乘夫是故以一軍出而後不能不以全師

我欲疲之而彼知我計堅守不應或我分而敵亦

分以應我則主逸而客反勞矣夫我以一軍出而

彼必以全師應者患在不知我之衆寡虛實也

多方以誤之

此則我逸彼勞

孫子所謂敵所備者多也誤之者形之敵必從之

也淮南子云用兵之道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

若鬼神之無迹若水之無形所向非所之所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非所謀也故兵須先為不可測若宋書義熙九年

高祖與朱齡石謀伐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

功而退賊謂我當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

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

若向黃水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

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譙縱果備內水以重兵

戍涪城是善用兵者固難測也玉露不云乎分兵

擾之則力竭而敗設詐疑之則中疑而遁

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

乎始病

時孫子不知已用於吳否其所言絕類孫子之謀

也田豐為袁紹畫策以師出歷年百姓疲敝為憂

必務農逸民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今曹氏不得安

我處其逸即此也歐陽公謂吾力一困師老力疲

則敵無施而不可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

馬成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

之謀也

若分兵而來則楚師不多守土者自可以禦無藉

於救也此楚之守境者不良而間諜不施之故然

子胥不云乎楚執政衆而乖庸人之見聞有吳師

或以為當禦或以為當救盈庭之言紛然而難齊

也孰執其咎乎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戲而轉以歌。宛轉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

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

郢必以庚辰。庚辰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日在

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庚辰，吳入郢。日始有

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

始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為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妃，食在辛亥。

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左氏春秋測要 卷之十六 十一 劉開濟

數之為道也。大聖人有所不知者，數也。但簡子之夢與吳越事絕不相涉，而史墨以為應在吳越，此

失於誕矣。

三十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週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

吳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

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歲星所在不可伐，兵家每以為言，我終以五星處

縮無常，誰得知之為儒將之家珍也。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晉

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

按汲冢周書作雒解云：成周方千七百二十丈，郭

方七百里，南繫於洛水，地因於剡山，為天下之大

濶。後漢書：雒城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河南

周公時所成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陸機洛陽

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

左氏春秋測要 卷之十六 十一 劉開濟

上百步一樓櫓，外有溝渠，又華延雋洛陽記曰：後

漢魏隋並都於此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俗名九

六城。呂氏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

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西周者，河南也。東周

者，洛陽也。按漢長安城，周圍六十五里，城中經緯

各長三十二里，地皆黑壤，赤如火，堅如石，城南北

為南北斗形，故呼為斗城。此與周制廣狹不侔矣。

今我欲徵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

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魏獻子曰善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已丑士彌牟營成周士即伯景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

春秋之末王亦不術于霸勳至亦無事于王故范子謂既已城周後雖有事晉勿與知也按杜氏通典凡築城下闊與上倍上闊與下倍城

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

闊狹以此為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

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土二尺計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工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竝計之大功之內此其恒準也

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今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五 劉開齋

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韓簡子之言

成周甚微一城何足為強弱而國語深言天命為

周室之不可支而譏襄弘之不祥也又以為范氏

劉氏之咎乎此亦以成敗論耳

定公

二桐叛楚江舒縣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

曰以師臨我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吳

桐也為若與楚師之鄰已而為伐其及國以取婦者也欲使楚不忌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五 劉開齋

以舒鳩為間而楚不疑此猶可說也詐為畏楚伐

桐以使楚無忌此非其時矣楚雖至愚奈何遽信

之哉其人涉定出師其言如此而計得行皆所謂能料人也其不空信而信者人皆有倖心也冀倖之心

勝則智識漸昧而敵之虛聲詭計皆得乘而入矣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

囊瓦貪昏之人不知中吳之計必實信舒鳩之言

以吳為果畏楚而夸耀於國中張其威武也愚人

舉動類然



吳人見舟于豫章傷將為楚伐桐

吳用二軍一軍軍豫章一軍軍巢皆實著非虛用

豫章也吳人誘楚出師而里之謂之豫章其地也但豫章見舟則顯用之耳潛師於巢則陰

用之耳若云虛用豫章何以得敗楚軍耶此與韓

信陳船臨晉伏兵夏陽不類陳船臨晉者虛也夏

陽潛渡者實也

而潛師于巢

潛者出九天入九地無形無聲精微之至也楚備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其劍閣齋

禦豫章則吳雖潛師而楚不得知行於無人之地

矣故二軍無虛實而有先後者先豫章而後巢也

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吳出不意攻楚師楚以師從楚而下然楚之師雖少用未且相拒其內吳攻其外楚兩受其害其必敗

伐桐者聲也藏伐楚於伐桐而楚不能審也見舟

者形也藏潛師於見舟而楚不能察也故聲與形

皆詭也但豫章見形則師必寡潛軍於巢則師必

多吳能以少勝楚者出楚不意而吳師精也

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之大夫

分兵者恒有兵少之患成功必須至巧時孫子用

於吳巧之至也拙者兩軍皆敗否則或勝或負巧

者則兩軍皆得其用矣蓋吳當日以豫章之師牽

制楚而一面克巢不然豫章乘人不虞我幸得志

而圍巢無功亦得半之道非全勝也乃既敗楚師

復合兵圍巢克其名城鹵獲其資公子不善兵而

能之乎故知戰不出於中人也

春秋九月緡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

其勇也觀虎恃勇故獲為五年士鞅圍緡虞張本

十七劍閣齋

勇則材也而十過即伏於五材故天下所賢聖人

所賤傳書獲者恥之也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

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

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

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

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

司敗竊馬者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約也棄國家

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初助也夫人唐侯曰

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

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

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

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

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以荀寅求貨於蔡侯

蔡侯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太 劍關

以一裘馬之故而令小國之君三年不得歸此非

獨貪也此後必者不備耳不為圖計也以爲我所欲必遂所求必得列國之君且

然則無有不畏懼者矣然二君寧被拘繫而勿賄

子常者此中有深意不然而二君重將恐捐者無欲示自亡之志又以昭楚之失也楚之失既

難立矣故示之以靳而蓄怨焉亦子產不為韓子

買環意也

年四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蔡滅沈楚不得不救故滅沈者所以致楚也蔡之

果於致楚而不懼者外倚晉之援而中實恃吳也

蔡與吳親矣必吳之成算以蔡撓楚而後乃大有

事於楚耳

秋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

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詔為吳太宰以謀楚

春秋之季列國之大夫皆以賄聞若吳之太宰楚

之子常其尤酷者哉然太宰亦國士也其父兄之

怨未嘗一日忘報也故與之謀越則不可與之謀

楚未為不可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左 劍關

楚自昭王即位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

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

淮來過蔡豫章漢江北地名自豫章與楚夾漢

時吳已深入楚境舍舟而前假使行司馬之言欲

戰不能欲退不可進退失據此亦敗道且子胥輩

必料左司馬之言決不見用而囊瓦貪昏自是易

與故入溪舍舟鼓銳致死乘楚困敝之餘如摧枯

拉朽不入郢不止也。若李靖抵江陵，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以為當藉其用。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我懸軍深入，若攻城不拔，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安所用之？此亦舍舟之意也。

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泐漢而與之上下。使勿渡，

泐漢者，乃畫江而守也。與之上下者，恐其潛涉，使其不得涉也。夫漢水易渡，難守也。委子常以守漢

以子常當孫武伍胥夫豈能當哉。豈惟不能禦而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子 劍閣齋

已囊瓦非敗即奔。楚國惟一司馬而司馬毀舟於淮，汭已在外矣。譬健者持門戶而盜已入室，挾其主人在外者，不得不反救也。反救而國破，君奔已不可為矣。左司馬倉皇反救，果能閤門而一鼓盡敵乎？蓋吳之敗，敗於入郢之後，氣驕志溢，故秦師得成其功。若左司馬不終戰死，則吳猶有所戒，不至肆惡若此矣。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此一將之任，司馬不須親往也。王全斌伐蜀，欲取道來蘇，而康延澤以為不煩主帥親往。

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東漢之隘道。

此即李左車之言也。然形同而勢異者，李左車勸

成安君不戰而左司馬則欲戰也。為左司馬計，當

別遣一軍毀舟塞道而已。與子常同行間，則猜

忌不生。畫漢而守，使不得渡，俟其師老財匱，我乃

設伏追擊，此即武子子胥豈能為謀哉。按括地志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子 劍閣齋

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即北山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左傳定四年，楚左司馬戍曰：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春申君傳秦踰隄，隘之塞而攻楚。楚世家，楚人對項襄王曰：涉郢塞而待秦之倦也。戰國策，莊辛曰：穰侯受命於秦王，填隄塞之內，而投已乎隄塞之外。蘇代曰：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殘均陵塞隄阨。徐廣注云：或謂冥今江夏鄖縣。正義申州羅山縣，本漢鄖



南入江。二別在江夏界。

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

何待三戰而後知不可哉三戰以誘楚之難故也。三戰之前必見弱於楚。以誘之而子常尚不覺耳。子常濟漢弗迎之於水內半渡而擊之。乃俟其陳而與之戰者。兩軍相當。料我之未必勝敵之未可勝。故乘其半渡。惟恐失之耳。若夫知我卒之可以擊。又知敵之可擊。又知地形之可以擊。吳之視子常猶狐兔鳥雀小物耳。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三四 劍閣齋

寧必薄之於險哉。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史皇教之速戰。是殺之也。世有貪昧如囊瓦而肯殉國者乎。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算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

李筌曰。將在外。不受君命者。真將軍也。若晉宣拒

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節軍門。亮聞笑曰。苟能制我。豈千里請戰。此是不能之將。劉寅曰。大將有能。而國君不御者。勝。如夏侯惇有大帥之略。而曹公假以節度。便空也。若夫將帥不能。人主必當授以成算。如後魏大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勝。違命者無不敗。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是將不能而君能。又安得不御之。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三五 劍閣齋

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擊子常之卒。

吳非不知子常可擊也。抑夫槩而勿許者。何也。觀此自是吳家事耳。非關兵略。然見可而勿擊。可以為國殲。後吳入楚。夫槩先歸而自王。則平時必有異志。既不敢留之國中。又不欲使之立功。意欲羈縻之耳。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

呂氏曰齊使章子將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

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得近有芻水旁告

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

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

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所盛守果殺唐箴章子

可謂知將分矣

夫樂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

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關心矣半濟而

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趙充國引兵至先零虜欲渡湟水道狹充國徐行

驅之曰緩之則悉不顧急之則還致死於是虜赴

水溺死者數百此即夫樂王所云也

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

郢食者走不陳

時大將已遁則不得謂之戰矣故曰將不能者以

其主與敵也按水經註郢城西南有赤坂置置下

此卦征南所備發竹之勢此勢也智不及謀勇不及力此追亦不過

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曰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云

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吳我以出世族譜季芊吳我

吳我季涉睢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鉞尹固與

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象

此皆古法也秀州水賊用火牛王德笑曰古法可

一不可再先命合軍持滿兵始交萬矢齊發牛皆

反奔遂大戮焉王出恐不能應使吳師少難勝亦利亦計耳故使鉞尹出奇為

反攻之勢不恥其能必勝恥其有以撓吳而緩於

追已耳蓋法一也或以勝或以敗非法之有利鈍

也田單火牛出不意而秀州之賊則先使王德聞

之遂反為德所制也

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吳王夫樂

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樂王入之入令尹

以班處宮夷狄之道也自時子胥不諫者將以報

怨焉故也

左司馬成及息而還汝南新息也敗吳師于雍澁傷

聞楚敗故還

司馬身 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嘗為吳臣謂其臣曰

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

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

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初闔之師方相而陰平之師已入邊兵內救大抵不能成功矣司馬伯約兩事相類  
司馬謀吳亦似有所布置而一軍先敗師薄國都

所圖不遂便見撓亂

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

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无 創開濟

以從。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郢公辛之弟

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

之子門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

若殺昭王則秦之救兵不出而包胥即欲存楚亦

無能為矣。夫子胥報仇楚猶不至於亾若懷乘危

弑王即子西不得自立是楚亾而秦不出兵無復

有楚也不特春秋之局變即戰國之局亦大變矣

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

必犯是余將殺女闔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

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

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

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

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

王藏於隨宮而吳人不能知者吳偵探不明不能

得隨之間也若得昭王豈惟漢陽之田即捐楚之

半以與隨尚當為之矣故惟漢高能捐天下以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无 創開濟

人而不憎也

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

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碎小而

密邇於楚楚實存之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

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還。鳩安集也

田單所以復齊者以法章賢也若執昭王包胥未

能即輔子西以存楚也故吳於昭王也不當害之

當執以令楚耳夫破人之國執人之君其國方擾

擾焉雖有賢公子又不敢倉卒自立此最勝算也

鑑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

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刺初伍負

與申包胥友其亾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

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

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

厭若臨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手 劍開

若楚之遂亾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

楚存則以存楚為功楚亾則與吳分楚地此秦之

兩利也欲使楚復之後秦亦無大私焉故知秦之利子以楚而分其地也然猶遲遲不出師者何也秦實利楚之亾

也故欲緩師以誤之及其感包胥之義知楚未能

亾故為出師耳

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

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

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秦風九頓首而坐三章

章三秦師乃出

吳入郢在四年冬而秦師救楚在明年夏夏歷三

時矣以楚大國也吳即假仁義以撫之一時且不

能遽定如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而終不能亾齊者

以人心未亾齊也昭王不效則人心猶有所屬不

能禁其不服矣

越入吳吳在楚也年五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手 劍開

時吳久於楚而未返故越乘間入吳所謂高蟬處

乎輕陰不知螳螂之襲其後也後越乘黃池而入

也欲圖其前當其後故吳未嘗從事于上國也與越水火耳猶今日乘虛之故智也使吳能以前事為戒寧

至國亾而不悟哉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五百乘三萬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

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搜沂皆楚地

先以楚之弱兵誘之而以秦勁兵從他道會擊非



擊旁即擊背也。吳疲敝之餘，安得不敗耶？夫夫槩

王亦能者，秦師卒至而遽敗，何也？時已知吳師之

有瑕矣，意欲先歸，不枉備秦也。

吳人獲遺射于柏舉。遺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奔徒，楚以

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

伐楚。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王。

奔楚為堂谿氏。吳之立君也，始以讓繼以爭，爭立既便，欲以王僚處國。

夫槩王破楚，固為首功，乃班官而攻子山，竊歸而

圖自立，何其昧也。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麋，地名。

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

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子期曰：國亾矣，死者若有知也，

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

兵誌曰：限壑分川，斯可以縱弓弩；溪林盛薄，斯可

以奮矛鋌；蘆葦深草，斯可以用風火。是必吳結營

之地，藉草木為屏障，而是時又得風颯之便，故子

期欲焚之也。經曰：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後李

陵與匈奴遇，大澤葭葦中，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

令軍中縱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以自救。即太公

所謂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也。皇甫嵩討黃

巾，因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因束炬縱火，大破賊

軍，皆火之利也。

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楚地。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囚闔與罷闔，闔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

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沈尹戌之子，葉公子。葉

公終不正視。

時夫槩自立為王，吳國內亂，是以屢戰而勝者亦

屢戰而敗也。夫吳之轉戰而前，何其銳也；其退也

何其衰也。蓋楚平失道，雖昭王繼立，而無補於亾

闔廬失道，雖子胥孫武俱在行間，而無救於敗。兵

固賢以道勝哉。

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

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

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江夏竟陵縣有

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壘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

之子西曰：子常唯息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

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

建鬪。鬪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子西曰：請舍懷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兒，免王大難。申包胥曰：吾為君

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三五 劍開齋

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于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

魯仲連不云乎：所賢乎大丈夫者，為其能解紛怨

而無恥也。故包胥不復楚，不可以見子胥。復楚者

臣道也。也者，案身可謂分明矣，故功名歸身而德遂之。復楚而不受

賞，不失為良友也。

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

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

為王與服，以保路國於脾洩。楚邑也，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開王

所在而後從王。

吳加害昭王，則子西必為王。子西固為假王，以鎮

楚矣。雖然，子西之為此固危道也。王尚狂而有能

王之疑國事，若定必見猜矣。然昭王固賢者，觀其

復國報功，釋怨君臣同心，可免此患耳。

王使由于城麋。於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

曰：不能如辭。言自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

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三五 劍開齋

繇余之言，固才人之通論，不可以不能者強人也。

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

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繇于為此言，蓋以問子西也。而昭王釋然不問，兩

利而俱存之，是可以為人主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陳着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闢公評閱

定公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鄭與許世仇也。因楚之敗而滅其與國。楚若得志。

鄭必被兵矣。豈鄭料楚之不復振乎。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往不假道。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測開齋

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內出。自東門舍于豚。

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

陽虎謀逐三桓。故往還不假道于衛。以激怒之。乃

藉兵於衛也。三桓愚。幾墮虎術中。

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

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

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乃止。

有強臣者其國存。無強臣者其國亡。陽虎能張公

室則弃三桓可也。不能張公室則存三桓可也。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鬻敗楚舟師。獲潘子。

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

此楚分水陸二師也。孫子曰倍則分之。曹公曰以

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杜牧曰以二敵一

則當取己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

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

戰法非有眾寡每陣皆有奇正。不待人眾然後能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測開齋

設奇項藉二十八騎。猶設奇正循環相救。况于其

他哉。蓋分軍必須用奇。予按分軍而兩利者。吳豫

章之役是也。分軍而兩失者。楚繁揚之敗是也。

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

時楚國新復。宜鳩眾安民。不宜即與吳角。兵也。國

破君奔之後。若復水陸交敗。國人必大震懼。如傷

弓之鳥。應弦而駭矣。此不審度時勢而輕用兵者

之戒。故比史崔延伯。楊大眼。共量筭。淮堰事宜。延

伯以水陸不宜競進此不便水戰或不和又難于逐水兵須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靈太后浚然之

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乎遷郢於都收郢為郢

故曰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若范文子之懼勝于西之喜敗皆非常人所見蓋

楚之所處當大壞積敝非更張不可然如泛舟中

流必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為變色啼怖然後操

舟者東西南北乃得而至之焉故遷郢者徙木棄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三 劍閣齋

灰之意所以變其耳目一其心志也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于是

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浚戍周且

城胥靡冬十二月天子處于姑蓀辟儋翩之亂也

鄭既滅許乃復假子朝之黨伐周六邑滅許則楚

得而報之伐周則晉得而討之以其時楚晉衰其

執政偷而天下之勢在吳越也故鄭得跳梁無忌

焉勝勢在東南則中原幸一日之安矣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於窮谷儀栗周邑

尹氏復黨儋翩為亂而劉單敗之蓋吳入郢之時

王人已乘楚亂殺子朝其徒黨猶蠢蠢焉至是年

冬劉單逆王于慶氏晉藉秦送王王人于王城竭

列國之力數年之功而後王室始獲底定然于時

號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至周遂分東西周

焉自西而東自一而二東西周其閏統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四 劍閣齋

齊國夏伐我齊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

子將齊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毀其軍以誘敵

比史費穆之討螭螭也伏騎兵于山谷使羸劣之

衆為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

大破之蓋兵未有不設伏者譬之鳥之擊也先匿

獸之攫也先俯此固兵法之大威也然有不見形

于敵以為伏者又有見形于敵以為伏者是所謂

墮伏也今之用兵者無不言設伏然不得其用蓋

設伏者奇兵也。有大得之分先正兵出者有同正兵出者威  
大將軍云伏兵在兵之前必須賊未見時先事遣  
發亦必賊勢遯頭而來者乃可也然此伏收功最  
易伏之甚難非上等好漢齊心齊力不可也須賊  
過我伏來方聽我號令而出不大成則大敗惟有  
隨兵同出遇藏身之處隨便伏于兵後一着此最  
穩當但此伏所以防前兵少却為第一功除此無  
所用其力如此設伏恁是如何賊不可測有前行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五 劍閣齋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苦夷  
季氏家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宵軍齊師而齊師聞之者必陽虎漏之使二子見  
執也若陷于伏中貨亦不免貨造為此謀必能自  
脫耳他日田常欲專齊子貢說之攻吳軍敗大臣  
多死而後得志貨之欲陷二子此意也  
年八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

弓六鈞三十斤皆取而傳觀之

傳觀亦屬不戒若乘隙突擊則敗于敵觀奪人弱  
弓而為子鉏所擊此亦不戒之驗矣抱朴子亦嘗  
云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孔  
疏云計六鈞有一百八十觔合為二千八百八十  
兩於量為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此亦未  
為強矣而魯人傳觀杜以為古稱重故以為異強  
然余聞之古稱輕如漢賜黃金動輒稱觔明乎古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六 劍閣齋  
稱輕矣或又云今人之勇遠過古人亦于挽弓而  
知之予未敢信也

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  
斃子鉏齊人偃且射子鉏中頰殪  
吳越春秋云迎風則偃負風則仆也顏高被擊且  
奪人弱弓而猶能射子鉏至死其材力定異人耳  
顏息射人中脅顏息還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射目而中脅曰無勇此非勇所能也言無能以自

矜其能也

師還再猛偽傷足而先猛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會見師還而猛不在列乃大呼猛在後為殿傳言魯無軍政

再猛偽傷足而傳詳之者必裨將也師旋而將斷

後為殿將已詐疾而逃又詐言其殿則陽州之役

竟無有人殿後也何以禦追躡哉後鄧禹軍到枸

邑赤舂大衆且至禹以枸邑不足守欲因師進就

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七 劍開齋

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簡中令各探之張宗獨不

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遂番為後

拒堅壁壘以死當之禹以衆寡不敵遣步騎二千

人反還迎宗引兵始發而赤舂卒至宗戰却之

蓋禹非宗軍不得全若非步騎還迎殿亦難免矣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

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時王室之亂擾擾數十年使敬王無劉單以為輔

亦終不能定也春秋譏世卿而孟氏以為當有世

臣若劉單者其亦世臣歟

公侵齊攻廩丘之郭王人焚衝齊人焚魯攻廩郭者之戰車衝說文作輿

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遂毀之

火勢未烈故濡馬褐以救之火攻之具至後世而

始備然用以攻守則為神器若兩軍對壘則或利

或不利至于將不知兵兵不習戰一無足恃而徒

恃火器是武備之弛士卒之懦皆火器誤之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八 劍開齋

王執廩丘人少故遣出師奔後師奔往助之陽虎偽不見冉

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顧冉猛聞言怒逐

廩丘人反顧莫有繼其後者復為顛仆而止 虎曰盡客氣也

若冉猛之懦劣而又變幻無實此豈可當將帥之

選夫公所以重入徵求其外貌與中情相應也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

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將歆涉佗按衛侯之手及

挽衛侯怒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

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

詞，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

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為質，大

夫曰：苟有益也，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

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乃皆

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

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叛

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人請收盟，弗許。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七

九 劍開齋

衛侯與賈詭為困苦難堪之事，以激怒其眾。蓋小

國欲皆盟，王恐其見伐而國人，不悅則國人，不為

用，故為此譎詐以固國人之心。觀此知衛侯之有

深謀而王孫賈堪為將帥矣。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蠡，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九月，師侵衛，無名者也。

報鄭有名者也，侵衛無名者也。經書侵陋之也，陋

之者，晉昧于自反矣。譬有客焉，王逐去之，不以禮

命而又加詬厲焉，實何能加于客哉？

季寤，桓子公鉏極，公山不狃，費皆不得志于季氏。叔

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志，叔孫

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懿

陽虎雖叛，臣非有張公室之志，然實三桓之害也。

况資五人之助哉？陽虎欲見孔子，以孔子有重望。

使與孔子合，必得志于三桓，故勸孔子仕，而孔子

應之，觀不狃以費叛，召孔子，則知家臣未嘗一日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七

九 劍開齋

志，孔子而孔子欣然欲往，亦未嘗一日忘家臣。冀

乘其隙矣。聖人曰：吾將為東周者，尊周以存魯，明

乎不狃之非畔也。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

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

陽虎為謀主而輔之者五人，羽翼成矣。然其事不

可以多人，其眾或欲或否，則勢洩矣。故將成而敗

者多，失于輕躁也。

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

若陽貨不戒都車處父雖至巧不能揣索于空虛

矣凡軍事欲預戒者以為備也見備之形則懼洩

焉不戒者以為密也然約信不定則臨事而失機

此兩有患也

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

孔子欲墮成而處父不可亦竟不墮矣處父亦有

智者雖聖人且無如之何豈陽貨敵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

先一日者先事而預備母後事而不及也我有備

則彼之形露而勢不得成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看夾之鉞劔也盾

人之官以鉞盾夾衛桓子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

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

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速死也死無益于王桓子曰

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

免主桓子曰往也

陽虎前驅陽越殿後桓子亦危矣哉使陽越御車

則桓子不得免矣陽虎命都車則孟孫知之孟孫

偽為築室則陽貨不知其矣貨之昧也

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

偽築室于門外因得聚眾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

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

虎劫公與武叔叔孫不救之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成人自上東門入處父與孟氏期以壬辰故帥成

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

陽虎說甲如公宮

陽貨挾公以伐孟氏未卜勝負也處父帥成人自

上東門入是兩軍相當則彼此得助者勝矣况在

處父為預備在陽虎為不虞則貨之氣自奪

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

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徵



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死，故言喜于召死。從者曰：嘻，速駕，公斂

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

觀御人之言，則知所畏者惟一處父耳。無斂陽是

無三桓矣。無三桓不猶愈于存三桓乎？假令陽貨

得志，必并除季寤叔孫，而魯國大亂矣。以貨者

凶人也。造亂則有餘定亂則不足也。

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

杜元凱以為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也。若是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孟孫不應懼也。蓋當處父欲追貨是時桓子同在

孟氏也。桓子固親見孟孫之弗許也。以處父力能

制貨而孟孫何以弗許？桓子時雖逃死，心實疑之

矣。陽貨知其情，或詐言謀本出于孟氏，以間三桓

以劫孟氏。此孟氏所為懼而歸之也。歸之則桓子

圖貨之不暇，奚暇及孟孫哉？

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據周備也。編告，朝飲酒，示無懼。

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貨出入自恣，無所忌憚。以孔子未用于魯也。

九陽虎歸竇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陽

師驚而驚，犯之而出。奔齊。

貨之厄千人者數矣。每以詐自脫，此亦其一也。意

陽關惟一門故。虎犯師而出，不然當如紀信之詐

楚使人焚萊門以驚魯師而已。則當從他門脫耳。

不然則奔齊之逕，惟取道萊門故犯之而出耶？

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于魯。齊侯將許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三加而用重兵，則齊亦道敝矣。若用輕兵來擾魯

亦苦于應也。意當時貨必知魯情實，乃欲齊魯交

敝而貨乘形勢之便，收漁人之利焉。此其心甚巨

測也。鮑文子深言矣。

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

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

陽貨去魯適齊，而假齊師于魯。猶侯景出高澄而

歸梁假梁師伐澄也。原其初意，欲因釁再入耳。未

必即有志于齊也。然齊魯俱敵，則貨乃得奮其詐。謀視二國可入者入之矣。如景之終為亂于梁也。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

侯景之來也，梁人多有為此言者。然景之歸梁，猶以河南行臺歸之，故有所資以為亂。貨奔齊一匹。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七 五 劍閣齋

夫耳既無資力，或其事勢有不同乎。夫侯景郭藥師之屬三尺童子，皆疑其為亂，而人至傾心焉者，誠其才足以動人，固不在乎有所資也。

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欲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

也。刻其軸，使易毀折，以麻約縛，刻處而歸之。其主欲絕追者。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輜車名車，有障蔽者。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田單以鉄籠得全，陽貨以鑿軸得脫，皆全身之智也。虎所為亦一步百詐，而竟無成者，以單之詐能用之于正也。

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

死于霑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關死于門屋霑下也。

此願亦易，酬何以奪之，使不遂耶。殆李英公所謂命薄不足與成事者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七 六 劍閣齋

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眾使後而已先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

書從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王猛齊人。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欲擊猛。猛笑曰：吾從子如驂

之斬。猛不敢與書爭。

孔疏曰：說文云，斬當膺也。則斬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斬，故云我子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斬，杜言斬車中馬也。言斬是中馬。

之駕具故以斬表中馬詩云騏驎是中駟驪是騶  
其說詳于七  
是名服馬為中馬也

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今榮陽有  
中牟縣迺遠疑非也

齊師已克夷儀而晉兵尚滯中牟是其救不誠也

其救不誠者即及救安能解圍哉惟衛亦知晉兵

不足畏故晉駐師于此衛復取道于此耳

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五氏道過中牟畏晉  
故上龜焦兆不成也

劉向說苑曰武王伐紂卜而龜潛散宜生以為妖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十七 劍開齋

而武王以為利于擊眾其所獨見者精矣又句踐

之守龜也恃龜而敗棄龜而霸勝敗存亡豈不以

人事哉

衛侯雖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

牟齊

古之用師專論帥之貴賤故人君與介弟王子俱

在行間以貴重則有威望亦制敵之道也是以衛

車當其半衛君當其半且辱國君者不祥故國君

所在多避而勿攻衛侯云寡人當其半此也

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褚師圍衛舊大  
夫時已奔在中

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

帥又賤帥謂東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

獲齊車五百乘  
事見哀十五年

此齊師以驕致敗也若翟讓數為張須陀所敗聞

其來大懼李密曰須陀無謀兵又驕勝驕狼保為

公敗之密設伏掩擊竟斬須陀又西秦乞伏益州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太 劍開齋

輒歸之弟也時天水姜乳襲據上邽遣益州討之

益州以屢有戰功常有驕色為姜乳所敗夫以益

州懿弟虔歸又遣重臣輔之且有此失况乎賤帥

而處驟勝示人以隙兵何得不敗乎

齊侯致媼媼杏於衛三邑皆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

有先登者臣從之皙憤而衣狸製皙白也憤齒上公

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

彼賓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

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  
令常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直蓋  
而先歸之。歸無存喪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  
喪者不敢立親推之三。

兵誌云死事之家人至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  
不忘於心。敝無存起於單寒齊侯故以卿車輿寵  
之所謂生不得五鼎食歿而五鼎烹也。

年十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夾谷孔丘相犁彌言于齊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  
志焉。齊所滅萊夷也

孔子以禮為干城素聞於諸侯矣故齊人疑其無  
備而欲劫之然不知魯之武備已具矣此在孔子  
度中適見齊之謀淺也。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  
時孔子具左右司馬以從蓋料齊之必出於此耳  
豈得謂孔子不善料耶夫齊魯皆大國也非若趙

于秦也藺相如以一趙大夫能以強詞拒秦其時  
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若孔子之於齊似不  
必以兵免也。亦亦禮義之圖非楚秦耶北故舉  
論孔子哉然孔子之愛其君必為計百全也使萊  
人鼓譟苟不預以兵從魯君雖藉孔子以免其能  
不震驚耶故文事武備孔子所為百全而不以我  
君為孤注耳。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倖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倖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  
為不祥于德為愆義干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  
之遽辟之。

先備以為不可敗此則聖人之用也既聞而遽辟  
此則聖人之神也。

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人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  
乘從我者。三百乘共計二千五百人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  
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

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陽虎九年

以此奔齊經文

據殺梁所言乃是齊自歸以謝過非孔子要之也

反我汶陽之田亦是人情所難故以此要之穀梁

又謂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陸賈云使優施者

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

當死使司馬行法焉許嘉王商以為孔子斬優施

左大兵法測要

卷之十七

主 創開齋

雖盛夏首足異門而出者是也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初衛侯伐邯鄲

午于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城其

西北而守之宵燔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

西門殺人于門中開門與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

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謂午

午既殺人于門中則衛已懾故涉佗往而衛不敢

啓門也其所以不敢啓門者懼其以七十人為餌

而後重兵繼之乘我擾亂而入城也若知其無繼

則衛殲之矣此皆以兵事僥倖者

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

俱以徒七十人攻門而衛不能敵者七十人乃一

可當百千金百金之士以當衝陷之用者也使衛

能設伏以待雖有勇者亦難脫矣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錄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

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七

主 創開齋

晉以無禮討涉佗不知衛本欲颺去特借端于授

手耳夫以臣辱君當時即誅之壇玷之側夫豈不

可若衛之離叛不能以兵力加之殺涉佗以求悅

焉是晉負涉佗矣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即

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

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候

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

之劔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

殺也偽為固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

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

觀武叔修郈公若則侯犯之不能副命亦不得不

自危矣急而走險勢固然也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

孫謂郈工師駟赤軍工匠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重 劍開齋

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楊水卒章之四

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叔孫稽首謝其

力所不能得者以智略取之借兵于寇因糧于

敵固可資以成事矣

駟赤謂犯曰若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

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

郈人爲之宣言于郈中詐為齊曰侯犯將以郈易于

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

鍾士季既下蜀與伯約密圖有異志衛伯玉宣言

士季欲盡殺北來諸將諸將皆懼遂不期而會共

攻士季殺之此駟赤之謀也

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

猶是郈也而得紆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

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

俱是揣摩形勢之言雖智者處此亦當入其玄中

况困迫之際邪多舍甲于門正伯玉所謂士季欲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重 劍開齋

多作木楛以楛殺諸將也示以形使郈人信之

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

將至駟赤使周黍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

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射侯犯止之曰謀

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許之駟赤先如宿宿東平在鹽

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及郭門止之曰子

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

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犯謂駟赤曰子止

而與之數駟亦止而納魯人。納魯人。師之師。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

駟亦全以機詐運于不窮以工師賤官也名位俱

出侯犯下犯故不為忌哉。

十二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郊曹。還滑羅殿。大夫。未

出不還于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

殿者一軍所恃以安危故必還在行列之後以身

為捍衛也。岑彭入弘農界百姓持牛酒迎軍曰蒙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將軍為後拒于弟得全是殿為軍之司命也乃孫

吳獨不言後殿惟言還不可追耳。

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素空也。言伐小國當

寧為無勇所謂為將當有怯時不在乎徒勇也呂

氏春秋曰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

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顯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

矣搏則勝離矣齒牙爪角必托于甲微隱蔽所以

成勝此非徒勇者所知也。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三都費。三都。費。仲由。魯。仲由。魯。仲由。魯。

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

固家有甲兵之藏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

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

費人以襲魯。不狃。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

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

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

叔孫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

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邱費墮雖有成無成矣不必盡墮也且齊人至于

北門是魯之患也魯形勢所係聖人何必墮耶

十三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改名耶氏。高平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

夫鏡師伐河內。汲。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

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自絳救河內則。乃伐

卽令數日而及絳。又三月而出河。晉悉師趨利。已  
是疲勞。齊衛安然禦之。勞逸之勢已不侔矣。况邊  
警急。救師緩。彼師出則我已歸耶。此孫子所謂度  
也。國策一書皆揣度紆直。研審形勢。是左氏中稍  
類國策者。然亦有反勢。彼以道遠。料我不能出  
師。則必懈怠。使能趨救。是亦可擊破也。故夏侯淵  
在軍。常如寇至。聞命卽行。軍中有三日五百六日  
一千之號。此足以應暴卒。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主 劍閣齋

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

吳之欲拒魏也。魏之欲滅蜀也。廷臣皆持兩端。當  
人主意者甚少。齊侯以乘軒寵異之。所謂言及此  
甚合孤心耳。唐劉晏輓漕。代宗遣衛士以鼓吹送

東渭橋。馳使慰勞。人主盡若此。則臣下風勸矣。

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

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請以已車

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齊侯輕不

欲與衛侯乘。是使衛侯參乘也。以此戲衛侯耳。如

秦王飲酒酣。而令趙王奏瑟。秦王爲趙王擊瓦。爲

不能加勝于趙也。與衛侯乘。則加勝于衛侯。必

不肯春秋時以參乘爲失位。一失其位。不得列于

諸侯。故使人詐言晉師之至。而與之乘。及其急而

邀之。迫既與之乘。而言無晉師。既已爲齊所詐。不

可悔矣。此則齊侯之輕也。非齊侯不審晉師虛實

而爲虛聲所炫。以爲輕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主 劍閣齋

晉趙鞅謂邴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午許諾。衛貢五百家。鞅置之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

不可。衛是以爲邴邴。言衛以五百家而寘諸晉陽。絕

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

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

無故遷五百家實晉陽。此人情所不樂也。侵齊而

謀之。爲鞅畫計。可謂曲至。而不能免其身。悲夫。

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劔而入。涉



不可涉賓午

涉賓不肯說劍亦竟不入也說劍則束手受誅毋寧不說劍以逃死乎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

立干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

叛稷趙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

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

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趙氏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堯 劍開齋

國晉國有命始禍者為後可也

後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

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乃以先發難討于趙

氏安于縊死趙氏祀之于廟嗟乎謀臣者敵所甚

忌也謂不殺安于必得晉國安于為晉重輕至此

哉然觀晉有安于則有備而免趙鞅于禍魯得飲

陽則有備而脫桓子于死其時才智之士皆為私

家用君子重惜其遭矣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

圍之范臯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臯夷

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

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韓起孫不信也魏襄子亦與范

昭子相惡魏舒孫曼多也故五子謀范臯夷梁嬰父

亂之將生其事適相符也故治常少而亂常多也

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

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三十 劍開齋

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擅殺邯鄲午是始禍者趙孟也何得云三臣始禍

乎其時晉侯權既下移拱手于諸卿而已

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

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

三家知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

韓魏

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錄晉衰亂以見三家分晉之始

齊高彊之言可謂曲盡矣惜乎其不聽也蓋國不

聽於君則聽于民若君與臣爭則民必與臣也此

魯事可証也若臣與臣相爭則又君之所與者民

亦與之此當日之勢也

十四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句踐患吳之

左氏兵法則要卷之十七 圭 劍開濟

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按李衛公以越伐吳越中軍潛涉襲破吳師此變

客爲主之驗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甚

逆擊澹軍孔甚退而澹來追勒伏兵夾攻之澹軍

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余謂句踐患吳之整使死

士再禽不動乃用罪人自刎大敗吳軍此變靜爲

動之驗即孫子所謂佚能勞之安能動之也

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三軍有治治軍臣奸

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

師之耳目在旗鼓屬目于越人則越人因而乘之

矣以耳目者即心志氣三者所係不可不專一也

故善用兵者擊其亂不攻其治淮南兵略訓云敵

若反靜爲之出奇夫再禽不動靜也使罪人自剄

奇也蓋春秋之時兵恒繁而曲此正兵也故整若

整則以奇計撓之所謂簡而直也按蘇軾云嘗讀

左氏兵法則要卷之十七 圭 劍開濟

庸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

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不可敗而

已至于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

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

也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

其遺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

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

逐利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

矣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

略速勝之兵也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

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

可盡用要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于簡而

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越王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

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構李七里

闔廬必自表異而為越所擊也吳人輕浮故連喪

二君若孫氏都于江南亦連喪二君皆以其輕也

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

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立庭而呼此可見者也臥薪嘗膽此不可見者也

可見者孰若不可見者之深乎後白公勝報父仇

罷朝而立到杖策綴上貫頤血流至地而不知也

鄭人聞之曰頤之志將何不忘哉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

中行氏析成緡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

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晉大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

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淮南三叛吳人助之然卒不克步氏據西陵魏人

助之亦不能救也此與三國助范氏中行同也蓋

借助于外衆心未必能和一故輒不勝此為客紂

于主也

子主也

子主也

子主也

子主也

子主也

子主也

子主也

子主也

子主也

子主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七 三十五 劉開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七 三十五 劉開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陳省公先生鑿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閣公評閱

哀公

元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裁設板築為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

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

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討為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

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係樂而出。故在江、水之北。汝。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楚還蔡。更叛楚。

就吳。時楚圍蔡。未久。何遽降也。蔡有即吳之心。故請降。

時又未有必救之兵也。故聽命以紓難。亦權道也。以紓難也。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

敗于夫椒。而保于會稽。吳已深入矣。以甲楯保不

益吳之怒乎。夫許之越之願也。不許則尚決一死

益吳之怒乎。夫許之越之願也。不許則尚決一死

戰何敢去兵哉。

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

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晉少康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

收夏衆。撫其官職。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

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

施。不失人。皆得其人。親不棄勞。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

世為仇讐。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讐

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

同壤而世為仇讐。所謂土地同而有欲于我。此即

戰國所謂遠交而近攻也。若如秦之于韓魏。屢和

屢伐。使不得休息。正不必一舉滅之也。

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

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汗池。三月。越及吳

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吳越匹敵。一戰而勝。此時形勢亦未能便定。越也許之以成。未為失算。但其後也當忌而謀之。不當親而易之。吳之亡也在于玩越。而不在于許其成。許而復圖之。則越愈失勢。久而必入于吳矣。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三 創開齋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

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

吳召不往。則懼吳之討。楚復其國而徵貳焉。又將被兵。此陳之難也。然陳之為楚舊矣。一旦改志。于

吳則楚之仇。我必深矣。若其違吳。雖或見討。其怨尚淺。故當緩于從吳耳。

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難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吳亡于勝齊。而不亡于勝越。既勝齊矣。民力已敝。國用已竭。而雄心日侈。欲愈難厭也。故用兵而後悔者。秦穆漢武是也。始善用兵。而後德衰者。趙武靈王。唐莊宗是也。夫開創之主。始而用兵。既而厭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四 創開齋

兵者。情之常耳。若頻年疲兵。而無厭悔之心。雖賢如苻堅。猶身及于難。况不如堅者哉。

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召陳不至。闔廬事也。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若修怨。則越仇為重矣。此而可赦。乃亦云修其先人之怨耶。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子



于車之左右晉見我師非必逐利逐利必爭粟而

晉軍懈且亂矣乘晉亂而伏起急擊即趙鞅與衛

太子且不免粟將焉往哉是弃之正所以全之也

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

大雅言先人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詢也故兆言始納衛太子卜得

吉兆今既謀同可不須再卜

龜焦則兆不成而龜焦者每勝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七 劍間齋

國而滅其君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

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十里百縣縣有四郡

吳漢之饗士也曰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王猛

之討慕容評也于潞原誓眾曰今與諸君受爵君

父之前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勇奮將鄧

羌謂猛曰若以司隸見與公無憂猛曰此非我所

及必以本郡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俄而兵交

羌寢不應猛馳就許之羌大破評軍斬俘五萬此

可謂善用賞矣若猛之于羌尤得操縱之道也

士田十萬十萬或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士人臣隸圉免去所

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名

軍志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名曰費留故

曹公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賜有功若勳

勞空賞則不悛萬金無功冀施雖分毫不與能以

賞罰駕馭將人才自出有不惟我所用者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八 劍間齋

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素

車僕馬以載無入于兆城下卿之罰也為眾設賞

以死自誓以厲眾心益范氏入朝歌齊鄭附之至

輸范粟千車其交厚矣范氏久居朝歌助之者眾

羽翼成矣此勅敵也故簡子重陳軍攻耳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

上鐵丘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

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

太子見兵車皆旆。故懼而王良以婦人激之也。韓世忠以武寧等軍節度使。置司楚州。將士有怯戰者。皆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耻之。故人人奮勵。予謂非韓王不能亦不可耳。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南史王景文求解揚州。宋帝詔荅曰。晉將畢萬七戰死于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于刺客。故甘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九 初開濟

心于履危。未必逢禍。縱意于處安。不必全福。若班仲升立功異域。在外國三十餘年。而老入玉關。死于牖下。所謂死不在寇。始為將之良規也。

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糜之。糜東縛也。更詰之。御對曰。疢作而伏。言羅疢瘡而伏。故束縛之。

怯人則嚴刑以為使。然形怯者猶可用。性怯者不可用也。按九州春秋。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柏孝長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

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三日。但出戶。消息。至四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

衛太子禱曰。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勝。鄭公。晉午在難。午。晉定公。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

無面傷。以集大事。凡用禱者。所以威眾也。故鄭子產廟。崔府君廟。皆禱而求助焉。竟獲其用。後狄武襄用兩面字錢。勝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十 初開濟

敵後示士大夫。以破後世之惑也。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路也。獲其蠶旗。大子救

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雖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

凡師有詐敗者。若鄭師詐敗。則太子之伐。墮其計中矣。蓋先見弱于我者。師必詐敗也。先見強于我

者。師必真敗也。先見弱則力全。而智深固不可測。先見強則智淺。而力不繼。凡力竭智殫者。固可乘



勝而虜也。故鄭之敗，敗于先見強。至太子為之投車而後，乃見弱。致太子亦起而橫擊焉。強弱之用，反也。

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

襄行儉之討突厥也。以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

料突厥必復為此謀，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為之援。虜至羸

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擬取糧。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而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自是糧運無敢近者。後周賀若敦取相州，陳將侯瑱拒之。湘羅之人乘輕

船載米粟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二人裝船伏甲士于中。瑱兵見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甲士

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者，瑱不敢受，此皆用巧詐敵也。時罕駟在軍中，以齊鄭二國之師，而士吉

射又遙相應援，竟不能運謀出奇，乃以千車之粟拱手授敵，亦見其無能矣。惟既獲齊粟，則朝歌內

饑，范氏必不能久拒，非降則奔，故曰可耳。傅偃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後竟有晉陽之患，蓋三卿未睦，當時皆能知之，而趙氏欲專晉政，所憂在內，不在外，故其言如此。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龍，范氏臣，為范氏收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

子 34-721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以死士乘宵突之，五百人而有五萬之用，使敵師直突幕下，此鄭之壁壘不堅也。

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

趙孟所患在范氏不在鄭也。范氏既敗，則本志已遂于鄭，實無深怨，不必盡力擊其歸師矣。

既戰，簡子曰：吾伏歿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古以車戰，將多為敵所識，若大將被虜，或為敵所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古以車戰，將多為敵所識，若大將被虜，或為敵所

古以車戰，將多為敵所識，若大將被虜，或為敵所

古以車戰，將多為敵所識，若大將被虜，或為敵所

古以車戰，將多為敵所識，若大將被虜，或為敵所

古以車戰，將多為敵所識，若大將被虜，或為敵所

古以車戰，將多為敵所識，若大將被虜，或為敵所

古以車戰，將多為敵所識，若大將被虜，或為敵所

古以車戰，將多為敵所識，若大將被虜，或為敵所

古以車戰，將多為敵所識，若大將被虜，或為敵所

傷則一軍敗矣。此危事也。吾每見左氏所載戰事而歎之後世用步騎則敝衣易貌以避矢石。此其勝于車也。而或又以爲病者以旗鼓之制失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

簡子爲主將。故稱主也。時簡子大將也。大將爲鄭人所擊。踣于車中。則晉軍已敗矣。太子復伐之。大敗鄭師。是轉敗爲勝。太子之功多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十一 綸開濟

材兩鞞皆絕。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使簡子觀之。以明止使不絕之功。

車制詳于秦風曰。小戎。小戎。兵車也。天子謂之元戎。諸侯謂之小戎。伐。淺也。收。軫也。軫。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凡車制廣皆六尺六寸。則軫深八尺。兵車軾深四尺四寸。比之爲淺。故曰。伐。收。則所謂材者。意即收也。秦風又曰。除鞞。塗續。註云。鞞。所以爲引也。續。續鞞也。鄭氏云。車衡之長。惟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頸不當衡。

別以皮爲二鞞。係陰板之上。今驂馬引。引亦謂之鞞。傳曰。兩鞞將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鞞也。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

凡兵必有所假托。或假納聘。或假會葬。彼既有所挾以爲名。使我不得疑。非惟不得疑。即果知之。亦自不得拒也。觀師畢入。而衆始知。雖是蔡偵揆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十四 綸開濟

明。亦繇吳實詭秘。使蔡無從知耳。乃知垂橐而入。若子產之拒楚。當年尤是不易。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郭。使其徒自北門內。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荀寅不能守。自內伐其南郭之圍。以誤趙師。使備南。乃命救已者。自北門入。已乃與此徒犯北門之圍。出奔邯鄲。後若朱雋之討黃巾也。賊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自將精兵五千。攻其東北。乘城而入。西魏末。獨孤信。率兵討宇文仲和。信夜令諸

將以衝梯攻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克之皆此智也

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

趙鞅遷怒也為將者不可遷怒經曰將遷怒則一軍懼

年四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公孫

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

文之錯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五 劍閣齋

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

孫盱盱即霍也

二矢之力不過殺二人中錯肘而錯即殺之者一

與一惟勇者勝也錯執弓而先其氣已足懾翩矣

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夷楚者乃謀北方

此先後次第不可紊也項籍之疎只在不固根本

故先內而後外乃為堅完也

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三千楚大夫也

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國以致方城之外于繪關負函

地曰吳將沂江入郢逆流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

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襲梁霍

致蔡致方城之外此形也偽詞備吳此聲也襲梁

及霍此實也若盛彥師之料李密也密乘險而東

聲言向洛彥師率眾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眾

夾路而伏或問密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

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密果南出彥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六 劍閣齋

擊斬之此則彥師于密之聲而能得密之實也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蠻子亦奔晉陰地陰

河南山北自陸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取也析

南有豐鄉發此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蒐蒐和山在

右師軍于舍野舍野在法曰分不為糜軍聚不聚為孤旅若不明于分

合則雖聚百人已不可用何以將十萬數十萬耶

故治眾如治寡分合是也若一軍蒐和一軍舍野

此近在百里之內，緩急相應，為適宜矣。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縣監尹。曰：晉楚有盟，好

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

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

陳兵耀武志，不在于罪人，乃是在懾晉。若果能

大開武關，以伐晉，寧容先遣信命耶？

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

與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七

初開齋

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

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

本朝王伯安于群洞也，無多機巧，大要惟聲東擊

西一術而蠻卒不悟其愚，豈不繇性哉！然蠻之愚

固無論，獨計晉之出此計也，何以號于天下乎？後

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為牛僧孺所阻，李德裕曰：

臣聞楚誘蠻子，春秋明譏，周送鄧叔，簡冊深鄙，以

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也。

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許為蠻子，而盡作邑，立其宗主。

士蔑必晉大夫，故趙孟曰：速與之。而士蔑乃詐蠻

子，執以畀楚。若如註所云：楚特命大夫使監陰地

則裂田以與蠻子，蠻子亦不空遂信也。且楚大夫自

詐執蠻子，春秋又何以書晉人執戎蠻子，亦歸于

楚而傳，亦曰：奔晉陰地耶？豈晉地而楚命大夫監

之耶？傳云：畀楚師，明乎晉人執之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六

初開齋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

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

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

趙稷之于臨，猶脫兔也。既已去臨而歸齊，則聽之

可耳。且晉險固之邑多矣，安得盡墮之乎？

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郟逆。時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

荀寅于柏人。

鞅僅降邯鄲，而國夏取晉八邑，所得不足以償矣。

乃范氏漸衰而趙勢日盛是一時勝負實不足以論成敗也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子生

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為柏人幸也昭子

曰夫非而警乎對曰私警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

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

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矣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

僭之遂歿于柏人為吉射距晉戰死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人或死于恩或死于義使盡如柏人事有以之

于封疆者矣然能舉其恩者已為美談孰有舉其

仇而不以一死報者耶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名曰納蒯賁實以修范氏之怨酬德之念輕報怨

之情重也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時趙孟當國勤勤然圖報范氏而鮮虞弱小屢被

晉兵又晉所得一當者故鞅甘心焉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我先君與陳有盟不可

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盟可寒也吳入郢召陳而陳不與吳此不可忘也

楚昭王其審所報矣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茶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每朝必

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

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偏我盡去諸固將謀子子早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

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

即圖之又豈能盡滅諸大夫耶奸人之詞有涉于

愚者而聽者每不察也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

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繇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

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姦姦謀及也大夫從之

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

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昭子，即高張。戰于莊敗，高國  
莊六軌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  
之道。施，不書非卿。

高國齊之世臣，國人何以追之而不恤也？必陳乞

有以激怒國人者，而傳不詳也。夫乞之反覆詭變

使諸大夫與高國質言焉，則乞無所匿其詐矣。而

卒不察此諸大夫愚而陳氏之事將成也，亦天也。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

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

死一也。其死讐，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

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

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子

閻還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

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

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章，惠王，潛

閉塗，不通

外使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三 制間齋

楚武王卒于楛木，乃除道梁澆，以盟隨人，濟漢而

後發喪。夫楚之故事，羣臣必知之矣。但大將殁于

陳，尚不能成軍，况國君乎？若不潛師閉塗，吳乘喪

襲擊，必至喪師。故處變事則可以見能，此亦子西

之能也。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

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

楚上唯楚見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

故禍不及他國。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

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

河爲祟。王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

也，空哉。

當楚累敗，人所甚惡也。子西獨以爲喜，卜戰，卜退

不吉，而從容死讐，亦人所甚惡也。昭王不以爲俱

此皆人情所難也。能行人所難，可不謂之知道哉？

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也。伐小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三 制間齋

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

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惡賢而逆之孟

賢景伯欲使大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諸大夫對也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守小小不事

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

所怪且阿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荅大

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荅大

以勝邾但欲不樂而出

康子不聽景伯致有城下之辱故非啓疆之主兵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不可不慎也

不然春秋時彈丸小國強大皆得吞

并之其不輕加兵于小者懼我舉兵而霸國執詞

以督我也春秋之所以不遂為戰國者此耳

秋伐邾及范門郭門猶聞鍾聲邾不

邾無間諜斥候之故是謂不國但邾固魯附庸也

魯恃邾禦侮者今且躬為盜焉此邾之所不虞也

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成子邾大不許曰魯

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至何及於我且國

國內豈不足言足以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

知邾之必亡而先自全將以有為也大有機用豈

當以叛書耶國內不足則不能久拒以待吳人之

接若其自足而援師復至魯內外受困破之必矣

何為不可邾子之言若此真是驕痴不知國事者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繹邾山

師宵掠

師無紀律故晝夜濞掠使成子素養戰士乘其飽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掠擊之盡殲為功差易

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

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章自

請救於吳

乃知國雖小自有能者若邾成子有仲連之風心

未嘗不向慕其為人也

曾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

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四

國

國

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管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奉敵國使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

吳負氣自矜方欲雄長中原固可激而用也與侈大之主言當激之使揚其氣但魯若并邾此晉之憂也吳實道遠又非所忌也何以為之出師乎夫差務遠略而不卹近患空其及矣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能先伐宋使宋解曹圍而自救此形禁勢格之道也若救曹而還師侵宋是技窮于無所施聊以解說于天下耳故傳書侵宋以救曹是有益于曹者也書救曹侵宋是無益于曹者也

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曹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茲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五 初開濟

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姚崇以十事要說亦因田弋以進儒者譏之然英智之士不欲潔己以全名者貴乘時也乘時必擇大國而後可得志于天下故管仲度天下之勢誠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莫若齊耳若國小而弱則不足用如孟子于滕薛亦無可如何也況以彊而言霸說于曹哉

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宋大夫曹人詬之不不行殿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大之加於小也卑以自屈猶懼其憎焉詬其歸師何耶故有所為而詬以誘之可也無所恃而詬以招之不可也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

有名無情語最深隱。意徒有其表。觸之敗絮者乎。之言亦可患矣。

魯執政懦而怯。則人各異心。城下之盟。魯幾至亡。

國敵所畏者。惟孔門諸弟耳。其餘固所謂漢廷諸臣。摧枯拉朽者也。

退而告公山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

不適讐國也。奔亡。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所適所託也。則隱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

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

故謂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宗國。

子洩亦縱橫之流。意欲自將以示重。吳魯之間耳。不出于縱橫耳。

不然。已之不恤。而何人之能謀。

王問于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

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

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

所知也。不救何為。

魯僻處東偏。唇亡齒寒。四國亦非其勢。若畏三國

之救。則許分裂其地焉。三國之兵雲翔而不下矣。

此其喻在韓趙魏之分智伯也。

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魯使魯備。

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仍用魯人為向導耳。然伐

敵國而用敵國之人為率。非有深怨者不可。如肥

水之敗敗于朱序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鄆人之漚菅

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鄆人亦僑田。吳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

之以伐武城。克之。教吳必可克。

堅瑕虛實之數。其土人盡知之也。故張預曰：山川

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

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鄆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何氏引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

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

子 34-729

若無本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譯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嚴密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况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畫行則有暴來之鬪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丘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常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害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飢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為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末

細問

乃可為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室家使之係心即為吾人當為反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借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

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

嘗奔魯為武城宰子羽武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于蠶室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末

細問

吳乘勝深入懿子所以懼也國人懼者應是為全魯懼耳按孔疏杜意拘者導之以伐武城克之謂語吳人云若伐武城必可克之吳人王犯嘗為武城之宰與澹臺子羽之父相善國人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為吳內應劉炫以吳實克武城今知非者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為之宰國人懼是未得武城故知此克之是鄙人教吳之語劉以為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若然吳師

既來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

相善魯已受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

為之宰澹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言

故知恐為武城內應傳載漚管事者說來伐武城

之繇劉妄生異見而規杜非也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

甲叔子并析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

未可望也使人故不可望得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古人每以一事而料國之存亡勝敗如三人同車

而知其使能皆可以類推也蓋吳入魯地已深不

無進退之慮故吳子言此有懼心焉

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

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設格令士卒三百人有若與

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及稷門之內行至

七百而得三百人可謂多矣若乘夜攻之三百

人而有三萬之用惜乎計之終不行也有若與焉

者必有若為之率也豈聖門高第而與死士同列者乎

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此三百人死士也乘人不備可以有大功然使斫營不利而為敵所殲則城不可守矣不如挾此以請成彼既憚我致死則易以講解也

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費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

吳懸軍深入自不能久勢自不得不歸若不與魯成則勢不得歸魯必追擊故行成空吳急而不應

魯急也其所謂輕者若一夕三遷乃是輕耳管子曰飛鳥之舉者輕也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遠道里矣風雨之行者速也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險山河矣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

而無敵矣。以此言之。輕者兵之所忌。亦兵之所貴。哉。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

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釋舍也。魯人欲留景伯為

質于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然以能者為質。亦足。

子服景伯之言。皆良謀也。其言兩不見用。而復往。

質焉。人為其易。我為其難。可以愧謀國者。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

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齊鮑牧帥師

伐我。取謹及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

子。秋及齊平。齊逆季姬以歸。嬖。冬十月。齊人歸謹。反

闡。季姬嬖故也。

其與師也。以婦人。其歸邑也。亦以婦人。婦人能為

本國重輕。所以四面出嫁也。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

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齊魯既平。故辭師。將進受

命言將代齊也。

有始同而終變者。若韓魏之于智伯是也。人情不

為相親。即為相惡。謀國者所以不輕與人以隙也。

吳既許齊伐魯矣。而齊有貳心。是齊反為德。而吳

反為怨也。能無怒乎。然齊魯既合。則吳人雖責言

于齊。恐反為二者所乘。未可輕也。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

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鄭圍宋雍丘。而宋復圍鄭師。蓋兵法十則圍之。鄭

客也。客兵有限。宋主也。主兵日增。故宋之兵十倍

于鄭也。鄭圍人而反為人所圍。是內外受敵矣。內

外受敵。則難于必出。昔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

寶。勇鬪為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可以必出。勇力

飛走之士。居前。材士強弩。居後。弱卒車騎。居中。若

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鬪。莫我能禦也。

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作壘。壘成。輒徙舍。合其圍。

圍鄭師何以云遷舍耶宋始圍鄭師壘暫必寬以日而進漸逼之也漸逼之而壘合則圍者愈密出者愈難矣但兵在圍地當出奇致死乃能有功今鄭師倉皇上下無氣有立潰矣此與吳漢在廣都之事相反

子姚救之大敗即武子勝也

子姚救之宋空撤圍鄭之師以禦之宋撤兵禦子姚而鄭圍已解矣始而宋有內外夾攻之勢繼而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三 劉開

鄭亦有內外相應之勢乃反為宋所敗者氣奪于宋圍而失于輕戰也大凡兵披圍而救師適至往往致勝非全恃救師也以突圍欲出者勢不可禦也今鄭師已束手受困則來救者無夾擊之助而圍人者有餘力以禦之故反敗也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武子取邑于宋冀以與嬖行事已是輕妄懸軍深入兩奔鄭師武子之寡謀固無待言即雍丘之師

壘合而哭亦自束手坐困法曰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夫遷舍壘合天下之困兵也大凡圍兵不關則人人死戰故將之能者恒自塞其關孫子亦曰圍地我將塞其關夫何畏乎壘合哉壘合而突將懦兵弱又可知也故傳曰取鄭師取者易詞也

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

有能者無死既足收全勝之功又可取以為質使後日易為講解地此攻心之策也宋人亦大能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三 劉開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北占諸史趙史墨史龜

曰是謂沈陽水故流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

姜齊姓子商謂宋姜火師之後火弱故伐姜則利子商姓屬水故伐商不利

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位得各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

師神農有火瑞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

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遊也既盈而得水故為如

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

盛

則當伐宋。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乾下坤上之需。

三三泰六五爻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

歸妹。以祉元吉。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

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昏姻。甥舅。宋為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

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

乃止。吉在彼。則我伐之。為不吉。

春秋時五行盛衰大抵皆論五姓以統系明也。後

世卜筮不能斷其系。但以地分論之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三十一 創開齊

冬吳子使來儆師于齊。前年齊請吳師伐魯。齊與魯自伐。故吳反與魯謀伐齊。

吳毒物也。譬之蛇蝎觸物即嚙。以洩其毒。不得于

彼即得于此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水臆論

同邑徐孚遠蘭公評閱

哀公

十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郕齊地。齊人

弑悼公赴於師。以說。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吳之伐齊。未為得算。幸齊有內變耳。吳于此時既

不可以空反。若討齊之亂。又未能倉卒即辨。莫若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創開齊

置齊君而去之。所謂與人同欲必濟也。

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曰。將自海入齊。為齊人所敗。則已在齊地矣。如今

之登青萊。皆齊地濱海。然皆在東北。吳豈能深入

至此。是當年所謂自海入齊者。不知從何處入海。

也。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說者以為東北通射

陽河西北至宋口入淮。是吳當年固大修水利矣。

意即從淮陽間取道入海。則已近齊境。乃為齊所

敗耳按黃池之會。越沿海沂淮。以絕吳路。蓋循海而逆入于淮也。則為淮陽間。取道入海。明矣。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起兵。謂往歲卜利以伐姜。故今與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既不問其國之當伐。事之可否。而惟決之于卜。使敵人知之。即可以卜間也。意陽貨有怨于齊。其言宋不可伐。與卜者之言合。是役也。殆貨之所為耶。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二 劍開齋

秋。吳子使來復傲師。未得志。故欲再伐齊。

魯以季姬故。善于齊。今悼公見弒。吳人知我情。亦欲報齊矣。是以來傲師。以魯之近力。雖不足而可為主人。故合魯也。

冬。楚子期伐陳。吳廷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還。以為子名。成子期之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壽夢少子壽夢。以襄十年卒。至今蓋九十餘。

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命之救陳而還師。是無及于陳也。然還師以成伐陳之名。觀吳師之還。楚加于陳者。必不力。雖似無及于陳。陳實陰受其賜矣。夫務德安民。則深以夫差之爭霸為非。而終不直言于吳者。以夫差之驕也。此亦老氏之術也。

春。齊為郟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季孫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竟。內近郊。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三 劍開齋

已則守國。而君與二子居其至危。此錯所以見誅于盎也。冉子知季孫弱。故為此以激之。蓋敵人來伐。則三家無不異心。魯公欲圖執政。則三家無不同心。此魯之三家所以弱于外。而疆于內也。

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言不戰。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魯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

魯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

此豈可以眾寡較勝負耶。夫五都之市摩有擊殺者。不謂不眾矣。然一夫攘臂大呼靡不鳥獸駭者。必死與。必生異也。豈得謂一都之眾敵齊之兵車。必有餘用乎。其時大敵臨境而季孫怯于戰。故冉子以此言寬之。

二子之不欲戰也。空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諸侯矣。

非特以雪耻亦自無可推諉也。後之賊臣且有挾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四 劍開齋

季孫使從于朝。俟於黨氏之溝。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

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

兵誌曰。戰者士卒事也。不戰者將帥事也。不戰。屈人者謀也。以戰。屈人者力也。此君子小人之別也。

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

本無戰情。故五日始出師而遇敵先奔也。彼或自

量不能豈當強之使將耶。宋臣有云。將不擇人以官為序。此敗道也。

孟孺子洩帥右師。懿子之子顏羽御。邴洩為右。二子

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

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

城人三百為已徒卒。

七千者私甲也。三百者精兵也。有勇知方。惟我用

之。蓋邑有大小為宰者。生聚教訓自成。勁旅矣。使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五 劍開齋

宰盡若求無事。何至于銷兵有事。何至于勸募哉。

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門也五日右師從之。

穰苴謂臧賈曰。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鼓別忘其

身。期而後至。斬以徇。若穰苴為大將。豈能待孺子

至五日耶。

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保守曰。事充。賦稅政重。賦稅

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

乎。既言人不能已不敢不



上不能謀士不能死此未戰而先敗者矣豈知之言之而遂當執其咎歟

師及齊師戰于郊稷曲地名齊師自稷曲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與眾則不信三刻而後踰之若令如遲言乃踰溝

魏明帝遣張郃領勁兵四十餘萬向劔閣而孔明戰士萬二千更番歸者八千時魏兵臨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眾強多請留下兵以并聲勢亮

本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六 劍閣

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乃勅遣還于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莫不以一當十遂殺張郃蓋必上之舉動信而後士卒亦信上雖以赴水火可也

師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瓊陳莊涉泗營右師雖奔左師尚未挫也使二陳涉泗而左師奮擊未有不擒者蓋右師之奔以奔為誘者也若郭淮之在漢中也玄德欲渡漢水來攻淮以為空

引而致之備覺而不敢渡唐薛萬均守幽燕竇建

德率眾十萬來至范陽萬均以眾寡不敵不若以

計取之乃令弱兵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伏精騎

于城側待半涉而擊之建德引兵渡水果為萬均

所敗然則二陳之涉泗其為敗道也明矣

孟之劔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

扭之伍曰走乎不扭魯士五人為伍而欲走不扭曰誰不如曰然

則止乎不扭曰惡賢

本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七 劍閣

觀不扭之詞甚憤必其才超出人上而季孫弗能

知故寧死而不樂戰也

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

尉繚子有伍制有束伍蓋伍制者平時各相保也

束伍者五人一長臨陣亡長身死家殘若林不扭

之伍必不扭為長也不扭徐步而死與其長歿于

戰陳而同伍不救者不當同科但兵教之令凡伍

臨陣若一人有不進死于敵者教者如犯法者之

罪教者且與同罪同伍安得不與同死耶

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

後周達奚武與齊王憲為齊所敗武欲還憲欲待

明更戰武曰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遂全

軍而返齊人不悟而弗追若追之必克也

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甲首八十不足為侈但當右師奔迸之餘而左師

挫之小有斬獲使齊人不能成師亦足為功矣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能成師則齊師已亂故冉有請從者三

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車

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

凡師之進退在旗鼓我欲戰非我可得而戰也我

不欲戰亦非我可得而不戰也若揚言于眾驅馬

欲奔是誘我師奔北而以身為鵠矣孟孺子為右

師帥方陣而奔而其言如此何顏之厚

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

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攻城大車為步騭所薦昭

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委于軍旅乎奮對曰昔汪

童歿難子奇治阿于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

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

按釋名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鏃鏃入地

也矛長丈八尺曰稍馬上所持言其稍稍便殺也

又曰激矛激集也可以激截敵陳之稍也仇矛頭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有三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夷稍夷常也其稍長

丈六尺不言長而曰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亦車上

所持也穆矛長九尺者也穆霍也所中霍然中即

破裂也爰矛爰除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握

于車上使殊離也公孫伯珪為鮮卑所圍伯珪持

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白孝德善用

矛刺賊將劉龍仙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強習

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能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

我非在賊也。賊雖用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蓋矛長  
兵也。使之不得刺者。使短兵乘間而入。則失長兵  
之用矣。若再有之用。身先士卒。為能盡長兵之  
利者也。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  
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  
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

楚王常在行間。然在行間與謀議。而非必為主將  
也。又有楚王與令尹俱在行間。操進退之權。而諸  
軍則又以將領督之者。以楚君恒習于兵。且古之

兵精。每不易敗。故將輕而不至于大患。若後世則  
不然。兵恒不能如古。而人主又恒不習兵。是以人  
主必重將權。將權重而後可以克敵。使如楚之進  
退。遙制此大敗之道矣。即如吳以四軍出。而中軍  
從。王王為親將。是夫差固大將也。然不數十年而  
吳之君歿于戎事者。二焉。豈非親將恒有失歟。

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儋子  
謂其弟書。爾次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閻丘明相厲也。  
相厲以致死。亦勇戰之道。但若齊將咸以死自誓  
則為不祥。為妖孽耳。

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  
其徒歌虞殯。送葬歌曲。

夫聲之感人甚深。用兵空伐。鼓呼。呼。投石超距。以  
作其氣。聞絲竹哀怨之聲。使人悽愴。損銳挫氣。則

難勝敵也。故漢之困楚。以四面楚歌。而劉越石吹  
笳。寥亮。胡人久倦。征戍。夜聞。遂潰。

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  
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後魏葛榮向京師。眾號百萬。爾朱榮以七千人禦  
之。榮喜。令其眾辦長繩。曰。至便取之。榮潛軍山谷。

密勒軍士各齎棒一枚。不聽斬級。以棒擊之。果于

陳擒葛榮。餘眾悉降。一辦繩。一齎棒。皆變事也。

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合。使聞弦多

以琴。弦多六。年奔魯。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

鼓而已。不聞金矣。傳言齊人。皆知將敗。

總是必死。可殺。司馬法曰。上死不勝。以持必死之

心。乃徒勇之夫。必至喪軍辱國也。故又曰。凡戰之

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是死愛死。怒死威死。

義。功利各有不同。要以死正為難耳。若艾陵之敗。

知其必死。孰若不戰為愈耶。行亦不。未。勝。也。但。不。知。用。計。以。勝。之。耳。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十一 劍開齋

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上。吳

軍亦。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丘。明。陳

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兵。從。故。勞。公。

始勝負相當也。以王卒助之。而勝意王之中軍。皆

精銳也。故以此勝耳。若耿弇于張步也。步與裨將

劉歆合戰。弇升王宮環臺觀之。視歆等鋒交。乃自

引精兵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唐太宗征王

充也。太宗以精騎陣于北邙。登後魏宣武陵。以觀

賊陣。乃勒屈突通曰。待兵交。即放烟。我當率馬軍

南下。兵纔接。太宗以騎衝之。表裏合勢。倂斬七千

人。此即旁擊背擊之術。蓋旁擊背擊。皆奇兵也。必

精兵始能出奇。是先以正兵而繼以奇兵者。

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孫州佐。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

從吳司。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敵無廢命。叔孫

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

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十二 劍開齋

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殺國子。

卻至。免胄趨風。猶敵國之君也。况州仇奉甲從君。

敢不拜命。耶。傳紀之以見子貢。應事之敏。而歸元

寘書。以誌其失于驕也。以。怒。大。國。非。善。勝。之。道。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

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越所以制吳者。用全力也。其內治甚詳。然又非計

倪不為功也。不然。以區區之越。賂遺于吳多矣。其

國必當內空何以久而益強能得人死力乎蓋越王夫婦度力自養而不資于國國之積聚止為外交及內為訓練之費而已所以能報吳也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

冒頓之于東胡也先獻之名馬闕氏東胡復欲得

匈奴棄地冒頓曰地者國之本也遂上馬襲破東

胡滅之乃知壤地同而有欲于我此言最可深長

左氏兵法測要

十四

思也宋臣余端禮有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行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警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候其機漢武親征漠南無王庭警其氣而服之所

謂先聲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

備陽行成以種蠶陰結援于齊晉教習之士益精

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伯者伺其機而圖

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

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底

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

子胥之言曰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攻

而勝之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越國我攻而勝

之我能居其地我能乘其舟利不可失也以勝齊

以驕之越所甚願也雖勝齊有利尚當計較于舍

越之有害况實無所用耶

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

之屬鏹以死艾陵役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十五

言不空伐齊而復遣使于齊托其子為是授說人

以間矣此則子胥之疎也

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

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益之

墓檟可材猶以為遠也句踐冬抱冰而夏握火朝

不及夕其何能待乎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

觀吳伐我而為城下之盟及冉有請從而季孫弗

許乃知季孫最怯也魯國素弱自此日趨于弱矣  
故有其言甚善而言者之人則非者如修備之言  
精有內安魯若修備而結援于外齊其知魯何  
非不善也在季孫言之則不得掩其懦劣矣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

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

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

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

以獻耻是二者故出以奪妻奪軒二事為耻孔文子之將攻大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六 劍閣齋

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

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

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

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

孔子不言兵楚子西輩忌之猶若一敵國若使用

孔子孔子為東周豈不能為太公伊尹之事者哉

非但為外國所忌也恐見楚子三家耳  
故或言或不言皆有深意也

十二年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

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毋乃辱吾君不如止也  
子木曰吳方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  
衛往也長木之弊無不標也國狗之瘼無不噬也而  
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郎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  
卒辭吳盟

不往亦未為失衛即不往吳滿而將覆亦不能害

吳矣但不往則示之弱須子貢子產之流相之而

往雖往自無傷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七 劍閣齋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盍見大宰乃請

束錦以行十端為束語及衛故大宰詔曰衛君之來也緩

太宰好利固非束錦不能成功杜征南遺洛中賁

游曰求其不為我害而已此豈可為後世口實耶

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

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

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

難以霸乎太宰說乃歸衛侯

其眾或欲或否乃衛實事借實事為詞自然易入

以太宰亦能言之流也與能言者言依于辨不然

則其說易窮乃子貢之言辨而實太宰不能不聽

也但竟歸衛君亦未為得策當以衛君之命執其

初議不來者而乃歸衛君是足以難衛矣

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

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若煬帝幸江南也識者于曲調而知其不復返矣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項丘玉暢岳戈錫子產

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

人為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

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前雍丘之役鄭有事于宋宋圍鄭師今岳之役宋

有事于鄭鄭圍宋師宋圍鄭取鄭師于雍丘鄭圍

宋取宋師于岳兩役皆有救兵皆為所敗皆獲大

夫以歸兵事未有前後彼此相當如此者

年十三春宋向魍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

賞魍也逃歸

魍之怯也如是何以能為亂乎韋孝寬得高歡賞

格題其背曰若得高歡一依此賞可謂措詞簡捷

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郟延以六邑為虛成郟皆宋大夫

吳子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蓋向巢伐鄭取錫乘勝圍岳已師久兵疲又向魍

逃歸無及于救是以遺鄭禽也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

子伐吳為二隧隧道也嚆無餘誣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

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于姚自泓上觀

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宋縣曰吾父之旗也彌庸

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

裴子野法有揚奇備伏四軍皆逐便而居大約揚

以設疑奇以續戰備以補缺伏以設覆不越乎奇

伏二法然伏者潛用之也揚者顯用之也若彌庸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六 劍開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七 劍開齋

見旗以誘吳人。彌庸有智者不怯也。  
之見旗乃用揚法也。范蠡曰：先則用陽，後則用陰。  
先動則顯用之，後動則陰用之。彌庸之見旗先動  
也是范大夫之智也。

不可以見警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  
待之。

凡事不專以成敗論，故當其勝，或本出于敗道，當  
其敗，或偶出于不幸。若彌庸之見旗而奮，使其幸  
勝，人必嘉其勇敢，以是為鼓舞，能斷矣。使推求越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子 劍閣齋

人見旗之意，明以此誘致我，而欲我輕于一戰也。  
孫子曰：兵怒而相迎，空密察之。蘇氏曰：視敵有無  
故之形，必謹察之，弗動也。

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噤  
無餘，地獲謳陽。

越之於吳也，驕之而已。故不以范蠡文種為將，而  
命噤無餘，謳陽以先之。又見姑蔑之旗，以激誘之。  
皆以餌吳而詐之也。吳始戰而勝，則吳之備益疎。

志益懈，越可以得志焉。此見弱于吳道，固應之。  
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  
孫彌庸壽于姚。地守故，不獲。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

若吳太子友及北地王皆有足憐者，使吳太子自  
度不能勝，越死守以待吳師之旋。越豈遂能得志  
哉！然重兵在外，民力已竭，舉國危疑，毋論戰勝為  
難，即堅守實不易也。

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于幕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王 劍閣齋

吳即不為黃池之會，越遂終不入吳耶？但乘重兵  
出外襲其巢穴，傾其根本，使之遠關，所請乘虛也。  
淮南子曰：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勝，虛則走。

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非與齊  
戰，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百姓不附，越

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  
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非常實也，敗兵非  
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不能者虛。



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

按國語黃池之會，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絕還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三 劍開齋

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舟。舟。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服也。陳士卒百人係馬舌出火竈。縛馬舌恐有聲也。出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以百人通為一行。行頭皆官帥。擐鐸拱稽。下言十行一變大夫，此一行空為士，周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稽計兵也。肥胡奉文犀之名也。周禮聽師田以簡槍。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胡也。文犀，犀也。十行一變大夫。十行，千人。變，建也。旌提鼓。旌，羽也。提，經也。秉，執也。十旌一將。

軍。十旌，萬人也。載常建鼓，挾經秉枹。日月為常，鼓將軍命卿也。晉鼓也。建，謂

為之楹。為萬人以為方陳。百行故曰萬人，正曰方也。皆白常白

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交龍為旂，矰，矢名。荼，茅秀也。王親

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熊虎為旗，此王所帥中軍。左軍亦如

之。亦如中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之屬。皆赤常赤旛，丹甲朱羽之矰。

望之如火。鳥隼為旛，尚赤，左陽也。丹，彤也。朱羽，染為朱也。右軍亦如之。皆

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黑，漆甲也。尚黑，右陰也。

為帶甲三百。帶甲，帶甲也。以勢攻，鷄鳴乃定。既陳，去晉軍

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錙于振鐸。

丁寧，謂錙也。唐尚書云：錙于錙非也。錙，錙于錙也。錙，錙于錙也。三軍皆譁，鈿以振旅。譁，鈿也。鈿，鈿也。其聲動天地，晉師大

駭不出。周軍飭壘。飭，治也。乃令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

對曰：請姑視之。友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

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斯時，吳王刳七人于帳下，同盟之人已知越入吳矣。但未卜勝敗耳。于墨而揣其國勝也。

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曰

佩玉樂兮余無所繫之樂然服飾備也已獨無旨酒

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

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

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殺癸北方主水

分肉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以分者漸廣人樂

為用也夫不恤士卒則罰不行有諭諭失衆之患

矣夫越之謀吳也怒蛙且軾之十年不收于國民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無長幼雖湯火不避也吳豈能禦哉按武經總要

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况深

入敵境飛輓不通襲師及寇益資擬備雖云因糧

于敵亦虞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糧三斗可用數

旬若班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乏絕即須揀擇羸

瘦牛馬應卒以充軍食庶全人力不至為賊困逼

若近代邊兵遠行則有糜餅餅餅餅餅餅餅餅餅

糜餅用糜末作麪投沸湯和為餅厚一分候次切

作棊子曝乾收貯如在營砦內以湯沃而食之

路行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愈于雜餅餅飯

麩並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令可持久

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宋不黃池故太宰嚭曰

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之言

國已勝而猶欲伐宋者此非誠言也吳王故為誇

大之言以示武于下而太宰時解其意陽順之以

為必可勝但弗能居耳使夫差平越之後日夕備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越變易其所為五年之間猶可以救亡乃吳日淪

于亡而不悟者越以平愚吳也猶金之以款愚宋

也始而敵國外患上下交憂之繼而敵量其力未

能得志則愚我以款而我乃曰此易與也不過志

在子女玉帛耳無論忘其所以備亦并忘其所以

憂所以懼矣夫憂與懼雖無實猶在我未懈而在

彼得之有惕然不安于其中也若并忘其憂懼而

有狎之之心則習而與之相化寧寧可勝言哉

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也。闞止子

我也。事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

心不安，故諸御執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闞不可並也。君

其擇焉，弗聽。子我夕，視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

子我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

焉。使詐病，固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

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簡公之任子我也，正以間陳氏也。豈不知陳闞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三 劍閣齋

不可並邪？但以陳氏之執政久矣，一時不能驟去

也。若畏陳氏而先去子我，則又不成為君矣。君弱

執政強，後世多有此事。深患之，未能出其理也。直

當追咎先君之失柄耳。

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陳氏族。使公孫言已曰：有陳豹者，

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我臣，吾憚其為

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

凡反覆多詐者，其人必難制，不自度而云能制之。

者後，每不能制也。

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

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

盡逐焉？遂告陳氏。

陳豹之為人，子我亦知之，而欲用之者，正以圖陳

氏也。其為人貪詐，子我以為可以利誘之，故告以

將逐陳氏而使代之也。然豹豈心為陳氏者哉？必

逆料陳氏未可動，故反以子我之謀告陳氏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三 劍閣齋

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行舍於公宮，行，子

又隱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凡八

人，共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及閉門，不納子我。侍入

禦之子行殺侍人。

子我一日未死，則成子一日未弑君也。恐子我得

以為名也。公怒之，是速其疾矣。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

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間。

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賊也

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知陳宗乃止

凡賊臣欲舉大事必子行輩為鋒刃也猶司馬氏

之有賈充蕭齊之有王敬則也

子我歸屬徒攻闐與大門屬會也闐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

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奔中適豐丘奔中狹路豐丘陳氏邑

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

陳氏宅根深矣非特陳宗為之用也其民知有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左氏 劍開齋

而不知有君亦已久矣夫闔子所倚者君也身已

在宮門之外則內外之事皆陳氏專之所以攻則

必敗亡則必獲也蓋既失勢又失名人不與我也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

道及郟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

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言陳豹

我請免罪陳豹以車送我言陳豹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讐何

以見魯衛之士

雖有仇者我亦施之此則陳氏之善施也陳氏之施不使子我死也

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

之言不及此

高貴鄉公之于司馬昭也率兵討昭然終為昭所

害也子我有寵成子以翦之豈能行鞅之言哉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鞏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

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左氏 劍開齋

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

殺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請以君命

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

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迹禽獸者曰逢澤

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

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

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

聞鐘而入乘車逆巢以田為詞亦不皇遽故能從

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此王茂弘所謂不意亂臣賊子。近出臣族也。然敦舉兵內向。敦始寢疾。便率子弟發喪導之。遵養時晦。誠有功于晉也。向巢為左師。若與魋合。便不可制。司馬子仲欲先得左師。乃扼要之。算觀左師見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手 劍開齋

公拜不能起。及繼而求質。必平日已知向魋之情。特不得不為宋公驅馳耳。左師雖桓黨。然亦中人。見公待之以誠。便不敢決然去而為逆。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克。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人子弟而質之。以自固。

公之劫左師。是去向魋一援矣。魋不能獨存。是以叛去。此為得中策。今又使左師伐向魋。則失策矣。左師無功而懼。或連魋而入。則如何當是時。安執

左師以為質。而使別將攻魋。其可也。

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

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也。向魋出子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手 劍開齋

而適吳。同惡相恤。同情相成也。桓魋之逆。而成子使為次卿。不弑簡公不止矣。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

宋儒疑此二語為傳會。孔氏者謂孔子勝齊餘事。

也。豈計衆寡哉。此則迂濶之論也。夫魯之討齊也。必以兵魯爲齊弱久矣。必以齊衆難敵也。不則曰。陳氏得民心難敵也。不知陳氏雖得民。然與之者。恒半不與之者。恒半也。以魯之全制齊之半。豈不足勝齊乎。雖孔子之勝齊。不必以衆而欲塞魯國之口。破魯君之迷。非明魯之衆不可也。安所見而謂孔子必不爲此言邪。

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焉吾以從大夫之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後也故不敢不言

哀公蓋不得已以孔子懼季孫使季孫知大義不可泯滅天下之人猶有請之者則季孫不敢加害焉爾何必作春秋乃使亂臣賊子懼耶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

按周制畿方千里提封百萬出戎馬四萬匹然周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豈田與駑俱號之戎馬而

惟掌質馬者平量其材質高下歟不然則出戎四萬匹民力已竭豈容復出田馬駑馬歟蓋馬不牧于官即牧于民但牧于民必爲民害不若牧于官者官得其人可收駉驥之用也觀孟氏以成之病不圍馬而其宰傷得罪不受圍馬則知周之官民通牧當年已重苦之矣

孺子怨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

圍馬則逆命欲襲成則從人不得入以此爲宰何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事不辦

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納袒免哭于衢聽其弗許懼不歸

凡叛逆之臣不當激之爲亂故陸贄李德裕奉勅處分藩鎮事體多曲中事情使之寬然有餘不迫之走險也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成在魯北門爲魯之蔽若叛入于齊則齊挾成以

制魯魯之形勢已為齊所據矣夫成所以不墮者  
成之不振孟氏之敗魯之不振季氏之恃魯之用其私邑而人  
孟氏倚以為固也今即為患于孟氏始知人臣不  
不計及齊之順逆也  
忠於公家其深謀曲計徒足自害而已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

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

介芋尹蓋對上介正使也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

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今

天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草莽也吳人內之

禮記曾子問一篇計制禮也  
此等事不經見當以意創禮者也必欲內之亦屬

不近情若夫掛劍于墓樹復命于行頭此則丈夫

意氣之感人有不能忘者矣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奚

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

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何必惡焉

子玉曰然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仲由事孔子故為魯弟即成子也

陳氏之欲有齊夫人而知之矣既欲擅國不當挑  
季孫以信開于子孫與之言而齊魯已平所  
繫于鄰此亦陳氏之情也子路為魯言魯而已固  
不計及齊之順逆也

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

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

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

焉用之成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成即成宰宿魯公孫故曰周公孫

凡亂臣雖利不可得而恒便于為不義者以得利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之日多失利之日少也然成之附齊乃孟氏致之

非其本心也當為好語以為他日反正之地

陳成子館客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衛君子服景伯揖

子贛而進之對曰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

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

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謹與闕寡君是以

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

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襍媚杏贏皆齊邑

子貢并公孫宿招之。而宿終以兵甲入于贏。子貢

即善詞說。不能為之招也。孺子怒其違命。鞭其僕

不已。必欲以兵焚之。是孟氏之加于宿者無已也。

故入于贏以逃。死驅有用之才而迫之使叛。君子

重為魯惜矣。

衛孔圉取大子蒯瞶之姊生慄。孔文子也。蒯孔氏之

賢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大子在戚。孔姬

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吾入獲國。服冕乘軒。三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死無與。死罪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

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為婦人服寺人羅

御如孔氏。孔氏之老藥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

伯姬。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假

從之。介。被甲。與假。假。欲以盟。追孔慄於厠。彊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慄。遂

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

馬乘車。召獲。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召獲處事最適。空斯時豈不能戰哉。不可以戰也。

世固有庸人而所為乃偶合于道。過于賢人君子

所為者。若召獲之于季路是矣。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

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季子曰。食焉不辟

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

也。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

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慄

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慄。為。難。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蔽子路

纓而歿。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慄立

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購成曰。寡人

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

公。不果。比。褚。師。釐。子。為。明。年。購。成。奔。

夫子不為衛輒。子路豈不知之。且孔伯姬始謀。孔

慄亦已就盟。非孔氏之難也。夫以父逐子。而燔臺



以攻之豈真欲稱兵誅蒯賁乎亦無食其子之祿而殺其父之理也故太子立孔悝不及于難安之可也太子立孔悝及于難逃之可也夫子羔之來也聖人不以為病則子羔之不死固未嘗得罪于聖門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二十

陳睢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關公評閱

哀公

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

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

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裕於西圃石藏主子伯季子初

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柝者殺而乘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初問齊

其車子伯殺許公為反柝孔悝怪載柝者久不遇之

遇伯子載柝者曰與不仁人爭來使公為反逆之明無不勝

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而使其射先發此亦信心

之論也

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殲或以其車

從得柝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衛侯因良夫及伯姬入既入而逐伯姬已又殺良

夫此其殘忍愈于晉惠公遠矣宜其及也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于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期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

晉謀焉。遂殺子木。

此以前事將敘白公勝故追言之。

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

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十

三 劍閣齋

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使為藩屏。葉公曰。吾聞勝也

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子必

悔之弗從。

世間自有凶人。恒不可近。亦終不為人用者。以其

才可憐。而其性詭譎。其志迂妄。恒必為亂也。白公

父子無罪于楚。而出亡。此于義固當召之者。然其

怨未洩。若欲報怨。無極之黨。已盡非于執政。是

取而誰取之乎。此亦當慮也。

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

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

註謂比子西于鄭人。言復讐不遠在鄭。而近在子

西。予謂勝雖有怒于西之心。然其所謂鄭人在此

讐不遠者。乃以鄭就盟近在肘腋之間。謂可以得

志耳。厲劍之對。特見子平意氣相激。遂不擇音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十

三 劍閣齋

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即公

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

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

白公勝以勇氣聞。然未至愚率。若此。蓋好事者之

言也。賈生云。白公之為亂也。七首以衝讐人之胸

為發憤快志耳。非為取國伐主也。豈知白公者哉。

楚國第。次第也。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

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

子西于白公無怨。何為必欲殺之。此非事實也。蓋

白公自以其父不得立。欲為闔廬之事。故殺執政。劫王耳。子西之言。楚國用人以第。次將及白公。亦非也。白公自是廢族。置之邊境。已為足矣。肯授之政乎。若果有執政之望。則亦隱忍以待。執政而後圖之。矣。必不先事而發也。

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

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詔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婚者去之。

石乞宜僚皆勇于義者。白公好死。士故死。士咸為之用。宜僚非力士也。即其不為利誘。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婚。雖千萬人足當之。奚止五百人哉。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與吳戰。所

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替者吾以力事君。不可

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以戰備獻。必是卑詞厚貌。故二子不復慮耳。東晉

初。石勒偽推奉王浚。浚不疑勒。勒輕騎襲幽州。或

請引軍拒勒。浚曰。石公來。正欲奉載我也。浚設饗。

勒令甲士執浚。數其罪。誅之。夫石勒亦一佳虜。其

智豈王浚所能料哉。但子西亦有智者。子西不能

料。白公亦緣將死而神昧也。

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白公實欲舉大事。此非誠言也。蓋以外援未盡。恐

事不成。劫王以為質。不欲速害之耳。若楚之立義

帝也。與楚何損。而必欲弑之。以歸直于楚耶。弑王

不祥。楚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乎。

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

呂氏春秋曰。白公得荆。不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

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白公又不能。九日。葉

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眾。攻十有九日。而白公死。

白公之嚮可謂至愚矣

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

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警物偏重則離敗聞其殺

齊管修也而後入

觀方城之外皆曰可入則知其民可用蓋亂人恒

不能久須少避其鋒而徐圖之不然非特于事無

濟亦以其甚其禍也或謂國之安危僅在晷刻而以

是區區決進退者殆未足以與于進退者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白公欲以子闞為王子闞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闞不可遂劫以

兵子闞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

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

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楚別

白公既得惠王則當以王令于國中而身為令尹

以輔之俟國人少安而後改圖可乎今乃欲彊立

子闞而廢惠王假使子闞許之國人不附一匹夫

耳何以能為

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穴高府之宮而負惠王以如昭夫

人之宮昭夫人

石乞尹門而公陽穴宮負王則已失王而乞不得

知矣勝挾王為重自不可敵若失王而使葉公得

輔之則已失勢矣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

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

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

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

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葉公平日得民民自不敢加害當旌之以徇于國

使人心鎮定

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

國矣柏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

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

劉寅曰。兵有制勝于朝廷者。如晏子破范昭之謀。而晉不敢加兵于齊是也。有制勝于原野者。如韓信破趙取齊。皆以野戰而勝是也。有制勝于市井者。如葉公入楚。遇箴尹固。與國人攻白公而敗是也。蓋箴尹固始未嘗不持兩端。見白公已失惠王。葉公自足倚仗。故反于正耳。

其徒微之。匿其尸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白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語爽朗有氣。白公能宥宜僚。葉公不能宥石乞。乞固以得死為快哉。

王孫燕奔。顏黃氏。燕勝弟。顏黃氏地。沈諸梁兼二事。沈諸梁即葉公。子高。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使寬為司馬。子尹司馬。而老于葉。

子西一念猶豫。而身死國亂。幾亡社稷。遂使葉公為先幾之哲。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誠可畏矣。

十七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

按國語云。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其民必移就蒲葦。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葦。非給之屬。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而

以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都也。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戰。吾用禦兒臨之。禦兒。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使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乃

召五大夫曰。戰奚可。大夫舌庸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也。大夫若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

王曰。辨。旌旗物也。微。之屬。辨別也。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備。巧。審。不可攻入也。大夫臯如進對

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不審則王乃命有

司大令于國曰。苟任戎者。皆造于國門之外。王乃

命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謂有善計策及職告

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

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

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

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

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十 十 劍開濟

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檐謂之檐。檐王命大

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

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

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

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

列。講列士眾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狗曰

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

狗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

罪者。以狗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

大狗于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

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

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

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

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

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

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狗于軍曰。有眩瞽

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

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

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

明日。遷軍接蘇。上下皆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

志行不果。于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狗

于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

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

吳王起師。軍于江北。江。去當知此。為江北。越

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十 十 劍開濟

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明日將

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命也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

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

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

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

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之又大敗之于沒沒地名也又郊敗之外郊郭外也三戰三北

也笠澤也沒也郊也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

夾水而陳

越初伐吳敗于五湖此越望而驚心者也况主客

勞逸不同不為奇以勝之則事又將未可知矣

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鈞伍相著

此為形以詐吳也孫子所謂形之敵必從之也假

使日中不以此詐吳即乘夜鼓譟亦未必信惟見

之

越為左右句卒則信而分兵以禦我矣故當越為

左右句卒即不能預料其必以中軍潛涉而亦當

料其有謀若後齊魏夾淮而軍長史傳永曰南人

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

二部又以瓢貯火密遣人于深處置之是夜齊將

果引兵斫水營齊將悉趣淮水既競起不知

從溺死無筭此非用奇計者勝耶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形為詭形聲為詭聲也用兵不識虛實則所備者

多所與戰者自寡故左右鼓譟虛也中軍潛涉實

也淮南子云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

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億萬不足

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

之

吳分禦左右則中軍虛潛涉以衝其虛而三軍俱

鼓吳益不測眾寡我專為一敵分為三使彼惑亂

而無所措。不待戰而自敗也。國語爲中軍潛涉，不

鼓不譟，而左氏乃爲當吳中軍而鼓之。蓋以奇擊

正以實擊虛。孫子所謂衝虛則進而不可禦，是鼓

之亦已破之矣。卽不鼓不譟亦已破之矣。故淮南

子兵訓曰：因其勞倦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

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涉水多弓，隘則用弩。

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施設者也。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十 古 劍開齋

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

辭以難。太子又使杯之。

趙孟豈畏晉君者？意趙孟別有爲欲構禦于衛，知

其不能遠出衛境，故要之。而太子遂使人行譖耳。

夏趙鞅圍衛，齊國觀陳，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

古者兩國交兵，使在其間，卽執得其使，自當雍容

成禮。豈必斬使焚書，戮其行人哉？若所謂腹心之

人，其所取計者，而我戮之，此又當別論也。然腹心

之人在中，權主謀議，豈使之在外耶？

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

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

齊戰，乃還。

晉與齊戰，則衛圍自解，而簡子不與齊戰者，乃樂

書不遷戮之意也。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旣卒將取陳麥，

取麥者因粮于陳，而但以取麥爲名，則陳人不深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十 古 劍開齋

忌之大。凡國之愚人甚多，以爲楚志甚小，極楚之

志，不過盡取陳麥而止，且幾倖其未必然者，又比

比也。卽盡人而告之，夫豈能信哉？

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

車與左史老，皆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

向伐陳有功，則誠可用，所謂曉上流利害，無如卿

也。兵恣曰：過則從。

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子穀曰：



觀丁父郡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虜。

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

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

春秋時恒論率之貴賤。要以不極其位。而以功漸

進之。則賤者之自奮。固百倍于貴。極寵溢者矣。所

謂榮人于辱者。必盡節以雪恥也。

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于陳。子西伐吳。陳使貞

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

若無其令德。則天下賤者多矣。寧可勝用耶。此語

固令人長價。若吳越王鏐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童。

樹藝有智而志之。後果得其用。故古之用人。或取

之吏胥。或取之卒伍。或取之盜賊。豈得病其賤耶。

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

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曹公欲取徐州。荀彧以為當分計陳宮。使虜不得

西顧。乘間收熟麥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宣帝

與孔明相持。爭上芟之麥。因卷甲兼道赴之。是因

糧之功大矣。特楚之于陳。投食于麥。非深根之寇。

若師老食盡。我能善守。則楚當自還。何以圍陳而

遽滅之也。宋武帝討慕容超。超將欲芟除粟苗。使

敵無所資。超以青苗布野。不能卒芟。穰黎不決。遂

至敗滅。觀左氏于一事。兩記取陳麥。誠重之矣。然

陳之立國。久楚加兵。而遂至破滅。是陳一無足恃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之國也。豈能行清野之策哉。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

沈尹朱曰。吉過于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

為。將為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子國。

將相大噐。古人皆決之卜。亦明其有神靈也。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叔向有

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

襄公之孫般師而還。

趙鞅得復晉國。蒯賁實助之。而簡子乃數起師伐衛。其入城而中止者亦畏見莊公耳。外以樹德于衛。而內以邀功于晉也。

十一月。衛侯自郵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左氏兵法測要入卷之二十

氏

蒯賁之亡也。以使匠久而衛輒亦以使三匠久。遂及于禍。前車既覆。後者復不能戒。豈天奪其鑑歟。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媼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路。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

衛侯之死。死于翦戎也。衛馭戎。失所以馭之之道。故足以為禍。

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鄆。鄆。楚。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

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命以為。故命之。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

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以背

受戈。工尹執。楚象奔吳師。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蓬固。敗巴師于

鄆。故封子國於析。

左氏兵法測要入卷之二十

觀蓬固帥師而已。知其克矣。何以知之。于其使能

而卜之也。

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

于元龜。官占。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其是之謂乎。志

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

楚于巴至小也。乃量能而使。不忘前勞。其于卜也

先斷。意後用龜。此善于卜者也。不然。決疑者。徒以

益疑。何以禁一眾志乎。

年十九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傳紀越侵楚而卽繼以誤吳者所以破後世之惑也故曰左氏爲兵法之祖也蓋吳之上下已不知

有越而越之精神志氣全聚于吳其所以侵楚者

將欲用其師故小試之于楚如鳥之習飛必幾振

羽而後乘長風也吳之人驕者半惰者半驕者以

越劫于積威必畏懼吳之不暇而惰者見其用兵

于楚又私幸一日之安不知越之日伺隙而發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越志不在楚以楚不密揣越情故追越師要以揚

兵于楚追之不能及則越兵爲可用矣自非精兵

恒不能健疾度非數年不能成練銳之功也夫金

至利也猶必數鍊而後精况兵固利鈍參半者哉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從越之夷三種故云三夷時越雖未滅吳而越之

新政已足令諸夷厭心故夷人從越者衆楚伐之

而就盟乃是不得已耳

年二十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

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

慶忌所處固爲不幸矣既不能與宗國同盡而又

不忍于坐視也是勢之無可如何者也

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楚與吳世讐也驟諫不聽而適于楚則無怨對之

心而有其跡吳君心忌之矣此何得復歸歸何得

復行非常之事哉讒人卽橫加以勾楚之名而誅

之自不得辭也且以亡公子歸而欲行誅戮以平

兩國豈不難哉是速其死也慶忌果有宗國之憂

當俟越入吳後乞師他國以爲興復之地其可乎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

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

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

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秦穆所謂同盟滅既不能救敢不懼乎是時趙孟亦有霸天下之心憚越之疆也非憂吳也

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遣于越軍曰吳犯閭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

若越之君臣生聚教訓必當時列國傳聞而畏之特吳不自為計耳不然趙孟有憂天下之心豈不

能出一旅之師逢為聲援而僅為此無益之策哉

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

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

吳滅惟楚能救之而楚必不救也惟晉當救之而晉不能救也以晉與吳地既遠而晉強于內不能強于外也諸卿徒欲分晉室耳遑暇問吳哉越

所以安然得霸天下者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主 劍閣瀟

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

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

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驗所問不

急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對曰

黯不見惡還無謗言王曰宜哉吳當亡王感問此也

項王不肯復渡江東者正畏其生憂求死不得不

如速死也句踐生憂久矣貴賤苦樂更迭為之豈

有往而不復者耶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主 劍閣瀟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時越方有事于吳尚未滅吳也何暇聘問四出哉

此則文種之能也范大夫與越王同在行間而文

種守國于列國行人往來不失禮焉亦所以止列

國之兵也不然用師淹久圍吳三年而未即下主

客相持日久變生此亦危道也安知不有效倚庭

之泣歌無衣之章者乎又安知不有乘兩國之敝

而收漁人之功者乎以是知越謀慮之密而文種

之才當不在少伯下也。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越自二十年圍吳至是滅之。

孫子曰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

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

矣財已匱矣隣國因其疲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

智能之人亦不能防患也夫子胥死而孫武去所

謂智謀不能善後者殆孫子自謂也。

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

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按國語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

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地也。夫

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

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王若行之將

妨于國家王弗聽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于

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范蠡對曰君王其志之乎

定傾者與人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

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

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人許諾王令大夫種

守於國與范蠡入官於吳。官為臣三年而吳人遣

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

曰節事者與地惟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

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眾殷無

曠其眾以為亂梯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

有天下之成利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

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

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時之務勸事樂業也。不亂民功不逆天

時五穀種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

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

恒順天地之常。陰陽謂剛柔晦明三光也。柔而不

屈疆而不剛德虛之行因以為常。德有所履柔及

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于外福生於內用

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于外福生於內用

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于外福生於內用

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于外福生於內用

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夫種為之也。治國也。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吳人之

那不殺亦又甚焉也。那於也。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

蠡對曰。未可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

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魯哀

王召范蠡而問謀。吳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

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謀。吳

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王 劍開濟

曰。道固然乎。亡其欺不殺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

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

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

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

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

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

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

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

極。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為玄。謂魯宣

吳也。月越伐王召范蠡而問焉。曰。今歲晚矣。子將奈何。

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謂之。臣聞從時者

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不及。王曰諾。遂

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

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

為紀。以為常。隨其贏縮。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用

是也。無過天極。究數而止。無過。天道之所至。天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王 劍開濟

皇皇。日月以為常。常。象剛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

盈而匡。盈。其微以隱。道。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

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動先動也。用陰者謂沈

則用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後無

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泰。舒。靜。為陰蔽也。用人無

莖。往從其所。敵無莖。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剛

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彊束禦。已

共陽節未盡。尚未可

克故曰不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

地之灾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

盈吾陰節而奪之彼陽勢已盡而吾陰節盛滿則能奪之也宜為人客

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為客於時宜為人客

剛彊力疾陽節未盡雖剛彊力疾陽節未盡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

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為主人安徐重固陰

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相受也在陰為牝

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晏晚周旋無究今其來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天 劍開齋

也剛彊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弗

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

一月丁卯滅吳

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平帥師

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

余畏而返也及壘而還

孫臏曰騎兵有十利言其能聚散為離合之兵也

蘇子曰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使為我用蓋馬有善

馳驟者有壯健遲鈍者有馴良者各有其用即泛

駕難馭者亦可備衝突之用若馬駭而驅之此敗

道也泚水之戰苻融率騎畧陳欲以帥還適以馬

倒為晉所害秦兵遂潰是寧可嘗試哉兵志云將

戰務披帶衣器演其筋力習熟使之諳會進止之

節猝遇緩急不悞驅使又按韉人養馬春夏恣其

水草至秋則取而繫于帳房啖以些少水草經月

膘落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天 劍開齋

凡行路辛苦不令其啖水草蓋辛苦中啖水草則

反生病此養馬之良法也夫虜所以強者恃彼之

騎也不求所以制之之道何耶欲制其馬必須輕

車輕車誠能倣古制鑄鉄為利器如耕犁樣水之為利久矣冒于

車前以當虜之馬胸則虜馬必有所憚而不敢馳

突矣不然則遍設地網以拒之亦可也

將戰長武子請上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

之以守龜於宗桃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

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亦取英丘以辭伐罪

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

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古之卜恒驗者以卜世其官而古之卜異于今之

卜也今之術家恒失其傳故術數之學軍中當備

之而不足恃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晉滅文仲以

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徵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十

三

劍閣齋

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臧石帥師會之

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繕治戰備

臧氏世有功于伐齊而晉使來乞師者亦以此厭

軍士之志慮所以愚之也故為將者使其下樂而

不愛信而不疑斯所以成功

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顏今又勝都

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饋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

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躩言也躩過也是過也

之在行牢禮不度禮度不如敢展謝之

凡大國所以為威者以其不可測也故列國畏之

及其衰也人皆得而量之者譬如形骸具而精氣

已銷亡晉之靈爽已盡自不能及齊也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太子將妻公而

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

嚮而納賂焉乃止

諸家以為越滅吳誅太宰此當以左氏為正傳去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十

三

劍閣齋

春秋近而諸家皆漢人之書也但太宰之沒不知

其在何時越王已霸范子去大夫種殺將其德衰

耶抑以嚮在左右故范文二大夫不復能全耶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輒衛侯為靈臺于藉

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即褚師比古者見君

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

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



于池。公文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

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

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

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佼盟拳彌。俳優也而甚近

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半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

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

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疾刺躄太子也時疾死故官尚存誤以攻

公鄆子士請禦之。鄆子士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若君何不見先君子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

豈必不反眾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

此時禦之必不勝若以勇力之士佐鬪乃速其疾

也休而易間其所言未必非

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

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城鉏近宋邑以鉤越

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

乃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先發

鉤越之謀彌半獻之彌盜寶先歸則先以謀歸告

懿子所以衛人咸知其必請師于越也

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

支離之名不知于義何所取即兵家八陣亦訖無

定說據云八陣者九軍方陣也方則以八包一六

花陣七軍圓陣也圓則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

之大體也然八陣皆生于方圓五陳皆始于方方

圓則握機在中曲直銳則握奇在後而方圓曲直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銳隨地形而設若武侯布石為陣桓大司馬見之

以為此常山蛇勢者此因體而嘆其變化也非徒

貴其體也惟體具而後有用往來屈伸必依于用

動靜開闔必本乎體故不知奇正之體者終難得

奇正之變是以衛公分兵談為三等而曰繇下以

及中繇中以及上漸而深之先體後用之謂也

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為內間

見子之。子之公孫彌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

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再宿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彌牟教之。適越而載寶以歸。則越之納輒者。必不力。以春秋之末。皆以賂也。使衛輒以重寶歸。越必為之盡力。故載寶以歸。可決其弗克納矣。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茂納。

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臯如后庸。越大夫。樂茂宋司城子淵。衛侯輒也。文子欲納之。

師彌。懿子曰。君愾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納輒出禦之大敗。衛師掘褚師。

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

凡行兵弗掘人坟墓。懼益敵之怒也。况欲復國而乃仇死人乎。則舉國之人孰不懼及焉。

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王孫賈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

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

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召顏

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

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

凡旌死事之人。所以勸用命也。軍誌謂將戰則重

陳賞罰。賞罰重而後戰者之氣百倍。踴躍矣。

乃救鄭。及雷舒。違殺七里。殺人不知。雷舒

兵之擊也。如雷如霆。然故秘之。則杳杳冥冥。使敵

不得知也。此客之能而主之不能。故師已壓境而

不得知。則游奕候探不設也。古法用空胡襪。令人

枕之而臥。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

于胡襪中。名曰地聽。

及濮。雨不泆。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

孫子曰。上雨水沫。至欲泆者。待其定也。

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

無及也。子思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

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幾亡矣請納

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

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納

不取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公于黜也南氏相之

孫彌以城鉏與越人

以人之君伐人之國其利大而難受敵之賄而止

不納君其利小而易是時列國皆貪小而畏難故

多不克入者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公曰期則爲此司徒令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夫人

也怒期而不得加戮故期姊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

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

爲大子者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効

公既遜于越矣期固公之戚也其來聘也當厚期

以求入焉期未必無悔也乃虐其姊奪其貨內失

國人之心而外爲越人所輕其何以能濟

二十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荀瑤即鄭駟弘請

者助之擊之知伯聞之乃還

爲將之道暑不張蓋身先服勞所謂乞人之死不

索尊也軍誌曰弗以身貴而賤人若成子衣製杖

戈立阪鞭馬皆身爲倡率雖知伯之愾聞之而增

懼焉乃知將固當威重而驕貴自矜者則又非也

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

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期之

怒謝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衰焉謂夫其恤陳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于成子怒曰多陵人

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

知伯之言狠成子不能答也故爲咀語以洩忿耳

然亦可以知知伯之爲人

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曰有自晉師告寅者

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

君命桓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

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

下無知也。君子之謀也，始事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凡兵事有始，襄終三者苟三者皆舉之，為能料事也。知終而不知始，則莫識其端；知始而不知終，則

又苦于能發而不能收也。若知終知始而不能知

乘則精粗內外之間，僅得半耳。豈能測其微密，故

謀莫難于周知，事莫難于悉舉也。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卒也。哀公出孫，齊人立悼公。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南里在城外。

按知伯請地于韓，又請地于魏，韓魏之謀臣段規

趙蔑以智伯好利而勢復，皆致萬家之縣一以驕

之，乃請臯狼之地于趙，趙弗與，圍晉陽三年，決晉

陽之水以灌之，城中沉竈產龍者是也。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秩之門，鄭人俘鄰魁，晉上賂之

以知政，欲使反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知伯謂趙孟

入之對曰：主在此，謂知伯也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

子，簡子蔡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

趙襄子由是甚知伯也，甚，毒也遂喪之。

知伯好勝，故人勉為之下，勉為之下，而又以惡言

凌人，襄子所為不能堪也，以能忍恥，無害趙宗機

鋒相逼，不喪智氏不止矣。聞其言而不能察，故曰

智伯之為人也，處中而少親。

知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韓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魏與趙氏謀殺知伯，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夫韓魏之將反知伯也，知過獨能先見之。知伯不

聽，而又以其言告韓魏之君，抑何其昧耶？善夫子

墨子之言曰：君子不鏡于水，而鏡于人；鏡于水，見

容，鏡于人，知吉凶；知伯之貪而懷，身死國分，為天

下笑，誠後世良鑑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終

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

江蘇周厚  
培家藏本

明宋徵璧撰徵璧原名存楠字尚木華亭人是書

節畧左氏所紀兵事而論其得失春秋車戰事與

後世迥異徵璧引以談兵殊不達時變